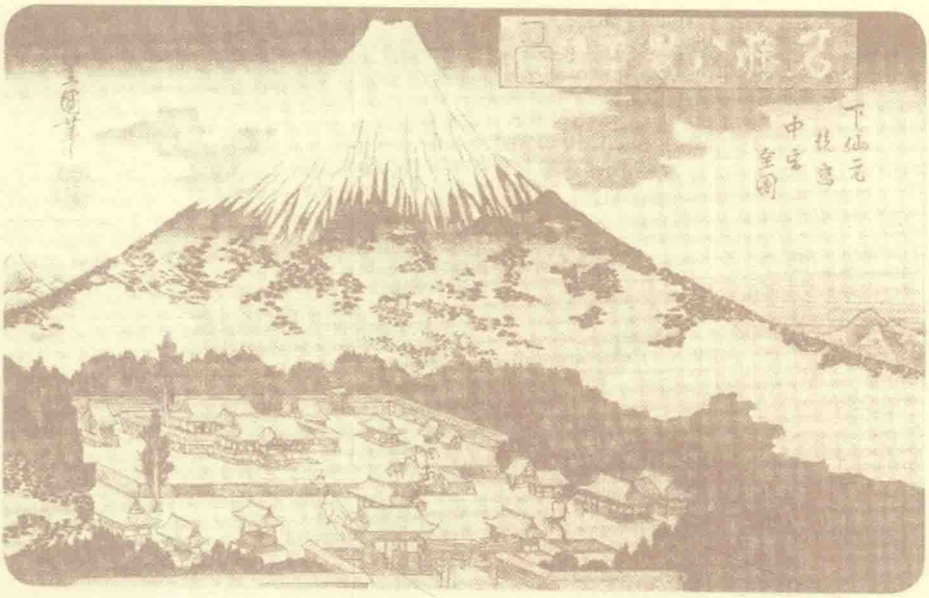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三十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賴山陽 撰

日本政記

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大阪刻本

第三十七册目録（總第五十六册）

日本政記

賴氏藏版

據文久元年（一八六一）
大坂刻本影印

日本政記目次

日本政記目次終

日本政記卷之一

賴襄子成　著

神武天皇

（諱彥火火出見。小名狹野。號神日本磐余彥尊。天照大神五世孫。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母玉依姬。以庚午歲生。年十五。立爲太子。年四十七。即位。在位七十六年。崩。壽一百二十七。葬大和畝傍山東北陵。）

元年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位於大和橿原宮。

先是甲寅歲。天皇在日向高千穗宮。會諸皇族議曰。此瑞穗之國。我祖宗之所受於天。而運屬草昧。居此西偏。多歷年所。顧此四方。未霑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相陵轢。莫之能統一。吾聞東方有美地。山岳四周。足以恢弘大業。有饒速日命者。稱出我祖支屬。爲長髓彥者所推先。據有此。吾將掃蕩之。定都焉。遂經營四方也。十月。親將發日向。至速吸門。豐前。得珍彥。以爲鄉導。十二月。至安藝。居埃宮。乙卯歲。入吉備。居高島宮。備舟檝。蓄兵食。戊午歲二月。舫抵浪速瀨。流至河內。赴龍田。路險隘。乃東由生駒山。入大和。長髓彥邀擊我軍于孔舍衛阪。我軍不利。皇庶兄五瀨命傷於矢。薨。乃退還。示弱。轉由紀伊。入高倉下。武津見等歸順。以爲鄉導。歷熊野之險。出菟田縣。道臣命爲先鋒。誅兄猾。破八十梟帥于國見岳。斬之。又用珍彥計。設疑兵。殺兄磯城。遂進攻長髓彥。饒速日殺長髓彥來降。時冬十二月也。己未歲。分兵誅諸窟居賊。盡定大和。相畝傍山東南爲國之奧區。定爲都焉。至是即位。立正妃媛蹈韛爲皇后。事代主神女。奉三種神器於正殿。曰劍。曰鏡。曰璽。以天種子命。天富命。主祭祀。掌朝政。可美真手命。率內物部。衛宮中。道臣命率來目部。護宮門。可美真手。饒速日之子也。

二年壬戌。論功行賞。以珍彥爲大和國造。劍根爲葛城國造。弟猾爲猛田縣主。弟磯城爲磯城縣主。賜道臣命宅地。武津見等受賜有差。可美真手。天日方奇日方。並爲申食國政大夫。

四年甲子。立靈畤於鳥見山。祀皇祖天神。

四十二年壬寅。立皇子神渟名川耳尊爲皇太子。

七十六年丙子。春三月。天皇崩於橿原宮。

丁丑歲。秋九月。葬神武天皇。

賴襄曰我王國之成基可謂深且遠歟自神武以前莫得而知焉蓋以神明之胤累葉積德雖在西偏遐邇屬望而發之於此爾抑當草昧之世雄長碁峙之時能一舉而定海內海內帖然以開千萬年之業自非天錫勇智首出羣倫烏能如此謚曰神武允矣舊志稱帝德明達豁如帝新得諸縣而署之首長皆疇昔之抗兵叉刄者仍而用之無所變更其感恩効力於民民亦便安之可知也且太以敵帥之家嗣而既納其降則授之干戈委以環衛之任而不疑非所謂推赤心人腹中者哉雖然總領郊畿典宮外之兵者乃用勳舊與內衛相制猶彼漢之以羣國兵衛宮以京輔兵衛城唐之令元從禁軍出屯渭南創業垂統者所爲如合符節亦可以見明達之一端矣後世庸王每因親疎私存形迹不能服天下之心而制禍患之萠皆不達於此者也或曰神武以封建爲制至天智革之襄曰不然吾觀神武東征之議有言曰四方未歸我治

遂使邑有首縣有君以相凌轢如此者神武之所患而所以征而蕩一之也然後命之首長有新銓者有因其故用之者以大和推之其他皆然雖然政任天造無甚明制可知也而其後漸旣弛廢因襲矣故天智脩而釐之大定司牧之制考課黜陟之法盖成神武之志以貽範百王者也不然雖以天智之英武而革祖宗之制變開國以還旣成之勢滅人國絕人世不知其幾千萬是一朝而可能乎曰不能也

綏靖天皇（諱神渟名川耳尊。神武第三子。母媛蹈鞴皇后。年十四。立爲太子。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八十四。葬大和桃花鳥田丘上陵。）

元年庚辰。春正月。天皇卽位。遷居葛城。曰高丘宮。初天皇在儲位三十四年。神武崩。在諒闇。庶兄手研耳命代聽朝政。威福由己。遂謀大逆。太子知之。密與母兄神八井耳命謀爲之備。己卯歲冬。伺其困臥。襲誅之。神八井耳戰懼不能射。太子奪其弓矢。射殺之。神八井耳歎曰。吾不及汝。武宜乎能承纘大業。吾當爲汝輔而已。

二年辛巳。春。立五十鈴依媛爲皇后。事代主神少女。

三年壬午。春。以彥湯支命爲申食國政大夫。

二十五年甲辰。春。立皇子磯城津彥玉手看尊爲皇太子。

三十三年壬子。夏五月。天皇崩。

安寧天皇（諱磯城津彥玉手看尊。綏靖子。母五十鈴依媛皇后。在位三十八年。崩。壽五十七。葬畝傍山西南御陰井上陵。）

秋七月。天皇卽位。

元年癸丑。冬十月。葬綏靖天皇。

二年甲寅。遷居片鹽。曰浮穴宮。

三年乙卯。春。立渟名底仲媛爲皇后。事代主神孫鴨王女。

十一年癸亥。春。立大日本彥耜友尊爲皇太子。

三十八年庚寅。冬十二月。天皇崩。

懿德天皇（諱大日本彥耜友尊。安寧第二子。母渟名底仲媛皇后。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七十七。葬畝傍山南纖沙溪上陵。）

元年辛卯。春二月。天皇卽位。秋八月。葬安寧天皇。

二年壬辰。春。遷居輕地。曰曲峽宮。立天豐津媛爲皇后。息石耳命女。

二十二年壬子。春。立皇子觀松彥香殖稻尊爲皇太子。

三十四年甲子。秋九月。天皇崩。

乙丑歲冬十月。葬懿德天皇。

孝昭天皇（諱觀松彥香殖稻尊。懿德長子。母天豐津媛皇后。在位八十三年。崩。壽一百十四。葬掖上博多山上陵。）

元年丙寅。春正月。天皇卽位。遷居掖上。曰池心宮。

二十九年甲午。春。立世襲足媛爲皇后。尾張連遠祖

瀛津世襲女。

六十八年。癸酉春。立皇子日本足彦國押人尊爲皇太子。

八十三年。戊子秋八月。天皇崩。

孝安天皇。諱日本足彦國押人尊。孝昭第二子。母世襲足媛皇后。在位一百二年。崩。壽一百三十七。葬玉手丘上陵。

元年。己丑春正月。天皇即位。秋八月。葬孝昭天皇。

二年。庚寅遷居室地。曰秋津島宮。

二十六年。甲寅春。立姪押媛爲皇后。

七十六年。甲辰春。立皇子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尊爲皇太子。

一百二年。庚午春正月。天皇崩。秋九月。葬孝安天皇。

孝靈天皇。諱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尊。孝安子。母押媛皇后。在位七十六年。崩。壽一百二十八。葬片岡馬坂陵。

元年。辛未春正月。天皇即位。遷居黑田。曰廬戸宮。

二年。壬申春。立細媛爲皇后。磯城縣主大目女。

三十六年。丙午春。立皇子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尊爲皇太子。

七十六年。丙戌春二月。天皇崩。

孝元天皇。諱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尊。孝靈長子。母細媛皇后。在位五十七年。崩。壽一百十七。葬劒池島上陵。

元年。丁亥春正月。天皇即位。

四年。庚寅遷居輕地。曰境原宮。

六年。甲午九月。葬孝靈天皇。

七年。癸巳春。立鬱色謎爲皇后。鬱色雄命妹。

二十二年。戊申春。立皇子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尊

爲皇太子。

五十七年。癸未秋九月。天皇崩。

開化天皇。諱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尊。孝元第二子。母鬱色謎皇后。在位六十年。崩。壽一百十一。葬春日率川坂本陵。

冬十一月。天皇即位。

元年。甲申遷居春日。曰率川宮。

五年。戊午春二月。葬孝元天皇。

六年。己丑春。立伊香色謎爲皇后。物部大綜麻杵女。

二十八年。辛亥春。立皇子御間城入彦尊爲皇太子。

六十年癸未夏四月天皇崩。冬十月葬開化天皇。

崇神天皇 諱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尊。開化第二子。母伊香色謎皇后。在位六十八年。崩。壽一百二十。葬山邊道上陵。

元年甲申春正月天皇卽位。二月立御間城姬爲皇后。大彥命女。

三年丙戌遷居磯城。曰瑞籬宮。

六年己丑遷奉神器于大和笠縫邑。祭天照太神。命皇女豐鍬入姬。常侍掌祀事。先是列朝皆安神器於殿內。同牀臥起。帝惧其褻瀆。故有此舉。別摸造

劍鏡。置之御座。

七年庚寅定天社國社。神邑神戶。

十年癸巳秋遣大彥命于北陸。武渟川別于東海。吉備津彥于西國。道主于丹波。並授印將兵巡按。有不受令者。聽征誅之。未發。會武埴安彥反自山背。其妻吾田自大坂。共襲京師。帝卽命五十狹芹彥要擊吾田斬之。命大彥及彥國葺擊安彥于輪韓川。南射殺之。冬十月大彥等發京師。

十一年甲午大彥等還。

十二年乙未校人民戶口。序壯老。課男女調役。初帝卽位。數年饑疫盜起。帝憂惕勵精求治。至是歲大稔。家給人足。民稱曰御肇國天皇。

十七年庚子詔課諸國造舟船。

四十八年辛未立皇三子活目尊爲皇太子。命皇長子豐城命鎭撫東國。

六十年癸未出雲國亂。遣吉備津彥武渟川別討平之。

六十二年乙酉詔河內開池溝。通水利。

六十五年戊子任那入貢。其使者蘇那曷叱知留侍皇太子。

六十八年辛卯冬十二月天皇崩。

賴襄曰。鴻荒之事。和漢同然。置而不論可矣。雖然。祖宗之所源始。亦臣子之不可不知者。非如漢人之語軒羲也。蓋大日靈貴之德。雖不可窺測。徵之神器。如有可得而言焉。夫鏡者明也。劍者武也。而玉璽者仁也。信也。仁信明武。繼天君民之道盡矣。故以遺子孫。曰。視此猶視我。國祚

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因其言之驗於後。可以知其德之基於前。已吾聞大廟之充神庫者。耕織之具爲首。因此觀之。其猶后稷歟。及至玄孫發跡西土。整旅東征。與文武之業無異。而垂統千葉。一姓不替。足以眇視彼八百載。其德果不可測也。夫前王之親神器。崇神之防褻瀆其意一也。而崇神厲精治民。不虚肇國之號。眞可謂善繼祖德者也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故敬神無如務於民也。世之稱神道者。悠繆

荒誕。而無益於民。皆崇神之罪人也。吾嘗稱王業衰而神道興。何則是祖宗之事也。當王政盛時。誰敢騰之口舌。以樹私說哉。騰之口舌。以樹私說者。始於卜部兼俱之徒。足利義尚噫彼爲何等時邪。宜乎出此無忌憚者也。

垂仁天皇　諱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尊。崇神第三子。母御間城姫皇后。在位九十九年。壽一百三十九。葬菅原伏見陵。

元年壬辰。春正月。天皇卽位。　冬十月。葬崇神天皇。

二年癸巳。立狹穗姫爲皇后。　遷居纏向。曰珠城宮。是歲。遣歸蘇那曷叱知。厚賜任那主。新羅人途要奪之。二國相仇怨始此。

三年甲午。新羅王子天日槍歸化。賜邑于但馬。

五年丙申。狹穗彥反伏誅。狹穗彥皇后兄也。陰懷異圖。誘后行逆。后告實於帝。帝謂非后罪。命將討狹

穗彥。狹穗彥入城拒守。后不忍坐視兄死。抱皇子奔投城中。詔狹穗彥奉還。不奉。詔后使人奉皇子出城。而與兄同死。

十五年丙午。秋。立日葉酢媛爲皇后。丹波道主王女。

二十五年丙辰。春三月。遷天照大神廟于伊勢度會。建齋宮于五十鈴川上。使皇女大和姫代豐鍬入姫奉齋焉。

二十七年戊午。始以兵器爲祭幣。是歲。置屯倉于來

目。

二十八年。癸亥　皇后日葉酢媛崩。初帝母兄和彦命薨。以近臣殉葬。帝聞其號泣聲。惻然。詔禁殉死。至皇后崩。野見宿禰奏請以土偶殉。帝嘉之。定為永制。宿禰賜姓土部。世掌大喪。宿禰出雲人。有勇力。嘗受詔與力人當麻蹶速角力勝之。朝廷有相撲儀始此。

三十五年。丙寅　令諸國開池溝八百餘所。以便灌漑。民賴殷富。

三十七年。戊辰　立皇三子大足彦尊為皇太子。賜弓矢於皇長子五十瓊敷命。

九十九年。庚午　秋七月。天皇崩。　冬十二月。葬垂仁天皇。

賴襄曰。自神武一傳而有手研耳之事。十傳而有狹穗彦之反。皆變之大者。其得失之際。後王之所當鑒也。大凡人事莫重於繼續。而繼續原於婚姻。二者禍福之所由分也。匹夫之家且然。況有國及天下者。不慎於此。莫以持先業而保億兆焉也。所以修前史者。於立后建儲之事。必謹書之。夫綏靖之為儲貳。既定於先皇在世之時矣。則手研耳雖以庶兄有功伐。固不容覬覦。否則兄弟相殺。與玄武門蹀血之禍。何以異哉。唯夫神武之慮。勝於唐高祖。是以綏靖無太宗之慙。雖綏靖之運謀決機。能濟大難。抑亦神武早為之處置之所致也。狹穗彦身為帝戚。敢圖反逆。蓋亦有以致之。崇神遣將四道。大彦命居首焉。乃皇后之父也。豈

賴其戚親。委以兵權邪。雖狹穗彦之資位不可考。而非有權力者。何遽萌此非望哉。其後若蘇我馬子。乃狹穗彦之志者也。及至藤原氏世藉戚畹。專恣極矣。而未嘗至謀反逆者。雖名分大定。有異往昔。而亦不躬握兵權故爾。可不鑒哉。至皇后之抱皇子為質。不過計免兄死已。而還質俱斃。雖其心可悲。要之非配至尊。母天下者之所當為也。幸而垂仁不惑。使玉石共焚。而不恤。使其惑而不能斷。叛

臣將得其計。不亦危乎。

景行天皇 諱大足彥忍代別尊。垂仁第三子。母日葉酢媛皇后。在位六十年。崩。壽一百四十三。葬山邊道上陵。

元年。辛未秋七月。天皇卽位。居纏向。曰日代宮。

二年。壬申春。立播磨稻日太郞姬。爲皇后。稱武彥女。

四年。甲戌春。行幸美濃。

十二年。壬午秋七月。筑紫熊襲叛。八月。天皇親征。行勦周芳豐前賊。冬十月。至日向。起行宮。曰高屋宮。熊襲有二女。或獻策誂之。歸順。長女納款。誘官軍。殺熊襲帝。惡其所爲。誅之。以次女賜火國造。駐日向六年。筑紫悉平。乃還。

二十五年。乙未遣武內宿禰。巡察東北諸國。還奏其地沃壤。民俗勇悍。可收爲朝廷用。

二十七年。丁酉秋。筑紫又亂。命皇子日本武尊代征。名美濃尾張射手從之。尊時年十六。變服親詗賊巢。窺賊酣醉。手刺殺之。餘衆讋服。乃還。勦吉備難波賊。

四十年。庚戌東夷叛。遣日本武尊征之。吉備武彥大伴武日副焉。是歲。封皇子大碓命於美濃。

四十三年癸丑日本武尊平東夷而還至伊勢薨初尊至駿河虜佯降襲官軍尊奮擊克之遂自相模航海抵上總轉入陸奧蝦夷降附還巡視上野信濃使武彥分按越國會于美濃平近江賊獲病還獻俘伊勢大廟使武彥奏捷京師病篤薨

五十一年辛酉秋初天皇欲以日本武尊爲儲貳會其薨乃立其弟稚足彥尊爲皇太子　是歲以蝦夷俘分居畿外播磨等五國

五十二年壬戌夏皇后崩秋立八坂入姬爲皇后八

坂入彥女

五十三年癸亥帝東巡歷覽東海諸國還駐伊勢踰年乃還

五十五年乙丑遣宗室彥狹島王都督東山道諸國途病薨明年以其子御諸別王襲職討蝦夷未服者平之

五十七年丁卯令諸國興田部屯倉

五十八年戊辰行幸近江志賀號高穴穗宮

六十年庚午冬十一月天皇崩於高穴穗宮

賴襄曰我朝以武立國神武以還經數十世雖時有變故靖難戡亂頃刻而辨天下不搖者非以兵權在上綱維可挈故哉然皆係內變矣其有外叛始見於景行云蓋雖神武能肇造中土東西諸道號令未周自崇神已漸命將四出至此治能襲則親將伐之何者其事大也其事大則其用兵亦大大兵之權不可委之臣下也及賊再燃難於再動兵則遣皇子代往其慎也如此故至巡察東國雖初遣大臣至經略之任亦

任之皇子其意可以見已及至後世兵戎之事委之有司雖公卿亦不甚恤之況於天子高拱深宮曰賊何能爲甚則不識將帥之面也而責其殄驅夷賊及於奏捷又不時論賞終之致大權下移國勢一變長不復於古可勝歎哉至景行之封皇子美濃又以皇族管領東海亦有深意存焉夫以未服之國其土沃兵強不可不收爲我資而不可任之牧宰亦非其所能任也於是封建宗室使自經紀之使其力足以鎮撫於

當時而藩屏於異日以制內外輕重之勢可謂知大計矣中古郡縣成制雖以親王任國守其人皆生長婦人手粹姿弱質足不履地皆虛任遙領遣介掾代往而已是以本支益弱天子孤立使朝廷大臣無所忌憚未必不由此獨後醍醐以諸皇子充將帥得景行之遺意而諸皇子亦有雄勇勝任者矣然終不能復古者豈其時已不可爲耶抑天子不能躬親勤勞克有終始如景行也

成務天皇 諱稚足彦景行第四子母八坂入姬皇后在位六十年崩壽一百七

葬大和狹城盾列陵

元年辛未春正月天皇即位于高穴穗宮

二年壬申冬十月葬景行天皇

三年癸酉春以武內宿禰爲大臣帝與宿禰同年生自幼相親善景行帝嘗宴羣臣帝與宿禰不至問之答曰百僚宴樂宿衛不可不戒景行嘉之遂立爲儲貳以宿禰爲傅至繼位有此命置大臣始此

五年乙亥詔界山河分國縣隨阡陌定邑里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東西曰日縱南北曰日横山陽曰影面山陰曰影背

四十八年戊午立皇從子足仲彦爲皇太子

六十年庚午夏六月天皇崩

辛未歲秋九月葬成務天皇

仲哀天皇 諱足仲彦日本武尊第二子成務無子故立爲嗣母兩道入姬在位九年崩壽五十二葬河內長野陵

元年壬申春正月天皇即位 冬十月以大伴武以爲大連與大臣並輔朝政置大連始此

二年癸酉春正月立氣長足姬爲皇后氣長宿禰王女二月行幸越前角鹿皇后及羣臣從焉帝南至紀伊會熊襲反親帥舟師征之遣使角鹿令皇后以下會於穴門居豐浦行宮
八年己卯春進幸筑紫居香椎行宮　秋九月會羣臣議進討皇后以爲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矣帝不從親戰不克
九年庚辰春二月天皇病崩于香推宮皇后與諸大臣謀祕不發喪令大連率羣臣守行宮而令武內

宿禰密奉喪殯于豐浦終決策征新羅修船艦弓弩諭羣臣曰此事不必諉之汝等吾自當之事成共其功不成吾獨有罪於是遣鴨別當熊襲而自齋戒禱神祇爲男裝誓師而發冬十月至新羅新羅主波沙寐錦不意我大兵奄至惶遽出降后命納質子申盟約徵犒師金帛八十船遂爲歲貢定額高麗百濟並望風歸欵乃置官司戍兵凱旋十一月至筑紫十二月生皇子名譽田別初皇后有孕征三韓而還乃生故稱胎中天皇初景行帝身材長大日本武尊仲哀皆類之及皇子生亦奇偉腕肉突起似母后雄裝負鞆狀古語謂鞆譽田故名云

前志記仲哀崩之際多曖昧者後世讀者不免容疑於神功皇后云賴襄曰是不容疑者吾深會其前後事跡斷知其不容疑也夫熊襲久雄長西偏以景行與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餘蘖終不可拔者蓋倚新羅爲後援也當時諸大臣要事如武內者必有建舍近擊遠之策者皇后以有籌略從軍與議亦右其策而仲哀銳

意誅勦不聽而親戰敗衂病創創劇終崩皇后恐諸軍沮喪賊來乘之大事去矣是以與腹心密謀祕喪不發留大連守行宮如天子在狀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而潛兵急發以遂行前策直擣巢窟奪其倚據然後熊襲果不攻而下矣特以蹋海波赴未知之地衆情所疑懼故多方託之神明曰神告我以寶玉之國帝不從故暴殂當相與勉往取之皆鼓舞從兵之語耳史氏從

而實其事皇張誇大而後人不察所以致紛紜也胎中天皇之稱已見民望所屬雖有庶兄之乘釁圖自立亦幾就誅夷攝政數十年中外無異議可知其事之暴白當時厭人心而何必容疑於千載之下

應神天皇 諱譽田。仲哀第四子。母氣長足姬皇后。皇后攝政六十九年。崩。帝聽政。四十一年。崩。壽一百十一。葬河內惠我山岡陵。

辛巳歲春二月皇后奉帝至豐浦宮乃發仲哀帝喪將奉梓宮還京師時帝庶兄麛坂忍熊二王舉兵要之播磨皇后使武內奉帝航赴紀伊會麛坂暴薨忍熊退軍住吉皇后帥舟師直向難波忍熊又退軍菟道皇后與帝會命武內進擊忍熊忍熊敗走死瀨田　冬羣臣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

壬午歲冬十一月葬仲哀天皇

癸未歲春稱帝爲皇太子

己酉歲還新羅質子

己未歲遣使於魏

丁卯歲百濟新羅共入貢皇太后皇太子大喜曰是先帝之所欲而不見也羣臣爲之感動

己巳歲先是新羅奪百濟貢物相易而獻敕遂新羅使者遣使其國責問之至是遣荒田別等將兵援百濟討新羅破之遂定任那七國加賜地於百

濟。
丙戌歲。遣使於晉。
己丑歲。夏四月。皇太后崩。壽一百歲。冬十月。葬于狹城盾列池上陵。謚神功皇后。
元年庚寅。春正月。帝卽位。都輕島。號豐明宮。
二年辛卯。春。立仲姬爲皇后。
三年壬辰。蝦夷入貢。先是。百濟枕流卒。子阿花幼。叔父辰斯簒立。是歲。遣紀角。平羣木菟等。責問之。國人殺辰斯以謝。角等立阿花而還。

五年甲午。定諸國海人山守部。
七年丙申。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入貢。令武內宿禰役韓人。穿池。曰韓池。
九年戊戌。遣武內宿禰。按察西海。其弟甘美內宿禰讒其容挌三韓。據筑紫。謀反。敕遣使案驗。有真根子。貌類武內。自殺以免之。武內潛詣闕自明。敕面對質。甘美內伏罪。特赦死一等。
十四年癸卯。秦王政苗裔在百濟者歸化。分置諸郡。使養蚕造絹。賜姓秦氏。

十五年甲辰。先是。以百濟王阿花無禮。削其東韓地。阿花懼。使其子阿直岐來朝謝罪。至此復來貢良馬。阿直岐通經典。帝使皇子稚郞子師學焉。阿直岐更薦其國秀士王仁。
十六年乙巳。王仁來。齎獻論語十卷。尋阿花卒。敕遣歸阿直岐。繼位。復其削地。
賴襄曰。道一而已矣。道之在天下也。猶日月也。日月者天下之日月也。非一國所私有也。道亦然。父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而慈孝忠義。有別

不雜。皆存於自然。非有待於人作也。我邦列聖。保民如子。不讓堯舜禹湯。其風俗尊君親上。相愛相養。又有過唐虞三代之民。則雖無經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教之。曰仁曰義者耳。譬若人家。同是一里也。而居之有舊有新。某巷陌。某井溝。皆有名目。記以帳簿。新者必問於舊者而知之。舊者曰。是吾巷陌井溝也。可乎。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

豈有彼此。載之以文。彼較舊於我。彼來而貢之。我取而用之。與釀冶織縫之工。何異載籍者。織縫釀冶也。而仁義者。蠶也桑也麴米銅鐵也。以麴米銅鐵蠶桑。爲自彼來者。儒者之見也。欲廢織縫釀冶者。國學者之說也。故曰皆非也。夫道一也。則學亦一也。寧有所謂國云者乎。陋哉。且夫先王已取而用之。著爲令典矣。而敢非議之。是議先王之典者矣。而幸免於誅也。

二十八年丁巳。高麗使至。表文倨嫚。稚郎子奏劾責使者。壞表書。

三十七年丙寅。遣使於吳。求織縫工女。先是。百濟獻織縫釀酒冶工。至是導我使入吳。以漢人歸化者充使。

四十年己巳。春。立皇子稚郎子。爲皇太子。大鷦鷯大山守並長帝特愛稚郎子。立之。

四十一年庚午。春二月。天皇崩。大山守謀叛。大鷦鷯知之。密告太子。誅之。太子素知大鷦鷯賢。欲讓位。

避之菟道。固辭相讓三年。貢獻者莫知所適。太子遂自殺。大鷦鷯驚馳至慟哭。羣臣遂勸進卽位。

仁德天皇 諱大鷦鷯。應神第四子。母仲姬皇后。在位八十七年。崩壽一百十。葬百舌鳥野陵。

元年癸酉。春正月。天皇卽位。武內宿禰爲大臣如故。居難波。號高津宮。

二年甲戌。春。立葛城磐之姬。爲皇后。葛城襲津彥女。

十年壬午。修皇宮。初帝登高望見人烟稀少。知民貧。乃痛自節儉。宮室不堊。任其頹圮。悉除租稅。三年。

望見炊烟盛起。喜語皇后曰。朕冨矣。后曰。屋漏衣敝。何謂冨乎。帝曰。天之立君。爲民也。民之冨。乃朕之冨也。臣民請輸稅修宮。不聽。至是始科課役修之。不日而成。

十一年癸未。詔北河横溢。下流不駛。每霖海潮逆上。民苦泥濘。宜鑿宮北地。爲渠通海。以全田宅。又築茨田堤。是歲。新羅人朝貢。因從是役。

十二年甲申。秋。高麗入貢。獻鐵盾鐵的。敕饗使者。令戸田宿禰射鐵的。洞之。　冬。穿栗隈渠。以漑山背田。

十三年乙酉。置茨田屯倉。定舂米部。

十七年己丑。新羅不貢。遣使責問。乃貢絹物八十艘。

三十年壬寅。秋。皇后遊熊野。帝徵八田媛納宮中。皇后聞恨之。直赴山背筒城。終焉。

三十一年癸卯。春。立皇子去來穗別。爲皇太子。

三十八年庚戌。春。立八田媛爲皇后。

五十三年乙丑。新羅不貢。遣田道將兵討之。虜四邑民而還。

五十五年丁卯。蝦夷叛。遣田道討之。軍敗。死之。

六十二年甲戌。始置氷室。

六十五年丁丑。遣難波根子武振熊。勦飛彈山賊宿儺。

七十八年庚寅。大臣武內宿禰薨。

八十七年己亥。春正月。天皇崩。帝末年。刑措二十餘歲。及崩。民如喪父母。皇太子初納羽田黒媛爲妃。太子之弟仲皇子。佯稱太子。與姦事露。仲畏罪。叛。時太子既除喪。未卽位。仲舉兵圍宮。皇太子方被酒臥。諸大臣入告。不信。扶上馬。奔河內。至埴生坂

而醒。入大和。發當麻兵。遣弟瑞齒別皇子討仲。瑞齒別恐事平後或被疑。請與平群木菟偕。遂誘仲近臣刺領巾。刺殺仲。木菟請而誅刺領巾。太子乃還。　冬十月。葬仁德天皇。

賴襄曰。仁德之所以爲仁可知已。仁德之言曰。天爲民立君。君自儉以養民。民冨則君冨。大哉言乎。是我列聖之所傳。而發之於帝。所以貽範萬孫也。六經所訓。百史所傳。豈有以

尚此哉自是其後循之者安違之者危下至
武門一興一廢無不由此者大哉言乎有德
者有言因其言可以知其德矣稚郎子之讓
位亦知其德屬天下之望也然讓之可也而
至於以讓殺身過斷髮文身之泰伯可謂爲
已甚者矣遂致使後世容疑其間以爲或有
希旨之臣如羽父之請於隱者而抱焉而
慟又類宋太宗之哭德昭豈仁德之處兄弟
又有未盡其善者邪可勝惜哉世知仁德之

仁而已當帝之時有若戸田之接高麗使者
以弓力折服其心有若田道之討新羅避堅
攻瑕仁者之勇足以使將帥馭夷狄又可以
見已帝之德過禹之卑宮惡服而不及湯之
不邇聲色有文王之無逸而無其儀寡妻閨
門不脩子孫視傚故繼續之際有仲皇子之
亂允恭安康之際亦云危矣反正之智雄略
之武靈足以靖其難而雄略之失任那亦由
於好色夫以仁德之德而一不愼焉則貽禍

後嗣如此況不及仁德者可不戒焉哉

日本政記卷之一

日本政記卷之二

賴襄子成　著

履中天皇（諱去來穗別。仁德長子。母磐之姬。皇后。在位六年。崩壽不詳。葬百舌鳥耳原陵。）

元年（庚子）春二月。天皇即位。都磐余。號稚櫻宮。平群木菟蘓我滿智物部伊莒佛葛城圓執政。

二年（辛丑）春。以皇弟瑞齒別爲儲貳。生而駢齒故名。

四年（癸卯）始置史官。諸國記得失。通四方志。

六年（乙巳）春。立草香幡梭姬爲皇后。　始置藏職。因

定藏部。　三月。天皇崩。　冬十月。葬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諱瑞齒別。履中同母弟。在位六年。崩。壽未詳。葬百舌耳原陵。）

元年（丙午）春正月。天皇即位。葛城圓執政如故。　秋立津野媛爲皇夫人。又納其女弟弟媛。木事女。

冬。遷都河內丹比。號柴籬宮。

六年（辛亥）春正月。天皇崩。帝無嗣。群臣議迎皇弟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立之。遜讓不許。群臣奉璽固請。

允恭天皇（諱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反正同母弟。在位四十二年。崩。壽未詳。葬河內長原陵。）

元年（壬子）冬十二月。天皇即位于遠明日香宮。

二年（癸丑）春。立忍坂大中姬爲皇后。稚野毛二派皇子女。

三年（甲寅）帝有疾。徵醫于新羅。瘳。厚賞遣歸。

四年（乙卯）詔定姓氏。帝憂姓氏混亂。會內外百官。詛盟。勿得詐冒。

五年（丙辰）冬十一月。葬反正天皇。

八年（己未）納衣通姬爲妃。妃皇后妹。帝聞其絕艷。召之。以皇后不懌。乃處之於河內茅渟宮。數託游獵

幸焉。

二十三年（甲戌）春。立皇長子木梨輕爲皇太子。

四十二年（癸巳）春正月。天皇崩。冬十月。葬允恭天皇。

初皇太子好色。通同母弟。時盛夏。帝御膳羹氷。帝異之。命卜焉。知有內亂。不忍罪太子。乃流皇女于伊豫。及帝崩。淫虐益甚。群臣不服。悉屬心於皇三子穴穗。太子知之。聚兵欲襲殺穴穗。穴穗備兵自衛。太子慮不克。匿物部大前家。穴穗從圍之。太子自殺。十二月。穴穗即天皇位。遷居石上。號穴穗宮。

安康天皇 諱穴穗。允恭第三子。母忍坂大中姫皇后。在位三年。爲眉輪王所弑。年五十六。葬菅原伏見野中陵。

二年乙未。以中蒂姫爲皇后。初帝欲爲母弟大泊瀬聘大草香皇子女幡梭。使根使主諭旨。大草香大喜。獻珠縵爲信。根使主私珠縵不進。詐奏大草香拒命。詞意倨嫚狀。帝大怒。遣兵殺之。其臣日香蚊殉之。取幡梭配大泊瀬。又取其妻中蒂姫爲妃。遂爲皇后。

三年丙申秋八月。天皇幸山宮。暴崩。初皇后爲大草

香妃。生眉輪王。及入宮。從養宮中。帝在山宮閣上。謂后曰。朕雖愛汝。獨眉輪介於心耳。眉輪時已七歲。戲閣下。聽之。伺帝醉臥。刺而弑之。大泊瀬皇子聞變。疑諸兄所爲。即擐甲執兵。馳至逼母兄八釣白彥。問故。不答。大泊瀬拔刀斫之。又問次兄境黑彥。又不答。亦欲殺之。黑彥懼。與眉輪亡匿大臣葛城圓第。大泊瀬圍之。第焚之。誅眉輪殺黑彥。又殺市邊押磐御馬二皇子。市邊履中子。初帝立大泊瀬爲嗣。又愛市邊。欲立之。大泊瀬啣之。故殺之。冬十一月。大泊瀬即天皇位于泊瀬朝倉。遂都焉。

雄略天皇 諱大泊瀬幼武。允恭第五子。安康同母弟。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六十二。葬河內丹比高鷲原陵。

元年丁酉春。立草香幡梭姫爲皇后。 冬。以平群真鳥爲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爲大連。眞鳥木菟子。室屋武以子也。

三年己亥秋八月。葬安康天皇。

六年壬寅。令諸國植桑。敕后妃躬桑勸蠶事。 是歲吳人來貢。

七年癸卯。以吉備田狹爲任那國司。又遣其子弟君伐新羅。田狹據任那反。

八年甲辰。高麗與新羅相攻。新羅乞援於任那日本府。府帥遣兵擊。大破高麗兵。

九年乙巳。帝以新羅久不朝貢。欲親征之。不可。乃遣紀小弓。蘇我韓子。小鹿火等將。師代征。大破新羅。新羅王出國都走。聚餘衆復振。我將帥不和。軍失利。會小弓病卒。我軍引還。

十二年戊申。始起樓閣。

十四年庚戌。吳人來聘。貢吳織漢織。先是救遣使索工。至是帶來。根使主罪露伏誅。敕雪大草香部冤。索日香蚊子孫。旌其死義。

十八年甲寅。遣物部菟代目。勦伊勢賊。菟代逗留不進。目奮戰獲其渠帥。敕奪菟代采地。賜於目。

二十年丙辰。高麗滅百濟。殺其王及王子。

二十一年丁巳。詔立王弟汶洲爲王。賜之久麻那利地。圖復其國。

二十二年戊午。春。立皇三子白髮爲皇太子。秋。遷丹波豐受太神。祀於伊勢山田。曰外宮。

二十三年己未。春。百濟王汶洲卒。詔遣昆支王子末多爲王。賜兵器。發筑紫卒護送之。別遣舟師擊高麗。秋七月。天皇崩。帝初生。神光滿殿。長而雄果。既定內難。峻刻御下。喜殺。數游獵。親殺猛獸。群下不能倣者誅之。喜怒不測。至采女入宮者流求免。嘗遣吉備田狹守任那。奪其妻。致田狹反。然性明決。時納善言。末年尤留心政治。第三皇子生而白髮。性仁愛。帝異重之。立爲儲貳。帝大漸。名百僚與訣。殊詔大連大伴室屋及東漢掬。輔弼太子。星川王。田狹氏所生也。帝知其心懷悖逆。使善備之。既崩。星川王據大藏宮。大連室屋掬奉太子。率兵圍宮。誅王母子。

清寧天皇諱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雄略第三子。母韓媛。大臣葛城圓女。

在位五年。崩。壽四十一。或云四十二。葬河內坂門原陵。

元年庚申。春正月。天皇卽位于甕栗宮。遂都焉。大臣平群真鳥。大連大伴室屋如故。冬十月。葬雄略天皇。

三年壬戌。秋。遣臣連諸國。巡察風俗。冬。詔罷獻狗馬器玩。宴臣連。賜綿帛。是歲夏。立履中天皇孫億計王爲皇太子。初雄略帝害市邊皇子。誘與獵。射殺之。皇子有二子。曰億計。曰弘計。帳內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彥。奉逃於播磨。縮見使主恐事顯自縊死。吾田彥終始從二子。二子變名爲縮見屯倉首家僮。會播磨國司小楯徵貢。宿首家。弘計欲告實。伸屈億計以爲不可。已而酒酣。首命二子歌。弘計決意。因歌示意。小楯驚拜。命築宮處之。因

馳奏。帝喜曰。吾憂無子。此天賚也。乃遣小楯迎而立之。以弘計爲皇子。

四年。癸亥春宴海外諸蕃使於朝堂。前年入貢者也。

秋帝親録囚徒。　蝦夷隼人並内附。　帝御射殿。敷百僚及諸蕃使射。賜物有差。

五年。甲子春正月。天皇崩。　皇太子讓位於弘計。弘計稱先帝命不從。於是太子姑飯豐皇女垂簾聽政。　冬十一月。葬清寧天皇。　飯豐薨。太子與群臣拜弘計勸進。曰。微君決策。吾不至此。有功者宜享其祿。

顯宗天皇　諱來目稚子。稱弘計。履中孫。市邊皇子子。母荑姫。在位三年。崩。壽三十八。或云四十八。葬傍岳盤坏邱陵。

元年。乙丑春正月。天皇即位于近飛鳥八釣宮。以大臣等復固請。大臣平群眞鳥。大連大伴室屋如故。以皇兄億計王爲儲君。　立難波小野媛爲皇后。邱稚子王女。　二月。詔索市邊皇子葬處。親幸近江蚊屋野。得之改葬焉。

三年。丁卯夏四月。天皇崩。帝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及即位。薄賦斂。恤貧窮。歲比稔。粟斛直銀錢一文。海内殷富。

仁賢天皇　號億計。諱大脚。顯宗同母兄。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一。或云五十四。葬埴生坂本陵。

元年。戊辰春正月。天皇即位于石上廣高宮。　二月。立春日大孃爲皇后。雄略帝女。　冬十月。葬顯宗天皇。

二年。己巳秋。皇太后崩。后嘗侍宴先帝無禮於帝。及帝即位。懼自殺。

六年。癸酉遣使高麗。求工匠。

七年。甲戌春。立皇子小泊瀨爲皇太子。

十一年。戊寅秋八月。天皇崩。帝聰敏仁恕。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戸口滋殖。初顯宗即位。欲發雄畧陵。以報父仇。帝諫曰。如先帝之恩何。乃止。　冬十月。葬仁賢天皇。　十一月。皇太子誅平群眞鳥。直鳥專政。四朝陰圖不軌。佯稱爲太子築宮。遂自居焉。其子鮪又無禮於太子。太子夜幸大伴金村宅。發兵。要鮪於途。斃之。遂圍眞鳥第。焚殺之。　十二月。皇

太子即天皇位于泊瀨列城宮。遂都焉。以大伴金村為大連。

武烈天皇 諱小泊瀨稚鷦鷯。仁賢子。母春日大孃皇后。在位八年。崩。壽未詳。葬傍丘盤坏丘陵。

元年己卯春立春日娘子為皇后。

六年甲申百濟入貢。先是百濟王末多暴虐。國人弑之。立其族斯麻。至是來貢。帝以其久闕貢。拘留使者。

七年乙酉百濟叓使其族斯我來貢。

八年丙戌冬十二月。天皇崩。帝好刑名。日昃視朝。聽決訟獄。善為鉤距。發奸擿伏。無所失。諸慘刑必親臨視。至割孕婦胎。解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緣木。親射墜之。廣苑囿。數游獵。縱酒漁色。橫征暴斂。天下苦之。

繼體天皇 諱男大迹。應神五世孫。父彥主人。母振媛。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八十二。葬藍野陵。

元年丁亥春二月。天皇即位于山背樟葉宮。初應神帝四世孫彥主人王。在近江三尾。納三國坂中井人女振媛。為妃。生帝。王薨。帝養於母家。及長。有大度。禮賢愛士。武烈帝崩無嗣。大連大伴金村與群臣議求皇族。迎仲哀帝五世孫和彥王於丹波。和彥望見儀仗。懼而逃匿。是歲正月。金村及大臣巨勢男人。大連物部麁鹿火等。叓議迎帝於三國。帝據胡床。列臣僕。見之使者敬憚。傾心。帝猶豫未就道。會河內荒籠者。潛遣人具白臣連奉迎無佗意。帝即發至宮即位。臣連如故。名荒籠賞之。　三月立手白香媛為皇后。仁賢帝女。　詔戒百僚及庶

民。并力農桑。禁游手浮食。

二年戊子冬十月。葬武烈天皇。

三年己丑。撿百濟民逃在內地及任那者。量歸百濟。尋賜筑紫馬四十匹於百濟。

五年辛卯遷居山背筒城。後遷弟國。終遷大和磐余。曰玉穗宮。

七年癸巳夏。徵五經博士段楊爾於百濟。至附叓伴跛國奪已汶地。冬詔新羅伴跛。使還之。　立皇庶長子勾大兄為皇太子。

十六年壬寅梁使者司馬達來。

二十一年丁未夏遣近江毛野將兵六萬。赴任那復新羅侵地。筑紫國造磐井受新羅賂。據火豐二國。以遏王師。秋以大連物部麁鹿火爲大將赴援。聽便宜行事。

二十二年戊申冬物部麁鹿火與賊戰御井。大破之。誅磐井。遣使新羅。新羅奉約。

二十三年己酉任那王訴新羅背約。詔遣近江毛野和解諸蕃。毛野綏馭失方。敕召還之。

賴襄曰國朝之服三韓。洵不世之功也。然爾後我所以爲務者。在於三韓闕貢則不得不責。責而不服。則不得不伐。如騎虎之勢。不可中下。是以上古之史。三韓之事居半焉。當其時。盖將卒疲於奔命。農民困於糧餉。傾國內以事外夷。可知也。是豈爲計之得者哉。是故日羅之答敏達帝也。論內外之本末。言戰守之得失。有見於此爾。雖然揆之時勢。有不可槩論者。當神功應神之際。吾國風氣未全開。士女金帛之豐備。或不及三韓。而兵卒之勇悍。則不啻過之。故吾用我兵卒。而收彼之金帛。所收多而所用寡。已納其貢獻。又役其人丁。故稱百濟爲內官家者。猶曰我外府也。當是時。所失少而所得多。及至其後。我風氣已闢。凡百民用無須於彼。而仍襲前代之故。則所得少而所失多。復任那。扶百濟。如既富之家。而猶經紀舊屬之小戶。其事雖義。其志雖殷。內自罷敝。而無益於彼。故曰不可槩論也。雖然。當其初也。置府任那。譬使三韓易置百濟

之主。如奕碁然。何其盛歟。而何脩以致之。曰上下同心。國如一人。而處置外國。足服其心。是已。嗚呼後之有國者。可不必冀其盛。當學所以致之也。

二十四年庚戌。詔舉廉節之士。曰。禍亂略平。內外無虞。年穀比登。恐吏民因此習貪婪。生奢侈。其舉廉節務清政治。

二十五年辛亥。春二月。天皇疾病。傳位皇太子而崩。

冬十二月。葬繼體天皇。

安閑天皇 諱勾大兄。繼體庶長子。母目子媛。在位二年。崩。壽七十。葬古市高屋陵。

元年甲寅。春正月。天皇即位于勾金橋宮。大伴金村。物部麁鹿火為大連如故。　三月。立春日山田媛為皇后。仁賢帝女。

二年乙卯。春。大酺。　冬十二月。天皇崩。帝有人君之量。在位間。上下殷富。無嗣。群臣以皇弟武小廣為人爽朗謙和。宜立。定議奉之。　是月。葬安閑天皇。

宣化天皇 諱武小廣國押盾。安閑同母弟。在位四年。崩。壽七十三。葬桃花鳥坂上陵。

元年丙辰。春正月。天皇即位。遷居檜隈廬入野。　二月。以蘇我稻目為大臣。　三月。立橘仲姬為皇后。仁賢帝女。　夏。修諸國屯倉。備凶荒。　秋。大連物部麁鹿火薨。

二年丁卯。新羅侵任那。詔大連大伴金村。遣其二子磐狹手彥援之。磐留鎮筑紫。狹手彥赴任那府。

四年己未。春二月。天皇崩。帝無嗣。群臣定議。迎立繼體帝嫡子天國押開。　冬十一月。葬宣化天皇。

十二月。天國押開即天皇位。

欽明天皇 諱天國押開廣庭。繼體嫡子。母手白媛皇后。在位三十二年。崩。壽未詳。葬檜隈坂合陵。

元年庚申。春正月。立石姬為皇后。　秋七月。遷居敷島。號金刺宮。大連大伴金村。大臣蘇我稻目並如故。以物部尾輿為大連。　是歲。高麗。百濟。新羅。任那。蝦夷。隼人並入貢。　撿秦漢及諸蕃投化者七千餘戶。編貫諸國。

二年辛酉。詔任那與百濟謀復新羅侵地。

四年癸亥。百濟獻扶南貨財及人口。

七年丙寅。賜良馬戰船於百濟。

九年戊辰。高麗攻百濟。我遣兵援擊卻之。城得爾辛。

十二年辛未。賜麥種一千斛於百濟。百濟伐高麗。復

其侵地。
十三年壬申。百濟獻佛像經論。大臣蘓我稻目奏請受之。百濟附表稱述佛功德。帝下羣臣議。稻目請受而禮之。物部尾輿中臣勝海同奏。國家宗廟百神載在祀典。別禮蕃神。恐有譴怒。帝乃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其向原第奉之。是歲諸國大疫。尾輿等奏請燒寺沈佛像於堀江。　是歲百濟弃其平壤漢城。新羅入居之。

十四年癸酉冬。百濟醫卜曆筭等博士。遞番來我。且

附送藥物。

十五年甲戌春。立皇子渟中倉太珠敷為皇太子。秋。遣內臣援百濟伐新羅。拔函山城。初百濟王伐新羅。復其故地漢城平壤。新羅通謀高麗。攻取之。百濟請援於我。故有是役。

十六年乙亥。百濟王聖明為新羅所殺。王子餘昌遣其弟惠來赴。

十七年丙子。發筑紫舟師。衛送使者。遣筑紫大君率兵守彌氏津。立餘昌。

二十二年庚辰。新羅使者入貢。班之百濟使人下。

二十三年壬午春。新羅滅任那。毀我官府。秋。新羅貢調至。拘留之。以紀男麻呂為大將。率兵討新羅。破其軍。其別將輕進失利。軍士伊企儺為虜所擒。誘降不屈。罵虜而死。　以大伴狹手彥為大將軍。率兵數萬。援百濟伐高麗。大破之。入其都城。　冬。新羅入貢。又拘留之。

三十一年庚寅春。遣使新羅。詰其滅任那狀。　夏四月。天皇崩。帝有疾。召皇太子入卧內。執其手曰。朕

欲征新羅。復任那。不果。汝繼朕志。帝性慈仁。新墾田賑給貧民。立為定制。以四月中巳日。祭加茂神武廟。已而有年。遂為永制。　秋九月。葬欽明天皇。

敏達天皇。諱渟中倉大珠敷。欽明第二子。母石姬皇后。在位十四年。崩。壽六十一。或云四十八。葬河內磯長陵。

元年壬辰夏四月。天皇即位于大井宮。　以蘓我馬子為大臣。與大連物部守屋並執朝政。馬子稻目子。守屋尾輿子也。

四年乙未春。立廣媛為皇后。息長真手王女。　冬。皇

后崩。是歲遷居譯語田曰幸玉宮。

五年丙申春。立豐食炊屋媛爲皇后。

九年庚子新羅貢調。卻不納。

十一年壬寅新羅貢調。又卻不納。

十二年癸卯冬。百濟使者德爾有罪伏誅。初我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在任那府。生子曰日羅。居百濟。帝閈其才。救百濟徵之。諮以討新羅復任那之策。日羅曰。服夷之道。在培養國本。何必動凶器。事末節。爲當今之計。上自臣連二造國造伴造下至小吏。節用薄

歛。訓士敎民。結以信義。二年食足兵足。然後多造舟艦。列置海津。大張聲勢。使韓人見之。乃遣才辯士。使諸蕃明示恩威。名其國王。國王不來。名其太佐平王子。先服其心。而問其罪。百濟護送官猜其言國陰事。留德爾刺殺之。勅收德爾鞫問。具服。賜之日羅宗族。誅之。

十四年乙巳春。大疫。初蘇我馬子信佛。建寺塔第中。師高麗僧慧便及梁人司馬達及其女善信尼等。設齋會。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奏劾其信妖法惑民致祟。請燒寺塔。逐善信等。馬子憂懼成疾。懇請禱佛。帝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乃還與善信等。馬子喜。復精舍而深啣守屋等。秋八月天皇崩。九月。立異母弟大兄皇子。卽天皇位。母蘇我氏。遷居磐余。號池邊雙槻宮。

用明天皇 諱橘豐日。欽明第四子。母蘇我堅塩媛。大臣稻目女。在位二年崩。壽四十一。或云六十九。葬磐余池上陵。

元年丙午春。立穴穗部媛爲皇后。夏五月。誅三輪逆。

二年丁未春。帝病。皇子廐戶侍側。祈佛誦經。帝因欲歸佛。以其無例。召羣臣議。物部守屋中臣勝海曰。舍國神而祈蕃神。不可。蘇我馬子曰。宜從睿旨。卽延僧豐國入內。廐戶握馬子手泣曰。非大臣歸心福田。誰成今日事。馬子叩頭曰。殿下務興佛法。臣以死守之。守屋睥睨二人。意色俱惡。廐戶謂左右曰。大連昧因果之理。禍今且至。馬子遂與廐戶謀殺守屋。守屋乃退居阿都。備兵自衛。廐戶先令舍人迹見赤檮伺間擊殺勝海。夏四月。帝崩。繼嗣

未定。守屋欲立穴穗皇子。馬子遣兵殺皇子。遂圍守屋澁川第。（河内）守屋築稻城拒卻之。時厩戸年十六。束髮置四天王像于頂。與馬子整軍復進破之。赤擣射殺守屋。守屋衆潰。闔族亡。於是建寺安天王像。收守屋田宅資財。悉施捨焉。分田一萬頃賞赤擣。　秋七月。葬用明天皇。　八月。馬子奏炊屋媛皇后。立皇弟泊瀨部。即天皇位。母蘓我氏。居倉梯宮。

崇峻天皇（諱泊瀨部。欽明第十二子。母蘓我小姊君。堅鹽媛妹。在位五年。爲蘓我馬子所弑。年七十二。葬倉梯岡陵。）

元年（戊申）蘓我馬子爲大臣如故。　建法興寺。

二年（己酉）詔遣使觀察東北諸道。

四年（辛亥）夏四月。葬敏達天皇。　冬。詔遣紀男麻呂爲大將軍。將兵二萬屯筑紫。遣使於新羅。新羅行成。遂復任那。

五年（壬子）蘓我馬子驕暴益甚。帝疾之。謂厩戸皇子曰。馬子內恣私欲。外飾佛法。朕不能堪。如何。答曰。陛下唯忍耳。　冬十月。有獻山豬者。帝指謂左右曰。孰能斫朕所疾。如斫此豬頭。宮女失寵者聞之。以告馬子。馬子懼。謀先發。厩戸居間。兩知其情。憂念累日。　十一月乙巳。馬子使東漢駒弑帝於寢殿。事起不意。羣臣擾亂。馬子命殺數人。乃定。厩戸哭曰。是帝過去報也。是日葬崇峻天皇。　十二月。立皇女弟額田部。即天皇位于豐浦宮。母蘓我氏。立厩戸爲皇太子。厚賞漢駒。漢駒負功不羈。通馬子女。馬子怒。縛漢駒庭樹。自射殺之。曰。是弑君之賊。吾爲行誅。厩戸聞之曰。雖有此誅。蘓我氏弑君之名。千載不可雪也。然善遇馬子。不忤其意。

賴襄曰。儒學與佛說。皆自外國來者。無擇也。而佛說一入吾國。有好之崇之。以易君父者。何哉。儒學叙人倫。平易無可喜。其文雖外來。而其實固在我。不如佛說之新異宏濶。誇大足聳人聽也。吾嘗讀三韓之史。其君之惑於佛說。以致亂亡者。皆是。吾邦未至如彼也。而有酷肖焉者。夫人臣行弑逆。開闢以還所無。可謂天地之大變矣。而諉之過去之報。幾乎三綱淪而九法斁矣。

厩戸智慧過絶人姑爲太子以屬人望其志在
異日即眞擅乎天下而倚於馬子之勢馬子與
大連相軋欲除之而自逞亦倚太子以濟其姦
而皆藉於佛說遂致誦咒嬔典禮堂塔塗膏血
王業之衰大端在此三善淸行之所言可以驗
焉雖然淸行特言其費而已不知其顚倒是非
混淆善惡烈於洪水猛獸之害姦雄之人每藉
之以解其心下及北條足利之崇禪敎莫非宗
此旨也我邦君臣之義度越萬國而西竺之說

壞之歸之於土灰沙塵而止焉而開其端者厩
戸馬子也可勝慨哉千載之下獨織田氏斷然
不惑庶幾匡正祖宗之國者矣是以今之佛說
行於愚夫愚婦而爲人上者之信之不至如古
昔之太甚是我邦之幸也焉知非祖宗佑之冥
冥之際也耶舊事之記出於厩戸之手蓋亦有
錯亂事實以資自便者不可不察也

推古天皇（諱豐食炊屋初稱額田部欽明第九女用明同母妹母蘓我氏大臣稻目女在位三十六年崩壽七十五葬竹田陵）

元年（癸丑）詔皇太子攝行萬機蘓我馬子爲大臣如故　秋九月改葬用明天皇　皇太子建四天王寺于難波

三年（乙卯）詔皇太子與諸蕃僧講論佛經于御前賜播磨水田一百町倍給東宮俸

八年（庚申）新羅侵任那遣境部臣等將兵萬餘討新羅拔五城復侵地

十年（壬戌）新羅復侵任那以來目皇子爲征新羅將軍率兵討新羅

十一年（癸亥）來目皇子至筑紫病薨詔當麻皇子代往不果行

十二年（甲子）春正月始用曆日賜冠位於羣臣冠六品曰德仁禮信義智各有大小凡十二階改制朝禮頒憲法十七條

十三年（乙丑）詔皇太子造銅繡丈六佛像各一高麗獻黃金三百兩

十五年丁卯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

十六年戊辰夏隋使裴世清與來。秋以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小使率學生高向玄理南淵請安及僧旻等與世清俱如隋。

十七年己巳妹子等至。

二十六年戊寅高麗朝貢獻隋俘。

二十八年庚辰敕皇太子大臣蘇我馬子等撰天皇紀國記及臣連伴造國造等百八十部。

二十九年辛巳春皇太子厩戸薨諡曰聖德太子所

建寺四天王法隆法興等凡十一所諸臣競倣之。有寺凡四十六所僧尼凡一千三百八十餘人

三十一年癸未新羅復侵任那遣大德境部雄麻呂等將兵伐之新羅降。是歲自春至秋霖雨大水五穀不登。

三十二年甲申置僧正僧都撿校僧尼不法。

三十四年丙戌大饑盜賊起。夏五月蘇我馬子薨。六月雪。以蘇我蝦夷爲大臣蝦夷馬子子。

三十六年戊子春三月天皇崩。秋九月葬推古天皇。蘇我蝦夷殺境部摩理勢立田村皇子爲嗣。帝臨崩名故皇太子子山背王囑後事蝦夷矯遺詔欲立田村羣臣莫敢異議獨摩理勢不可故殺之。

舒明天皇 諱息長足日廣額稱田村敏達孫父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母糠手姫。在位十三年崩壽四十葬押坂陵。

元年己丑春正月天皇卽位。蘇我蝦夷爲大臣如故。

二年庚寅春立寶媛爲皇后。冬遷居飛鳥岡號岡

本宮。是歲遣大仁犬上御田鍬等於唐。

三年辛卯百濟王義慈使其子豐璋來質於我。

四年壬辰御田鍬等至唐使高表仁與來。

五年癸巳表仁歸遣吉士雄麻呂等送至對馬。

八年丙申夏岡本宮災遷居田中宮。

九年丁酉蝦夷反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討平之。

十二年庚子大設齋會講無量壽經于宮中。是歲遷居百濟宮。

十三年。辛丑冬十月。天皇崩。葬舒明天皇。

日本政記卷之二

日本政記卷之三

賴襄子成　著

皇極齊明天皇

諱天豐財重日足姬。稱寶皇女。敏達曾孫。押坂彥人大兄孫。父曰茅渟王。母吉備姬王。在位四年。禪位皇太弟。

元年壬寅春正月。天皇即位。蘇我蝦夷爲大臣如故。夏旱。天皇親祈於南淵河上。大雨。冬十二月。遷小懇田宮。

二年癸卯夏四月。遷飛鳥板蓋新宮。秋九月。改葬舒明天皇。冬十月。大臣蘇我蝦夷病。子入鹿代

行大臣事。立舒明帝子古人大兄爲皇嗣。母蘇我氏。十一月。入鹿遣兵襲殺山背王班鳩宮。

四年乙巳夏六月。皇子中大兄與中臣鎌足及倉山田石川麻呂等。誅蘇我入鹿于大極殿。遣兵討蘇我蝦夷。蝦夷伏誅。初蝦夷密欲廢帝立古人大兄。故殺山背王。起第宅。僭擬宮城。皇弟輕並稱病不出。潛謀匡濟。而未敢。鎌足知中大兄皇子可與有爲。會蹴鞠法興寺。皇子靴脫。鎌足跪奉之。因得親近。終告故。懼其漏。同受經南淵氏。密議車中。蘇我氏族倉山田麻呂與入鹿有隙。因使皇子與結婚。又引佐伯子丸葛城綱田爲援。會三韓使來聘。欲乘其際舉事。帝御殿。入鹿侍。皇子戒守門者鎖絕出入。聚衛士一所。如將賜物。自執長鎗。隱戶側。鎌足持弓矢從焉。使子丸綱田藏二劍貢櫃中而進。倉山田前讀表。將盡。子丸等不敢發。倉山田流汗聲顫。入鹿怪問故。對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皇子恐失機。直入斫入鹿肩。子丸斫其腳。入鹿攀御座乞哀。皇子伏奏曰。入鹿翦滅宗室。陰謀不軌。臣等

謹爲宗廟誅逆臣。帝起入內。是日大雨。潦水溢庭。以席覆尸。賜之蝦夷。皇子入法興寺。以兵自衛。諸皇子公卿皆來從。皇子令巨勢德大古將兵討蝦夷。蝦夷悉焚圖書珍寶自殺。天皇傳位於皇弟輕。初帝以中大兄有功。欲傳位。中大兄以告鎌足。鎌足曰。古人殿下之兄。不可越次。輕皇子殿下之舅也。齒德俱高。不如讓焉。以答民望。從之。輕讓於古人。古人固辭。薙髮入吉野。後謀叛被誅。

孝德天皇

諱天萬豐日。稱輕。皇極同母弟。在位十年。改元二。曰大化。曰白雉。崩。

壽闕。葬河內大坂磯長陵。

大化元年。乙巳夏六月。天皇卽位。始建元。尊先帝曰皇祖尊。立皇姪中大兄爲皇太子。輔政。罷大連。置左右大臣及內臣。以阿部倉梯麻呂爲左大臣。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爲右大臣。中臣鎌足爲內臣。以高向玄理釋旻爲國博士。秋七月。立間人媛爲皇后。三韓朝貢。百濟攝任那使事。其數有闕。詔卻之。遣巨勢德太古撿察任那國界。詔左右大臣曰。治國之方。當遵先王之軌轍。爲政之

務。在於無失信於民。詔臣連伴造。問民所患苦。具狀以聞。八月。設鐘匱於闕。聽有寃枉者投牒撞鐘。九月。遣使諸國。錄戶口。詔曰。歷世天皇。必置標代民。垂名於後。其臣連伴造等。亦各置己民。縱情驅使。割水陸地。以爲己有。或爭幷數萬頃。或無立錐地。及進調賦。先自收斂。然後分進。及有徵發。各率己民。躡事而作。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以私地賣與百姓。年索其價。今後不得賣地。勿妄作主。爭幷貧弱。冬十二月。遷都難波長柄曰豐碕宮。

二年。丙午春正月。宣新制。詔曰。大夫所使治民。重其祿。所以爲民。前代所置子代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在部曲田莊。一切罷之。賜大夫以上食封。官人百姓布帛。各有差。始修京師。每坊置長。四坊置令。按撿戶口。督察奸非。置畿內國司郡司。關塞斥堠防人驛傳。造鈴契。界山河。定郡大中小。置大領小領主政主帳。定租庸調法。造戶籍。制班田收授法。置里長。定田畝。凡田長三十步。廣

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租禾二束二把。町租禾二十二束。以秬黍中者一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段。以容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爲籥。十夕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田一段得禾五十束。一束得米五升。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也。凡給口分田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每六年。撿戶籍。班田。凡庸正丁。歲役十日。若須收庸者。布二丈六尺。一日二尺六寸。制田調。凡絹絁絲綿。並從鄉土所出。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匹。長四丈。廣二尺五寸。絁二丈。二町成匹。長廣準絹。布四丈。長廣準絹絁。一町成端。

又有戶別調。一戶布一丈二尺。凡調副物及贄。亦從鄕土所出。二月。三韓入貢。三月。詔諸國司曰。凡爲人上者。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己不正。何能正人。凡國司在國。不得專判罪。及受賄。苦下民。莫藉官勢。取公私物。宜各食部內粟。騎部內馬。秋八月。詔。諸國造納賄國司。兩求其利。貪黷汙穢。不可不治。若有犯者。次官以上降爵位。主典以下決笞杖。其贓物倍而徵之。又詔定葬式。勿得過制。申禁殉葬。詔諸國造兵庫間地。收兵仗。繕治沿邊兵備。

賴襄曰。國朝之建。創於神武。闡於崇神景行。而成於應神仁德。其後德衰。加以雄略武烈之酷虐。至敏達用明。大權下移。姦臣專國。微天智。王業或幾乎熄矣。天智奮宗室之中。運謀決機。親斃大姦於黼坐之下。即登天位。天下所望。而退讓遷延。歷於兩朝。非有曠世之度。何能如此。而裁定制度。經緯天地。以開萬世之太平。盖以武王之烈。而兼周公之才。稱曰中宗。非溢也。大凡國

朝。以簡質治民。上下同心。國如一人。是國勢所以威四外也。及通隋氏。變質爲文。殆失其故。及至天智。百度大定。後世莫改。大抵取於李唐之制。而所以勝於唐氏者。曰立吏簡。取民廉。是不失我邦固有之美也。後王之過。於摸倣文縟。太甚。務於刻剝。則不達祖宗立法之意。而武門之治民。反便之。未必不由於此。雖然武治有其簡。而無其廉。所以不如王政也。盖神武以還。國有造。縣有首。雖盡由朝廷撰而命之。或因其舊望。世襲其職者。往往而然。及至天智。蕩而廓之。盡郡縣之。置國司焉。考課易置。收權朝廷。盖天子精撰六十六人之吏。以治萬民。爲民置吏。非爲吏屬民也。雖然其後國司有更代。而郡大小領。仍或以族望爲之。及關東用兵。有大名小名之目。亦其地方豪族。多出人丁者。而鎌倉創守護地頭。用其類充焉。終成封建之形。而天智之制泯焉。是古今之大勢也。而貴氏族者。由於國俗。雖明王之制。終莫之能勝歟。

九月。遣使徵新羅質。罷任那調。
三年丁未春正月。觀射于朝。　夏四月。罷難波渠役。先是工人比羅夫建白穿渠通水。民苦其役。有人投檟諫之。卽日罷之。
四年戊申。治磐船柵。備蝦夷。置柵戸。
五年己酉春二月。定置八省百官。制十九階冠。罷古冠。　三月。左大臣阿部倉梯麻呂薨。　殺右大臣蘓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初倉山田與弟日向不協。日向譖其謀逆於皇太子。太子奏遣兵圍之倉山

田自殺。太子後悟其寃。奏貶日向筑紫太宰帥。
夏四月。以小紫巨勢德大古爲左大臣。小紫大伴長德爲右大臣。並授大紫。
白雉元年庚戌春二月。穴戸獻白雉。因改元。復穴戸三年調役。
二年辛亥秋。右大臣大伴長德薨。　是歲。新羅入貢。郤之。以使者著唐冠也。
五年甲寅春。以大錦上高向玄理等爲遣唐使。　冬十月。天皇崩。先是皇太子奏請遷倭京。未許。太子

奉皇祖母尊移居焉。公卿多從。帝不樂。欲弃位。造宮山碕。未成。會病。遂崩。帝爲人柔仁。屢降恩赦。好儒崇佛。不重神道。伐生國魂神社樹。　冬十二月。葬孝德天皇。　皇太子奉皇祖母尊踐祚。

皇極齊明天皇　重祚。在位七年。崩。壽闕。葬小市岡上陵。

元年乙卯春正月。天皇再卽位于飛鳥板葢宮。　中大兄爲皇太子。巨勢德太古爲左大臣。中臣鎌足爲內大臣如故。　冬。宮災。遷川原宮。
二年丙辰。造岡本宮。又造兩槻吉野二宮。　鑿渠自

香山至石上山。
四年戊午春。左大臣巨勢德太古薨。　夏。越守阿部比羅夫率舟師百八十艘。伐蝦夷。降之。置渟代津輕二郡領。又伐肅愼。獻羆熊皮。　冬十月。帝幸紀伊溫泉。　蘓我赤兄留守。有間皇子有罪伏誅。初有間蓄異志。以帝好興造。士民怨讟。因欲起亂。赤兄覘之。收執送行宮。賜死。
五年己未。再伐蝦夷。置後方羊蹄郡領。
六年庚申。新羅借唐兵。滅百濟。百濟佐平鬼室福信

遣使獻唐俘。請迎其王子豐璋爲主。詔許之。
冬十二月。帝幸難波宮。詔救百濟。令駿河國造船
艦。
七年辛酉春正月。車駕至筑紫。居朝倉宮。　秋七月。
天皇崩于朝倉宮。皇太子奉梓宮。還難波。　冬十
一月。殯于飛鳥川原。臨九日。　遣大華下阿曇比
羅夫等。救百濟。別令小山下秦田來津。以兵五千。
衞送百濟王豐璋。立爲百濟王。授織冠。
天智天皇諱中大兄。初稱葛城皇子。舒明長子。母皇極齊明。服喪稱制六年。即

位四年崩。壽四十六。葬山背山科陵。
壬戌歲。春正月。皇太子素服制軍國事。賜金策於佐
平鬼室福信。給糧仗布帛。據周留城。進擊唐兵。破
之。走新羅兵。
癸亥歲。春二月。福信獻唐俘。夏六月。我兵伐新羅。
拔沙鼻岐奴江城。已而豐璋猜福信專權。殺之。以
故群臣不附。秋九月。唐將劉仁軌等。水陸并力攻
周留城。我兵拒之白江口。不利。退。小山下秦田來
津死之。明日。復進戰。敗績。豐璋弃城。逃高麗。百濟

亡。皇太子召諸將還。
甲子歲。春。改增冠位。爲二十六階。　冬。興筑紫水
城。置防烽壹岐對馬等處。
乙丑歲。春。追贈鬼室福信小錦下。分處百濟投化
民鬼室集斯等男女二千餘口於東國。給復十年。
冬十月。大閱于菟道。　是歲。唐使劉德高來修好。
丙寅歲。秋大水。免租調。
丁卯歲。春二月。葬皇極齊明天皇。　三月。遷都近
江滋賀。　冬十一月。城高安大和屋島讚岐金田對馬

元年戊辰春正月。天皇即位。　二月。立大和姬爲皇
后。　秋。講武近江。置牧馬。　三韓入貢。　冬十一
月。遣使新羅。賜調船及絹緜韋等物。　是歲。唐滅
高麗。
二年己巳冬十月。大織冠內大臣藤原鎌足薨。鎌足。
小德冠御食子之子。系出天種子命。博學有器畧。
輔帝定大難。建制度。至是車駕臨其第。問疾。就進
官位。改賜姓。及薨。賜賻甚厚。
三年庚午春正月。制朝廷揖讓行路相避禮。　二月。

撿戸籍。糺浮浪盜賊。　修高安城。蓄糧。

四年。辛未春正月。以皇子大友爲太政大臣。蘇我赤兄爲左大臣。中臣金爲右大臣。蘇我果安。巨勢人。紀大人爲御史大夫。　夏四月。始置漏刻鐘鼓。

秋九月。天皇不豫。冬十月。疾甚。使蘇我安麻呂召皇弟大海人。欲傳位。安麻呂心知帝愛大友。大友因有自立心。因私大海人曰。今日答顧命。宜有意也。大海人領之。乃入。帝屬以後事。辭以病。請出家。聽之。退入省中佛殿。踞胡床。剃髮。詔賜袈裟。遂入

吉野。立皇子大友爲皇太子。十一月。左大臣赤兄等五人。奉皇太子。盟西殿。再盟帝前。　大炊省鼎自鳴。　十二月。天皇崩。皇太子卽天皇位。　葬天智天皇。

天皇大友　諱大友。初稱伊賀皇子。天智長子。母宅子媛。伊賀釆女。在位九月。崩。年二十五。

元年。壬申春三月。遣使筑紫。告喪於唐使郭務悰等。停其入朝。　夏五月。高麗入貢。　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吉野。東走美濃。留兵塞鈴鹿道。遣村國男依鰐部君手等。塞不破道。田中足麻呂塞倉歷。大伴吹負在大和。直應之。帝分遣使諸國。發兵入援。穗積百足等。與和京留守高坂王。軍和京西。發兵庫。輸甲仗于近江。百足爲吹負所誘殺。高坂王叛降。吉野高安城陷。秋七月。朝廷遣壹岐韓國。大野果安。拒吹負。戰於乃樂山。破之。遣山部王與蘇我果安。巨勢人。進向不破。諸將不協。相殺。軍潰。大海人遣伊勢兵。助吹負與男依。三道並進。韓國敗走。境部藥秦友足與男依戰。敗。皆死之。吹負男依等

合軍。進至瀨田。帝悉衆軍。橋西。官軍前鋒知尊撤橋拒之。不利。知尊死之。犬養五十君。谷塩手等。戰粟津。死之。諸大臣皆逃。獨物部麻呂等。從帝。帝崩于山前。帝多文藝。頗以此驕人。人不樂附。藤原鎌足其舅也。屢以爲言。不悛。遂及。　八月。大海人議朝臣罪狀。斬中臣金。流蘇我赤兄。巨勢人等。其餘悉赦不問。　九月。至大和。居島宮。論功行賞

天武天皇　諱天渟中原瀛眞人。小名大海人。天智同母弟。在位十四年。改元一。曰朱鳥。崩。壽六十五。葬大和檜隈大内陵。

元年癸酉春二月天皇卽位于飛鳥淨見原宮立鸕野皇女爲皇后　三月大赦　夏五月詔凡初出身者先補大舍人然後選才授職　秋七月始置不破關

二年甲戌是歲對馬貢白金造銀錢

三年乙亥春正月建占星臺　夏四月祭風神　詔諸國定百姓貧富爲三等中戸以下許貸稅

四年丙子春定諸國司任格諸臣子弟及蕃人仕進格　秋置兵政司

五年丁丑春正月大射于南門

六年戊寅詔內外文武官每歲自簡屬官注擬品階送法官覈考送大辨官

九年辛巳春二月立皇子草壁爲皇太子　三月詔川島忍壁二皇子等撰帝紀　夏四月制式九十二條定親王以下至庶人服色　五月詔凡百寮黨緣宮人恭敬過甚或納賄請託者隨事罪之　秋八月詔三韓投化始至者並免課役　冬十月詔大山以下各上意見

十年壬午擬官者雖有行能氏族不明者不得申撰

十一年癸未春二月詔大津皇子聽朝政　秋八月大伴吹負卒

十二年甲申夏四月令親王及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具兵馬器械有馬者爲騎無者爲卒以時撿閱闕者有罰　冬十月分臣民氏族爲八等是月遣使巡行諸國定疆域

十三年乙酉春正月改加爵位號　秋九月遣使諸道巡察國司郡司能否問民疾苦　冬十一月給

鐵各一萬斤於大宰府及周防總領所箭竹絁布稱之　詔諸國皷角旗幡弓弩類藏郡廨勿置私家

朱鳥元年丙戌大和獻赤雉因改元大赦　夏五月天皇不豫　秋七月詔諸國大祓減海內戸調之半免徭役　九月天皇崩

賴襄曰天武之於天智猶宋太宗之於太祖而其於大友也猶明成祖之於建文也凡書記所錄以子書父必有隱而不諱以曲爲直者不可

盡信已。吾特恠天智不早定儲貳。使太弟與太子分位疑似。所以速壬申之禍耶。雖然以天智之智。豈有不慮此察之事情。有難言者矣。盖天武之與天智同爲皇極之所出。烏知無有如杜太后之使兄弟相及者哉。在天智之時。有幸必從。有大號令。必使頒異日以皇子知太政。其久屬中外之望者。可知也。唯然。是以難於立年少之大友。及大友年二十四矣。乃以爲太政大臣。盖欲待其名望足敵太弟。然後立爲太子。而不

圖其俄不豫也。則不能不名太弟屬後事。而諸臣已知其旨。所以蘇我安私戒太弟。太弟有拔劍之請。其無燭影斧聲之禍者。幸也。大友已立爲太子。數與大臣詛盟。而其防備太弟周矣。然適足以迫其起。而決機赴會。每爲所先制。眞建文之類耳。太弟之南。已有放虎之目。迫亦起。不迫亦起。然因其迫以激衆心。如不得已者。扼其吭。拊其背。其斂兵機。不啻過燕棣。而及難定。獨斬大臣數人。不問其餘。則非永樂瓜蔓抄之比。宜乎能纘天智之緒。不失天下之望也。至其修明前制。用心武備。令親王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如逆睹後世文武分途。國勢偏枯之弊者。嗚呼。是天武所爲武也歟。

皇后臨朝稱制。冬十月。有告大津皇子謀反。賜死。流僧行心於飛驒。

持統天皇 諱高天原廣野。小字鸕野。天智第二女。母蘇我遠智娘。右大臣山田石川麻呂女。配天武。奉皇太子稱制。三年。太子薨。在位八年。禪位皇太孫。後五年崩。壽五十八。火葬飛鳥岡陵。

二年丁亥。春正月。皇太子率百官擧哀。賜京師民高年及篤癃貧困者。絁緜有差。遣使訃新羅。秋七月。令諸國負債在乙酉以前者莫收息。既役身者勿量息役之。冬十二月。爲天智天皇設法會於崇福寺。

三年戊子。春正月。皇太子朝殯宮。夏旱。復諸國今年調賦之半。冬十一月。葬天武天皇。

四年己丑。春正月。皇太子與皇太后御前殿受朝賀。夏四月。皇太子草壁薨。是月。新羅使來。帛責其無禮。卻貢獻。六月。頒新令二十二卷於諸司。秋閏八月。點諸國正丁四分爲兵。以時訓閱。

元年庚寅。春正月。天皇即位。大赦。賜鰥寡孤獨及耆老稻及布。秋七月。以高市皇子爲太政大臣。丹比島爲右大臣。冬十一月。始行元嘉曆儀鳳曆。十二月。行幸藤原。相宮地。

二年辛卯。春正月。始置女官。賜皇女內親王授命婦位階。夏自四月至六月雨。

三年壬辰。春。先是。數幸近畿。至是又欲遊幸。中納言直大貳三輪高市上表切諫。其妨農時。三月。又伏闕免冠切諫。皆不納。高市辭官。免車駕所過諸國調役。賜國造冠位。夏閏五月。大水。遣使稟貸遭災諸國。弛山林川澤禁。

四年癸巳。春三月。詔諸國。勸植桑苧梨栗蕪菁。冬十二月。遣陣法博士。講武諸國。

五年甲午。春三月。置鑄錢司。冬十二月。遷居藤原宮。

七年丙申。秋。太政大臣高市皇子薨。

八年丁酉。春二月。立皇孫珂瑠爲皇太子。時議儲群臣各有所主。久不決。葛野王進奏曰。皇朝之典。子孫相承。若兄弟相及。亂之端也。有先太子之子珂瑠王在。誰敢間焉。弓削皇子欲有言。葛野叱之。議遂定。葛野帝大友子也。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

太子

文武天皇小名珂瑠。草壁太子子。母元明。在位十一年。改元二。曰太寶慶雲。崩。壽二十五。火葬飛鳥岡。葬檜隈安古山陵。

元年丁酉秋八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多治比島爲右大臣如故。以藤原宮子爲夫人。藤原不比等女。詔免諸國今年田租雜徭及庸之半。優恤高年。

二年戊戌夏五月。敕太宰府修大野等三城。秋七月。始定笞法。禁游手博戲民。

三年己亥夏五月。流妖人役小角於伊豆。秋七月。多褹夜久菴美度感諸島人來貢。

四年庚子春三月。令越後佐渡修石船柵。申戒諸王諸臣兵仗。三月。定諸國牧地。夏六月。敕淨大參忍壁（ヲサカベ）親王及直廣壹藤原不比等撰律令。八月。多治比島轉左大臣。

大寶元年辛丑春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百官朝賀。蕃客陪位。朝廷禮儀大備。二月。釋奠于大學寮。三月。對馬貢金。因改元。夏四月。始講新令。使諸王百官就習之。改制官名位號服色。停賜位冠。易以位記。親王自一品至四品。諸王群臣自一位至八位。各有正從。第九位曰初位。有大少。四位以上又有上下。總三十等。以大納言阿部御主人爲右大臣。五月五日。天皇觀五位以上調馬。秋七月。左大臣多治比島薨。八月。律令成。三品忍壁親王正三位藤原不比等賜物有差。是歲。除田租調。

二年壬寅春。頒新律度量。敕從三位大伴安麻呂。

正四位下粟田眞人等參議朝政。六月。以粟田眞人爲遣唐執節使。秋。多褹隼人叛。薩摩國司請就國內要害建柵置戍。冬十月。詔旌奕世孝順者門閭。舉戶給復。十二月。太上天皇崩。持統

是歲。始開岐蘇山道。

三年癸卯春正月朔。廢朝。遣使巡察諸國司治狀。申理寃枉。奏太政官。以屬式部。依令論定當罰者屬刑部。以三品忍壁親王知太政官事。列左右大臣上。

賴襄曰。國朝初有大臣。尋置大連。並聞軍國之政。盖分其權使無偏重也。蘇我氏以外戚爲大臣擅政。而物部氏官大連。與之抗爭。物部氏敗。而蘇我氏至行弑逆。則權不分爾。其後廐戸與中大兄。並以太子管朝政。多經年所。大友與高市。並以皇子爲大政大臣。爲日淺。其不委權於人臣。其意一也。及至文武。乃定知太政官事之目。以親王爲之。位在左右大臣之上。自是其後。耆德宗室更襲其任。以至於聖武之初。朝廷清

明。綱紀畢張。無有權姦壞國之事。當是時。朝議斟酌祖宗之意。立爲至當之制。可爲後世法者。夫太政大臣之名。見於大友高市。前後所無。盖以爲定國儲之漸耳。非可常置之官也。何則人臣夾輔天子。不可專管太政。人臣而管太政。是弁髦天子也。故特屬之親王。而不敢立官名。稱知太政官事。如曰是儲王也。而與知此官廳之事而已。非實任其官也。實任其官者。則有左右大臣。仍分之也。而其下有辨官。有納言。有外記

判事。體統相屬。管轄而上。而天子臨決焉。所以尊人主之勢。而防權柄之下移也。人主不深察於此。以藤原不比等之爲外舅。欲寵以太政大臣。辛而不敢拜。是猶唐朝臣之不敢拜尚書令。以避太宗舊銜也。如孝謙之於僧道鏡。不論可矣。至文德以授藤原良房。其後爲帝戚者。往往猥其任居之不疑。然後祖宗之制一變矣。再變而至武門干政。有主將係此官者。世以爲罕事。以爲是非藤原氏不拜者。不知藤原氏之拜已

非古也。噫世變至此。可勝浩歎哉。

夏閏四月。右大臣阿倍御主人薨。秋七月。詔以年穀不登。災異頻見。減京畿及太宰府管內調半。免諸道庸。詔五位以上舉賢良方正士。冬十二月。葬持統天皇。始火葬。

慶雲元年甲辰春正月。以大納言石上麻呂爲右大臣。夏四月。始鑄諸國印。五月。大極殿西樓上慶雲見。因改元。賑給高年癃疾。免壬寅歲以前逋稅。六月。詔諸國兵士別分爲十番。每番教習十日。令條之外。勿與雜役。

二年乙巳夏旱。大赦。免諸國調半。五月。知大政官事忍壁親王薨。秋饑疫。遣使賑恤。給醫藥。九月。以二品穗積親王知太政官事。

三年丙午春三月。前中納言左京大夫三輪高市卒。贈從三位。詔禁百官有祿者勿爭民利。多占山澤。侵蝕疆界。

四年丁未夏六月。天皇崩。遺詔舉哀三日。周月除服。秋七月。群臣奉遺詔。請天智帝皇女阿閉即天皇位。冬十一月。葬文武天皇。

日本政記卷之三

日本政記卷之四

賴襄子成　著

元明天皇　小名阿閉。天智第四女。母蘇我姬娘。配草壁太子。生元正文武。在位八年。改元一。日和銅。禪位元正。後六年崩。壽六十一。葬椎山陵。

和銅元年戊申春正月。武藏秩父郡獻銅。因改元。大赦。賑窮老。旌節孝。免武藏今年庸。本郡調。　三月。以右大臣石上麻呂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不比等爲右大臣。　秋八月。改製銅錢。文曰和銅開珎。廢銀錢。

二年己酉春。陸奧越後蝦夷叛。以右大辨巨勢麻呂

爲鎮東將軍。民部大輔佐伯石湯爲征狄將軍。分道討之。　冬十月。初。文武有遷都志。不果。帝卽位。決議。就役。敕有司。勿致勞擾。因免今年租調。

三年庚戌春三月。遷都平城。置左右京坊。

四年辛亥秋。詔。凡衛士尫弱緩急不足用。專委長官。簡點勇敢。每歲代易。後又詔六道諸國。每年貢造器仗不牢固。巡察使出日。審爲校勘。

五年壬子春正月。正五位上太安麻呂撰古事記。成。奏上。　夏。先是。詔貸諸國大稅三年。勿收其利。至是。又詔。前賑貸者本爲濟百姓窮之。今國郡司及里長等因緣爲姦利者。以重罪論。　秋。大稔。大赦。免諸國田租。畿內調。　九月。太政官奏。陸奧曠僻。蝦夷易叛。請割其地十二郡。爲出羽國。置主宰。

六年癸丑。詔諸國作風土記。

七年甲寅夏六月。立文武帝皇孫美麻斯爲皇太子。

八年乙卯夏。詔。諸國朝集使。諸國百姓背本貫規避課役者。淹留踰三月者。卽土斷輸調庸。當從國法。又詔。諸國郡司治殿最爲三等。致百姓流亡十人以

上者解見任。　秋七月。知太政官事穗積親王薨。　九月。天皇禪位於皇女一品氷高內親王。

元正天皇　諱氷高。一名新家。文武姊。在位十年。改元二。曰靈龜。養老。禪位皇太子。後二十四年崩。壽六十九。火葬佐保山陵。後改葬奈保山陵。

靈龜元年乙卯秋九月。天皇卽位。改元。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美麻斯爲皇太子。石上麻呂爲左大臣。藤原不比等爲右大臣。如故。　冬十月。詔。戒諸國司。教民兼耕陸田。種禾麥雜穀。不專趣水澤之種。

二年丙辰夏四月。詔。凡貢調役夫入京之日。所司親

臨察其儲備若國司勤加勸課能合上制則與字育和惠肅清所部之最不存教諭事有闕乏則處撫養乖方境內荒蕪之科依功過加黜陟又比年計帳具言如功推勘物數足以掩身然入京役夫衣服破弊菜色猶多空著計帳徒延聲譽務爲欺謾以邀其課國郡司如此朕將何任今後宜恤民隱以副所委　割大島和泉日根三郡置和泉監　秋八月以多治比縣守等爲遣唐使下道眞備阿部仲麻呂僧玄昉等入唐留學

養老元年丁巳春三月左大臣石上麻呂薨　夏四月詔禁民恣髠首道服者及僧尼巫咒妖惑百姓逐僧行基及其徒第　是歲行幸美濃得醴泉大赦旌孝義改元

二年戊午夏筑後守道首名卒道首名爲筑後守攝肥後事勸課耕種多興陂池及卒百姓祠之

三年己未夏六月令皇太子始聽朝政　秋七月始置按察使巡省諸道　冬十月詔一品舍人親王二品新田部親王輔佐太子

四年庚申春遣使察靺鞨風土　夏五月先是敕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至是成奏上　秋八月右大臣藤原不比等薨不比等內大臣鎌足子歷事四朝文武娶其女賜封五千戶世襲固辭受二千戶今上卽位任太政大臣亦固辭不拜及薨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至聖武時追封近江曰淡海公四子武智稱南家房前稱北家宇合爲式部大夫稱式家麻呂爲左京大夫稱京家　以舍人親王知太政官事新田部親王知五衛及授刀舍人事　是歲隼人蝦夷並叛殺大隅守陸奧按察使遣朝臣討平之

五年辛酉春正月以大納言長屋王爲右大臣　二月以比年凶饑多軍興詔求直言公卿各上意見免陸奧筑紫今年調庸死事者給復二年免畿內調七道役　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元明　葬元明天皇

六年壬戌秋詔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諸國司勸課百姓種晩禾大小麥及蕎麥爲儲備免七道今年

田租。

七年癸亥夏四月。大政官奏民戶漸多。田地窄狹。勸課諸國闢田疇。制可。發役所須。皆借官物給糧食。令各國郡司督役。得良田一百萬町。　是歲有司奏言。諸國罪人准法當流以上者。總四十一人。詔並赦之。　漆部司令史丈部石勝坐盜官漆當流。三兒皆幼。詣闕請爲官奴。贖父事。聞詔特釋石勝。

八年甲子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賴襄曰。天智畫一之政。天武以還。經於持統文

武元明元正。而莫之或更。率由其舊。而倍修治之。課牧宰。禁姦利。通言語。明軍政。正度量。覈律令。其記於策者。班班然可按也。而其大旨在於保民而已矣。民之於君。猶水之於魚。土之於木也。有此則活。無此則死。故保民乃所以自保也。國朝之定租稅。已輕於二十取一矣。而列朝之政。有水必減。有旱必蠲。有疾疫興作軍旅。必給復之。其逋租積欠。在十數年之前者。時出令除免之。懃懇如此者。不徒垂恩以結其心也。不如此則民力薄。民力薄則國本弱。欲強其本者。必培而沃之。猶恐其或蹙。有根斯有枝。有民斯有君。列聖之所爲。亦察於此爾。後世則不然。以爲君本也。民末也。務掊克之。浚其膏血。以自殖輔其欲者。謂之能吏。呵責鞭撻。以求應副。流亡歲多。田土歲蕪。補目前之外。合而損後日之億萬。國以貧弱。至不能自保。則誰之咎歟。故曰。君之保民。所以自保也。抑雖後世之君。非不欲保民也。無奈國用不足也。故欲保民者。必自儉。不特

自儉也。以此率人。所以上下俱給也。當列聖之時。勸民課種諸穀。至蔬菜之類。莫不曲盡。而交易之用。則止於錢。非如後世之汲汲造金銀幣也。而未嘗聞其用之或滯。且乏。所以能然者。何哉。聖武初年。以京師士民板屋草舍。難營易破。五位以上及庶民力堪營辦者。令以瓦葺。嗚呼。其風俗之不奢也。如此。後世之貴金銀。賤穀粟。上下常苦不給。而農民無息肩之日者。其故可知也。

聖武天皇 諱美麻斯文武子母夫人藤原氏右大臣不比等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三曰神龜曰天平曰天平勝寶禪位皇太子後七年崩壽五十六葬佐保山陵

神龜元年甲子春二月天皇卽位改元 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益二品舍人親王封五百戸知太政官事如故加二品新田部親王一品右大臣長屋王爲左大臣 三月行幸吉野宮 尊夫人藤原氏爲皇太夫人 夏四月陸奥蝦夷叛詔以式部卿藤原宇合爲持節大將軍討之令坂東九國兵三萬教習騎射 五月以從五位上小野牛養爲鎭狄將

軍鎭撫出羽 冬十月遊幸紀伊明光浦 十一月大政官奏京師士民板屋草舍難營易破請五位以上及庶人力堪營辨者以瓦葺塗丹堊奏可是月宇合等還 是歲始築多賀城

二年乙丑夏五月幸吉野宮

三年丙寅冬十月行幸播摩印南

四年丁卯春二月聚僧尼九百於中宮讀金剛經禳災異太上天皇好佛先是以災異屢見度僧三千人令京師諸寺轉經七日尋以上皇病又度三千人 閏九月皇子生 冬十一月立皇子爲皇太子

五年戊辰秋八月始置中衞府及内匠寮 九月皇太子薨 是歲渤海國始遣使來聘

天平元年己巳春二月殺左大臣長屋王王高市皇子之子好文詩多交游有告其私學左道陰謀不軌卽夜發兵圍其第明日遣舍人親王及藤原武智麻呂鞫問賜死坐流七人 夏六月左京職賀茂子蟲獲龜背有文曰天皇貴平知百年因改元天平 秋八月立夫人藤原光明子爲皇后藤原

不比等女

二年庚午夏四月始置皇后宮職施藥院 秋八月詔安藝周防民造妖祠死魂及京左山原人妖言聚徒多至萬人首斬次流

三年辛未秋八月以藤原宇合藤原麻呂多治比縣守大伴道足等爲參議 冬十一月新田部親王爲畿内大總管藤原宇合爲副多治比縣守等爲諸道鎭撫使

四年壬申夏旱 秋發遣唐使

五年(癸酉)。敕諸國。以去年旱貸大稅。
六年(甲戌)。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武智麻呂爲右大
臣。
七年(乙亥)。冬十一月。知太政官事舍人親王薨。　是
歲。遣唐使還。學生下道眞備僧玄昉等偕至。獻曆
樂書佛經等。
九年(丁丑)。春。陸奧鎭守將軍大野東人奏。本國達出
羽柵。行程迂遠。請征雄勝夷。通直路。制可。遣持節
大使藤原麻呂。助之築雄勝桃生二城。　秋七月。

以右大臣藤原武智麻呂爲左大臣。尋薨。　九月。
以從三位鈴鹿王知太政官事。
十年(戊寅)。春正月。立皇女阿倍內親王爲皇太子。以
大納言橘諸兄爲右大臣。
十二年(庚辰)。冬。太宰少貳藤原廣嗣。請誅僧玄昉下
道眞備。因舉兵入犯。遣大野東人將兵伐破之。斬
廣嗣。先是。玄昉有寵於太后。還自唐。詔賜紫袈裟
爲僧正。居之內道場。又有寵於皇后。眞備爲中宮
亮。不敢言。廣嗣爲大和守。奏劾玄昉。帝不納。納玄
昉。請奏使廣嗣外任。廣嗣妻有色。欲玄昉姦之。不
可。書告廣嗣。廣嗣乃上表。指斥時政之失。及玄昉
眞備之姦。朝議以爲謀反。發五道兵一萬七千伐
之。廣嗣至板櫃河。縛筏欲濟。官軍先鋒佐伯常人
發弩拒之。呼曰。廣嗣反逆。黨者族誅。廣嗣下馬拜
曰。廣嗣非敢反。請誅姦臣耳。常人曰。矯官符發兵。
非反而何。廣嗣不能對。上馬退。其衆遂潰。廣嗣欲
航海逃。風逆。還至肥前。被捕斬。及其弟綱手。
十三年(辛巳)。春正月。遷恭仁宮。受朝。宮垣未成。繞以

帷帳。　三月。詔諸道。每國置護國滅罪二寺。造七
層塔。
十四年(壬午)。春。廢太宰府。　秋。造近江紫香樂宮。
十五年(癸未)。夏。以右大臣橘諸兄爲左大臣。　冬。建
筑紫鎭西府。置將軍。
十六年(甲申)。春二月。營難波宮。遷居焉。
十七年(乙酉)。夏五月。還平城。居中宮院。諸司百官皆
復本曹。還東大寺。　六月。復太宰府。　秋九月。知
太政官事鈴鹿王薨。　是歲。自夏至秋。地數震。配

僧玄昉筑紫撿造觀音寺。以群臣多言地震玄昉專恣所致也。

十八年丙戌秋九月。毀恭仁宮。施於國分寺。　是歲敕造金銅盧舍那佛於東大寺。　賜下道眞備姓吉備。

十九年丁亥大饑。

二十年戊子夏四月。太上天皇崩。　葬元正天皇。

天平勝寶元年己丑春二月。陸奧守百濟敬福獻黃金。　夏四月盧舍那佛大像成。帝與皇后皇太子幸東大寺。拜慶改元。左大臣橘諸兄從。授敬福從三位。免陸奧二年調庸。以大納言藤原豐成爲右大臣。豐成武智麻呂子也。　秋七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帝遜位落髮。就唐僧鑑眞受菩薩戒。自稱三寶奴。

賴襄曰。天武生文武。文武生聖武。當相繼即位。而持統元明元正以女主更彌縫其間者。盖恐幼主不可親政事馭臣民。而威權或下移也。文武既膺大寶。政無闕失。聖武之爲太子。舍人新田部二親王並以祖叔父輔佐之。稍習聽政。然後元正禪之位。豈非謂其已堪負荷矣哉。然即位未周月。輒事巡遊。當是時太白數晝見。蝦夷叛。發九國兵伐之。將帥未復命。而車駕復南矣。所以消災異者。讀經度僧而已矣。長屋王之獄。發於倉卒。不鞫而決。莫能審其由。僧玄昉出入兩后宮。醜聲聞外。而無或誰何。則帝之不君柔暗。不待智者而知也。橘諸兄身爲大臣而不能匡救。不足深責也。獨怪二親王久居輔儲之任。及其未立。必睹其不君之質矣。何不白元正廢昏立明。以二親王之資望。爲有不可爲哉。不能睹其不君乎。不明也。睹其不君而不能決廢立乎。不斷也。豈其衰邁耄耋。不能有爲邪。抑勢有不可也。何哉。帝者藤原氏之出也。鎌足之勳在於社稷。不比等歷事四朝。身生二后。朝廷崇寵之至。欲拜太政大臣。而爲帝之大援。所以不可搖焉。烏知非長屋王之賢。嘗擬易儲。戚畹所諱。而讒間入之哉。故將兵圍其第。就焉窮治者皆

不比等之子也而二親王不敢爲別白焉其事情可見也玄昉之姦天下所切齒故至有抗表舉兵請誅除之者而帝不省雖帝之柔暗而亦由中有爲之援爾是君權所以漸下移非待文德清和而然也至如藤原廣嗣之舉兵激於妻事類明吳三桂之事矣而指玄昉眞備爲讒賊如宋秦檜之類未可知其是否也

稱德孝謙天皇 諱阿倍聖武第一女母皇后藤原氏右大臣不比等第二女在位十年改元二曰天平勝寶天平寶字禪位皇太子

天平勝寶元年己丑秋七月天皇卽位改元尊先帝曰太上天皇　九月始置紫微中臺以藤原仲滿爲大納言兼紫微令中衛大將豐成弟也以美姿儀受寵

四年壬辰夏四月行幸東大寺百官儀衛如正朝聚僧一萬施寺封至五千戶禁天下今年殺生

六年甲午夏四月再幸東大寺受菩薩戒　是歲遣

唐副使吉備眞備大伴古麻呂至自唐大使藤原清河留學生阿部仲麻呂留仕唐

八年丙申春左大臣橘諸兄致仕尋薨　夏五月太上天皇崩聖武遺詔立中務卿道祖王爲皇太子太子新田部親王子天武帝孫也　葬聖武天皇

天平寶字元年丁酉春三月廢皇太子夏四月立太炊王代之王舍人親王子善於仲滿得其女寡居者爲妃故仲滿立爲儲貳右大臣豐成爭之不得

五月以藤原仲滿爲紫微內相　秋七月下左大

辨橘奈良麻呂於獄杖殺故太子及黃文王小野東人大伴古麻呂流安宿王於佐渡貶右大臣藤原豐成爲太宰員外帥奈良麻呂諸兄子也憤仲滿所爲謀殺之立廢太子事露抵罪坐得罪者二百六十餘人豐成又被誣爲黨故貶　八月改元

二年戊戌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賴襄曰聖武聽宮闈之勸糜府庫之藏塗生民之膏血於寺塔佛像甘心焉繼以孝謙之縱恣居位皆久六帝豐富之業於是而衰譬若民家

行儉致富而逢驕逸之子孫頓落其產積之如築山而喪之如燎毛是古今通患也可勝歎哉

吾嘗竊謂聖武之爲君其猶唐高宗歟不能制其婦也其婦雖横未至爲則天矣而孰知其女之代爲之哉雖非異姓也而其忌宗室剪除之則同焉立嗣皇而旋廢放之則同焉變更官名則同焉以酷刑立威彫弊海內則同焉悍且淫則同焉道鏡如薛懷義仲滿如張昌宗而勢力皆過之怙權作亂至不可勝言橘奈良麻呂藤原良繼舉李敬業之事輙不能克幸而仲滿斃於前道鏡敗於後而孝謙亦以病崩豈非宗廟之有靈焉爾耶百川永手運謀定策於廢興之際頗有狄仁傑張柬之之風而不復貽武三思之患光仁桓武之中興不愧明皇之業而無其天寶之衰豈其君臣之才並有過唐氏耶抑亦祖宗德澤紀綱迥別於唐業也

廢帝（諱大炊。舍人親王第七子。母夫人當麻氏。在位八年。廢於淡路。明年崩。壽三十三。葬淡路三原郡。）

天平寶字二年（戊戌）秋八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詔改官名。以藤原仲滿爲太保。改賜姓名惠美押勝。稱尚舅。封三千戸。功田一百町。世襲。冬十月。詔國司交替。以六年爲限。加舊制二年。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檢挍治績。十二月。敕太宰府嚴海防。尋令筑紫七國造甲刀弓箭。以小野田守使渤海。還聞唐有安祿山之亂也。

三年（己亥）夏六月。追尊皇考曰崇道盡敬皇帝。冬置授刀衛。

四年（庚子）春正月。以太保惠美押勝爲太師。授從一位。尋進正一位。賜近江高嶋淺井鐵穴二所。

五年（辛丑）冬十一月。以惠美朝獦爲東海道節度使。百濟敬信南海道使。吉備眞備西海道使。點兵艦四百艘。兵四萬餘。習騎射陣法。以新羅數闕禮。欲征之也。朝獦押勝子。

六年（壬寅）夏六月。太上天皇落髮。召五位以上。宣詔。自今國家大政賞罰二柄。朕親決之。小事啓天皇。

七年（癸卯）夏旱。右中辨藤原良繼謀誅藤原仲滿。不成。詔除姓奪位。良繼。式部卿宇合子。坐兄廣嗣事。流伊豆。赦還。累遷。及押勝擅政。三子並參議。良繼慚立其下。且疾押勝所爲。與佐伯今毛人。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除押勝。語洩。下吏鞫問。良繼曰。獨我謀之而已。押勝奏劾大不敬。有是命。秋九月。以僧道鏡爲少僧都。道鏡。弓削氏。先是入內道場。有寵於上皇。帝屢以爲言。故與上皇有隙。

八年（甲辰）秋九月。藤原仲滿反。伏誅。押勝懼道鏡奪己寵。謀除道鏡。逐幽上皇。乃諷上皇自請爲都督畿內三關近江丹波播磨等國兵事使。兵士更番集習。又私倍其數。用太政官印下之。大外記兵部省並密上變。上皇遣少納言山村王。收其鈴印。詔削押勝官位族姓。遣兵守三關。其夜押勝掐合黨與。奔近江。官兵直取田原路。先至燒斷勢田橋。押勝懼。走高嶋。募兵得數千。奉塩燒王爲主。上皇敕從五位下藤原藏下麻呂將兵討之。押勝航塩津

逃風逆還三尾爲官軍所獲斬塩燒王亦被殺詔復官名名還藤原豐成復爲右大臣復藤原良繼姓叙正四位下爲太宰帥以僧道鏡爲大臣禪師職掌封戶一准大臣　冬十月太上天皇遣兵部卿和氣王等率兵圍中宮院廢天皇爲淡路公天皇不及衣履出至圖書寮北受宣詔徙淡路幽之一院踰歲公不勝幽憤踰垣逃爲追兵所獲明日薨院中

稱德孝謙天皇（重祚在位六年改元二曰天平神護曰神護景雲崩壽五十三葬大和高野山陵）

天平神護元年（乙巳）春正月天皇再臨朝改元　二月改授刀衛爲近衛府始置內廐寮禁人臣私畜兵仗　以藤原藏下麻呂爲近衛大將　秋八月殺兵部卿和氣王王舍人親王孫窃冀爲皇嗣數名善巫鬼者事泄逃亡索獲絞殺之　冬十月行幸玉津島　閏月以僧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令文武百官拜賀　十一月右大臣豐成薨

二年（丙午）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永手爲右大臣

冬十月授道鏡法王位階在正一位上服食準供御以右大臣藤原永手爲左大臣吉備眞備爲右大臣初帝在東宮眞備侍讀

神護景雲元年（丁未）春二月天皇臨大學釋奠　秋八月改元

二年（戊申）七月旌表對馬貞婦高橋氏備後孝子綱引金村

三年（己酉）春正月大臣以下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前殿　夏五月放不破內親王京外帝妹爲塩燒王

妃有告其咒詛者故得罪　秋八月詔遣從五位下和氣清麻呂於宇佐廟復命流之大隅先是廟祝阿曾麻呂希旨託神語曰宜傳位於道鏡因有此命道鏡召見怵以禍福清麻呂出遇其友路豐永豐永曰子此行所係極大勉旃道鏡得天位吾當與子從伯夷游耳清麻呂曰吾生死以之使還奏神語曰我國家唯神承緒敢萠非望者速加誅戮道鏡大怒斥爲矯誣奪官位姓名處流使人殺之途會敕使來獲免在配所參議藤原百川爲分

其封給之得不多云。
賴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檝也舟無檝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輦眥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盧舍

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爲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衆之觀而不耻也吉備眞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至大臣稱爲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横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爲法王而不耻也觀此二人之所爲可以推其他矣景雲之元釋奠大學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三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眞備則以爲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夫以赫赫天朝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惧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爲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即位首召還清麻呂復其本官是矜式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眞

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

冬十月，幸由義宮，權建肆廛於龍華寺，號由義爲西京。十一月還。

四年庚戌春二月，復幸由義宮。夏四月還。六月不豫。以右大臣眞備知中衛左右事，左大臣永手知近衛外衛事。秋八月，天皇崩于西宮。先是，道鏡侍帝於由義宮，進異味，既歸得疾不起。右大辨藤原百川與左大臣藤原永手、近衛大將藤原藏下麻呂等，定策禁中，迎天智天皇孫白壁王，立爲皇嗣，差近江兵二百騎守衛朝廷。葬稱德孝謙天皇。流僧道鏡于下野。九月，詔省冗官。召還流人和氣清麻呂，尋復本官。

賴襄曰：宜哉，藤原氏之比隆於王室也。我王家一危於皇極，再傾於孝謙，而匡正之者，皆藤原氏。微鎌足，雖有天智，誰翼戴之；微百川，雖有光仁、桓武，誰定其策哉。其後又有基經焉，而光孝、宇多得立焉。此五君者，皆光復大業，澤浹後世。謂之中宗、高宗，上接於神武，無愧焉者，而藤原氏援而立之，如捧赤日而上之天衢，排雲霧而

衣被山川草木，其功豈不偉也哉。有功斯有報，宜乎其與王室比隆也。乃天道也。世徒見其中世以後奕葉專擅也，而憎疾之，過矣。夫使藤原氏無其前之功，而獨有其後之罪焉，爾則謂無天道可矣。夫其專權也，非倚外戚之親也哉。如此五君，則槩非其出也，而其殷殷運謀效力於此者，豈非其心以宗社爲憂，公且誠者也邪。天下之事，非公且誠，不能成也。況當其事之艱難危疑，以不公不誠處之，雖有才畧智勇，安能有濟乎。觀百川之處事，可以見焉。孝謙有疾，有人曰能治之，而卻不使進。及議嗣續，大臣之意有他所屬，而不顧，直矯遺旨，會百官宣詔。不如此，則失機會也。可謂明決之才能濟大事矣。雖然，其所爲，不幾於抗悍自用乎。而立談之頃，能轉危爲安，中外恬然者，何哉。人心去孝謙，思得明主，屬望於光仁，而百川因而定之爾。桓武之事亦然。是之謂公也誠也。公且誠，則人心服焉。人心服焉，則天意從焉。故曰藤原氏比隆王室，天

道也。天道不可覩也。以人心視之也。或傳百川定桓武之際。有醜恠不可言者。吾斷以爲野人語耳。何以證之。曰以其非人心。

日本政記卷之四

日本政記卷之五

賴襄子成　著

光仁天皇

諱白壁。天智孫。父施基皇子。母紀氏。在位十二年。改元二。曰寶龜。天應。禪位皇太子。崩。壽七十三。葬廣岡山陵。後改葬田原陵。

寶龜元年庚戌冬十月。天皇即位於大極殿。詔免諸道今年田租。吉備真備罷中衛大將。十一月。追尊皇考施基皇子。曰春日宮天皇。是歲。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死于唐。

二年辛亥春二月。左大臣藤原永手薨。三月。右大

臣吉備真備致仕。以大納言大中臣清麻呂爲右大臣。中納言藤原良繼爲內臣。尋爲內大臣。

三年壬子春。渤海來貢。以表文無禮。卻之。秋八月。遣使淡路。改葬廢帝。

四年癸丑春正月。立皇子中務卿山部親王爲皇太子。先是。以妃井上內親王爲皇后。以其所生皇子他戶爲太子。皇后。聖武帝女。自帝爲親王。降爲妃。妃年方盛。而帝春秋高。以故頗淫縱。帝斥之。后怨望。參議藤原百川以其巫蠱事奏。廢之。幷廢太子。

親王有賢名。百川欲帝立之。公卿中頗有異議。帝意未決。百川執奏數日不退。終得敕裁。三月。定常平法。以穀貴。遣使七道。糶穀賑民。其賤糴私粟者授位。大納言藤原魚名兼近衛大將。

五年甲寅秋。蝦夷入寇。敕鎮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討之。

六年乙卯春。詔復陸奧今年課役田租。秋八月。先是。京官祿薄。國司利厚。因是庶寮咸望外任。至是。割諸國公廨四分一。益京官俸祿。

七年丙辰。配陸奧出羽俘囚于筑紫。免陸奧今年田租。

八年丁巳秋九月。內大臣藤原良繼薨。

九年戊午春正月。藤原百川任中衛大將。

十年己未春正月。以內臣兼近衛大將藤原魚名爲內大臣。二月。贈遣唐副使小野石根從四位下。以其遇風覆沒也。五月。唐使孫興進來。秋七月。參議中衛大將藤原百川薨。百川有定策功。帝委以腹心。及薨。贈正二位。延曆初。追贈右大臣。

十一年。庚申春正月。詔免諸道今年田租。三月。并省內外官員。除三關邊要外。量除諸國冗兵。專就農耕。

賴襄曰。光仁中興之政。如日之升。天地清明。足以使百官萬姓。洗濯磨淬。以求副上意。非帝之厲精自強不息。曷能如此。而何弊不可革哉。黜中立自全之大臣。收其兵權。代以忠鯁。廢驕縱難制之中宮。併廢其所生。更立賢明。國本立矣。置常平。濟穀貴。省官汰兵。選將鍊甲。儲糧防邊。

賞功勞。而罰退懦。其舉動處置。較有次第。可以為後世之法矣。夫承前朝彫弊之餘。上下共困。當以國利富國為務也。而史無所見。所見者。數免田租。給復邊民也。是何以然。吾嘗讀其朝議。曰。制令之日。限置官員。職務不滯。今官衆事鮮。蚕食者衆。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一歲不登。便有菜色。昔人稠田少。而有儲蓄。今地闢戶減。而患不足。由節用與糜費爾。當今之急。省事息役。并省官員。上下同心。唯農是務。則國用足。而廉恥行矣。是省冗官之議也。又曰。諸國兵士頗多羸弱。徒免身庸。不歸天府。自今除三關邊要外。隨國大小。為額。點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應徵發。其羸弱皆就農桑。是汰冗兵之議也。皆鑿鑿然可謂法。所以能行賑恤於不足之時也。或以為後世人稠戶倍。地闢田多。與當時異。噫。是徒觀都邑郊甸然耳。古之所謂田地戶口皆謂鄙野也。是古今同者也。若夫古今不同者兵也。兵民之判。漸於是時。然致武門之強梗。

勢也。及其勢極。終成封建。兵雖冗不可汰也。而況官乎。雖然。苟知兵與官之皆本於農。而見其冗之為弊乎。時有以疏理振刷之。不至其本末甚不相稱。則可謂善慮國者已。

陸奥夷反。攻殺陸奥守紀廣純。詔遣中納言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正五位上大伴益立等爲副討之。　秋九月。以正四位下藤原小黒麻呂爲持節征東大使。督諸軍進討。先是陸奥守大伴駿河麻呂卒。廣純代任。建議築覺鼈城。遏膽澤賊。三月。賊入長岡。廣純防之。伊治城道島大楯伊治呰並以郡領從。呰本夷種。廣純不善遇之。專信大楯。呰怨煽俘軍爲内應。殺大楯。遂圍廣純館。殺之。介大伴真綱潰圍奔多賀城。城中多糧仗。民爭先入保。真

綱懼。潛遁。民潰散。日賊至。大掠。焚其餘。朝議遣繼繩等。調阪東兵。限九月五日。集多賀城。又敕東北諸國。作糒三萬斛。製送甲千領。襖四千。限八月十日輸軍所。繼繩等頓軍不進。乃遣小黒。十月。詔書切責。勿失機會。諸將進戰

天應元年辛酉春正月。詔奥民爲賊詿誤歸順者。給復三年。兵士從役。免今年租。至八月。蝦夷平。賞諸將。進位有差。副使大伴益立坐畏懦逗留。削本官。以内大臣藤原魚名爲左大臣。　三月。天皇不豫。禪位於皇太子。

桓武天皇　諱山部。光仁長子。母夫人高野氏。贈正一位乙繼女。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一。曰延暦。崩。壽七十。葬柏原陵。

夏四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尊生母中宮高野氏爲皇太夫人。立皇弟早良親王爲皇太弟。　賜諸道今年田租。　五月。始置中宮職。六月。詔罷内外文武員外官。但郡司軍毅。不在限。在外國司。未知欠倉。且用公廨。或不畏憲綱。肆漁百姓。其奸濫尤著者。秩雖未滿。貶降。　右大臣大

中臣清麻呂致仕。　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帝欲諒闇三年。群臣請因元正帝例。聽政如平日。帝不忍。敕以一年爲限。臣民以六月釋服。　是歳。賜遠江介前東宮侍讀土師古人姓菅原。

延暦元年壬戌春正月。葬光仁天皇。　閏月。氷上川繼謀反。以山陵未乾。免死。流伊豆。配其母不破内親王淡路。　夏四月。省造宮敕旨二省法花鑄錢兩司。隷其工匠於木工内藏等寮。　五月。詔陸奥百姓被寇者。給復三年。　六月。大納言藤原田麻

呂任右大臣藤原魚名罷左大臣並尋薨
二年癸亥春正月詔罷百官賀正　夏四月立夫人
藤原氏爲皇后故內大臣良繼女　遣使阪東諸
國民疲調發者發倉賑給　六月申禁京畿定額
外私建寺捨田宅及賣易入寺犯者主典以上解
見任其餘杖八十官司知而不禁者同罪　秋七
月以大納言藤原是公爲右大臣參議乙麻呂子
也
三年甲子春二月以從三位大伴家持爲持節征東

將軍防蝦夷請名取以南十四郡僻遠徵發不及
機會置多賀階上二郡置官員　夏六月遣使山
背經始都城　冬十一月車駕巡視長岡十二月
免貢役夫國今年田租　詔禁國司公廨田外墾
私田妨害民產有犯以違勅論所闢沒官又禁王
臣及寺家兼并山林藪澤利
四年乙丑秋九月盜殺中納言藤原種繼詔廢皇太
弟流淡路誅左少辨大伴繼人初帝好游幸委政
太弟種繼信任用事太弟以佐伯今毛人爲參議

種繼曰佐伯氏未有任此官奏罷之遂與有隙會
帝幸平城種繼留守屬督新京工役夜照炬催作
有人自暗中射殺之帝還宮敕索賊收獲繼人等
數人詞連太弟敕誅首惡其餘貶竄太弟絕食薨
後改葬追謚崇道天皇　冬十一月立皇子安殿
親王爲皇太子　是歲刑部卿淡海三船卒三船
帝大友玄孫賜姓淡海爲大學頭定神武以來列
帝謚號
五年丙寅夏五月詔以京邑草創民未安堵賜左右

京及東西市物有差　秋七月大政官院成百官
始就朝位　冬十月改葬光仁天皇
七年戊辰自去冬不雨至夏五月天皇親出庭禱遣
使奉幣於伊勢大廟及七道名神是夜雨　秋七
月以參議中衛中將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發
阪東步騎五萬二千八百討蝦夷　是歲僧最澄
請創根本中堂於比叡山許之後賜號曰延曆寺
八年己巳春三月紀古佐美至多賀城置營衣河三
所　夏五月敕書催督及暑未至進討副將軍入

間廣成等遣前軍濟河陷伏敗走別將文部善理等死之六月敕曰膽澤賊集河東宜先勘之而後諸軍俱進前後相繼今將卑兵寡而無後繼所以敗諸將以賊地遠糧運艱為辭且解軍省糧敕曰嚮圖深入今憚進討巧言遜難不忠莫大廣成等習識賊情故委以任今宜力戰見効而安坐營中遣裨將致敗縱驕賊損威閫外之寄其咎孰任古佐美等愧懼秋七月上捷報膽澤萬頃已屬盪平蝦夷餘燼僅存敕批曰撿前後奏狀獲賊首與官軍死傷者大不相值唯多治比濵成所行軍差勝他道凡獻捷書宜待賊平日勿得浮詞稱慶九月古佐美等班師以其嘗有勤勞不問敗軍罪餘將帥解官收冠有差有小功者量加賞賜免陸奥民從役今年田租給復二年　右大臣藤原是公薨

是歲廢伊勢美濃越前三關敕置關之設本備非常今正朔所施區宇無外徒設關險使中外隔絕公私暫留失通利之便宜廢三關運其糧仗於國府

九年庚午春二月以大納言藤原繼繩為右大臣兼中衛大將如故　閏三月以征蝦夷敕阪東諸國備糗糒十四萬斛　冬十月復置鑄錢司　大政官奏請令京畿七道諸國不被東征徵發者不論土着浮浪量其資產課造甲尋敕大臣以下五位以上造甲有差

十年辛未秋七月以從四位下大伴弟麻呂為征夷大使從五位下阪上田村麻呂等為副討蝦夷

冬敕阪東諸國備糗糧十二萬餘斛

十二年癸酉定蔭子階　廢攝津職為國司

十三年甲戌相地於葛野郡宇太邑營宮城課諸國造宮門　冬十一月車駕遷新京詔曰此地形勝山河襟帶自然成城宜改山背為山城國士民謳歌稱曰平安宜從之　是歲敕增置越前水田一百二町於太學寮曰勸學田

十四年乙亥春正月征夷大使大伴弟麻呂等至自討蝦夷論功行賞有差

十五年丙子春三月詔舉諸國武技出衆者　禁京

職吏民男女混雜濫祭北辰。秋七月右大臣藤原繼繩薨。

十六年丁丑夏六月以遷都免諸國今年租。冬十一月以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爲征夷大將軍。

是歲罷筑前國司隷太宰府。

十七年戊寅秋八月以大納言神王爲右大臣光仁帝從子。

十八年己卯春二月前豐前守美作備前兩國造攝津大夫兼民部大輔中宮大夫從三位和氣清麻

日本政記　卷之五　○十一　賴氏正本

呂薨詔贈正二位。

十九年庚辰春禁民輸錢求爵。課南海諸國民種綿。

二十年辛巳春監試對策。秋發遣唐使遭風船破不果行。九月蝦夷酋高麻呂入寇至清見關遣坂上田村麻呂授節刀討平之。

二十一年壬午春遣田村城于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人戍之夷酋大墓公磐具公率衆五百秋來降。田村以二酋歸奏宜放還以招党類朝議以虜性反覆無常如養虎遺患不如誅之敕斬於河内賞田村功授從三位遷近衛中將。

賴襄曰國朝王化自西漸東陸奧之州壤地廣莫民夷雜居中古割置出羽別署官司而其得力在於築多賀膽澤二城如漢唐取河套城受降蓋以其廣莫難理必得要扼之地置城柵貯糧仗然後兵民有依據而夷虜可控制可謂計之得者也及城膽澤配東國浮浪四千戍之則最得計也何者此城未始有之者也則守之之

日本政記　卷之五　○十二　賴氏正本

兵亦未始有之也然既已築城不可無兵以守之守之以民丁民丁未必樂徃徃者浮浪而已浮浪之於民如未始有者也以未始有之人守未始有之城國不必騷擾而民可以就業今雖不詳其處置蓋招聚無食之民以填荒地勸之耕墾使各具糧食苟然則是得四千人土着之兵也土着之四千足以當徵發之四萬所以震慴夷酋致其來降也後世之開邊者己不得地利而據之也守以正額之士民給以正額之財

粟徒擾敵其內而其外所獲不能償也豈非計之失者耶桓武此計出於坂上田村猶趙充國屯田之議用於漢宣也當時廟算不爽督責諸將明見萬里已非宣帝所及而至得良將委任之又未嘗掣其肘不必待如魏尚者辨而獲之也夫唯明矣是以能任後世人主暗而善疑既爲小人所欺蔽敗爲勝飾損爲益而又不能用有識之計烏足以語天下得失哉

是歲新闢函根路以富士山焚沙石壅足柄路已而復舊

二十二年癸未春遣坂上田村城志波

三十三年甲申春復以坂上田村爲征夷大將軍

夏發遣唐使

二十四年乙酉夏遣唐使還　冬十二月召群臣議政事得失減仕丁衞士隼人歌女仕女數免伊賀伊勢等二十一國今年庸參議藤原緒嗣進奏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紓民力帝嘉納

之下詔停陸奧役廢造宮職緒嗣百川子也

二十五年丙戌春三月天皇崩皇太子哀慟不能起參議近衞中將坂上田村麻呂東宮大夫藤原葛野麻呂等扶之下殿遷東廂　夏四月葬桓武天皇　右大臣神王薨

賴襄曰桓武即位未百日即下詔罷員外官國司奸濫者任雖未滿貶降夫國司之奸毒被國內黜一人而一國悅猶有說也罷員外之官必招失職之怨以常情觀之始臨宇內宜布恩德

收人心故古今人主之即位往往大赦與改元並出例也今下如此之令人情所不樂而桓武首行之汲汲如不及何哉王者之恩不在小惠顧天下之利害民便安與否而已是庸主之所畏憚而英主之所斷不顧也明年改元省造宮敕旨二省法花鑄錢兩司隷之內藏其二年罷百官賀正禁私建寺其九年廢三關併其糧仗於國府其十二年改攝津職爲國司其十六年罷筑前國司隷太宰府而最後因藤原緒嗣言

廢造宮職停陸奥兵役夫帝者如何君哉營無前之宮城闢未収之版圖其精神氣力百倍前代人主可知也而觀其他所爲於凡天下之事所舉少而所廢多嗚呼可謂明於治體也蓋國家之患每病物力之不給人主者收天下之物而支配之天下者也以爲己之有而暴殄之者謂之昏主不足言也其次知其不給而無奈之何也鰓鰓然議之或計增尺寸之利而終無成事左支右吾不敢有所爲者今古一也天下之費有不得已者有得已而不已者帝之所廢得已者也如其營宮開邊不得已者也不得已者何代無之拘於故常以爲不可去如人之有駢拇贅疣割而去之未必傷性命也而怯夫護之以終身故駢拇贅疣非勇者莫能決之無益之費無用之官非英主莫能省之省一無益者則息天下物力之一分日積月累乃綽然而有裕以有裕之本以臨天下天下何事不可成宜乎帝之能舉前代所不能舉哉故吾贊桓武之業

不於其舉而於其廢廢者所以舉也

平城天皇（諱安殿。桓武長子。母皇后藤原氏。內大臣良繼女。在位四年。改元一。日大同。禪位皇太弟。後十五年崩。壽五十一。葬楊梅陵。）

大同元年（丙戌）夏五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　立皇弟神野親王爲皇太弟。以中納言藤原內麻呂爲右大臣。兼近衛大將如故。參議藤原園人爲皇太弟傅。坂上田村麻呂爲中納言。兼中衛中將。　差使諸國。賑貸貧民正稅。敕曰。比年不登。豪戶私貸貧民。收倍息。宜貸正稅濟之。絕實錄窮民結保給之。亡者保內填之。情涉愛憎。退弱進強。及填補未納。兼收私債者。以重罪論。待民稍給。乃從停止。

六月。敕諸王及五位以上子弟十歲以上。皆入大學。分業教習。　秋七月。公卿奏。即位後。故事宜御新宮。請豫營構。天皇憚勞民力。不聽。　八月。大水。免畿內遭水民租。　冬十月。改葬桓武天皇。以山陵爲水壞。是日素服舉哀。

二年（丁亥）春。山陽道觀察使藤原園人奏請。播磨以近都。雜用繁多。民疲運輸租。望減省五百戶。移付東國。收屬不動。庶息民滋儲。又請西海道吏非秩滿。不聽輒入京。以紓民迎送之勞。東山道使兼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緒嗣奏。方今緣邊鎮兵三千八百。歲糧五十餘萬束。加每軍興。必課糧東國。杼軸空竭。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奧公廨。以陸奧廨留收官庫。則公私俱優。並奏可。　秋九月。詔巫覡妖言惑愚民。濫祀積習成俗。虧損淳風。宜一切禁斷。或不懲革。徙諸遠國。所司故縱。隣保容匿。並準法科罪。　冬十一月。殺皇弟中務卿伊豫親王。親王在桓武時。怙寵。帝立稍抑之。藤原宗成因勸謀

不軌。事泄。其舅大納言藤原雄友告之右大臣藤原內麻呂。親王懼。遽奏宗成。宗成言親王首謀。上怒。左近衛中將安部兄雄諫之。囚保親王無他。上不聽。詔削屬籍。并其母幽之。不通飲食。貶雄友宗成等。親王與母並仰藥死。時人寃之。　是歲。罷參議。置觀察使。改近衛府爲左近衛府。改中衛府爲右近衛府。

三年（戊子）夏。飢疫。詔免畿內七道調。國司親巡鄉邑。賑濟。　復置筑前國司。　秋。廢衛士府。置靭負府。

四年己丑夏四月天皇不豫禪位於皇太弟

嵯峨天皇諱神野。平城同母弟。在位十五年。改元一。曰弘仁。禪位皇太弟。後十九年崩。壽五十七。

夏五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　尊先帝爲太上天皇立先帝子高岳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兼左大將藤原內麻呂中納言兼右大將坂上田村麻呂如故

弘仁元年庚寅春三月始置藏人所頭二人以巨勢野足藤原冬嗣爲之皆四位屬官有五位六位總

七人　夏六月以上皇詔罷觀察使復參議　秋九月右兵衞督藤原仲成又奉上皇走東國詔以右近衞大將坂上田村麻呂爲大納言率兵塞故三關口誅仲成及其妹藥子初藥子故中納言種繼女早寡有二女上皇在東宮納其長女併近藥子爲桓武所逐及卽位復召爲尚侍巧媚無言不聽其兄仲成又有寵凌辱公卿以帝稔知其奸懼不自安至是勸上皇遷都平城因復位中納言藤原葛野諫不聽乃以田村及藤原冬嗣爲造宮使物議洶然帝恐田村爲上皇用遽進其爵詔暴藥子等罪惡遣使告栢原山陵收仲成及其黨文屋綿麻呂于左衞士府上皇怒聚畿內紀伊兵與藥子同輦赴東國宿衞皆從帝遣田村將兵邀之美濃路田村知綿麻呂可用奏釋之偕行上皇衆聞之潰還宮薙髮藥子仰藥死詔誅首惡仲成其餘從東走者不問

賴襄曰平城者猶崇德也而嵯峨之處置之全其懿親與後白河不可同年而語也雖然藤原

仲成名位不及惡左府坂上田村以三朝名臣兼源義朝平清盛之才而帝用焉所以不終朝而事平也前史稱帝恐田村爲平城用遽進其爵爲大納言故田村効力濟難襄曰不然審如是則帝之所爲與崇德之遽授源爲朝藏人何異雖爲朝也聞命益怒况爲田村者乎知帝之當事急以此餌我也寧肯欣然受之耶夫明主之用才賢在於平昔加以恩禮付以戎位其相感孚也有素是以臨難不苟免有以濟大事緩

則舍之急則用之是庸主所為耳臣之庸者猶不可以此驅為可以使天下之豪傑哉果可以使則其人非豪傑也何以濟事當桓武之時田村以平東夷功擢為近衛中將及桓武崩扶平城下殿遷東廂盖以遺託扶嗣王以定衆心既當大臣之任矣已而進中納言為中衛大將中衛之任自昔為重任及定立左右近衛田村與內麻呂並為大將及嵯峨立如故內麻呂已為右大臣而田村猶為中納言資望不敵故進為大納言固其所也而適會有上皇之變耳故田

村之重在於大將不在大納言也上皇之遷平城以田村與藤原冬嗣為造宮使是臨時所命非上皇欲收用之也假令欲收用以田村之更事必見其不成何遽助其狂謀哉不然文屋綿麻呂以仲成黨見收捕田村薦其可用而不嫌嵯峨即聽之使與之共事而不疑是可知其情也如前史所傳殆以中世以後君臣相市之意揣之耳不唯不知嵯峨之為君又不知田村之為臣也此君也臣也皆為後世法者也襄不可不以辨世亦以藏人為嵯峨所置後世人主委事傳宣之臣嵯峨為之弊端也襄曰此亦始於平城在院之時非始於嵯峨也

廢皇太子。立皇弟中務卿太伴親王為皇太弟。大納言藤原園人為傅。 是歲以皇女有智子內親王為加茂齋。禱與上皇輯睦。齋院始此。有智子年十七善詩文。

二年辛卯夏五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呂薨。 六月。以參議巨勢野足兼右大將。 秋七月。蝦夷叛。以文屋綿麻呂為征夷將軍。討之。定置鎮守府于陸奧。 是歲。大納言藤原園人奏。諸國郡司皆有勞子孫。奕世相承。而取藝業。絕譜第。

物情不從。請郡司之擬。先盡譜第。後及藝業。至是又奏。郡司之任。既復舊制。國司銓擬。無賴之徒。或身在京。爭第抑奪。請自今一依國定。若還非其人。政績無驗。則署帳之官。咸解見任。永不敘用。以懲將來。皆奏可。

三年壬辰冬。右大臣藤原內麻呂薨。以藤原園人為右大臣。兼皇太子傅如故。參議藤原冬嗣兼左大將。

四年癸巳。詔禁諸國吏撫字無素。非有飢饉疾疫。輙請賑給。

五年甲午。賜皇子未為親王者信弘常明四人及皇女四人姓源朝臣。貫右京。 先是。敕中務卿萬多親王等新撰姓氏錄。至是成奏上。

六年乙未夏。令畿內外諸國植茶。 秋。立夫人橘氏為皇后。故內舍人清友女。 以大水免畿內今年租。 冬。以連年不登。免太宰府管內三年田租。

七年丙申冬。以參議文屋綿麻呂兼右大將。

九年戊戌春。公卿奏。以水旱相繼。暫省五位以上封

祿四分之一。以均公用。俟年稔復舊。奏可。又詔省減服御常膳。 秋七月。阪東諸國地震山崩。民多壓死。遣使巡省撿被災百姓。免今年租調。并不論民夷。以正稅賑恤。助修屋宇。使免飢露。壓沒者速為斂葬。 九月。又詔免諸國弘仁八年以前租稅未納者。 冬。右大臣藤原園人薨。園人延曆中歷諸國守。百姓追思。為立生祠。

十年己亥春。以倉稟乏竭。救凶無資。遣使畿內諸國。實錄富豪貯蓄。借貸窮民。俟秋收依數償之。

十一年庚子春所配遠江駿河新羅人作亂掠伊豆穀入海逃二國司不能制發相摸武藏等兵追討平之　夏四月詔水旱不登民有菜色其天下百姓所負稅調未納者左右京畿內弘仁十年以前七道諸國九年以前並宜蠲除雖府帑未充國度多遺而予富父貧未之有也務存優允以稱朕意

賴襄曰政有名美而實不稱者不可不察也政貴實不貴名貴名則無益於民貴實則有利於國國與民相須而存者也天智定賦役當其朝

因大水免租天武定諸國民產爲三等中戶以下許貸稅自是其後賑貸除免之政不絕於列朝之冊天武朝令諸國負債莫收息元明朝詔貸諸國大稅三年勿收其利又詔前賑貸者爲濟小民國郡司長因緣爲姦利者以重罪論及至平城以豪戶貸民收倍息乃貸正稅濟之絕實錄窮民結保給之亡者保內填之情涉愛憎退弱進強及填補未納兼收私債者處罪至嵯峨朝則遣使諸國錄富豪貯蓄借貸窮民俟秋成依數償之其明年詔蠲畿內七道民租未納者夫曰賑曰貸名之美者也使其實規官利非恤民窮也民不被其德適足以招之怨如宋王安石所爲是已如國朝之政以此恤民而已且夫民產之不均雖當時所不能免但抑強扶弱奪其稱貸之權於上奪於此予於彼要其貧富相濟要歸於恤民也使其意不在恤民而特在奪權則亦安石之破富戶民失所據也唯其意在恤民是以撿覈其實周容如此肥其下不欲肥其中也況肥其上乎上不售虛名而下被實惠是之謂貴實古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使民

被惠則國無所利有所利則民不被惠二者終不可並行邪曰不然國之有民猶園之種蔬菜圃之栽梨栗棗柿也計其幾百株幾百根可得幾許之利也而種之幸而遂長可采可摘與其所計相當可矣或逢病蝕隕落勞而無獲也則怒而掘攊斬伐之乎抑更培其根救其枯萎以望後年之收乎故曰國與民相須而存者也故

貸而不責其還者所以生還之道也今夫有貸金於人其人不能還也則呵責催督之呵責催督而不獲則罵詈而絕之絕之則無復還之道矣何若姑緩之俟其可還徐取哉後世之治民者徒知呵責罵詈之而已吾未知其果利於國也

冬詔嚮因水旱暫割臣僚祿今五穀頗熟宜復舊例公卿表請御膳復常

十二年辛丑春正月以藤原冬嗣為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　二月賜高年民穀有差

十三年壬寅春運近江緣湖諸郡穀收穀倉院准天平神護年間例　冬中納言良岑安世奏國宰銓擬郡司非其人者解任夫知人之難何無謬舉必據此格恐人自陷刑辟或懼罪知才不撰請先申初擬歷試雜務得績注擬而後朝廷付之所司討

會功罪始預見任則國宰免責郡司絕倖奏可

十四年癸卯春正月賜號東寺曰教王護國寺以僧空海為長者先是空海又創金剛峯寺于高野　三月割越前二郡置加賀國　太宰大貳小野岑守奏請管內九國民佃公營田曰古者九年耕有三年之積三十年通計十年食誠如今之策九國計三十年之積三千二百餘萬以之混合正稅可為永代之蓄朝議以古法不可易變試限四年行之　京師米價騰貴發穀倉院減價糶之且賑給

貧民　夏四月帝將傳位皇太弟右大臣藤原冬嗣曰倉廩未實一帝奉二上皇用度滋多民不堪命請待豐饒徐圖之不聽親諭皇太弟曰朕本諸王子初望不及此太上謬充儲貳未幾嬰疾萬機壅滯奉還神璽不得允會有小人令太上與朕有隙群臣惧社稷不安肅清君側而朕不敢負太上心如皦日在位十五年與太弟周旋久深知朕所不及宜登大位使朕遂宿心朕既待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耳太弟固辭再三不許太弟遂聽

命立皇子正良親王爲儲貳帝致書辭之欲立太弟子恒世不聽上帝尊號後太上天皇以別於平城上皇

淳和天皇 諱大伴嵯峨弟母夫人藤原氏參議百川女在位十一年改元一曰天長禪位皇太子後七年崩壽五十五葬乙訓郡物集村

天皇即位于大極殿　右大臣兼左大將藤原冬嗣如故右大將文屋綿麻呂薨以中納言良岑安世兼右大將　秋九月後上皇幸嵯峨離宮有司進輿衞不受御一馬率數人往是後率在嵯峨每有大政設空位朝堂使五位藏人居側聽群議以奏　冬十一月大嘗大納言藤原緒嗣奏以每禪代輒行大嘗民不堪徵求宜從省約行事悠紀主基三所以治部宮內中務三省廳充之停無益器飾前一所用正稅各十萬各減五萬凡所徵皆給路糧　是歲賜諸國力田超衆者爵一級

天長元年甲辰秋七月先太上天皇崩平城　葬平城天皇　八月右大臣藤原冬嗣奏請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

著績者加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中納言良岑安世奏令國守古刺史也堪任者難多得請得一良守宜令兼帶數國得自選僚屬其公廨擇耩國中殷阜地并給二守祿然須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參議多治比今麻呂奏請諸氏子孫咸入大學學業足用量才授職並制可

賴襄曰我朝之有國司猶漢之有二千石也漢宣有言與吾共治民其唯良二千石乎漢有郡有國國委之其君相非二千石所能制也如我

朝一王與六十六人共治四海其任之重為如何哉故藤原冬嗣曰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擢著績者以補公卿之闕良岑安世則曰國司堪任者難多得得一良守令兼帶數國擇殷阜地并給二守祿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皆有識之言非必按漢宣之故而與之暗合者矣而淳和盡嘉納之宜乎其不墜桓武中興之業也當時宰輔多出於國守皆習知民事非亦其效乎中世以後

則不然公卿矜其門地下視國守而疎外之一視貪廉無所激勸已或不見其面況使人主引見之乎況擢以與己比肩乎國守者位賤官卑祿薄而任重者也任重而祿薄則易漁於民官卑位賤則難望於君君有以勸勉優裕於法律之外然後可以責其廉而異才之士出焉否則是驅之於貪也所以中世以後貪守常多也及至其後用吏卑賤祿薄者以自代則其貪益甚矣而其殷阜地所謂莊者多為公卿所占自遣其吏或付其地方豪族代宰之而王政漸不可復矣至於輓近武門之宰民者目曰代官存此名耳而其卑賤且祿薄難望於君而易漁於民者什倍於國司焉而封建成勢郡國犬牙猶漢之制則欲民之被善治難矣安得用冬嗣安世之意而少救之

二年（乙巳）春正月。敕右大臣簡閱六衛。觀射建禮門。賜物有差。夏四月。以冬嗣為左大臣。大納言藤原緒嗣為右大臣。大疫。敕諸國郡司親巡視給穀藥。免弘仁十三年十四年調庸未進。秋八月。召大學諸生紫宸殿。講論經史。著為例。時大學助伊豫郡真貞以甲第詔進位。賜物。賜姓善道。

三年（丙午）秋七月。左大臣兼左大將藤原冬嗣薨。冬嗣内麻呂子。性弘裕。才兼文武。嘗置勸學院。教子弟。析封戸千給之。八月。以中納言清原夏野兼

左大將。夏野奏。親王未習庶務。而任八省卿。官事日墮。請點定數國。迭任守宰。乃以上總常陸上野。為親王任國。特稱太守。

四年（丁未）授藤原高房從五位下。任美濃介。高房參議藤嗣子。廉明絕請託。善撫姦。管下有陂堤壞。俗傳有神。遏水者死。前守惧不敢修。高房發夫修之。民賴灌溉。席田郡有妖巫。聚徒為邑吏。不敢禁。高房單騎行捕。巫誅之。高房魁梧多力。慷慨不拘細謹。後歷數國守。所至有名。夏五月。敕僧空海。迎佛舍利於禁中。六月。中納言良岑安世奏。天平中。敕博士撰文章生。專取藝業。及弘仁朝。選止三品以上及良家子弟。夫大學育才之地。天下英俊所萃。取才不必貴種。貴種不必出才。王者用人。唯才。朝為廝養。夕為公卿可也。今特論門地。後進解體。請復天平格制。可。是歲。立王氏為皇后。（廢太子恒貞之母。）

六年（己酉）夏五月。令諸國造水車。便灌溉。依中納言安世奏也。

七年（庚戌）春正月。出羽地震。城崩。差諸郡兵五百。以備不虞。下詔自咎。差使免遭震百姓今年租調。發倉賑給。一如先朝例。秋七月。大納言兼右大將良岑安世薨。安世桓武子。賜姓良岑。善騎射。多技藝。及長。折節潛志學術。又善詩文。八月。以參議藤原吉野兼右大將。冬。新撰格式成。

八年（辛亥）秘府略成。

九年（壬子）夏旱。祈禱無驗。詔罷作役。錄囚徒。大雨。依皇后請。后貞婉有禮度。為帝所重。冬十一月。以

右大臣緒嗣爲左大臣。大納言清原夏野爲右大臣。左大將如故。

十年癸丑春二月。令義解成。初藤原不比等等作令。歷年已久。學者互有異仝。帝敕清原夏野等與諸儒臣論辨折衷。至此成。上之。　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太子再上表固辭。弗許。上尊號後太上天皇。以別於嵯峨上皇。

賴襄曰。光仁桓武中興大業。平城嵯峨淳和相繼守成。王政之盛。如日中天。蓋天智之統始復

此時。而其遺範亦大成於此。故紀綱制令。皆足以光前而垂後。如置宰輔最其大者也。當是時。大臣不必備左右。有以右大臣兼左大將者矣。則以中大納言兼右大將者。與之並藤原氏已爲外戚矣。而以佗姓之人間之。唯其才與望是視。不必戚屬也。唯其實與績是責。不必官位名號也。而其官又不必分文與武也。坂上田村文屋綿麻呂。皆以將帥樹功邊陲。還則釋鎧冑襲衣冠。未數年皆入政府。與聞機務。豈非國之大

事必須親歷者以決廟議也哉。昔西漢之法。非以軍功列侯者。不以爲宰相。周勃亞夫申屠嘉之類是也。以武帝之横。欲侯衞霍李廣利。不得不先出之爲邊帥者爲此故也。及後漢梁竇以外戚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亦其遺意。而弊不可勝言矣。雖國朝至文德以後。則宰執皆外戚爲之。備左右大臣大將。皆以其子弟充之。而列朝紀綱一廢。不復不問其有才與否也。況望其有武功乎。武事以委源平二氏。又別其品流。至不

許昇殿。噫何其與古懸絕也。夫如文屋及良岑清原。皆王孫賜姓者。與外戚並。固其宜也。而何獨恠於源平氏。

日本政紀卷之五

日本政記卷之六

賴襄子成　著

仁明天皇

諱正良。嵯峨第二子。母后橘氏。贈太政大臣清友女。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承和。嘉祥。崩。壽四十一。葬深艸陵。

三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立後上皇皇子恒貞爲太子。上皇辭不聽。左大臣藤原緒嗣。右大臣兼左大將清原夏野並如故。罷藤原吉野右大將。令侍上皇。以橘氏公代之。大納言藤原三守爲皇太子傅。

承和元年甲寅。春正月。天皇覲前太上天皇于冷然院。後太上天皇于淳和院。後屢覲焉。春。太宰府言慶雲見。公卿表賀。不受。夏四月再請。許之。

二年乙卯。秋。命正四位下菅原清公。侍讀後漢書。

三年丙辰。夏五月。遣參議藤原常嗣爲遣唐使。彈正少弼小野篁爲副。遭風不進。

四年丁巳。春三月。再發。常嗣見篁船堅善。奏換之。篁不平。以家貧親老。身亦病。辭不往。作西道謠。刺朝政。坐流隱岐。夏六月。罷夏野右大將。以中納言

源常代之。冬十月。右大臣清原夏野薨。

五年戊午。春正月。以大納言藤原三守爲右大臣。兼皇太子傅如故。冬十一月。敕以災異屢見。令京畿七道書寫般若心經。禁殺生三日。以祈豐稔。民無疾疫。

七年庚申。夏五月。後太上天皇崩。淳和。遺命勿以葬祭煩民。碎粉御骨。散之大原野。中納言吉野以爲不可。從朝議。悉從遺命。六月。旱疫。下詔罪己。減服御常膳。絕左右馬寮秣穀。停作役非要者。撿出冤獄。諸國灌漑。先貧後富。賑贍窮民。穀藥免畿內七道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者。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戶租三年。詔下大雨。公卿奏請減百官封如前朝例。但四位五位秩祿本薄。今年間不可減。秋七月。右大臣藤原三守薨。三守好招延文士。遇諸塗。必下馬。家多藏書。資生徒貧者成業。八月。以大納言源常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

九年壬戌。秋七月。罷橘氏公右大將。以中納言藤原良房爲大納言。兼右大將。良房冬嗣子也。前太

上天皇崩。嵯峨遺詔斂用故衣擇不毛之地令上七日釋服吏民不得著服供事乃詔從遺制廢明定山陵以商布二千段錢千貫充葬費停百官舉哀素服。廢皇太子恒貞流東宮帶刀伴健岑于隱岐但馬權守橘逸勢于伊豆立皇子道康爲皇太子母女御藤原氏左大臣冬嗣女也恒貞幼才慧長好學有才名自以位處危疑作表冀效太伯劉強不許健岑等謀曰二上皇登遐太子不得安宜奉走東國嘗竊語之阿保親王及上皇崩親王

告之嵯峨太后太后白之帝敕六衛府戒嚴宮門遣兵收健岑等處竄太子憂懼又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既而有飛書語關太子帝遂遣近衛士圍太子直曹太子晏然謂左右曰吾知有此事久矣降爲親王持戒不近妃嬪後及陽成當廢藤原基經屬意恒貞率大臣勸進恒貞堅卻弗受

十年癸亥春正月左大臣藤原緒嗣致仕天長初納封千戸助國用弘仁以降十上表辭不許及帝立又以病固辭請減封五百戸不許至是聽其致仕尋薨。稱山本大臣　冬十月敕公卿封祿復故。

十一年甲子秋以源常爲左大臣兼左大將皇太子傅如故橘氏公爲右大臣

十四年丁卯夏帝受莊子於文章博士春澄善繩。冬右大臣橘氏公薨。

嘉祥元年戊辰春正月以大納言兼右大將藤原良房爲右大臣　秋八月大雨洪水。

二年己巳夏霖雨開倉賑恤飢民　冬十二月帝親巡視京師過獄前問是誰家右大臣良房奏曰囚

獄司帝憫然因赦盡放囚徒。

三年庚午春正月京師諸國多盜敕六衛及諸國司索捕　三月天皇崩　葬仁明天皇。

賴襄曰國家盛衰之機每由於繼續之際不可不深察也繼續之爲事大矣而難言也愛憎主其中而黨援乘其外大利所在大禍所伏也不斷以公道而挾私用術自謂濟其志而適爲大姦之地者往往而然桓武器嵯峨使平城禪位者蓋出其遺意是故立平城之子爲儲貳及有

庚寅之難。乃廢之。不敢易以其子。而以其弟。然後及其子。是也。至其子則可以已矣。亦不敢立其子而立其姪。何哉。當此際。其文雖懿美。而其情不無矯飾。夫父子相承。常道也。公義也。叔禪姪立。遞相推遜。豈可爲常乎。仁明誠欲立其子乎。當淳和之再三辭。何不明白稟受。而必待二上皇之歿。可謂私心也。仁明生文德。出於藤原氏。生十四而淳和崩。又二年嵯峨不豫。罷橘氏公右大將。以藤原良房代之。四日而嵯峨崩。翌

日葬之。其明伴橘之獄起。噫何其速也。據獄詞所傳。則伴橘爲不軌矣。而不可盡信也。至其曰二上皇登遐。太子不得安。則當時之情已。廢太子初請遜而不得。流涕大息。及其受圖曰。吾知有此事久矣。則仁明之心。不可掩也。良房者。新太子之母之兄也。故仁明引以爲之羽翼。又納良房女於東宮。帝崩文德立之月。清和生。生而九月立爲太子。七年而超拜良房爲太政大臣。帶劍上殿。其明年文德夭。而髫齔之天子立。外祖攝政焉。亦何速也。而後王室之事。不可復說矣。夫大臣託孤。何世無之。當用天下之英賢焉。何必賴外戚乎。是亦私心焉爾。論者以爲王室之衰。由文德以幼主爲嗣。余則曰。由仁明之用私於繼嗣之際而已。至文德之時。則藤原氏勢已成矣。不然。文德何以不敢立所愛長子。而立生甫九月之嬰兒乎。至如源常源信。並以嵯峨子位與良房抗。使一發異議。天子將倚以爲重。乃甘附和之。以成其勢。何取於宗室大臣也。豈

亦以己爲良房舅而私之耶。其後平清盛之暴進官爵。由於後白河之欲立愛子。而當時朝臣。連姻平氏者黨焉。其情同也。

文德天皇諱道康。仁明第一子。母女御藤原氏。贈太政大臣冬嗣女。在位九年。改元三。曰仁壽。齊衡。天安。崩。壽三十二。葬眞原陵。

夏四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　左大臣兼左大將源常。右大臣兼右大將藤原良房。並如故。　五月。嵯峨皇太后橘氏崩。后仁明母也。嘗與弟氏公議。建學館院。聚生徒。世以比漢鄧后。又信佛。建檀林寺。稱檀林皇后。　秋七月。大水。　冬十月。出羽地大震。　十一月。立第四皇子惟仁親王。爲皇太子。母藤原氏。右大臣良房女也。生甫九月。以大納言

源信。爲傅。帝愛長子惟喬親王。欲立爲儲貳。以待太子長。憚良房。未決。從容語之。信曰。有罪可廢。無罪不可。佗圖。上不懌而止。良房聞之。深德信。

仁壽元年辛未。春正月。以諒闇。廢朝賀。　秋大水。詔免京畿今年調。遣左右撿非違使。廩給被災者。

二年壬申。春。詔曰。頃年諸國所告。不堪佃居多。由有司不勤地利。不重民命。甚非所以委付黎元也。凡治田。克勤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況廢而不耕乎。一畝不耕。一戶受飢。既多不耕之地。何少受飢之人。古者州郡長。春行田。若有不耕課。而田之獲者。公私半之。自今。國郡司親自巡視。修繕池堰。勸課耕種。褒勤督懈。　是歲。前參議勘解由使長官宮內卿滋野貞主卒。貞主以文學稱。在銓官。汲引進士。隨器撰敍。嘗上便宜十四事。又論太宰府衰獘日甚。由選吏不精。不省。　參議左大辨小野篁薨。篁參議岑守子。岑守爲陸奧守。篁從父赴任。習騎射。嵯峨帝聞而惜之。乃折節爲學。嘗讀書下野足利鄉。置校。其藏書傳至後世云。

三年癸酉。夏。一品太宰帥葛野親王薨。

齊衡元年甲戌。夏。陸奧奏。比年不登。戍兵逃亡。盜起。請發援兵數千。備之。敕許一千。且以致騷擾。本由飢困。給穀前後各一萬石。不論民俘。務加賑恤。給復百姓一年。　左大將源常薨。　秋。以右大臣藤原良房。兼左大將。大納言源信。兼右大將。尋罷信右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良相代之。良相。良房弟也。

天安元年丁丑。春二月。以右大臣良房。爲太政大臣。

賜寶劍二佩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大納言信爲左大臣大納言良相爲右大臣（桓武以降左右大臣每闕其偏至是三公具備）夏四月以右大臣良相兼左大將大納言安倍安仁兼右大將　六月對馬郡吏率島民攻殺島守立野正岑大宰府發兵討平之　前彈正大弼藤原衞率衞內麻呂子十八歲舉文章生試及第出入四朝爲國司爲政寬簡民安之爲法官貴戚側目

二年（戊寅）夏大水穀倉院出穀民部廩院出米大膳

職出鹽賑左右京被水窮民　秋八月天皇崩帝留意政事性甚明察然禁網漸密憲法頗峻官署遷除吏人廢置相繼無已　九月葬文德天皇

賴襄曰吾讀仁明文德二紀非有暴虐之行而吏民凋弊數行赦令而盜賊漸滋何哉紀稱仁明嘗巡視過獄問誰家右大臣良房從對曰獄也帝憫然盡放其囚我古聖王往往親錄囚徒矣今人君而不知囚獄爲何物且赦釋惡人豈可爲法世以此譽仁明之爲君無識者之見耳紀又稱文德垂心政事禁網漸密善知人姦頗傷於察然頻廢視朝委權外戚則其所垂心者何政而所察何姦乎所貴於人君者剛也健也不剛則懦不健則懈所以紀綱日壞民輕犯法不足怪也自古守文之君生深宮長婦人手坐享成業謂其當然不肯厲精勤政外威嚴而內懦怠憚見外廷公卿而好居於內委祖宗之天下於他人而不省者比比皆是如二君之世其亦然已他日三善清行謂仁明好奢靡後房之

飾雕鏤綺組朝製夕改府帑爲虛賦斂滋起推帝之意必曰是我宮中細娛耳何有害及天下殊不知人主有所好則其下必有計供承補塞之使不求而至不知其所從出終致使吏困民窮起爲賊亦其勢爾文德之密禁網蓋亦有意濟之矣識拔能吏規畫民政頗可稱述而好行小惠於目前而不知耳目所不及爲何如也不能自治其本以振紀綱則胥以溺耳本者何也曰剛健勤政也仁明壽四十一文德三十二其

不永年者亦不勤之效也。

清和天皇（諱惟仁。文德第四子。母皇后藤原氏。攝政良房女。在位十九年。改元一。曰貞觀。禪位皇太子。後四年崩。壽三十一。火葬水尾山陵）

冬十一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太政大臣良房攝政。左大臣信。右大臣兼左大將良相。並如故。罷右大將安仁。以中納言源定。兼右大將。帝生甫九歲。良房以外祖。事無巨細。莫不與聞。安仁嘗爲國司。以強濟著。嵯峨上皇論吏才。稱爲第一。文德朝。累遷大將。至是罷。定信弟。生長深宮。溫雅好音。不問家事。

貞觀元年（己卯）。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至秋八月。雨不止。大水。地屢震。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是後九年。凡十二食。

二年（庚辰）。春二月。天皇始受經。先讀孝經。後以爲恒例。以參議藤原良繩。爲左大辨。時南淵年名爲右大辨。大江音人爲左中辨。良繩私謂人曰。二賢老成。吾出入汗顏。良繩內麻呂孫。大津子。夏四月。隕霜殺草。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大赦。加主典以上爵一級。冬至實在二日。太政官使

移在朔以閏十月小爲大
三年辛巳夏六月天皇御前殿觀童相撲
四年壬午春地數震元年以來震霖不止　夏四月
大雨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右大臣良相表
薦辨官及諸國司有循良名者及明經秀才得試
及第者及凡諸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熟世諦者
同上意見伊豫守豐前王奏諸王給服徒費無紀
極請以見在爲額不聽輙過數奏可
賴襄曰漢匡衡杜欽谷永之徒當王氏擅政之

時務言人主過失以售直名而其實黨附外家
後世鄙之自清和立外祖攝政以來每歲霖雨
地震九年之間日十二食所以致之不待識者
而知也至此詔朝臣論政事而藤原良相又表
薦外官及諸生下及僧綱可謂廣開言路矣而
纔得伊豫守一言所言裁減諸王支給而已噫
當時天下之弊事舍此無可言乎王室之運日
消外家之勢日長如漢之爵五侯黃霧四塞之
時也使一言及此饒不能救猶足警戚黨之心

而洩天下之憤矣乃助之爲虐何哉豐前王非
亦係宗籍者乎推其所爲心不過以此媚藤原
氏以冀昇進耳豈非夫匡杜之類哉蓋滿朝野
皆此輩鄙夫也則人主誰與保其宗社悲夫雖
然當時皆知求言之爲虛文爭言非切要之事
故史無所載獨載此言者蓋外家得此喜以爲
剪削宗室之資耳吾因是思之國朝律令定於
天長以前者百世不可易也至於格與式隨世
損益或有因一時之獻贊而成歷世之沿革者

貞觀延喜以下之式者往往抑宗親揚輔相得
非所謂禮之末造未可盡信者乎至於武門封
建之政非有復一定如王朝之制者也而其各
口傳以爲格爲式者大抵抑彼揚此各自驕傲
又有自侈大爲無益之費者烏知非因諛者之
言遂以成典要也

五月以海賊公行奪備前貢米令山陽南海二道
追捕　六月霖賑京師飢民　冬十月免大和絕
戶應除籍者三百烟
五年癸未春正月大納言兼右大將源定薨　二月
以中納言藤原氏宗兼右大將　夏大疫令諸國
誦仁王經修御靈會於神泉苑祭崇道天皇伊豫
親王藤原夫人吉子橘逸勢文屋宮田麻呂等
六年甲申春正月天王元服良房罷攝政　二月天
皇幸良房第觀花良房召文士賦詩令山城守帥

郡司百姓行耕田禮曰使帝知稼穡艱難也
七年乙酉秋大風雨大水
八年丙戌春閏三月應天門火大納言伴善男有罪
流伊豆流肥後守紀夏井于土佐善男以善逢迎
寵於仁明自內記累歷顯要害左大臣源信欲陷
之代其位作匿名書誣信及源融源勤同謀反及
災奏信所為與右大臣良相謀發兵圍信第召參
議藤原基經命之基經問太政大臣知否良相曰
大臣慈悲崇佛必不能斷基經曰是大事不可不
告良房聞之走造朝奏信有定策功不可戮遣使
慰諭信懼表辭職不許已而有左京人訴焚門者
乃善男及其子中庸奴紀豐城也鞫問服罪當斬
宥流之遠竄中庸豐城豐城夏井弟也夏井坐獲
罪夏井古佐美曾孫文德嘗聞其名召見素貧衣
履弊惡左右笑之帝曰是疲駿也擢為少內記遷
右中辨出為讚岐守秩滿民詣闕乞留二年民殷
富乃新造大藏四十宇皆糙納為不動穀至是緣
坐肥後民遮途號哭過讚岐民哭聲接數十里在

配所喪母哀毀遂卒　秋八月敕太政大臣良房
復攝政　冬十二月罷良相左大將以藤原氏宗
代之參議藤原常行兼右大將氏宗表讓於參議
基經不許氏宗葛野麻呂子基經良房子也
九年丁亥春大饑盜賊劫人行火令近衞兵衞每夜
分番巡察令畿內國司每鄉結保督捕　夏置常
平所於東西市賤糶官米　自四月雨至五月
冬十月右大臣藤原良相薨良相篤於親族嘗割
封戶置義田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　是歲

以備中介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保則繼繩曾孫初備中饑民多流亡爲盜前守喜苛政囚徒塡獄保則政存大體務本禁末田闢戶滋外戶不閉轉備前知僚吏有奸贓者不擿分與己俸曰子久疲學官始得微官宜勉廉節期榮進特爲仰事俯育屈受汚名貪累善人耳吾薄俸相資謹勿犯官物

十年戊子夏罷左大將氏宗以中納言基經代之

冬左大臣源信薨

十一年己丑春正月立皇子貞明親王爲皇太子生

甫三月母藤原氏　夏五月陸奥地震山裂海涌死者千許人　六月新羅海賊夜入博多掠豐前貢絹追捕不獲以參議藤原冬緒爲太宰大貳陳四事曰嚴烽燧禁出賣馬庸米雜米總納稅庫不容置諸司穀倉院停交易勾當並從之　秋七月肥後海溢漂没六郡　冬大鳥集府廳及兵庫占當有寇敕以右近衞少將坂上瀧守兼太宰少貳往備之奏博多爲輻湊緊要地距府二驛請移置統鎭一人具兵械備不虞從之又敕西海山陰諸國修守備　是歲貞觀格成

十二年庚寅春以參議在原行平爲太宰權帥奏舊漕肥前等六國穀爲對馬年糧阻風覆没達者十四請停漕發其民營壹岐水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稅課之六國彼此皆便又奏肥前松浦郡庇羅佐嘉二鄕爲唐使往來樞轄新羅賊亦經此入寇地居海中殷阜多奇產徒委郡司恣聚斂其民厭私求苛切欲貢輸公家請合爲一島置島司郡領任土賦貢其俸料擧定正稅公廨之間令兼任肥前

國權官公卿議許二年先明息耗行平阿保親王子賜姓在原

賴襄曰國朝古重邊防太宰鎭守二府最爲要地選才勇任焉當任者皆盡備禦之略其綜理微密非後世所及也然其要在於不以邊事擾內地而已先是按察使以東邊兵糧每課東國杼軸空竭請以陜東官稻充陸奥廨以陸奥廨留收官庫公私兩便至是宰帥又以舊漕西海六國米爲對馬年糧多覆没者請停漕發其民

管壹岐田輸之對馬止壹岐稅課之六國彼此兩便無花皆討不擾內地也故此後出羽守亦有所奏請曰無用之卒騷動部內待敎之處還致巨害宜撿出與羽之逃民給以中國之甲冑是濟邊民之困其實亦濟內地之弊也蓋因其土毛用其土兵土兵之百當徵發之萬土毛之升當漕轉之斛不唯不以擾內地也至於宰帥請以松浦二鄉殷阜多奇產徙委郡司爲外國之利不若收之縣官置吏賦貢令兼任肥前國

權官是又欲收邊利於內地也然而廷議許試之二年先明息耗則慮與利而招害也恐所獲不償所失也亦可謂有識矣要之古朝廷重邊事故大小之吏盡心効智如此後世雖有災異略不加意及有警急乃爲繹騷內外皆擾其費不貲即收利之策不驗而許終於無獲嗚呼何不以古爲師哉

是歲參議春澄善繩薨春澄伊勢人父爲周防大目天長中及第補文章得業生時內記闕淳和帝素重士虛此職以俟善繩累遷至今官疾病授從三位時諸博士互相短長弟子亦各立黨獨善繩恬退謝遣門徒不爲謗議所及

十三年辛卯春二月天皇御紫宸殿視事自文德時廢之至是復故群臣皆悅　秋閏八月大雨鴨河水暴溢賜穀鹽遭害民敕禁民或請河傍閑地穿渠墾田又禁占河堧近郊牧地爲田園令諸國輸

貢者失放牧之便凡河傍田爲堤害者無公私皆廢　是歲貞觀式成

十四年壬辰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氏宗薨　秋八月以大納言源融爲左大臣大納言藤原基經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　九月太政大臣良房薨敕廢朝三日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諡忠仁前後再封三千戶辭受其半

十五年癸巳春二月惟喬親王薨王隱居小野絕外交歌詠自樂在原業平紀有常等時訪至唱和而

己薨年二十六。

十七年乙未春。冷然院火。夏。下總俘囚叛。敕近國兵討平之。

十八年丙申夏四月。大極殿火。延燒小安殿蒼龍白虎兩樓及北門北東西三面廊。數日不滅。廢朝數日。秋七月。肥後獻白龜。初仁明文德之際。諸國連獻白龜。至是又有此獻。公卿稱賀。冬十一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時年二十七。帝風儀端儼。寡言好書。尤崇釋教。既遜位。薙髮名素真。持戒二三

日一進齋飯。毀瘠骨立。後五年崩。

陽成天皇諱貞明。清和第一子。母中宮藤原氏。贈太政大臣長良女。在位八年。改元一。曰元慶。爲藤原基經所廢。後六十五年崩。壽八十二。葬神樂岡東北。

元慶元年丁酉春正月。天皇卽位于豐樂殿。甫十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右大臣兼左大將藤原基經攝政。如良房故事。左大臣源融。中納言兼右大將藤原良世。並如故。基經辭大將。以大納言源多兼左大將。上皇特旨賜基經寶劍一口佩之。夏四月。造大極殿。冬十一月。參議大江音人薨。音

人嘗侍讀先朝。與菅原是善等撰定貞觀格式。

二年戊戌春。以去年旱畿內饑。多盜。置常平司于東西京。賤糴官米。轉播磨備前不動穀。給河內和泉。三月。敕五畿曰。校班之政。盈紀爲期。自天長五年以來廢之。五十年于今。遂使無身之輩尚領田疇。見役之人曾無潤益。宜下知牧宰細校依實言上。若所申排虛有致隱沒。科以違敕。是月。詔太宰府採豐前規矩郡銅。夏。出羽夷俘叛。以左近衞將監小野春風爲鎭守將軍。以右中辨藤原保

則爲出羽權守。討平之。初出羽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姦吏豪戶。規私利困編氓。至是秋田城司良岑某。徵斂萬端。夷種相聚數萬。攻燒其城。出羽守藤原興世拒戰屢敗。攝政基經延保則問計。對曰。夷種怨怒。死戰一可當百。非百萬不可克。救其窮。綏其死。可不血刃而服也。基經欲保則往。保則曰。彼獸性。欲德懷之。須先威莅之。因薦春風。春風時遭讒免官。乃奏遣兩人。敕與羽守吏皆受保則處分。保則卽發路。疊得敗聞。從者失色。保則自如。人心

倚安。時城下不和。賊者三村。乃發郡倉資給之。勉防賊。春風由陸奥出上津野。宣恩詔。春風少在邊習夷語。脫甲單騎入虜軍。面諭招降。豪酋數十人挈至國府。保則親慰勞。以其謀斬渠帥二人首。撫納餘種。自渡島至津輕。聞風內附。乃脩城倍舊制。保則初在兩備。治尚寬。及來出羽。以嚴治之。奏復出羽庸調二年。給不動穀六千餘斛於雄勝平鹿山本三郡狄俘。時以良岑無罰。保則無賞。譏基經失政云。

賴襄曰。國之有亂。譬若人之有疾。謀之良醫。雖未診其脉。而聞其患狀。察知病之所因。曰是因此焉耳。以某方治之。愈矣。故雖症有劇變。夷然不驚。非如庸醫之動色失措也。如藤原保則者。豈非治邊之良醫歟。其曰先威後恩者。不攻則補未可施也。撫慰未叛邑里者。扶元氣以壓疾勢也。請復庸調。賑給夷俘者。則將息病後。而病之因。實在於此也。故病各有因。病者又有強弱。不可守一方。是以治兩備以緩。治奧羽以嚴。治期於愈。人不必專功於己。他醫有慣此症者。可引以助我治。是以薦小野春風。以同其事。而二人所以奏此効者。實由藤原基經。基經其猶病家擇醫而委任之歟。雖然。其不賞保則。不罰前守者。病愈而不謝醫也。同視良庸。後有疾誰効力者哉。蓋奧羽之亂。自寶龜至此。凡三次。皆因守宰失撫御。民夷困窮。病之因同矣。而東北隅每易叛難治。以至天喜寬治。猶尚爲梗。而東國武人。數立功於彼者。終爲朝廷之大患。如痁癖

之與人終始。而對症之藥。每用得効者。亦終貽害遺毒也。

三年己亥夏六月春風至

四年庚子春二月保則罷任　冬十二月基經爲大政大臣攝政如故　太上天皇崩　葬清和天皇

是歲參議菅原是善薨是善以文學著嘗與基經撰文德實錄

五年辛丑夏下官符山陽南海二道捕海賊　是歲建奬學院

六年壬寅春正月天皇加元服　以大納言源多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

七年癸卯春渤海國使來以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菅原道眞權行治部大輔事迎接玄蕃寮　冬備前守奏請募國中浮浪二百餘人建柵要害給舟及兵械備海賊割公廨稻十萬束別出擧以其息利充兵糧

八年甲辰春二月大政大臣基經廢天皇立式部卿時康親王卽位初帝稍長耽嬉戲喜馳馬作厩禁中群小狎進基經悉逐之不悛至令人縊木搭殺之基經有廢立意屬意廢太子恒貞恒貞固拒之更求諸皇子時康親王仁明第三子也嘗赴藤原氏大饗饋者遺奪者雉足遽取供親王者充之親王夷然爲滅燭掩跡基經適見之知其雅量至是容訪諸皇子諸皇子爭自修飾最後詣親王第入之出見衣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心益服之乃陳推戴意許之乃會公卿議不決左大臣融欲自當之基經以其已賜姓爲臣不可參議藤原諸葛勵聲曰今日敢不依大政大臣處分者有罰議乃定誘帝遷陽成院帝始驚泣時歲十七

賴襄曰國朝有廢太子未有廢天子廢天子自藤原基經始而當時無異議後世稱之者何哉由其門望無比乎藉其父勢乎抑其器略神識壓服中外乎三者皆然然有大焉者曰所廢當廢者也所立當立者也立當立者而廢當廢者雖無三者天下將服之況有三者藉而行之如以巨船大帆乘順風壯潮誰能禦之哉基經不必知古有霍光者也而能爲光之所爲豈非大臣慮社稷者有所暗合耶而吾以基經爲勝於

光也。夫光不及基經之資望者。則基經此舉宜如易於光也。而其實爲難。光之於昌邑。以己之意立不當立者。故輙立輙廢。不出一歲。何其易也。基經之於陽成。則以先皇嫡嗣。不得不立也。己爲其外舅。廢之非其利也。而廢之。不得不廢也。八歲立。輔之七年。其爲之難可知也。光孝以親王爲省卿。異於宣帝之在民間。然其疏遠不著。略同。光以丙吉奏記。始知之。而基經則預察識其當立矣。光有太后爲之主。有張安世與之謀。基經已無所仰稟也。所共議公卿。如源融源多。槩皆紈袴子。是非其器識有勝於光。何能辨此。光立一宣帝而已。基經又定策宇多。亦所謂當立者也。光薦外孫女於昭帝。又計納女於宣掩妻邪謀。以不血食累宣之德。而基經無此事。能保功名。君臣兩美。其純爲社稷。不爲私。亦有勝於光者也。基經之勝於光也果矣。雖然其自用專擅。貪於權勢。則同。豈皆不學無術故耶。如其門望滋盛。子孫至僭上蔑君者。雖勢之馴至。

非其所得知。不無有所以貽之也。

日本政記卷之六

日本政記卷之七

賴襄子成　著

光孝天皇　諱時康。仁明第三子。母女御藤原氏。贈太政大臣總繼女。在位三年。改元一。曰仁和。崩。壽五十八。葬葛野郡田邑陵。

春二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太政大臣基經。左大臣融。右大臣兼左大將多。大納言兼右大將良世並如故。基經請罷攝政。使融多代任。不許。　夏五月。敕諸博士議太政大臣有職掌否。在唐朝相當何官。　六月。特詔萬機依舊。先稟太政大臣基經。而後奏聞。

仁和元年乙巳春。賜基經宴內殿。爲度僧五十人。壽其五十。又賜游獵地一處於攝津。　以藤原佐世爲大學頭。初佐世爲基經家司。薦令與大學生對策。前文章博士都良香謂人曰。藤氏何求不得。乃又如此。欲使吾曹何處生活。佐世遂及第。爲得業生。累遷右少辨。奏貸新錢三十貫於左右京職。以其息充學寮生徒菜資。　冬十二月。下信濃守橘良基刑部獄。良基廉直。務富民。治爲當時最。其民有與怨家相鬩者。詣太政官訴之。官遣使鞫訊。怨家良基命收訴者。官符譴責。不服。乃名之推斷。未竟卒。良基歷任五國守。罷還。不載資糧。其子嘗問治民術。對曰。百術不如一清。及卒。家無餘儲。中納言在原行平賻絹布。纔得葬。

二年丙午夏。以肥後攝津豐後甲斐四國守。經年不赴任。敕降位一階。奪其告身。　以左中辨平季長爲問山城民苦使。季長奏請停諸院諸宮及諸王臣家或爭民戶田。或奪浮浪財物。不牒國郡司。闌入邑里。遞相壓略者。又奏請民屬託勢家。不由國

宰。爭訟財物者。不限士浪。不論蔭贖。決杖一百。所爭物悉沒官。院宮各家司並科違敕罪。奏可。季長葛原親王孫也。

三年丁未秋八月。帝不豫。名太政大臣基經。立第七子定省。爲皇太子。尋崩。初帝多子。憚基經。未敢立太子。及是。基經入臥內。請有不諱。傳位於誰。帝曰。唯公擇之。對曰。王侍從可謂定省也。上悅。名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朕與汝得位。皆大臣

力愼勿忘既出率百官上表立之帝有志興舊典屢御外朝視事

宇多天皇諱定省光孝第七子母班子女王仲野親王女在位十年改元一曰寬平傳位皇太子後三十四年崩壽六十五火葬大內山

冬十一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太政大臣基經左大臣融右大臣兼左大將多大納言兼右大將良世並如故基經乞歸政不許敕萬機無巨細關白基經關白始此尊生母從二位女御爲皇太夫人

四年戊申春三月詔以太政大臣基經准三宮初帝即位詔基經有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任語左大辨橘廣相所草也或謂阿衡位高不預事基經不懌曰然則吾閑人耳命放廐馬奏曰臣聞阿衡無職掌崇高可知以臣擬之恐非所堪然居無職之地固臣素志也帝驚優詔諭廣相草詔失朕本意朕欲庶政仍舊關白於公垂拱仰成而已基經乃奉詔　秋九月敕圖殷周唐名臣像於紫宸殿障子納內大臣高藤女爲更衣　冬十月右大臣兼左大將源多薨納基經女爲女御

寬平元年己酉冬十一月聽基經乘腰輿入朝以大納言良世兼左大將中納言源能有兼右大將能有文德皇子　是歲鑄寬平大寶錢

二年庚戌冬十二月基經疾乞解職優詔許之

三年辛亥春正月太政大臣基經薨敕廢朝三日贈正一位封越前公諡昭宣世稱堀河大臣　二月召讚岐守菅原道真爲藏人頭道真上狀辭不聽

三月以大納言良世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

召大宰大貳藤原保則爲左大辨先是保則在朝不得意曰吾老矣宜預修冥資聞讚岐多紙請爲讚岐守曰吾欲寫佛經耳州民多學法律健訟自保則來人重廉恥及除宰府鎮西多盜吏不能禁保則知其由飢寒賑給慰撫政尚清簡乃無盜民安之帝聞而召之尋任參議兼民部卿

四年壬子夏五月敕藏人頭菅原道真撰類聚國史

五年癸丑春二月罷左大將良世以源能有代之中納言藤原時平兼右大將時平基經子　夏四月立敦仁親王爲皇太子藤原高藤女所生以源能

有爲傳。　是歲高藤女爲女御。
六年甲寅夏五月唐使來。　秋八月以參議菅原道
眞爲遣唐大使。報之。聞唐亂不果行。遂罷使不通。
九月新羅海賊入寇。筑前守文室善友防戰大
破之。斬其將領十四人。先是西邊數有寇警。勅太
宰府曰。勿以兵故令農失時。且防且耕。至是府驛
奏寇復至。尋捷報至。
賴襄曰。宇多之爲英主也。其攬權柄。振紀綱。躬
勤儉。舉賢能。以宗廟生民爲心。所以接天智桓

武之業者。不必論也。獨觀其處分邊防。足以知
其他矣。宰府數奏寇警。詔曰。勿以兵故失農時。
且防且耕。大哉言乎。可以爲百世法也。大凡大
平之世。四海無虞。文恬武熙。一有風魚之警。上
下相驚。奔走警告。差將吏。運糧仗。國內爲之騷
擾。而寇爲何者。來爲何由。或未之知也。來於東
則東奔。來於西則西奔。來者之虛實未確。而奔
者已罷極矣。以彼爲虛。以廢我防。而實矣。其力
不可支也。以彼爲實。以盡我防。而虛矣。其費不
可給也。如是數次。國有不內壞者乎。嗚呼亦盍
不反其本思之。沿海之鎭。何爲而置哉。其將吏
守何職。兵卒服何業。我預於平日。命爲之處置。
無非備寇。寇至有戰而已。何必擾擾來告。我我
亦何必擾擾往援之。帝之意。蓋亦如此而已。但
雖將卒備矣。未有不食而能戰者也。故曰勿廢
農時。且耕且戰。夫使戰而無耕。何資以戰。耕而
無戰。亦何損於國哉。故寇有虛有實。而國無損
有益。故曰帝之言。可以爲百世法也。帝不徒言

之也。當時寇出於實。而筑前守防戰大捷。其效
驗如此。雖然當時所以能爲此言成此效者。又
有其本焉。本者何也。曰収權柄。振紀綱。躬勤儉。
舉賢能。以宗廟生民爲心。

七年乙卯春二月。定置左右撿非使廳。敕中納言兼民部卿菅原道真錄囚徒。帝患多滯獄。故有此令。每日聽斷。無少遲緩。道真多所平反。　三月。敕中禁王臣家出舉私物貸民求利。犯者沒物科罪。秋八月。左大臣源融薨。融嵯峨皇子。嘗造別業于宇治嵯峨及東六條河原。窮極詭麗。稱河原左大臣。

八年丙辰秋八月。以藤原良世爲左大臣。源能有爲右大臣。兼皇太子傅如故。　九月。廢二條太后藤

原氏。流僧善祐於伊豆。以有醜聲也。　冬十月。太宰府奏慶雲見。公卿表賀。以爲政和德至之應。詔曰。朕即位九載。水旱癘疫。兵興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倫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恥。卿等亦可恥。勿爲虛賀。又敕服御常膳。既減省。准舊四分一。庶舉塵露之積。以成禮節之和。豈圖水旱相仍。諸國闕調。百官乏俸。不怨天。不責人。朕自取之。今重減三分一。省年料雜物之半。其餘用度。中分以折。既無謀於富國。唯合體於貧民而已。告中外。知朕意焉。　十二月。左大臣良世致仕。

九年丁巳夏六月。右大臣能有薨。以藤原時平爲大納言。兼左大將。菅原道真爲權大納言。兼右大將。中納言源光爲權大納言。定爲三員。　是歲。尊皇太夫人爲皇太后。　秋七月。皇太子加元服。時年十三。帝好佛乘。遂禪位。自著書。歷舉古今國家得失。臣士賢否。誡新主。其略曰。明賞罰。勿用愛憎。慎喜怒。勿形諸色。勿聽婦言。勿近小人。詢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經。左大將藤原朝臣。功臣之後。雖少。諳

政事。初頗聞內行不謹。屢加激厲。可資輔導。右大將菅原道真。當今鴻儒。深通政理。直言不忌。朕立儲貳。獨與之議定。且將讓位。未果。朝臣曰。事留變生。遂使朕意如金石。則不唯朕之忠臣。乃新君之功臣。其敬重之。季長達典故。長谷雄涉經典。並宜進用。　上尊號曰後太上天皇。以別於陽成上皇。徙東三條院。尋遷朱雀院。

醍醐天皇　諱敦仁。宇多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內大臣高藤女。在位三十四年。改元三。曰昌泰。延喜。延長。傳位皇太子。崩。壽四十六。葬宇治郡山階陵。

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大納言兼左大將時平權大
納言兼右大將道眞以先帝命輔帝參决機務
昌泰元年戊午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大赦
帝讀群書治要紀長谷雄侍讀
二年己未春二月以時平爲左大臣道眞爲右大臣
兼左右大將並如故道眞自以家本儒林而居台
司衆望不厭三上表固辭不聽時年五十五時平
二十八　冬十月後太上天皇削髮法名空理稱
法皇

三年庚申春正月帝覲法皇於朱雀院相議左右大
臣並執朝政無所統一乃召道眞密諭使關白庶
政如藤原基經故事道眞固辭不受且奏召臣無
事人必怍之因命題賦詩以獻賜御衣而罷　以
大納言藤原高藤爲內大臣無何薨高藤冬嗣孫
良門子　冬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淸行上革命議
以爲明年辛酉當帝王革命君臣剋賊之運宜深
用意淸行上書右大臣道眞勸其退避道眞不從
延喜元年辛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貶右大臣菅原
道眞爲大宰權帥以大納言源光爲右大臣中納
言藤原定國兼右大將定國高藤子初道眞已受
殊遇以格君致治爲己任知無不言綜理政務裁
决如流天下想聞風釆左大臣時平年少氣銳固
執不相下道眞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之時平及
聞關白密旨益不懌光爲帝舅與定國皆以門地
高愧位道眞下式部少輔藤原菅根道眞所薦嘗
忤意被怒啣之時平因與三人相結譖道眞於帝
誣其欲廢帝立齊世親王親王道眞女壻也帝震

怒下敕貶謫道眞憂悶無以自白作和歌哀訴法
皇法皇驚欲見帝申救菅根戒門者不通道眞男
女廿三人流徙各異處天下寃之時平又欲禁錮
放逐諸及菅門者三善淸行諫而止之
菅原相公之貶世專咎藤原時平稱讒臣必以
爲稱首賴襄以爲不然曰自外戚專政類此者
多矣不獨時平也前焉如良房之斥安倍安仁
基經之不用藤原保則後焉如師尹之除源高
明兼通之忌中書王皆是也其意曰台司獨我

家爲彼何爲者如源常與信光以其易制故得伴食耳其與己相軋者輙搏擊而去之豈獨時平哉貶菅公非必時平所致也然則誰所致曰宇多致之也宇多非患相門之如彼故擢公使與之衡亦丁寧醍醐專聽於公者也哉曰是所以禍公也夫如彼者非一日也中外慣習以爲當然擢之寒族使與之衡而能衡焉無敢異議何哉鑿議之者在焉爾故宇多在位則儼然右大臣人望而畏之一去位則文章博士妄據政

府也雖無時平不可久安者勢也且夫家宰之寵於父者其子必憎之憎其倚父寵以制我也以爲我自有所用何必是且己所用與己年齒相若志趣相投而父所用皆否民庶之家且然況人主有天下者乎人主之所樂者此位也故其所忌莫甚於兄弟之逼於己中其所忌以使恣其所樂宜乎其言易入也況出於己所用常所愛信者之口乎故延喜之貶菅公不必待時平之數言也其情素然也情與勢者天下之所

不能違也而宇多欲以一紙遺誡禁之其不可也必矣故致菅公之貶者非宇多而誰乎而公亦可謂不自慮者矣吾嘗審遺誡所言立儲禪位之議菅公實贊決之曰事留變生蓋是時基經之女未有所生生則不可不立也公豈慮於此耶然己定儲矣雖不禪位可也其意蓋謂雖禪位猶當傍觀扶植之不知權己不在我我言寧可行耶宇多崩於承和元年去禪位三十四專修佛法噫以此三十四年間讀經研法之勤

移之於政政當愛何如哉而公亦終其輔翊之功何貶謫憂死之有哉襄故曰菅公之貶宇多致之也而公亦有以自取之

秋八月左大臣時平大外記大藏善行上三代實錄實錄道真所定居多以其貶不得列名善行年七十時平會一時名士開宴稱壽執弟子禮時人榮之

三年癸亥春二月前右大臣兼右大將太宰權帥菅原道真薨道真博學敏文詞爲宇多帝所識拔終大用及在配所閉門不出以文墨自遣至是薨年五十九

四年甲子春二月立皇子崇象親王爲皇太子後改

名保明母藤原氏右大臣源光爲傳三月法皇造室仁和寺稱御室

五年乙丑大内記紀友則御書所預紀貫之等撰古今和歌集成上之初平城朝有萬葉集及嵯峨好唐詩和歌幾廢帝有志興廢敕撰之

六年丙寅夏五月帝受史記於式部大輔藤原菅根

秋七月右大將定國薨　八月以右大臣源光兼右大將

八年戊辰冬先是敕時平及大藏善行撰延喜格至是成上敕頒行之

九年己巳夏四月左大臣藤原時平薨時平多權數帝患朝臣奢華禁之不止時平密奏故自着美服入朝帝佯怒召職事曰左大臣當躬儉約以率百僚乃首犯朕禁時平爲惶懼者屏隨身歩歸第閉門謝客月餘時人相戒從儉　源光轉左大將中納言平惟範兼右大將惟範葛原親王孫季長弟

秋九月惟範薨以權中納言藤原忠平兼右大將忠平時平之弟雅善菅原道真及其謫數問遺

之不以兄故變時人多之

十二年壬申夏疫京師火　是歲中納言紀長谷雄薨長谷雄文才敏贍詔敕多出其手嘗與三善清行論文不合清行罵曰自古無有無才博士有之始於汝長谷雄不與校其慎如此時諸學士多以議論相凌任誕矜傲者菅原道真嘗寄詩長谷雄勸以敦厚化俗及道真島田忠臣等相尋逝長谷雄歎曰延喜以後無復知我者

十三年癸酉春三月右大臣源光薨光有膽識不惑

妖妄說然以陷菅原道真爲時議所貶夏四月以藤原忠平兼左大將中納言藤原道明兼右大將

十四年甲戌春二月帝方勵精求治以連年水旱不登詔求直言式部大輔兼大學頭三善清行上意見封事其略曰國朝天險土沃民庶臣服三韓所以能然者國俗敦厖民風忠孝輕賦斂跡徵發上垂仁於下下盡誠戴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自後化漸薄法滋彰斂增役倍戶口月減田畝日荒

既而佛法初傳上下競傾產造寺捨田施丁極於天平國分二寺各用其國正稅而天下之費十之五桓武營宮城盡賦庸調又費五之三仁明好奢後房之飾竭帑倍賦又費二之一貞觀中宮殿頻災復修又費一之半矣則當今會非古之十一也臣嘗爲備中介試閱其一鄉皇極晚年有二萬兵士神護中有二千丁者貞觀初七十餘人及臣時得九人今聞其無一人二百五十年來衰弊如此以此推之天下虛耗可知陛下照萬古興衰宵衣旰食降惠民庶興復寧無可期謹陳便宜十二事其一請肅祭祀祈豐穰不徒備故事而已其二請禁奢侈貞元間親王公卿以筑紫絹爲夏衫今史生以白縑爲之婦女婢妾非紈綾不服富者誇逞志貧者耻不及一衣破產一饌盡資田疇爲蕪盜賊爲滋望隨階定制至於葬喪亦然糺其僭忒自上率下源澄而流清矣其三請修口分田此制爲收租庸調而今己奸田闕貢牧宰懷無用之籍豪富收并兼之利須令閱實班給其遺田收爲公田

任國司沽或納地子以充無身之調租猶有遺稻納之不動今略計其數三倍調庸爲公有利爲民無損其四請復大學學田治國在賢得賢在學今至以大學爲坎壈之府凍餒之鄉望復學田又嚴敕博士公貢舉法專論材藝不得受請託其五請減五節選妓員無襲前朝好內之例其六請增置判事舊制判事六員今獨大判事用明法者以萬民死生繫一人脣吻括五刑輕重決獨見讞書乖閱實之理望依舊皆擇明法律者使俱議科比詳

定條章復六員其七請均給百官四季祿比年官庫之物唯公卿及出納諸司充給其餘五六年難給一季料雖閑忙殊務至於須賜宜無差別其八請停諸國吏民越訴以牧宰之重與小吏賤民比肩受鞠雖事得白威權已廢知耻之士誰冀爲吏望盡拘以文法除反逆外不發朝使其九請定勘籍人數三官以下諸王大夫命婦資人諸司衞府式兵二省籍人一歲稍及三千人國朝課丁課與羽太宰九國外不滿三十萬而大半無有身則見

丁十餘萬人而已其中歲除三千人未盈四十年天下皆爲不課之民望年立定額大國十人以次差之以載獨符其十請選任撿非違使弩使撿非違使本掌糺境內奸濫今其民納贖勞料者爲之望監試明法學生充任今與羽鎭西及沿海諸國弩師皆充年給許令斥賣唯論價直不問才伎望令六衞練習隨功勞任之其十一請禁僧徒濫惡及宿衞強暴獨官符禁權貴規銅山澤侵奪田地吏易施治民居得安猶遺是等今諸寺僧得度年

二三百人大半邪濫及逃課逋租者天下之民禿首者居三之一皆畜妻咬腥甚者爲盜竊鑄錢望痛禁懲之奪度牒返本役六衞舍人須結番警備而散落諸國此皆部內強豪遭國司糺勘奔入洛納貨籍宿衞者望既充補不得歸住寧歸者限暇日取府牒送國衙過限者解職送狀本府其十二請修魚住泊西南三道舟程自檉生至河尻五泊各一日行今此泊廢自韓泊直指輪田蕩覆年百艘望差官司修造以播備稅給其費其餘獨既所獻言不要重陳帝嘉納焉是歲禁奢靡服

賴襄曰三善清行以實用之才爲實用之學雖菅原相公恐有所不及其封事者所言雖有不敢盡者而切中時弊可用當世與彼爲無用之文詞者大異然其爲書毋慮五千餘言吾恐讀者徒誦不得其要領也私芟繁除複約爲千餘言而又究其意所歸宿論之曰清行之意不過張紀綱修版籍以復物力而已矣夫物力者國之所以存也而其所以盛衰息耗者在於紀綱版

籍二者故祖宗定制必於此致意焉使後世子孫賴以守其國無此不可一日守也然守之久二者歳弛月廢名存實亡其終至於守空器而天下之實移焉是和漢之所同而國朝爲著焉清行生於其漸弛廢之時欲有以救濟之當時君相非不嘉納之也而不能盡用及至其後弛者倍弛廢者滋廢獨後三條有志於興復之而短祚不能有成委靡壞墮以至保元而窮矣由二者之不修不張也豈非百世之永鑑哉本朝冨庶過絶外國誠如清行所言而當時丁口耗減如此其後未知又如何也而至輓近則息矣然當時有可班之田而近世則否是古今所異耳至彼不可不修而張之者則一也故清行之言不特可用當時也天下之事固有衆人不憂而有識之士獨憂之者上共其憂則其憂可止上不共其憂而使之獨憂焉憂將日深耳烏見其止也清行此時已七十矣而位不過四位官不過儒門常格既而纔得參議未幾而沒嗚呼

此人也而不知用則所謂延喜之政亦非空名無實者耶向使寛平不早去位與菅公並用焉以盡其才則可以収興復之實效矣吾不獨爲此人惜爲王家惜也自古有人才之用舍關國家之運者豈獨清行哉

夏五月東京火延燒六百餘家。敕賑給遭火者。秋八月以大納言忠平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

十五年乙亥冬大赦天下免延喜十年以前七道調庸減今年徭半。

十六年丙子夏四品貞純親王薨親王清和第六子也從妻父源能有學武事子孫賜姓源朝臣世爲將帥者本於此。

十七年丁丑旱自九月不雨至十二月京城井涸敕許民汲冷泉院及神泉苑池水數日皆竭。

十八年戊寅冬十二月從四位下參議三善清行卒。年七十二。

延長元年癸未春三月皇太子保明薨追復故右大臣菅原道真官爵贈正二位。謫道真以來歲比不稔京師屢災又多旱疫太子暴薨世以爲道真祟故有此命。夏四月立女御藤原氏爲中宮皇孫慶賴王爲皇太子中宮故攝政基經女故太子母王太子子也。

二年甲申春正月以右大臣忠平爲左大臣大納言兼右大將藤原定方爲右大臣。

三年乙酉夏皇太子慶賴薨冬立皇子寛明爲皇太子故太子保明同母弟以左大臣忠平爲傅其舅也。

四年丙戌定諸國上損戸法。

五年丁亥冬延喜式成。

六年戊子夏使少內記小野道風書歷代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道風篁孫葛絃子也。

七年己丑秋七月大風雨鴨川決敕發正稅賑山城被水者甚者免今年調庸。

八年庚寅春敕左右京移養飢疫貧民於施藥悲田兩院。夏四月渤海國使裴璆等來先是契丹主阿保機攻滅渤海改號東丹命其子突欲鎮之璆等降附至是自稱東丹國使敕曰東丹失禮義使者無人臣之節謬奉臣下使以入上國宜詰責以懲將來因卻還之前此渤海數通使此後遂絕六月雷震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帝不豫。秋九月帝病篤禪位皇太子。

詔左大臣忠平輔之上尊號太上天皇是月崩遺詔薄葬不奉謚帝致心政治每群臣奏對必和辭色曰人主形威嚴何以得臣下盡言哉又嘗方寒夜親脫御衣以體凍餒之苦世以比仁德帝後世言治必稱延喜云　冬十月葬醍醐天皇

朱雀天皇（諱寬明醍醐第十一子母中宮藤原氏攝政基經第四女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曰承平天慶後六年崩壽三十火葬藏骨於後山階陵側）

冬十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左大臣忠平攝政十二月右大將定方轉左大將大納言藤原仲平兼

右大將仲平忠平兄也帝生於舅忠平第至是甫八歲生薄弱常在深室少見天日世以爲菅氏祟

承平元年（辛卯）春以京師多盜命備府撿非違使每夜巡捕　秋七月法皇崩（宇多）年六十五法皇深於佛理所謂廣澤小野二派皆推法皇爲宗祖屢微行尋幾甸名山遺詔以席裹棺約以葛火葬勿起山陵奉謚號天皇無謚始于此　八月葬宇多天皇

二年（壬辰）秋八月右大臣定方薨仲平轉左大將尋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保忠兼右大將保忠時平長子也

三年（癸巳）冬南海道賊起遣警固使諸國奉幣諸社後又修大元法於豐樂院及治部省以祈賊平

六年（丙申）夏六月以從四位下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海賊淑人務招流亡賑困窮威惠並行降渠帥三十餘人衆二千五百分給廢田及衣食悉就農耕海氛盡清淑人長谷雄子也　秋七月右大將保忠薨　八月以大納言藤原恒佐兼右大將左

大臣忠平爲太政大臣聽牛車出入闕門

七年（丁酉）春正月帝加元服受朝賀仲平爲左大臣左大將如故右大將恒佐爲右大臣

天慶元年（戊戌）夏恒佐薨以中納言藤原實賴兼右大將是歲地數震冬大雪深丈

二年（己亥）秋八月盜射殺尾張守共理　冬十一月下總賊起攻常陸介藤原維幾下野守藤原弘雅上野介藤原尚範皆敗之初上總介高望葛原親王孫也賜姓平子良將爲鎮守府將軍良將子曰

將門勇悍善射少仕攝政忠平求爲撿非違使忠平不肯將門走赴下總聚徒爲盜攻伯父常陸大掾國香殺之與叔父下總介良兼數攻鬭朝廷將討之將門先馳詣闕疏辨得釋及良兼卒乃據下總襲執維幾武藏權守興世王爲謀主圖遂割居關東攻降弘雅逐尚範自僭號平新皇開府猿島僞置百官諸國亡賴徒爭殺官吏應之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親密嘗謂之曰吾王族當爲天子藤氏當爲關白於是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

島遙應將門攻殺備前介藤原子高京師戒嚴閉三關。

三年庚子春正月敕進天下各神位一階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募勇敢士能殺賊帥者賜朱紫田地世襲次將以下隨功賞之　二月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賜節刀討下總賊以小野好古爲山陽道追捕使討伊豫賊　三月常陸掾平貞盛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等擊下總賊平之五月征東大將軍忠文等途還敘貞盛秀鄉並從四位下賜功田貞盛國香子有武幹欲報父仇攻將門不克來訴朝廷朝廷授此官乃與秀鄉收兵四千襲殺將門忠文素恪勤及受命不歸家直發至駿河聞事平乃還朝議欲與褒格實賴以其無功不可藤原師輔曰是不爲無勞何可獨遺實賴固執不可　秋八月讚岐介藤原國風討伊豫賊大破之賊走太宰府

四年辛丑春追捕使小野好古追擊悉平之先是國風招降賊將藤原恒利以爲鄕導衝賊巢窟純友

敗走太宰府燒周防鑄錢司又侵土佐好古與太宰少貳源經基主典大藏春實等水陸合攻戰於博多津春實爲先鋒戰尤力賊敗入海好古急追殺溺略盡純友亡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逆擊斬之。

國朝定制以來稱動兵革者止於邊寇未有臣子内叛者有之始於天慶論者歸罪於朱雀之君相賴襄曰是徒見其末未探其本也天慶之亂釀於延喜之朝何以言之曰天下之亂猶魚

之爛也魚之爛也其腸先敗視其鱗鬛猶仍鮮美也以爲鮮美而庋置之翌日而出之潰餒臭腐不可食矣觀延喜之朝廷其禮文制度豈不備且美哉時稱太平數舉宴樂名集文士歌頌鬱起而水旱疾疫民不聊生盜賊充斥閭里雖有經理之政徒行於近不周於遠也世徒稱其寒夜脫御衣之一事是所謂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及民者也且自貶菅原相公而藤原氏之勢倍盛其立國儲舍長子克明而立保明以其爲

基經外孫時平外姪焉爾猶之可也及保明夭更立其子其子亦殤而立其同母弟帝多皇子當是時言其長則有代明言其賢則有重明有兼明皆舍不立而必立相家所出何也非憚之哉是所謂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時平既沒又以其弟忠平執政託以八歲天子以臨制如彼之天下如之何其不亂也余嘗於外史詳敘此亂而論之曰是由相家驕傲壅隔上下之所致蓋君相所務不過目前之私天下之紀綱廢壞也

人才壅滯也姦雄窺伺也皆漫不省恤及其潰決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者何況朱雀之公卿乎徒呼號神明以求救濟不足恠也朱雀之時右大將保忠每冬月入朝炙餅懷之以自煖稍冷賜之從者世稱其慈惠呼爲賢人大將右大臣實賴聚群兒啖菓隅墻聽其語以知世情世稱其用心於政當時大臣之所爲徒如此類而已微祖宗德澤此焉能濟禍亂而何足責哉

冬太政大臣忠平改攝政爲關白如基經故事帝自寫法華經追修兵死者福後亦詔諸寺造一萬率都婆是歳納忠平孫女爲女御大納言實賴女也

六年癸卯夏旱疫

七年甲辰夏以大納言藤原實賴爲右大臣立皇弟成明親王爲皇太弟以帝無子也是歳秋大風雨

八年乙巳秋大風雨左大臣兼左大將仲平薨嘗有星變占咎在大將右大將實賴禳之仲平不禳曰

實賴年少才高吾已老耄死亦何損於國性好殖貨倉庫多於宅地稱枇杷大臣　十一月實賴轉左大將大納言師輔兼右大將

九年丙午帝禪位皇太弟遷朱雀院帝性柔仁關白忠平嘗奏外議以爲時政過寛帝曰朕聞之先帝君家先關白有言政如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朕若嚴急下民何堪

村上天皇　諱成明朱雀同母弟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四曰天曆天德應和康保崩壽四十二葬於葛野郡村上山陵

夏四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尊先帝爲太上天皇太政大臣忠平右大臣兼左大將實賴大納言兼右大將師輔並如故帝年二十一忠平關白庶政實賴師輔其二子也

天曆元年丁未夏實賴爲左大臣師輔爲右大臣是歳祀前右大臣道真于右近馬塲參議兼民部卿藤原忠文卒忠文嘗爲近衞司每宿直繫寮馬於側聞其嘶齕聲警眠帝欲聽其昇殿固辭而止

二年戊申夏旱秋大風雨

三年己酉春關白忠平以疾請致仕優詔不許敕賜度三十人敕十六寺禱之大赦秋薨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謚貞信忠平與兄時平仲平並執大政世稱三平　前太上天皇崩冬十月葬陽成天皇

四年庚戌秋七月立憲平親王爲皇太子母藤原氏左大臣實賴爲傅先是大納言藤原元方女爲更衣生皇子廣平元方喜謂必爲國儲而右大臣師輔女爲女御生憲平生三月立爲太子元方失望

遂以憂卒後冷泉華山三條三帝皆短祚世謂元方爲祟也

六年壬子秋八月太上天皇崩遺詔薄葬勿置陵稱朱雀院天皇稱院始此　葬朱雀天皇

八年甲寅春太皇太后藤原氏崩　秋九月式部卿重明親王薨親王醍醐子好學醍醐崩臣子喪服皆期而除獨重明行三年喪所著有吏部王記

右少辨菅原文時上封事請停賣官曰方今授任非不正而有以財官人助國用者功勞之臣自退

聚斂之徒爭進昔漢明帝不許公主爲子求郎而賜錢十萬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及桓靈乃初賣官漢業以衰是可鑑也又請禁奢侈懷遠人帝皆嘉納

九年乙卯罷師輔右大將以大納言藤原顯忠代之

十年甲辰秋旱詔減服御常膳禁左右馬寮秣穀量停諸作役省冤獄令諸國灌漑先貧後富賑恤窮民除畿內七道天暦五年以往調庸未進者免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戸田租限三年先是群臣奏請減俸祿不許至此救減十分之一

天德元年丁巳春罷實頼左大將夏以顯忠代之中納言師尹兼右大將顯忠時平子師尹忠平子也

冬以連年穀貴運近國不動穀於穀倉院置常平所

二年戊午十月立女御藤原氏爲中宮皇太子母也

是歲鎮守府將軍源經基卒經基貞純親王子賜姓源子滿仲又襲父官

四年庚申春三月御清涼殿爲歌合會歌合始此

夏右大臣師輔薨師輔能容衆雖久闕問者至則待之如初是以父時賓僚多來歸焉　秋八月以大納言顯忠爲右大臣　九月禁中火歷代重器文書多亡帝避於太政官朝所深自警懼召大臣實頼曰其助補不逮乃索得神鏡燼中內侍以袖受之以出遂稱鏡曰內侍所　冬帝徙御冷泉院敕課畿內南海及東至美濃西至長門十六國修宮期以明年令大納言藤原在衡董役

應和元年辛酉夏五月詔免造宮諸國今年半租十

一月宮成還御

三年癸亥冬大納言源高明奏請奬學院諸生準勸學院例給年官任諸國掾

康保元年甲子夏中宮藤原氏崩納其妹爲尚侍中宮右大臣師輔女有婦德帝屢問政事所言多聽又藤原師尹女爲女御以明慧得寵遂踈后后崩帝乃念之后妹登子爲帝兄重明親王室出入宮中帝悅之通焉及重明薨欲納之而憚后后崩踰月乃納爲尚侍絕寵之至晝不出寢欲立爲中宮

以前有子乃止左大臣實賴竊惜其累德而不能匡止也

二年乙丑夏左大臣顯忠薨年六十八時平子也顯忠性節儉出無前驅諸兄弟皆壯歲歿世爲菅氏祟顯忠每夜出庭拜訴　五月以大納言源高明兼左大將醍醐第十七子　冬十月行幸朱雀院觀左右馬寮騎名文臣四十人獻詩親試之

三年丙寅春正月以源高明爲右大臣　三月御射場試親王公卿以下射　秋大水賑兩京民被災者甚者免調徭

四年丁卯夏五月天皇崩遺詔薄葬勿置陵帝寬恕恩無偏私嘗問近臣外間以朝政爲何如對曰稱其寬帝喜曰朕志也又嘗召一老吏問曰朕治孰與延喜老吏懼不敢對帝頻問之吏乃曰賤臣何有所見唯覺主殿寮多進松明率分堂前生草與前代少異耳蓋寮政務所會堂割大藏省十分一別納謂政事煩劇歲貢無餘也帝聞之有愧色自是益加意政治論者謂其亞醍醐稱延喜天曆云

帝好文學多才藻而愛文士上素寵任大納言源延光適有踈待色延光懼不朝俄召見曰學生藤原雅材者甚有文才卿盍薦之延光頓首謝乃奏雅材爲郎故事文章博士必兼他官橘直幹爲博士七年未有所兼上疏自訴貧困帝不懌然愛其詞即日下敕兼民部大輔直幹疏小野道風所書上以其詞書兩絕甚賞玩之後禁內火先問曰直幹疏無恙其愛才如此　六月葬村上天皇

賴襄曰世之言王政必稱延喜天曆以其典章

文物爛然具備而已察其實多不稱者譬若人之風手趺麗而心腹蓄疾是良醫之所畏故識者於二代無取焉而謂天曆不及延喜者非也然當時已謂然矣觀村上與老吏問答可見焉曩獨以天曆爲勝延喜何以知其勝即此一事以知其勝也夫以萬乘之尊問政事得失於一賤吏非其留心於政孜孜不倦何能如此至聽其言以自知不足益勤於政則人主之所絕無而僅有足以爲百世之法矣延喜恐未能及此

何則其先皇之遺誡而不肯聽也則其他可知矣和顏接下導之使言可矣因災異求直言可矣而未聞其聳懼聽納其言而省於己如此也蓋老吏言所謂主殿寮多進松明者言劇務至夜未已也其清其本源使不至煩劇上也其次雖至煩劇勤而不倦也倦而不勤斯爲下矣所謂率分堂生草者言歲貢無餘也夫量入以爲出國計常有餘者上也其次出者與入者相當也量出以爲入而猶不足者斯爲下矣醍醐繼

列朝太平之業而村上承天慶大亂之後國用之羸縮宜相懸絕也而其賑恤之政視之延喜無或不及非勤政之効何以至此以此言之雖曰天曆勝延喜可也其授政權於外戚則延喜之遺毒不可解免耳雖然兼明高明於帝爲親兄弟藤原在衡於戚黨爲疎屬而皆引當要路使與諸權戚相鈐制視之延喜之忌弟逐父所簡遺大臣而獨任二后兄者孰與耶或曰高明亦以中宮妹夫爾然則謂兼明在衡何乎至若

夫好內寵帷薄不修所謂累德之大者雖然未至如唐明皇奪子之妻勤政不終終速大亂要之當時風習多如此者不可專尤於帝也

冷泉天皇 諱憲平，村上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右大臣師輔女，在位二年，改元一，曰安和，讓位皇太弟，後四十四年崩，壽六十二，葬櫻本乾原。

冬十月，天皇即位于紫宸殿，帝有疾未愈，不能御大極殿，時年十八。十二月，左大臣實頼爲太政大臣關白庶政，聽節會日不就班，直上殿。立皇弟守平親王爲皇太弟，右大臣高明爲左大臣，大納言師尹爲右大臣，兼皇太子傅。

安和二年己巳春三月，貶右大臣源高明爲大宰權帥，藤原師尹爲左大臣，兼左大將，大納言藤原在衡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伊尹兼右大將。初村上

中宮生帝及爲平、守平二親王，殊愛爲平，中宮妹適高明，高明又進其女爲爲平妃，既而中宮與其父師輔皆逝，爲平失勢，村上以帝有心疾，欲立爲平爲其儲貳，諸藤原氏以其婚源氏沮之。及村上崩，關白實頼稱遺詔立守平，高明失望。右大臣師尹害高明，常謀因事除之，代其位。至是帝病不愈，中外謂當有禪位，左馬頭源滿仲與中務少輔橘繁延等容謀奉爲平走關東作亂，已而滿仲意中悔，詣師尹誣告高明與繁延等謀廢立，上未之信。師尹急戒嚴諸門，遣兵圍高明第，矯詔貶謫，繁延等皆坐流，京師騷擾如天慶亂。爲平憂懼，欲削髮，帝慰喩止之。　八月，帝疾劇，讓位皇太弟，遷冷泉院。

頼襄曰：安和之變，可謂可疑矣。夫源高明進女於爲平親王，出村上之命，曰謀擁立之以擅政者，臆逆之言耳。雖然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之儲貳，而以其與源氏婚有沮之者，實也。及村上崩，遂矯遺詔立守平親王，蓋不厭中外之心，故

曰高明失望出怨言者，或輿誦所傳也，而亦未可必其實否也。舊史乃稱高明怨望爲亂者所誣告連及，然而所謂作亂者何人哉，非省府下僚，則國介耳、典厩耳，忽謀奉親王奔關東，爲平新皇之所爲，是最可疑者也。不然，其意中變走告者，就中稍有威望者也，饒令自首，宜少加斥黜而無所問，即雖稱爲逆首者，間歳輙召還，給封三百戶，無所防護，何哉。嗚呼，此與承和之變

延喜之事其情一也三者獨延喜世全知其冤而承和與安和以半爲實以半爲冤吾斷以爲全冤也搆此冤獄者有主有從延喜之源光安和之藤原師尹皆所謂從也知延喜之爲主者則知安和之爲主者而承和之爲主者亦可知矣曰雖然主於承和者未逞其志者也主於安和者則既逞矣而何苦組織搆成之耶曰彼以其所據地爲私有欲私相傳恐它人奪之也故其所組織獄詞皆如自言己之肺肝也

圓融天皇 諱守平冷泉同母弟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曰天祿天延貞元天元永觀傳位皇太子後七年崩壽三十三荼毘藏骨村上陵側

秋九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尊先帝爲太上天皇太政大臣實賴攝政如忠平故事立皇姪師貞親王爲皇太子左大臣師尹爲傅　冬左大臣師尹薨大納言伊尹轉左大將中納言賴忠兼右大將賴忠實賴子伊尹師輔子

天祿元年庚午春正月以藤原在衡爲左大臣伊尹爲右大臣以大納言源兼明爲皇太子傅　夏五

月攝政實賴病疾詔大赦天下救之遂薨贈正一位封尾張公謚清愼實賴練達朝章人稱其盡心政治右大臣伊尹攝政　秋八月以大納言源兼明爲皇太子傅賴忠轉左大將大納言藤原兼家兼右大將兼家師輔第三子　冬十月左大臣在衡薨系出左大臣魚名在村上朝以格勤至大納言常探知帝所讀書每入朝車中看其書遇顧問占對明悉以是得寵源高明之貶在衡聞之歎息家臣賀當代其位在衡大怒逐之

二年辛未冬十一月以右大臣伊尹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兼明爲左大臣大納言賴忠爲右大臣兼明高明兄是歲名還高明

三年壬申春正月帝加元服　冬伊尹疾賜度者八十人罷攝政太政大臣如故遂薨贈正一位封參河公謚謙德以權中納言藤原兼通爲內大臣內覽宣旨兼通伊尹弟兼家兄也以兼家超己顯達常觖望屢廢朝參上稍疎之兼通意望攝關恐兼家妨村上中宮其妹也其在時兼通嘗竊請其手

書曰攝關有闕當兄弟相及不宜躐等置之懷袖及伊尹病篤料其不起乘間進請上望見欲起入兼通捉上裾復坐乃奉其書上見母后手跡愴然乃超任之

天延元年癸酉秋立女御藤原氏爲皇后內大臣兼通女

二年甲戌春兼通爲太政大臣關白諸政尋賜牛車

貞元元年丙子夏五月禁內火課諸國造宮城六月地大震至九月不止民多壓死帝避出南庭周惺爲御坐遂遷御關白兼通堀河第

二年丁丑夏四月罷左大臣源兼明以藤原賴忠爲左大臣大納言源雅信爲右大臣賴忠兼通所善兼明其所惡也　冬十月兼通有病以賴忠爲關白罷兼家右大將以中納言藤原濟時代之初兼通己專政又逼請爲關白第宅僭擬宮闕有謗者中以危法時人語曰寧投虎口勿觸攝政口與兼家益嫌隙朝臣請兼家者以夜又誣奏兼家女幸冷泉上皇生子因圖廢立帝不信兼家聞其疾劇

曰吾將爲關白遽入朝兼通聞其喝道聲以爲問己病拂席竢過門不入乃大怒奮起力疾入朝兼家望見避之兼通意色殊惡直前奏曰臣今日行最後除目左大臣賴忠當代臣爲關白兼家謀叉當解見任左轉治部卿奏可兼通顧公卿曰誰欲大將皆相目未言濟時趨進曰臣可乎乃奏代兼家　十一月前關白兼通薨敕廢朝三日贈正一位封遠江公謚忠義　十二月權大納言藤原朝光兼右大將

天元二年戊寅賴忠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源雅信爲左大臣藤原兼家爲右大臣先是兼家作歌哀訴帝慰答之及兼通薨賴忠奏請因有是命

二年己卯夏中宮藤原氏薨

三年庚辰冬禁內又火詔減御膳免諸國調庸逋負除徭半

四年辛巳春免與修宮役諸國今年租半

五年壬午春京諸國多盜賊奪調庸放火劫人有盜露又登弘徽殿捕得之夏六月盜火式乾門冬十

一月禁內又火帝遷御堀河後院　是歲能登守源順卒順嵯峨帝四代孫有才學而沈滯作無尾牛歌述懷上聞憐之與此官在任三年卒著有和名抄

永觀元年癸未夏四月改元大赦以頻年多災變故也

二年甲申秋八月帝讓位皇太弟立皇子懷仁爲新帝儲貳初中宮崩立女御遵子爲中宮關白賴忠女也先是兼家女詮子亦爲女御有寵上以賴忠故不敢立兼家恚已而詮子生懷仁其第上欲臨視憚中宮不果數名詮子兼家留不遣又自稱病不朝上欲慰之令懷仁着袴禁內詮子因入宮三日復出上又攜懷仁出觀相撲節會因強起兼家入朝親諭之以傳禪意曰卿不知朕意耳兼家乃悅　九月上帝尊號後太上天皇以別於冷泉上皇

華山天皇諱師貞冷泉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攝政伊尹女在位二年改元一日寬和遜位後二十二年崩壽四十一葬紙屋川上法音寺北

冬十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時年十七太政大臣賴忠關白庶政左大臣雅信兼太子傅右大臣兼家左大將朝光右大將濟時並如故權中納言藤原義懷左中辨藤原惟成參決機務義懷伊尹子機敏諳朝章雖以資望尚淺未升台司然以外舅故親任惟成右少辨雅材子方正有幹略與義懷協心贊畫文章博士兼彈正少弼大江匡衡爲侍讀帝勵精圖治紀綱稍振盜賊屛息先是大宰府多私帶兵仗者聞上即位皆解散詔求直言曰朕

在東闕十餘年即位日淺粗聞前事欲圖後治頃水旱頻降民困土木浮食日多少執節儉倉廩已竭田園自荒夫國之將興上下聚唇其將廢道路以目雖澆季之俗疲極之民忘身戮力庶可扶濟人和而天和民足而君足所謂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宜令公卿以下內外百官五位以上及秀才明經及第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卿等自慮中心廣詢衆庶莫遺微賤凡國之利害政之得失盡露其膽莫得諱隱

寬和元年乙酉秋七月女御祇子卒大納言藤原爲光女也

二年丙戌夏六月右大臣兼家使其子道兼奉帝出宮削髮于華山元慶寺權中納言義懷左中辨惟成並削髮從之初上性輕佻數易所幸獨祇子不渝有身例出宮就其家上不忍離強召同寢終不分娩卒上哀毀迷亂道兼爲藏人左小辨雄桀多智兼家授之計勸上遜位歸佛曰臣亦奉從上許諾約期義懷惟成知之數諫慰是月庚申夜道兼得間使人先奉劍璽於東宮已與僧嚴久潛奉上出宮上猶豫道兼急促之入寺厥明落飾道兼將剃佯請還家訣父母乃去不復來天文博士安部晴明察乾象有變急入朝奏之不及義懷與惟成聞之馳至寺相視失聲愧輔翌無狀並薙髮爲僧持戒終身法皇歷遊膂苦至病臥海濱殆不起後入京居外祖母家稍近婦女

賴襄曰王家之事至冷泉圓融華山之際吾不欲復論之也夫以帝王之貴宰輔之重宗廟社

稷生民之所寄而其廢立黜陟一依閨閤之私寧可復論其得失哉至兼通兼家之事可謂甚矣兄弟爭權至以天位博奕是謂大亂之世不待保元平治也其躁競無恥狡悍不忌千載之下使讀者掩卷是爲何等朝廷乎雖然原彼所以能然者人君初使之然焉耳已不慎其德欲敗度縱敗禮以私滅公使權下移其勢終至此可不哀哉所賴者祖宗之紀綱具在有以一振之雖潰敗之極不患不可自立矣史稱華山初

即位厲精圖治盜賊屛息太宰府去京師二百餘里其私帶兵仗不肯從法令者聞上即位皆解散其求言之詔鑿然起衰救敝之急務足以使天下革面洗心雖或由惟成義懷之所教而未必不出於其衷也苟執此心不撓實其言而擴充之雖有大姦劇賊將歛其手而何有於此猥瑣小黠之輩哉奈何其以一婦人之故而舍天下之悅將歸已而不顧甘爲人所驅弄視其始如兩人者何哉仲尼贊乾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它日論剛曰慾焉得剛故人君欲制權臣當先自制其慾不能制其慾則失其剛其自強者息彼將反制我

日本政記卷之七

日本政記卷之八

賴襄子成　著

一條天皇

諱懷仁。圓融長子。母三條院藤原氏。右大臣兼家女也。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六。曰永延。永祚。正曆。長德。長保。寛弘。禪位皇太子。崩。壽三十二。荼毘藏骨圓融帝陵側。

秋七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時年七歲。右大臣兼家攝政。罷大政大臣賴忠關白。兼家辭右大臣。准三宮。位在三公上。大納言藤原爲光爲右大臣。爲光兼家弟也。上先帝尊號太上天皇。弗受。立先帝弟居貞親王爲皇太子。

永延元年丁亥。秋九月。中務卿兼明親王薨。親王以雄才博學聞。圓融朝爲左大臣。爲攝政兼通所忌。罷爲中務卿。陽尊實奪其權。乃營龜山莊。作菟裘賦以自遣。及帝長。好學。名兼明子伊陟。問其遺物。伊陟對曰。唯有菟裘。令獻之。乃菟裘賦也。有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破句。上嘆息。自書其句。藏巾箱。帝崩後。關白道長入臥內。覩而惡之。手裂之云。

二年戊子。壽攝政兼家六十。設宴其第。兼家又營二條京極第成。大宴朝臣。東宮大進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須賓客宴集之盛。前此所未有。

賴襄曰。一條帝亦有志於治者也。曰吾得人才。一事不讓延喜天曆。然吾觀其所謂人才。如四納言。世所盛稱。雖練達朝章。大抵容媚權門者耳。大江時棟。慶滋保胤等。以文學稱。藤原佐理行成等。以筆札著。而毫無補於國家。然猶謂才與地稱矣。源雅信以善音律。能轉喉爲新調。聞

者傾聽。藤原朝光創意爲透額冠。後人遵用。大臣大將之所爲。如此而已。朝廷之政爲權家所擅。使天子於邑鬱結。而袖手傍觀。無敢一言匡救之。可謂之朝廷有人矣乎。攝政兼家之落二條京極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須賓客。世傳以爲宴集盛事。前此所無也。夫賴光時爲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虞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恬熙爲務。褕衣甘

食漁色鬬歌而捕盗討賊之事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平治建久之勢隱然已胚胎於此而舉朝莫能察徒以資誇談焉果無人故也則其所謂才者可知已兼家子道長更極專擅家出三后身爲兩朝外祖嘗咏歌其意曰此世吾之世也嗚呼何知二百年後代有此世者更有其人哉

永祚元年己丑春以權大納言藤原道隆爲內大臣　夏罷朝光左大將以道隆兼之道隆兼家子也　秋七月太政大臣賴忠薨贈正一位封駿河公謚廉義　八月京師大風宮門倒諸國海溢　冬以僧餘慶爲延暦寺坐主衆徒服前坐主尋禪不受敕使破裂宣命敕賜尋禪封百戸不問衆徒罪　十二月兼家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尋罷攝政爲關白

正暦元年庚寅春帝加元服　夏五月兼家有疾奏

讓關白職於長子道隆尋爲攝政先是兼家京極第多怪乃捨爲寺曰法興院尋剃髮稱法興院關白相家稱院始此赦度一百人大赦天下祈病愈奏辭職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爲兼家信任曰是我左右眼也將奏辭職問二人吾子誰可嗣職有國善道兼曰公執柄三郎力也惟仲曰舍嫡則何乃立道隆道隆曰吾至此非德選特以嫡長然所喜得報有國耳即職即奪有國父子官　六月罷攝政道隆左大將濟時轉左大將權大

納言道兼兼右大將。秋七月。兼家薨。道兼以有功於父。觖望。在喪無戚容。會客游嬉。源賴光弟賴信仕道兼。欲刺道隆。曰。使吾主代之。賴光掩其口止之。冬。立道隆女定子。爲中宮。時帝年十一。中宮十五。

二年辛卯春正月。法皇圓融崩。葬圓融天皇。秋七月。罷攝政。道隆内大臣。九月。右大臣藤原爲光爲太政大臣。大納言源重信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道兼爲内大臣。皇太后削髮。號東三條院。女院始此。

三年壬辰夏。大水。太政大臣爲光薨。贈正一位。封相摸公。謚恒德。稱鷹司相國。其女爲華山女御。病卒。爲光哀戚。遂歸佛。創法住寺居焉。稱法住寺大臣。

四年癸巳夏。道隆辭攝政。爲關白。秋。以右大臣重信爲左大臣。左大臣雅信辭職。尋薨。雅信宇多帝孫。善倭歌及蹴鞠。又善音律。轉喉爲新調。聞者傾聽。

五年甲午春。帝始視除目。秋。内大臣道兼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伊周爲内大臣。伊周。道隆次子。才貌過人。父愛之。故超越先輩。年僅二十一。

長德元年乙未夏。關白道隆薨。道隆在職。多汲進妻黨。時論少之。性嗜飲。與藤原朝光。藤原濟時。爲酒敵。臨終曰。吾不得與二子俱。則生天堂亦不樂已。而二人相繼薨。人以爲奇。朝光兼通子。濟時師尹子。並至大將。朝光美姿儀。嘗創意製透額冠。後人遵用。朝光初娶重明親王女。生數子。聞大納言源延光妻新寡。醜而饒貲。乃逐其室而娶之。初村上帝善箏。授之濟時。傳其女娍子。皇太子居貞聞慕之。

遂納爲妃。濟時悅。謂必賜輦車。詣關白兼家言情。兼家諾之。拜舞而出。然輦車竟不下。世呼爲空拜大將。以右大臣道兼關白庶政。權大納言藤原道長兼左大將。五月。道兼薨。在職僅七日。世曰七日關白。敕道長内覽太政官文書。道長。兼家季子。豪爽負氣。嘗有相者視之。曰。是謂虎獨步深山。貴顯無比。是歲春。道隆病。奏令其子伊周攝省中事。帝以伊周中宮兄。固親寵之。及道隆薨。道兼

爲關白伊周失望道兼薨伊周自謂必得政上意亦在焉而東三條太后道長姉也欲其執政上不聽太后大恚上不得已從之是月左大臣源重信薨　六月道長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顯光兼右大將是歲以藏人頭源俊賢爲參議以藤原行成爲藏人頭俊賢高明子行成伊尹子初藏人頭闕關白道隆難其人問俊賢俊賢曰莫踰下官者道隆奏擧之至此上問俊賢自擧可代者以行成對後皆爲納言時藤原齊信爲光子藤原公任賴忠

子與俊賢行成並爲納言明習朝典世稱四納言

二年丙申夏內大臣藤原伊周有罪貶爲太宰大貳中納言藤原隆家貶爲出雲權守先是故太政大臣爲光二女曰三君四君孤居鷹司第伊周私三君華山法皇挑四君數往覘之伊周意與三君通告之其弟隆家隆家率惡少夜要法皇放矢怖之誤中其衣中外不敢言已而東三條太后疾或言其由伊周咒詛乃有此命先是中宮有身出居伊周第伊周亦徘徊不往上聞之乃安置伊周于播磨隆家于但馬已而伊周私歸西京遣檢非違使押送太宰府中宮生皇女大赦並見召還　秋道長轉左大臣大納言顯光爲右大臣是歲大饑米價騰貴

三年丁酉秋藤原公季爲內大臣

四年戊戌以文章博士藤原爲時爲越前守越前守闕爲時與源國盛並冀望之左大臣道長援國盛爲時竊上書哀訴上讀之悽惻至不御膳道長乃

罷國盛與爲時

長保元年己亥夏禁內火課諸國造宮　冬以左大臣道長女彰子爲女御

二年庚子春二月立爲中宮稱上東門院故中宮定子改曰皇后彰子生豐艶髮長於身二尺許道長殊愛之欲其貴及入內裝奩玩工窮極工巧居飛香舍侍女數十人皆妙選一時才色時彰子年十三帝每戲曰老翁可愧先是皇后有身出就其父但馬守平生昌家生皇子敦康時上未有子大喜

欲見之憚道長不果闕中宮歸寧名入后及敦康既而后又有身生皇女數日崩后出寒微恭謙有恩中外哀惜后侍女有清少納言中宮侍女有紫式部和泉式部並有才名少納言清原元輔女和泉式部大江雅致女多淫行紫式部越前守藤原爲時女嫁右衛門佐藤原宣行生一女而寡著文自娛中宮好文詞名爲師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不從

三年辛丑秋罷藤原道綱右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

實資兼右大將實資參議齊敏子爲祖父實賴子養以強敏稱　冬十一月禁內火帝遷居一條院東三條太后崩太后兼家女其兄弟相繼爲關白朝政多所決焉崩年四十是歲復藤原伊周官進從一位

四年壬寅夏敕造宮制度務從儉朴明年冬宮成

五年癸卯冬宮成還御

寬弘元年甲辰冬罷太宰權帥平惟仲以宇佐祠官訴之也

二年乙巳春大藏省火盜殺大藏大輔平孝信　冬禁內火神鏡大刀契焚帝遷東三條第尋遷一條院遣使奉御筆宣命伊勢大廟是歲以藤原伊周班大臣下納言上參預朝政

三年丙午春造宮是歲大和守源賴親糺興福寺僧不法僧徒二千餘人入京訴之左大臣道長慰諭遣還

五年戊申春以藤原伊周准大臣賜封千戶敘正二位　二月法皇華山崩葬華山天皇　秋九月中

宮生皇子敦成于上東門第帝臨幸飲宴名道長家人授位有差伊周謂敦康親王必爲太子及敦成生不懌有流言其咒詛道長究治黨與停伊周朝參既而得釋

六年己酉秋七月中務卿具平親王薨具平村上帝子受業於慶滋保胤有文名而性恬退世與兼明並稱曰前後中書寄和御製詩有忽戴君王還自恥風聲猶減漢東平之句　冬十月一條院火徙御左大臣道長枇杷第

七年(庚戌)春准大臣伊周薨臨終自以不遂志嗚咽而逝。冬十一月一條院成還御。

八年(辛亥)夏五月天皇不豫六月讓位皇太子居貞立皇子敦成爲新帝儲貳尋崩初帝意欲立長子敦康而皇后既崩伊周亦薨弟隆家資望猶淺帝以其無援又憚道長密諜於中納言藤原行成行成亦懼道長勸立敦成中宮養敦康善視之勸其父立之曰我子尚幼事未晩也道長不可遂立敦成帝崩帝性慈仁嘗效延喜帝寒夜脫御衣以體

民苦藤原齊信嘗欲有汲引聞上語曰凡事須反淳素不能請而止道長日獻珍羞聞之不敢復進帝在位最久人才輩出嘗言朕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心疾道長專權而力不能制也　秋七月葬一條天皇

史稱一條帝心惡藤原道長所爲而不能制也盖以藤原氏之累葉權戚雖英明之君有不能奈何者矣況帝乎而欲以制道長難矣曰然則是終不可奈何乎賴襄曰可帝嘗從容謂侍臣曰凡事須反淳素藤原齊信欲有所汲引聞帝言不能請而止道長獻珍羞聞之不敢復進嗚呼是可爲之機也人主據可爲之位挾可爲之資雖爲權門所鉗制處無奈何之時而非無可回復之機也其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譬若沈痼廢疾其來非一日扼其要害而不可除欲以攻擊克之非共斃不可姑舍之扶其元氣以勝之元氣昂則疾勢伏其機然也人主試原其始思之彼其所以能專其權以制我者何哉我始

借之權也我家每娶其女也彼以我之舅氏以擅我政也是藉我以爲重者也藉我以爲重者亦藉我以爲輕故曰其機在於我苟正吾度爲我所可爲者則彼將畏服而不敢蔑視我曰是亦如君也君如君則臣庶幾將如臣也其初之所以敢不如臣者由於君不如君也帝一言如君則足以讋服道長其機如此惜乎不知養此機以遂克之也苟養此機以遂克之則收復朝權不必待後三條也夫欲養此機必當有以輔

之。如元氣之須參著。如藤原實資。乃帝之參著也。舍此而不用。欲用后兄之伊周以制之。是欲養癰疽以驅疢飲也。

三條天皇 諱居貞。冷泉第二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攝政兼家女。在位五年。改元一。曰長和。禪位皇太子。明年崩。壽四十二。火葬。藏骨於北山。

冬十月。天皇即位于大極殿。年三十六。左大臣道長知太政官文書如故。太上天皇崩。冷泉　十一月。葬冷泉天皇。

長和元年壬子春。立女御妍子爲中宮。左大臣道長女。上東門院妹也。稱枇杷中宮。道長積倫褒益十年。許奢華過其姉。　夏。贈故大納言藤原濟時太政大臣。立女御娀子爲皇后。后濟時女也。上初欲立之。而憚道長。道長陽贊成之。及冊拜。朝臣恐補其宮職。忤道長旨。悉徃中宮。上遣使召之。無應者。甚至罵辱敕使。投以瓦礫。上大恚。獨右大將實資曰。吾豈阿權臣而忽王事哉。乃與中納言隆家等數輩入朝。預嘉會。上因是竊倚賴實資。　是歲。侍從大江匡衡卒。匡衡左京大夫重光子。受業祖父維時。以文學著。然沈滯終身。子擧周養子時棟並繼其業。妻稱赤染衛門。爲左大臣道長妻侍女。嘗著書敘藤原氏盛事。曰榮華物語。

二年癸丑冬十二月上患目疾使僧禱之

三年甲寅禁內火三月內藏掃部二寮火累代寶器多焚　夏四月上徙御枇杷第　五月定造宮諸司課諸國守督作以明年三月爲期

四年己卯大疫　九月官成還御進造宮諸司位　十月詔道長行京官除目於直廬儀准攝政道長欲太子早登位數諷上遜位上眼疾增劇不能視朝乃有此命罷內大臣公季左大將以大納言藤原賴通代之賴通道長子帝謂左右曰吾委除目

於道長道長所爲不公自取寘讒朕不與焉　十一月禁內火復徙枇杷第目疾不愈道長使醫官以寒水進金液丹遂喪明

五年丙辰春正月天皇讓位皇太子立敦明親王爲新帝儲貳敦明皇后所生也時道長奏請立敦良帝不聽遂立敦明年二十三長於新帝十四歲敦明不自安帝欲右大將實資爲東宮傅實資以衰老不堪辭朝臣擬東宮屬者皆固辭右大臣藤原顯光女爲敦明妃乃以顯光爲傅

後一條天皇

諱敦成一條第三子母上東門院藤原氏攝政道長女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四曰寬仁治安萬壽長元崩壽二十九火葬藏骨淨土寺

二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帝生甫九歲左大臣道長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　夏四月課諸國造宮　冬十月道長罷左大臣

寬仁元年丁巳春三月顯光轉左大臣公季轉右大臣權大納言賴通爲內大臣道長罷攝政以賴通代之位班左右大臣上　夏四月中納言教通兼左大將教通賴通弟也　夏五月太上天皇崩葬

三條天皇　秋八月廢皇太子敦明立敦良親王爲皇太弟初大傅顯光以舅故每事擁護太子然朝臣憚道長不敢起居太子及上皇崩益甚東宮官屬至厮役皆不肯供職太子不能堪欲託疾逃位道長又使參議藤原兼隆等怵太子太子愈懼名道長子能信言其情道長喜謀之大納言源俊賢俊賢使速決計乃急奏帝及上東門院門院曰果然宜立敦康從先帝遺旨道長曰彼無外戚援不可遂矯詔廢太子太子母堀河太后聞之驚往

視不及號泣道長病之奏賜號小一條院置年官
受領吏准上皇封戸仍舊又納其第五女爲妃以
慰之且掩物議故妃延子歸家憂憤甍妃父顯光
哭之一夕鬢髮盡白　冬十二月前攝政道長爲
太政大臣叙從一位
二年戊午春辭太政大臣　夏四月宮成還御　冬
十月立道長第三女威子爲中宮中宮長於帝九
歲帝尚幼以中宮匣奩爲戲玩於是道長一家三
后帝與太弟並爲外孫嘗同集上東門第道長喜

作歌自頌以月望無缺自喻以語右大將實資使
和之實資辭曰秀歌不和自古然也　十二月敦
康親王甍年二十一親王夙有令譽爲一條帝所
愛憚道長不得爲太子及小一條辭位上東門院
欲援立之亦不果門院厚資給之又以其妃爲攝
政賴通妻妹得其助家纔得不乏
三年己未夏刀伊賊寇壹岐殺守藤原理忠遂犯筑
前太宰權帥藤原隆家遣前少監大藏種村等逆
擊大破之詔進隆家爵以種村爲壹岐守隆家伊

周弟以敦康親王不得儲位憤歎欲請外任會帥
闕奏請得之有治績是春壹岐對馬有警驛奏請
敕符敕符未至而有此寇隆家發兵諸將以賊船
多請益戰艦種村不可奮進捷報朝議以其私發
不宜加賞大納言實資引寬平中對馬守防新羅
寇得賞例曰有功不賞何以厲後大納言藤原齊
信亦同其議乃與賞　夏五月左大臣顯光甍
冬十二月内大臣賴通改攝政爲關白
四年庚申夏痘行帝亦患之因詔免諸國調庸逋負

疾病者遣吏撫視
治安元年辛酉夏六月以右大臣藤原公季爲太政
大臣賴通爲左大臣戢如故實資爲右大臣教通
爲内大臣尋以實資兼皇太弟傅
二年壬戌秋七月先是道長創法成寺於京極擬與
福寺究極土木未成而獲病乃課諸國督役速成
帝臨幸落之
萬壽元年甲子秋幸關白賴通賀陽院第觀競馬
四年丁卯春京師多盜入禁中奪物　二月右近衛

府圖書寮火。冬十二月。前攝政道長薨。先是三條皇后及太子妃前後崩薨。皆道長女。道長立朝四十餘年。始遭凶事。遂哀戚致病。帝臨視。問所欲言。道長曰。臣復何望。唯法成寺成。董役者未被賞。爲憾耳。帝卽敕加家司等位。賜寺封五百戸。遂薨。年六十二。世稱法成寺攝政。又稱御堂關白。此時禁諸國吏營宅過制。及六位以下版築作垣。檜皮葺屋。而道長造營。僭禁宮。取材木徒役於官。

長元元年戊辰。秋。前上總介平忠常作亂。下總。攻殺

安房守。遣撿非違使平直方等。下官符東海東山二道。發兵討之。是歲。太政大臣公季薨。閑院祖。

三年庚午。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忠常。弃印鑑奔還。以平正輔代之。秋九月。召還平直方。敕甲斐守源賴信。率坂東諸國兵討忠常。忠常負山帶湖爲固。賴信襲執之。撫降餘衆。

四年辛未。夏。擒入京師。忠常途病死。斬首以獻。敘賴信從四位上。爲上野常陸介。賴信以老不堪遠任。請改守丹波。不許。

五年壬申。大旱。諸大川皆涸。

六年癸酉。盜入禁中及東宮。

七年甲戌。自春正月至秋七月雨。八月。大風洪水。

九年丙子。夏。天皇崩。在位二十一年。年二十九。五月。葬後一條天皇。帝每憚勞民。及葬。役夫相語曰。二十年間。使吾儕息肩。今豈不效力。

後朱雀天皇 諱敦良。後一條同母弟。在位九年。改元三。曰長曆。長久。寬德。禪位皇太子。崩。壽三十七。火葬。藏骨於圓教寺。

秋七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年二十八。左大臣賴

通關白諸政如故。

長曆元年丁丑。春。立禎子內親王爲中宮。三條帝女。母枇杷皇后。以道長孫女入內。三月。改號皇后。立女御嫄子爲中宮。初上在東宮。納道長女嬉子。生皇子親仁。又納禎子。生皇子尊仁。關白賴通無女可納。而嫄子其妻妹也。故養爲子納之。秋八月。立皇子親仁親王爲皇太子。

三年己卯。春。以圓城寺僧正明尊爲叡山坐主。僧徒以其非慈覺徒。不受。群聚訴。迫關白賴通第。打破

其門。令檢非違使驅退之。執首惡下獄。三月。僧徒放火高陽院。捕獲之。　夏。禁內火。　秋七月。徙御京極院。　秋。中宮嫄子崩。　冬。納內大臣教通女爲女御。

長久元年庚申夏。京師盜賊僧徒帶弓箭殺人行火。懸賞購捕。　秋。大風。八省堂倒。京極院火。徙御內大臣教通二條第。課諸國造宮。

二年辛巳冬十二月。宮成還御。

三年壬午春。圖書寮火。　冬十二月。禁內火。避大政官廳。

四年癸未春正月。行諸節會于官廳。已徙御一條院。　冬十一月。右大臣實資罷。右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通房代之。通房。賴通長子也。　十二月。一條院火。徙御東三條院。

寬德元年甲申夏。大疫。　四月。右大將通房薨。　秋八月。宋商至但馬。遣使存問。使奪其財物。宋商訴。命悉還與之。筑前人清原守武坐私入宋。流佐渡。　冬十二月。上視除目。見大人於屛風上。自是不豫。

二年乙酉春正月。大漸。讓位皇太子。以尊仁親王爲新帝儲貳。以中宮大夫藤原能信爲東宮大夫。時帝召關白賴通。命之。賴通以尊仁非藤原氏出。不欲立。對曰。事未晚也。賴通退。能信近御床。奏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上曰。朕將置之東宮。何謂付之僧也。能信曰。苟然。早決之。不可過今日。過今日。恐有他故。帝悟。卽日立爲皇太弟。能信。賴通弟也。天皇崩于東三條院。　二月。葬後朱雀天皇。

後冷泉天皇　諱親仁。朱雀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攝政道長第四女。在位二十三年。改元四。曰永承。天喜。康平。治曆。崩。壽四十四。火葬。藏骨圓教寺。

夏四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年二十一。左大臣賴通關白庶政如故。以權大納言藤原賴宗兼右大將。賴宗。道長第二子也。

永承元年丙戌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實資薨。實資。剛直明達。不惑邪說。初攝政道長專權。舉朝阿附。實資獨侃然正色。屢發忠憤。天子倚賴焉。上東門院入內。道長乞一時名流作和歌屛風。中納言藤原

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時爲大納言獨拒之曰安有官列上達部而爲女御資裝者邪後一條帝有凶夢或勸講最勝經實資止之曰陛下唯正己修政邪不能犯也僧明尊自稱夢有闢寺牛自稱迦葉佛徃膜拜朝野翕然群詣實資獨不往道長家臣病有憑者妄語實資適往輙懾伏曰吾懼見此人病乃已

賴襄曰藤原實資可謂大丈夫矣當權臣擅政舉朝攀附之時雖天子猶伺其喜怒獨實資以

其同族特立不阿至天子倚賴之以爲安可不謂大丈夫邪如不肯書上東門院之屏風激一世不振之士氣吾讀史至此未甞不想見其人以如此之世猶有如此人也又讀至其辭爲皇太子傅則有異焉敦明權臣所不欲立而天子立焉倚實資以扶植之也爲實資者何不慨然以身許之而以衰老不堪爲辭乎此時實資以大納言爲右大將盖歲七十矣後五年乃遷右大臣兼皇太弟傅所謂皇太弟乃權臣所欲立也誠使衰老不堪何以辭於前而不辭於後後又二十餘年而沒盖九十矣其矍鑠可知也則前之辭者非遁辭邪觀實資之平素非怵禍福喪廉恥唯官爵是恋如當時公卿比也豈度時勢之不可爲焉爾邪苟然何不併辭其官高視事外而膴仕至死乎抑以己受國恩特厚不敢退就安姑與權臣共事以匡濟其太甚耶或以吾論實資爲苛也夫唯實資也故吾苛論之當時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婦人不足責有一丈夫

焉吾烏得不責以其道哉如源顯基之事後一條崩後辭官隱居卻醫藥以死則疾世濁亂潔身而逝耶審能然是之謂眞大丈夫

二月大政官朝所火。秋七月立女御章子內親王爲中宮。冬十月宮成還御。

二年丁亥秋教通爲右大臣賴家爲內大臣是歲前權中納言顯基薨顯基大納言俊賢長子仕後一條帝受恩遇及帝崩不欲復立朝削髮隱大原患疽喜曰病至死心不亂者唯癰疽御醫藥而逝

三年戊子冬禁內火徙御京極

四年己丑夏六月皇后皇太弟所居閑院火

五年庚寅春流大和守源賴親于土佐賴房于隱岐先是賴親訴興福寺僧徒不法僧徒怒攻其館賴親父子防戰多殺傷僧徒來訴故有此命

六年辛卯春正月小一條院薨。二月立女御藤原寬子爲皇后關白賴通女。秋冷泉院成徙御

七年壬辰大疫

天喜元年庚巳秋上患瘧徙御賴通賀陽院第

二年甲午春賀陽院火還宮。秋徙御京極院。冬京極院火徙御賴通四條第

三年乙未夏毀冷泉院移造一條院

四年戊申春一條院成徙御。秋七月彗星見東方

八月陸奥酋長安倍賴時反敕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源賴義討之賴時自父祖世爲酋長至賴時略有六郡據衣川擅海利不輸貢賦時出兵侵掠國守不能制朝議以賴義賴信子得東人心乃命此任會有大赦賴時大喜厚贈賴義賴義任滿將還有夜斫屬將藤原光貞營者賴時子貞任嘗求婚光貞光貞鄙之不許故報其怨也賴義欲收貞任賴時乃閉關復反其二壻藤原經清平永衡在官軍或言永衡貳賴義收斬之經清不自安去歸賴時賴時益振賴義以討賊自任不敢歸

五年丁酉春賴義招降俘囚酋安倍富忠要擊誅賴時貞任勢猶張時歲荐饑。九月賴義奏請輸兵食久之不至乞援於出羽守源兼長亦不敢出兵經清造私符徵諸郡兵食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國民靡從賊軍益張

康平元年戊辰春中院火延及諸殿

二年乙亥春一條院火徙御賴通三條第。夏大雨

洪水。秋大風。是歲盜屢行火皇宮。
三年（庚子）秋關白賴通罷左大臣教通爲左大臣賴宗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實爲內大臣師實賴通子。
四年（辛丑）冬賴通爲太政大臣。
五年（壬寅）夏罷教通左大將以師實兼之。秋賴通辭太政大臣關白如故。陸奥守源賴義以出羽酋清原武則等討陸奥賊大破之斬賊酋安倍貞任傳首京師詔敘賴義正四位下爲伊豫守武則

從五位下爲鎭守府將軍先是以賴義任滿以藤原良經爲陸奥守以賊未平辭不往又以高階經重爲守兵民服賴義不受其節度經重乃歸賴義招致武則得兵萬餘進攻賊小松柵拔之貞任來戰武則曰賊不固守困而出戰是我利也速戰破之乘勝衝其巢窟終斃貞任獲經清斬之賴義曰猶能用白符邪以餘黨未平猶留陸奥
七年（甲辰）春賴義以諸降虜至京師赦放之伊豫。
冬罷賴宗右大將以權大納言源師房兼之

治曆元年（乙巳）春右大臣賴宗罷。夏旱先是賴義請賞陸奥役將士有功者朝議久不決以故未赴任公私督責踵至賴義以私物進濟又遭旱不登因上疏請再任。六月藤原師實爲右大臣源師房爲內大臣師房具平親王長子知關白賴通妹醜故娶之賴通喜故累遷至此。
三年（丁未）冬十月行幸賴通宇治別莊以賴通准三后賜年官爵如忠仁故事初賴通捨莊爲寺曰平等院敕賜封三百戶已而罷其關白特敕咨詢政事。

四年（戊申）夏四月以左大臣教通關白庶政賴通意欲讓職其子師實啓之上東門院院以道長夙志在教通遂命之帝崩于賀陽院。五月葬後冷泉天皇。

賴襄曰昔者元魏之衰羽林騎焚張彝第而魏主不問高歡觀之謂天下之事可知矣歸散財結士我長曆天喜之際有類於此者延曆寺僧徒抗訴迫關白賴通第打破其門已而放火高

陽院夫賴通之名位不翅張彝也而僧徒非羽林之比天下之事爲何如哉後興福寺徒又攻大和守源賴親之館而朝議流賴親于土佐不亦甚於不問乎而陸奥之酋侵蝕六郡不奉貢賦源賴義以國守討征勦之借出羽酋之力纔能平之朝廷遣代人而兵民服賴義不奉其號令賴義以獨力經紀二國十餘年及奏捷爲將士請賞格朝議久不决其後賴義子義家再平陸奥之亂而朝議以爲私鬬又不與賞典非源

氏父子以私恩撫緝之則東國豪傑寧能帖然哉高歡自以其意結納之而已我朝則驅而歸之其手我朝紀綱之廢甚於元魏而源氏父子智勇固過於高歡異日源氏坐奪朝權者决於此矣朝廷公卿方以聲色歌詠爲事而血戈汗馬之勞委之邊鄙之吏又不肯償其勞而欲偃然長託於其上是天道所不與也大凡治安之久上者亢而不下下者滯而不上上下之間痞隔不通而天下覆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於下必然之勢也當是之時英偉俊傑之士多生於下而上者皆猥瑣頑鈍無恥之人是之謂氣運之變故其勢不得不反覆也噫可不愼哉

日本政記卷之八

日本政記卷之九

賴襄子成　著

後三條天皇

諱尊仁。後朱雀第二子。母陽明門院禎子。在位五年。改元一曰延久。禪位皇太子。明年崩。壽四十。葬神樂岡。

秋七月天皇即位於大政官廳年三十五關白左大臣教通右大臣兼左大將師實內大臣兼右大將師房並如故帝生七年入宮謁後朱雀進退有度觀者異焉後朱雀殊愛之立爲後冷泉儲貳尚方有壺切劍例傳東宮賴通不肯曰雖爲太子自

非藤原氏出不可得也帝聞之曰吾何用此一劍爲中外爲帝孤立無援危之會有罪人匿宮側吏來圍宮宮人驚擾帝徐起更衣復座自若既而事定人疑儲位有變有相者曰太弟龍質誰得動搖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月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先是藤原氏競以驕侈相高賴通造高陽院壯甚教通與二條第更美賴通不懌言之於師實師實曰我族所爲誰敢容議自帝即位皆畏懼自戢賴通屏居宇治不與政事教通雖爲關白備位而已　八月造大極殿

延久元年己酉春二月敕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一切罷雖在以前契券不明及有蠹蝕者停止

三月車駕幸石清水大廟時俗日趨華侈帝欲革其弊乘輿鹵薄務從省約所過都人士女觀者車有金飾者爲駐輦剔去其飾雖貴族不假　夏四月立皇子貞仁親王爲皇太子　秋七月立馨子內親王爲中宮　停諸國御厨贄後院御贄　八

月關白教通罷左大臣師實爲左大臣師房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信長爲內大臣信長教通子帝最重師房敘從一位聽輦車入宮門　冬閏十月始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聽斷民間訟訴

二年庚戌春二月定絹布制　禁中火主殿寮撲滅之　停近江今年日次御贄廢筑摩御厨令高砂御厨進菜蔬停魚蟹　三月以教通爲太政大臣

夏四月遣使備前撿察銅金緑青

三年辛亥秋八月教通辭太政大臣新宮成徙御

四年壬子夏四月大極殿成　秋八月定沽價法
九月定斗升法帝欲審量制令藏人頭藤原資仲
督作之上自抽簾竹截爲之準及成使小舍人量
殿庭沙試之然後資仲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
用謂之宣旨升　冬十二月天皇不豫禪位皇太
子帝奪藤原氏之權關白教通嘗作興福寺南圓
堂令大和守督役守任滿教通請其再任不許固
請帝奮髯曰攝關之可憚以其爲國戚如朕則何
有教通大恚拂衣起曰藤原氏爲卿相者皆罷春

日神威今日墜地諸藤皆起朝廷爲之一空帝不
得已召還教通許之帝欲禪位居院决政而未幾
崩前關白賴通聞而嘆曰帝季世明主而早世如
此我邦不幸也大江匡房稱帝治可比隆於承和
延喜也當帝時大江匡房源經信藤原資仲源隆
俊源隆綱並任參議匡房以嘗侍東宮最眷遇經
信民部卿道方子以強敏稱資仲右大臣實資孫
稱有祖風隆俊隆綱並權大納言俊賢孫隆國子
帝爲太子嘗恚隆國無禮欲報之於其子嘗窺隆
俊入直正笏端坐處事敏給曰如此人才亦不易
得有射狐於齋宮者朝議定其罪或曰狐未必隆
綱抽筆書獻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
愛其文藻乃登用二人隆國季子俊明爲左少將
會禁內火帝避之路人喧填俊明執弓歐逐乘輿
得前帝悅因亦受恩其愛才如此

賴襄曰世傳御府藏應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每
大嘗冠焉未嘗適也獨後三條帝穿之適焉其
魁偉可知也烏知非宗廟之靈特生降之以匡

復國家之衰運也哉而帝十歲爲皇太弟三十
五卽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賴通歎以爲我邦
之不幸信矣大江匡房比之承和延喜則非篤
論也史稱帝剛健嚴明是固然然不知其剛明
之本在於誠正也夫苟不誠不正乎則所謂剛
者有息而明者有蔽焉帝之在儲宮也或念即
位欲云云輙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帝之明達
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
警其不是嗚呼是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

蓋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億兆爲憂是故一旦即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倔強歷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馭者由是道故也唯然是以其所使唯其才不以愛憎爲取捨不敢私便於已利於天下而已帝察於民事非歷世帝王所及如其親定斗量制亦其一端也吾嘗試因是論帝之政皆出於天下之正而已不與焉猶斗量之不容私也夫奪大臣之權収新置

莊園置記録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歎嗟如此蓋藤原氏之幸乃我邦之不幸其實我邦之不幸卽藤原氏之不幸也彼與宗社同休戚者而自其父祖不肯恤國家而營已之私至此乃知其非爾雖然藤原氏之營私也亦由歷世帝王之自徇

其私唯帝也無私故足以禁其私也如白河非不剛健唯以其剛健以濟其私故聽政愈久而紀綱愈亂遂釀成保元之禍白河之久與後三條反亦我邦之不幸也降及元弘有後醍醐帝出其剛與明可以遠續延久之遺緒而復急於其私樂不能反天下之正以撥天下之亂是亦我邦之不幸也噫何不以後三條之心爲心歟

白河天皇 諱貞明。後三條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贈大政大臣能信養女。實權中納言公成女。在位十五年。改元四。曰承保。承曆。永保。應德。禪位皇太子。後四十三年崩。壽七十七。火葬衣笠山東麓。

冬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藤原教通關白如故。立皇弟實仁親王。爲皇太弟。

五年癸丑夏五月。太上天皇崩。葬後三條天皇。

承保元年甲寅春二月。前關白賴通薨。　夏六月。立女御藤原賢子爲中宮。左大臣師實女。實源氏也。

初賴通每戒師實。勿闕朝參。後三條使藏人覘外朝某某在否。師實未嘗不在。帝召與語。問其有女否。對曰。有。卽命嬪事東宮。師實實無女。以所子養妻姪對焉。賢子是也。卽夜詣宇治。謝賴通曰。非遵庭訓。安得此榮。　冬十月。上東門院崩。年八十七。

二年乙卯秋九月。關白教通薨。　冬十月。以左大臣師實爲關白。初賴通讓職教通。約他日傳之師實。及教通疾病。請傳之其子信長。上許之。以中宮哀訴。乃與師實。

承曆元年丁巳春二月。右大臣兼左大將源師房薨。　夏四月。以參議藤原師通兼左大將。師通師實長子。　冬十二月。先是創法勝寺於白河。至是成。建九層浮圖。給封一千五百戶。

二年戊午冬十月。帝臨法勝寺。修大乘會。

四年庚申春。賀陽高倉三條三宮竝火。　秋八月。以內大臣信長。超拜大政大臣。

永保元年辛酉冬十月。幸石淸水。敕下野守源義家扈從。義家賴義長子也。先是園城寺與延曆寺僧

徒數相攻鬭。遣敕使禁之。不可制。故倚義家威命。警護道途。

二年壬戌秋七月。大內火。　冬十一月。前鎭守府將軍伊豫守源賴義卒。　十二月。以大納言源俊房爲右大臣。師房子也。　是歲旱饑。停營造宮室。

三年癸亥春正月。以右大臣俊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顯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通爲內大臣。顯房俊房弟。爲中宮父。

應德元年甲子夏。造園城寺金堂。　秋九月。中宮藤

原氏甍。

二年乙丑。冬十一月。皇太弟甍。

三年丙寅。秋。興離宮於鳥羽。課畿內七道徭役。究極鉅麗。　冬十一月。立皇子善仁親王。爲皇太子。卽日讓位。上尊號太上天皇。帝弘大剛斷。政自己出。相門歛手。頗有後三條風烈。然愛憎任意。興作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並任者。旣遜位。猶在院中。聽政。刑賞皆出其意。

賴襄曰。齊衡而後。而得宇多。正曆而後。而得後

三條。如陰霾之中。乍覩天日之漏射。魑魅罔兩。畏避竄匿。已而得醍醐焉。如晴日而帶薄翳。得白河。則驕陽炎赫。如惔如焚。而黎民靡孑遺也。夫相家之專擅濁亂朝廷。極矣。然其政令。猶依倣先古之格。恤民之典。求言之詔。雖或屬文具。而猶存其名。知其爲懿美也。至於白河。併其名不擧也。而興造之費。空竭府藏。其所以爲功德。三千佛像。四十萬塔婆。皆塗民之膏血耳。往時相家之侈靡凋弊。公私毒被天下。然民猶曰。是某相所爲也。非天子所知也。至白河収復其權。政由己出。則被天下者。皆其毒也。怨之所歸。不在彼而在此。故白河之收權。適所以收天下之怨也。是猶人抱積痾者。當其有疾。蹙額抱心。以涉日。雖欲恣飮噉。不可得。幸而得疾稍退。乃暴食縱酒。宿疾乘之。變成別症。吐瀉狼藉。而不可救。保元之亂是已。當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聽政。納財者得國司。至父子三四人共宰一國。則其民何罪乎。不翅此也。宇多欲禪

位而已。看護之。後三條之志亦如此。皆爲天下慮爾。白河則欲縱已之欲。背父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堀河。堀河崩。又立五歲之鳥羽。猶可也。鳥羽纔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崇德。故鳥羽又尤而傚之。奪以予三歲之近衞。以速天下之亂。遂致其後有八歲之天子。與五歲之上皇。亂曷有已哉。相家立幼弱之外孫。資其專權云爾。天子而何苦爲此乎。當相家權盛。聽其所廢立。而不得自恣。自恣而後。天下益不服。大亂塗地。

夫宗廟之所託。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爲之。是之謂以天位爲戲。是戲也。則天下誰肯敬戴之。故至使天下武夫健將。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者。皆其自取也。

堀河天皇

諱善仁。白河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關白師實養女。實右大臣源顯房女。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七。曰寬治。嘉保。永長。兼德。康和。長治。嘉承。崩。壽二十九。火葬香隆寺。

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生八歲。關白師實攝政。太上天皇聽決萬機。

寬治元年。丁卯春二月。上皇幸鳥羽宮。儀衛如在位時。夏五月。又幸宇治。留三日。冬十二月。出羽夷酋淸原武衡家衡等作亂。陸奧守源義家討平之。初淸原武則以功拜鎭守府將軍。生武貞武衡。

武貞爲嗣。武貞生眞衡。眞衡有異母弟家衡。異父弟淸衡。以事相隙。搆兵。及義家爲守。攻家衡。不克。叔父武衡又援之。據金澤柵。義家築長圍。持久困之。終拔之。斬武衡家衡。義家從父賴義征安倍賴時。貞任。九年平之。曰前九年之役。至此三年平之。曰後三年之役。義家奏捷。因請下官符。還獻二酋首。又賞將士有功者。朝議以爲私鬭。不許下符。卽弃首於途而還。

二年。戊辰春。上皇幸高野山。敕置阿闍梨。賜僧衆帛。

後又幸金峰山。亦如之。冬幸延暦寺。留三日。自是數幸焉。　罷大政大臣信長。以攝政師實代任。

三年己巳春正月。天皇加元服。　夏師實罷大政大臣。

四年庚午春。上皇幸熊野。敕奉近田百餘町。　冬師實罷攝政爲關白。

五年辛未夏。左馬允源義家與弟義綱有隙。將鬭。敕禁二家兵士入京師。

七年癸酉春。立女御篤子内親王爲中宮。長於帝十

九歲。　夏上皇慶法勝寺佛像。放左右獄囚六十人。　秋流近江守高階爲家於土佐。縁坐者解任。贖銅有差。因興福寺僧徒訴其侵蒲生郡神人也。

冬罷右大臣顯房右大將。以其子權大納言雅實兼右大將。

嘉保元年甲戌春。罷關白師實。以内大臣師通代任。罷左大臣俊房左大將。以權中納言忠實兼左大將忠實師通子。　秋前大政大臣藤原信長右大臣源顯房並薨。

二年乙亥夏六月。上皇徙御閑院。始置院別當。撰納言參議爲之。設兵曹。置北面士。宿直院中。奉宣旨施行。曰院宣。上皇所愛皇女准中宮。號郁芳門院。明年崩。上皇哀戚。遂剃髮稱法皇。然聽政如故。

承德二年戊寅秋。法皇毀閑院。移營於鳥羽。

康和元年己卯夏。關白師通薨。師通從大江匡房受學。務進材能。黜勢利。嘉保至康和。朝綱稍正。至是患頭瘍薨。年三十八。師通不懌上皇親政。曰豈有遜位之君而聚車於門者耶。上皇聞之。頗自歛。及

其薨。無復憚意。　是歲策仁和寺覺行爲法親王。覺行白河之子。薙髮者法親王始此。凡白河皇子爲法親王者三人。爲僧者三人。堀河鳥羽以後世世有之。不可枚舉。

二年庚辰夏。先是大内火。上御堀河賀陽兩院。至是。宮成遷御。　秋以權大納言忠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雅實爲内大臣。

三年辛巳春。前大政大臣師實薨。　冬前對馬守源義親劫掠鎮西。敕討捕之。流隱岐。義親義家子。

四年壬午冬十一月罷忠實左大將。

五年癸未秋立皇子宗仁親王爲皇太子。冬以内大臣雅實兼左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家忠兼右大將。家忠師通弟也家忠素希望大將而法皇欲以其所寵藤原宗通任之家忠患之謀於忠實忠實教以容託中宮爲内援從之法皇言旨於帝帝曰資望不及家忠又非有逸才可超擢也法皇不能奪。

長治二年乙酉冬以右大臣忠實爲關白。

嘉承元年丙戌是歲旱疫。

二年丁亥秋七月天皇崩帝留心政治諸曹所奏夜輙覆視可疑者御批使重議嘗聞一宮女談有所衆某貪將逃亡閔之敕一僧修法未刻期預賜兵衛尉一人以賞其勞得尉者例出錢五萬匹僧任其人辨功錢而請期帝曰所衆某貪宜以汝意私給錢於彼不必煩修法也其用意惠下如此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季仲等列朝帝敬重之每事咨詢以爲得人不愧古也然白河法皇

決政院中帝不能有所爲。葬堀河天皇。

鳥羽天皇諱宗仁。堀河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權大納言實季女。在位十七年。改元五。曰天仁。天永。永久。元永。保安。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三年崩。壽五十四。葬安樂壽院塔。

冬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生五歲關白忠實攝政白河法皇聽決萬機先是東宮大夫藤原公實以帝舅希望攝政屢言於法皇法皇未決至卽位日御内殿不通人院別當源俊明入門者拒之俊明曰面稟急切事排闥而入奏曰日已旰未舉禮何法皇曰攝政果可誰屬關白可否俊明爲繆聽高聲答曰唯卽趨出直詣忠實第傳宣攝政急行卽位禮。

天仁元年戊子春隱岐流人源義親作亂出雲敕因幡守平正盛討誅之。秋前鎮守府將軍陸奥守源義家卒。

二年己丑春敕左衛門尉源爲義討美濃守源義綱于近江捕流佐渡先是源義家子義忠所殺莫知誰所使朝廷意源義明捕誅之義綱義明父也走

攄甲賀山。爲義義親子。爲祖父義家子養。

天永元年。庚寅冬。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匡房爲三朝帝師。有器識。

三年。壬辰冬。忠實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永久元年。癸巳夏。延暦寺僧徒數千詣闕。訴興福寺不法。興福寺僧徒又攻延暦寺。敕源平二家。拒卻之。　是歳夏。攝政忠實罷太政大臣。　冬。改攝政爲關白。

三年。乙未夏。以內大臣雅實爲右大臣。大納言忠通

爲內大臣。忠通忠實長子。

元永元年。戊戌春正月。立女御藤原璋子爲中宮。璋子故大納言公實女。嘗爲法皇子養。許嫁關白忠實子忠通。法皇使忠實女納宮。辭。乃變約納璋子。璋子幼爲法皇所鍾愛。及長私焉。至入宮猶不改。帝知御之。

二年。己亥冬。輔仁親王薨。輔仁後三條第三子。白河異母弟。有才學。後三條受之遺詔立第二皇子實仁爲白河儲貳。以次及輔仁。及實仁早世。白河背之立堀河。及堀河疾。今上未生。中外屬望輔仁。終不得立。輔仁退居北山花園。琴歌自娛。法皇優給食邑慰之。一時名士多往遊。世稱三宮百大夫。

保安元年。庚子冬。罷關白忠實內覽文書。

二年。辛丑春。以內大臣忠通爲關白。初忠實忤法皇旨。不納女於宮。謂上輕躁不可保位。旣而上稍悛。忠實悔之。會法皇幸熊野。帝敕忠實納女。忠實喜。裝奩已備。法皇還怒。罷之。忠實懼。退居宇治。禱神復職。法皇欲以其子忠通代。父辭曰。臣家世此職。

有父子授受禮。今不得行之。且父廢子登。臣所不忍。法皇爲動容。敕復忠實職。猶不敢出。乃遂罷之。

冬十一月。左大臣源俊房薨。

三年。壬寅冬。以右大臣源雅實爲太政大臣。特敕坐關白上。非藤原氏。上此官。始此。雅實質直敢言。爲法皇所敬憚。每省父顯房。顯房亦改容。

四年。癸卯春正月。法皇立顯仁親王爲皇太子。使天皇禪位。帝年二十一。太子甫五歲。中宮璋子所生。

崇德天皇　諱顯仁。鳥羽長子。母中宮藤原氏。大納言公實女。在位十九年。改元

六日天治。大治。天承。長承。保延。永治。禪位皇太弟。後二十三年崩于讃岐。壽四十六。葬白峰。

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關白忠通攝政。法皇聽政院中。上先帝尊號太上天皇。

天治元年甲辰秋七月罷太政大臣雅實。

大治三年戊申冬以攝政忠通爲太政大臣。

四年己酉春山陽南海賊起。敕備前守平忠盛追捕。

五年庚戌二月立女御藤原聖子爲皇后。關白忠通女。秋七月法皇崩。太上天皇聽政院中。法皇

在院決政四十餘年。擁立三帝。天子仰成。篤信佛。造丈六像一百餘等。身像三千餘。小佛不知數。多建寺塔。數禁諸國殺生。燒漁網。雖釋奠用素饌。葬白河天皇。

長承元年壬子春正月。前關白忠實請一入朝坐聽政。忠通上聽之。三月得長壽院成。左衞門大尉平忠盛除但馬守。尋擢刑部卿。聽大內昇殿。上皇漁色數微行。忠盛每隨及建寺。命董役。故賞之。諸卿賤其門地。恥與爲伍。謀乘闇刺殺之。上皇益寵之。冬家忠轉左大臣。有仁轉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忠爲內大臣。

二年癸丑上皇納忠實女泰子。

保延元年乙卯春以頻年饑疫多災異。盜賊起。敕諸儒言政事得失。式部大輔藤原敦光疏陳七弊曰。踈祭祀。不信佛。奪農時。重賦斂。縱奢僭。廢學校。虛府庫。是歲二月罷左大臣家忠。左大將以右大臣有仁代之。權大納言藤原賴長兼右大將。賴長忠實子。忠通弟也。

二年丙辰冬以權大納言藤原賴長爲內大臣。是歲五月左大臣家忠薨。

三年丁巳左兵衞尉佐藤憲清辭官而去。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好和歌。爲上皇宮北面士。有寵而有遁世之志。一日決志陳情。辭官還家。有稚女迎牽父衣。憲清蹴之墜。跣直出。削髮改名西行。年二十三。遂周遊海內。詠歌自娛。其妻亦爲尼。時伊賀守藤原爲業與弟賴業爲經。皆爲僧。隱大原山。與西行相唱和。爲業著大鏡。紀文德以後十四朝事。

賴襄曰所貴於士者以其知時也時有勢焉有機焉勢所推移機所起伏非必難知也而莫之知者有所蔽耳唯有識之士能先見之去危就安去濁就潔舉世不知而已獨知之知之明故决之果彼之所驚我以爲當然如藤原憲清不其然乎當是之時天下之勢何如哉君臣殉私廉耻喪亡國家紀綱所以維持天下者無一存者而天下之武健桀驁者隱然成黨於下竊窺朝廷以爲不足畏朝廷方計較閨閣之寵易置童蒙之君宰執之臣骨肉爭權不省宮城之外有何事大亂之機將發矣而上下晏然處之何哉譬若失火之家舉家宴集謳嘩及鄰閭來救始知之彼汨沒於爭競之間中熱外諜顛倒是非是以其機露於前而不能見憲清資不過北面官不過左兵衛尉處一世奔波之後有以窺其端倪以爲事勢如此官不可爲故雖頗受寵使而决然去之其迹歸佛辭世者特託焉而遁或觸焉而發耳世盖駭愕以爲不近人情不知

自憲清視之舉朝之士皆喪心者也憲清弃官之歲而藤原賴長爲内大臣後二十年而保元之禍作自是喪亂荐資海宇反覆而憲清嵓居川觀超然事外嗚呼可謂士也已史稱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善歌盖備文武才略者使少營求攀援而進如藤原信西或所不難而不屑也乘世之亂依附姦雄樹立功名如大江廣元又所優爲而又耻之觀其異日見源賴朝贈之寶玩而出門抛與兒童可以見其志矣世稱其無欲而已吾則欽其有耻有識也古曰利使智昏憲清唯有耻也是以能識一世之所不能見也如藤原敦光稱文學之士應敕陳得失言及敬神佛興學校盖三善清行之所以言於延喜而敦光拾之是爲何等時而爲此迂拘之説而不耻邪如藤原爲業兄弟辭官隱居著史自遺盖亦知時之非也紬繹前事託空文以自見此則憲清之徒也

五年己未秋八月立皇弟體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内大臣藤原賴長爲傅

永治元年辛酉春三月上皇薙髮稱法皇　冬十二月法皇促天皇禪位皇太弟體仁初法皇多内寵最後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寵專房稱美福門院生體仁生四月立爲儲貳得子欲其速得位至是法皇諭帝禪位即日促書詔詔案改皇太子曰皇太弟帝欲須明日審議法皇不聽時百官已備儀待詔出而中使往復數次終不聽及暮傳劍

璽帝年二十三太弟生三歲

近衛天皇諱體仁鳥羽第八子母美福門院藤原氏中納言長實女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曰康治天養久安仁平久壽崩壽十七火葬船岡山西野

十二月天皇即位於大極殿關白忠通攝政法皇聽政院中尊先帝尊號太上天皇於是世稱法皇曰本院上皇曰新院

久安三年丁卯春左大臣源有仁罷尋薨始鳥羽上皇好修容儀有仁亦喜修飾朝服有稜烏帽有額始於此

五年己巳冬忠通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尋罷太政大臣改攝政爲關白

六年庚午春正月天皇加元服　三月立左大臣賴長女多子爲皇后　夏六月立攝政忠通女呈子爲中宮　以賴長内覽文書初賴長欲后多子不許忠實親請之法皇而得之及立呈子賴長不懌忠實欲使忠通讓攝政於賴長而佗日及忠通之子又請之法皇忠通奏賴長凶險不可忠實怒乃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乃令左衛門尉

源爲義遣兵入忠通第奪藤原氏傳家重器朱器臺盤以授賴長又奪其邑獻之法皇因請使賴長領内覽於是賴長得專政忠通備位而已帝稍長親信忠通惡賴長然壓於法皇不得如意居常鬱鬱積成疾

仁平三年癸酉秋帝有目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子守仁關白忠通承旨奏請再三法皇意忠通利其幼弱不許忠實聞之曰愚哉立其子其父必專權佗人豈得預乎

久壽二年乙亥秋七月天皇崩帝無子上皇冀復位不然立重仁重仁其長子也長而賢中外亦屬意焉而美福門院意上皇咒詛帝法皇近臣受賴長凌辱御之因又譖其與知咒詛事法皇因欲立帝同母妹暲子爲女王又上皇同母弟有雅仁雅仁子又有守仁法皇未決誰可立因召忠通詢之忠通曰捨男立女舍子立孫皆非是宜立雅仁法皇從之雅仁稱四宮性輕諜無人望制下朝野愕然八月葬近衞天皇

後白河天皇諱雅仁崇德同母弟在位四年改元一曰保元禪位皇太子後三十四年崩壽六十七葬蓮華王院法華堂

冬十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以皇子守仁爲親王卽日立爲皇太子

保元元年丙子秋七月二日法皇崩鳥羽卽夜葬之上皇入臨及門右衞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不納上皇大恚還先是左大臣賴長失寵法皇諫事上皇上皇嘗夜容語之曰法皇舍宜立之重仁而立非文非武之四宮今法皇已昇遐何憚之有吾欲舉大事廢豎子而再踐位如何賴長欲立上皇而己專權乃力贊之內大臣實能知之入諫曰天位宗廟所幽贊非人力陛下宜以天命自安今信諛言輕舉震驚殯宮恐鬼神不右上皇不聽乃令賴長誘召將士先是實能啓法皇曰宮車晏駕大亂必興宜豫備之法皇乃署源義朝賴政等十餘人名屬美福綏急召之時上皇謀頗漏朝野洶洶帝召將士自衞遣檢非違使近畿諸路捕兵士入京者時上皇居鳥羽宮法皇崩七日修法會田

中殿上皇不臨出宮入據白河北殿召賴長問道入召源爲義辭強之乃率諸子至陳策奉上皇南狩兵卽不利遂奔關東第八子爲朝請卽夜直襲大內火攻取帝奉上皇代居事可立定賴長皆不聽曰吾已約南都衆徒明旦必來然後戰十一日帝御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皆從遣源義朝平清盛等攻白河殿義朝請火攻之上皇大敗出走不能跨馬藏人平信實累騎將東奔扶掖至如意山徒步傷足委頓揮諸將散之及夜從者肩負出

京師無敢舍者投僧房得粥進翌日薙髮入仁和寺不納事聞帝遣兵守之遂火上皇宮及賴長以下黨與十二第前關白忠實聞敗出奔南都賴長走中流矢扶上輿欲就忠實忠實拒之曰安有氏長者而死鋒鏑者吾不欲見此薄命兒乃齚舌死少納言藤原通憲獻策榜亂黨姓名朝堂各署流貶處所於是多出降者乃悉論死右大臣藤原雅實大納言藤原伊通等曰自弘仁誅仲成未嘗加刑朝臣況在諒闇乎通憲曰非常之事宜非常議

之不可遺後患今重仁削髮流賴長諸子及其黨卿以上忠實以忠通奏請得釋爲義匿於義朝所清盛叔父右馬助平忠政亂黨也清盛素與有隙乃殺之以搖義朝帝果命義朝誅爲義義朝請以己功贖之弗聽乃謀於其臣鎌田政家政家曰齊死寧死於子手乃使政家誘殺流爲朝伊豆遂流上皇於讃岐過鳥羽欲拜辭山陵不許

賴襄曰保元之亂其發晩矣當發於圓融華山之間矣而未發也當發於三條後一條之際矣而未發也何以言之夫保元之事雖出帝王之爭位抑亦出於相臣之爭權相臣爭權自昔而然兼通兼家以兄弟爭之道兼道隆亦然伊周道長則以叔姪爭之而其於帝王各有所黨欲援而擁之以逞己志但彼未及用干戈而勝負已定故曰未發也雖然兼通兼家相驅逐於朝廷其與用刄相距無幾源賴信事道兼欲爲刺殺道隆因兄賴光言而止使其不止則今日之爲義義朝也伊周弟隆家桀悍有氣至射中上

皇衣使其助兄攻道長立其所欲立亦所不憚爲但無親信兵士如源平者故不能爲耳故曰保元之禍其發晩矣夫崇德雖希復位非賴長從臾黨援之烏能以深宮弱質驟決意動兵乎而鳥羽之立後白河實由於忠通世以忠通爲温厚長者非賴長凶險之比吾以爲忠通特其言語可聽耳其姦則勝賴長也夫四宮爲崇德之同母弟而美福門院勸上皇立之者何哉四宮之子守仁早喪其母養於美福美福無他子

可立而愛其所鞠育。故欲立四宮而及於此也。
近衛帝之患。自欲傳位於守仁。忠通數爲請之
法皇。至再三不已。是先保元三年矣。夫帝之患
自微疾也。未必欲俄去位。而忠通忽欲易其位。
己可疑矣。及近衛崩。議繼嗣。美福欲直立四宮。
則忠通亦贊成之。蓋四宮疎遠無寵者。然以守
仁故。出入美福之宮。爲其所庇眷。忠通亦結媚
於美福。共相結託。以傾賴長。賴長所以失寵於
法皇。而走黨崇德者。以此。昔者弘仁之變。無藤
原仲成。則平城無賴舉事也。承和之恒貞。安和
之爲平。孩之者。與擠之者。皆出於下。勢每然也。
故保元之禍。雖由白河鳥羽以私愛廢立天子。
然發之者。忠通賴長也。二人之相軋。本由其父
忠實。忠實之憎忠通。以其代己執權。父子且然。
況兄弟乎。況叔姪乎。當時君相皆然也。君已狥
私。相亦營私。私之極。敗倫理。亾廉耻。而不顧壞
其紀綱。非一世也。故曰其發晩矣。而發於此爾。
夫欲濟其私。不得不用兵。而天下之兵。皆在武

臣之手。不得不借其力。奪一朱器臺盤。亦借源
爲義兵。況爭國乎。故彼此並借人兵。以決勝負。
如借人錢以爲博奕。勝非我勝也。佗人勝也。天
下之遂歸於武人。奚足恠哉。

是歲敕畿內七道造營大內

二年丁丑夏左大臣藤原實能罷　秋八月以藤原基實爲右大臣忠通子年甫十五　冬十月大內成初關白忠通請修宮室鳥羽上皇憚勞費不果至是藤原通憲決議成之詔復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復內宴及相撲節會　進造宮諸國司七十二人位

三年戊寅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是月忠通辭關白

二條天皇諱守仁後白河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大納言經實女在位八年

改元五曰平治永曆應保長寬永萬禪位皇太子而崩壽二十三火葬香隆寺

冬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決政院中右大臣基實關白庶政

平治元年己卯春三月立妹子內親王爲中宮　冬十二月右衛門督藤原信賴以左馬頭源義朝兵作亂圍上皇宮殺少納言藤原通憲遂幽上皇及帝於宮中帝逃幸太宰大貳平清盛第以其兵討賊信賴伏誅義朝東走爲其下所殺梟首京獄清盛以下進官爵有差初信賴三位忠隆子貌美幼寵於上皇累遷中納言兼今官恃勢驕肆人呼曰惡右衛門督希望爲大將數請上皇上皇以語通憲通憲諫之圖唐安祿山事跡上之信賴啣之稱病不朝信賴素善於中納言源師仲就其第講武事通憲文章博士實兼子強幹有才學自相有兵死法或曰爲僧可免遂削髮曰信西以上皇乳母子親近用事義朝嘗請與婚鄙之不許而爲子娶清盛女經宗惟方等皆嫉忌惟方又與信賴有姻

遂相共謀除之因引義朝爲黨闞清盛赴熊野舉事九日白虹貫日通憲察將有亂入奏之上皇內宴乃密告之宮女而出奔大和信賴等不知以爲必侍宴圍而焚之不在乃焚其第遂幽上皇遷帝使經宗惟方伺察動靜自稱大臣大將黨與皆授官以義朝爲播磨守十三日獲通憲於石堂山殺之梟首信賴居朝餉所專決諸政公卿以下俯伏陪位獨藤原光賴不肯出信賴矯詔大會公卿議事光賴乃出戒從者有變以我首免勿辱賊手遂

入曰今日朝班何異吾左衛門督也因進坐信頼上端笏厲聲曰聞今日有旨召百僚不至有誅抑所議何事信頼俛首衆皆屏息光頼囬視久之曰無所議則請退乃出召惟方及經宗責以大義歔欷流涕使保護二宮曰平氏還力能臣復狂賊不能久也惟方等悔悟清盛還途聞變欲避之其子重盛奮決議歸六波羅第使人潛入詗事經宗惟方教帝逃出平氏兵迎路入其第公卿多踵至上皇亦潛出入仁和寺信頼方醉卧及醒懊悵曰惟

方負我惟方短小多智世呼爲小別當至是又呼中小別當謂其中立能左右也敕平氏討賊以大内新建恐羅兵燹宜誘賊出外戰重盛等攻大内且戰且卻誘賊至其第別遣兵入大内賊進退失據遂敗走信頼初盛氣指揮及聞敵呼譟至怖失色不能騎追及義朝於八瀨呼請與偕義朝怒抶其面去乃趨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請上釋之不報平氏兵以敕旨來捕誅之遂囚其黨五十餘人藤原成親以重盛姻免死其餘公卿貶官清盛及子弟皆進官流通憲子十二人世以爲出經宗惟方所爲也信頼圍上皇宮宮人多墜井死左大臣伊通戲曰殺人多者得賞宮井當先受官義朝東奔至尾張投鎌田政家妻父長田忠致家忠致心動伏兵浴室殺之及政家獻其首賞爲壹岐守忠致觖望平氏臣家貞者請斬之以懲不忠不許義朝諸子皆爲平氏所捕殺獨第三子頼朝清盛繼母爲尼者憫之爲請免死流伊豆婢子三人皆幼以母殊色清盛納之因亦得免

平治之亂盡出於藤原信頼乎頼襄曰不然信頼白面狂童耳不過希望大將何必擧兵劫宮徙帝幽上皇欲何爲乎彼雖狂騃何遽欲身爲帝王乎且上皇乃其所受寵昵者也徙帝可也何幽上皇然則出於源義朝乎曰不然義朝之觖望爵賞信矣然不至蹂躪宮闕以求之信頼之不足與有爲寧有不知受其叙爵晏然居之何恃而然乎饒令其怨通憲斃之於路如殺犬耳何至犯兩宮且其心所仇者平清盛彼雖強

宗兵不精於我使義朝有意舉事何不直攻之而攻三條殿乎然則平治之事出於誰曰出於藤原經宗惟方自昔婿爲天子外舅執政常也經宗爲帝之舅惟方爲帝之乳母子二人者以爲帝立則已執政必矣而政在於上皇通憲用事是二人之所不平也是以視信賴之不逞於通憲且輕躁易動故從臾使作亂患其無兵也視義朝之怏怏敎信賴結之以清盛爲通憲親姻瞷其不在草率舉事蓋皆出二人之計其本

意在除通憲廢上皇然後已擁帝以擅政不然何以及平氏歸京獨扶帝逃出而委上皇於賊手信賴不足言也義朝武人暗於朝典恃二人以爲可得志而利去害止蓋噬臍而不及也二人委賊名於人而已盜其功及其得志勸帝爲政不使上皇預焉可以見其情矣是以上皇憤怒借平清盛之手以逐二人而清盛威權倍起又可以見其勢矣雖然二人皆巧黠多智不露蹤跡故無幾召還經宗又以外戚故富貴終身

時無燭其姦者耳故襄以爲保元之亂出於忠通賴長而平治之亂出於經宗惟方彼皆驕逸不更事者故以兵爲易事輕忽舉之禍遂至此如藤原成親亦然譬若悍婢黠豎利主家財物注火其屋欲乘擾攫取之若夫義朝清盛僕從之有力者赴救効力焦頭爛額或爲其詿誤至骨以陷罪一勝一負所就逈別其初念皆不及此也

永曆元年庚辰春正月。納太皇太后藤原氏于宮。大納言公能女。爲左大臣賴長所養。近衞皇后是也。保元亂後幽居。上聞其美論旨公能納之。朝臣公卿引唐高宗納武氏事諫之。上皇亦不可。上不聽曰。是朕家事。不問外議。天子無父母。何有於先皇哉。遂冊立爲皇后。世呼二代后。　三月。上皇令平清盛收藤原經宗。流于阿波。藤原惟方流于長門。經宗以上舅。惟方以乳母子。親任用事。每事以上旨行。不使上皇知。上皇自仁和寺之八條第。時登

閣觀望。二人以上旨施板爲蔽。上皇恚。收之清盛欲殺之。前關白忠通請而減死。　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伊通爲太政大臣。基實爲左大臣關白如故。藤原公能爲右大臣。藤原基房爲內大臣。基房忠通子。伊通上疏言三事。一曰用人材。宜舍短取長。二曰宿衞宜選材武。不可備文具。三曰君臣所學。皆要濟時。不宜徒事詩賦。　是歲。以平清盛叙三位。尋任參議。踰歲。兼右衞門督。撿非違使別當爲權中納言。

應保元年辛巳秋九月。奪左中將藤原成親右少辨平時忠等官。皆上皇所親近也。帝啣上皇收經宗等。故黜之也。

二年壬午春三月。召還流人藤原經宗。尋復本官。是歲。平清盛叙從二位。

長寬二年甲申秋八月。崇德上皇崩于讚岐。崇德在遷所。刺血書大乘經。成。請藏京師佛院。後白河上皇不許。崇德大恚。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廻向惡道。自是成疾

遂崩。其後亂不止。勅建廟畀田祀之。　冬閏十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兼實爲內大臣。兼實基房弟。是歲。前關白忠通薨。忠通工歌詞。善書。嘗有乞寺榜者。旣成。聞陸奧押領使藤原基衡所求。怒奪還之。

永萬元年乙酉。平清盛任權大納言。　夏六月。天皇不豫。立皇子順仁爲皇太子。禪位。上尊號太上天皇。帝頗用心政治。與關白基實謀。未嘗咨稟上皇。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

六條天皇 諱順仁。二條第二子。母伊岐氏。大藏少輔兼盛女。在位四年。改元一。曰仁安。讓位皇太子。後八年崩。年十三。葬清閑寺。

秋七月。天皇即位於大極殿。甫二歲。關白基實攝政。後白河上皇決政院中。太上天皇崩。八月。葬二條天皇。興福延曆二寺會葬。爭班搆兵。京師訛言上皇令僧徒討平氏。平氏聚兵自衞。大內亦戒嚴。上皇親往諭清盛。清盛稱疾不見。

仁安元年丙戌春三月。召還流人藤原惟方。秋七月。攝政基實薨。近衞祖。以左大臣基房攝政。冬十

月。立皇叔父憲仁親王爲皇太子。甫六歲。初上皇納兵部少輔平時信女滋子。嬖之。生親王。欲立之。親王母滋子。清盛妻妹也。後稱建春門院。十一月。罷攝政基房左大臣。以經宗爲左大臣。內大臣兼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平清盛爲內大臣。

二年丁亥春二月。以平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

三年戊子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賴襄曰。吾嘗論平清盛之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爲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請詳論之。夫平氏自白河鳥羽之世。已受寵任。門望出源氏之上。帝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爲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猶延元帝之寵足利高氏。過新田義貞。視其門望之高下焉爾。故藤原通憲不許壻義朝。而連姻清盛。君臣同見。抑彼揚此。遂激成平治之亂。義朝無義貞之臣節。而清盛坐得尊氏之所圖。皆帝致之也。清盛心知帝之無望。而倚己之望

也。意素輕之矣。及上皇以先朝定議。禪位二條帝。欲己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喪通憲矣。尤倚於清盛。借其力以除帝之謀主難除者。已借其力。不得不醻其勞。今年任中納言。明年任大納言。勢已駸駸矣。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犯衆情之所不是而必行之。則又借清盛之力。以爲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著世。是真可倚以爲大援也。於是驟

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大政大臣。是顯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使清盛謹愼有學之君子。猶不能不自恣。況武人之負功恃力者。其驕肆不忌憚。固其所也。亦猶延元之假尊氏大將軍之地。故曰。上皇使之然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傅之翼而騎之。欲中下不可得。況欲搏而鞿之。速其噬攫。莫足怪焉。清盛之意則以爲旣與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爲。無不可爲也。於是納女爲后。立其所生爲天子。己爲外

祖。專政。己之子爲外叔。任左右大將。族類列卿相。莊園跨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有其所不及。故爲其所未爲。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爲彼之所爲。我何有不能爲。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鬬。一斃一在。在者負嵎。後白河上皇懲而不復攖之。建久之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攖之而大傷。承久之事是也。後醍醐帝乘其自斃殪之。而更養一猛惡者。延元之事是也。

日本政記卷之九

日本政記卷之十

賴襄子成　著

高倉天皇

諱憲仁。後白河第五子。母建春門院平氏。贈左大臣時信女。在位十三年。改元四。曰嘉應。承安。安元。治承。禪位皇太子。明年崩。年二十一。火葬東山清閑寺。

三月。天皇卽位于大極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上皇五歲。帝八歲。

嘉應元年己丑夏六月。前太上天皇薙髮稱法皇。先是平清盛以病削髮曰淨海。稱大政入道。造西八條第。窮極土木。又興別莊于福原。攝津朝廷賞罰出其喜怒。上皇積不能平。削髮歸佛。且以媚清盛。清盛乃悅。

二年庚寅夏。以陸奧夷酋藤原秀衡爲鎭守府將軍。

是歲。權大納言平重盛次子資盛途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從者呵辱。清盛怒。使武士覘基房出。毀其車。傷從者。上爲之廢朝三日。重盛懼。黜干其事者。逐資盛于伊勢。

承安元年辛卯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冬十二月。清盛納其女德子爲女御。

二年壬辰春二月。立爲中宮。長於帝四歲。

安元二年丙申秋七月。太上天皇崩。葬六條天皇。

治承元年丁酉春正月。罷內大臣藤原師長左大將。大納言兼右大將平重盛遷左大將。權中納言平宗盛兼右大將。師長賴長子。宗盛重盛弟。三月。重盛遷內大臣。夏六月。流權大納言藤原成親于備前。成親素望大將。不得。因此怨平氏。與檢非違使平康賴左衛門尉藤原師光法勝寺執行俊寬等謀滅平氏。引藏人源行綱爲黨。法皇與其議。

四月。延曆寺僧徒因事有訴。犯闕。法皇令成親師光等徵兵備之。其實討平氏也。行綱懼事不成。自首清盛。清盛聚兵六波羅第。遣兵至法皇宮。執師光訊鞫得狀。收成親。遂欲取法皇幽之。曰。以輕躁之君。御僥倖之臣。何所底止。重盛極諫。不聽。重盛大徵兵。兵皆舍清盛歸之。清盛乃止。欲殺成親。重盛爲請減死。處流竄。其子成經及康賴俊寬等于薩摩。殺師光。師光故事少納言通憲。以狡悍被信

任通憲薦爲左衛門尉及通憲被殺削髮稱西光又孽於法皇至是罵清盛死清盛尋潛使人殺成親

賴襄曰國之所以盛衰者以士氣之振與不振國朝之衰其公卿平時奔競有事逃避唯不知退而守其廉是以不能進而死其節也故凡士之養氣在其平時國之養士之氣亦在其無事無事之退可以望有事之進有事而能果於進者及事平則亦勇於退其爲氣一也當賊信賴

之幽兩宮也平時決死生以競官爵威焰赫然凌壓人者奉首鼠竄莫敢出身當其難藤原光賴因會議面折信賴使其俛首喪氣當時賊黨布在朝廷者噤不能出一語足以挫狂賊之勢而定天下之向背不待平氏來討而其勢決矣吾嘗曰平平治之亂者光賴爲首而平重盛次之及事平天子欲大用光賴參政府則稱疾辭之蓋視朝政之非已志不立當衆人計功爭進之際獨決意而退耳可謂勇矣如夫重盛非天下之所謂賢者乎而當大將闕自請拜之何哉當是時藤原成親等銳意望補焉而重盛兄弟以後進超據其地烏得不激衆怒哉父爲太政大臣妹爲后已爲左右大將進不知止以速上下之憤嫉及難作乃諫爭於父固已晚矣故吾以爲作治承之難者重盛爲首而成親等次之夫重盛之於清盛與光賴之於信賴事固大異當諫之造膝之際不當諫之稠人廣座之中可爭之事未發之時不可爭之事已發之日然已

在平時不知自退如之何能教其父退也雖能姑遏之乎恐親終及大禍也欲先死於未及是其氣不足尚也烏能終勝桀驁之父噫曷若光賴之端笏厲聲橫身當賊鋒以其氣奪賊之氣也哉

二年戊戌秋七月召還流人成經康賴等冬十一月皇子言仁生母平氏十二月立爲皇太子初中宮有身清盛希其生男每月親禱嚴島祠臨產法皇幸其第爲誦經已而分娩清盛喜極獻砂金千兩法皇揶之曰驗者視朕邪

三年己亥秋七月內大臣兼左大將平重盛薨冬十一月地大震平清盛奏罷關白基房貶爲太宰權帥以右近衛中將基通代之進內大臣奪太政大臣師長官爵流于尾張遣平宗盛率兵幽法皇于鳥羽基房固有寵於法皇其兄子基通清盛女壻中納言闕清盛請與基通不聽基房子師長超任之重盛薨未數日法皇游幸自如基房又奏収其封戶清盛積怒自福原率兵入行事罷奏帝自今諸政皆陛下意

四年庚子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清盛諷之也太子甫三歲　三月清盛奉帝幸嚴島帝先幸西八條第過鳥羽覲法皇嚴島祠清盛所虔事也故引帝誓祠前欲其不負已帝少受學清原賴業性

仁孝自法皇幽囚鬱鬱早去位憂懼遂至于崩

安德天皇 諱言仁高倉第一子母建禮門院平氏太政大臣清盛女在位四年改元二曰養和壽永後二年崩于西海年八歲

夏四月天皇卽位于紫宸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內大臣基通攝政前太政大臣清盛決事

五月前右京大夫源賴政奉皇伯以仁王起兵討平氏不克王後白河第三子幼敏慧以母賤未得爲親王居高倉宮有善相者曰王後必升大位賴政平治中援宗族歸順位不滿其望其子仲綱爲平宗盛所凌辱賴政憤懣勸王潛下令東國發源氏所在源氏響應報至清盛大驚奏削王屬籍遣兵圍其第賴政已使王逃之園城寺牒延曆興福二寺爲援清盛以米二萬石絹三千匹啗延曆寺叛王賴政欲直襲六波羅僧徒通欵平氏者沮之止翌日奉王奔南都王以徹夜不寢比至菟道凡六墜馬乃據平等院徹橋而陣平氏以二萬騎來攻破之賴政仲綱等自殺王逃中流矢薨年三十

六月清盛奏遷都于福原以舊京逼於延曆興

福二寺數蠢動避之也令公卿建宮城以地迫狹未就奉帝于清盛第先是以宗盛請迎法皇於八條烏丸稍釋其防及有以仁王事又幽之福原板屋三間膳日二次人呼曰牢御所　秋八月流人源頼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伊豆討平氏與平氏黨大庭景親戰敗走安房　源義重起兵上野據寺尾城　九月源義仲奉以仁王令起兵信濃義仲故撿非違使爲義孫帶刀義賢子也義賢與姪義平私鬬見殺義仲匿于木曾曰木曾冠者頼朝徇

上總下總武藏相模悉下之據鎌倉下官符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以右少將平維盛爲追討使薩摩守平忠度爲副東擊源氏　冬十月源頼朝逆之駿河維盛兵潰還初清盛要上皇請討頼朝宣旨又屏人請其誓書不與源氏宗盛進紙筆清盛耳語令書後上皇與侍臣語飲泣忠度等欲進踰足柄山上總介平忠清以駿河伊豆兵未來附踰險逢敵非計不如沮富士河待敵頼朝以大兵來夾河陣令族武田信義以甲斐兵遠出平氏後會鶏

鳴群飛維盛軍以爲敵至不戰走頼朝欲追擊遂西以關東豪傑有窺其後以信義守駿河安田義定守遠江退至黄瀬川得義經義經故義朝第九子平治之敗免放之鞍馬寺稍長走陸奥依藤原秀衡聞頼朝起來從尤勇悍善用兵後用爲將

十一月清盛奉帝復都平安時福原第多怪占曰必平治亂者爲祟清盛會公卿議兩都利害公卿皆希其旨盛稱新都利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極言其不便衆爲危之清盛默然遂促駕復闕人以

問長方長方曰彼萌悔心故洛吾因而導之耳先是長方從容說清盛謂亂人得志皆公歐之使然清盛頗悟造宮夢野奉法皇　十二月初清盛使部下妹尾兼康率兵鎮南都僧徒攻鏖其兵清盛怒至是使其子藏人頭重衡率兵燒興福東大二寺斬僧徒數百人

養和元年辛丑春正月太上天皇崩　葬高倉天皇

二月尾形惟義起兵築紫河野通信起兵伊豫並應頼朝　閏月前太政大臣平清盛薨遺表凡

事皆咨宗盛。又遺戒子弟力討賴朝。清盛自左衛門尉至太政大臣。同姓爲公卿者十六人。得昇殿者三十餘人。爲衛府國司者六十餘人。其釆地半海內。衣冠華美。一時慕尚稱六波羅樣。　三月平重衡等與源行家義圓戰墨股川。破之。獲義圓。義圓賴朝弟也。行家走依賴朝。請分領一州以復戍軍。不答。乃附義仲。先是志太義廣聚兵常陸。來見賴朝。不禮。怒還。將攻賴朝。敗走。亦附義仲。行家義廣皆賴朝叔父也。　夏六月。先是平氏請敕旨。令

鎭守府將軍藤原秀衡攻賴朝。又以越後人城資永爲越後守。攻義仲。義仲逆擊破資永。資永越後豪族也。　秋九月。宗盛又遣平通盛經政等攻義仲。敗還。

壽永元年。壬寅秋九月。先是城資永任越後守。而卒。弟長茂襲任。至是發越後出羽兵四萬餘人擊義仲。義仲以三千騎襲擊破之。北陸道悉屬義仲。

二年。癸卯春三月。賴朝率兵十萬擊義仲。義仲避之越後。賴朝自碓氷嶺引還。徵義仲質。義仲遣其子義高爲質。　夏四月。平宗盛奏以平維盛爲追討使。率宗族六將兵十萬人北擊義仲。義仲與戰于越中。大破之。獲平知度。追擊西上。六月。連戰于越前近江。皆破之。使人喩延暦寺爲內應。　秋七月進據叡山。宗盛挾帝及法皇奔福原。法皇逃幸義仲營。宗盛遂泛海奔筑前。義仲進入京師。　法皇還御法住寺殿。以源義仲爲左馬頭兼越後守。行家爲備前守。敕討平氏。削平氏二百餘人官爵。

賴襄曰。平源之事。其名分逆順。姑置可也。至其

興廢之數。攻守勝負之勢。請得而論之。夫平氏遭遇時變。擁天子以定亂逆。及是之時。退居攝播之間。開府養兵。據爲根本。官止大納言大將。而與聞朝政。庶幾可以保其功名。樹子孫之業。不出於此。而溺於習俗。必求如藤原氏之比。身擅京府。敢爲天下之的。所以天下嗷然競起也。至是乃退據福原。晩矣。適足以示怯動搖人心耳。乃募無根之兵。四出防禦。自竭其力。而敵益得志。其勢固然也。然源義仲自覆平氏之車。而

復蹈其轍何哉義仲之國近於京師所以速奏効使其既已逐平氏留一親信將領護輦轂而身歸信濃如異日之織田氏據美濃而經營京畿厚集其勢與鎌倉對峙雖源賴朝伺我隙而無可乘則未敢動也或再親將窮追平氏殄滅之勢不能然則或與之和以謀鼎足而觀其釁無不可也乃以爲吾據京師可以號令四方不知是天下之散地不可爲根據如雞棲木上必有來逐下之者矣前日之平氏可以見焉譬之

人家京師廳事也可以會議而不可以坐卧可以坐卧者有奥室焉夫越信者義仲之奥室也而鎌倉者賴朝之奥室也賴朝據其奥室而治義仲於外廳閾義仲與平氏而徐制其後如賴朝則可謂獨不拘習俗之見而知天下之形勢者矣宜乎其剏建無前之業也後焉新田足利皆不及也雖然賴朝初念亦不至此或觀奥之藤原氏越之城氏秉王綱之弛竊據一隅也而欲倣之歟平氏使此二氏圖源氏如秦人之遠交近攻亦善計也雖然二氏之國富兵强勝新造之源氏而其智與勇非賴朝義仲之對所以前後並斃也而况平氏乎

後鳥羽天皇　諱尊成。高倉第四子。母七條院藤原氏。修理大夫信隆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三。曰元曆。文治。建久。禪位皇太子。後四十一年。崩于隱岐。壽六十。火葬苅田山中。

八月。天皇在筑前。法皇下敕。遙廢之。立皇弟尊成踐祚。左大臣藤原基通攝政。先是法皇喻旨宗盛還駕。不奉詔。法皇會公卿議。右大臣兼實上言。京師無主。四方觀望。平氏挾乘輿。吾討之無名。宜更立新主。以繫臣民心。祖宗制。無劍璽不得即位。然繼體天皇即位以前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位。今

宜據此例。法皇從之。乃議所立。議者謂世亂宜立長君。故以仁王子避亂北走。曰北陸宮。義仲奉入京師。法皇敕問義仲。義仲曰。天位非臣輩所敢議。然三條宮憤陛下幽厄。唱義殺身。臣等奉其令以有今日。立之庶幾副天下之望耳。或議其嘗爲僧不可。高倉帝有二子。叔五歲。季三歲。召見之。覺季可愛。命卜之。叔吉。法皇寵姬丹波局勸立季。

賴襄曰。藤原兼實世所稱爲賢相者。然在諸藤可爲巨擘。賢則吾不知也。如其贊立後鳥羽。非有權時之略。徒習見當時立君之易。附會法皇之旨。而利於源氏耳。其所謂天下無主。兆民無所繫心者似也。雖然政在院中。天子爲虛位久矣。民心所繫在於法皇而已。平氏挾帝及神器以爲奇貨固也。然當時之勢。與李氏之父爲虜逐。而子立以繫民望者不同。又與趙氏朱氏之兄爲虜囚。而弟立以空敵資者不同。孫爲外家所將去。而祖父在也。祖父再聽天下之政。而徐處置之。將無不可。譬猶盜賊竊發。劫人子爲質。

不過欲免於急之則持。緩之則舍。爲當時計者。明詔諸源曰。今上雖平氏出。於朕爲親孫。不幸爲外家所挾。併神器在彼。朝廷自有處分。勿得私攻擊之。詔平氏曰。今上非汝家所得私。況於神器。苟奉還之。當宥前罪。給以活命之邑。勿妄蠢動以重罪。不奉詔。當告祖廟致天討。玉石俱焚。源氏既有泄憤於平氏。而平氏亦知其罪矣。休兵就安。兩不敢不聽。奈何遽別立主。以絕彼之望。而資此之戰哉。兼實以爲塞亂源遏姦軌。

吾以爲鬩而導之也。且誠欲還神器乎。尤不可立王。立王而求器。器還則彼爲空王。寧必不還。其情固然。兼實贊立王之議。而不可無器即位。非通論也。且即位與踐祚。相去幾何。其所謂示輕神器於天下。後世藉口僭竊不絶者。其自道可也。承久建武之事。烏知非藉口兼實哉。曰不立王。則成平氏之勢。曰成平氏之勢。孰與成源氏之勢。曰平氏之罪不討滅之可乎。曰彼功罪相半者也。奪其爵邑。殺將覆軍。纔保殘喘。罰亦

日本政記　卷之十　〇十五　賴氏正本

足矣。必究之所如。至無噍類。是爲源氏復仇也。且夫源義朝露又犯闕。幽囚兩皇。罪浮平氏。平氏敵王所愾。源氏子弟。烏得仇視之。適因其周旋以得宥。必可謂有恩矣。苟以此喩源氏。安置之一州。以存舊勳。以設鎌倉之所忌。非計之得者乎。平氏得安德之復闕。將必亦甘心。況得全活之所乎。或其冥頑不悟。挾質乘勢。要求不已。乃赫怒絶之。然後別立王。命源氏整軍臨之。而責還神器。則天下知其不得已焉。而誅伐之權。

歸朝廷矣。今鎌倉之兵。殄殲其仇。威被海內。而朝廷傍觀。又成其勢。而資其戰。終致失大權。兼實不得辭其責也。至其處置賴朝義經之議。爲可聽也。然賴朝欲除其所忌。何有於勅命哉。兼實爲賴朝所薦。而法皇疑其阿黨。非無謂也。是法皇與兼實。俱墮賴朝之計中。而不自知也。賴朝之薦雖曰從衆望。其實使其君臣相疑。計議不行也。使兼實清德大節。凜然足以信其君。而服姦雄之心。則何必呶呶分疏。如彼乎。一墮其

日本政記　卷之十　〇十六　賴氏正本

計。不能出脫。故及有守護地頭之請。不能力爭也。是而不力爭。其餘區區所陳。亦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耳。及其患失寵於法皇。則又欲容媚其嬖姬。以自說其無特操。如此。宜乎其爲賴朝所賣弄也。

九月尾形惟義攻平氏宗盛敗赴讃岐造宮屋嶋徇南海及山陽法皇敕義仲西伐義仲以糧乏遷延未發抄暴京畿法皇稍厭苦之欲引賴朝除之義仲微聞之不懌　冬十月敕復源賴朝本官右兵衞佐召致宿衞京師以關東未平辭閏月義仲迫於敕命率兵至備中遣將與平氏兵戰于水嶋不利義仲欲進攻屋嶋時賴朝遣兵以二弟範賴義經將之護貢賦入京師義仲聞之引還法皇敕止之不奉敕還　十一月行家討平氏戰水嶋敗

奔和泉義仲遣使平氏欲與連和以拒賴朝宗盛欲許之中納言平知盛執爲不可法皇命撿非違使平知康欲使延曆園城二寺僧徒討義仲右大臣兼實諫止之且請諭賴朝戢兵以釋義仲之疑法皇不聽義仲舉兵圍殿知康敗走義仲遷帝于閑院法皇于攝政基通第逼法皇乞討賴朝宣旨許之尋請罷基通攝政以藤原師家代之奪公卿四十餘人官爵

元曆元年甲辰春正月以義仲爲征夷大將軍而賴朝所遣二弟範賴義經等將兵數萬分道入京師矣義仲拒之菟道勢多敗死傳首京師梟于東獄帛書其髻曰賊義仲其子義高在鎌倉賴朝嘗以其女妻之及義仲敗義高出奔追殺之其妻哀不食欲更嫁之不聽終以憂死　二月平氏還據福原賴朝以法皇宣旨命範賴義經移兵攻破之斬武藏守知章以下十人虜左近衞中將重衡等平氏逃保屋嶋　秋七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先是法皇使重衡作書諭宗盛奉還劍璽宗盛等不

許平時忠又罵辱敕使逐之法皇大怒或曰劍璽在賊所而吾不即位賊重我輕不如早行即位禮內大臣兼實以爲不可曰是傷國體啓僭亂也不聽　八月法皇以義經任左衞門尉補撿非違使尋叙從五位下聽院昇殿　九月賴朝奏請遣參河守源範賴爲追討使西討平氏凡關東家人不由賴朝奏而拜衞府官者盡收其邑不許東還是歲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充別當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廣元中納言匡房曾孫式

部大輔維光子。

文治元年乙巳春正月。範賴留部將三浦義澄守赤間關。濟海入豐後。二月遣左衛門尉源義經攻屋嶋。破之。宗盛等挾先帝航海西奔。三月義經追擊。會範賴于長門壇浦。宗盛母抱先帝投海。崩。平氏宗族權中納言知盛能登守教經等六人殉死。前內大臣宗盛大納言時忠右衛門督清宗被虜。及皇太后平氏。義經索寶劍。不獲。獲鏡璽。併諸俘虜還京師。夏四月義經至。奉鏡璽於温明殿。授

賴朝從二位。五月義經護送平宗盛于鎌倉。六月還。斬于篠原。八月以源義經爲伊豫守兼院廐別當。冬十月盜襲伊豫守源義經第。敕義經及前備前守源行家討賴朝。十一月賴朝發兵西上。義經行家逃走。敕諸國捕義經行家。賴朝遣部將北條時政守京師。因奏請諸國置守護地頭。課畿內及西南四道二十六國。每段取米五升。充兵糧。敕許之。

賴襄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倉所以成霸業也。其員之簡一也。員簡則擇之精。擇吏精則民安其生。擇將領精則盜賊無所容其足。盜賊無所容其足。然後安民之政可得而施。故大江廣元之議。源賴朝之請。皆濟時之急務。而朝廷許之。亦時勢然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焉。今之所謂盜賊。古之所謂王民也。使民而安其生。何患盜賊而追捕之乎。追捕使之不得不置者。由於吏不稱職。吏

不稱職。由於擇之不精。夫是六十六人而已。不難於擇也。而不精焉者。不用心也。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貲進。非紈袴乳臭之子。則慧黠貪汚之人。知多取租稅。以資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盜。故或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

也。故廣元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爲名而請之。而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何哉。以六十六員督天下之兵。其名輕而其實重也。其廢置之權。不總之朝廷。而總之覇府也。故曰總追捕使者。亦非有此定名也。而有此定實焉也。自是以還。捕盜者。及兼監稅總之者。數申戒之曰。勿敢侵吏治。亦姑云爾耳。國司雖仍出於朝差。

而非必有其實。徒有其名耳。不獨國司徒有其名也。總國司者。亦徒有其名。而其實則歸於總追捕者。是雖時勢之使然。其初植六十六人私黨。以篡天下。其術可謂簡捷也。朝廷以爲是不過六十六員。何能爲。而不知其失天下之實。而天下之勢。終大變不可復。可慨也夫。夫所謂追捕者。視力能勝追捕而已。不必須精擇也。故皆其地方豪族爲之。雖時有廢置。久而因襲者。往往而然。以及足利氏之時。強弱相幷。合爲二三十員。再合爲七八員。員愈簡而天下愈不治。古之簡所以安民。而後世之簡。所以困民。可不慨哉。

十二月。賴朝薦右大臣兼實。內覽章奏。尋為攝政。
定。議奏十人。以內大臣實定等充之。奪預東討宣
旨者。參議平親守右大辨藤原光雅等十餘人官
爵。
二年（丙午）春三月。源賴朝奏。總相摸武藏伊豆駿河
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去年以往逋租。因請
諸國皆准之。兵興以來。民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
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稅。　夏五月。北條時定獲源
行家于和泉。斬之。

三年（丁未）夏六月。賴朝遣大江廣元修閑院。　秋八
月。京師多盜。賴朝薦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鎮京
師。
四年（戊申）春二月。賴朝奏陸奧押領使藤原泰衡舍
匿義顯。請敕泰衡誅之。奏可。義顯。故義經名也。泰
衡秀衡子。先是秀衡卒。遺囑舉國聽於義經。以抗
賴朝。故泰衡得此命。
五年（己酉）春正月。敘賴朝正二位。　三月。修大內。
夏閏四月。泰衡遣兵襲義經第。義經自殺。函其首。
送之鎌倉。　秋七月。賴朝大徵兵。奏藤原泰衡久
庇亂人。請討之。朝議未許。賴朝東下。八月。擊陸奧
出羽。悉平之。泰衡為其下所殺。　九月。敕書至。賴
朝留葛西清重鎮陸奧。凡政皆遵秀衡舊制。毋有
變更。　冬十月。還鎌倉。　十二月。攝政藤原兼實
為太政大臣。
建久元年（庚戌）冬十月。先是召賴朝入朝。豫造第六
波羅。至是發鎌倉。十一月。入京師。先見法皇。後入
朝。直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賜車服儀從。法

皇數見賴朝。每入對。漏數刻輒退。十二月。上表辭
兩職。尋還鎌倉。
二年（辛亥）春正月。賴朝改公文所曰政所。大江廣元
為別當。如故。自是賞功臣。頒封邑。皆以政所下文
行。　二月。賴朝以敕旨修法住寺殿。以奉法皇。
夏五月。殺左兵衛尉佐佐木定重。梟首唐碕。定重
父定綱為近江守護。佐佐木莊租。充延曆寺僧料。
歲飢多逋。僧徒督責。壞定綱家。放火民家。屬定綱
在京。定重拒之。傷其二人。僧徒守闕訴之。又訴鎌

倉朝議流定綱父子僧未慊意固請誅之賴朝以佐佐木氏勳舊多方營救不聽　十二月攝政兼實爲關白

三年壬子春三月法皇崩年六十六法皇在位在院二十餘年擁立五帝而政皆決於已　葬後白河天皇

賴襄曰保元建久之際國勢一變本於朝廷處置失當論者歸咎於後白河法皇以爲庸暗無比晉惠帝類也然不幸處綱紀極隳姦豪騈起之時雖英傑之君或不能濟如法皇束手無爲

猶恐不免也然而輕舉妄動不恤人言驟犯強臣動輒資其強而損我威數失信於天下惠帝無此自用也蓋漢靈獻唐代德昭宣之類耳然國朝祖宗德澤紀綱在天下者未亡有異於漢唐之季者假使如後三條之主出此之時而輔以通變明機之士未必無濟危之策也處保元之時不濫其罰不僭其賞賞武人以勳爵不假權柄而自克自治清其根本以臨之可以靖義朝矣可以不養成清盛矣至平治而後清盛得

權則勢不復可奈何矣然及其專恣極諸源乘之則其勢益變而有可處焉者何歟彼皆讎平氏非怨朝廷也朝廷之利在於並存之以使相箝制則其勢不暇及於我我可以徐處之矣當壽永之初賴朝義仲未有公然相隙第其功賞彼莫敢言可以見焉當此時法皇當禮貌義仲以陰備賴朝賴朝不敢專擅也一無義仲則賴朝無復所忌於天下乃欲倚無地無兵之義經以抗之何不初用之於義仲乎曰義仲強暴制

之猶不可曷可倚乎曰義仲雖強暴不若賴朝之姦猾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而約束之以法度可以馴服而爲我爪牙也法皇乃甘受賴朝之美言欲遠借其力以除目前之逼是以生嫌隙速凌暴耳及受其凌乃宜許討賴朝晚矣及義仲與平氏共亡矣而許義經討賴朝則尤爲晚矣賴朝既無所忌於天下而欲發其自利之請未敢也及聞此宣旨蓋心竊喜曰是可以持朝廷之短長矣於是訴所欲訴請所欲請以罔收

天下之利。朝廷不能違。大勢一變。而大權不復可收。可勝歎哉。曰處諸源則然矣。何以處平氏曰亦存之而已。諭以奉還駕及神器。則宥其死。給予一州。曰源平深讎。皆不肯聽也。曰賴朝初志在竊據東隅。故不遣一兵西行。又有願源平並仕之奏。義仲已取京師。得賜平氏邑。不欲復西伐。而欲與之連和。皆以其並立勢已不得不然也。何不聽之有。源氏且然。平氏以摧頽之餘。恇悸涉日。苟聞沛恩之命。無不聽之理也。特以

朝廷助源氏讎。已又別立主也。故絕望自弃耳。夫安德雖平氏出。在法皇爲親孫。何必別立主。別立主者。利於源氏。不利於朝廷。是亦處置失當之大者也。雖然並存者。必宜有以漸收其權。而制其爭。不然是樹兵也。是非法皇與當時公卿之所能辨。而賴朝智略絕世。能定禍亂。併事權。亦時運之致於此。非人力所能歟。

秋七月。詔遣使就拜正二位源賴朝。爲征夷大將軍。

四年。癸丑夏四月。大將軍賴朝獵那須野。　五月。又獵富士野。　秋八月。大將軍賴朝殺其弟參河守範賴。富士野之獵。伊藤祐泰二子祐成時致夜入工藤祐經營。斫殺。復父仇也。遂犯賴朝幕。謂祖父祐親仇也。駢被殺。事聞鎌倉。訛傳賴朝遭害。政子驚泣。範賴時留守。慰安之曰。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終殺之。

五年。甲寅秋八月。大將軍賴朝殺其族安田義定。

六年。乙卯春三月。大將軍賴朝入朝。遂奉車駕慶東大寺。秋七月。東還。　平賀義信爲武藏地頭。有政績。賴朝加褒賞。且榜其廳。凡任民牧者。當以義信爲法。義信源義光孫也。

賴襄曰。國之大政二而已矣。曰兵曰食。二者國之所以盛衰也。有兵無食。無以養之。而食之所以生者。在於民。故民爲本。食次之。兵又次之。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豐其食。

其食豐故其兵強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爲奢靡克剥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頽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世知源頼朝之雄略蓋世能創此業而不知所以能成此業自有其本也觀其奏蠲所領九國逋租因請諸國准之又奏兵興以來民

不暇農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稅以平賀義信爲武藏地頭有惠政因旌之以風凡任民牧者其定陸奥令凡政皆因秀衡舊規勿有所變更亦慮擾民也嗚呼當是時天下方貴驍膽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頼朝獨孜孜以養民爲務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惟然是以能歲歲出師一舉殪義仲再舉殪宗盛三舉夷泰衡四海之内一草一木無不靡從其風以遂剏建無前之大業其本在於此曰在於此而已乎曰

未也頼朝嘗見侍臣衣服麗都曰汝不見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所自奉乎彼其志在多養兵卒爲國建功汝小臣乃敢爾命取刀親截其裔夫頼朝戒小臣引常胤實平已之所須雖什百倍常胤實平而不敢奢侈可知矣是其所以當多事之日能蠲逋租養民力而不患不足也頼家實朝坐享其業盖不能然能然者乃北條氏所以盛衰相反也

七年。丙辰冬十一月。關白兼實罷。前攝政基通爲關白。

九年。戊午春正月。立皇子爲仁爲皇太子。卽日禪位。時帝年猶弱。太子幼冲。諮之賴朝。賴朝固陳不可。而關白基通等贊成之。時帝生四歲。政在於上皇。大納言源通親。以外祖用事。初上皇之在位也。藤原兼實進其女爲中宮。無子。乃計納賴朝女。會其罷關白。議未成。而其女歿。猶有少女。欲納之。而通親養女有所生。卽立之。賴朝聞之不懌。欲入京議

之。不及而薨。

土御門天皇。諱爲仁。後鳥羽第一子。母承明門院。源氏。内大臣通親養女。在位十三年。改元五。曰正治。建仁。元久。建永。承元。禪位皇太弟。後二十一年。崩于阿波。壽三十七。火葬。藏骨京師西山法華堂。

三月。天皇卽位于大政官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決政院中。關白基通攝政。

正治元年。己未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敕以長子賴家爲左近衛權中將。總諸國守護地頭。如故。

賴襄曰。源賴朝深知天下之形勢。其經營天下。備有次第。大要不自用。而用人也。其起於東國。躬被堅執銳。與敵血戰者。石橋一役而已。親與平氏對軍者。富士川一次而已。已而入據鎌倉。用八州豪傑。以自衛。如曹操據兖州。高歡據晉陽。蓄力養威。以觀天下之釁。未嘗輕用其兵也。及源義仲起。則一自將大兵。臨之。徙其跡於北陸。何哉。八州雖形勝之地。不得甲信。則不成國。後世伊勢氏擅八州。而不得一西其鋒者。甲信

爲人所塞也。賴朝蓋知之矣。已得信濃。出兵中原易也。而不肯出。使義仲先試之。義仲百戰挫平氏之鋒。而其鋒亦少鈍矣。於是賴朝徐起。以制其後。故用力約而收功倍。是義仲亦爲賴朝所用。猶其用範賴義經也。世傳範賴不若義經之精悍。而賴朝同視之。又惡彼愛此。獨遣此先往。及其久無功。乃命於彼。不知醫之善治疾者。既用硝黄。又用朮苓。義經硝黄也。不可獨用。必配範賴之朮苓。然後可以奏效。一谷是也。捕鹿

者。猗而角之。猗者不緩。鹿將覺而先遁也。故先遣範賴猗之。而後以義經角之。以獲平氏屋嶋壇浦是也。如人有左右手。右手尤可用也。而無左手。不能成右手之功。故賴朝善用人而已。收其功者也。其用範賴義經也。猶向之用義仲也。是以既收其功矣。則殺所用者。無足怪者。當東南未定。置與羽於度外。如趙匡胤之後太原。知其不可不大用力也。其既定矣。於是乎再自將大兵以治之。然亦非不用人也。初令泰衡殺義經。已殺義經。則以其不早殺。爲泰衡之罪。以起兵端。是互用泰衡與義經。以取與羽也。豈翅此哉。用藤原兼實與十議奏。以制朝廷。用六十六人追捕使。以制七道。其終始用人。以經營天下。可不謂巧歟。然而不察北條氏之袖手而篡其成功。其巧猾猜忍。自剪手足。足以資其篡耳。則是已亦爲北條氏之所用。而不自知也。可不哀哉。

初。梶原景時變於賴朝。及賴家立。又有寵。賴朝嘗愛少子千幡。屬結城朝光。朝光悲賴朝薨。曰。忠臣不事二君。吾將爲僧。景時譖之賴家。誣其謀廢立。或告之朝光。朝光乃與和田義盛等六十餘人。連署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請誅之。廣元留之不下。義盛促之。上賴家。賴家下令逐景時。景時西奔。明年至駿河。爲州人所殺。先是。熊谷直實有訴。爲景時所誣。削髮西奔京師。爲僧。佐佐木高綱累功。爲備前安藝等守護。亦託事削髮。隱高野山。

二年庚申。夏四月。立皇弟守成親王。爲皇太弟。內大臣源通親爲傅。

建仁元年辛酉。春正月。前越後守城長茂作亂京師。初長茂爲義仲所敗。奔會津。降賴朝。及賴家立。有異圖。聚兵犯上皇宮。請討賴家。宣旨不許。奔匿吉野。鎌倉部將小山朝政鎮京師。索獲斬之。長茂從子資盛。據越後鳥坂。賴家遣佐佐木盛綱討平之。

二年壬戌。秋七月。詔以賴家爲征夷大將軍。敘從二位。時年二十。冬十月。內大臣源通親薨。十二

月。基通罷攝政。左大臣藤原良經代之。良經兼實
子也。
三年。癸亥秋八月。鎌倉執政北條時政殺大將軍源
賴家子一幡及其舅比企能員。遂幽賴家于伊豆。
立賴家弟千幡。九月。詔賜千幡名實朝。就拜爲征
夷大將軍。時甫十二歲。初賴家有疾。頗危篤。其子
一幡。能員女所生也。時政議繼嗣。割關東二十八
國守護職。傳於千幡。能員以爲不可。使其女容告
之賴家。賴家召能員。謀討北條氏。政子在屏後聞

之。書報時政。時政紿能員招致。擊殺之。比企氏子
弟挾一幡據小御所。遣兵攻鏖之。賴家病間聞之。
怒。令和田義盛討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故至於此。
賴襄曰。經營天下。建立大業者。誰不欲使其子
孫長守之哉。於是爲除其所忌者。以託之所信
者。人人皆然。雖然。當信者未必可託也。當忌者。
未必可除也。並存當信當忌者。以使相制。是可
謂之善慮子孫已。源賴朝藉父祖餘威。爲其舊
部曲所擁戴。終得總海內之兵權。故忌其同姓。

恐其亦爲吾所爲也。如弟義經之威名著軍中。
最其所忌也。故決意除之。不必待梶原景時之
讒而然也。而後託其子於妻父。以爲在彼亦爲
外孫。吾雖死。當代吾以扶植之。是真當信當倚
者也。嗚呼。亦何圖子孫之死其所信倚者手哉。
大凡信外戚而忌骨肉。習俗之私見也。夫賴家
嬖小臣。至橫恣無忌。以失士心。固也。然吾觀其
所嬖者。槩皆比企氏支族也。得非亦視父所爲
專親信戚黨乎。於是子之戚與父之戚交鬭。而

源氏之業墮矣。當是之際。如大江廣元中立自
全。莫足怙焉。所怙者畠山重忠。稱忠鯁不倚者。
亦助北條。代比企殺其君之子而不恤。何哉。無
他。亦助戚黨焉爾已。而重忠終斃於北條。與源
氏無以異。甚矣私見之難免也。賴朝何不近鑒
之王家乎。王家所以衰者。非由於專信倚外家
耶。王家古制。以親王視政。王族賜姓者。每與藤
原氏參列相府。是先王之遠慮深識也。守而不
變。則何至於如彼耶。令使賴朝亦能存範賴義

經等各以為數國地頭。雖不列幕府評定。每有大議。必參焉。則北條氏有所忌憚而不敢專也。唯其偏信外戚。無復銓制之者。是以一暝而禍作。中外環視而莫敢齟齬。故曰。母若並存所信所忌也。夫人不可無所忌也。吾獨任吾所信者。吾所信者獨行胸臆。何以禁之。故使其亦有所忌。夫吾所信者。實非吾所當信也。吾所忌者。實非吾所當忌也。吾所忌者。吾所信者之所忌也。並存之。天下相忌相憚。而子孫得以守業於其

間。非脫習俗之見。而深見天下之機者。安足與論於此。

元久元年甲子夏六月。北條時政殺畠山重忠。初重忠子重保在京師。與前武藏守源朝雅因飲酒相詬。朝雅與重忠皆時政女壻。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故牧氏怒。時政令子義時紿致重忠殺之於途。　秋閏七月。北條時政謀廢大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覺。令時政剃髮。幷其妻牧氏放於伊豆。以時政子義時代執政。殺朝雅。

北條時政殺比企能員。又幽殺將軍賴家。已而惑於後妻。殺畠山重忠。又謀廢將軍實朝立源

朝雅。事發放於伊豆。而子義時代執權焉。賴襄曰。時政之姦猾無論可也。而視其情。有不可曉者。夫其視賴家之病篤。欲分其業傳其子與弟者。慮比企氏之撓已權似也。及能員不是其議。而告之賴家。事已迫矣。故殺能員。幽賴家。亦不得不然也。至於殺之則甚矣。雖然猶曰以一幡故懼其讎已也。至謀廢實朝。立朝雅。何哉。兩外孫也。已殺其一。又廢其一。而欲與之於婿。豈曰生乎彼者前妻女也。故不愛而殺之廢之。配於

此者後妻女也故愛而立之乎重忠亦非其婿乎而殺之何哉兩女夫也一殺之一欲立之亦曰所配有前後妻出之異乎何其用情之迂繆也且使終能立朝雅乎則往日之賴朝依然也何若存實朝已處外祖之重乎豈其老悖智慮顛倒乎抑姦之極反歸於愚乎蓋時政初擁賴朝舉事非爲賴朝計也欲借之以樹其私也唯私也故愛憎變焉賴朝之威壓已雖旣沒其子臣視已故欲援朝雅以市新恩乎彼雖長君與

賴朝父子勢當懸絕也重忠者不從之者也故先除之乎或曰此出於義時之爲也時政垂七十猶不舍權而義時已強矣故欲速也其曰父惑後母者誣同母女兄之說也其曰欲立朝雅者怵惕也

二年乙丑春正月天皇加元服于紫宸殿

建永元年丙寅春三月盜殺攝政藤原良經初大納言藤原宗賴其妻承明門院之母之妹也宗賴因是有寵於上皇宗賴沒再嫁太政大臣賴實賴實又有寵及帝元服良經女將入內上皇止之納賴實女已而良經被殺以左大臣藤原家實爲攝政尋改攝政爲關白

承元元年丁卯夏四月前關白藤原兼實薨

二年戊辰春敕禁專修念佛宗配僧源空於土佐

四年庚午冬十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弟守成初上皇深愛守成故使帝早遜位自是稱上皇曰本院

日本政記卷之十

日本政記卷之十一

賴襄子成　著

順德天皇

諱守成。後鳥羽第三子。母修明門院藤原氏。左大臣範季女。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建曆。建保。承久。傳位皇太子。後二十一年。崩于佐渡。壽四十六。

十二月。天皇卽位于大政官廳。時年十四。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藤原家實攝政。本院決政。院中

建曆元年辛未春。立女御藤原立子爲中宮。故攝政良經女。

建保元年癸酉夏五月。信濃人泉親衡奉故大將軍

賴家少子千壽。起兵討北條氏。北條義時遣兵擊敗之。千壽逃之。鎌倉部將和田義盛起兵攻義時。及大江廣元。不克死。

三年甲戌冬。義盛遺臣奉千壽舉兵。廣元部兵獲殺之。

賴襄曰。和田義盛之舉事。非反實朝也。亦非忠實朝也。特疾北條義時。而欲奪其權。故謀取實朝以治之。而不克也。或曰。義盛受實朝密旨。以圖義時。反爲其所激。而怒輕舉以敗。故實朝嘗眷顧之。又寵其孫朝盛。及事作將士疑所嚮。可以見焉。吾謂激而怒則然。曰受密旨則不然。夫義盛視利不知義者也。初要賴朝於困窮。預求爲侍所別當。其人如此。故一幡之禍。賴家命之討北條氏。乃先告之時政。以誤賴家。何敢受實朝旨以圖義時哉。實朝亦不至察義時之姦。引義盛自援也。其頗眷之者。以其要事。欲聽談說耳。寵朝盛者。愛善歌耳。觀其戒朝盛勿同宗族亡。使誠有密謀。何以顯之言迹如此乎。且義盛

亦何以舉族嗷訴乎。凡圖是人者。是人唾我罵我。我不肯怒也。怒者非圖之也。使之怒者。乃圖之也。吾故曰。義時與實朝圖義盛。夫此事何由而起哉。泉親衡擁千壽起兵。千壽故賴家子。是實朝所大忌惡也。而義盛子姪黨焉。故義時乘其畏而讒搆之。曰欲爲賴家復仇。不然。知和田氏之爲強宗。公然縛其姪以面辱之。夫唾人罵人而不顧者。必有所恃也。義時之爲之。非恃實朝之畏忌之哉。將士疑所屬。則以實朝不在幕

府。故以其手書令之而定矣。嗟夫。義盛雖不能忠實朝。而能疾義時者也。義盛亡則義時無復所憚。而實朝勢孤。是以遂斃於義時。而其斃之則使賴家子。乃其所以讒搆義盛焉。而自用之也。

三年。乙亥。北條時政患瘍卒。年七十八。

六年。戊寅。冬。立皇子懷成親王。爲皇太子。

承久元年。己卯。春正月。初賴家之及難。有幼子曰公曉。避在京師。及長。義時以政子命迎之。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欲殺實朝及義時。以復父仇。而未得間。實朝爲右大臣。二十七日夜。行拜賀禮於鶴岡。大江廣元勸用晝日。且衷甲自備。不聽。義時捧劍從。及祠門。稱病。作授劍於源仲章而還。禮畢下階。公曉自暗中斫殺實朝及仲章而逃。匿其弟子駒若

三浦義村子也。因遣使謂義村曰。吾當代爲將軍。子爲我討之。義村答曰。將以兵奉迎。而急告義時。義時稱政子命。使趣殺之。　秋七月。義時等奏請以藤原賴經爲鎌倉主。義時執權。中納言能保。賴朝妹夫也。其女適攝政良經。良經生道家。道家生賴經。初義時欲得本院皇子爲主。本院不許。曰。是樹二主也。乃請賴經。以有與源氏連親也。

賴襄曰。北條義時之弑其君也。己不下手也。假手於其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脫賊名而取討

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古弑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也然亦有所學也誰學曰學其父也其父爲之而不中其子再爲之而中術有至與未至也初時政縱其女奔賴朝而爲不知者欲居賴朝爲奇貨也終擁之舉事及事成欲速其死立外孫而已專其家也何以知之富士野之獵曾我二孤復其父仇可以已矣又犯大將軍幕何哉曰遂復祖父仇也夫以十萬貔貅之衛森戟之環列而敢欲突入剸刃其腹豈無大援内爲之主者而然哉時政嘗眷二孤親冠其少者至與其名之偏名之蓋指教其復父仇之役而至祖父仇則陰使人嗾之也當時至事聞鎌倉使政子驚泣則其危可知矣幸而免耳故曰爲之不中也義時與曾我之子結爲兄弟蓋知其故矣故學焉蓋亦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何其拜賀剸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已而

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也故曰再爲之而中也而義村與其謀者也大江廣元亦知其謀而爲不知者也史稱廣元與義時議諫實朝驟進官位必嬰禍殃又勸實朝及未昏行禮束甲而往不聽皆於事後飾言於衆以掩已知其謀耳豈非欲揜益顯者哉夫以義時之狡黠知此而又有多智之士爲之腹心者一時老臣宿將蓋頗察知其故而蹤跡詭秘莫能見端倪故以政子之智而終身不悟也況實朝之紈袴乳臭日在其機械而不省曷足怪耶或稱實朝亦知禍之追而不可解免欲赴宋遁之命工造船不可用而止及拜賀之夕將出作歌爲訣吾以爲皆戲也審然何有不告政子政子聞之必大會諸將士窮詰義時即座囚之而特釋其族則不終朝而事定實朝雖優柔而在政子辨之不難且愛其子與庇其弟其情孰重故曰不悟也猶不悟其父之危其夫也然則北條氏之蓄此謀數十年今而發之中矣而不自代立何哉

曰使人仆之。故亦使人代立焉。苟已代立。世將曰已欲立而仆之也。故不敢立。而引二歲嬰兒立之。曰是亦與故君連姻者也。可以立此位矣。其實猶立木偶也。故稍知覺運動。則去之。更立不知覺運動者代之。是北條氏本謀。所以貽於九世者也。

三年辛巳夏四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上尊號太上天皇。稱曰新院。上皇曰中院。以別於本院。

九條廢帝　諱懷成。順德第一子。母東一條院藤原氏。攝政良經女。在位七十餘日。爲北條義時所廢。後十三年。崩。壽十七。

天皇卽位。甫四歲。大政大臣道家攝政。本院決政院中。初本院常憤源氏撓朝權。有圖鎌倉之志。置院西面士。親武事。至手造刀劍。及實朝遭害。謂威柄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意益不平。幸熊野。見仁科盛遠携兒伏謁道傍。本院擢爲西面。義時稱右大將法。奪其在東食邑。朝旨還與之。不奉敕。會三浦胤義宿衞京師。以事憾義時。過期不還。本院令親信就與謀。胤義奮曰。臣兄義村力能辨之。本院大喜。決策舉事。五月託城南流鏑馬。集近畿兵。密發使齎詔。諭義村及關東諸豪。義村告之義時。義時大會諸將士。請政子隔簾親問曰。汝等聽院宣赴京師。佐滅關東乎。抑一心戮力。以全故右大將之業。共保食邑乎。卽時決對。僉同聲答曰。誰肯東向關弓。諸將請保足柄箱根。大江廣元曰。事久

衆心變。不如直西上犯闕也。義時乃遣子泰時。朝時。弟時房。分道西犯。東兵稍稍追從。得十九萬人。而官軍僅一萬七千餘人。分付諸將。守美濃尾張越中間。與賊遇。皆敗。時六月。淀河方漲。官軍猶有二萬五千。分守宇治勢多及淀。撤橋守。射卻賊。賊毀民家。結筏以濟。官軍敗績。藤原朝俊及鏡久綱。仁科盛遠。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經高等。前後皆死之。泰時入京師。有敕曰。此舉皆謀臣所誤。泰時求首謀者。收權中納言藤原光親等六人。押送鎌

倉。廣元引文治故事。盡處斬。斬于道。釋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流越後。以其與鎌倉有親也。　秋七月。廢天皇。立高倉帝孫茂仁。遷本院于隱岐。新院于佐渡。雅仁親王于但馬。賴仁親王于備前。尋遷中院于土佐。

承久之事。以倍臣放流天子。天地反覆。論者皆曰。後鳥羽上皇之非舉。自取禍敗。北條義時不得已而犯闕。廢無道之君。以安天下。噫。假使此事克乎。則必曰。王師東伐。強藩伏誅。盛德大業。光前垂後。故彼因成敗論事者。必顛倒天下之是非。不可以不辨。賴襄曰。上皇可謂有志之君矣。雖然苟有此志。非憂思勤厲。延攬英雄。遵養時晦。觀釁而動。不可庶幾萬一也。乃游宴泄沓。耀區區之膂力。至自鑄刀劍。其所共謀。非嬖寵公卿。則逋逃將校。信其從諛。輕舉妄動。而欲以圖天下之老姦巨猾。難矣。故吾以上皇為有志而無謀也。如其舉則不非也。此而不舉。坐視王權之日去。放祖宗舊物而不恤可乎。曰。未得其

時也。東藩雖乘亂攘權。然既建立此大業。天下莫不畏其威。服其恩。而欲以空拳擊滅之。當時已有以此諫之者。是未得其時也。襄又以為不然。曰。王師滅東藩。唯此時為然。所謂觀釁而動。是已。烏謂之未得其時乎。吾特惜未得其謀耳。何哉。夫建此大業者。非源氏乎。天下之所畏。源氏之威也。所服。源氏之恩也。北條氏所以專權者。以外戚源氏也。而陰殺其主者再矣。有心其主者。因事誅鋤之者數矣。關東將士。皆知其心

跡而莫敢言其間豈無慷慨憤激欲起而擊之
者哉特懷其食邑顧其妻子危疑相伏莫能先
發耳當是之時使朝廷有智謀之士改其誥旨
不曰滅關東而曰復源氏明諭之曰故源賴朝
有勳勞於王家特命元帥統汝將士襲之子孫
閒有賊臣謀篡其業欺其寡妻陰斃其孤而立
異姓嬰孩斷其血食汝將士世受源氏恩與之
比肩乃忍北面事之今朝廷盡發其姦徵天下
兵誅之將更擇源宗以爲汝主其守護地頭賴

朝父子所署盡安堵如故能先王師殪彼醜類
者更加疇賞敢昧向背旅拒詔命者同戮勿赦
以此宣布七道足以竦動諸豪傑而破北條氏
之膽夫藤原氏王氏之子非有恩於將士也猶
且有挾以圖北條者况以源氏令之乎而甲信
兩野之諸源聞之必人人自負皆可鼓舞以爲
朝廷用縱使不能輒盪定何至一敗塗地耶唯
其以滅關東爲號關東滅則將士無生活之地
故義時泰時得以脅之入犯而我以烏合之卒
禦之故曰未得其謀也夫二位尼之厲將士大
江三善之徒之畫籌策皆稱源氏舊業以扶其
顛墜爲言朝廷一同其指向則此輩勢不得不
變爲我徒十九萬人可使倒其戈也曰如此北
條可滅源氏不可不復而王權可收乎曰我滅
之我復之德在於我矣則權亦在於我

後堀河天皇 諱茂仁。高倉皇子守貞親王第三子。母藤原氏中納言基家女。在位十二年。改元六。曰貞應。元仁。嘉祿。安貞。寛喜。貞永。禪位皇太子。後二年崩。壽二十三。葬東山觀音寺。

天皇踐祚於閑院。甫十歲。八月。尊守貞親王曰太上法皇。所生藤原氏曰北白河院。冬十二月。天皇卽位于太政官廳。前關白家實攝政。北條泰時時房鎭六波羅南北兩府。

賴襄曰。北條氏可謂知制天下之術矣。既定承久之難。留將鎭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

所。簿卒隷焉。名爲護衛宮城。其實鎭壓之。猶大水之後。既塞其決溢之口。又植石柱木樁。以防後患也。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而其威所被。遠及關西諸道。莫不奔赴聽命。譬之人。鎌倉胸腹也。兩府臂也。而諸道指也。胸腹以使兩臂。兩臂以使衆指。關節脈理。運掉自如。所以能制天下也。彼其懲承久之亂。豈不欲直移幕府鎭京師哉。而有不可者焉。何則。關東者。其根本也。不可搖也。其巢穴也。不可離也。離其巢穴。搖其根本。而遠居京師。勢如棲泊寄託。烏能制天下。則異日之足利氏是已。故北條氏不爲也。泰時之始置鎭也。不以他將帥充之。而自當之。與叔父時房對守南北。重其任如此。及泰時歸襲執權。遇有內變。趣遣其子與從弟。以鎭兩府。人勸其留以自衞。曰。鎌倉可虞也。泰時曰。不若京師之可虞也。可知其重之矣。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

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可以爲後世之法。凡鎭兩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而當其在鎭。不必汲汲求遷。所隷兵士。又不徒備文具也。觀於元弘之際。亦足驗焉。又可以爲後世之法。

貞應元年壬午夏四月中院自土佐遷阿波　秋八
月內大臣藤原公經超拜爲太政大臣其子中納
言實氏兼右大將
元仁元年甲申夏北條義時卒子泰時嗣爲執權北
條時氏時盛代鎮兩府藤原光宗有罪收其邑放
於信濃
嘉祿元年乙酉夏六月前陸奥守大膳大夫征夷府
政所別當大江廣元卒　秋七月故征夷大將軍
賴朝配北條氏薨

賴襄曰抱濟天下之才而不之用士之所以爲
不幸也雖然用之而不得其當不幸有甚焉
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夫吾才不可自用也則必
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
人以成我事以成我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
得善人可矣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
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
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
爲天下之戮者鮮矣吾於大江廣元見之保平

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爲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
以致平定世以爲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爲廣元
之用賴朝也承久之役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
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擧事
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
椎朴知効力戰鬬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敎
之始詭而從之北條氏得京師擲欲退守八州
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
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爲朝

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苟借
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
一仆於我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諫實
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篡竊而不肯
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
咎其負於源氏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
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已知則
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
元賴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攘王權

如此哉。承久之役。流竄帝王。敢行悖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辨。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己。故不能不竭力扶之。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謚悔而不及也。可不惜邪。抑吾又有爲廣元惜焉者。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符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箝制之。使不能肆其蠱搏。以陰報於王家者。

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二年丙戌春正月。以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

寬喜三年辛卯冬十月。中院土御門崩于阿波。　葬土御門天皇。立皇子秀仁親王。爲皇太子。

貞永元年壬辰。北條泰時頒式目五十條。　冬十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四條天皇　諱秀仁。後堀河子。母藻璧門院藤原氏。攝政道家女。在位十一年。改元六。曰天福。文曆。嘉禎。曆仁。延應。仁治。崩壽十二。葬泉涌寺。

十二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甫二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左大臣教實攝政。教實與將軍賴

經皆道家子。道家又以帝外祖。威權無比。

文曆元年甲午夏五月。廢帝崩。　秋八月。太上天皇崩。　葬後堀河天皇。

嘉禎元年乙未春。攝政教實罷。尋薨。九條祖　以前關白道家攝政。

三年丁酉春。道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兼經攝政。

延應元年己亥春二月。本院後鳥羽崩于隱岐。　葬後鳥羽天皇。

仁治二年辛丑春。天皇加元服。

三年壬寅。春正月。天皇崩。帝嬉戲無度。塗滑石宮廊。見宮女健倒。爲咲樂。誤自仆傷體。遂不起。葬四條天皇。

後嵯峨天皇 諱邦仁。土御門第二子。母贈皇太后源氏。贈左大臣通宗女。在位五年。改元一。曰寬元。禪位皇太子。後二十六年崩。壽五十三。火葬。地闕。

三月。天皇卽位于太政官廳。初土御門之南遷。帝生二歲。託之外家大納言源通方。通方旣薨。家人踈帝。帝徙依皇祖母承明門院。欲爲僧。門院止之。及四條帝崩無嗣。前攝政道家將立順德皇子忠

成王。而泰時遣安達義景立帝。義景途還。問有佐渡院皇子立則何爲。曰廢之。遂立帝。夏六月。北條泰時卒。孫經時嗣爲執權。秋九月。新院崩于佐渡。順德

寬元元年癸卯。秋八月。立皇子久仁親王爲皇太子。

二年甲辰。夏四月。北條經時廢大將軍賴經。立其子賴嗣。請襲職。賴經年二十六。賴嗣甫六歲。

四年丙午。春正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後深草天皇 諱久仁。後嵯峨第三子。母大宮院。藤原氏。大政大臣實氏女。在位四年。改元五。曰寶治。建長。康元。正嘉。正元。禪位皇太弟。後四十五年崩。壽六十二。葬法華堂。

三月。天皇卽位于太政官廳。甫四歲。關白藤原實經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夏閏四月。北條經時卒。弟時賴爲執權。秋七月。時賴流北條光時於伊豆。送還賴經於京師。

寶治元年丁未。春。實經罷。以前關白兼經攝政。夏六月。北條時賴攻殺三浦泰村光村等。滅三浦氏。

建長四年壬子。初前大將軍賴經謀討北條氏。不成。

春二月。北條時賴廢大將軍賴嗣。送還京師。是月。前關白道家薨。道家賴經父也。三浦泰村之死也。其弟光村謂之曰。嚮使從關白容旨早決事。何有今日乎。北條氏聞之。又有賴經之事。故廢賴嗣。關白之薨。世稱其不良死云。三月。立宗尊親王爲鎌倉主。夏四月。詔拜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宗尊上皇皇子。冬十月。攝政兼經罷。以左大臣藤原兼平攝政。

康元元年丙辰。冬十一月。北條時賴有疾。以子時宗

猶幼。令族長時代爲執權。時賴聽決大事。
正嘉元年。丁巳秋八月。立皇弟恒仁親王爲皇太弟。
正元元年。己未冬十一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弟。初帝多病。上皇聽政。及太弟生。促帝遜位。
龜山天皇。諱恒仁。後深草同母弟。在位十五年。改元三。曰文應弘長文永。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一年崩。壽五十七。葬龜山山上。
十二月。天皇卽位于大政官廳。年十一。關白兼平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前太上天皇聽政院中。
弘長三年。癸亥冬十一月。北條時賴卒。

文永元年。甲子秋七月。北條長時罷。八月。北條政村代執權。　冬十月。前太上天皇薙髮。稱曰法皇。
三年。丙寅夏六月。北條時宗廢大將軍宗尊親王。送還京師。立其子惟康。　秋七月。詔以惟康爲征夷大將軍。甫三歲。
五年。戊辰春二月。元主忽必烈使來高麗人爲導。朝廷下大將軍府。府議以書辭無禮。卻不受。　三月。北條時宗執權。政村爲副。　秋立世仁親王爲皇太子。

六年。己巳春。元使復來對馬。對馬守逐還之。虜嶋人塔二郞彌三郞去。秋。高麗送還二人。
八年。辛未秋九月。元遣使者趙良弼至太宰府。府索其書。答曰。當致王都。以寫本示之。府致之鎌倉。欲必得報書。以十一月爲期。猶不得。答將以兵問之。朝議欲答書。草示鎌倉。時宗議。懼兵。答書不可。奏止答書。令太宰府移牒。逐還良弼。
九年。壬申春二月。法皇崩。後嵯峨法皇在院聽政二十六年。　葬後嵯峨天皇。

十一年。甲戌春正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後宇多天皇。諱世仁。龜山長子。母京極院。藤原氏。左大臣實雄女。在位十四年。改元二。曰建治弘安。禪位皇太子。後十七年崩。壽五十八。葬蓮華峯寺。
三月。天皇卽位于太政官廳。甫八歲。關白藤原忠家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　夏六月。忠家罷。以左大臣藤原家經攝政。　冬十月。元人以兵三萬來攻對馬。守護代宗資國戰死之。遂攻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戰死之。虜悉殺二嶋男子。虜女子。縄穿掌。繫舩外。進侵沿海諸邑。燒箱碕祠。寇

太宰府府兵力戰防之少貳景資射殺賊將劉復亨虜軍夜逃

建治元年乙亥夏四月元遣使者杜世忠等與高麗人來講和五月致之鎌倉斬之命太宰府及緣海諸州修守備罷京師大番兵遣還鎮西　冬十月攝政家經罷以前關白兼平攝政　十一月立熈仁親王爲皇太子　是月時宗以北條實政爲九州探題

弘安二年己卯夏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等來遣部

將周福欒忠通事陳光等至太宰府猶以和議爲言時宗令斬周福等於博多　冬十月關東將士至鎮西　是歲元滅宋

四年辛巳夏五月元大舉入寇以高麗人爲前導蔽海而至我兵拒之壹岐對馬不利益徵兵諸道會太宰府廷議二上皇宜避鎌倉召東兵守京師而未果龜山上皇尤深爲憂親祈石清水奉手書於伊勢大廟祈以身代國難六月虜兵據五龍山薄平壺北條實政督兵壓岸而陣下視虜船部將草野七郎夜襲燒虜船殺獲十餘人虜悉聚其船鐵鎖聯之設弩河野通有以輕舸進矢中左肩遂登虜艦殺數十人獲一虜將返我兵繼進力戰各有獲虜退保鷹嶋范文虎懼先逃秋閏七月大風起虜艦敗虜爭上陸我兵擊殲之

國朝自置太宰府以還非無外寇然止於三韓小醜未有如元寇之可患也而防而卻之使彼懲而不復窺者北條時宗之力也世俗之稱此役者曰賴宗廟之靈颶風大作不血及而克是

不足言也稍有聞識者乃咎時宗武人無謀慮殺元使者所以來此寇賴襄曰殺使者來不殺亦來殺之速其來耳何則忽必烈志在吞滅我邦以其所以滅趙宋者來擬於我先遣使來書因我不受乃用兵剪屠慘酷以示其威期我懼而服也又遣使猶以和議爲言使我聽之則我爲趙宋矣稱藩納幣一不如其意將又加兵焉彼既得我要領乘我罷敝大舉而來其勢倍於攻宋宋阻一江我環大海宜若易守也其實有

難焉者。彼攻宋自一面來。攻我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絶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哉。而當時廷議必如宋之君臣苟免近禍。而不恤其後。兵民之心亦如宋之將士不敢決於防禦。如時宗則雖未知宋事。而能慮及此也。以爲不若早絶之以速其來之易防也。是以斬其使以示不惧。以報彼前日之寇辱。而決我後日之守心。誰謂之無謀慮乎。吾以爲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計。不在颶風也。是故時宗之

所以處元防元。不唯濟當時。皆可爲後法。曰所以處元則然。所以防元如何。襄曰。節用蓄力。不内自擾敝。以逸待勞。因其方面之兵食而遣一將令之而已。曰彼幸自一面來耳。自四面來則何以防之。襄曰。四面皆有兵食。在我所令之。襄備論之。使後世萬有一逢如忽必烈者。必以趙宋爲戒。而以時宗爲法。

七年甲申夏四月。北條時宗卒。子貞時嗣爲執權。

八年乙酉冬十一月。貞時攻殺安達泰盛。滅安達氏。泰盛以貞時外祖。爲許定衆。與貞時家宰平賴綱相軋。賴綱譖之於貞時曰。泰盛子宗景自謂曾祖景盛實賴朝子。因有異心。貞時遂攻滅之。賴綱無復忌憚。無何謀叛。伏誅。

十年丁亥冬十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上尊號太上天皇。自是帝曰新院。後深草上皇曰本院。龜山上皇曰中院。

伏見天皇

諱熈仁。後深草第二子。母玄輝門院藤原氏。京極院妹。在位十一年。改元二。曰正應、永仁。傳位皇太子。後十六年崩。壽五十三。火葬。祔藏骨後深草法華堂。

正應元年戊子春三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冬十一月。新院皇子尊治生。

二年己丑夏四月。立皇子胤仁親王爲皇太子。冬十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惟康親王。迎久明親王爲鎌倉主。詔以久明親王爲征夷大將軍。貞時聞惟康有滅北條氏志。遽廢之。倒載網代輿。送還世

曰。將軍流於京師。久明本院第三子。

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承久之事。既所不忍言。敢廢立天子。進退宰輔。易置大將軍。如奕棋。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賴襄曰。有天道。故也。天之立君。爲民也。非爲君也。而暗君以爲爲己也。猶君之置相。爲民也。非爲相也。而庸相以爲爲己也。吾前聖王。若仁德。若天智。若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則不然。知天之立已。爲民也。是以自儉勤以養民。其相臣亦知君之置已。爲民也。

是以體君之心。以養民。養民所以報君。不唯貪官爵而已。貪官爵而已也者。中古以下之相爲然。曰。吾關白也。吾攝政也。以驕天下。而不知攝政關白之職爲何職也。不唯相爲然也。人主亦然。曰。吾天皇也。以驕天下。而不知天皇之職爲何職也。未得之。以得之爲務。奔競爭攫。喪亡廉恥。已得之。則務奢泰淫佚。以位爲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爲當然。是以盜賊公行矣。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曰。是嘗竭力於民者也。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右大將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以買實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

己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云爾。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銜。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模守。武藏守。而相模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爲天職也。雖不及前聖王良相之爲。庶幾得其意者。而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

名以敵其實欲攻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無比之賊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爲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無天道哉

三年庚寅春三月盜夜入禁內伏誅盜問宮女上所在女紿之曰在南殿盜赴之上實在中宮乃女裝避春日殿宿衛捕盜盜上紫宸殿自殺刻其箭曰太政大臣爲賴爲賴稱淺原八郎甲斐源氏以兇悍聞所佩刀前參議藤原實盛所佩因収實盛初後嵯峨上皇愛龜山遺命大宮院大后定其後世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以長講堂領及後嵯峨崩後宇多立龜山上皇置後院別當聽政不使後深草與聞後深草憤懣求哀於時宗時宗乃奏立伏見及有爲賴事世以爲中院所使中院懼賜誓書於貞時事得寢

永仁六年戊戌秋七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後伏見天皇（諱胤仁伏見長子母准三宮藤原氏參議經氏女在位四年改元一曰正安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五年崩壽四十九火葬藏骨深草法花堂）

天皇受禪于冨小路殿年十一關白藤原兼忠攝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八月立邦治親王爲皇太子冬十月天皇卽位于太政官廳十二月兼忠罷以左大臣藤原兼基攝政

正安三年辛丑春正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太子後宇多長子時年十七長於帝三歲尊帝曰太上天皇時本中新三院并前後伏見共五上皇上皇之多自古所未有也

後二條天皇諱邦治後宇多長子母西華門院源氏內大臣具守女在位七年改元三曰乾元嘉元德治崩壽二十四葬北白河陵

二月天皇即位于大政官廳新院聽政院中　秋八月立富仁親王爲皇太子　初伏見帝密使人言於貞時曰中院每切齒於承久之事立其後非

卿家之利貞時乃立後伏見後宇多上皇敕貞時以後嵯峨之約乃請定後深草龜山兩統每十年更立於是後宇多皇子以後伏見再從弟爲其嗣是爲後二條伏見皇子以後二條再從兄爲其嗣是爲花園初賴朝以藤原氏近衞九條二家更爲攝政後九條分爲一條二條近衞分爲鷹司凡五家更爲攝政曰五攝家又北條氏所約也

賴襄曰兩統迭立之議出於北條氏猶其分攝家爲五派使其勢相爭而不相合而我得持權樹恩於其閒可謂巧詐極矣而其取滅亡實基於此夫以赫赫天統而敢分析之以便於己至每十年相更恐有不獲罪譴於祖宗之靈者哉蓋後嵯峨生後深草龜山二帝其母同也而後嵯峨專屬意於龜山遺誡毋后以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以封邑則大統已定矣故後宇多以龜山子嗣立宜也而後深草以失勢憤懣倚北條時宗以立其子伏見帝又倚北條貞時以立其子而後宇多持先皇遺旨詰之於是

乎迭立之議出宜若出於不得已也然當後深草伏見之託使時宗貞時仗正義辭之何有此紛紛哉所以不辭者非謂是可以持我權而樹我恩也耶抑亦有故也後嵯峨雖爲北條氏所立然常陰憤皇道之陵替而冀於匡復雖已不得其時望之於子孫以爲後深草之孱弱不足有爲見龜山有英氣材力可以庶幾焉史稱朝廷有阪上田村鎮國劍後嵯峨臨崩屬后竊付之龜山云夫田村非能誅東夷者邪觀伏見帝

告貞時曰。龜山每切齒承久之事。立其後。非卿家利。然則當時中外頗察其旨。是北條氏所以右後深草之統也。龜山之愛皇孫。祈其得位。猶後嵯峨之於已也。及花園之議儲。當立後二條之子。而後宇多曰。吾有所慮。故先立後醍醐。由是觀之。兩皇亦不得其時。而望之於子孫也。而後醍醐能不負其望。誅宿猾於斧鉞之下。復除難雪大恥。後嵯峨之志。於是而成。而列聖在天之靈。可以少慰矣。而伏見之統。每仇疾之。每爲

關東間諜。光嚴爲北條高時所立。光明又爲足利尊氏所擁戴。皆欣然受之不辭。夫兩統均出於後嵯峨。同源同本。宜其恥其恥。仇其仇也。而如此。其後南北分爭五十餘年。八洲生靈肝腦塗地。雖叛臣之罪。亦王室之不思懿親也。及兩統合一。足利氏亦舉迭立之議。故致海內之嗷然。夫足利氏之勢。非北條之比。無復事於持權樹恩也。而仍襲其故。其禍亂不止。骨肉相殘。豈非亦獲祖宗之譴者哉。

嘉元二年甲辰秋七月。本院崩。葬後深草天皇。

三年乙亥秋九月。中院崩。葬龜山天皇。龜山上皇性英發。有膂力。多材藝。而淫蕩。皇后中宮外。所幸凡十六人。至通後宇多之皇后典侍。

德治三年戊申秋八月。天皇崩。是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久明親王。送還京師。立其子守邦。詔以守邦爲征夷大將軍。葬後二條天皇。

花園天皇（諱冨仁。伏見長子。母顯親門院藤原氏。玄輝門院異母妹。在位十二年。改元四。曰延慶應長正和文保。禪位皇太子。後三十年崩。壽五十二。葬萩原殿。）

天皇踐祚于正親町殿。關白藤原師教攝政。九月。立中務卿尊治親王爲皇太子。

延慶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天皇卽位于太政官廳。攝政師教罷。以左大臣藤原冬平攝政。

應長元年辛亥冬十月。北條貞時卒。族基時貞顯連署行事。以貞時子高時猶少也。

正和五年丙辰。北條高時執權。時年十四。基時辭連署。高時舅秋田時顯與內管領長崎圓喜受遺囑。輔高時。

文保元年。丁巳秋九月。前太上天皇崩。葬伏見天皇。

二年。戊午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尊治。尊治後宇多第二子。於龜山上皇爲皇孫。生而英敏。上皇愛之。常置左右。欲其得位。祈之石清水。以後二條長且無過。不可超次立之。及花園踐祚。議以後二條皇子邦良爲儲貳。後宇多上皇曰。朕有所思。宜先立尊治。次及邦良。乃立之。

日本政記卷之十一

日本政記卷之十二

賴襄子成　著

後醍醐天皇

諱尊治。後宇多第二子。母談天門院藤原氏。內大臣師繼養女。

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八。曰元應、元亨、正中、嘉曆、元德、元弘、建武、延元。崩于吉野行宮。壽五十二。葬吉野山麓藏王堂。

三月。天皇即位于大政官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立皇姪邦良親王爲皇太子。法皇（後宇多）聽政院中。

元應元年（己未）秋八月。立藤原氏禧子爲中宮。廉子爲媵。後稱三位局。禧子太政大臣實兼女。廉子右中將公廉女也。

元亨元年（辛酉）冬十二月。法皇還政。帝始御記錄所。聽斷民訟訴廢京畿除大津葛葉外諸新關。帝留意政治。日與公卿及儒臣討論經史。僧玄慧以才學聞。又召侍讀。

二年（壬戌）夏大旱。穀價踴貴。敕減御膳。敕撿非違使別當源親房閱飢民。賑粟。定沽酒法。諭京師富戶發糶。置場監賣。是歲春。陸奧人安藤堯勢叛北條高時。高時遣兵擊之。不克。高時少荒縱。委政內管領長崎高資。高資貪多私。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訟各納賂高資。兩納之。不決。故叛。高資圓喜子。襲爲宰者也。

賴襄曰。承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至此陸奧人安藤堯勢叛。鎌倉遣兵擊之不克。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而北條氏兵威之紬。亦始於此。雖無王師。其亡決矣。況天討乘之乎。夫其兵卒非必有缺也。糧餉非必有乏也。將帥非必無才也。昔者以新造之家。嚮背未定之時。而能抗拒天子之討。挫六軍之勢。如摧枯拉朽。今藉累世之權。四海盡服之威。乃不能克一安藤堯勢。是其故何哉。兵之強弱。不在其鋒而在其本。本弱則末紬。譬之木。心蠹。當其未蠹也。加以大風暴雨。而挺然不折。一得蠹。蠹者其心而已。其幹之壯。枝葉之茂。依然也。童稚攀搖之而動矣。故北條氏之兵力依然也。高時一爲頑率奢傲。以失人心。則其招衰紬如此。抑不唯此

也其外戚與家宰專其政政以賂成是北條氏之大蠹也尭勢共其族爭邑而訟內管領長崎高資兩受其賂不決所以怨而叛也所以討而不克也豈不可爲後世之戒哉北條氏先世非無外戚與家宰也而未專政也義時泰時之際三浦氏以外戚輔謀議而時賴之世安達氏又以外戚與之相軋時賴右安達氏以滅三浦氏矣貞時又滅安達氏矣其親漸遠愛憎遽變其勢固然莫足恠者推時賴貞時之心猶其滅畠

山氏和田氏適足以除其逼耳而貞時旣除安達氏而復親倚秋田氏其妻父也而所以除安達氏者由於平賴綱之力其內管領也賴綱雖敗其甥長崎圓喜又爲宰爲政而高資以其子襲焉貞時臨歿顧高時幼弱遺囑圓喜與秋田時顯輔佐之以爲宗族不足託孤足託孤者莫若外戚與家宰而不知此二者實亡北條氏也猶東漢之外戚宦官相爲消長而終亡於二者貞時初患外戚賴內管領以滅之不懲而倚秋

田氏已而內管領以橫邪敗又不懲而用長崎氏何其不明也故北條氏之亡不獨高時罪也雖然北條氏之於源氏實兼外戚與家宰而爲其所親倚得以簒其家嗚呼流俗之見每速禍敗非一世也而天道好還如此亦不獨可罪貞時也

正中元年甲子夏六月。法皇崩。葬後宇多天皇
秋九月。北衙鎮將殺藏人士岐賴兼多治見國長
収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送於鎌倉
遣中納言藤原宣房諭解高時。
二年乙丑高時奏放資朝于佐渡俊基還京師帝覘
北條氏失人心謀誅滅之與資朝俊基謀陰援武
人可用者每會議脫衣冠縱酒結其歡心稱曰無
禮講又憚外議召僧玄慧講韓文事覺訊俊基無
禮講俊基曰吾交臣不知佗唯知玄慧講文是文

禮講謬傳爲無禮耳。
嘉曆元年丙寅春三月皇太子邦良薨。秋七月立
本院後伏見皇子量仁親王爲皇太子時帝第三皇
子護良有英姿帝愛之欲立代邦良諭旨北條高
時高時舉貞時約不奉詔令護良削髮號尊雲補
叡山座主因結僧徒心居大塔世稱大塔宮。冬
十月前大將軍惟康親王薨。是歲北條高時有
疾宰高資勸之薙髮欲讓執權於弟泰家高時不
聽以族守時維貞連署行事。

三年戊辰冬十月前大將軍久明親王薨。
元德二年庚午夏四月殺大判事中原章房帝謀滅
北條氏章房諫帝恐語漏使人陰殺之。五月北
條氏捕僧圓觀文觀慶流以其對密詔呪詛北條
氏。秋九月。高時疾。高資專權。密令其族高賴圖
之事泄。流高賴陸奧。
元弘元年辛未秋七月地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
北條氏收右中辨藤原俊基。八月北條高時遣
其將二階堂貞藤等率兵入京師帝幸笠置山護

良親王擊東兵于辛碕走之已而衆潰奔南都。
詔四方勤王召左兵衛尉楠正成。九月北條高
時奉量仁親王於京師稱帝遣兵犯行在。冬十
月行在陷天皇幸宇治御平等院賊遣使奏請傳
神器於新主帝不許曰神器自在帝王所守非臣
下可敢與奪且鏡璽已失獨有劍必欲相迫朕將
自用之賊欲遷之六波羅帝使備行幸儀而後往。
楠正成起兵勤王據赤坂城賊將大佛貞直等
攻之不能克正成以糧盡逃入金剛山。備後人

櫻山玆俊起兵衆潰死之

二年壬申春三月天皇遷隱岐備前人兒嶋高德欲奪駕起兵不成　夏四月車駕至隱岐御國分寺

賴襄曰後醍醐即位之初厲精政治舉行恤民之典而關東多秕政人心不服朝廷與東藩勝負之勢不待交兵而決矣夫鷙鳥欲搏必斂其翅不斂其翅而露其搏擊之機適足以困敵已正中元德之際不其然乎同謀公卿武人既見囚執使北條氏覈究詰本源豈不危殆帝之

下誓書於關東雖沿龜山之例其爲計可謂窮且醜矣及東吏再來又用苟且詭詐之謀僥倖一時雖有智勇忠義之士施其謀略而機會皆失不能救其蒙塵也幸而投賊之衰運得義旗四合纔致歸闕反正耳向使帝藏其鋒養其銳含圖賊之謀而益務自治之術賊已失人心叛者驟起俟其罷極擠其將墜用力寡而無後患何必曰兵哉且使帝不能已於兵乎如楠正成近在畿甸及其平時訪求諮謀必有萬全之策寄行在於形勝之地以招聚四方之豪傑其知義効順與欲釋憾於北條氏者將雲合霧集天下之事可以指顧而定矣不必授偽器於光嚴也不必許寵爵於足利尊氏也如帝之所爲其濟者幸也不然與承久異者幾希矣雖然承久之事我作彼應元弘之事我亦作而彼來犯因危而發出死得生以激天下之義氣其勢然也當賊徙駕來路觀者公罵北條氏不忌其時然也崎嶇憂辱而未嘗失其常無恇怯求免如後

鳥羽者其主德然也嗚呼是其所以異於承久歟

楠正成出金剛山復赤坂徇和泉河內。五月賊兵來攻。正成逆擊大破之。進陣天王寺。護良親王起兵吉野。

三年癸酉春正月。天皇在隱岐。二月賊大舉來攻。閏月吉野陷。護良逃。正成固守不下。上野人新田義貞在賊軍。奉護良親王令還上野。起兵應正成。播磨人赤松則村起兵應正成。天皇還幸伯耆州。人名和長年舉族奉之。三月帝遣左近衛中將源忠顯率兵東上。兒嶋高德等從之。與赤

松則村等會攻六波羅。夏四月北條高時遣足利高氏名越高家援六波羅。令高氏直犯行在。高氏陰遣使歸順。敕許之。高家與赤松則村戰于狐川敗死。高氏還軍。五月諸軍進攻六波羅拔之。鎮將北條仲時等奉新主及兩上皇東奔近江。兵邀擊仲時等皆死。新主上皇還。遂收京師。金剛山圍解。車駕發行在。新田義貞攻拔鎌倉。誅高時。滅北條氏。奏捷。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薙髮。尋薨。六月楠正成迎謁于兵庫。敕前驅入京師。

車駕還闕。論諸公卿受新主官爵者罪狀。貶削有差。詔罷置關白。賜足利高氏御名尊字。任左兵衛督。尋遷參議。護良親王請誅高氏。不許。拜為征夷大將軍入朝。秋七月詔諸國休士卒。勸課農桑。

八月置決斷所。議賞軍功。時將士聚闕下者數萬。爭功紛拏不決。使權中納言藤原實世司之。旬月僅定二十餘人。以多失當罷。以權中納言藤原藤房代之。覆審。而內降得賞者已多。藤房知不可諫。乃稱病不朝。代以民部卿藤原光經。上自擇北

條高時邑為供御。以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大佛貞直邑給內侍三位局。其餘近習僧尼伎樂。以內降多受地。雖軍功論定。無地可頒。內教與外議抵牾。往往數人爭一邑。所在武人傾失勢。被奴虜使。天下囂然。復思武門之治。冬十月詔遣皇子義良出鎮東邊。准大臣源親房輔之。以參議源顯家為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上野介結城宗廣為副。詔曰。古者皇子若大臣皆親臨戎。方今王政維新。不宜分文武為二途。親書旗銘。賜衣馬。陛辭。顯家親

房長子置評定所引付衆如鎌倉故事　十二月以皇子成良親王爲上野大守出鎭鎌倉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爲相摸守輔之直義尊氏弟也

建武元年甲戌春正月營大內以安藝周防租賦充費徵諸國地頭歲入二十分一始造楮幣　二月鑄新錢　立恒良親王爲皇太子恒良帝第六子內侍廉子所生上兩中宮並無子長子尊良第三子護良皆宮人所生廉子得寵從幸隱岐及歸益專房善迎合上意無言不聽請託皆驗以護良有

大功恐害太子足利尊氏因深結之　夏五月出雲獻千里馬　冬十月權中納言藤原藤房弃官去　囚大將軍護良親王　十一月流護良於鎌倉令相摸守足利直義監之　是歲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爲頭人以上野大守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置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之錄元功以足利尊氏爲第一爲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遠江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其子義顯越後其弟義助駿河楠正成攝津河內名和長年因幡伯耆赤松則村播磨尋奪則村職給佐用莊

中興之政失乎賴襄曰不然論者皆謂之失矣所謂失者何哉將門尸政久矣而一旦收之代以朝紳如柄鑿不相入失矣曰令楠正成名和長年等參直記錄所置關東廂番奧州評定衆掌其方事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爲頭人遣皇子鎭鎌倉以足利氏輔焉則不必專付搢紳也曰武人釆邑碁布七道者非一日而猝奪之速其怨憤失矣曰歸闕之翌月詔除賊黨外將士

所有食田領職一皆襲故不須史來請則不必奪也曰有功將士群聚闕下望賞者不輒予不能塞其欲失矣曰所謂有功孰若新田足利楠名和赤松等哉士卒之効力亦隸此數氏者居多歸闕之歲即論賞劃予土壤不愜一家各領三四州少者一二州於其部曲盖足以推恩分祿而有餘則不可謂不塞其欲也總之當時之政槩皆得其宜合時勢愜人情何謂失乎然則無所失乎曰政不失也而所以爲政者失矣所

以爲政者何也曰人主之心是已謂其意欲太廣好侈喜大乎曰否吾以爲其欲不廣所喜不大耳昔者漢高祖滅嬴斃項百戰有天下猶躬被堅執鋭芟刈韓彭英盧之類至與匈奴冒頓戰見蕭何營宮室怒曰天下恟恟成敗未定何爲此等世謂天下既定矣而高祖則曰未也推其爲心非盡掃蕩天下可慮者不充其所欲也稱高祖曰大度謂其心之大如此爾今帝纔斃一狂童之高時則謂宇內無復足慮者是以遇

足利尊氏之降則遽寵爵之以幸其可倚纔得歸闕即晏然燕息以營宮室爲急以悅妃嬪爲務雖有記録所盖不數親臨而日居於內內敕所令與外廷指揮每與牴牾武人之邑往往爲內官私給憤怨思亂固其宜也吾嘗觀藤原藤房之因龍馬進諫惟以藤房之有舊恩豈無可諫之地何必廷爭彰主過而沽巳直乎盖非因出觀馬則不輒得面奏也公卿且然況將帥乎故天下之政無一所失而盡爲文具虛言者由

此其故也使帝之心常如元亨以前而不如建武以後則縱使政事少有所失而不至再取困踣也唯夫其心不大其量易滿故當其未得則勤厲及其已得則懈怠待天下之群雄苟充其欲適其意以冀無事其少欲者安於此矣至其姦豪者溪壑之欲愈予愈不充非盡奪我業則不已彼之心乃大於我我何以能制彼哉

二年乙亥夏六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宗謀逆伏誅公宗右大臣公經之後承久之役通北條氏後世相黨援出五后至是匿北條氏遺孽謀亂欲請帝幸其別第因行弑逆事發收流出雲尋伏誅　秋七月北條時行招聚餘黨攻鎌倉時行高時次子直義使人殺護良親王挾成良親王西走

世稱護良親王察足利尊氏之姦雄欲先誅之而後醍醐不聽反聽尊氏之讒囚護良付之足利氏致斃於其手中興之不終決於此而致乘

輿再板蕩天下鼎沸五十年者皆尊氏之爲也賴襄以爲不然曰當是時天下之桀黠若尊氏者豈爲少哉殺一尊氏則一尊氏生矣且尊氏肆斬親王之僕隸戢不法云爾其反跡固未著也其有異志未可必也使帝聽護良執而誅之以何辭徇天下天下必曰朝廷忌武臣有望者因事誅鋤之耳雖若新田義貞輩人人自危變其忠志爲自固之計則是又殺一尊氏而生數尊氏也中興之業不待他日而墜矣故護良之說非也帝之不聽是也曰帝之不聽護良而殺尊氏則然矣其聽尊氏而殺護良如何曰非聽尊氏而殺也帝固欲殺之不待尊氏也何以言之帝初愛護良至欲爲儲貳已而三位姬得寵生恒良義良成良欲立恒良爲太子久矣護良雖削髮爲僧而贊帝謀畫及帝徙隱岐蓄髮將兵樹功最大是姬之所最忌忌其害太子也姬從帝於艱難猶唐韋后之於中宗哀誓固寵所言皆聽蓋浸潤之譖日夜先入護良之下令新

田氏權用詔體是承制也而可譖曰是有自立之志猶唐肅宗靈武之事也帝始歸闕護良未入朝而兵歸焉如雲帝遣使詰其欲何爲促使歸僧服帝何以爲此無情之言乎可以見其已猜嫌之矣護良不察而望爲元帥帝益猜之而勉從之欲殺之之機已成矣護良復不察而請誅尊氏姬知有此大隙而幸之教尊氏使告其叛也而帝欲殺之之機決矣尊氏雖侮朝廷非有所恃烏敢駕虛言誣大事以搆天子之父子

哉。是以護良獄中上書。而莫敢奏達者。當時中外知帝意在殺之也。夫監護良豈無他人。而付之其深仇。非其意殺之而何哉。初護良已爲大將軍。宜遣鎮關東而不遣也。遣成良以上野大守鎮鎌倉。遣義良鎮陸奥。而恒良爲皇太子。及護良得罪。陞成良爲大將軍。兄爲國儲。二弟典兵權。可見帝最愛此三子。至此成其志矣。成其志。乃成姬之志也。乃成尊氏之志也。尊氏初志或未至此。視帝之所爲顚倒。每事便於我。翻然

自喜。遂覬覦非望耳。猶唐玄宗自殺二子。愛楊妃而寵安祿山。自取播遷之禍。尊氏門地。非奚胡之比也。而論其才。則姦而不雄者。帝養之而成其爲姦雄也。不然。以帝之英毅不世出。苟執其初心。無所惑繆。則雖有百尊氏。何能爲。而何必殺之。

八月。足利尊氏請自將討時行。許之。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關東。不許。功成議之。尊氏不辭而發。至駿河。與直義合擊時行。走之。詔賞功進位。促班師。不奉詔。開府于源賴朝故址。自稱征夷大將軍關東管領。遂移書西道諸國。發兵以擊新田氏爲名。

冬十月。上書誣奏義貞初觀望。聞臣克京。乃敢起兵。義貞又上書自辨。陳尊氏八大罪。　十一月。詔奪足利尊氏官爵。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管領東國。左兵衛督新田義貞等從之。由東海道。彈正尹

忠房親王由東山道。鎮守府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會于鎌倉。同討尊氏。

賴襄曰。國朝用郡縣之制。雖宗室親王。不任藩維。如三大守。則爲國司。又遥領之而已。其奉邑槩散在數處。少擅全國者。擅全國者。乃藤原氏。如美濃公越前公。全收其租賦。而族黨之邑殆跨天下。及平源代起。盖襲藤原之故。而加以兵馬之權。所以朝廷不能控御之也。後醍醐盖覩其弊矣。故中興之初。乃分諸皇子。出鎮邉要。其

後征東征西皆以皇子爲將軍建藩置屬經略天下其勢猶漢末四建宗室非此莫能濟時艱其所處置可謂合事宜矣其諸皇子皆肖父皇不少英毅材勇之人躬擐甲冑蹈險致死非復前朝紈袴之習雖然就其中論之不無優劣護良親王其最可任者使之鎮鎌倉帝可以高枕無東顧憂矣而遇讒而死成良義良口猶乳臭名爲藩帥非有實效况成良既爲足利氏所挾纔得未死耳是以遣尊良忠房二人年齒差長

可以有爲矣雖然非護良比也帝亦知之故以新田義貞兄弟爲副而令義良與其副源顯家以奥兵會焉使賊腹背受敵其計可謂周密矣而有大不可者焉夫義良係所素置藩鎮猶之可也至尊良忠房則適足以掣義貞兄弟之肘耳夫建藩與遣將不同建藩鎮撫於無事遣將征勦於有事有事者速定其亂而已故遣一猛將將數萬精兵專其委任無所牽制得以盡其謀與戰雖猾賊姦臣據其巢窟及其勢未成不

難於覆而取之也今以元帥屬親王而義貞爲之所壓其威令既不伸矣及戰其先潰敗者親王之卒也而義助爲之所撓以此當關東一心戴賊之兵其敗績奚足怪哉而義良所將奥兵雖不及期會入援京師朝廷得其力則建藩之効也

尊氏遣兵逆擊義貞連戰破之十二月至箱根兵部少輔新田義助奉尊良親王與賊戰于竹下不利鹽冶高貞大友貞載叛降賊官軍敗績赤松則村久下時重等爭起應賊詔召還義貞

延元元年丙子春正月尊氏入犯敕義貞守大渡諸將分拒山碕宇治勢多藤原師基守峰堂先敗諸官軍尋敗帝幸叡山諸將從之結城親光佯降賊刺尊氏不克死之賊將細川定禪據園城寺以逼行在源顯家奉義良親王以陸奥兵入援與義貞攻拔園城寺義貞追與尊氏戰大破之屯京中賊反襲義貞敗退東山道官軍還至義貞及左衛門尉楠正成等與賊再戰又大破之賊西走　二月追至兵庫還賊走保筑前依少貳賴尚菊池武敏以其兵討之不克　車駕還宮進義貞左近衛中將　三月詔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討尊氏圍赤松則村於白旗城不能下　夏四月新田義助與兒嶋高德夾攻舟阪遣將據福山城徇下美作諸城　是月本院崩後伏見葬後伏見天皇　五

月尊氏稱後伏見上皇宣旨大舉東上自率舟師使弟直義率陸軍攻陷福山義貞解圍退陣兵庫備後守兒嶋範長與赤松則村兵戰死之範長高德父也詔楠正成以其部兵援義貞賊水陸兩軍會兵庫義貞不利退左衛門尉撿非違使兼河內守楠正成與賊戰于湊川死之官軍敗還帝復幸叡山　六月尊氏入京師據東寺遣兵犯行在中將源忠顯少將藤原雅忠等戰沒義貞等進攻京師不克伯耆守名和長年死之　秋七月北國兵入援敕山徒招南都僧兵又分遣諸將發畿內兵斷賊糧道因遣義貞兩攻京師皆不利　八月尊氏立豐仁親王稱帝號用建武是為光明帝時人語曰親王未有一戰功將軍賜之帝位　九月尊氏又啗利南都南都叛又令足利高經扼北陸道佐佐木高氏絕近江糧道新田義助數攻近江不克官軍大困　冬十月尊氏佯請降邀車駕許之令新田義貞奉皇太子恒良及尊良親王經略北陸道車駕還京師尊氏幽帝于花山院悉奪從駕

朝臣官爵。十一月。尊氏迫請傳神器於新主。以僞器授之。十二月。帝潛幸吉野。建行宮居焉。帶刀楠正行與其族和田正朝等來衛。正行正成長子也。

賴襄曰。孫子論兵。以道爲先。天地次之。將法又次之。元弘之能勝北條氏。由彼之失道。而延元之不能勝足利氏。由我之失道。道失則人心背。人心一背。天下糜沸。雖有將帥智勇什倍足利氏者。莫之能戡。況朝廷使用之乖其宜乎。而乖

其宜者。失地利爲最焉。夫地利之於兵。大矣。楠正成之初擧義。以一城受百萬兵。而不屈者。據險固也。否則元弘之績。不可得而成也。況於延元。既失其道。又失其地利。何謂失地利。曰京師形勢。本不及關東。故北條氏足利氏。皆據關東爲巢窟。以能制朝廷。而朝廷習於故常。常以得失京師爲大故。故論足利尊氏之功。居新田義貞之上者。以爲尊氏能爲我取京師。使我歸闕復位。義貞之覆鎌倉。不必切我利害也。夫遣尊

氏東伐。如放虎於其穴。固大錯矣。及遣義貞討之。如探虎穴。固難必於勝。義貞無他奇道。而平行東海。轉戰千里。遇賊於險。宜其敗也。即如賊之計則得矣。以爲義貞新來鋒鋭。逡巡誘之。使其竭勢力於無用之地。東海平夷。至箱根則高。彼仰我俯。我以生兵乘彼之疲。則彼潰矣。是同鬪關東地。賊得利而官軍失之也。抑上野越信。亦新田氏之舊鄉也。向令義貞歸焉。招其部曲。固守其所。連之與羽。吾憑其高。瞰賊於卑。可以

控制尊氏。雖及其敗。山道之軍。與奧羽之兵。未缺而將會也。令義貞收餘兵。猶能成軍。得一險固城塞據之。與諸軍合勢。尊氏必慮根本。不能舍之以入犯。如播丹之叛者。以一楠正成治之而有餘。奈何遽召還義貞。以成賊追擊之勢乎。是非亦恐失京師故耶。及賊取京師。官軍再戰。得克之。賊既遠離其巢。無穴可入。而棲泊海澨。不於是時急勦殄之。而唱凱振旅。使其雍容上船樓。西兵復來。誠不可曉也。世咎義貞之遷延

失機。吾以為是亦朝廷之意。以既得京師。不必復恤縱敵。故召還諸將也。賊則據白旗之險。以梗官軍。而得以其間成再燃之計。朝廷至此不聽正成幸叡山之策。促禦之郊甸。令以見卒格鬭平地。弃正成而不察者。亦憚再舍京師也。及敗方行其策。晚矣。然亦可固守焉。以為後圖矣。乃聽賊偽和。又弃義貞而不顧者。亦喜於歸京師而未暇慮其佗也。意其重京師也如此。何知其形勢之劣。萬難守哉。夫太湖淀水之固。天設

以為大和。非為山城也。山城當屬山陰者也。叡山支太湖。使之曲行京城。其大麓餘地耳。故迫狹傾仄。守之以防外寇。如在堤下與堤上人鬭。如立墻根。僅恃一溝。以受敵於庭。故有一寇來犯。非舍而上叡山。不可守也。或逃於江。或避於丹。聽寇入京。還而攻之。寇亦不能守。足利氏十三世亦每如此。彼非不知其地不利。不如關東也。慮於南朝。不得不居此。而巢窟之地。守以子弟。為深根固蔕之計。是以數搖而纔保耳。男山之役。尊氏覺南朝襲京之謀。而委之義詮。自赴鎌倉者。亦慮根本也。而南朝乃不專圖其根本。而仍急於取京師。數取數失。是以終不能成匡復焉。故曰。失地利也。然足利氏亦不能覆其咫尺之南朝者何哉。大和地形險固。勢高於山城。而楠氏據河內。為之藩屏也。雖然。要之南朝與足利氏。其失於道而不能服人心者。莫能大相異者。其勝敗相持五十餘年者。以此。

二年。丁丑○北朝光明帝建武四年。春正月。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在越前金崎城。賊將足利高經高師泰等。以大兵圍之。義貞遣義助義顯募兵杣山。義助留子義治而還。義治得兵來戰。敗瓜生保等殺之。義顯義貞長子。　三月。義貞義助潛出城。赴杣山。將募兵來救。未至。城陷。由良具滋長濱顯寬誘義顯。使人奉皇太子逃杣山。尊良親王自殺。義顯以下殉之。皇太子爲賊所獲。護送京師。　秋八月。鎮守府將軍源顯家及結城宗廣等。奉義良親王入援。與足利

義詮戰利根川。破之。　冬十二月。新田義興以上野兵從顯家。遂攻鎌倉。走義詮。義興義顯弟。義詮尊氏子。

三年。戊寅○北朝曆應元年　春正月。顯家及諸將西上。與賊將土岐賴遠桃井直常等戰美濃。破之。顯家軍所過侵掠。民苦之。尊氏議守宇治勢多。高師泰曰。自古未有守宇治勢多而能克者。乃邀擊之美濃。背黒血川陣。顯家轉出伊勢。　二月。顯家與其弟少將顯信至南都。桃井直常與其弟直信拒之。顯家敗走。　三月。顯信軍男山。顯家軍和泉。與賊相持。　夏四月。尊氏酖弑皇太子及成良親王。　五月。顯家與賊將高師直戰堺浦。死之。　六月。師直圍顯信男山。帝手詔召新田義貞援男山。先是義貞攻越前府城。拔之。足利高經走保足羽。義貞從攻之。未下。兒嶋高德建策。留兵遏北國糧道。又諭敵山歸順。乃使義助分兵入京師。尊氏聞之。召還師直。師直曰。不拔此而卻。敵必躡之。　秋七月。師直放火燒官軍資糧。因急攻拔之。顯信走河內。義助

至敦賀。聞之。引還。與義貞合兵。攻高經。高經結平泉寺僧徒。修藤嶋等七寨守之。　閏月。義貞遣兵攻藤嶋。自出爲斥候。中矢卒。年三十八。　前上野介結城宗廣奏。請陸奧地。可敵海內之半。是以三年間兩次入援。皆資其力。宜及其民心未變。撫爲朝廷用。朝議然之。以源顯信爲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焉。源親房結城宗廣從之。九月。遇颶風。舟四散。親王與顯信至篠嶋。親房至常陸。宗廣至安濃津。宗廣以不得與賊。憤懣成疾卒。

四年己卯○北朝曆應二年春三月。義良親王還吉野。秋八月天皇不豫。立義良親王爲皇太子。禪位而崩。葬後醍醐天皇。

日本政記卷之十二

日本政記卷之十三

賴襄子成　著

後村上天皇

（諱義良。後醍醐第八子。母新待賢門院。藤原氏。右中將公廉女。在位三十年。改元二。曰興國。正平。崩。壽四十一。葬觀心寺。）

冬十月。天皇卽位于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輔政。

興國元年。（庚辰。北朝曆應三年。）春三月。以新田義助爲刑部卿。赴伊豫。總督西國軍事。先是新田義貞之死事也。義助還越前府城。糾合義故。攻足羽。走足利高經。已而京師援軍至。高經復振。義助大敗。走美濃。遂詣吉野。詔勞奬之。進官爵。會伊豫官軍請將帥。敕遣義助。　夏五月。義助病卒。諸城皆復爲賊有。

三年。（壬午。北朝康永元年）夏六月。准大臣源親房保常陸小田城。賊將高師冬攻之。親房擊郤之。　冬十一月。小田治久飜城降賊。親房走保關城。

四年。（癸未。北朝康永二年。）師冬攻關城。益急。親房乞救於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通欵賊。不肯出兵。親房貽書讓以大義曰。方今東國爲官軍守者。下妻。眞壁。中郡。西明寺。伊佐。與關城而已。然得足下來援。則伊達以西。必有響應者。而足下坐失機會。洵爲可惜。夫我邦神聖承統。苟謀反逆者。無能保首領。尊氏何爲者。盜據中原。使家奴師直輩。凌蔑世家。罪浮前日之高時。所謂世家。本皆王臣。保平以還。降隷源平。承久以後。又役屬陪臣。觀乃家譜。豈不愧心。方今中興。朝爵復故。志士盡忠之秋也。公家鎭守府將軍。門閥勳名。豈出源平下。是以乃父上野死。朝臣圖恢復。振家聲。乃弟又以死戰著名。足下爲家嗣。宜繼前志。耀後昆。坐觀成敗。如祖考何。

僕先朝遺老。辱受顧命。據孤城以控八州。恐一旦隕命。四方解體。且賤息出鎭三年。獨立無援。衆情危疑。方今父子之命。繫於足下。足下實有異圖。則已。若欲報祖先。豈不勉力。非敢愛餘命也。唯爲天下言耳。親朝辭以兵寡。尋叛降賊。親房遣使命顯信來救。亦爲親朝所沮。不果來。親房不能守。歸。

正平二年。（丁亥。北朝貞和三年）秋九月。河內守楠正行擧

兵。謀復京師。與賊將細川顯氏戰于譽田林。破之。冬十一月。與山名時氏戰于瓜生野。破之。足利尊氏令高師直師泰將兵八萬來擊。

三年（戊子〇北朝貞和四年。）春正月。正行及弟正時與師直戰于四條畷。死之。師直遂犯行宮。帝幸穴生。楠正儀拒高師泰于石河。冬十月。北朝主禪位於從子興仁。是爲崇光院。是歲法皇（花園）崩。北朝葬花園天皇。

四年（己丑〇北朝崇光帝貞和五年。）先是北朝拜尊氏爲征夷大

將軍。弟直義爲副將軍。稱曰兩御所。足利氏初擁立光明帝。陽尊之。每事奏聞。及官軍諸將相尋戰沒。大得其志。不復稟敬。肆割膏腴賞功臣。或奪公卿食邑。雖供御闕乏不顧。至朝官或學東人語。以免其侮辱。土岐賴遠嘗途遇光嚴上皇。不下馬。前驅呵曰。院也。賴遠曰。院耶犬耶。犬則應射之。令環射乘輿。折輗截輻去。直義論罪。賴遠伏誅。武人相謂曰。院且下之。卽遇將軍。將手行邪。高師直以尤多軍功。爲尊氏信任。爲幕府執事。專恣無忌。至譖鹽

冶高貞而奪其妻。弟師泰亦專橫。至發菅原氏墳墓以營別莊。尊氏不罪師直與直義相軋。上杉重能畠山直宗亦疾師直。乃附直義。結直義所善僧妙吉。勸除二高。直義然之。直義嘗養尊氏庶長子直冬。出爲中國彈代。以爲外援。秋八月。直義伏兵召師直。兵有爲師直耳目者。因知其謀。脫歸召師泰於石川。直義使人要說援已事成代兄執事。師泰唉不肯。與師直合兵數萬入京師。圍幕府。請斥直義及重能直宗。尊氏慰喩聽其請。直義薙髮

屛居錦小路。放重能直宗於越前。師直使人潛殺之。尊氏召義詮於鎌倉代執政。以其弟基氏代鎭鎌倉。高師冬上杉憲顯爲執事。

五年（庚寅〇北朝觀應元年。）夏六月。足利直冬叛其父尊氏。起兵。冬十月。尊氏與高師直等討之。十二月。足利直義上書行在。請歸順。許之。命討尊氏。時師直欲擊直冬。慮直義圖後。欲殺之而行。直義奔大和。請歸順。下公卿議。大納言實世曰。致先帝播越。王室艱難者。皆由此豎子。今窮迫來降。非其本心。宜

斬之左大臣藤原師基准大臣源親房等以爲得大援與復可期乃納其降詔圖北伐石堂義房畠山國清桃井直常等皆以惡師直附直義

六年辛卯○北朝觀應二年春正月足利直義進據男山桃井直常據叡山夾攻京師足利義詮西奔與尊氏及高師直合兵而還既而尊氏與師直奔播磨義詮奔丹波　二月尊氏與直義戰御影濱大敗保松岡與直義和還京師師直師泰出降爲上杉顯能所殺上杉憲顯攻殺高師冬鎌倉尊氏以仁木

賴章爲執事　秋尊氏與直義外和而內不諧直義欲廢義詮已復執政尊氏勉從之石堂義房桃井直常等恃勢横恣仁木賴章細川賴春等疾之冬引還國義房直常亦不自安奉直義北歸與尊氏相拒近江敗而東奔尊氏欲追擊恐官軍乘虛佯乞歸順帝亦佯許之　冬尊氏東伐與直義戰于薩陲敗而降之攜至鎌倉明年藥殺之　尊氏令義詮遣使行宮請降許之義詮廢崇光帝奉正平號欲迎車駕赦以方忌待明年復闕

賴襄曰足利尊氏之有直義猶趙匡胤之有匡義也匡胤簒有周室由出征握兵久刼其君尊氏受東伐之命因得煽兵犯闕其事勢一也而匡胤之謀决於匡義尊氏之逆成於直義尊氏之才不及匡胤之什一而其所犯者後醍醐與恭帝隔如天地是以不能速取之而累其逆節繫直義所贊焉其有功於已如此尊氏之始決反於關東也有家國之事一委直義之語自是政事繫此自出蓋以其事成否不可知故併禍

福任之也已而其事稍成轉禍爲福則忌之之意生焉尊氏爲大將軍稱直義爲副隱然如儲貳然而義詮出在鎌倉是匡義代立德昭不得立之勢也使尊氏不幸早歿則直義爲匡義之所爲無疑矣則烏得不忌乎是以罷任高師直以分其權聽其專擅而莫之禁是直義所以與師直相惡匡胤友於匡義故無敢離間之者使其不友則如趙普者必勸匡胤除之師直雖専擅非知尊氏之忌之安敢公然以兵刼而廢之

而尊氏亦許而不罪乎故直義出奔乞降南朝惧尊氏意在必殺也非獨惧師直也夫師直以兵刼而廢直義直義又以兵刼而除師直而尊氏不罪彼而咎此其意忌乎此故也尊氏初廢直義乃召義詮代之又封基氏於關東然後尊氏之志成矣而直義刧制尊氏再執政權亦恃大謀之成於己也是以尊氏亦勉從之而其忌益甚固其宜也直義之東奔尊氏所大懼懼其據根本自爲其嘗所以贊己者也是以親往親

往則不得不和南朝至廢其所立迎駕返闕其大惧也可以見焉而以直義之狡黠而終不得志於關東輙被執殺何哉不特以弟敵兄衆情不附亦罪逆之所由先受天誅也抑以基氏在焉而尊氏來擊之其勢易辨也夫尊氏之犯君猜弟制於其臣不復論可也至建親藩其計之得者矣假令尊氏早死未必至如匡胤之子悉魚肉於弟手也其後京師雖多外患內變賴關東之維持終得以濟尊氏之所措畫可謂善慮

國家矣匡胤務削將帥兵權而宗室無尺土之封內自削弱既不救於家禍又失於國計是以不能併燕雲而貽靖康之禍僅保江南不若足利氏之能呑南朝全制海內也由此言之雖曰尊氏勝匡胤可也雖然足利氏將帥驕蹇叛服無常不獨師直也宋豈有此乎此由樹兵與不樹也則時勢之異然焉爾歟曰不特然也匡胤嘗論唐莊宗曰二十年夾河百戰不能以軍法約束諸將直兒戲耳吾雖愛養將帥苟不用我

命有劍而已使匡胤見足利氏得不亦謂之兒戲哉而宋自匡義而後威刑不復振足利氏得義滿能繩以法果非兒戲也

七年壬辰○北朝後光嚴帝文和元年。春正月。足利義詮獻金及馬。二月。車駕發行宮。使兒嶋高德奉密旨赴東國。發新田氏兵伐尊氏於鎌倉。閏月。車駕至男山。楠正儀和田正忠等以河內紀伊兵。北畠顯能以伊勢兵。皆會。義詮令細川顯氏賴春拒之。正儀等擊敗顯氏。獲賴春。走義詮於近江。官軍入京師。收廢帝廢太子及光嚴光明二上皇。載之一車。送行在。幽之穴生。新田義宗義興義治等與尊氏戰武藏。敗之。襲基氏鎌倉。走之。義宗奉征東將軍宗

良親王。與尊氏戰碓冰嶺。敗走越後。京畿將士多附義詮。三月。義詮據東山。官軍不利。退保男山。義詮復入京師。夏五月。正儀正忠等還河內募兵。正忠病卒。正儀未至。北軍急攻男山。帝親擐甲御馬。衝圍南出。權大納言藤原隆資死之。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力戰。帝達行宮。宗良親王與新田義宗桃井吉良石堂等自東北。土居得能氏自西南。共赴難。聞男山不守。皆途還。

漢劉璋忠惑。迎劉備於蜀。其諸臣欲戴備。來說襲取蜀。備曰。今世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與之反。乃可成業。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然諸葛亮素策取益州。龐統等又勸備。備遂取蜀。宋蘇軾論之。歸咎於亮曰。曹劉不敵。天下所知。兵不若曹多。地不若曹廣。所恃以勝之。以區區忠義。有激天下之心。雖無措足之地。天下為之用。今璋以好逆之。乃扼吭拊背而奪之國。與操異者幾希。既失天下義士之心。而北向長驅。欲四方響應。

難矣。賴襄曰。嗚呼。是可以論正平之事矣。足利尊氏雖不及曹操之能。其以譎詐馳驟一時。地廣兵多。什倍南朝。南朝特仗其信義與之相形。庶幾可匡復耳。尊氏有事關東。而慮於我。來講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為所謂扼吭拊背之計。因執同姓以為功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

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劉備唯無措足之地故不能不取益州論者猶非之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其險沃彷彿蜀漢而藩服忠義東西應援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弃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誰罪歟不寧唯此前焉納直義之降佐之以攻其兄後焉許直冬之請驅之以攻其父時氏氏清之屬皆彼之叛臣來輙受之嗷之北向盖天下望南朝爲逋逃淵藪其詭譎不正不知與足利

氏孰伯仲也而何以激天下之心乎曰雖然蘇軾之論又有言曰曹氏父子兄弟有可間之勢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伐之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又不能奮其智謀故屢戰而屢却爲失機也夫南朝非亦乘其機而奮其謀也耶襄曰不然彼謂間而後伐之耳足利氏大臣骨肉既內自相殘矣不待吾間之而然也則吾整我堂堂之義旅伐之可矣何必助其子弟攻其父兄乎當時源親房稱爲賢相或比之諸

葛亮者而又賛其謀焉親房嘗論保平之亂父子兄弟之相攻曰名教之斁亂所以不已也今自斁名教以開亂源何哉

秋八月足利義詮立彌仁親王稱帝是爲後光嚴院初後醍醐帝以僞器授光明帝及亂又亡衆議無神器不可踐祚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劍也良基璽也何不可遂立之　九月山名時氏歸順

八年癸巳○北朝文和二年夏六月詔遣左馬頭楠正儀等助時氏攻京師足利義詮奉新主走近江　秋尊氏西歸與義詮合兵復入京師時氏走初佐佐木道譽世領近江助尊氏逆又以近江數救義詮義詮甚寵之專權男山之役時氏子師義最有功因

要賞欲得邑若狹數造道譽道譽方宴族至日暮怒曰吾得邑何必待汝輩哉遂父子來降請北伐事不成走歸其國

九年甲午○北朝文和三年夏四月准大臣源親房薨親房具平親王後大納言師重子家稱北畠以博洽聞嘗讀司馬光通鑑有感著神皇正統紀三子顯家顯信顯能並勤王事顯能孫世領伊勢每屬官軍

先是足利直冬遣人行宮乞降請攻京師許之賜號總追捕使　冬十二月山名時氏桃井直常足利高經等並應之奉之爲主再攻京師義詮出拒播磨直冬進至丹波尊氏走近江

十年乙未○北朝文和四年春正月直冬等入京師　二月敕遣大納言藤原隆俊等助直冬據男山尊氏以近江兵據叡山細川賴之擧南海兵援義詮東上官軍及時氏逆擊之神南山敗績　三月官軍及直冬與尊氏戰京師敗退保男山義詮絕直冬粮道直冬時氏直常高經等各引還尊氏義詮復入京師　秋八月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諏

訪某仁科某等應之

十一年丙申○北朝延文元年春正月足利高經降足利尊氏

十二年丁酉○北朝延文二年春正月還光嚴崇光二主及直仁親王先是已還廢帝

十三年戊戌○北朝延文三年夏四月足利尊氏卒義詮嗣　秋左兵衛督新田義興募兵武藏上野足利基氏將畠山國清使人誘殺之

十四年己亥○北朝延文四年肥後守菊池武光奉征西將

軍懷良親王與賊將少貳賴尚戰于筑後河大破之初菊池武時勤王子武重又奉懷良親王數與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戰武重卒弟武光嗣攻足利氏筑紫彈代一色直氏走之氏時賴尚望風降是歲春討畠山國久於日向走之氏時賴尚叛作九寨絕其歸路武光返擊悉拔九寨。　秋八月與賴尚大戰于大原破之賴尚走保寶滿岳中納言北畠顯信等戰沒。　冬十月賊將畠山國清大舉關東兵六萬西上與足利義詮合犯行宮。

十五年。庚子〇北朝延文五年。　春正月左馬頭楠正儀請帝幸觀心寺自據赤坂修平岩八尾等砦守之大納言藤原隆俊守龍門砦。　夏四月賊將畠山義深攻龍門隆俊擊破之救興良親王率吉野兵赤松氏範援之興良叛通賊火穴生行宮龍門陷帝遣前關白師基討之興良敗走南都興良故兵部卿護良子氏範則祐子。　閏月諸砦皆陷。　五月賊合攻赤坂和田正武夜斫賊營不利退保金剛山賊軍引還。　秋七月正儀等出兵攝津畠山國清來拒之官軍又退入山賊亦還兵初尊氏歿有流言基氏通行宮圖義詮國清因請自將南犯以解嫌疑其實欲已收兵權儕輩皆疾之正儀知之建言北軍不足懼是時仁木賴章已歿弟義長爲執事與佐佐木道譽細川清氏等相軋道譽因結國清除之國清亦疾義長專擅誣其通南朝遂還兵攻之義長言於義詮曰諸將以臣爲名以作亂也義詮然之因以義長兵自衛道譽夜入見義詮勸其逃觀變乃出與義長聒語義詮出自後門奔嵯

峨比曉覺之衆潰義長走伊勢諸將奉義詮還義長降行宮。　八月官軍競起北軍歸咎國清國清時以狐皮蔽膝時人爲之作狐媚歌唱者滿衢國清懼逃東歸後基氏逐之用上杉憲顯爲執事。

十六年。辛丑〇北朝康安元年。　秋九月楠正儀和田正武出兵攝津與佐佐木秀詮氏詮戰斬之秀詮氏詮並道譽孫先是道譽奪赤松光範攝津守護使二孫守焉至是並敗歿。　冬十月細川氏清歸順先是清

氏代義長執事道譽又忌害之激之使反又譖其有異圖義詮信之出居外召兵自備清氏使人自辨不聽乃走若狹從討之清氏遂南走奏曰足利氏兵西拒時氏東備義長臣請乘其空虛京師可復楠正儀曰元弘以來官軍五復京而不能守力不繼也今欲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不必待清氏唯恐已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臣復朝議不聽　十一月敕正儀等大舉助清氏攻京師　十二月義詮奉北帝奔近江官

軍焚諸第道譽之走戒守者具酒食犒師正儀報以甲馬禁焚掠已而時氏義長東西皆敗義詮還兵今赤松氏範直侵行宮官軍留京師十九日乃還清氏走阿波

十七年壬寅〇北朝貞治元年　春細川清氏據白峰徇四國　夏山名時氏略地美作遣兵徇三備足利直冬以石見兵助之時氏子師義略丹波但馬　秋足利義詮遣細川賴之圖清氏賴之守備中全說以禍福往復間備成乃絕之挑戰誘出斬清氏自是細川氏山名氏始大　九月菊池武光討足利氏彈代足利氏經氏經敗逃還

十九年甲辰〇北朝貞治三年　秋北朝光嚴上皇崩　是歲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附義詮因授二州守護尋並以石見山名時氏降義詮請因領所略地義詮許之以時氏為因幡伯耆丹波美作五州守護仁木義良石堂賴房等皆降義詮

二十一年丙午〇北朝貞治五年　足利義詮逐其執事足利義將義將高經子也初高經子氏賴娶佐佐木道

譽女細川清氏之叛氏賴冀為執事而高經以後妻故愛義將薦為執事以其年少已代決事高經有宿望世望治績而高經為政嚴刻諸守護舊賦五十分一更取二十分一嘗宴諸將道譽不會而自張妓樂高經嚬之會道譽欠賦二歲因罰之奪其攝津守護義詮造別第萬里巷徵役諸國赤松則祐坐功緩亦削邑則祐道譽婿也道譽譖京師戶租修五條橋過期不成高經出私財不日成之於是道譽與則祐及佐佐木氏賴譖高經於義詮

義詮容使氏賴徵兵近江。欲討高經。高經聞之。入見泣曰。老臣果有罪。一介賜死可。何煩徵兵。臣以不才。忘私利公。謗讟所叢。不敢愛餘年。唯恐將軍得殺者舊名耳。義詮亦揮涙。久之。辭出。義詮呼曰。衆怒難犯。卿且就國。高經以義將北歸。遣兵攻之。已而高經病卒。道譽多機智。善逢迎。自高師直後。獨錮權寵。家極豪侈。陷四執事。(蓋謂義長。清氏。高經。義將也。)而已。每解脫義詮欲以爲執事。及義詮病。基氏別有所薦。乃止。

二十二年。(丁未〇北朝貞治六年。)夏四月。足利基氏卒。子氏滿嗣。爲關東管領。冬十二月。北朝將軍足利義詮卒。子義滿嗣。以細川賴之爲管領。輔之。先是。足利基氏薦賴之。義詮臨終。謂義滿曰。與汝一父。又謂賴之曰。付卿一子。賴之竭心輔導。撰方正兼文武者。充左右。置髫者六人。以爲弄客。將士有便佞者。目爲毛童坊。斬辱之。於是士風大革。

二十三年。(戊申〇北朝應安元年。)春三月。天皇崩于住吉殿。

葬後村上天皇。

長慶天皇(諱寬成。後村上長子。所出不詳。在位五年。改元二。曰建德。文中。禪位皇太弟。壽及葬地闕。)

天皇卽位于行宮。立皇弟熙成親王爲皇太弟。

秋七月。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式部大輔脇屋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上杉憲將戰。不克。死之。義治奔出羽。

二十四年。(己酉〇北朝應安二年。)春正月。楠正儀叛降北朝。

三月。楠氏族攻正儀。

建德元年。(庚戌〇北朝應安三年。)春正月。脇屋義治出兵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等戰。不克。奔信濃。冬十一月。和田正武等討楠正儀。攻其城。

二年。(辛亥〇北朝應安四年。)春二月。北朝主禪位於太子緒仁。是爲後圓融院。秋八月。細川賴之遣其義子賴元援楠正儀入寇。

文中元年。(壬子〇北朝後圓融帝應安五年。)春二月。足利氏筑紫彈代今川貞世與大内義弘合兵。攻肥後守菊池武政。武政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逆戰。敗之。武政武光子也。

二年。癸丑。北朝應安六年。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弟。

日本政記卷之十三

日本政記卷之十四

賴襄子成　著

後龜山天皇　諱熈成。後村上第二子。長慶弟。母嘉吉門院某氏。在位二十年。改元三。曰天授。弘和。元中。禪位後小松。後三十二年崩。壽及葬地闕。

天皇即位于天野行宮。賊將細川氏春來犯。大納言藤原隆俊屯兵天野。夜襲敵營。不克死之。上移蹕吉野山中。

天授元年。乙卯○北朝永和元年。秋八月。少貳冬資應菊池武朝。與今川貞世戰敗死。武朝武政子。先是武政卒。武朝嗣爲肥後守。

二年。丙辰○北朝永和二年。秋七月。足利直冬降北朝。尋卒。

三年。丁巳○北朝永和三年。秋八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大內義弘戰敗績。菊池氏族百餘人死之。　是歲。高麗遣其使鄭夢周來。先是。我西邊不逞者。數侵高麗。高麗使來。見今川貞世。請禁之。

四年。戊午○北朝永和四年。秋九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今川貞世戰託麻原。破之。

五年。己未○北朝康曆元年。春。山名義理山名氏清入寇陷

土九。藤波。石垣三城。足利義滿出軍東大寺。徵近江美濃兵。美濃土岐康行叛。義滿召兵鎌倉。討之。鎌倉執事上杉憲顯既卒。子憲春繼爲執事。遣弟憲房將兵而西。會康行降而止。義滿既壯。不聽賴之政。稍縱恣失人心。氏滿因潛蓄異志。事覺。義滿乃止南行。以書讓憲春。憲春諫氏滿。弗聽。憲春憂懼自殺。氏滿驚悔。乃以憲房執事。　冬十一月。細川賴之寇伊豫。河野通直戰死。先是。義滿役諸將。大營室町第。稱花御所。驕奢太甚。賴之諫。弗聽。相嫌隙。近臣從而譖之。是歲夏。義滿聚兵幕府。遣使罷賴之職。就國。賴之聞命。即日上途。其弟業氏勸其舉族訴屈。不聽。則遂圖廢立。賴之不許。乃赴其國讚岐。已而義滿思其功。命總管南海。

六年。庚申○北朝康曆二年。夏五月。小山義政起兵下野。與宇都宮基綱戰。破之。　六月。北朝光明上皇崩。

弘和元年。辛酉○北朝永德元年。楠正儀歸順。

楠正成與子正行竝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耻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爲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爲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爲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耻孰

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爲楠氏惜者謂之虛傳矣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爲出援軍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揜也賴襄曰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廿三年帝崩長慶帝卽位先是一歲北朝以

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耻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戰鬬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

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卽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竝起蓋圖京師如正

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譏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

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幾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之降。非其素心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二年。壬戌〇北朝永德二年。春閏正月。左兵衛督楠正儀與山名氏清戰。平尾敗績。夏四月。北朝主禪位於皇子幹仁。是爲後小松帝。是歲。山名氏清悉略和泉紀伊。獨吉野屬行宮。

三年。癸亥〇北朝後小松帝永德三年。足利義滿置僧録司。創鹿苑院相國寺。課諸國守護助役。

元中三年。丙寅〇北朝至德三年。足利義滿定禪寺五山班位。

五年。戊辰〇北朝嘉慶二年。秋七月。足利義滿巡遊南海東

海。

六年。己巳〇北朝康應元年。足利義滿西遊。至嚴嶋。遂如鎮西。舟遭風還。過讃岐。見細川頼之。尋召還京師。以其子頼元爲執事。而決於頼之。

七年。庚午〇北朝明德元年。春。楠氏與山名畠山戰河内落合。敗還。

八年。辛未〇北朝明德二年。冬。山名氏清作亂。犯京師。足利義滿討而破之。誅氏清。初山名時氏爲五州守護。時氏歿。子師義時義。略地山陽。義理氏清攻取南海。於是山名氏所領。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時義二子時熙氏幸分襲。但馬伯耆守護。師義子滿幸與氏清。譖之義滿。義滿乃遣二人。攻時熙氏幸。走之。分與其地於二人。十月。時熙氏幸潛入京師。訴冤。請復邑。義滿欲見氏清諭旨。氏清不見。義滿怒。會滿幸有罪。罷其出雲守護。復時熙氏幸邑。滿幸往界浦。見氏清。勸擧兵。氏清然之。十二月。滿幸擧丹波。義理以紀伊。並應氏清。氏清進軍男山。小林某諫之。弗聽。義滿會諸將。議戰守避。孰可。或擧尊

氏義詮故事。勸其避。不聽。乃自陣一色詮範堀川第。令諸將陣内野。一軍陣東寺。爲犄角。大内義弘爲先鋒。戰最力。逆擊氏清。破斬之。小林某戰死。細川頼元等亦擊滿幸。走之。義理乞降。不許。後滿幸被捕殺。乃以山名氏地。和泉紀伊賜於義弘。其餘盡分賞戰功諸將。獨氏幸所領如故而已。

頼襄曰。制馭天下。恩與威而已。恩懷之而威服之。相待而行。無恩則威不可以加。加之則怨我。無威則恩不可以施。施之則不德我。夫使之怨

我固不可使之不德我亦何以制馭之哉足利氏之所以不能制馭天下者無威而施恩也夫足利尊氏非有智勇過人也特因天下之厭王政而思武治欲得一將種門望最高者推戴之各自分利耳尊氏亦知之是以割土地須金帛務充其欲惴惴然唯恐彼之觖望背我而去也然背焉而去者足相踵也而不能禁也既背復來不問也數背數來坐成強大不能制也無佗彼其初受封得賜忸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德一

有不便於己掉臂而逝饒使責而讓之彼必曰汝已叛其君矣何以禁吾叛汝哉是尊氏義詮所以不能責諸叛將也然既施之以恩是我之恩也被我之恩而叛於我我罰之而有辭何所恤乎況彼之所恃以叛我者土地也甲兵也皆藉吾所予用以反噬我是可誅殛無釋者矣是義滿之所以用戈於氏清義弘而不疑也足利氏之威於是始加天下矣而後其恩能使人德之非復如前二世也昔者唐氏姑息藩鎮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如不可措手者至於憲宗平一淮西而諸鎮震慴恩威並行韓愈稱其唯斷以成之義滿雖不倫於憲宗其斷以成之一也是故人主患不斷耳苟有以斷於中何紛亂之不可治也雖然欲斷之必先謀之不謀而斷其斷不可達適足以損其威耳故貴於謀謀必有所與者義滿有細川賴之與謀猶憲宗之有裴度所以能達其斷也尊氏任高師直如代宗之元載義詮寵佐佐木道譽如德宗之盧杞所與謀

如此而惡乎斷

九年。壬申○北朝明德三年。夏五月。足利義滿令畠山義深攻諸城。楠氏亡。冬十月。義滿使大內義弘六角滿高來請和曰。駕還授器。則兩統更立。如故事。許之。二十八日丙子。車駕發行宮。群臣戎服扈從。閏月二日己卯。御大覺寺。義滿欲用來降禮。遣使奏請。帝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否則寧以神器斃。不肯屈下以辱祖宗也。滿高謂義滿曰。神器在彼。彼即真天子。不可違也。

兩統分立五十餘年。至此而合矣。當其未合。孰爲正孰爲閏。或曰。神器在南。南爲正。賴襄曰。不然。夫神器之在南宜也。儻使在北。北爲正乎。南之所以爲正者。不在神器之在焉與否。夫後醍醐天皇爲祖宗復仇雪王室之大耻。而猾賊再起。以其不便於己也。更有所擁立。成兩帝爭統之狀而已。成志於其間曰。吾非爭天下於天子。天子與天子爭也。天下之趨利無耻者。靡然服從。亦曰。吾仕北朝天子。非從足利氏也。不知其所仕者。乃足利氏之所門生視之也。豐仁親王之立也。至當時民間曰。王無一戰之功。而將軍賜之帝位矣。夫如此。假使神器在於北。得謂之正乎。是以少有人心者。皆相率以就於南。公卿然。武人然。愚夫垠隸亦然。而况於神器之靈乎。其不在於北而在於南。宜也。祖宗之所誘爲也。天道也。而北人強詞求勝之曰。尊氏劍也。良基璽也。夫無劍無璽可矣。必以賊爲劍。以無耻無義之大臣爲璽。而謂之朝廷。是忠臣義士之所以不欲立焉。非以其無劍無璽也。而其立於南朝。亦非以其有劍有璽也。夫南之俸祿。不如北之利也。其官爵。不如北之有權也。而相與共其艱難。折首殞躬。肝腦塗地。子孫殲於賊手。澌盡灰滅。而不肯背南而嚮北。有識之士。患之也。是以擧南北合一之議。欲以慰其心而弭其禍也。抑後醍醐念祖宗濟民之心。不勝其樂位伸欲之志。求成此志也。而使天下之忠臣義士。公卿武人。愚夫垠隸。被此禍於五十餘年間。祖宗終不右此也。是以終絕其胤。而神器歸於北朝。傳

祚無窮亦天不忘祖宗之德而眷其裔孫也及至於此何必論彼此哉自天與祖宗視之一也而足利氏猶曰此吾家所立也彼仇之者也世之無識者又追斥南朝呼其忠臣義士爲國賊顛倒是非如此不知忠於南朝者非特忠於南朝也忠於祖宗也微此輩足利氏不肯顧公議以戴皇族也則此輩謂之忠於北朝亦可也足利氏滅而皇統儼在天下之心莫不仰嚮而神器奠安於千載此輩亦可以瞑矣襄故曰祖宗之意天人之心之所嚮爲正統正統所在神器歸之非神器所在正統歸之

或謂賴襄曰子之論正統似也抑子非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諱曰何居子所謂北朝安在曰今朝廷是矣襄曰於戲今朝廷者神武以還大一統之朝廷也何以曰北曰北者延元元中間天子南遷而賊臣私立君當是時南則正北則僞事南者榮事北者辱故不得不別其稱也已而天悔其禍祖宗誘其衷講和議成南北混一矣夫以後龜山之瑣尾流離其授神器也不肯從降式必用父子禮足利義滿之兇威而不能奪也於是後小松始傳器受禪尊後龜山爲太上天皇事懿禮善足以盪滌前此分派之陋上承列聖之統而下顯示後世蓋天與祖宗實佑之非足利氏之所能爲也雖其後內有紛紜而天命大定以至于今賊臣之蟠據輦轂濁亂朝廷百餘年者畢伏誅竄朝廷復其清明大其一統如日月再中天而山河皆明也而何苦猶汚其口吻曰北曰北耶夫曰北則見其爲足利氏之門生而以小朝廷自處也此非臣子之當諱者哉今夫執童孺問之曰汝義貞正成徒也則欣然喜曰汝尊氏屬也則艴然怒今自稱北朝則勢必以足利爲定策國老而以新田楠爲賊甘背天下人心萃萬衆唾罵何哉夫天與祖宗既已援之升於天矣而不欲就以冢中枯骨介意而猶陷廁溷糞穢之中終古不肯洗滌是所謂自賊賊其君者也余則不敢乃臣子之心已

此義不明。則萬世之後。天地再變。復有姦雄如足利氏者。擁立其所私。便則今之自稱北朝臣子者。將胥率從之。是亦生一北朝也。吾懼焉。不可以不辨。

後小松天皇 諱幹仁。後伏見玄孫。北朝後圓融長子。母通陽門院藤原氏。內大臣公忠之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五。曰至德。嘉慶。康應。明德。應永。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二年崩。壽五十七。葬泉涌寺。

冬閏十月五日。天皇受神器於後龜山天皇。嗣其位。藤原師嗣爲關白如故。十一月。宴於禁中。留十餘日。還御大覺寺。尋上尊號太上天皇。十二月。征夷大將軍義滿爲左大臣。是歲相摸守細川賴之卒。義滿問其所欲言。曰。臣每憂山名氏強大。爲後患。今已誅鋤。臣可以瞑矣。復何言哉。義滿悵惜。親臨送葬。時論韙之。

明德四年癸酉。夏四月。後圓融上皇崩。

應永元年甲戌。冬十一月。關白師嗣罷。以左大臣藤原經嗣爲關白。十二月。征夷大將軍義滿奏請讓職於子義持。以義滿爲太政大臣。義滿請太政大臣。朝議謂平相國以還。武家無昇此官者。義滿怒曰。天子我家所立。而不我聽。則廢而自立。以細川畠山爲攝家清華。誰能禁我。朝廷懼。許之。

二年乙亥。夏六月。義滿辭太政大臣。削髮。曰道義。

四年丁丑義滿營別業北山起金閣徙居焉稱北山殿又造一殿禁內每朝就取安稱小御所每造朝公卿皆下階拜跪嘗遊叡山擬上皇行幸儀

五年戊寅春正月崇光上皇崩　三月關白經嗣罷以前關白師嗣爲關白　冬十一月鎌倉管領足利氏滿卒子滿兼嗣爲管領

六年己卯夏師嗣罷以經嗣爲關白　冬十月大内義弘作亂擧周防長門兵東據界城土岐詮直山名時清等應之前大將軍義滿出軍男山遣畠山

基國細川賴元斯波義將等將兵三萬討之十二月諸將攻拔城斬義弘詮直時清等皆平初今川貞世鎭筑紫威惠並行義弘說之曰方今自強者與守節者替公宜與我及大友氏連結以自強貞世不聽義弘懟懼又譖貞世有叛心義滿頗惑之名還貞世之其國遠江義弘代任兵力日強是時鎌倉管領滿兼嗣立凡事准擬京師自稱將軍第曰御所執事稱管領義滿遣使諭之不服遂有異圖義弘潛通使合謀欲東西夾攻京師滿兼又陰招貞世貞世封其書上義滿及義弘東上滿兼亦出軍武藏府聲言援京師義滿諜知之欲討之上杉朝宗百方講和乃授以足利莊凡與謀者釋不問事乃寢此役或勸義弘及四方兵未聚急攻京師義弘曰山名氏清唯長驅自疲其兵耳乃大修城塹然終敗及亂義滿召貞世曰吾甚愧見卿也又欲用以鎭筑紫辭焉或譖其通鎌倉貞世懼還遠江事得白又召至京師待之如初貞世父範國爲駿河遠江守護長子範氏早歿貞世爲嗣及父

卒不肯立立兄子氏家傳兄孫泰範細川賴之以是知其賢薦爲彈代義滿使泰範割駿河與貞世泰範意貞世所請故與義弘俱譖之至是以貞世養子爲遠江守護

賴襄曰吾既論足利義滿善用威非如其父祖之有恩無威也雖然猶惜其善於用威而不善於恩耳義滿之用威其最大者二曰誅氏清之叛也曰夷義弘之亂也可謂武矣而何如不使其叛且亂乎使其叛且亂者義滿所致乎曰然

夫山名氏數叛於尊氏義詮之世每叛有所侵略既服因而有之是以至有海內六分之一義滿不行削讓而又加河內紀伊是氏清所以能叛也幸而其子弟分領其國其勢不合義滿因得施誅鋤之計否則難制也其於大內氏亦然大內弘世乘亂擅有周防長門之地賂於義詮左右得授二州守護又加以石州既已強大矣至於義弘又譖今川貞世得代其任經略鎮西故又加筑前及賞誅氏清戰功又加和泉紀伊

是義弘所以能作亂也夫義弘雖雄踞西道不得紀泉何以能作亂畿甸哉雖然作亂畿甸在義弘爲失計矣義弘嘗欲與大友今川二氏連結以謀跋扈今川氏不肯而止使果如其計則義滿東之必費歲月不能如拔界城之速也果舉兵畿甸乎亦舉之於義滿釁後則義持之不武何以制之是亦義弘之失計也義弘之失計義滿之幸也然則義滿之能誅東二氏雖由其武抑亦有幸焉誅東之不可必也而其叛且亂則可必養之使能叛亂也故曰雖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義滿罵義弘曰豎子恃其強大不知迺公使然則義滿亦自知之矣而爲之何哉豈未免襲父祖之遺習耶或曰加授泉紀於二人者圖南朝也猶近時織田信長之使諸將各取敵地以自封也襄曰譬之使鷹信長縱其饑者爾義滿則縱既飽者彼寧肯爲我趨搏哉將又搏我耳

八年辛巳義滿遣使通好於明。參議菅原秀長作書。
書辭甚恭。
九年壬午明主允炆使來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義滿
受之。
十三年丙戌明主棣使來。義滿厚贈謝之。
十五年戊子夏四月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藤原忠
嗣爲關白。五月前征夷大將軍大相國義滿薨。
年五十一。敕贈太上皇號。義持辭不受。
十六年己丑鎌倉管領滿兼卒。子持氏嗣爲管領。

十九年壬子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子實仁親王。諸
南朝遺臣請立後龜山帝後如約。不聽。於是南朝
餘孽所在起兵。尋皆平。

稱光天皇 諱實仁。初名躬仁。後小松長子。母光範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日野資國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一。曰正長。崩壽二十七。葬泉涌寺。

八月天皇受禪。時年十二。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
政院中。藤原教經爲關白。
二十一年甲午冬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太政官廳。
二十三年丙申鎌倉管領持氏罷其執事上杉氏憲。
以上杉憲基代之。氏憲。憲房之後。世居山內。憲基
憲房兄憲顯之後。世居扇谷。更爲執事。稱兩上杉。
持氏與氏憲有隙。奪其權。冬十二月氏憲奉持氏
弟持仲作亂。攻持氏。持氏奔駿河。依今川氏。
二十四年丁酉春正月義持令關東諸將援持氏。攻
復鎌倉。誅持仲氏憲。
二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大將軍義持殺其弟大納言
義嗣。初義滿愛義嗣。請超遷其官爵。居北山第。勢
威出義持右。及鎌倉事起。與氏憲通謀。將襲幕府。
事覺。遣兵圍之。削髮出亡。至是獲殺之。

賴襄曰。足利氏之所以能得天下者。由其多割
土壤與諸將。不恡。而所以不能治天下者。亦由
於此。尊氏義詮創業於南朝未衰之時。勢不能
不然。至於義滿。天下戴足利氏之久。而南國日
蹙。又能戡內亂。威令大振。不乘此時以裁制之。
而仍襲父祖之遺習。動輒舉數州。加授將帥。賞
而授之猶可也。又有貶而授之者。豈姑息以希
無事乎。抑欲驕而斃之乎。可謂無術者矣。而何

以治天下異時嘉吉應仁之禍已胚胎於此不
可不察也夫治天下譬若縛薪薪大而少不若
小而多之易縛束也故縛薪者逢其大而難縛
者析而小之治天下者逢諸侯之大者亦析而
小之然後可使聽我約束足利氏不知此術宜
乎其不能治天下也其於將帥既然於宗族亦
然尊氏之封少子以八州強大其力以制敵國
而鎮壓諸將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其後恃其
強大每有圖宗家之意將帥懷異者亦翼戴之

爲名足以煽衆心義滿不能究竆賴其宰臣調
停之輙有所加恩既加足利莊又加陸奧出羽
或出彼之請不能拒邪不然八州已爲天下勁
兵處而加以奧羽其大極矣不唯不能殺之乃
豐之如此將何以制之夫宗族之封父祖之所
授不得無故殺之固也然大內之亂關東黨援
之已有明證加之讓削我豈無辭然而叛焉彼
曲我直異日義教之舉固義滿所優爲也既克
改立其胤誰曰不可即不能然乎所謂析而小

之不爲無術也諭旨推恩封其庶孽以分其勢
是賈生主父之所以策漢也夫人情莫不愛其
子而子非一人全傳一子不若分傳數子之樂
也因彼之所樂以施我術何難爲之有而義滿
不爲也不特不爲之於其宗族亦不爲之於其
家何者義滿愛少子義嗣崇高其位望而不爲
之所是以招義持之猜嫌夫封建海內宗族臣
隸之邑各跨數州而已之子弟無尺土之安可
不謂傎也義滿何不以其所加予鎌倉者以予

義嗣乎則可以制鎌倉而絕宗府之嫌矣是一
舉而兩得者也誰憚而不爲之或以明德應永
兩役之所沒收不以盡予諸將而以封子弟使
犬牙相制亦不必忤物情不知出於此乃使義
嗣死於義持之手義持亦懲於此盡僧其諸子
是以有還俗之將軍關東不服至稱兵相圖幸
而得克失其藩維足利氏益孤立而其臣隸益
無忌憚各憑強大以相噬攫而不可制以至失
其天下豈非不知術之過哉賴襄曰不獨足利

氏也。豐臣氏之所以得天下而旋失之如此。

二十七年庚子秋。義持有疾。或告咒詛事。醫卜徒獲罪處流。朝臣亦有坐廢黜者。

三十年癸卯春二月。義持辭征夷大將軍。詔以其子義量襲職。義持薙髮稱道詮。

三十一年甲辰夏四月。前太上天皇崩。後龜山

三十二年乙巳春二月。征夷大將軍義量薨。前大將軍義持再視事。

三十四年丁未冬十月。赤松滿祐據其邑稱兵。前大將軍義持遣諸將討之。不發。十二月。赤松持貞自

殺。赦滿祐入京師。持貞滿祐族也。有寵於義持。爭邑相訴。義持庇持貞。滿祐怒。自焚其第。奔歸播磨。遣諸將討之。諸將素疾持貞。連署訴之。請赦滿祐。義持不得已許之。持貞自殺。名還滿祐。

正長元年戊申春正月。前征夷大將軍義持薨。初義持懲義嗣。悉使諸弟爲僧。及義量早世。無子。衆議立鎌倉管領持氏。持氏聞喜之。管領畠山滿家探籌石清水祠。得義圓。義圓時爲青蓮院僧正。義持同母弟也。即迎入室町。改名義宣。後改義教。即日

敍爵。秋七月。天皇崩。上皇議立崇光帝曾孫彥仁親王。初崇光南遷後。光嚴以弟立。傳至帝。崇光子孫退居伏水。至是得出受統。後龜山皇子巽立不得。怒奔伊勢。明年北畠氏越智氏奉之起兵。足利氏擊平之。以皇子歸置之嵯峨。

後花園天皇 諱彥仁。後伏見五世孫。北朝崇光曾孫。父曰貞成親王。母敷政門院源氏。贈左大臣經有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八。曰永享嘉吉文安寶德享德康正長祿寬正。禪位皇太子。後六年崩。壽五十二。葬泉涌寺。

七月。天皇踐祚。甫十歲。關白藤原持基攝政。太上

天皇後小松聽政院中。

永享元年己酉春三月。以足利義教爲征夷大將軍。以正長號於將家爲凶。奏改元。鎌倉猶用正長號。

二年庚戌徙筑紫豪族於京師。

三年辛亥春三月。太上天皇落飾。稱法皇。是歲。大將軍義教遣伊勢紀伊制置南朝遺族。

四年壬子秋。義教遊駿河。託觀富士山。實伺察鎌倉也。

五年癸丑冬十月。法皇崩。葬後小松天皇。是歲。義教遣使於明。明使與我使偕來。

七年乙卯秋八月。叡山僧徒有訴。入京師。幕府遣兵防却之。

十年戊午秋九月。鎌倉管領持氏逐其執事上杉憲實于上野。冬十月。大將軍義教下教關東。發兵助憲實擊持氏。十一月。執持氏。囚于永安寺。

十一年己未春二月。攻殺持氏。令上杉氏管領關東。初持氏與將軍不得。居常憤憤曰。吾何屈還俗將軍哉。憲實驟諫弗聽。上杉憲直一色直兼因譖憲

實。持氏令二人徵兵。兵多屬意憲實。不爲持氏用。持氏不得已。自造山內。面諭憲實歸罪憲直。憲直逃藤澤。事乃釋。持氏冠其子賢王。故事。鎌倉管領子元服。必受將軍偏諱。持氏不屑之。名曰義久。諸將皆賀。憲實不賀。出奔上野。訴之京師。義教以故上杉氏憲二子持房教朝。爲大將。分道東伐。與憲實合。關東將士多應憲實者。持氏立其子義久。使三浦持高輔之。守鎌倉。自軍武藏。當教朝憲實。遣上杉憲直防持房。持房大破憲直于早川尻。進逼

鎌倉。三浦時高叛通京軍。執義久。諸軍合圍持氏。持氏兵散亡。窮蹙欲自殺。憲實遣使止之。諭諸將解圍。持氏剃髮徙永安寺。憲實歸罪憲直。直兼誅之。馳使京師。請宥持氏。义弗聽。至是使諸將逼持氏自殺。命憲實為管領。憲實固辭。使弟清方嗣家。居山內。自剃髮退居伊豆國清寺。

賴襄曰。足利氏開軍府于京師。而置宗藩于鎌倉。鎌倉之有上杉氏。猶京府之有細川氏也。皆有輔佐之功。而亦有逼犯之禍。細川猶有畠山

斯波之僚。足以相制。至於上杉。獨任世襲。如二君焉。焉得無禍哉。然賴其分為兩家。更任執事。是以為之上者。得以暫安耳。而京府則利其危也。如尊氏自封其子。無論已。自義詮義滿。族屬漸跳。每與鎌倉相圖。故誘上杉氏以制之。而上杉氏亦援京府以為重。君臣之際。常有嫌隙。為將軍者。以為是彼之不利。而我之利也。獨上杉氏憲之叛持氏也。將軍義持不援氏憲。右持氏。何也。氏憲之黨有義嗣。義嗣者義持之弟。其所深忌也。故右持氏。除氏憲。其心私也。而其跡則公矣。足以服關東將士之心。及義教之繼為將軍。持氏亦與執事憲實有隙。則右憲實以斃持氏。蓋義持無嗣。持氏冀立。而義教脫僧服登壇。故其心不服。憲實以為口實。訴之義教。中其所忌。以得其援。義教之意必曰。吾乘此時斃而滅之。父祖之所欲為而未能也。而吾能之。其實非義教能斃持氏也。持氏自斃於強臣之計也。而義教右臣滅君。何以服將士之心哉。是以如結

城氏朝者。奉持氏之孤。起兵。亦命憲實平之。非憲實肯循義教令也。自除其患也。其後將士再求遺孤。為主。而上杉氏更戴將軍之子。將士仍不之將軍之子。而之管領之子者。可以見人心也。故治天下者。常從人心。所嚮以成其事。事成而天下仰吾權。不從人心所嚮者。雖克於一時。而未久而壞。壞則我權廢矣。觀義持義教之所為。不其然乎。為義教計者。縱使不右持氏。攻而因之。更立其子。或析其封。以傳數子。諭憲實之

不臣代以衆望所屬則一處置而關東之心盡悅服自是以往廢置鎌倉君相其權盡歸於京府惜乎義教之不足以語此也義教已夷鎌倉自以爲無復足患者矣愈益矜驕以致將帥之不服嘉吉之禍應仁之亂相因而作子孫終爲細川氏之所弱雖擁空名於上而與鎌倉奚異哉

十二年庚午春正月結城氏朝奉故管領持氏遺孤春王安王起兵討上杉氏秋七月上杉憲實以大將軍義教命率諸軍攻之

嘉吉元年辛酉夏四月結城城陷獲春王安王氏朝擧族殲之　五月大將軍義教殺其弟義照義照爲大覺寺僧正與後龜山皇子親善聞關東兵亂勸皇子乘是時以遂夙志密遣人約菊池氏起兵竊自蓄髪事覺逃匿竟被捕殺　六月赤松滿祐弑大將軍義教奔據其邑秋八月詔以義教子義

勝襲職遣諸將討滿祐山名持豐與族教之教清先進九月攻滿祐白旗城誅滿祐持豐等盡領赤松氏地初滿祐族曰貞村自叔父持貞與滿祐相隙義教寵貞村每事抑折滿祐遂欲割滿祐所領與貞村滿祐積怨因饗義教其第弑之奔播磨管領細川持之與畠山持國議立義勝生八歲細川持常受征討命以與滿祐有姻逗留不進滿祐逆擊蟹坂大破之已而持豐破美作而入遂滅赤松氏持豐時熙孫也滿祐兄子教祐逃依少貳嘉賴

幕府令大内教世討嘉頼破而走之盡幷其地山
名氏大内氏復興
叛逆罪也逆至於弑大罪也故行弑逆者不論
而可論遭弑逆者之所以速之足利義教之
所以遭弑者安在在其待將帥無恩意耶驕而
不加禮矣信讒殺之矣使人人自危雖無赤松
滿祐而恐不免焉頼襄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
其二也二者何也曰威權不立也義教之速此
禍也非由恃其威權太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

之遭弑焉爾曰信長則然義教則不然也義教
自以爲威權已立爲可恃也不知足利氏之威
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
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闕一而義
教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
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愛而畏
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
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
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
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舍以全其夫妻人
人知之不知非有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
忸忸則輕之輕之之至心嚮於外而疾視其夫
甚則陰斃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夫
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將帥皆如驕婦不
畏其夫也數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
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怒不足
怪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義滿之世威令稍
振諸將莫不敢戴上者而義持庸懦幸時無事

優游宴晏寵赤松持貞滿祐與之訴而不得直
怒焚其第據邑而叛下教討之而諸將不肯往
連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足利氏之威權
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目無將軍久矣而
義教則以爲畏已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
復致其怨叛幸而克降之復赦而近之滿祐憤
怨填胸而義教不以爲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
我何也於是亦庇持貞之從子欲論滿祐割予
之邑爲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嚮叛焉莫我

能誅也。今弒焉。誰能禁我。是其所以敢剚刃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雖赴討。亦怛前役。逗撓不進。但山名持豐欲復興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肯感奮進擊。必於復君仇乎。故足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立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義持義教。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氏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發於赤松氏。天也。足利氏或縱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二年壬戌冬十一月。義勝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畠山持國爲管領。

三年癸亥秋七月。義勝墜馬薨。管領持國議立義勝母弟義成。生八歲。後改名義政。　九月。南朝遺臣藤原有光。資親。楠次郎等。奉後龜山帝皇子。爲王。稱中興。宮夜入禁內。奪神器。遣兵追擊。獲神鏡寶劍。

文安元年甲子秋八月。有光資親助南朝皇子。擁神璽。據叡山。大和紀伊河內兵並起應之。管領畠山持國說山徒。爲內應。皇子自殺。有光資親次郎等死之。諸國應者皆平。

二年乙丑冬十一月。關白持基薨。以左大臣藤原房嗣爲關白。　細川勝元爲管領。　是歲。關東將士請立故管領持氏季子成氏。爲鎌倉管領。上杉憲忠執事。憲忠。憲實子。

四年丁卯夏六月。房嗣罷。以太政大臣藤原兼良爲關白。　冬十一月。畠山氏兵攻敗紀伊兵。殺南朝皇孫。傳首京師。皇孫。後村上皇子泰成之子。先是。

楠次郎弟某奉之起兵保紀伊湯淺城至是遇害
某死之

寶德元年己巳夏四月義政加元服任征夷大將軍

是歲畠山持國再爲管領

享德元年壬申冬十月細川勝元再爲管領

二年癸酉夏四月兼良罷右大臣藤原持通爲關白

三年甲戌春令士民不辨負債稱平均德政　秋七月持通罷左大臣藤原房平爲關白　八月盜焚畠山持國第初持國老削髮曰德本擁立二將軍

爵至三位得乘網代輿負功專橫其家臣多爲不法公卿將士皆諂事之獨山名持豐勢不相下細川勝元娶持豐女相比與德本抗德本無子養弟持富子政長爲嗣已而生義就義就母日短政長其母乃與醫卜謀佯爲狂病卜者曰必有近親咒詛者德本意政長所爲是歲夏四月德本立義就爲嗣欲殺政長政長逃依勝元勝元持豐援政長畠山氏家臣皆往從之已而德本第火德本逃入族滿則家義就奔河內依家宰游佐某德本使人

謝勝元復立政長自屛居建仁寺勝元乃以政長入謁幕府幕議知火畠山氏第者勝元持豐所爲勝元歸罪家臣磯屋某斬之以說持豐又因勝元謝退居但馬事乃釋　冬十二月鎌倉管領成氏殺其執事上杉憲忠奔古河成氏已長怨上杉氏殺其父與故結城氏朝子成朝謀殺憲忠家宰長尾景春等立憲忠弟房顯兵攻成氏成氏奔房顯入鎌倉自稱管領

康正元年乙亥夏五月以赤松則尚爲播磨守護山

名持豐攻則尚殺之先是畠山德本以赤松氏不可絕祀赤松滿則子則重不與嘉吉之逆因立則重邑於播磨持豐怒曰吾以功受封豈容賊徒遺種發兵殺則重則尚敎祐弟也細川成之請而立之赴播磨乘持豐之釁譴退居也亦爲持豐所擊殺

六月房平罷持通再任關白

長祿二年戊寅秋八月先是中興宮之遇害也南人復立其子擁神璽居吉野山中赤松氏遺臣石見某等佯事刺殺之奪璽還獻請立赤松氏後以

赤松政則爲加賀守護。使石見率舊臣奉之。持豐又使盜刺殺石見。持豐削髮曰宗全。爲人面色赤。人呼曰赤入道。　冬十二月。藤原教房爲關白。

寬正二年辛巳冬十月。大將軍義政遣其弟政知居伊豆。先是。兩上杉氏與足利成氏。連年構兵。關東大亂。因請得主奉政知於堀越。稱堀越御所。然關東將士。多歸心成氏。

四年癸未。先是。畠山義就奔河內。畠山政長攻之。不克。義政兩和解之。共入京師。已而義就忤旨。復奔河內。細川勝元遣兵援政長。攻陷若江金胎寺二城。圍義就於岳山。義就善守。累年不下。是歲岳山陷。義就逃入高野。　持通復任關白。

五年甲申秋七月。天皇禪位於皇子成仁親王。　是歲。大將軍義政奏以其弟義視爲嗣。任左馬頭。敘從五位下。居今出川第。細川勝元管領。初義政娶藤原重政女曰富子。無子。弟義尋爲僧。充淨土寺門主。義政欲養爲嗣。義尋恐其有渝。辭。義政曰。吾後有子。襁褓爲僧。誓不渝也。義尋乃蓄髮。改名義視。

日本政記卷之十四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子。母嘉樂門院。藤原氏。內大臣信宗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六。曰文正。應仁。文明。長享。延德。明應。崩壽五十九。葬泉涌寺。

賴襄子成　著

六年。丁亥春二月。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持通關白如故。　冬十二月。足利義視任大納言。叙從三位。

文正元年。丙戌義政子義尚。以前年冬生。其母富子不欲僭之。而難渝義視約。又細川勝元輔之。難搖

念諸將抗勝元者。唯山名宗全。於是密名宗全託之。初宗全以女妻勝元。無子。養宗全子是豐爲嗣。已而生子。廢是豐。宗全不懌。赤松則尚之復邑。又意勝元所爲也。啣之。故受託不辭。嗾畠山義就勇。與勝元相抗。因欲結焉。遂請赦之。名還爲援。義政許之。時伊勢貞親爲幕府奏者。頭掌出納。甚有權。斯波氏無嗣。立族人義敏。其家宰不服。因貞親請逐之。立義廉。娶宗全女。已貞親娶義敏妹。廢義廉。復義敏。宗全怒。將援義廉攻貞親。京師騷然。諸將居間和解。夏四月。貞親義敏皆奔。　冬十一月。義就被赦入京師。謁幕府。造宗全極驩而出。　十二月。地大震。

應仁元年。丁亥春正月。故事大將軍歲首臨三管領以下宅受饗。時畠山政長爲管領。治具請焉。不臨。十五日。臨山名宗全宅。已而宗全率義就義廉以下諸將。詣幕府。請使政長避本第納義就。許之。遣使諭旨勝元。勝元曰。臣將面對焉。使者復命。久之不至。遂與政長聚兵自備。宗全亦名兵守幕府。義

政令曰。政長義就宜各以手兵相決。諸將毋得援。義就曰可也。十八日。義就擊政長于御靈林。宗全潛援義就。政長敗走。義就復入本第。世唵勝元不援政長。以爲怯。勝元憨杜門不出。勝元第在幕府東。宗全第在西。義視往來兩軍間。和解之。不聽。二月。宗全散遣其兵。勝元覘之。乃潛與族政之師春政春。徵所管攝津丹後和泉淡路阿波讚岐土佐備中參河兵。政長以河內紀伊。斯波義敏以越中。京極持清以近江之半飛彈出雲隱岐。武田國

信以若狹安藝赤松政則以加賀皆屬焉兵凡十
六萬宗全聞之亦與其族教幸教清發但馬因幡
播磨伯耆石見備前美作兵義就以大和及河內
紀伊故黨畠山義純以能登斯波義廉以越前尾
張遠江六角高頼以近江之半一色義直以丹波
伊勢土岐成頼以美濃皆屬焉兵凡十一萬兩軍
絡繹入京師京師人民負擔奔竄　夏五月義政
令曰先戰者我敵也一色義直第在幕府前勝元
遣兵屯實相院逼義直義直走勝元乃入幕府樹

其旗四足門迎義視入府中宗全怒攻實相院不
克自是兩軍交戰京中東軍每勝退保相國寺又
使赤松政則往収其故黨　六月大內政弘黨宗
全以周防長門兵三萬東上政則拒之尼崎大敗
西軍復振東軍每失利　秋八月勝元疑幕府近
臣有為西軍耳目者請逐其十二人十二人怒曰
內旨在西西勝則咲東勝則顰何獨吾輩勝元從
殺之又逆帝及上皇於幕府　九月西軍遣義就
政弘等攻相國寺奪之或說勝元曰是吾東西受

敵也乃遣政長復取之勝元請復伊勢貞親伺察
幕府義視素惡貞親不自安出奔伊勢依北畠氏
賴襄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也夫家奴戕
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逡巡莫能齟齬有一奴
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昂首橫行於
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為家宰者引之以排
己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己之私是授之
權以長其勢也及其勢長復欲與之抗爭則其
鬬亂紛紜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亡也必由其

威權陵替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其間
是以能操其權遂至移其國者皆然今以足利
氏之國勢如此而桀驁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
功出一國之上使宗全大過人者乎則其簒足
利氏之國也不為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
田氏是已幸而無遠志大略故止於橫恣無忌
而已雖然當時之為將軍管領者所宜加之慮
焉答之以恩禮以靖其心酬之以金帛子女以
充其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土地可也不可

授之權也既與土地而復奪之既授權而復爭之乃大不可矣夫賞宗全盡領赤松氏地使其同族之封相聚已非慮之固者也然猶曰有不得不然者焉又立赤松遺孽於播以怒之而鬭之何哉彼怒而不直我鬭而奪之我何辭責之正足以成其勢而失我權況我固授之權乎夫所謂授權者何必其官職云哉我倚託之使彼爲輕重於我是之謂授權細川勝元嫉畠山德本之資望欲擠而代之是以引宗全爲黨與之

結婚又養其子及德本之欲易嫡乃與之并力陰助其子以蹙其父是管領授之權也將軍義政既養義視而欲復立己子則亦藉宗全爲援是將軍亦授之權也夫德本之事私也而宗全據公以排之義政之事亦私也而宗全知私以援之其乘焉以執權逞志則一也勝元初與宗全結以得其志既而視宗全之勢殆出己上亦知將軍之陰有託焉以軋己於是亦植黨以與之爭而不知已先授之權以至於此也義政亦授之權使與勝元爭而已乃爲勝元所挾持亦不能得宗全之力所以應仁之亂滔天塗地十餘年而不决也後之爲國家者不幸逢惡人之有功者務善處置之以服其心則何患其不可制哉雖然不使國家之勢至惡人之有功者爲先務也

二年戊子春二月藤原政嗣爲關白。夏四月義政以書招還義視。勝元等又連署請。秋九月義視還。有飛語勝元謀廢立。義政疑懼。將潛赴西軍。勝元乃使人將義視上叡山。宗全遣兵迎取入西陣。自是兩軍如將軍兄弟戰者。

文明元年己丑秋。大內氏家臣作亂。大內政弘引還。赤松政則盡復播磨備前美作。

二年庚寅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于室町。

三年辛卯春正月。葬後花園天皇。葬儀不備。大將軍

義政徒步從之。斯波氏家宰甲斐弑其君義廉。宰朝倉誅殺甲斐。取越前。宰織田取尾張。義政命朝倉領越前。是歲。上杉顯定攻拔古河。逐管領成氏。顯定房顯子也。

四年壬辰。畠山義統降東軍。通北國糧道。

五年癸巳春三月。山名宗全歿。年七十。夏五月。細川勝元死。年四十四。子政元嗣。冬十二月。大將軍義政致仕。子義尚嗣。甫九歲。叙正五位下。任左中將。拜征夷大將軍。畠山政長爲管領。七日辭。以畠山義統代之。賞降東軍功也。

六年甲午秋九月。前大將軍義政贈書朝鮮。求明國勘合印。購明貨寶珍玩。

七年乙未。義政使使入明。

八年丙申夏五月。左大臣藤原政基爲關白。

九年丁酉春。天皇還宮。冬。西軍悉解歸國。義視奔美濃。依土岐氏。畠山政長再爲管領。

賴襄曰。郡縣之世。患在於姦臣與叛民。而封建無之。非無之也。雖有之。而不至猝亡其國也。何

者。諸侯各有其土地甲兵。其力足以內懾姦邪。而外禁盜賊也。然其力足以禁盜賊。而懾姦邪。故難制。制之以權。權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分。以奉上令。權不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合。而下恣其志。合者何謂。謂有黨。有黨必有綱。而爭。爭以其土地甲兵。故吞噬拏攫。數十年而不止。非如郡縣之存亡立決也。而爲之上者。既莫以制之。聽其或勝或負而已。而勝者或挾我以取其勝。而及於既勝。乃終制我。我無如之何。是封建之通

患而應仁之亂亦爲然何由而然也曰喪權而已何以喪權曰不公也不一也唯不公是以不一史稱足利義政之令斯波氏之嗣也十年之中二奪之而二予之矣畠山氏之續也二十年中三奪之而三予之矣予播於山名氏賞其討滅赤松氏也而復祿赤松餘孽於播矣其不一也如此此皆因請謁賄賂而然也非不公而何自以其弟爲儲貳細川勝元傅之矣而復援山名宗全以軋勝元其不一也如此此由欲廢其

弟以立其子也非不公而何已亦知其不公也是以宗全斃赤松氏予以奪其邑而不能禁也勝元出怨言盡除其左右爲西陣耳目者而不能止也而天下莫肯復奉其令者夫苞苴陰行閨閫之間襁褓之呱呱與枕席私語浸漸於耳而致兵戈之氣塞天地之間者十有餘年而不絕蓋雖義政始不自知其患之至此也幸而渠魁兩斃如無勝負而細川氏終專其權至廢置將軍如奕碁然群豪相并海內分裂至織田豐臣氏纔得混一之其禍遠矣雖然室町以衰弱而得長存非如鎌倉之速亡於姦臣者何哉封建郡縣之勢異爾如豐臣氏亦爲封建其季世嬖寵亂政亦以私易儲而天下諸侯陰各有所黨援以至於亂亡其勢乃與應仁同其主之明暗雖大懸絕其以不公不一以喪其權者一也而其亡速於室町者新造之國也

十年。戊戌冬十月。管領成氏復古河城。

十一年。己亥春二月。右大臣藤原政家爲關白。冬十一月。前大將軍義政築東山別業。起銀閣以擬金閣。徙居焉。稱東山殿。尋削髮曰道慶。

十八年。丙午春。細川政元爲管領。是歲。上杉定正殺其將太田道灌。時定正居相模大場。上杉顯定在上野平井。交搆兵。道灌有才略。築河越江戶二城。招八州將士。將士多背顯定歸定正。顯定縱反間。使定正殺道灌。將士又叛定正。定正失勢。求援

於成氏。

長享元年。丁未春二月。藤原政忠爲關白。秋九月。大將軍義尚召六角高賴。不至。義尚自將討之。軍鈎里。

二年。戊申秋。政忠罷。以藤原冬良爲關白。

延德元年。己酉春三月。大將軍義尚薨于鈎里。年二十五。義尚好學。嘗就前關白兼良。諮問治道。兼良爲著樵談治要。在軍中。猶講左氏春秋。及薨。遠近莫不哀惜。義尚晚改名義熙。無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

養其子義材爲嗣。後改名義植。

二年。庚戌春正月。前大將軍義政薨。年五十六。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子。爲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爲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覺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值二萬錢。

其佗稱之。上下相傚。競以侈麗相尙。是以民賦日倍。橫斂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紙牸。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己者。持其曲直。公然

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夫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善制之後猶不能不亂況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縣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驟起已遂爲所刼制傍觀戰鬭心悸舌揚不能出一語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囚亦可以少懲悛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葺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正如唐

德宗脫奉天之厄而興瓊林大盈庫彼猶有志削平藩鎮不得其計而懲於困乏懲其所不宜懲猶有說也義政則直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人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非苟爲美而已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權宰天下者烏可曰是吾有也吾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哉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故曰喪

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沒牖下者何哉曰天疾足利氏深矣欲蹷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速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蹷也

秋七月。義植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辛亥春正月。前大納言義視薨。　夏四月。左兵衛督政知爲其子茶茶所弑。北條長氏討誅之。
明應二年癸丑春二月。以藤原尚通爲關白。　夏四月。管領畠山政長奉大將軍義植。擊畠山義豐。軍正覺寺。細川政元與義豐合謀攻之。義植脫身走。筒井政長戰死。立故足利政知子義澄。義豐義就子也。先是義就死。義豐嗣據河内。常忌害政長。政長請而伐之。政元與政長爭權。因援義豐。初政知

之被弑也。義澄奔駿河。依今川氏親。於是政元稱義政遺旨。諸將莫敢異議。乃立爲主。閏月。攻義植以歸幽之。　六月。義植逃奔越中。遂西依大內義興。義興政弘子也。
三年甲寅。義澄任征夷大將軍。細川政元爲管領。
是歲。北條長氏略地相摸。取小田原據之。
六年丁巳冬十月。冬良復任關白。
九年庚申秋九月。天皇崩。
後柏原天皇。諱勝仁。後土御門子。母准后源氏。權大納言長賢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三。曰文龜。永正。大永。崩壽六十三。葬泉涌寺。
冬十月。天皇踐祚。冬良關白如故。　十一月。葬後土御門天皇。置柩於黑戶四十餘日。然後克葬。
文龜元年辛酉夏六月。以藤原尚通爲關白。　是歲。義澄奏請削前大將軍義植官爵。
永正元年甲子秋九月。上杉朝良與北條長氏合兵。與上杉顯定戰于楯川原。朝良定正子也。
三年丙寅秋九月。長尾爲景攻其君上杉房義於雨溝弑之。房義顯定弟也。

四年丁卯夏六月。細川政元家宰香西元近弑政元。立政元養子澄之。秋七月。宰三好長輝以阿波兵。奉政元養子澄元。討元近誅之。及澄之。立澄元。初政元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不稱意。更養族細川義春子澄元。澄元猶幼。在阿波。付長輝輔之。元近恐澄元立長輝專權。陰謀殺政元於浴室。聞長輝北上。城嵐山距之敗死。長輝乃請以澄元爲管領。將軍義澄輒從之。
五年戊辰春三月。大內義興奉前大將軍義植。大舉

東上。細川高國擧兵應之。入京師。大將軍義澄奔近江。依六角定頼。長輝以澄元奔阿波。　夏五月。長輝與定頼。來攻京師。長輝敗死。定頼引還。　秋七月。義稙復任征夷大將軍。奏削義澄官爵。以義興爲管領。

六年己巳冬。大將軍義稙伐六角定頼。

七年庚午夏六月。上杉顯定討長尾爲景。敗死於長森原。

八年辛未秋八月。前大將軍義澄薨于近江。　是月。

細川政賢擧兵入京師。管領義興奉大將軍義植避之丹波。義興還襲政賢於舟岡山。斬之。義植還京師。

九年壬申秋八月。北條長氏伐三浦義同。敗之。

十年癸酉春三月。大將軍義植伐六角定頼。敗還。

十三年丙子秋七月。北條長氏陷新井。獲義同。

十五年戊寅大饑。　秋八月。大內義興西歸。細川高國爲管領。

十六年己卯秋八月。北條長氏卒。子氏綱嗣。

十七年庚辰春二月。三好元長擁細川澄元入京師。攻細川高國。高國敗走近江。發兵還攻京師。澄元元長敗走阿波。澄元尋卒。元長長輝孫也。後削髮曰海雲。

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也。綜其大略。以爲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事酷相似也。初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利氏立義尚。細川氏立政元。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

以義子立爲管領。其所與爭立者死。其子猶存。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者義尚所與爭立者之子也。蓋義尚之夭也。父義政召其舊所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尚無嗣。不得已也。是政長所挾者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澄。義澄與義植。於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愛憎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所擁耳。猶其父勝元之與山名宗全戰。以賭義視義尚之位。其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遑其

志而死而政元成之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為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乃為其臣所弑何哉初政元無子養其族子二澄元高國以澄元付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輝也是以弑政元更立宅義子及為長輝所誅而三好氏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川氏澄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子孫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

之子以排澄元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而三好氏之臣有松永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宅義子然後相與共弑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賴襄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己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己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

兩統以便於己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己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傚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大永元年辛巳春三月天皇即位。本願寺僧供資以舉禮，因賞准門跡。是月細川高國逐大將軍義植，奔淡路。夏六月迎故大將軍義澄子義晴於播磨。秋七月義晴任征夷大將軍。

三年癸未夏四月前大將軍義植甍于阿波，立義榮爲嗣。義榮義晴弟義維子也。

四年甲申春正月北條氏綱取江戸城，上杉朝定走保河越。

六年丙戌夏四月天皇崩。

後奈良天皇諱知仁。後栢原第一子。母豐樂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敎秀女。

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崩壽六十二。葬泉涌寺。

四月天皇踐祚。右大臣藤原植家爲關白。五月葬後栢原天皇。

七年丁亥春二月三好元長奉細川晴元發兵入京師。細川高國逆戰于桂川，敗走。先是高國乞援於朝倉孝景，孝景以越前兵來擊元長，元長敗還阿波。三月元長奉晴元據界城。晴元故澄元子也。

享祿元年戊子春正月晴元與高國議和，既而和敗。高國奔近江，遂之播磨，請援於浦上氏。大將軍義晴奔近江，居朽木，依佐佐木植綱。

三年庚寅春詔就任義晴大納言，叙從三位。

四年辛卯夏六月細川高國在備前，得浦上村宗兵，攻細川晴元於攝津。三好元長奉晴元與戰于天王寺側，大破之，誅高國、村宗。

天文元年壬辰夏晴元殺其家宰三好元長。元長叔父宗三與元長有隙，惡之晴元，晴元亦忌元長，使宗三誘殺之界城。

二年癸巳春大將軍義晴還京師。細川晴元爲管領。

二月內大臣藤原植通爲關白。冬十月星隕如雨。

三年甲午冬十一月植通罷，尹房再爲關白。

六年丁酉秋七月北條氏綱攻上杉朝定河越，取之。

七年戊戌夏五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于甲斐。冬十月北條氏綱與足利義明、里見義弘戰于鴻臺，走義弘，殺義明。義明成氏子政氏之次子。居下總御弓，稱御弓御所。

八年己亥夏六月大將軍義晴出居八瀨依朽木植綱避三好氏餘黨也

九年庚子夏尼子晴久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大內義隆遣其將陶晴賢救之晴久敗還晴久鹽谷高貞裔也世居出雲及山名氏衰蠶食鄰境稍強大元就大江廣元裔世居安藝據吉田屬晴久已而背附大內氏

十一年壬寅春三月左大臣忠冬為關白　秋八月今川義元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敗走

十二年癸卯夏大內義隆攻尼子晴久富田城敗還

十四年乙巳夏六月忠冬罷左大臣藤原房通為關白

十五年丙午夏四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憲政上杉朝定戰于河越大破之獲朝定憲政逃走足利晴氏援上杉氏亦走晴氏成氏曾孫嗣居古河　冬細川晴元逼大將軍義晴奔坂本以義晴子義輝為征夷大將軍初細川高國子氏綱起兵河內畠山政國游佐長教等應之晴元遣三好宗三擊之不克義晴惡晴元陰右氏綱許為管領晴元覺之乃與六角定賴通謀將攻義晴義晴出避讓職於義輝

十六年丁未春三月義晴義輝保北白河夏四月晴元定賴攻之義晴義輝奔坂本尋講和歸京師晴元管領如故　是歲武田晴信攻村上義清於信濃敗之義清奔越後依長尾景虎景虎為出兵信濃擊晴信

十七年戊申冬十二月左大臣藤原晴良為關白

十八年己酉春三月故三好元長子長慶應細川氏綱攻三好宗三中嶋取之宗三走保榎並城細川晴元援宗三據三宅城　夏六月長慶與其弟十河一存攻榎並三宅並拔之斬宗三晴元走還遂挾義晴義輝奔坂本　秋七月長慶入京師留其臣松永久秀守之引還中嶋

十九年庚戌春二月細川晴元城如意山　夏五月前大將軍義晴薨于穴太山中晴元定賴以大將軍義輝移比叡衢　冬十一月三好長慶入京師

進至大津。

二十年辛亥秋七月。三好長慶攻細川晴元。晴元挾義輝奔朽木。是月。北條氏康攻上杉憲政於平井。敗之。憲政奔越後。依長尾景虎。以其姓氏職號授之。景虎冒上杉氏。稱關東管領。九月。大內氏宰陶晴賢攻其君義隆。弑之於大寧寺。迎大友義長爲主。居山口。

二十一年壬子春正月。義輝與三好長慶和。還京師。罷細川晴元。以氏綱爲管領。晴元剃髮遁於丹波。

是歲。齋藤秀龍弑其君土岐定朝。奪其國。

二十二年癸丑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兼冬爲關白。

夏。武田晴信敗小笠原長時于桔梗原。悉取信濃。

五月。長慶弟實休弑其君細川持隆於阿波。

秋七月。義輝召還細川晴元。三好長慶發兵攻之。義輝奔朽木。尋講和而還。

二十三年甲寅春。兼冬薨。以右大臣藤原晴嗣爲關白。冬。北條氏康取古河。放足利晴氏於相摸。

弘治元年乙卯冬十一月。毛利元就討陶晴賢。戰于嚴嶋。大敗之。誅晴賢。是歲。北條氏康立足利晴氏子義氏。居鎌倉。奏請任左馬頭。

三年丁巳秋九月。天皇崩。葬後奈良天皇。

賴襄曰。兵有形。有勢。有機。形生勢。勢生機。機者難見而易變者也。隨時而變。隨處而變。如勢與形。必有大而可見。確而不變者。因其形而制其勢。因其勢而決其機。是將之智也。故智將之所爲。或有不謀而合。則其形勢同也。故其機亦同也。吾觀永祿元龜之際。有三大戰。毛利氏有嚴

嶋之戰。北條氏有河越之戰。織田氏有桶峽之戰。此三戰者。皆所以著威天下。以興其業者也。毛利氏。織田氏。皆以三千。破敵之三四萬。北條氏以八千。破敵之八萬。世徒稱其以寡敵衆。勝於難勝。而不深究其所以勝者。蓋所以勝之機同也。機之所以同。則由於勢與形之同。何以言之。夫陶賊擅防長筑。以壓毛利氏之安藝。今川義元略駿遠參。以逼織田氏之尾張。兩上杉氏有七州。以蹂北條氏之相摸。以強臨弱。客攻主

守其形同也。以形言之。強者勝。弱者負。攻者有餘。守者不足。然而不足者懼。有餘者驕。驕則怠。懼則奮。則勢也。則其勝負之機。將相換矣。雖然。以弱敵強。以不足對有餘。不可徒奮鬬而克也。於是制其勢。以決其機。夫有餘者利於分。不利於合。分則整。合則亂。而不足者反之。彼分其勢。要迭攻我。我何以堪之。是以置城寨於要衝之地。以擾敵路。使敵合衆。敵力於此。則吾所與鬬者約矣。是因形以制勢也。譬若投羶于地。以聚

群蟻。敵衆散漫蔽地而來者。其勢至此皆蹷焉。則吾可以乘其亂。衝突而破之。是因勢以決機也。然可擊之機。其間不容髮。急則未及其機。緩則已過其機。過不及於機。則機之可以勝者。或足以自敗。是則所謂隨時與處而變者矣。是故毛利氏北條氏之用緩。非緩也。織田氏之用急。非急也。其爲不失機一也。

日本政記卷之十五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賴襄子成　著

正親町天皇

諱方仁。後奈良第一子。母吉德門院藤原氏。參議賢房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永祿元龜天正。禪位皇太孫。後七年崩。壽七十一。葬泉涌寺。

弘治三年丁巳冬十月。天皇踐祚。關白前嗣如故。

永祿元年戊午大將軍義輝出居朽木。避三好氏亂也。冬。義輝與三好長慶和。歸京師。長慶因其君細川晴元。

二年己亥夏五月。上杉景虎入京師。謁將軍義輝。賜

偏名。改名輝虎。

三年庚申春正月。天皇即位。毛利元就獻資助儀。詔賞之。敘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尋遷陸奧守。　夏五月。今川義元大舉侵尾張。織田信長逆擊於桶峽。大破之。斬義元。信長信秀子。據清洲。　秋九月。關白前嗣赴越後。

四年辛酉春正月。三好義長入謁將軍義輝。義長長慶子也。　三月。義輝臨三好氏第。　夏四月。上杉輝虎率關東將士。攻北條氏康。圍小田原城。將士叛之。輝虎引還越後。　秋九月。上杉輝虎與武田晴信大戰于河中嶋。先是二帥並薙髮。晴信稱信玄。輝虎稱謙信。

賴襄曰。武田上杉二氏。用兵之才相敵。北條氏織田氏。共不及也。而四氏角立於元龜天正之際。而不相下。其攻守形勢。請得嘗論之。蓋我邦地勢。自東北來。故東北高而西南卑。其幅員亦隨而豐殺。奥羽山脉。至於甲信。重疊沓蹙。如人有脊梁。而關東八州。依其東。越倚其北。海道諸

國。帶其南。而西爲尾濃。爲京畿西國。大氐甲信之腰膂耳。八州幅員尤豐。北條氏據之。越次焉。上杉氏據之。海道又次焉。織田氏據之。而不得甲信。則不成國者一也。北條上杉織田。共不成國。而武田氏奪三氏所以成國者。以自國焉。山岳所重疊沓蹙。雖不及關東海道之土沃兵衆。然其所處。在於脊梁。憑高四瞰。我利於出。敵難於入。是武田氏所以能介立三氏之中。而不屈。不唯以其用兵之無敵也。而用兵之與敵者。獨

上杉氏故與之爭信地欲奪彼之國以成我國如兩蛇爭穴螌蟠相持者數十年是以北條氏織田氏在其左右得以保其國也二氏之國與武田氏相爲腹背二氏居其東而仰據險之武田氏所以能支者不唯以其土沃兵衆之勝之也以有上杉氏窺武田氏之後故彼不得輕出深入也上杉氏之土沃兵衆不及二氏猶武田氏也而其所據險不及武田氏而用兵之才同焉是以數下兵八州又數圖美濃所以不能終

取之者亦以武田氏窺其後也故武田氏與上杉氏爭天下之脊而不決北條氏不能以其間取奥羽而織田氏以其間取京畿高卑之勢難易異也是以織田之土地甲兵益致強大至三倍北條及三氏主帥相繼歿乃東南先滅武田氏得取甲信豐臣氏繼之因以服上杉氏而平北條氏北條氏上杉氏不得甲信素不能成國而武田氏獨據甲信而已猶得以雄壓之況以甲信以西之全力而奪甲信之險甲信以東

至越至八州遂至於奥羽無復有立草者宜矣是海內之勢所以成混一也否則自卑向高自殺向豐安能得克哉

五年壬戌冬十月。詔遣使尾張。賜畣旨織田信長。六年癸亥春正月。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破之。秋八月。松永久秀弒其君三好長慶子義長。

七年甲子織田信長攻滅齋藤氏。取岐阜據之。八年乙丑夏五月。三好義繼等。攻大將軍義輝弒之。迎立義榮爲主。義輝弟覺慶走近江。改名義昭。義繼長慶姪也。

九年丙寅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十年丁卯冬十月。松永久秀攻三好康長於興福寺。焚而走之。時康長與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與義繼久秀相惡。

十一年戊辰秋七月。足利義昭赴美濃。依織田氏。八月。織田信長以義昭西上。攻六角承禎破之。九月。入京師。冬十月。詔以義昭任征夷大將軍。信長任左兵衞督。信長辭不拜。乃敘從五位下。任彈正忠。十二月。武田晴信攻取駿河。今川氏眞出奔。遂依北條氏。關白前久出奔。前關白晴良爲關白。

十二年己巳春。北條氏康與武田晴信戰于薩陲。克之。夏五月。織田信長遣部將木下秀吉。護備京師。修治皇宮。六月。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奉尼子勝久。入出雲。復新山末次諸城。

元龜元年庚午夏四月。織田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拔手筒金崎二城。淺井長政稱兵近江應義景。信長引還。六月。德川氏援信長。與義景長政戰于姉川。大破之。秋九月。信長攻三好三黨於攝

津。義景長政追躡南上。信長還擊棲之於叡山。遣使諭山僧內應。不聽。冬十月。北條氏康卒。子氏政嗣。十二月。信長與義景長政和。還美濃。

二年辛未夏六月。毛利元就卒。嫡孫輝元嗣。叔父元春隆景並輔之。元春出嗣吉川氏。隆景嗣小早川氏。稱兩川。元春攻山中幸盛末石城。幸盛佯降。遂與尼子勝久逃歸織田氏。秋九月。信長縱火叡山。執僧徒悉斬之。及其所蓄婦女。是歲皇宮成。

三年壬申冬武田晴信將兵入遠江德川氏邀戰于三形原不利晴信亦退軍

天正元年癸酉春三月將軍義昭城石山堅田以伐信長信長遣兵攻拔之遂西上行成而還　夏四月武田晴信卒子勝賴嗣　秋七月義昭復稱兵據槇嶋信長急攻破之義昭乞降信長徙之河內義昭遂走安藝詔削其官爵於是信長代足利氏出令京師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　八月信長攻

滅朝倉氏淺井氏九月六角義弼降冬十一月滅三好氏近畿平

賴襄曰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析者極矣百戰之餘英雄之才輩出最成強大者五氏毛利氏在西武田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氏居中其土境兵力莫大相過而獨稱織田氏以爲繼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師號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號令四方足利氏之所以成覇也及其衰且亂也徒存其名莫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嚮猶在於此是以東國群雄其志無不欲樹幟耀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絕非多經人國不可達地勢不便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襟喉故塞他人入京之路而已先入京既入京矣以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禦不唯以其才過人也地利便也猶異時細川三好氏居攝阿故數得志京師也大內義興嘗一用防長之兵擁將軍義植以入京師矣留焉七年逡巡引去而細川氏仍執京政

亦以其國遐遠寄泊京師糧餉不給爾今織田氏之擁義昭入京師也又猶大內氏之爲也不肯留而去去而復來未嘗困乏又未嘗失機會而終代執其政者地利便也義昭既被廢西依毛利氏而毛利氏出兵東嚮與織田氏抗非亦欲襲大內氏之爲也乎毛利元就雖既沒其二子之才有過義興無不及而遂不能遏織田氏西下之鋒者亦以其地勢自卑向高有所不可焉爾不唯地勢然也有時勢不可者焉何則天

下之心目。非嚮足利氏也。嚮京師也。義植之時。猶可也。至於義昭。既爲織田氏所立。又爲其所廢逐。如木偶芻狗之故。敗者挾之而來。欲爭既據之京師。烏可能哉。故曰。時勢有不可也。武田氏長尾氏又與毛利氏遥爲應援。欲夾攻織田氏。是亦不知時勢也。以地勢論此二氏。雖隔絶京師。處其不侵然視高下之勢。正與毛利氏反矣。而不能如於織田氏者。二氏內自相爭。而不暇及焉。故雖有地利。不知用也。如織田氏則不

然。斷然廢義昭而不顧者。知時勢也。知京師四戰之地也。不肯離其巢穴棲託於此。以躡義興之轍。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務大其土境。強其兵力。然後東面治之者。知地勢也。知當時群雄之所不能知。所以能繼足利氏宰天下也。饒使其所居處地勢之侵。不知用其利而避其不利。又不知時勢之可否。則何能致此乎。則果其才然也。曰。如其用兵之才。非不知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兵之才之不如武田上杉。而不與爭。使彼相爭而不暇及我。而我先爲彼之所欲爲。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氏也。

二年甲戌春三月信長入朝敘從三位任參議奏請截東大寺黃熟香秋信長討長嶋賊平之三年乙亥夏五月武田勝頼大舉入參河圍長篠德川氏與信長擊大破之秋八月朝倉氏餘黨據越前加賀諸城應大坂賊信長親將討平之冬十月大坂賊納降許之十一月信長奏請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改氏羽柴

四年丙子春信長徙治安土留嫡子秋田城介信忠守岐阜夏四月信長入朝詔修二條城爲館及

成獻之皇子誠仁親王大坂賊復叛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等討之尋親將擊大破之冬十一月信長入朝進正三位拜内大臣

五年丁丑春信長討紀伊賊降之秋松永久秀叛應大坂據志貴城信長令信忠討之初久秀之降信長衆中辱之曰此夫爲人所難爲者三弑公方叛三好氏燔大佛殿是也久秀慚恚啣之至是戍大坂遂叛能登人長重連承信長旨據穴水城圖上杉輝虎輝虎來攻拔城斬重連信長赴援不戰夜遁冬十月信忠拔志貴誅久秀信長遣羽柴秀吉西伐十一月入播磨拔佐用上月諸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毛利氏信長累遷敘從二位任右大臣

頼襄曰國之所以治亂興廢可知已所以興且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廢且亂出於其相遠無和漢古今一也當國之創建也上意下達下情上通歡然無間而天下治及其久也則不然上之人有其位負其權以驕其下而不恤也甚

則蹂踐之曰吾天子也吾關白也彼武人賤吏耳而武人賤吏終覆天下而奪其權是王家之所以變爲源氏爲足利氏也曰吾將軍也吾管領也彼陪臣輿儓耳而陪臣輿儓終覆其天下而奪其權是足利氏之所以變爲織田氏爲豐臣氏也其變者天運也而必由人事而變當其未變也上尊下卑如天地然尊者日驕逸卑者日勤勞驕逸者日愚而勤勞者日智智之極者足以取天下而愚之極者不足以保其身人事

然也愚者常在上以役智者不能久而不變則天運然也細川斯波畠山三氏爲足利氏之管領而關東之管領爲上杉氏斯波氏先亡畠山氏亦微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於東西其宗族各分爭相食槩皆庸才無大相過是以更數世莫或勝負而細川之臣三好氏上杉之臣長尾氏乃有雄傑者足以制其主專其權於一時而終籠罩一切而掃蕩之者出於斯波氏之臣繼其墜緒而成其大業者又出於其臣之臣蓋天

厭天下之亂顧足利氏之不足撥此也故生此等人以輔天子而治天下不得曰足利氏之陪臣輿儓也不然陪臣輿儓何以能爲右大臣爲關白乎及至於此嚮之所螻蟻視之者我仰其鼻息之不暇蓋竊歎曰此位唯我家可爲而至彼爲之豈非大變乎不知其變者乃不能不變也天也雖然變至此極而不變者存焉何歟曰最下者又居最上而其上一等終不可冀是我國之異彼殷周秦漢唐宋明者也嗚呼是何自

而然哉曰祖宗不敢有其位躬臣虜之勞體氓隷之心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如此者七八百年雖殷周之積德未至於是況於漢以下其膏澤彌滿海宇淪萬民之骨髓而不知焉唯天知之是以雖不得已而収其實而終存其名而不變爾故變者天也不變者亦天也譬若千金之家假貸邑里薄息不責者年歲邈遠雖其家道頹廢契券不明而耄倪相告胥仰其家以爲不可負無佗天爲之保證也故受知於天深者久

而不絕受知於天淺者未久而斷彼我皆然如我王家深之至者也而如織田豊臣氏則淺之至者乘不能不變之運以得不能至之位乃復欲負此以驕天下所以天忽予之而忽奪之

六年戊寅春三月別所長治叛據三木城附毛利氏羽柴秀吉移兵討之　是月上杉輝虎卒先是輝虎遺書信長曰公數與畿甸敵戰未識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五日聊舉八州兵西上相見乃大徵兵先發二日疾作不起姪景勝殺養子景虎

夏四月關白晴良罷　羽柴秀吉使尼子勝久守上月城六月毛利輝元遣兵攻拔之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又降毛利氏殺之　冬十一月荒木村重叛據伊丹信長親將討之不克初信長之擊義

昭村重首應之信長大喜許取攝津自封終如其約至是爲明智光秀所讒遂叛附毛利氏　十二月前左大臣藤原兼孝爲關白　是歲浮田直家與毛利氏絕送款織田氏

七年己卯夏信長令明智光秀略丹波光秀遣母爲質誘降波多野秀治檻送安土磔殺之國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賜光秀丹波治龜山　冬信長陷伊丹村重奔依毛利氏

八年庚辰春羽柴秀吉拔三木斬別所長治　夏詔大坂僧徒與信長和僧光佐遜于鷺森留子光壽致大坂　是歲羽柴秀吉盡定播磨徇下但馬因幡諸城毛利氏將吉川經家保鳥取不下明年城陷經家與諸將領皆死之

九年辛巳夏四月關白兼孝罷左大臣藤原內基爲關白

十年壬午春二月信長與信忠將兵十二萬伐武田氏信忠先進陷信濃諸城三月入甲斐德川氏及北條氏政等各以兵數萬會焉獲武田勝賴及其子信勝梟勝賴首於京師制甲斐信濃駿河上野

與有功諸將　是春詔修伊勢大廟初天武帝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宮既中世不舉至是復舊制信長奏請之也　夏五月羽柴秀吉入備中圍高松城毛利輝元大舉來救秀吉請信長親出乃命池田信輝明智光秀等先發而信長信忠繼進至京師信長館本能寺信忠館妙覺寺　六月明智光秀弒其君右大臣信長及左中將信忠森蘭丸村井貞勝等百五十餘人死之初信長遇將士無禮

屢辱光秀光秀深啣之信長又寵蘭丸嘗許其三歳後領志賀郡郡時屬光秀光秀自疑其罹奇禍至是受命饗德川氏怒曰饗事未竣又命遠役乎悉投其具於湖馳還龜山與從子光春等決策急襲本能寺信長手射斃數人縱火自殺信忠馳赴之途聞信長已弑退保二條第賊兵來圍信忠力戰自殺遺命前田玄以逃歸岐阜奉其子三法師入清洲

織田右府以不世出之略定二百年難合之天

下事成十六七而身弑業殞誠爲可惜而明智光秀一羇孤客耳爲右府所擢拔推食食之推衣衣之封土豐足何苦而至剸及君腹乎賴襄曰嗚呼雖無光秀右府未必免於禍也何以言之或曰右府遇臣下無禮屢罵辱光秀所以取其然也襄曰不然夫戰國英雄其君臣相與不可以平世之意律也彼視足利氏動稱禮式喜修邊幅也常嗤咲之故決壞其藩籬握手強酒箕踞嘲詈以結其歡而得其死命遇諸將皆然何獨施之於光秀光秀亦何以此爲怨哉且受恩如此之大見其無禮亦宜忍而受之也不忍於屈已而忍於弑君所不忍者小而所忍者大何耶蓋所忍大者所不忍亦有大者也非受無禮之類而已也右府百戰鏟滅四方故家而以已功臣代之然視其難取也故嗇於與之矣而不可以不與不與則彼不爲我用也故姑與之使彼爲我用然後因事除之以奪前所予或舉其舊惡如林通勝佐久間信盛是也或誣其有叛心如荒木村重是也右府初許村重以取攝津

自封而聽讒誅之讒之者卽光秀也光秀亦知右府聰明非惑於讒者矣而敢組織之者知右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誅村重而奪其攝津不待吾言之畢則安知不誅吾而奪我丹波亦如村重也哉而吾可忍而待之乎是光秀之所以先忍於君也豈獨光秀爲然諸將皆然如羽柴秀吉欲養右府之子讓之其封邑其受西征之命又預言其不敢受大賞右府與之播磨而入

覬傾其國充貢獻以爲不如此則右府之心不喜而我之身危矣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不甚驚動立班師復仇如曰吾知必有此事也如柴田勝家扶右府之孤以抗秀吉類不忘右府之恩者然彼初與林通勝同圖右府者也右府赦而用之爲北面大將與之越前通勝既被罪矣勝家心自危曰次將及我也故右府早歿光秀之手而此輩或建復仇之功或得扶孤之名耳使其不早歿吾恐其君臣終始未知其何如吾

意雖無光秀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也大凡人之感恩不在其跡而在其意意誠欲施之雖不能施而人感戴之意非誠欲施之雖能施而人不德之甚則反怨之況既施而又奪之其取怨也甚於未施之前矣嗚呼可不思哉

輝元聞信長且至懼求和秀吉秀吉未許會京師凶問至明日高松陷輝元遣使治前議秀吉見使者具告變故使還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和乎輝元大喜欲戰小早川隆景切諫乃止遂送質成和

先是信長支子信孝修繼紀伊急襲鷲森幾獲僧光佐得凶報還次大坂聞秀吉班師乃與丹羽長秀等會于尼崎俱討光秀光秀既定京師在安土乃將兵出拒秀吉秀吉整諸軍與賊戰于山崎大破之獲光秀於小栗栖梟首於本能寺賊黨盡

伏誅　秋八月秀吉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等議立三法師爲信長嗣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叔父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諸將分領織田氏地　冬十月詔以秀吉叙從五位下任左近衞少將　信孝與勝家一益謀除信雄秀吉秀吉圍岐阜信孝佯行成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秀吉擊瀧川一益於伊勢二月退屯長濱拒柴田勝家　夏四月勝家部將佐久間盛政襲羽柴氏賤岳砦取之守將中川清秀戰

夾時秀吉攻織田信孝至大垣馳還襲復之獲盛政遂攻殺勝家于北莊　織田信雄圍岐阜信孝走夾　五月詔以秀吉叙從四位下任參議　六月一益降秀吉　冬十一月秀吉城大坂尋徙治焉　是歲龍造寺隆信與嶋津義久戰于有馬敗夾時龍造氏據肥前嶋津氏據薩摩與豐後大友氏並張于西海

十二年甲申春秀吉與織田信雄絕進兵擊之信雄乞救德川氏夏四月德川氏大破秀吉於長湫獲

池田信輝森長可　冬十一月秀吉與信雄和是月詔以秀吉叙從三位任大納言　十二月關白內基罷

十三年乙酉春左大臣藤原昭實為關白尋罷　二月秀吉叙正二位任內大臣　三月秀吉將兵十萬南伐滅根來雜賀賊　夏五月遣羽柴秀長秀次將舟師六萬伐長宗我部元親于土佐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並師兵會之元親出降南海平　秋七月秀吉拜關白賜姓豐臣　八月秀吉將兵十萬北伐攻佐佐成政于富山降之進入越後與上杉景勝盟　遣金森長近略飛彈攻滅姊小路賴綱　冬十一月地大震

十四年丙戌春二月關白秀吉築第內野名曰聚樂　三月大友義鎮入朝　夏五月上杉景勝入朝　秋八月秀吉令毛利輝元長宗我部元親出兵西海遣仙石秀久招諭嶋津義久義久不從　冬十一月天皇禪位皇太孫

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為我用而不

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曰皆不然也夫徒恃土地金帛以與之市我之土地金帛有盡而群雄之所欲無極以有盡而供無極則我之術有窮時矣且彼攫我之土地金帛而去不肯為我用我欲驅而使之彼偃然不應我指呼甚則資我所與以抗於我我何以制之至於爵位本虛器而已矣而人欲得之者以我不濫予之也濫予之則輕矣人將唾而不顧矣是亦不可恃也故徒恃此

二者欲以駕馭天下天下將亙駕馭我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群雄以爲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槩希世之雄也而

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肯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足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足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何故也故有及時輙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鬭之者故太閤善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

土地金帛爵位也。

後陽成天皇

諱周仁。初名和仁。正親町嫡孫。父曰誠仁親王。母新上東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晴秀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文祿。慶長。禪位皇太子。後六年崩。壽四十七。葬泉涌寺。

天正十四年丙戌冬十一月。天皇即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十二月。詔以秀吉任太政大臣。叙從一位。關白如故。是冬。島津義久大舉入豐後。攻下十餘城。時大友義鎮病死。子義統與仙石秀久長宗我部元親等拒之。大敗。皆走。元親子信親與十河存保等死之。是歲。秀吉建方廣寺。塑造大佛。

高十六丈。

十五年丁亥春三月。關白秀吉大舉西伐。兵凡十五萬。夏四月。攻岩石城降。秋月種實進拔小熊八代諸城。龍造寺政家來附。五月。入薩摩。島津義久薙髮出降。秀吉以義久弟義弘代領其國。西海平。冬十月。島津義弘入朝。是歲。琉球入貢。

十六年戊子夏四月。天皇與太上天皇幸豐臣氏聚樂第。留五日。五月。關白秀吉遣使相模。諭北條氏政入覲。不答。先是。氏政老。子氏直嗣。而事決於氏政。冬十月。秀吉大張茗燕於北野。

十七年己丑秋七月。復諭北條氏政。又招諭伊達政宗。皆不答。政宗據陸奥出羽。振威於北陲。

十八年庚寅春二月。關白秀吉大舉東伐。兵凡二十五萬。夏四月。圍小田原。氏政父子固壁不出。秀吉分遣諸將。徇下關東八州六十餘城。六月。伊達政宗來降。秋七月。氏政父子出降。秀吉殺氏政。放氏直及其將北條氏規等於高野。北條氏亡。關東平。

善用兵者。可以取天下乎。賴襄曰。不可。天下者

大物也。用兵小術也。小術不可以取大物。故能取天下者。未必善用兵也。雖然。兵何為而用耶。非欲以拓土地。服人民乎。有人於此。諳結陣之法。練行師之術。巧奇正之變。譎詐之計。而無益於拓地。斬首幾千。流血幾里。曰吾勝矣。可謂之善用兵乎。善用兵者。善收用兵之利之謂也。故善收用兵之利。則術亦大矣。故其用兵。可擊則擊。不可擊則不擊。可進進可也。可走走可也。獲級可也。空手還可也。要歸於收其利。而收其利

之極。極於取天下。是織田豐臣之術所以過武田上杉也。武田上杉巧於用兵而拙於收利。織田豐臣拙於用兵而巧於收利。右府之用兵猶有巧之可見。而亟用亟輟。所收不償所用。至太閤。其用兵無有他繆巧。而天下莫能支吾。何哉。曰彼僥倖而得之。蓋有命焉。故不必善用兵而能取天下。襄曰。不然。物之小者。猶不可僥倖而得。況其至大者。非其術之高於一世。烏能得之哉。太閤之用兵。如無巧者。而其實天下之至巧

也。夫用兵者。決其勝於既用。不如決之於未用也。決於既用者。不能不亟用亟輟。決於未用者。不用則已。用則必收其利。不收其利。不肯用也。稱強弱之度。筭成敗之數。相其可而後動。焉得謂之僥倖耶。觀其經略關右。先治播磨。據形勝地。蓄糧養兵。我先有其強。然後加彼之弱。我先有其成。然後乘彼之敗。其取因幡。奪其糧也。其略備中。堰其水灌之也。夫奪其糧則餓。堰其水灌之則墊。人人所明知。非有巧譎難知之術也。

顧可不可如何而已。用十五萬人以平鎮西。知非用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平之也。用二十五萬人以定關東。知非用二十五萬人則不可以定也。皆決之於未用者也。可以平可以定。然後可以取天下。

八月。秀吉至白河。遣人撿陸奥出羽地而還。封蒲生氏鄕於會津。鎭撫東北。　是歲朝鮮王李昖遣使來聘。先是秀吉怒朝鮮不來。欲討之。先使宗義智往諭焉。於是使者來獻書及方物。秀吉報書。使其導我攻明。昖終不答。

十九年辛卯冬十二月。關白秀吉奏請以內大臣豐臣秀次爲關白。自稱太閤。秀次秀吉之甥。養爲子者。　是歲宗義智再至朝鮮。言攻明情實。責其報。李昖不從。於是秀吉謀於諸將。決西征。下令諸道。大具兵食。

文祿元年壬辰春二月。天皇幸豐臣氏第。　夏四月。秀吉出次肥前名古屋。以浮田秀家爲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以伐朝鮮。兵凡十五萬。行長先進。徇下慶尚道。清正略慶州。會行長于忠州。又分路而進。韓王李昖出奔平壤。五月。秀家入國都。　六月。秀吉遣石田三成等三奉行。與伊達政宗等。帥兵六萬。追赴焉。　昖奔義州。留其將尹斗壽金命元。守平壤。行長攻拔之。走斗壽命元。　秋七月。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與韓將李舜臣戰于巨濟洋。不克。來島康親死之。明主朱翊鈞遣其將祖承訓。帥兵來援平壤。行長邀擊於安定。殲之。承訓僅以身免。　清正入咸鏡道。與韓將韓克誠連戰破之。獲克誠。遂虜韓二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　是月。秀吉母大廳疾。秀吉歸覲。至則已薨。　九月。秀吉至名古屋。　冬十一月。鍋島直茂以兵三千。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於咸興北。大破之。

二年癸巳春正月。太上天皇崩。　葬正親町天皇。是月。明將李如松大舉來取平壤。行長敗走國都。小早川隆景邀擊如松于碧蹄館。大破之。殆獲如松。　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攻晋州。不克。夏五月。與明講和。明使沈惟敬來名古屋。謁秀吉。先是惟敬往復再三。納賂行長。議冊封及還韓俘。行長與秀家三成等。以冊封爲秀吉王明之謂也。於是秀吉喜許之。厚饗惟敬。遣歸。使小西如安偕往。　六月。還清正所虜韓二王子以下。清正厚

視俘囚皆感泣而去韓人最畏清正稱曰鬼上官　是月諸將合兵攻拔晉州斬城將徐禮元等殲六萬餘人　秋八月秀吉還大坂以子秀賴生也

三年甲午春秀吉城伏見

四年乙未春二月蒲生氏鄕卒子秀行嗣尋徙守都宮以會津移封上杉景勝　三月秀吉徙治伏見　秋七月關白秀次有罪秀吉逐之高野奏請削其爵尋賜死

慶長元年丙申夏五月秀吉以秀賴入朝詔以秀賴叙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　六月外征諸將引還

秋七月京畿地大震　八月明韓使偕來九月秀吉召見明使楊方亨沈惟敬惟敬進封冊金印冕服翌日饗使者秀吉着明服命僧承兌讀冊行長私屬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子且諱之承兌不聽入讀至曰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大怒立脫冕服抛之扯裂冊書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且吾而王如天朝何鬍虜何與焉乃召行長併明使誅之承兌救解乃止卽夜逐明韓使遂徵西南四道兵十四萬再命西征

賴襄曰兵所以勝負者機也機有大者有小者小者一日而萬變非臨陣相敵不可決也至於大者決之於舉事之前而萬衆之心乘之而奮以至事平之後其鋒未嘗鈍退者此機也得此機則勝失此機則負是英雄之所獨見而衆人或莫之能知者豐臣太閤西伐島津氏東伐北條氏舉兩大役而天下定以強加弱以大臨小

宜若直往而無不可也而必以文告先之諭以順逆彼不肯聽也又諭之又不肯聽而繼以慢辭然後乃下令伐之其諭北條氏也彼有所要求曰得之則入覲諸將皆怒曰彼亡狀盍速擊之太閤曰未也如其所求與之與之而彼猶不來也於是乎絕之暴揚其罪於天下天下皆曰彼誠有罪伐之不得不伐也我將士皆有怒彼之心而彼之國人皆無拒我之意無拒我之意者不直其主之所爲也嗚呼是勝負之大機也

今有兩人鬬於此其一倨慢無禮罵詈雜加其一卑辭屈躬欲謝而止之乃益咆怒不肯聽至撫劍疾視然後不得已而鬬不得已而鬬者必勝數十萬人之鬬與兩人之鬬其勝負之機奚異哉諸將不知而太閤知之宜乎其全勝也而何獨於擊朝鮮而不察於此乎朝鮮與我隔絕大海本不相干涉彼未嘗啓釁於我而我無故擊之是以我將士無怒彼之心而不直太閤之所爲曰何故擊之何故使我裹瘡痍離妻孥遠

涉大海而暴骨於未嘗識之地乎是其所以一勝而其鋒遂鈍退不振也彼以怠惰委靡之餘被我百戰之精兵非如北條島津之勍也而所以能不如北條島津者其國人皆怒我而拒我我何以勝之哉不特無以勝之也又失我既定之天下兵之勝負其機在於此得天下與失天下其機亦在於此

二年丁酉春以小早川秀秋爲元帥毛利秀元浮田秀家爲副黑田孝高充其參謀兩先鋒及諸將皆如前役使小西行長立功自償秀秋秀吉姪爲隆景嗣子者　加藤清正先入韓復竹島舊壘連降機張梁山西生浦行長改築釜山爲元帥府韓王昖奔海州　秋七月藤堂高虎加藤嘉明等攻韓將元鈞於閑山唐島大破之八月行長又破之於加德斬鈞進陷南海順天遂與清正合攻陷黃石城　諸將合兵攻韓將楊元於南原走之進入全

州明將陳愚衷敗走於是慶尙全羅盡定　菅正陰與韓將李舜臣戰于碧波亭下敗死　九月黑田長政與明將解生楊登山牛伯英戰于稷山走之　冬十二月明將邢玠麻貴楊鎬將明韓兵數十萬攻清正圍蔚山清正與淺野左京大夫堅守不屈

三年戊戌春正月秀秋與諸將分道來救敵軍解圍清正出城追躡大破之　夏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清正行長及島津義弘等十餘帥分守諸城

其餘罷歸。至九月再往。五月明軍再來逼蔚山。清正與立花宗茂夾擊破之。秋八月前關白豐臣秀吉薨于伏見城。遺命召還在韓諸將。冬十月明將董一元茅國器帥兵十萬攻義弘八壘。夾晋江而軍。義弘在新寨不敢出。敵連拔三四壘。乘勝直來新寨。義弘與子忠恒奮擊大破之。追奔斬首三萬餘級。明兵伏尸二百餘里。十一月外征諸將整軍引還。

織田氏爲政雖偷一錢者亦斬。所以致路不拾

遺之盛也。時受室町弛廢之餘。非此莫以濟之。爾雖然我先王制爲刑律。又設明法之士論罪之輕重。期於不愆錙銖。誠以人命至重。人主雖操生殺之權。不妄用之也。今不問罪之重輕。偷一錢者與故殺人命奪人財者同科。是何法哉。夫人主可以殺天下之人。而莫之禁者也。人庇其下者。豈不可危懼。唯知其殺必於有罪者。而罪之輕者。又得不至死。是臣民所賴以安也。今其所賴絕矣。是不能一日相安也。宜哉其遭弑

逆之禍也。然未足言也。至於豐臣氏也則有一舉而喪先王之澤。絕天地之性。奪生民之命者。天智之制田授民也。以三百六十步爲一段。以二段爲口分之田。女減三分之二。田一段得禾五十束。租二束二把。一束得米五升。每段米二石五斗。而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升。蓋輕於二十取一也。是謂正稅。千載而無大差者。流澤之所以無窮也。至天下用武。力耕不給於餉。蓋租歲重月加矣。然源氏北條氏之間。未有所

大加。大加者蓋始於足利氏。而極於豐臣氏。豐臣氏極奢侈。已無比於前代。及末年窮兵黷武。用度益不給。欲加徵租稅。而不復可加也。於是丁變丈田之法。以三百步爲一段。一段加六十步。一町加六百步。積而上之。千町加六十萬步。萬町加六百萬步。又就一步。各縮二尺。鞭撻有限之土地。以搜索無故之財。利民數依舊稅額。百倍開闢以來之遺民。剜未剜之肉。浚未浚之膏血。以供豐臣氏得已不已之欲。豐臣氏以此

取絶嗣赤族之禍。其事已逝矣。而其法遂一成而不可破。至今爲梗。上下相習。恬不爲恠。織田氏之法。雖累行一時而已。豐臣氏之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憂之則如何。曰。此法也。如商君破井田開阡陌。不可遽革也。而稅之重。又不可遽減也。三百畝而取三百六十畝之稅。減六十畝之稅可矣。六尺而出八尺之稅。減二尺之稅可矣。所減少。而所澤多於民。如新受賜。而於我則上謝天地。中謝先王。而下爲子孫祈長久之福。誰憚而不爲耶。

男　賴　復

門人　後藤機

牧　輗　同校

石川章

岡田喬

日本政記卷之十六　大尾

文久紀元辛酉歳十二月

賴又次郎藏板

浪華
書肆

田中太右衛門

淺井吉兵衛

柳原喜兵衛

日本政記　卷之十六

文久紀元辛酉十二月

江戸日本橋通二町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通二町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淺草茅町二町目　須原屋伊八
同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藝州廣島　井筒屋忠八郎
京御幸町姉小路　菱屋孫兵衛
大阪金田町　象牙屋次郎兵衛
同心齋橋通博勞町　河内屋茂兵衛
同北久寶寺町　敦賀屋彦七
同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唐物町　河内屋吉兵衛

日本政記劄記正誤

出雲　雨森精翁著

神武

元年邑有君　神代卷有天邑君、邑君名已久矣、

饒速日　襲稱祖名者、上古此例極多、如下文事代主、亦倣之、

速吸門（豊前）　地舊有兩説、今定為豊前、故下自註也

紀伊　當時單稱曰木、至和銅中初為紀伊、非當時有此稱、追稱也、下多此例、如穴門之為長門、近淡海之為近江、皆同、

疑兵　顏師古曰、多張兵勢、令敵人疑也

成基深遠　本温公周論賴氏論國初多比周、

碁峙　峙、屹立也、群雄列峙、如碁子之布列盤上、

抗兵反刄　抗、舉也、老子、抗兵相加是也、引刄向敵、故曰反、

猶俗言刄向、

安寧

綏靖子　綏靖唯一子

三年鴨王　拾芥抄、有北野御子、指菅公之裔、足証前説、（神代記訓）

亂為美古、然閲元老院纂輯御系圖作鴨王、有所據乎、（不獨生子）

孝靈

孝安子　據古事記、第二子也、

崇神

十年道主命　上脱丹波二字、丹波道主、四字名、

六十五年任那　亦追稱也、時稱安富加羅、（垂仁取父皇名改任那）

鴻荒　鴻、洪通、悠遠之義、靈光殿賦、鴻荒朴畧、

發迹西土　九功業可見者曰迹、封禪文、公劉發迹于西戎、

整旅東征　大雅、爰整其旅、周書、東征綏厥士女、文武典故、

垂仁

崇神三子　據古事記、第四子也、

二年任那主　主當作王、仲哀九年新羅主亦然

二十八年宿禰　舊事崇神四年紀載四年二月、建膽心命為大禰、多辨命為宿禰、亦可以証宿禰之爲少兄、

三十七年皇長子五十瓊敷命　命、兄有譽津別狹穗姫出也、以男家之故斥而不子之乎、然則上文皇三子、當作皇二子、

覬覦（九十六年下論）　下希望於上也、言窺天位、

資位　資字舊無明解、中井積善只讀為覇王資之資、猶商賈資本之意、言以此為資而陞彼、故訓品、

非望　言非分所可冀望、即逆節也、北史、巨猾息其非望、

景行

二年稲日太郎姫　太、大誤、

十二年周芳豊前　地名、新古雜書無義例、

殺熊襲　熊襲國名、不可曰殺、當作殺其父、或據紀為殺梟帥、

亦好

二十七年賊酋　文穎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如中國言魁、

四十三年獻俘　俘、軍所獲也、獻俘虜、以為神民、

五十一年五國　播讚勢藝阿五國、佐伯部、其裔也、

五十五年彥狹島王　書紀、豐城命孫也、豐城崇神皇子、

五十八年行幸近江二句　據例當曰行幸近江居志賀行宮、曰高穗宮、或作行幸近江志賀居高穴穗宮亦可、

仲哀

諭群臣曰　尚書盤庚、國之臧則維汝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有佚罰之意、

遂行前策（九年下論）　八年、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之言

應神

十六年論語十卷　古本論語、併二篇為一卷、故有十卷、當時所獻、又有千字文、先輩疑為謬傳（今所傳又有鍾繇千文、不獨周興嗣、不必為謬傳）

仁德

八十七年刑措　措猶設、刑措不用、言設法示之而已、不用以加人也、管子、刑法已措移之、古言可見、訓舍置非、（刑措之洺、歌後、）

被酒　言霑醉也、漢書注、為酒所加也、

履中

壽不詳　古事記陸拾肆歲

六年草香幡梭姫　仁德皇女、為帝異母妹、

立幡梭姫為皇后　元年、立葦田宿禰女黑媛為皇后、幡梭為次妃、是時黑媛已崩乎、黑媛生市邊押磐、御馬、青海於皇統關係極大、不可不載

反正

壽未詳　古事陸拾歲

允恭

四十二年通同母弟　當時禮文未備、如異母兄弟婚嫁不避、

安康

三年次兄　黑彥亦母兄、行第二、

雄略

在位三十三年　二十三年、誤、

七年弟君　子名

二十三年神光滿殿　如宋太祖生赤光滿室、

清寧

三年臣連　總稱朝臣、猶唐虞稱百官、曰百姓、案紀前後文皆然（閱史略於臣連巡察下、注云姓名、誤）

因歌示意　歌中有伊邪本和氣天皇之御子（履中）市邊押齒王之奴末之語、故曰示意、

顯宗

元年為儲君　語有商量、紀仍以皇太子稱之、粗

三年帝久在民間　言逃於播磨、經二十餘年、

銀錢一文　東京博覽會出一錢、曰當時物、信否・

仁賢

十一年發雄略陵報父仇　父押齒為雄略所殺、見安康三年、

先帝之恩　清寧迎立之恩

武烈

仁賢子　嫡長子也

八年指甲　甲、爪甲也、

繼體

七年詔新羅伴跛使還之　蒲生君臧曰、伴跛、蓋新羅屬國

神功應神（二十三年下論）當作應神仁德、神功攝政、不可與應神並稱、

無益於彼　言無所得益也

欽明

十三年祀典　祭祀之典籍、如令式所載者

捨向原第　稱向原寺、後因音改字曰香嚴、建寺之始、

敏達

十四年馬子喜復精舍　句　舊句喜字誤

用明

二年因果　種因成果之義、即業報也、如因果經所說受報不同、由先世用心不等、為人長命、從慈心中來、為人短命、從殺生中來、可見下文過去報、即因果之理、一也、

遂與厩戸謀殺守屋　舊句謀字誤

四天王　法華文句、四大天王、帝釋外臣、如武將所以臨軍奉之

施捨　布施喜捨也

田一萬頃　當時田制不詳、但頃訓志呂、所謂代是也、據拾芥抄標記、五十代為段、三百六十步之說、則一代之地一十二步零三（步用二六、尺五寸）非唐法百畝為頃之頃、

崇峻

五年唯忍耳　中阿含經、佛告比丘、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太子欲帝忍辱無事、故以此語之、

山豬　見揚子方言、即豪豬也、對野家二豬言、

過去報也　戒經、若佛子不得以瞋報瞋、以打報打、若國王為他人所弑者、亦不得加報、故諉過去之報而不省也、

推古

元年改葬用明天皇　河內磯長陵

二十八年及臣連（至）八十部　及、猶春秋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之及、（撰字見五字、及字見十一字）舊說曰、脫記字者、難必、

二十九年寺四十六、僧尼千三百八十餘　三十二年所校

皇極齋明　孝謙朝奉諡、前曰皇極、後曰齋明、

四年鎌足　水史、鎌足、一名鎌子（紀、白雉五年以上皆稱鎌子、）竊謂鎌足子、蓋三字名、訓賀麻阿須古、其省子者、猶御食子之為彌氣（舒明紀）省足者、以麻古之間自含阿音也、猶山跡之為耶麻止、阿須略為阿、猶脚帶之為阿由比、卜部捩、斬入鹿之後、改名鎌足、難必、（先輩亦有讀為加麻須者、今忘其人、且未為三字名、與余異已）

南淵氏　紀作南淵先生、或疑為南淵清安、（清安見推古紀）存參

孝德

大化元年允帝　允書史曰先者、稱之逝者也、如先人先君皆然、不與前字同、故可曰前後太上皇、不可曰先後太上皇、前大臣前納言同例、此似可據保建大紀曰前帝、

駅傳　令集解　駅傳馬　公使　馬乘　但章　急乘　駅亭　撥乘　傳

先王之軌轍　先王似支那人語書紀作上古聖王之跡與二年詔聖王出世治天下之聖王沈指聖明之君（二年下以西上之君我日本天皇與紀中在昔天皇專指我天子者不同此先王作徃對說）聖等字則妥穩似得本旨顧宗仁賢二紀曰先王者指市邉皇子稱呼得正余別有正名考

投牒撞鐘　撞鐘者欲其聲登聞使吏人不致壅蔽也歷世史冊載登聞鼓亦同意

摽代民　觀乎出雲風土記所載須佐能袁命定大小須佐田之言則托名於田邑以摽於後世者不獨人代

立錐地　枚乘傳舜無立錐之地喩其小也

妄作主　主地主即上文已有

二年國造國司　據紀是時拜東方諸國司西方近畿蓋置已久矣故廐戸憲法以造司並稱可見觀乎延暦官符所云古者國造郡領職員有別無敢違越慶雲三年以来令國造帯郡領寄言神事輙廢公務自今應改例分其職任之言造司職掌之別自明（國司守初見清寧紀雄略紀任那國司自別）

分寸龠合　以秬黍起數與六典所載同則度量皆用唐制可知畧紀舒明十二年定斗升斤兩蓋是也（姓氏録載崇峻時商長首祖比久得挑於呉國事豈已行於民間而官定乃在此時歟）祖來曰尺唐有二一曰大尺以計步今鯨尺是也一曰玉尺以制律今曲尺是也一升當今四合一勺八撮四四

武王之烈　貼斃大姦

周公之才　貼定制度

立吏簡　制度通太政官ハ唐ノ尚書省ニナスラヘ其長官ヲスグニ三公トシテ別ニ師傅保ノ名ナシ中務省ハ中書省ニ準ストイヘトモ是ヲ八省ニ列シテ又門下省ヲ置カレス此唐ノ三省本朝ニ在リテハタヽ一官ニテ事ヲ治ルユヘンナリ諸司蓋亦準此是其簡處

取民廉　又凡ソ田地一段ノ所ヨリ米ノイツルコト五十束ソノ内ヨリ二束二把年貢ニ上ルナリ稲一束ヲ舂テ米五升ヲ得五十束ニテハ二石五斗ナリ其内ヲ一斗一升年貢ニハカル二十五分ノ一ヲ税シテ少シオモシ唐ノ時ニハ正役年ニ二十日庸布日ニ三尺加役

ニ通シ五十日ト定メ十五日ニテ租ヲユルシ三十日ニテ租調共ニユルス本朝ハ一年十日使フト立テ庸布一日ニ二尺六寸加役三十日ニミツル時ハ租庸共ニコレヲユルス加役三十日ニ満タサレハ一人前ノ租調ヲ三十ニワケ其一分ヲ一日トシテ加役ノ日數ヲ算シテコレヲユルス所謂折免是ナリ本朝ノ法唐ニヨリ損益シ簡ニシテ寛シ是其廉處

武門之治民反便之　文治元年下論可参

縣有首　愚初以首為主誤據成務紀縣邑置首語非誤即

二年村首

五年太宰帥　案太宰不知創何時而見史者始自推古紀以

其居筑紫總三韓諸國之宰故稱太宰與韓人稱爲都督府
可見天智紀

白雉元年白雉　王者德流四表則見故以爲瑞

五年奉皇祖母尊移居　飛鳥河邊行宮　與板蓋別皇后亦在移中

皇極齊明

元年内大臣　大宰帥至二年始加大字諸書多追稱失實

四年越守　以國司當彼守假以爲稱靈異記國司クニノカミト訓ス國守名蓋始大寶非此時已有國守名如和銅五年立出羽國置主宰即國
司矣

留守　事物紀原車駕不在京則置留守

天智

壬戌軍國事　軍事國事

金策　以金爲策欲傳之永世不渝也漢制丹書鐵券是也錢
武肅王鐵券載在楓窓小牘可以見書体

乙丑大閲　徐鍇曰春秋大閲簡車馬也其數一一數之也

丁卯高安大和屋島讃岐金田對馬　恐人或爲接近之地故下注乎

九年又築城于長門筑紫　然此書下自注處似必無義例

元年大和姫　古人大兄女

置牧馬　據紀文似不專指近江言至文武定諸國牧地

四年以大友爲太政大臣　懷風藻淡海三舩著三舩大友曾
孫也曰大友皇子年甫弱冠拜太政大臣總百揆以試之年
二十三立爲皇太子與紀所載異録以博異聞

葬天智天皇　據紀乙丑崩癸酉殯于新宮大友元年五月朴
井雄君告天武曰朝廷爲造山陵差定人夫云云之語則葬
不在此時可知但無年月可指定耳

大友

大友列皇統據大日本史後南朝亦然

元年告喪於唐使郭務悰　務悰去年十一月至筑紫比知島

高麗入貢　據東國通鑑高麗已亡新羅私封高勝安爲王即
是

塞倉歴　據書紀當作倉歴道與上文同例

不悛遂及　左隱六年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改也及及禍也

天武　伴信友考諸書曰天武謚號元明世所奉

三年定百姓貧富爲三等　唐武德六年令天下戸量資産爲

三等此蓋倣之也

十一年大伴吹負卒　不具官者罪之也

十二年遣使定疆域　據紀去年十二月遣使限分境界然未
堪限分不竣事之謂歟故再遣之也

朱鳥元年赤雉　漢書五行志雉赤祥也

先制　先去聲用先則制人之語

纘天智之緒　本中庸如宜失望者而不失之所以爲天武

偏枯　半體不仁之疾列子大禹偏枯

持統　帝與天武爲叔侄

山田石川麻呂　山上脱倉字

二年舉哀　如後世所謂揚聲隋煬嗌嘎不能哭可念

篤癃　篤疾癃病、令惡疾癲狂二支癈兩目盲如是之類、皆為篤疾、說文、癃、罷病也、

四年新令　對天智所定、故曰新、天武九年所定、據開元令而增損之、

三年中納言高市　中納言與太政大臣同、名古之賢、避諱、始見元明

四年遣陣法博士　官始見、天武十二年、詔諸國習陣法、此祖述之也、

五年置鑄錢司　巖垣松苗據文武紀始置字、為鑄錢使誤、愚謂此司指官員、非言官舍、村上記忠文嘗為近衛司、司字相同

文武

元年多治比島　即上文冊比島、此書據原文書之、故如二人、

二年大野等三城　併基肆鞠池為三、

四年申戒兵伏　使各備兵伏也

大寶元年始講新令　此新令、去年所勅定、非持統記新令、至七月、又遣博士於六道講之、除西海故曰六道、亦同、以前後事情推之、下文八月律令成、賜物、蓋賜物之日、非成之日、律上似脫以字、先友某為余講續紀者如此、

二年頒新律度量　以持統記及本年十月頒於天下之語推之、此新律蓋頒於官司也、度量無所考、據史是兩次事、

蓋以為定國儲之漸　高市薨紀曰、後皇子尊薨、後字對草壁、草壁稱皇子尊、意可見、大友則如上所引懷風藻以試之三字、實確據也、元制、以太子領中書令兼樞密院事、亦同意也、

如曰是儲王也　至任其官也　如曰、二字、管二十字、

判事　持統三年有以竹田王土師根麻呂等為判事之文、通証解為非刑部之判事、史氏所指、豈是乎、舊說未必然、錄以贊博雅、

舊衙　池北偶談、官衙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官有衙、職有序、注、衙治也、執轡篇、古之衙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衙四馬者執六轡、衙天下者正六官、官衙之義本此、案、有此官必治此事、故謂之衙也、舊引語林誤、

係官　猶曰帶官、

火葬　出墨子列子等之書、夷狄有此一法、不獨西竺、

慶雲元年諸國兵士　如葛城團白河團是也、按本朝軍團之制、創於持統四分一國之丁、點其一為兵、及大寶制令同、戶之內每三丁取一、此三令取一也、

四年即天皇位　大極殿即位、以帝為始、大極殿始見天武紀、

元明

姬娘　越智姬、妹、倉山田女、

和銅元年銅錢　文曰和銅開珎　錢文始此、

四年六道諸國　以前後例推之、蓋除西海、以其管於太宰也

巡察使　倣唐制、不詳創何時、豈始天武十三年乎、

五年因緣為姦　言因出納之際竊盜官物也、

十二郡　村上、最上、置賜、田川、飽海、平鹿、雄勝、仙北、由利、川邊、

置主宰　下疑脫奏可字　六年、割丹波五郡置丹後、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國、割日向四郡置大隅國、不書從略也、

七年文武帝皇孫美麻斯　美麻斯文武子於帝為皇孫此文武帝三字衍

元正

靈龜元年美麻斯為皇太子　新帝即位太子或嫌廢黜故特標之曰如故（与齊明重祚同）

養老元年巫咒　咒祝古字通用

三年按察使　倣唐制

四年日本書記　記紀誤釋紀後漢書帝紀為書紀為親王所本愚謂後漢書紀後漢書之紀日本書紀日本書之紀對志傳言之范書豈有書紀之名乎（續紀以下無書字從省如荀悦漢紀）

不比等鎌足子　補任編年記等為天智皇胤賜鎌足者

淡海公　據延喜式大鏡等鎌足已追封淡海公抑處封乎不然壬申亂後百度一新贈典亦從停廢也今以房前贈太政大臣參之實字不比等之追封因押勝奏請可知（房前贈官與追封同）

日公謚曰文忠見補任人多不知（人臣賜謚蓋始此）

大隅守陽侯麻呂　按察使上毛野廣人朝臣大伴旅人笠御室於西多治比縣守下毛野石代等於東

通言語（八年下論）持統三年置撰善言司亦其一劄記誤脱

二十取一　漢法乃爾國朝之制詳孝德記（二十五分ノ一ヲ税シテ少シ）

重

聖武

文武子　文武唯一子謚号孝謙所上

神龜元年加二品新田部親王一品　加字不穩續紀作授

明光浦　即弱浦是時勅改

三年十月幸播磨印南　據万葉集笠金村歌九月十五日也

四年皇子生　基王出續後紀一代要記等舊云佚名者粗

天平二年皇后宮職　去年立藤原光明子為皇后不比等第三女

造妖祠死魂　余舊據續紀妖祠聯讀為死上脱一字然造妖出賊盜律仍舊祠死魂三字句非脱字舊説誤

三年大總管　本隋制與鎮撫使亦似唐宣撫使

九年出羽柵　出羽柵始見元明紀未詳所在或由理柵乎與天長七年出羽城指秋田者不同天平五年曰徙置出羽柵

于秋田村高清水岡者蓋決議之年至寶字五年而始徙延暦廿三年詔可證

十二年太后　孝謙即位後稱太皇太后此追書也（舊直為誤者粗）

欲玄昉姦之　聞賴氏手澤本燬於火今本據活字本所刻此蓋刷印時誤顛倒之後來不之改也他此類屢見

十八年金銅盧舍那佛　朝野群載結迦坐高五丈三尺五寸熟銅七十三萬九千五百六十斤白鑞一萬二千六百十八斤鍊金一萬四百三十六斤所謂大佛即是（通鑑鰮文帝作大像佛高四十三尺用銅十万斤黄金六百斤不及遠矣）大藏有造像功德經

勝寶元年菩薩戒　釋有戒法菩薩戒名戒經戒者名制能制一切不善法故

中為之撥　指両后

称徳孝謙　用廢帝所上尊號不與皇極齋明前後奉二諡者同下

寶字元年其女寡居者　據續紀仲麻呂子真従卒其妻寡居

仲广呂所女即是也此曰女誤

若民家行倹二年下論　若字嘗十七字舊施訓誤

如築山如燎毛上本論語譬如為山下本陳琳檄鼓洪炉燎毛髮

廢帝

寶字二年恵美　大日本史注引諸書曰帝見仲广呂則笑故

曰恵美笑恵美音同敕文文飾其文字耳

功田世襲　田令大功世世不絶是也義解大功非謀叛以上

不収

三年追尊皇考　元年追尊草壁曰岡宮天皇為追尊皇考之

地也

四年鐵穴　産鐵之地

五年節度使　唐官度如字或讀為待洛切非南西海道使亦

節度使也

八年大外記　高丘比良广呂

兵部省上變　此蓋大津大浦事當作陰陽頭襲讀續紀大浦

是歳自陰陽頭為左兵衛佐至九年遷兵部大輔所以致誤

召還豊成　此無奈良麻呂豈死於獄乎

中宮院　帝與上皇不和自六年出居中宮院所以有賞罰朕

親决之語上皇居法華寺

受宣　舊引唐書書紀孝謙崩藤原朝臣永手受遺宣可証

称徳孝謙

景雲二年綱引金村　下當補等字綱或作網紀所載不獨此

三年宇佐廟　祀八幡大神和銅五年建

怵以禍福　道鏡瞋目按劍曰大神欲令我即位故使卿請命

因誘以美官

唯神承緒　神明之胤即神矣故曰神与訓カンナカ者不同

奪姓名　罪人奪姓自孫呉時始上文良継除姓削属籍　其称別部穢广

呂者別部與和氣同音轉取不相歯之意穢即清之反穢訓

枳多儺八年宣命逆仁穢伎奴仲广呂可証則天殺王皇后

蕭淑妃改王為蟒蕭為梟亦取音近者

士之氣節　宋朱昂曰一身之盛衰在乎元氣天下之治亂

在乎士氣同意

四年中衛左右事續紀作左右衛士事　外衛事又衛下有左

右兵衛四字

差近江　匡謬正俗科發士馬為差

尋復其本官　清麻呂傳賜姓和氣朝臣復本位名本姓磐梨別後改藤原和氣真人

衣被山川草木四年下論　東坡辭草木衣被昭回光

人心服焉則天意従焉　左傳民之所鼓舞天必従之

光仁

寶亀元年阿倍仲麻呂　勝寶元年作阿部倍部二字通用清

河亦死于寶龜中誤脱

二年内大臣　鎌足任此官在左右大臣上至是定次左右大臣下職掌祿賜皆同大納言但封千戸異耳

三年表文無禮　日下不注官品姓名書尾虛陳天孫僭號之類

四年常平法　法始管仲李悝成耿壽昌穀賤則加估而糴以利農貴則減價而糶以利商制其高低之宜以平其價也

七年陸奥出羽俘囚　即東囚下狄俘亦同

九年春正月　二月誤

十一年并省　并併彼而入此也省減而不置也

邊要　民部式陸奥出羽佐渡隱岐壹岐對馬右二國四島為

邊要

朝議曰制令之日　朝議出續紀令即職員令

蚕食　此唯作徒食解與蚕食諸侯較不同或疑蠹誤然此議全取晉書（傅咸傳）咸文晉書亦蚕字非誤

天府　漢晉以下多用唯是朝廷

俘軍　俘囚之從軍者

糒三萬斛　糗糒乾脣飯行軍之糧也如今仙臺乾飯

桓武

尊生母中宮高野氏為皇太夫人　據聖武例中宮當作夫人此必曰中宮者蓋欲為下文中宮職地也然非夫人稱為中宮其曰始置中宮職者謂置中宮職以為皇大夫蓋自井上皇后廢高野氏授從三位為夫人而未為置職至是置中宮職以奉之故曰始據聖武紀天平九年賜中宮職官人位記奉皇大夫人以中宮職其來尚矣

始置中宮職　類聚國史職原鈔皆以此為中宮職始粗矣說如上所言

憲綱　當作憲網陳琳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是也

延暦三年王臣　諸王諸臣（史例皆同）

八年不忠莫大　莫大焉之省出漢書

正朔　正三正子丑寅也朔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是也此唯為制度看

十七年注光仁帝從子　宜大書為本文

十九年禁輸錢求爵　神護元年有停贖勞錢之文弊亦久矣

二十一年大墓公名阿弖利為　磐具公名母禮

養虎遺害　漢書字

雖不計其處置　沛字計作詳是

廟算　出孫子古者行兵必先算於廟堂之上故謂之廟算

二十五年東廂　就直廬乎（文德紀太子御宜陽東庭休廬）

明年改元省二省兩司　與上文大赦改元並出反應至罷百官賀正由於至情不忘宜刪去

平城　訓讀為奈良者是（有後奈良可證）

大同元年　未踰年而改元異例

中納言内麻呂　三月為大納言是月為内大臣曰中納言誤

改葬桓武　是時始葬栢原、先之葬于葛野郡宇太野地近賀

茂

二年東山道使　亦觀察使

嵯峨

夏五月即位　紀作四月

此亦始平城　如罷觀察使復参議可類推

二年無賴　漢書注、江湖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

三年皇太子傅　當作皇太弟

五年皇女四人　名貞潔全善　右京、拾芥抄、朱雀東、姉小路

北、七條堀川、西曰左京、堀川東曰右京、左右以北面言之

新撰姓氏録　實字末年、勅撰氏族志抄未成、故新命之

十一年雖府帑未充國度多遺　雖字管八字、舊施點誤　是

歳弘仁格式成　脱文

十四年東寺　據本年官符、東寺遷都之始所建、（又有西寺）諸宗僧

綱皆得補別當、至是賜空海、為密教道場、海因倣不空三藏

以大官道場改號青龍之例、請改今名

越前二郡　江沼加賀　此書置國或書或不書、無義例、似粗、

古者九年耕　此古指周代、非我古昔

朕本諸王子　周漢書字、然此王當作皇、

淳和

葬於乙訓郡物集村　葬上脱火字

輿衛　乘輿儀衛

天長元年先太上天皇　先當作前、前先不同、説見孝徳記、

古刺史也　古當作漢、否則似皇國有刺史之稱、古人往々有

此失、如稱先王亦然、

代官　代主宰民、故曰代官、如徳川氏布衣、秩百五十苞直

燒火間、民宰稱代官、初見東山殿年中行事

易漁於民（天長元年下論）　侵取無擇曰漁、如漁者之於魚

郡國　郡公領、國私領、

四年迎佛舍利　迎舍利始此、以請雨也、覺禪記、奉請教王護

國寺舍利

解體　言心懈氣弛、如四體解散也、左傳、其誰不解體

七年出羽城崩　蓋秋田城

十年折衷　史記注、折斷衷當也、愚謂會衆説而斷其正當也

欲候衛霍　温公漢武紀論（太和元年）可参

如文屋及良岑清原皆王孫賜姓者　文屋祖為智努王、良

岑祖為安世、清原祖為夏野、皆皇族、源平氏亦以王孫賜

姓者

仁明

承和四年西道謠　見文粹

書寫般若心經　浮圖以寫經為功德

嘉祥元年以大納言兼右大將良房為右大臣　據原文兼大

將如故

推慭（嘉祥三年下）　慭奪同韓文四時之推奪

良房男　珠璣藪阿畧妻兄弟也、又曰妻舅、良房妻與常信
為兄弟、

文德

嵯峨皇太后　實錄作太皇太后、此脱太字、

仁壽二年、占者州郡長春行田云云　未捡出、

天安元年側目　恐懼不敢正視也

二年禁網　網、綱誤、史記禁網疏濶是也、下論文同、

不知其所從出　說苑論臣之六正六邪、而於諛臣則云隱
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是也、

清和

良房攝政　藤氏攝政始此、

貞觀三年童相撲　始此、以天皇幼冲歟、

四年僧綱　令義解僧綱、謂律師以上、張持法務、令不傾圮也

所以致之不待識者而知也　四年下論　積陰之譴、以政在外家也

助之為虐　田單傳、助桀為虐、

六年天王　天皇誤

山城守　紀朝臣今守

耕田禮　未捡出、天長九年四月、皇后幸雲林亭觀農業、亦不曰禮、

八年左京人訴焚門　大宅鷹取

乞留上属　二年下属　實錄自明

九年東西市　東市七條坊門南、猪熊東、西市、佐女牛南、櫛笥
西、鹽小路東、

賤糶官米　劄記所引八文、當今九十四文、千四百文當今一
萬六千四百五十文、八年二月、定左右京米價、外三十文　粟原
信充考、當時一升當今京升九合六勺九撮七抄七、所行長平大寶錢、當今十一文七五八、即當十錢也、可謂帛
價、

義田　容齋隨筆、與衆共之曰義、如義莊義社義田之類是也、

收養　建延命院養窮生、又設崇親院收子女、

為仰事俯育　為去聲、仰事父母俯育妻子、或據孟子、為育畜誤、

十一年千許人　實錄作千計、○穀倉院停據原文當作停穀倉院

十二年肥前等六國　二筑二肥二豐、合六国、

選才勇　鎭守如田村綿广呂、太宰府如蘇我赤兄粟田王、

彼此両便　句無佗屬下

陽成

元慶二年秋田城司　即城介為出羽助兼官、越後城司見伊
奈大村碑、他曰城司者、不多見、

奥羽守吏　此據保則傳、與實錄異、

三村　添河、覇別、助河

両備　備前備中、見貞觀九年、

奏復出羽至三郡狄俘　據實錄、勅復一年、又給不動穀六千
二百九石七斗三郡狄俘八百三人、是給穀者出勅旨、且復
亦不如所請、本文粗矣、

猶尚為梗　梗病也、大雅、至今為梗、

七年渤海使　名斐題

八年滅燭掩跡　欲使饋者不得罪也楚莊滅燭之意

有廢太子　如他戸如高岳皆是

基經不知霍光　基經使博士講周易見實錄其所作詩亦

見江談此曰不知霍光者似過抑

光孝

敕諸博士至何官　帝蓋憂外戚之專欲優待之如唐三師以

抑其事權而諸博士不察所對皆不中竅故又有依舊之詔

出不得已也賴氏日本樂府曰當時不鮮明主問者指此也

新井白石曰、もし先博士等よ議せしめられしとき太

政大臣職掌あるへうらはと申サハ、基經の權を抑むとの

御事歟

仁安元年命収訴者　咎其越訴也

五國守　伊豫常陸越前丹波信濃

二年肥後守時長攝津守養豐後守長茂甲斐守當興

宇多

寛平元年鑄寛平大寶錢　鑄錢書者極尠似無義例

六年唐使来　使佚名時當唐昭宗世國内大亂不當踰海修

好故先儒疑以為商賈詐冒者或然

筑前守文室善友　畧記小右記作對馬守與實資言合寛仁三年

驛奏　馳驛使奏聞也

盍不　胡潜庵上書亦用此字猶諸訓之乎而又有諸乎

七年定置使廳　撿非違使始見弘仁七年而置廳則自天長

元年始東鑑可照　道真所謂中納言大理歟

八年禮節之和　隱括論語有子之語

合體於貧民　置身於貧民之地故曰合體舊訓當不確

九年佛乘　謂佛教也佛有五乘

醍醐

昌泰二年法名空理　天皇法名或書或否法皇始此

三年革命議　見本朝文粹　易緯以辛酉為革命以甲子為

革令

延喜元年以門地高　高自高也

廿三人　此書例皆用二十字不可獨異

中其所忌　中讀為中之以法之中

五年萬葉集　万葉蓋取貽万世之義此書為家持所撰先輩

論之詳家持卒於延暦中古今序所謂平城天子非大同帝

必矣　古皆自元明至光仁概稱平城宮

十四年天陰　言四面皆海海多暗礁也

宮殿頻災　如應天門大極殿

閲其一郷　迩麻郷

復大學學田　拠天平二年官奏學生窮困其来久矣

前朝好内　斥嵯峨仁明内內寵

勘籍　國司所貢舎人資人之屬勘戸籍注擬免其課役者曰

勘籍人舊解太略

弩使　弩師誤

監試　試之學也監國子監李唐時語
吏易施治　原作吏治易施此取儷語不必改刪蓋活字誤刷
度牒　起元正養老四年　事物紀原自南北朝有之見高僧傳其曰始唐者失考
魚住泊　泊即港也訓止麻利
三道　山陽南海西海
當時君相非不嘉納之　如是歲禁奢靡服可見
所謂延喜之政　後世謂延喜為聖代故稱所謂
延長八年臣下使　用王莽傳字東冊臣契冊故曰臣下
必和辭色　唐太宗溫顏接人導之使諫之意
朱雀
帝生於舅忠平第　皇妃懷孕例就其家故生於忠平第也

承平元年所謂廣澤至宗祖　廣澤出益信而法皇為其二祖
小野出聖寶譜中無法皇　此文契神皇正統記　智積院前住職伊佐弘
現參考諸書為余說者如此
天慶二年少仕攝政忠平　所謂恪勤之侍是也
三關　文德所置乎　天安元年復相坂關新置大石龍華二關　故關廢已久矣
三年授此官　謂為常陸掾
忠文不歸家直發　佐佐木盛綱受幕府命伐城氏適出在
其門外不入家輒發武人用心古今一轍宜法　吳漢每出師朝受命夕就道亦似
國朝定制　孝德
稱動兵革　天慶四年　稱舉也稱兵已見

村上
天曆四年後冷泉華山三条　後至後也冷泉在位二年疾劇
禪位華山在位三年壽四十一三条在位五年壽四十一皆
冷泉亂
天德四年朝所　視朝之所即朝堂院
大臣實賴　大上脫左字
康保元年前有子　重明親王子
匡止　疑匡正誤
二年時平子　與天德元年複出
三年兩京　左右京是也
四年寮政務所會　主殿掌洒掃殿庭給灯燭柴炭燎等故上

文言進非言寮政務所會也
大藏省十分一　拾芥抄一作二以設率別納故曰率分率約
數也
在衡為疎屬　帝納在衡女為妃其登用之蓋以此兼明母
藤原菅根女亦戚黨外戚所善也外史此論確否
執與耶　言較勝國策民孰與之衆金錢粟孰與之富亦同
所謂累德之大者　累德實賴語見康保元年
冷泉
節會日不就班　如趙普不押班優待之至
安和二年關東　亦阪東也
圓融

天祿元年兼明為皇太子傅　兼官也
占對　口占之占、隱度也、
二年兼明高明兄　嘗移在元年八月下
三年内覽宣旨　官職難義、内覽宣旨ハ必宣下あるなり、さるにあらで、万機より関白ニ申て、次ニ奏聞するなり、関白となり玉ハで、内覽はかり仰せらるゝもあり
觖望　不滿所望而怨之也、觖、鈌也、
躐等　等、言兄弟之序、
貞元元年南庭　南殿庭
周幄　恐歷也、周上下四旁曰幄、
二年兼家謀反　上文圖廢立事

天元五年無尾牛歌　中云、我牛無尾人不惜、人皆雖嘲我無憂、全篇載在文粹、
華山
寛和二年落飾　古言謂髮為飾、因果經、捨飾好、剃鬚髮、
革面洗心　易經字
猥瑣小黠　道兼父子
一條
右大臣兼家女也　據例也、字衍
永延元年巾箱　坐右小篋、可容巾帨者
大臣雅信大将朝光
恬煕　所謂文恬武煕

胚胎　孕一月曰胚、三月曰胎、言其始萌於此、
永祚元年秋七月、頼忠薨　紀畧作六月
坐主　坐、去聲、摭言、釋氏取學業優贍雄拔者名座主、謂一座之主、此言天台一流之上首、座主始義眞、天長中人
正曆元年吾主　恪勤之士、有主從之義、
二年東三條院　東三條、父家第所在、
五年帝始視除目　故事、幼帝時、攝政視除目、於其直廬、至是、帝十五歲、故始視之、
長德元年酒敵　如棋敵之敵、對飲相抗、如相敵然、
拜舞　舉袖作舞容、故曰拜舞、式出侍中群要、表不知手舞足蹈之意、

下官　群臣相謂自稱曰下官、
二年三君四君　中右記、大臣子孫、謂之君、按、猶通稱郎、非名、
安置　有罪投竄於州郡、曰安置、置之此、使不得去也、
押送　押、監押也、不必作押、誤、
人主誠原　至每娶女也　八年下　足利義滿奴輩自負其強、不知
乃公實使然焉之意
養癰疽　晋語、養疾而干祿也、注、養長也、按、猶養禍之養、
三條
長和元年枇杷中宮　以出自枇杷第、故得此名、
冊拜　冊、符命也、立后立太子用冊、書式載開元禮　我宣命、彼冊一也
三年上徙御枇杷第　先之以災、故徙松下曹司、

四年直廬　拾芥抄、一大臣宿所在宜陽殿東庇是也、
五年東宮屬　屬上疑脫官字、寛仁元年可照與掾屬之屬異、

後一條

寛仁元年其第五女　名寛子
三年大藏種村　小右記作種材
寛平中對馬守　小右記載寛平六年對馬島司文室善友不待勅符擊賊走之受朝賞（宇多記、稱為筑前守者、豈無守二國歟）

後朱雀

長曆三年秋中宮嫄子崩　秋字複、當作八月
長久四年諸節會　宴會名如元日白馬等
寛德元年宋商名張守隆、使名章任為國司（天台霞標引叡岳古文書）

守武流佐渡　據畧記、永承二年十二月事、何以在此、
二年第二宮　王帝第二子

後冷泉

永承元年憑者　憑為妖所憑依也
猶有如此人　當作如此之人、不然上句之字衍、
實資也故苛論之　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章子內親王　後一條女
天喜二年還宮　宮即冷泉院、
五年赤官符也　赤下脫符外史可參、
康平二年（乙亥）　己亥誤
治曆元年公私督責踵至賴義以私物進濟　十三字當移在又旱不登下外史請賞有功將士朝議未許以故未赴任、任國不登以私資濟貢賦如是二年上書請再任可參考（常陸一任）
四年　上疏見外史、終不見允

四年崩于賀陽院　康平三年、賀陽院成、帝自二條第徙御遂居
延曆寺僧徒　長曆三年
撫緝　緝輯通用、五代史、諸鎮皆武夫、獨韓建撫緝兵民

後三條

尚方有壺切劍一節　敦明（小一條院）之為太子非道長之意有司不傳壺切人知其不終見大鏡賴通蓋欲敦明帝也
更衣　成氏無已（宋人）傷寒論注、登廁必更衣、論衡、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是也、愚謂猶今人諱上溷曰手水乎、灌夫起更衣不

必以寒暖變故是頗新見錄以備參考
延久元年馨子內親王　後一條院皇女
二年日次　猶曰日常、言每日例所上也
四年歐逐　歐與毆通、與驅毆音義並同

白河

承保元年妻姪　師實妻師房女也
承曆四年三宮　不如作三院之穩
舍二弟而立堀河　原生曰、舍第二皇子故曰二弟、非二人也（生名禮四郎、隱岐人、來游）愚謂第二皇子、即輔仁、遺詔出盛衰記

堀河

寛治五年左馬允義家　據前太平記、義家自白河時為左馬權頭、曰允誤、

七年篤子内親王　後三條皇女

贖銅　古律、笞一十、贖銅一斤、徒一年二十斤、毎半年加十斤、之類、

嘉保二年兵曹　劄記所引五間屋即兵曹

康和元年黜勢利　附勢趨利者

法親王　凡歸佛後策拜為法親王、與入道親王別、三人覺行、覚法、善恵、　為僧者三人、行慶圓行、静譽、

嘉承二年御批　品字箋、手書評隲曰批、

功錢五萬匹　古者十錢為一匹、五万匹、即五百貫、或曰、謂之

匹者、出於犬追物、愚謂誤、其名義未詳、　愚又謂、五万匹可疑、見東鑑所載、増兩戦功錢為二万匹語、則兵尉之非五万也可知、矣中右記、上万石万匹者、得為國司、葉黄記載成功事曰、靫負丞八百疋、兵衛尉四百疋、諸三今不過二百疋、似得當、

鳥羽

排闥　闥宮中小門、排推開也、樊噲傳字

元永元年鍾愛　言聚愛情於此人也、世說曰、情之所鍾在吾輩、

二年今上未生　今上當作帝、此書曰今上者二、養老二年及此文、仍原書而未改也

花園　地名、在岩藏、

保安元年罷忠實内覧文書　内覧關白所帶、此時唯解所帶耳、關白帶内覧例也、其不帶者變也、　未罷關白、至明年罷之、不書畧也、

崇徳

大治五年皇后中宮誤　秋七月、法皇崩、去年四月事、誤在此、

長承元年漁色數微行　如祇園女御是也、

家忠轉左大臣有仁轉右大臣　據例當曰、以右大臣藤原家忠為左大臣、内大臣源有仁為右大臣、保安元年家忠為右大臣、有仁為内大臣、見補任、此書脱、且此一節天承元年事

保延三年大鏡　伴信友曰、此書撰者詳ならねは、序文よとりて推考るに、後一条の万壽三年ニ撰成せる書なり、世よ

藤原為業朝臣ノ撰なりといへるハ、誤なり、

近衛

久安三年朝服有稜　稜、襞積也、訓斐駝、

烏帽有額　額、縁也、通典、古之人帽而額、所謂抹額是也、

六年頼長女多子　又為二條后、二代后是也、大納言公能女、為頼長所養者、

氏長者　猶上古臣連之有大臣大連、即元魏之氏宗、

後白河

保元元年幽賛　言賛成之於幽冥之中、

累騎　兩人騎一馬、曰累騎、不能獨跨馬、故累騎而扶掖之、

委頓　困憊也

今日之為義義朝　以兄弟相殺比父子相殺也、

二年内宴及相撲節會　蓋為修文武之一端也、大日本史所謂朝廷所行武事、屢々競馬駒迎騎射相撲之類耳、是也、

二條

平治元年妹子内親王　鳥羽皇女

鄙之不許　鄙其武人（藤原道綱娶頼光女、公卿皆姍笑之、時体可見）

經宗惟方等　上蓋脱藤原字、二人初出、不得不稱姓（經宗為大納言、惟方為檢非違使）

白虹貫日　兵亂象、燕丹装遣荊軻有此異、衆大畏之、

今日朝班何異　佯為不知以動之也、

清盛還　還字當移在決議下、亦刷印之誤也、舊作術誤、

懊悵　恐懊恨誤、猶悔恨、

罹兵變　罹、罹誤、

心動　言意中變、與趙策（襄子如廁心動）漢書（高祖過柏人心動）之心動異、

清盛繼母為尼者　池禪尼是也

三條殿　帝及上皇所在

委上皇於賊　舍上皇而去、故曰委於賊

藤原成親　見下治承九年、

永曆元年納皇太后藤氏　以中宮妹子因疾薙髮也（直書太后、罪不可掩）

長寛二年回向惡道　大乘義章、回已善法有所趣向、故名回向、惡道、惡趣、此專指修羅道、

六條

仁安元年欲立之親王母滋子　嘗見一寫本、欲作故、無親王母三字、

吾嘗論（三年下論）外史平氏下第一論

其勢驟至此　對藤原氏以漸至、外史所謂無拔興之漸、是也、

帝以無望之親王　此及下文帝致之帝之無望、皆後白河、

取而代之　用史記項羽語、

懲而不復攖之　懲平氏之噬攖

高倉

治承二年法皇幸其第　以后妃懐孕、例就其家故也、

清盛喜極　攙外史、極下似脱而哭二字、

砂金千兩　文明中、砂金十兩、當今二十貫文（栗原信充據親長記小槻宿禰記等所推）然未知當時何如耳

驗者　古者有持僧有驗者、祈禱僧也、以獻金似嗟覬、故擲之、

三年基房子師長　師家誤

収其封戸　是時奪其功田、不獨封戸（朝廷嘗賜趣前為大功田）

安德

奉帝于清盛第　清、賴誤、

木曾冠者　當時凡曰某冠者者、年少之稱、指初冠者也、

飲泣　泣不成聲也

沮富士川　沮、阻同、

公歐之　歐讀為為湯武驅民之驅、

妹尾兼康　妹妖誤、自和名抄已誤、如庭妖亦然、妹出古事記、訓背、

沽字本外史作沽者是、

義仲之國近於京師　養和二年下論信濃

後鳥羽

巨擘　孟子曰、巨擘、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

孫為外家二句　孫、安德、外家、平氏、祖父、後白河、

保殘喘　喘、息也、言保餘生、

以藤原師家代之　以其妻兄也

文治元年、先帝投海崩　二年四月、奉謚曰安德、

索寶劍不獲　溫明殿　謹案、自天祖以八坂瓊曲玉叢雲劒八咫鏡三器傳於皇孫、世世奉以為傳國之寶、至崇神畏瀆

神威、別造鏡劍、建祠於倭之笠縫、以奉安神器、唯玉則留以為護身之寶云、至垂仁朝、皇女倭姬奏遷神器於伊勢之五十鈴川上、今大神宮是也、景行朝、東夷反、命倭武尊往討之、尊過拜神宮、請劍以行、及薨、遺在妃宮簀姬所、今熱田社所奉是也、鏡後罹災于村上一條兩朝、而所幸形質不變、至後朱雀、遂銷於火、僅收灰燼於焚餘而已、內侍所韓櫃即是也、及安德入海、劍隨身而沒、玉則為東兵所獲、義經又取韓櫃於御舩中、併玉奉還、後求劍于長門海中、終不知所在、朝廷以晝御座劍代之、不知者、或以為天祖之劍已亡、故錄以示童子、　溫取之玉、明取之鏡、拾芥抄、內侍所曰溫明殿、

以義經為伊豫守　欲殺其勢也、先之六月、賴朝奪其二十二邑、至是又有此命、義經薄之、益怨賴朝、詳大日本史、

多不欲住　住、當作往、

於國司則曰守護　國司、指國衙、不言其人、

成前此所無　武門宰天下之事

視力能勝追補而已　視字、管五字、舊施訓誤、

三年閑院　法皇御所、劄記作皇居、按訂之漏、

五年遵秀衡舊制　安民心也、德川氏入甲斐、亦用此、

建久元年兩職　權大納言右大將

二年守闕　哀訴者必欲得報不肯去、如守之然、故曰守、

可以靖義朝　三年下論　義朝之不平、起賞罰之不當、

可以不養成清盛　清盛之驕、由上皇之假以權、營私也

有可處焉者句　何歟句　上句、決辭、下句、難辭、起下、

三年正二位源賴朝　文治五年、敘正二位、

六年慶東大寺　治承四年、為平氏所燒、至是經營甫竣、

乃北條氏句　盛衰相敓　敓奪同、後漢書、愛尚相奪、

土御門

正治元年以賴家為左近衛權中將　左、右誤、

石橋一役　此書不詳石橋之役、治承四年與大庭景親戰、敗走安房、是其事、石橋、山名、

八州、相武房常上下總野、　豪傑、如小山千葉三浦諸族、

曹操領兗州刺史、擊黃巾降之、收其精銳三十万、号青州兵、

高歡為魏大丞相、建府於晉陽

鋒少鈍矣　指水島之敗、

硝石、激攻薬　求苓緩和剤、

高綱託事削髮　頼朝之逃杉山、謂高綱曰、我今日獲不死、實汝之力也、我如得号令天下、必與其半、及討義仲、又已事平必践前言、高綱恨言不驗、託歸佛、薙髮入高野山、（大日本史引盛衰記、）

建仁三年　紿能員招致　託修佛事招之

不近鑒之王家乎　仁明嘉祥三年下、論可参

親王視政（至）参列相府　如舍人親王為知太政官事、而藤原宇合、藤原麻呂、多治比縣守、大伴道足等為参議、

幕府評定　鎌倉有評定衆、（結城朝光等嘗為之）

元久元年（甲子）夏六月北條時政以下二節、皆元久二年事、此誤

後妻牧氏　牧宗親女、以政子為女弟、誤

承元二年春数禁一節　此蓋據歴代皇紀、案元亨釋書、係之建永二年、（是歳改元、即承元元年也、）與法然行状親鸞傳記等所引大政官符及三長記合、此恐誤　不雜餘業、故曰専修、所謂無餘修也、源空因善導觀經疏、一心專念彌陀佛、立宗、今浄土宗是也、建暦元年、赦歸京、初其弟子親鸞、亦坐配越後、遇赦不歸、遂弘通其宗於東國、以大經一向專念無量壽佛為旨、稱一向宗、後巻一向賊、正指其門徒、今真宗是也、（赦歸不書何歟、）

順徳

欲撙益顯（承久元年下論）　杜預左傳序、欲益而益章

或稱實朝亦知禍之迫　新井君美亦如是説、

按據河例、常曰践作于閲覧

造船不可用而止　船成海淺不可下、詳東鑑、

九世　時政、義時、泰時、時氏、經時、時頼、時宗、貞時、高時、世謂之九世、北條九世、然時氏先父而死、未得為執權、時頼以弟承兄、不可稱二世、故史氏於外史改為七世、今唯從時俗所稱耳

九條廢帝

天皇即位　百錬抄、受禪於閑院、以年幼未行即位禮、此誤

齎詰　説文、詰以文言告曉之也

延攬英雄　六韜、主將務攬英雄之心

舊物　猶舊業、史記、地平天成、不改舊物、

寡妻政子、　其孤實朝　異姓嬰孩頼經、

二位尼　政子薙髮為尼、先是朝廷授二位、故曰二位尼、

後堀河

守貞　後鳥羽皇兄

莫敢生心　左傳字、杜注、生他心

棲泊寄託　言如鳥之栖、舟之泊、且僑寓於此、不安居也

任久乃召還執政　徳川氏置所司代、祖此意、

撫父祖之舊（嘉祥元年下論）　撫、讀為撫封之撫、猶據也有也

欲退守八州　上文欲保足柄箱根

莫已知則斯已　論語憲問

四條

仁治三年官女健倒　官、宮誤、健、猶岸善崩之善、

後嵯峨

承明門院　源在子法性寺執行能圓女、生土御門、建仁二年、

進号曰承明門院

有佐渡院皇子立　攝政道家欲立順德皇子忠成王、其外孫

也、故問之

何為　蓋猶曰如何之為、問處置之方也

龜山

文永六年元使　黒的殷弘

後宇多

守護代　攝行守護事者

縄穿掌　天智紀載、百濟王疑福信反、以葦穿掌而縛之、專人

慘刻如此、不知夷中或有此刑法歟、抑偶然相合也

頼宗廟之靈　弘安五年下論　如八幡愚童訓等所載、詳螢蠅抄

伏見

其相臣　正應二年下論　如武内鎌足、永手、百川、緒嗣、良世、師房諸公

論似自尚書無逸起思

後二條

其恥其恥　上其共誤

花園

應長元年連署　署書名也、自詩連署進封草　徳川文加判列、蓋本此

後醍醐

法皇　上文無雜髮稱法皇事、突然曰法皇、似不備　書法見呂泰二年、永

治元年等

元亨元年僧玄慧侍讀　本邦程朱之學始此、

正中元年北衙鎮將　名範貞

元弘元年奉量仁親王於京師稱帝　不稱太子語有權衡、據

下文例、句下當補是為光嚴帝五字　立為太子、非帝忠、幸笠置之日、父子之名已絶

雖治龜山之例　二年下論　治恐沿誤、

反正　言復天位也、與撥亂反正連用者不同、

三年天皇在隱岐　祖春秋公在乾侯書法、

左近衛中將忠顯　忠上恐脱源字、

護良親王請誅高氏　此當為尊氏、

内侍三位局　即廉子

建武元年皆官人所生　尊良母為子、藤原為世女、護良母親

子、源師親女、

千里馬　我出雲有尾添氏、相傳高貞獻龍馬時、其祖某從而

行、天皇嘉賞、賜氏曰尾添、邦音添與傍同、言傍馬尾而不離

也、果然則朝發出雲、夕至京師者、欲言其駿、非實然也、錄以

備參考、

四大將軍護良親王　據保暦間記、親王以去秋罷大將軍任、

兵部卿、

廂番　以直所為名、豈本李唐廂兵歟、抑暗合也、

義良成良　義良、成良弟、當易地、

二年忠房親王　順德皇子

藩維後論 取義於藩屏王室綱維四方也、文選觀政藩維、

美濃公越前公　愚初據制度通以為虛封項、撿實錄載貞觀十四年基經為良房辭封邑之表曰、臣謹讀去月四日詔書、贈於故太政大臣藤原朝臣以正一位、又以美濃國封之、為美濃公、謚曰忠仁、食封資人、並同平日、太政大臣之官、亦如故、今職位食封、既同平日、加之以美濃之一國、公貴無倍於生時、因顧唯加謚号以表殊恩、職封國封等、於公有貴者、盡准恒典、即從停廢、優詔不許、曰、其位封者、存日所食、今之加增、惟四封亦是細塵、冝國之鉅口、永永莫絶、餘依來請、並從停廢、藤氏身後封國之制、於是可推知、錄以志過、　越前公基經所封

平行延元元年下論　漢書注、言無冦難也、

同鬬開東地　舊以關為逢坂、然前後曰開東者、皆坂東也、

此不可獨稱逢坂、

地不利不如開東也　上不疑衍、否則當作之、

深根固蔕之計　蔕、果鼻也、魏都賦文字

延元三年自古未有至能克者　外史此下、有何者攻者勢伸於千里之外、拒者力縮於咫尺之内焉爾二十二字、意初備

四年葬後醍醐天皇　據諸書在十月、

後村上

興國四年讓以大義、詰責以辭曰讓、君臣之道義之大者、

正平三年崇光院　或稱帝光明或稱院此及後圓融典義例、

四年光嚴上皇　後醍醐復祚、上尊号、

犬則應射之　射儀有犬追物、故言以調之、

石川即上文石河、以同訓互用、此例極多、遽看似二地、

五年播越　播蕩顛越左國數出、

亦罪逆之所由先受天誅也至其勢易辨也六年下論　語法上也、

宋冝曰乎、本文例見歐公與范司諫書

樹兵與不樹六年下論　言收方鎮之權也

七年二年　二月誤

不寧唯此　左傳、宋先儒以不為發聲、隱十一年、無寧此之

無亦同、非反語、

名教　魏晋間、初有此字、對老莊自然言、以有五倫三綱種

種名目也

十二年還光嚴至還廢帝　崇光此時未上尊号、故併光嚴稱主、與七年書法異

七年廢帝不如作光明上皇之穩、是時三廢帝、何獨光

明、七年廢帝、承六年言之、與此異

十五年與良護良子　纂輯御系圖、引新葉李花二集、南朝紹運圖、信濃宮後系等為宗良親王子、宗良、即尊澄也、護良子曰陸良、一作隆良、為後醍醐猶子、見細細要記南朝皇胤譜等、

十七年細川氏山名氏始大　為應仁大亂張本

二十二年北朝將軍義詮卒　十三年、新主以為征夷大將軍、

長慶

戰不克死之　死上脫義宗二字、不然則上文式部上、脫與字

後龜山

天皇即位　國史略載尊凡帝曰太上天皇、精翁按、此卒見門跡傳高野山所藏

文書等此處以可補入

移玉川宮爾注在紀伊伊都郡　或云航海遯於津輕

天授二年尋卒　卒在應永七年中間二十五年尋字不妥

三年不遑者　不遑之徒出左傳遑快也猶曰不滿

弘和元年楠正儀歸順　以蠹簡集三刀屋文書等所推

吾嘗紀楠氏之事四句　外史楠氏記或曰楠正儀亦降足

利氏蓋有深謀焉史乘散佚不可考信

正平廿三年　廿當沿例用二十字

正儀蓋已沒　外史取弘和二年沒之說然大日本史正儀

元中中卒注據觀心寺文書二見文書波部系圖考之弘

和三年十二月正儀尚存明年改元元中而元中七八年

之際正儀已卒子正勝執家政宜備參考

元中八年小林某　名時直其字也

其餘分賞　丹波於細川頼之丹後於一色滿範美作於赤松

義則出雲隱岐於佐佐木高範若狹今富於一色詮範山城

於畠山基國是也

將種　將家之種亂晉桓溫傳是將種也

九年二十八日丙子　具干支謹之也然後小松閏十月五日

不書干支無義例乎抑下文脫字乎

神器在南為正　栗山潜鋒著保建大紀亦主此說

今夫執童孺至鞄然怒　本陳建學蔀通辨論劉曹語

小朝廷　與大一統對看唐鄭從讜傳以稱太原

外於天言朝廷復清明　猶陷厠溷糞穢之中言汙口吻曰北

後小松

冬閏十月　是時年號用明德

應永元年平相國　清盛累遷為太政大臣

四年金閣　壁柱戶牖皆塗以金故曰金閣後按為寺銀閣亦銀塗

小御所　小御所禁內殿名據圖大曆後宇多時已有此稱就小御所取安非

取安之室稱小御所將軍第亦有小御所如二水記所載書御會万松軒月舟小御所參候是也然

鎌倉有小御所為憎所居稱亦已久矣此造一殿不知所據貞丈雜記直廬又小御所ト云可參

吾既論足利義滿六年下論　元中八年下論

八年遣使明書辭甚恭　書載在善隣國寶記有使肥富筑紫豪商

相副祖阿僧名獻方物之語九年遣僧圭密梵雲等至稱臣爾

後聘使往來不絕至二十六年致絕問之使詳國寶記

十五年勅贈太上皇號　北魏胡國珍卒胡太后号曰太上論

者非之人臣贈皇古所不有　明謚曰恭獻

稱光

藤原教經為關白　教經經嗣誤　非新詮當曰如故

貫生　從當時語名誼

正長元年探籌　籌策也俗間所謂御鬮

後花園

關白持基　持基自應永三十一年代滿教為關白滿教代經

嗣在三十五年此書脫

永亨五年義教遣使一節　使名道淵明使雷春裴寬等去

年伏月日義教通使於明曰貢節不入固緣弊邑多虞行李往

來、願復治朝之舊、所以絶而又繼、

宗藩　温史漢論亦為親藩用非本宗之藩

援京府　援援引之引為下不援上之援

持氏之孤　春王安王

嘉吉元年義照　諸書照多作昭

三年後龜山皇子　嘗參考諸書作畧譜如此、宜與長祿二年

併觀

後醍醐天皇——後村上天皇——長慶天皇

良泰親王　第三子、天授五年立太子、正長元年南走、倚伊勢北畠氏舉兵不捷、足利氏置之嵯峨、稱小倉宮、母北畠顯信女、所以奔勢歟

尊義王　小倉宮第三子、稱金藏主、又寓因居万壽寺、稱次郎等、參之據敎山、稱中興宮、嘉吉三年自殺、政記為龜山皇子、又且記誤混王及義有事蹟

尊秀王　一宮、南方自天親王、政記所謂南朝皇子即是、歡山陥陷、吉野山中、居北山庄大河内、稱北山宮、長祿元年、為赤松遺臣所弑

忠義王　二宮、與一宮同南走、居河野谷、庄大河内八里許、稱河野宮、長祿元年、與一宮同遭弑、政記脱二王事、嘉吉三年、為天靖元年、

尊雅王　一三宮、亂後居十津川及吉野山中、又為赤松遺臣所弑、諡高福院、政記長祿二年立其子者即是、

後龜山天皇　第二子

泰成親王　第四子、後龜山皇太弟、

泰邦王　政記以文安四年為畠山氏所害者、泰成親王子、即詔王也、諸書泰成或多混淆不明、疑訛傳義有王、

説成親王　第五子、上野太守、後稱護性院宮

大僧正圓悟　一曰圓胤、圓滿院門主、

義有王　文安元年據紀伊北山、應尊秀王、至四年城陥遁走、或與圓悟為一人者歟、二王並桶正儀女所生、所以楠氏奉之歟

享德三年二將軍　義勝義政

其母乃與醫卜謀　千家尊紀曰、其母二字似衍、

奔河内依游佐某　據寛正記、義就初奔依山名教之、不納、則入游佐家、游佐又火、終奔河内、非奔河内依游佐、外史亦取之、此不知所本、游佐名國佐、

兵攻成氏　兵上恐脱舉字

長祿二年中興宮之遇害　在嘉吉三年、此書不載

藤原教房　據例上脱左大臣三字

後土御門

應仁元年四足門　海人藻屑、大臣家二八、四足アリ、上中門アリ、親王家モ同シ、名家以下、不可有之、

慮之固者　寫本、固或作周、似長

文明二年崩于室町　足利氏第自應仁元年出在幕府

三年義廉　作義良者是、義良、義廉子、是白石説

六年贈書朝鮮、求明國勘合印　義政贈朝鮮國王書云、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貢大明國、言寛正六年所遣書、即明成化五年　且又求新勘合之符信、然弊邑適屬軍旅之事、報書并所求勘合、皆為盗賊所奪、不一到於此、但得使歸國耳、今又以事通大明、賴有景泰年中勘合、以此為驗、上國請紹介于我、以此事見告、則賜執加焉、據此則再求也

七年使使入明　貢方物、且求勘合印也、使者妙茂慶瑜等

長享元年政忠　内大臣　二年、冬、良内大臣、明應二年、尚通右大臣、皆脱

高倉第　延德元年下　義政母所居

故事借冨商金者　延德元年下　事字疑衍、涉下文而誤

所不宜懲　愚初謂以不為衍、然安知非可字誤、唐詩憶想
蘭陵鎮、可宜猿吏啼、是也、要之不字不穩

後栢原

文龜元年、以尚通為關白　據補任、是時為關白者、內大臣尚
經、至十年、尚通以左大臣代尚經為關白、此不知所據
一彼一此　十七年下論　彼此、指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又助
高國之子、排澄元之子
大永元年、准門跡　言准親王所住之所、海人藻屑、清親王家之門跡者、大臣家ノ
亭二同シ、亦不指人言、如治承四年、園城寺牒、是本語、延曆園城兩寺雖稱今門跡云云、指門流遺跡言

後奈良

天文元年叔父宗三　政長雍髮號宗三、

日本政記劄記　正誤　四十七

十一年左大臣忠冬　脫藤原二字
二十二年長慶弟實休　之虎雍髮曰實休、
弘治元年北條氏康立足利晴氏子義氏居鎌倉　十五字句、
舊以立為句、誤、氏康以天文十年嗣立、北條五世、獨氏綱父子不書卒立、恐脫区
上杉有七州　武藏、安房、上下總、上下野、常陸、
投羶于地以聚群蟻　莊子、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
也、羶、腥臭也、

正親町

元龜天正之隙　弘治四年下論　隙、際誤、
天正三年信長　以十月入朝、超拜右大臣、固辭、任權大納言、
兼右大將、見信長記諸書、本文遺之者、何歟、

四年徙治安土　備長尾氏也
斯波氏之臣　五年下論　即陪臣　其臣之臣即輿儓
不知其變者乃不能不變也　不知字管九字、舊施訓誤
耄倪　耄、老人、倪、小兒
六年八州　越後、中、上野、加、能、飛、信、佐、
七年治龜山　漢書田儋傳、治即墨、治、謂都之也、
十年割甲斐至諸將　與瀧川一益以上野及信濃二郡、為開
東管領、駿河於德川氏、分甲斐於穴山信尹河尻鎮吉、信濃
二郡於森長可、是也、
許其三歲後領志賀　信長意欲命光秀以蘭丸為其女壻、因
使以予之也、光秀不察、故疑之、

日本政記劄記　正誤　四十八

至是受命至怒曰　此處恐有脫文、據外史、受命下補俄而有
出征之命等語、則與下文接、
二城第　二條第誤
信孝修艦紀伊　修戰艦宣言赴四國、出其不意也、八年光佐遯於鷺森、
與之市　十四年下論　言與之互市也

後陽成

天正十四年十六丈　本華嚴大方廣仏也
文祿元年豐臣氏第　秀次居第、非聚樂第、
石田三成等三奉行　併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為三奉行
二年鬼上官　諢名錄、鬼婆、武后也、地藏菩薩、李光弼也、即此
鬼字、或謂鬼字人鬼、似言幽靈知一不知二者

佐藤楚材著

日本政記補注

明治九年
三月發兌

尾張　慶雲堂梓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名古屋慶雲堂刻本影印

日本政記摘注叙

本朝記載大則數十百卷小則三數卷正史埜乘不勝枚舉而除常史一二種之外大率如未經鼇正者多雜出無緊要之事朱彝尊所謂識其小者不獨東鑑也識者惜焉獨先輩山陽氏政記一書縮二

千年行事於數卷舉其大而緊要者可以觀治亂可以識成敗可以考存亡可以辨得失可以知世變瞭然如指掌然但其書間有疑難索解之處從學鄉生往往問而不休余老矣頗厭之於是三冬餘暇為作摘注二卷以授之聊省齒牙之煩昔河村乾翁謂余曰注注也讀瀆也如川瀆之流而無滯謂之讀讀者其果能然乎雖然抑末也列聖深仁厚澤固結民心維德維威遠及三韓肅愼上下一意節用蓄力能殲蒙古大敵和氣公大節千載凜有生氣憲清高蹈如天外

冥鴻其他大權下移奔競營私禍患常起於繼續之際源平之亂生於閨閫鎌倉室町之亡天網恢恢踈而不漏織田右府一錢斬盜之酷豐公鞭箠土地凡如是之類大書特書作者三致意者於是乎在焉讀者其無徇末而遺本可也昔

余寓昌平黌。亡友會津松本實甫。勸余西遊從山陽氏。余別有所志。不從其言。當時政記諸書未布於世。實甫慷慨有大志。天下奇士也。使其在世。時或引滿大酌。開巻倶讀。上下議論則感奮激昂。當何如也。九原不可起。悲良友之不可見。

援筆偶念及此。黯然涙下。曰併記此。明治九年一月念六尾張佐藤楚材晋用父叙

門生　福岡欽崇書

例言五則

一皇諱訓義略舉舊說后妃及臣下略之以其非讀政記之急務也

一三神器之類謹載旧說事涉神明不敢容臆說

一考據書名人名或載或不載不能畫一要皆有所本不敢杜撰一義

一引書有語不雅馴者改之恐損真姑仍舊貫如左右左之類是也

栗田藏梓

一漢籍典故衆所共知人所經已道概從節略

楚材識

日本政記摘注卷之上

尾張　牧山佐藤楚材　著

神武天皇

神日本磐余彥尊。　通證。神尊稱。日本。即大日本。磐余。地名。詳于書紀。彥又作日子。日嗣。通稱。火火出見。垂加曰。祖先名字。子孫相承。本朝自古而然。

小名狹野　集解。古者多用乳母姓為諱。此或然。

瑞穗　名取於嘉穀。口解曰。瑞。褒美之辭。

孔舍衞坂　通證。即草香坂。和名抄。日下。久佐倍。

轉由紀伊入　通證。六師在河內向日。轉由紀伊入。背負日神之威。

劍鏡　水鏡曰。神世已來。寶劍有三。一在磯上社。一在熱田。一在禁中。寶鏡亦有三。一在太神宮。一在日前。一在禁中所謂內侍所是也。

璽　紀。神代八阪瓊條。通證曰。所謂神璽曰。神靈。神武紀繼體紀桓武紀光孝紀可併考。延喜式曰。奏神璽之鏡劍。神祇令亦曰。踐祚之日。上神璽之鏡劍。義解曰。猶言神明之徵信。謹按此即以鏡劍稱璽。與前說異。不敢臆斷。姑兩存之。

內物部　令曰。衞門府。物部三十人。義解曰。名為內物部。為決罪人。按職原抄。古稱武士。曰物部。物部武夫訓義相通。

來目部　集解。久目。裂目也。像其武勇也。不必大伴氏之部曲。

大和國造　通證。此大和。和名抄所謂城下郡大和也。

食國　猶言御宇。申食國之政大夫。即後世大臣大連也。

發之於此　此。指神武天皇。

群國　當作郡國

唐之令元從禁軍出屯渭南　唐高祖罷兵。願留宿衞者。號元從禁軍。元從。傍訓。據名物六帖。

綏靖天皇

神渟名川耳尊　證曰。神代紀。天渟名井。

諒闇　朱子曰。天子居喪之名。

威福　出尚書洪範曰。作威作福。

懿德天皇

御諱　耜或曰師木也。大和國地名。友、乏之義。爲稀之義美稱。

孝昭天皇

御諱　觀松。地名。

孝安天皇

御諱　足押。尊稱。皆大之義。

孝靈天皇

御諱　根子。尊稱

孝元天皇

御諱　牽或曰。括之義。取統括之意。

開化天皇

御諱　太日日。證曰。美稱。

崇神天皇

御諱　御間城。地名。入觀之義。五十瓊殖。證曰。安閑紀曰。婀娜國膳殖屯倉。記傳曰。訓義未詳。

天社　令義解曰。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齋。神等是也。山城鴨事代主神社也。

國社　義解曰。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汝神等類是也。大神、大物主神。大和鴨、大國魂神社也。

神邑神戶　證曰。神邑即神領。和名抄曰。諸國郷名有神戶。令曰。神戶調庸租並充造宮及神供調度。

御肇國　猶言中興。舊説善治。神武天皇所肇國。

彼八百　指周家。　盼、藐同

卜部兼倶　文明間人。神祇權大副。

垂仁天皇

御諱　活目。地名。狹茅或曰。盡幸之義。

齋宮　使皇女奉仕伊勢神宮。其居謂之齋宮。

以兵器爲祭幣。　兵器、弓矢撥刀。

屯倉　𥡴曰。天子米廩也。通證。訓彌夜氣宮食之義。置之諸國。以備凶荒。詳于宣化紀。後又有義倉。詳于賦役令。

相撲儀　詳于公事根元七月下。

玄武門蹀血　唐太宗射殺兄建成於玄武門。蹀

血。謂殺傷也。

無太宗之慙　唐太宗殺兄奪嫡。

戚晄　晄田畝也。猶言戚里。

景行天皇

御諱　別皇泒之尊稱。

誂　説文相呼誘也。

興田部屯倉　古事記定田部。又定倭屯家。書紀指南曰戶長或鄉司曰田部。屯倉見上倭名抄諸國鄉名田部三宅。亦是也。

成務天皇

隨阡陌定邑里　拾芥抄曰。以東西爲阡。以南北爲陌。按與西土説相反。説見于下文。

國郡立造長　立國造郡長也。

置稲置　私記曰。今村長也官名。與姓自別。

東西曰日縱　東海道東山道西海道諸國。日之縱也。其國連東西。故於日行爲縱。

南北曰日橫　南海道北海道其國連南北。於日行爲橫。

山陽曰影面　山陽道播磨至長門。諸國在南。故曰影面

山陰曰背面　山陰道丹波至隱岐。諸國在北。故曰背。集解謂陽爲影。謂陰爲背。

仲哀天皇

穴戶　即長門。

定額　定數也。

鞆　通證鞆訓我良。又保年陀或登毛。古人左臂懸之以受弦。延喜式曰。以鹿皮縫之。私記曰。俗云弓小手也。字彙補。鞆未詳。出呂氏春秋。曰耕

之道必厚其鞆。按字書無鞆字。

應神天皇

辛巳歲　書紀書攝政元年。栗山愿曰。撰者以攝政書其見固卓焉。但不附之仲哀應神而揭爲一紀。爲可惜耳。谷川清曰。今按以下文立太子及崩後太子即位考之。自不得不立本紀。神功之攝政推古之即位。雖閏位非正。與唐國事体自別。唯無即位。仍称皇后。正統記曰。神功皇后。

六十餘年。稱攝政。不踰天皇。

定諸國海人山守部　海人古事記。作海守。海人海守。訓義相同。海人監守海之人。山守部監守山之人也。萬葉曰。山守之有家留不知爾其山尓。標結立而結之辱為都。

韓人池　在城下郡唐古村。

仁德天皇

御諱　大鷦鷯。釋曰。大尊稱。鷦鷯。天皇誕辰木菟入產殿。大臣武內同日生子。鷦鷯入産舍應神

天皇以為瑞。相易名字。

春米部　古有納白米。故定春米部。春米之民也。白米黑米。見于令。

始置氷室　鑿窖藏氷。明春奏氷厚薄。以占豐凶。詳于公事根元。又有賜氷之事。蓋同西土。

羽父之請於魯隱　羽父請殺弟桓公於隱公。見左傳隱十一年。

宋太宗之哭德昭　德昭。兄太祖之子。太宗忌之。自殺。見于史畧宋下。

無其儀寡妻　指納八田皇女事。

亦由於好色　雄略天皇。奪吉備田狹妻。田狹擾任那叛。

履仲天皇

御諱　去來穗。或曰。去來地名。

通四方志　謂進四方記錄。

置藏職　前此神物官物同藏。後諸國貢調盈溢至此。齋藏之傍。別建內藏。分納官物。置藏職藏部司藏吏也。

反正天皇

御諱　瑞齒。古事記。齒上下等齊如貫珠。

允恭天皇

御諱　雄贊。美之辭。朝津間。大和地名。

定姓氏　姓氏錄序曰。天神地祇之冑。謂之神別。天皇皇子之流。謂之皇別。大漢三韓之族謂之諸蕃。是為三体。

詛盟　盟神探熱湯定真偽。古事記曰。於味白檮之言八十禍津日前。前又作碑。地盖有禍神社

安康天皇

御諱　穴穗。証曰。地名在山邊郡。

珠縵　縵髮同。纓絡也。八雲御抄。玉髮、老𩮗。或曰。老人冠落以此𩮗使不墜。故曰老𩮗。今不論老少。武官皆用之。

眉輪　古事記作目弱王。

雄略天皇

御諱　大泊瀨。和名抄。城上郡長谷。波都勢。

清寧天皇

御諱　白髮。紀曰。天皇生而白髮。武廣國押美稱。

蝦夷隼人並內附　隼人。姓也。或曰。隼像其武。私記曰。在大隅薩摩之人也。每年上京守宮垣。又奏鄉土歌舞。蓋前此叛。至是內附。

顯宗天皇

御諱　來目稚子。釋曰。稚子。男子通稱。來目大和地名。

稱弘計　通證。弘小之義。字書。弘音横。舊事記作雄

仁賢天皇

御諱　大脚。釋億計。証曰。億大之義。以大小表兄弟耳。弘計億計。其義未詳。

武烈天皇

御諱　小泊瀨稚鷦鷯。蓋取雄略仁德二天皇名。

好刑名　紀作好刑理。

繼體天皇

御諱　男大迹。未詳。古事記作袁本杼。帝王御譜應神天皇二世孫大富杼王。御諱或取於此。

儀仗　猶言儀衞也。仗。武器也。

坂中井　紀注。中此曰那。越前國坂中井神社。史曰繼體天皇也。

三國　越前地名。

胡床　和名抄。此名阿久良。蓋編座之義。

伴跛　任那別種。

御井　筑後國郡名。

內官家　通證。與屯倉訓義同。

安閑天皇

御諱　勾大兄。勾地名。大兄謂長子。廣國已下美
稱。
大酺　通鑑注。唐無酺禁。今亦賜酺者。蓋聚作伎
樂。賜酒麵。此蓋同之。

宣化天皇

御諱　武小廣國押盾。通證。美稱。按御諱取清寧
天皇。加一小字。廣國押盖治之。之義。
廬入野　地名。
任那府　即鎮守府。

欽明天皇

御諱　押開古事記。作押波流岐。
漢城　又作漢陽城。
筑紫大君　通證。大一作火。古事記曰。神八井耳
命。火君之祖。

敏達天皇

御諱　渟中倉大珠敷。古事記中作名大珠敷。美
稱。
葦北國造　和名抄。肥後國葦北郡。

二年食足　書紀作三年。
太佐平　執柄官名。

用明天皇

御諱　橘豊日。橘村在高市郡。豊日美稱。
福田　謂佛法。
稻城　通證。積稻為城。蓋古有其法。
天王像　四天王。多門天持國天增長天廣目天
也。

崇峻天皇

御諱　泊瀬部。地名。
三綱　君臣父子夫婦。出白虎通。
九法　周禮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
邦國。制畿封國。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建牧立監。
制軍詰禁。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比小
事大。
洪水猛獸　出孟子。

推古天皇

御諱　豊御食炊屋。豊尊称。炊屋未詳。神谷氏曰。

以廐戸例之。或有緣由。今不可考

賜冠位　因位異冠。故稱冠位。此蓋賜冠

僧旻　紀或作日文。

撰天皇紀云云　通證。天皇紀。即旧事記序所謂天皇本紀國記。即神代本紀。神祇本紀。天孫本紀是也。臣連。謂大臣大連。即臣本紀。連本紀是也。伴造。謂領品部之長。即伴造本紀。國造。謂各國之長。即國造本紀是也。百八十。謂其多部。部曲。即百八十部本紀是也。按書紀百八十部。下

有公民等。本紀六字公民。孝德紀。置標代民垂名於後此類是也。品部。神代紀。以中臣忌部猿女鏡作玉作稱五部。垂仁紀。言十箇品部。可以類推。所謂百八十部亦同之部黨類也。

舒明天皇

御諱　息長地名。通證。足日美稱。廣額蓋容貌。

皇極天皇

再祚。前曰皇極。後曰齊明。此合而稱之。

御諱　重與嚴字茂字義通。

寶皇女　和名抄。鄉名有財部。

孝德天皇

御諱　天萬豊日美稱。

皇祖尊　紀作皇祖母尊。時未立大上天皇之号。

左大臣　朱承爵曰。古賓位尚右。白居易曰。魏晋以来右卑於左。谷氏曰。吾邦神世以日配左。以月配右上左也古矣。

置標代民　通證。言置標題代号之民也

垂名於後　通證。穴穗部白髮部之類。古事記仁

德記。所謂皇后太子諸王之御名代亦此類。按大化元年皇太子奏。蓋為其私有也。

前代所置　以下別敕。不與前段連。

識職之誤下同

大夫　有識小說曰。五位通稱官。濁稱位清称。按位清稱。謂以大夫為五位之称也。如式部大夫無官大夫是也。

賣與百姓年索其價　按令義解。當時有公田限一年而賣法。此禁賣私田

子代民　古事推仁記曰。伊登志和氣王者。因無

子而為子代定伊都部按是亦為無名於後世也國史定多治部於諸國為皇子湯沐邑多治反正天皇諱此蓋為皇子時事蓋所謂子代民為其湯沐邑也

屯倉　○按屯倉舊備凶荒後或有賜皇后皇子等為其私有者故載之

伴造　見上

國造　通證訓國官司蓋主社稷言

村首　村長也

所在　紀作所有

部曲　紀曰部曲之民旧說訓取藩籬之義

田莊　紀曰處處田莊通證不賜地而賜田謂之田莊守之者曰莊司後世所謂莊園也

賜大夫已上食封　祿令曰食封一品八百戸太政大臣三千戸下畧食封止三位已上正四位絁十匹綿十屯布五十端庸布三百常其餘有差女減半

宮人　紀作宮人

毎坊　和名抄訓未知合四町曰坊

置畿内　東自名墾南自紀伊兄山西自赤石北自近江合坂以内為畿内

國司郡司　私記國司諸國守也相當五位已上以四年為一任郡司各擇地方有勞者補之子孫世襲按下文大領少領等是也

關塞　令義解曰三關伊勢鈴鹿美濃不破越前愛發等是也塞蓋謂邊要也延喜式陸奥出羽佐渡隱岐四國壹岐對馬二島為邊要

斥候　訓也加多取於邸閣訓宇加美取伺候之義

防人　令曰兵士守京曰衛士守邊曰防人

驛傳　驛馬今之遞馬也令曰每三十里一驛和名無末夜又曰諸道給驛馬大路二十匹中路十匹小路五匹其傳馬每郡各五皆用官馬又曰官人乘傳馬出使者所至之處皆用官物其驛使者每三驛給令義解曰神祇官依幣帛宮内省依御贄乘驛馬按驛馬速傳馬緩

造鈴契　令曰凡給驛傳馬皆依鈴傳符剋數制度通本朝之制有驛鈴傳符有關契有過所驛鈴傳符亦做唐制官人往來官給人馬之信也關契出入關之符也年中行事曰契魚形也自背中分各有銘舊説鳴鈴公事之信

界山河　成務紀隔山河而分國縣通證蓋以置關塞等復定之

定郡大中小　郡四十里為大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為中三里為小

大領小領　大領長官小領次官

主政主帳　主政判官主帳佐官

定租庸調法　有田有租所謂粟米之征有身有庸所謂力役之征有戸有調所謂布縷之征制度通曰租殆近於二十而取一

五尺為歩　制度通曰以一尺二寸為一尺故所謂五尺其實六尺也通證中古六尺五寸為一歩天正中復用六尺為歩

給口分田　又曰身分田職原抄大全口分田為百姓糧充之唐制有家則有世業田有口則有口分田蓋同之

凡庸　二字一句

正丁　二十一稱徳天皇時二十二已上

若須收庸者　庸和名抄訓知加良志呂謂無役而出物也

戸別調　賦役令無此條

副物　令曰其調副物正丁一人紫三両紅三両

及贄　延喜式曰諸國貢進御贄山城國氷魚鱸

魚下畧

騎部内馬　下文有取田部之馬語可以併考

若有犯者次官以上　按不與上文相蒙按書紀錯簡也若有犯者至倍而徴之二十五字當在騎部内馬下

頼襄曰國朝之建　此篇專論天智天皇孝徳天皇新政天智天皇與藤公鎌足之所為也故載之於此

小紫大紫大錦上　位階名

八省　八省分管諸司，准唐六部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内。

齊明天皇

郡領　大領小領也。

後方羊蹄　方訓邊，羊蹄訓之，本於菜名。

佐平　通證，猶言内大臣也，百濟傳正一位也。

大華下小山下　位階名。

天智天皇

素服　義解曰，用錫紵，即用淺黑色也，和名佐与

美乃布能。

水城　築堤蓄水，曰水城。

調船　輸調之船。

進官位改賜姓　書紀，授大織冠與大臣位，仍賜姓為藤原氏。正統記曰，大織冠，正一位之名，職原抄，内大臣，此時在左右大臣上，通證，藤原地名，稱德紀，旧姓大中臣朝臣。

御史大夫　紀注，今大納言。

盟西殿　盟奉天皇，詔輔皇太子。

弘文天皇

母宅子媛伊賀采女　貢郡少領已上女，為采女。

天武天皇

定諸司任格　書紀，詔曰，凡任國司者，除畿内及陸奥長門國以外，皆任大山位以下人。又曰，外國人欲仕進者，臣連伴造之子，及國造之子，聽之。

擬官者　謂假官者。

改加爵位　書紀，更改爵位之名，仍增加階級。

杜太后之使兄弟相及　宋杜太后，遺命使太祖太宗兄弟相繼，升位，見史略宋下。

燭影斧聲之禍　謂弑兄也，見史略宋太祖下。

燕棣　明成祖名棣，初封燕王。

瓜蔓抄　燕王簒立，景清衣緋懷刃，狙之，司天奏赤星犯帝坐急，事露見殺，見元明史畧卷二。瓜蔓抄，謂禍連及也，抄，略取也。

持統天皇

舉哀　盖先皇未葬。

行元嘉暦儀鳳暦。三代實録。持統天皇四年。始用元嘉暦。次用儀鳳暦。元嘉劉宋暦。儀鳳唐暦。

授命婦位階　義解曰。二世已下四世已上謂之女王。五世為命婦。又曰宮人帶五位已上曰内命婦。五位已上妻曰外命婦。

文武天皇

雜徭　令曰。徭訓役。調庸之外國中諸事。總為雜徭。

役小角　紀曰。小角住於葛木山。善咒術。世傳能

役鬼神。汲水採薪。不用命。即以咒縛之。

淨大參　直廣壹　位階名。

一品　親王稱品。凡四階。諸王諸臣稱位。凡三十階。

新律度量　紀無律字。

旌表　義解曰。於其門及里門。牓題云孝子之門若里也。制度通曰。旌建旌旗也。表建木。如華表者也。

廢朝　拾芥抄曰。諸司政如常。但天子不臨朝。

以屬式部　式部準唐吏部。令曰。式部掌文官考撰除授。

弁髦　左傳昭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小尓雅。太古冠。冠而敝者也。蓋謂冠禮之時也。

舊銜　字典。官吏階位曰銜。語林。新舊相銜也。

諸國印　公式令曰。諸國印方二寸。上京公文及案調物則印。

元明天皇

阿閉　和名抄。伊賀國有阿拜郡。

左右京坊　中分京。東曰左京。西曰右京。其極曰京極。坊已見。

尩弱　尩。羸弱也。

朝集使　考課令曰。大貳已下及國司。每年分番朝集。注曰。國司目已上。按大貳太宰府官。制度通曰。唐制。諸州奉貢物入京者。謂之朝集使。

元正天皇

詔九貢調役夫入京之日　按考課令。每年考課一年功過。此就民入京臨時實驗。考課其治。善

惡。

興。守育和惠肅清所部之最　考課令曰。強濟諸事。肅清部內爲國司之最。蓋是類也。下文所謂功是也。

足以掩身　謂無愆違也。

以邀其課　按課考課也。要其等高也。

國郡司　國司國一人。郡司謂大領少領。

和泉監　通證。古者有國爲職爲監爲官爲司爲府者。

得醴泉　紀曰。覽多度山美泉。自盥手足。十訓抄。泉味如酒。

旌孝義　見于上。

授刀舍人　授刀衛舍人。

通言語　語當作路。

聖武天皇

夫人藤原氏　職員令。夫人三位已上。

明光浦　地名。

印南　播磨地名。

中衛府　按左右衛門等謂外衛。中衛衛禁內。

天皇貴平知百年　書紀訓點。

欲玄昉姦之　欲字宜在玄昉下。

三寶　佛法僧。見起信論。

不讞　讞白也。平議也。

明吳三桂之事　明崇禎十七年。京師陷。毅宗殉難。三桂入援。聞愛妾爲賊所掠。乞兵於清討之。

宋秦檜　秦檜自金還。主和議。世或以爲金間者。

孝謙天皇

紫微中臺　後漢書注。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之。故謂皇居爲紫微。按唐玄宗改中書省爲紫微省。此蓋倣之。

李敬業　起兵討則天武后。不克而死。見史略唐下。下同此。

薛懷義張昌宗　懷義昌宗共爲則天所幸。

狄仁傑張柬之　狄仁傑勸則天立其子廬陵王爲太子。及則天疾篤。張柬之迎太子立之。

武三思　則天之姪。當中宗時。亂政擅權。

明皇之業　韋后弑中宗玄宗起兵討亂匡復唐室。

淳仁天皇

尚舅　勅曰汎恵之美莫美於斯宜姓中如恵美二字禁暴勝強止戈静亂故名曰押勝朕舅之中汝卿良尚故字曰尚舅。

三關　見孝德天皇下。

收其鈴印　其下宜添所奪二字者鈴印是發兵之用。

稱德天皇

拜賀　有識小說曰任官者拜謝恩也立而左右左居而左右左地拜二返禮拜一返合九拜。

遇其友路豐永　當作路遇其友豐永豐永姓真人。

奪姓名　改爲別部穢麻呂流于大隅。

膜拜　字典舉兩手伏地而拜也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或曰膜拜合掌跪拜也又謂之南膜拜凡拜佛必唱南膜故謂之南膜拜南膜南無相通

或傳百川　出水鏡水鏡語多怪妄不可信。

光仁天皇

邊要　見孝德天皇下

中立自全之大臣　謂真備。

徒免身庸不歸天府　下文曰徒免庸調無益於公家遠離本鄉多破私業仍從本色以赴農畝按所謂不歸天府即無益公家之意。

都邑郊向　謂都會之地。

伊治呰［　］呰麻呂。

桓武天皇

在外國司未知欠倉　唐代有公廨田其入以給官用皇朝亦有之廨官舍也中古以來諸國有正税公廨二者如山城國正税公廨各十五万束按正税國儲不可減欠故有欠負以公廨補填之其他國司給祿自餘諸費亦皆取之公廨未知欠倉且得公廨蓋謂不補正税之不足而給祿雜費取用公廨也詔曰公廨之設先補欠負次割國儲然後作差處分又曰公廨之設本

為塡補欠負未納隨國大小既立舉式而今閑
諸國司等雖有欠物猶得公解理須依法科罪
没為官物可併考
敕以一年為限　按前云諒闇三年故以一年為
限
造宮敕旨二省　詔曰宮室堪居服玩任用佛廟
云畢錢價既宜且罷造宮敕旨二省法華鑄錢
兩司按敕旨省製作服玩蓋尚方之類法花謂
建法華寺也

貴易入寺　義解曰貴興貨易
階上　拾芥抄宮城郡科上
長岡　山背國乙訓郡遷都之地
根本中堂　猶言本堂
膽澤万頃　原文曰膽澤水陸万頃蝦夷生存大
兵一舉忽為荒墟盪中宜作盪平
閫外之寄　謂大將之任史記古者命將曰閫以
外將軍制之
収冠　削位也

定蔭子階　正五位嫡子從八位上從五位嫡子
從八位下並補大舍人
廢攝津職為國司　攝津舊都之地置職以大夫
司之今改同諸國置國司
宮城　皇居也
造宮門　拾芥抄令諸國造新宮諸門尾張美濃
造殷富門越前造美福門若狹越中造安嘉門
丹波造偉鑒門但馬造藻壁門播磨造待賢門
備前造陽明門備中備後造達智門阿波造談

天門伊豫造郁芳門
節刀　古命將賜節以刀代節故曰節刀
大甞磐具　地名
河套　守典套地曲河套本内地
城受降　漢武帝唐中宗築之
掣其肘　出家語宓子賤使人作書掣其肘言使
其不自由也
待如魏尚者辨　充國屯田之議魏相任其可必
用林氏曰尚恐當作相

左支右吾　支吾枝梧通。史項羽傳。莫敢枝梧。注小柱為枝。斜柱為梧。

不得已者。何代無之　門人秉山覺曰。闕一寫本作不得已者猶斷然已之。況得已者乎。夫得已而不已者。何代無之。板本恐有闕文。此說極是。必如此而後文理始接續。

駢拇　莊子曰。駢於指者。連無用之肉。

平城天皇

御諱　安殿。地名。

楊梅陵　延喜式曰。在大和國。

杼軸空竭　出詩經。言窮匱也。

請以坂東官稻　坂東。謂駿河與相摸界坂也。坂東八國。相摸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按官稻官庫。謂正稅。餘詳于上文。

鞠負　鞠盛箭器也。花鳥餘情曰。鞠負左右衛門也。

分業教習　令曰。分經教授。每受一經。必令終講。

嵯峨天皇

藏人頭　機要之職。掌文書進奏。唐名侍中。

齋院　以內親王為賀茂齋王。其居曰齋院。

藝業　謂諸生。

譜第　門地也。

郡司之擬云云　言先用有功勞者也。

一依國定　謂不遙授也。

宋王安石　安石行青苗法。見史略宋下。

銓擬　擬當作授。

諸先申初擬　言先申其所擬授之官於其官長。

得績注擬　言有功績。記注之。

計會功過　具見于考課令。

佃公營田　令曰。用公力營種。蓋是也。

淳和天皇

乙訓郡物集村　大和地名。

行事悠紀主基三所　行事所。悠紀所。主基所。三所以三省充之也。大嘗式曰。定撿校行事。悠紀主基。書紀作齋忌次。通證。此本義也。齋忌由由志幾也。次訓須岐。與都岐通。神膳兩度。初度曰

悠紀後度曰主基集解大嘗式初度祭天神後度祭地神

伊豫郡　郡當作部

王氏　即白川氏任神祇伯之日復王氏

仁明天皇

商布　粗布

劉強　後漢光武太子

庚寅之難　仲成藥子之難

其弟　淳和天皇嵯峨天皇弟

其子　仁明天皇嵯峨天皇第二子

敓　徒括反強取也

文德天皇

不堪佃居多　令曰部内有空閑地願佃者任聽營種是也下文有況廢而不耕之語可併考

田之獲者　言佃廢田而收獲者

勘解由使　延喜式曰勘解由使者勘撿之職也私記曰此司導勘勾諸官打算無此司解由不得遷他官按解謂一任終也如有前任可辨濟者不與解由狀

彈正　唐名侍御史

清和天皇

僧綱　僧官僧正僧都律師及僧位法印法橋法眼謂之僧綱

八省講師　延喜式曰每年正月於大極殿講說金光明最勝王經按八省亦有此類之事延喜式卷二十治部條可併考

御靈會　盖祭不令終者慰其冤魂也

崇道天皇　光仁天皇子早良親王是也詳桓武天皇下

伊豫親王　崇道天皇子

藤原夫人吉子　伊豫親王母

文屋宮田麻呂　宇合子

傳交易勾當　勾當幹也宋史勾當公事選

河壖　壖岸邊地

日本政記摘注卷之上終

日本政記摘注卷之下

尾張　牧山佐藤楚材　著

陽成天皇

校班之政　校田班田也。令曰。校田先課役。後不課役。又曰。九田六年一班。按盈紀為期紀十二歲。與令所載異。

奬學院　職原抄注曰。源氏學校也。按義政已後。將門為淳和奬學兩院別當。

出擧　貸之也。

遺尊者雉足　四字蓋本大日本史。尊者上客也。雉足。雉足炙時之所重也。大饗次第曰。上客雉足以濱木綿包之。大饗畧次第曰。居雉羹。次居包燒。江家次第曰。鷹飼渡自西幔門渡作所人進出取雉。又曰。次居汁物包燒。四季草曰。古事談云。德大寺公大饗。宇治左府為尊者。衆欲觀其食別足。知其法云云。大饗任大臣之人。饗客謂之大饗。其上客謂之尊者。別足謂鷹所捉雉股也。謂之別足。有說今略之。雉必炙也。上文所云雉足以濱木綿包之。後以紙包之。云廚事類記。大草相傳聞書。武家調味故實等諸書。亦載之。

光孝天皇

諸院諸宮　上皇之宮曰院。皇子稱宮。一宮四宮北陸宮之類是也。

王侍從　大日本史曰。初任侍從。

宇多天皇

關白　小說曰。攝政關白。稱呼雖異。職掌則同。但關白常置。攝政非幼主女帝不置。

阿衡　伊尹

更衣　官職知要曰。位次女御。

腰輿　小說。擧行曰輿。輓行曰輦。

風魚之警　考證曰。按諸書未詳。或曰。因韓文有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及風魚之災之句。取以謂海上之警。

盡不反其本思之　不字衍文。

年料雜物之半　祿令曰。東宮一年雜用料。絁三百匹。綿五百屯。絲五百絇。布一千端。餘略之。此

係東宮事然可以見其概畧

朝臣曰事留變生　朝臣菅公也事留變生蓋慮藤原氏之有出也

醍醐天皇

上革命議　制度通曰本朝辛酉甲子之歲必改元謂之革令革命西土無此例本起於易革卦詩緯推度災云戊午革運辛酉革命甲子革政革卦離下火戊午之象兌上兌辛酉之象金火相克革道始成易卦次革故甲子次辛酉一元

之始王者改代之際會所謂易新之又易緯云辛酉為革命甲子為革令按辛取新義甲取始義

太宰權帥　職原抄曰大臣左遷任權帥不司府務也一本注曰宣命假称之耳如菅公藤原伊周公之類是也

中書王　醍醐天皇子兼明為中務卿故称中書王職原抄中務省唐名中書省

國分二寺　原文曰七道國建二佛寺名曰國分寺

請修口分田　原文曰請隨見口數授口分田又曰國司偏隨計帳給口分田於是有其身者耕件田進租調無其身者戶口一人私沽件田曾不自耕無輸租調按無其身者計帳有名而無其人也言隨計帳給田故有此弊

奸田賦貢　即上文所云私沽件田無輸租調是也

須令閱實班給　原文曰須令閱實見口班給其

口分田

任國司沽　令曰公田國司隨鄉土估價賃租義鮮曰賃租者限一年賣春時取價者為賃與人令佃至秋輸租者為租即令所謂地子是也

不動　蓋儲蓄

五節選妓員　一公事根源曰五節舞十一月有之天武天皇在吉野天女降舞五翻羽衣蓋像之故称五節舞原文曰大嘗會時五人常年四人令公卿及女御輸轉進之其費甚多不能堪任

望擇良家女子二人置為五節妓

五刑　笞杖徒流死

閱實之理　呂刑曰閱實其罪孔安國曰使與罰
相當

議科比　科條比例

請停諸國吏民越訴　原文作請停依諸國告訴
差遣朝使又曰朝家収其告狀發遣使人又曰
停止朝使專附新司

定勘籍人數　原文曰偽称勘籍獨載季符又曰

諸司勘籍人盖民丁給仕官府者謂之勘籍人
季符盖四季獨符也

資人　令曰帳内資人並免課役又曰資人一位
一百人二位八十人下略女減半

諸司衛府式兵二省籍人　式兵式部兵部二省
籍人原文作勘籍人

一歳稍及三千人　合資人勘籍人及三千人也
皆免課役

納贈勞料　勞料謂價直盖當時奏語

度牒　制度通曰僧家令人為僧曰度出濟度化
度之義故許人為僧證憑曰度牒

請修魚住泊　泊和名抄止也和名度未利盖今
所謂港也原文曰山陽西海南海三道海程自
檉生泊至韓泊一日行自韓泊至魚住泊一日
行自魚住泊至大輪田泊一日行自大輪田至
河尻泊一日行今廢魚住泊故一日一夜兼行
自韓泊指輪田泊冬月風急暗夜星稀漂没蕩
覆

今此泊廢　指魚住

檉生　長門有室津

韓泊　筑前有唐泊

河尻　備後有河尻長門有河尻崎以上三泊共
未詳姑載其疑似者

魚住輪田　共播磨地名輪田即大輪田

冷泉院　拾芥抄載名所部曰本名冷然因火災
改為泉

神泉院　拾芥抄天子遊覧之所又云善女龍王

肯現此地。

定諸國上損戶法　令曰。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十分損五分已上。免租。損七分已下免租調。損八分已上。課役俱免。

葛㭠　人名

施藥院　聖武天皇。天平中。因光明后請建之。養病人之所也。

悲田院　拾芥抄曰。施藥院別所也。養孤子病者也。按悲慈悲田。猶福田之田也。

朱雀天皇

廣澤小野　拾芥抄。遍照寺注云。廣澤僧正造地。元亨釋書曰。醍醐寺仁海。丹州人。世称小野密泓。又称雨僧正。

大元法　拾芥抄曰。御修法大元。孔雀藥師。又曰。大元師法。於治部省。七箇日行之。小栗栖常曉律師。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入唐謁花林寺元照。傳太元師法。秘法也。文德天皇時。天下大旱。於神泉院。修此法。白龍現下雨云。

豐樂院　抄曰。天子宴會之所。

維識　人名

僞置百官　門人間瀨成大曰。世所傳東百官。後人僞作。非此時所作也。

藤氏當為關白　藤氏上。當有子字。

朱紫　衣服令曰。諸臣禮服。一位深紫衣。三位已上淺紫。四位深緋。五位淺緋。按朱紫猶言官爵

押領使　押管轄之義。有識小說曰。押領使謂非國司而世領二郡三郡者。非掠領之義。討賊有

功因領之也。如奥秀衡領六郡見東鑑。

子高　訓據拾芥抄。

功田　制度通。本朝祿制有五。祿封戶位田職田年給是也。祿給絹布。封戶給戶口。位田職田給土地。年給給任官爵。又有功田。令曰。大功世々不絕。上功傳三世。中功傳二世。小功傳子。

率都婆　梵語。俗称塔婆。倶舍論曰。破壞窣堵婆是無間同類。

村上天皇

右近馬場　拾芥抄又稱弓場殿。
擊寮馬　擊繫之誤。
穀倉院　京及諸國共有之。
給年官　春秋除目給任官爵謂之年官。又謂年爵年給。餘見于下文。
率分堂　率音律。字書約數也。
眹　當作映。
忌弟　弟齊世親王。
父所簡遺大臣　指菅公。

奪子之妻　唐楊貴妃初為壽王妃。

冷泉天皇

典廄　左右馬頭唐名。
稱為逆首者　蓋指高明。
承和之為主者　蓋指藤原良房。仁明天皇承和九年。貶伊健岑橘逸勢。為奉皇太子謀不軌。後超拜藤原良房為太政大臣。
主於安和者　蓋指太政大臣藤原實賴。

圓融天皇

內覽宣旨　訓點誤。文書於未奏之前覽之謂之內覽。
除目　春秋任官爵謂之除目。有識小說曰。以新易舊曰除目。名也。言除前官之名。記今官之名。故謂除目。
堀河後院　二條南。
無尾牛歌　載本朝文粹。有云。我牛無尾。人不借。人皆雖嘲我無憂。
着袴　有識小說曰。皇子三歲五歲已上有此禮。

亦謂之裳着

一條天皇

准三宮　三宮。大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准三宮。又謂之准后。
扶桑豈無影乎　扶桑叢蘭比君恩。浮雲秋風比道長。
四納言　見于下文。
透額冠　圖載裝束圖式。冠有二種。厚額。透額。其制當額透月形小者。以羅蔽之。

褕衣　褕靡也
平治　平治二年源義朝幽上皇
建久　見下文六條天皇下
代有此世　指頼朝
清少納言　玉蘂少納言類謂之侍名官職知要曰雖無宣下以二位三位等為名又曰名有上中下等下畧
大刀契　蓋横刀

後一條天皇

上東門院　門號宣旨称之
給年官　制度通見任公卿納言已上每年除目有年給大臣隔年任諸國掾一人納言三年一度給掾一人下畧院宮年官未詳按掾三善清行封事年官年爵蓋斥賣以金
受領吏　蓋治封戸之吏
封戸仍舊　千五百戸
刀伊賊　青山氏曰女真
興福寺　藤原不比等建山階寺是也

賀陽院第　拾芥抄高陽院在中御門南後入賀陽親王家

後朱雀天皇

慈覺　叡山先師

後冷泉天皇

上達部　有識小說曰公卿總名大約謂左右大將大中納言中將春宮大夫侍從等
朝所　右訓據中務内侍日記左訓東鑑
中院　拾芥抄中和院在内裡号中院神嘉殿和

名抄神嘉殿中院正殿名也
年官爵　見于上
忠仁公故事　貞觀十年藤原良房始有准三宮之命
元魏之裔　魏拓拔氏後改姓元

後三條天皇

石清水大廟　在山城拾芥抄曰伊勢石清水称之二所宗廟
御厨贄　詳于延喜式近江國節料年魚鮒鱒阿

米魚氷魚他可類推拾芥抄曰贄殿在内膳中有別當納諸國所進御贄備供御給斷納御厨子所也私記曰御厨子所烹飪之所也

後院　後宮院

定絹布制　未詳拾芥抄曰絹絁六丈為疋調布四丈二尺為端庸布二丈八尺為端商布二丈五尺為端

定沽價法　未詳雜令曰皇親及五位已上不得遣家人等定市肆興販其於市沽賣出擧及遣

人於外處貨易往来不在此例按當時祿賜多雜品故有此制歟又按令義解曰雜品交易稻給之然則不須自賣又曰諸國公田國司隨鄉土估價賃租姑存二説以備參考

春日神威　神社考春日明神藤原氏氏神藻塩草曰天児屋命大和國添上郡春日祭神第三殿坐

齋宮　以内親王為伊勢大神宮齋王其居曰齋宮

承和延喜　承和仁明天皇年号延喜醍醐天皇年号

飲羽　謂射也漢李廣射石矢沒故曰飲羽

未見首丘之實　謂狐不死也記曰狐死正首丘

莊園　見于上

白河天皇

大極殿　和名抄朝堂院正殿名也

大乘會　拾芥抄曰法華會最勝會大乘會為天台三會大乘經詳于下文

土梗　字典土梗非真物也莊子曰吾所學非真土梗耳

堀河天皇

阿闍梨　僧官名義集曰唐言撰範隋言正行言能正弟子也

金峰山　在山城

左馬允源義家　義家為左馬允閲諸書無所見前此任陸奥守相當正五位左馬允相當正従九位疑

侵神人　國史畧曰侵掠神人

所衆　私記藏人所衆也有二十人諸大夫子等任之

錢五萬匹　後世謂百錢為十匹古制未詳

功錢　益俗所謂布施物也

崇德天皇

聽大内昇殿　外史作内昇殿疑如内宴之内

實玩　銀猫也

近衛天皇

氏長者　有識小說曰氏長者唯王氏源氏藤氏橘氏四家有之藤氏攝關之人為之後世源氏補奨學淳和兩院別當之人為之

二條天皇

朝餉所　在清涼殿常寢居也

忠致心動　謂心變也

及政家　併殺政家

不忠　忠致所謂源氏家人故當時亦有此說

傔從　傔從也

大乘經　拾芥抄五部大乘經華嚴經六十卷大集經五十卷大品般若經三十卷法華經十卷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合百九十卷

六條天皇

建久之事　建久元年頼朝入朝後白河法皇待之甚厚每入見漏數刻不許出

承久之事　後鳥羽上皇謀滅鎌倉幸于隱岐

一猛惡者　指足利氏

高倉天皇

執行　後世俗所謂役僧職原抄注法勝寺清水寺頭

安德天皇

帶刀　小識曰春宮宿直之士謂之帶刀其長曰帶刀先生於院称北面

冠者　小識曰既冠之人謂之冠者按東鑑蒲冠者之類是也

遠交近攻　秦范雎并六國之策見于史略秦下

後鳥羽天皇

李氏之父　謂唐玄宗避安祿山之亂奔蜀而肅宗立也。

趙氏朱氏　趙宋姓。朱明姓。謂宋徽宗欽宗為金所劫北行。弟高宗立。明英宗軍敗。北虜擁帝以去。弟郕王立也。

無噍類　如淳曰。無復活而噍食者。

拜衛府官　指義經。職原抄。撿非違使必帶衛府官。

公文所　政所。

問注所　聽訟。

為伊豫守兼院廐別當　大日本史曰。義經益怨賴朝。蓋撿非違使京官顯職。故賴朝奏請左降國守。

院廐別當　廐。左右馬寮也。知要曰。有御監。又有別當。

修閑院　職原抄。称三家者。中院閑院花山院。

敓　都活反。強取也。

土御門天皇

掎而角之　出左傳。以捕獸為譬。謂相共斃之。

同母女兄　指政子。

甥　謂實朝。

順德天皇

本院　後鳥羽上皇。

使之怒者乃圖之也　謂義時使義盛怒乃圖之也。

賴家之子　公曉也。

其所以讒搆義盛焉。而自用之也。　前義時讒義盛云。欲為賴家復仇。今復用其語。啗公曉使其弑實朝也。

奇貨　出史記呂不韋傳。

拜賀　見上。

仲恭天皇

本院　後鳥羽天皇

新院　順德天皇

中院　土御門天皇

後嵯峨天皇

初土御門之南遷　承久年遷土佐
佐渡院　即順徳院
新院　亦順徳院
後宇多天皇
大番兵　東鑑脱漏曰嘉禄元年課遠江以下十
五國家人守衛王城謂之大番
探題　按禁中講論佛經出題之人謂之探題職
名或出於此
苟免近禍　訓点誤

颶　韻會海中大風
以趙宋為戒　趙宋請和滅國
伏見天皇
大宮院大后　後深草母見上十二版
花園天皇
荻原殿　帝王御譜曰仙洞
後醍醐天皇
僧玄慧　元弘年人庭訓作者
天道好還　出老子

擧貞時約　貞時約皇統南北代立
新主及兩上皇　新主崇光天皇兩上皇光嚴光
明二上皇
廡番　職名蓋猶後世所謂廊下番
佐用莊　和名抄播磨國佐用郡佐用
柄鑿　楚辭九辯圜柄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鋙而
難入
板蕩　毛詩上帝板々反側皃
猶韋后之於中宗　唐中宗貶在房州與韋后誓

異日幸復見天日唯卿所欲不禁
奚胡　謂安禄山
如美濃公越前公全收其祖賦　此恐失考本朝
例太政大臣薨于本官賜封号及謚前後有十
人亦後生前例辭職故無追封之典制度通曰
虛封非實封特有名号而已
所以朝廷不能控御之也　此恐寫誤朝廷二字
空在所以字上類例孟子萬章朱注此堯舜之
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又曰此啓

所以有天下而盃不有天下也。
韓彭英盧　韓信彭越英布盧綰。

後村上天皇

北朝主　光明天皇。
趙匡胤　見史畧第六卷。
匡義代立　言弟匡義代兄太祖立。大祖子徳昭。不可得立之勢也。直義猶匡義。尊氏子義詮猶徳昭。
嗷之　嗷嗾之誤。嗾使犬也。

新主　北朝後光嚴天皇。
靖康之禍　靖康中。金人以徽宗欽宗北歸。
廢帝　國史畧十年秋八月。光明院還京師。

後亀山天皇

託麻原　肥後地名。
定禪寺五山班位　和漢名數曰。第一靈龜山天龍寺。第二万年山相國寺。第三東山建仁寺。第四恵日山東福寺。第五万壽寺。在京故無山号。瑞龍山南禪寺。准之西土天海之例。置五山上。

議戰守避孰可　訓点誤。
代宗之元載　見史略第五巻。
德宗之盧杞　同上。元載盧杞共小人。
更有所擁立　當時目撃如東台者。憂世者。不可無此一大議論。
門生視之　史略巻五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号。注。視天子。如試官之視所取人。故曰門生。

後小松天皇

後圓融上皇崩　北朝光嚴天皇光明天皇崇光天皇後光嚴天皇後圓融天皇。凡五世。

金閣　國史略曰。以金飾其閣。
嘉吉之禍　赤松滿祐弑将軍義教。
應仁之乱　細川勝元山名宗全。擁兵京師。

稱光天皇

崇光南遷　正平二年。北軍不利。崇光帝南遷。

後花園天皇

嬌婦　驕婦之誤。

後土御門天皇

勘合印　居家必用曰古之符契也大明會典曰其字号如東里國以東字為号如緬甸以緬字為号

九年春天皇還宮　前此應仁元年天皇上皇幸室町第

瓊林大盈　二庫名

後柏原天皇

黒戸　拾芥抄黒戸在瀧口戸西瀧口戸則清涼殿北

准門跡　國史略曰寛平二年法皇造御室于城西是為仁和寺注曰御室皇居也後世法親王住之稱御門跡門跡謂帝跡也御門與帝國言相通有識小説曰凡法親王占居寺院謂之門跡其源出此

正親町天皇

技倆　謂巧也

後陽成天皇

林通勝佐久間信盛　見于外史織田氏下

有所要求　外史曰氏政曰眞田昌幸取我沼田請令還之然後入朝諭昌幸還之

開阡陌　田間道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開滅之也滅阡陌為田朱文公文集有開阡陌辨一篇

大廳　有識小説曰攝家之母君曰大廳

日本政記摘注卷之下終

男　雲韶
門人　栗山覺　校
仝　福岡欽崇　淨書

日本政記摘注補

余性好簡惡煩或病摘注過略乃就舊稿存録若干條。

楚村識

允恭天皇

姓氏云云　日知録云。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又曰。姓氏之称。自大史公始混而為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有識小説曰。姓者先祖相傳百世不更者。如源平藤橘者是也。氏者子孫枝流所在識更者。是也。通證通言則姓兼氏。如謂源平藤橘姓是也。析言則源平藤橘氏也。朝臣宿祢姓也。今士庶以家称号為氏。又謂之名字。[illegible]元正紀詔以政官處分唱考之旧。三位称卿。四位称姓。五位先名後姓。永為恒例。所云姓朝臣宿祢之類也。

勿得詐冒　姓有貴賤。故人或詐冒。如朝臣是貴姓。如稻置是賤姓。

武烈天皇

好刑名　[illegible]刑律名例[illegible]其例名[illegible]

舒明天皇

講無量壽經於宮中。　通鑑。禁中講佛經之始。

孝德天皇

關東屬[illegible]　蓋指北條泰時之時。

大名小名　[illegible]大[illegible]田。[illegible]名[illegible]名[illegible]略。[illegible]名猶史商君傳所謂名田宅之名。漢書食貨志限民名田之名。師古曰。名田占田也。

冠位　古者因位賜冠。故称冠位。

大夫　有識小説。[illegible]如大膳大夫。[illegible]其五位。故[illegible]

[illegible]之

多出人丁者　言出人丁之多也。

天智天皇

姓賜藤　職原抄曰。孝德天皇御宇。以中臣鎌子連始為内臣。天智朝累轉内大臣。賜藤原朝臣。

姓通證文武紀詔曰。藤原所賜之姓。宜令其子不比等承之。但意美麻呂等者。緣供神事。宜復舊姓。称德紀詔賜大中臣朝臣。加太守職原私記曰。舊兼司祭政。蓋祭政一致。永職冠公拜內臣。專司政。尔後藤氏執政。大中臣氏司祭。

行路相避禮　儀制令曰。在路相遇。三位已下遇親王下馬。下略

天武天皇

燭影斧聲之禍　通鑑綱目續編宋太祖下云。上不豫。獨召晉王。屬以後事。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已而帝崩。丘文莊曰。此千載不決之疑。

文武天皇

釋奠　禮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職原抄私記。釋奠孔子之外無之。以孔子為天下萬世之師。故釋奠。按其儀制詳于延喜式。

元明天皇

緩急不愆　周易目錄曰。緩字帶言。

元正天皇

勤懲勤課能否上制之　職原抄國司條曰。昔時國設格制。以勸治否。合格者褒賞。違格者被黜。是所以擇良吏也。勤加勸化。能合其制。所謂合格也。否存教諭。事有闕失。所謂違格也。

追封近江曰淡海公　出秘記。近江國舊作淡海。後避淡海公諡。改作近江。

聖武天皇

尊夫人藤原氏為皇太夫人　雜令義解。天子之母。后曰皇太后。妃曰皇太妃。夫人曰皇太夫人。又

左道　漢書。左官之律。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僻左不正也。

拜慶　俗所謂供養。

光仁天皇

施基　書紀天武紀。作芝基。

桓武天皇

前豊前守　凡任國司者。書初官歟前司。其常例。此備書終身歷任。特書也。蓋貴其人。故異其書法。

嵯峨天皇

古曰為富不仁　以下八句設問。

淳和天皇

前六所用正税各十万　言前此悠紀主基齋場。毎一所各用正税卅万。式曰。豫卜定國郡臨田

擬德。式[illegible]在京齋場殿内所。

光孝天皇

告身　胡三省曰。授官爵。皆給以符。謂之告身。

醍醐天皇

作和歌哀訴法皇　此未詳所據。要亦當時讒慝者之言耳。遇禍哀訴。雖司馬光范仲淹亦無之。況菅公賢聖。縱果使有此。所謂無義無命。何必為菅公。憂菅公處之。所謂求仁得仁者也。可謂公亦不自處者　外史又曰。雖菅公之賢。不能無戀寵之念。如是文類讀者往々疑其非篤論。舊史曰。道真之去就。實係國家之興廢。豈得以其身眷戀去位哉。蓋道真之於君。盡忠竭節。死而後已。不爾。螳螂當臂。黃雀張口。伺隙其後。道真豈不之知哉。然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安可辭。斯其所以為忠也。

伴食　通鑑。唐姚崇決事。盧懷慎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朱雀天皇

偽置百官　舊說。惟閱曆博士。

一條天皇

華輦　有職家說。輿有輪者。謂之輦。三公無勅許不得乘。

風聲猶藏漢東平　後漢東平王蒼。賢王也。言風采聲望未若漢東平王也。

太刀契　春山氏曰。舊說為二物。契符節也。近人之說為一物。與刀節契。為符契之用。故帶契字。太刀契亂於之賊。即章叢義。

冷泉天皇

膴仕　出毛詩謂厚祿。

後三條天皇

鹵簿　漢官儀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兵衛以甲盾居外為前導皆著之簿故曰鹵簿漢官鹵簿圖曰乘輿法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車為副。

安德天皇

以仁王　按以王公卿君等字配名漢文無此例。唯宋曾鞏亦有歐陽脩擬翻狀此外未見本朝御習用為例今不可改。

日本政記摘注　補　七　栗田藏梓

順德天皇

紈袴　杜甫詩紈袴不餓死謂富貴子弟之辭。

後龜山天皇

或謂賴襄曰　伊勢猪飼敬所說見于遺稿

冢中枯骨　引用三國志北海相公融語門人栗山覺曰詳讚闕略語勢益指北朝主。余旧說為指足利氏姑存二說以俟後考

瑣尾流離　詩集傳瑣細尾末也瑣尾言其微也。

小松天皇

小御所　御所僭称。後世或襲用倣尤。

後土御門天皇

斯波　又称武衛

勘合印　制度通明宣德八年本朝後花園院永享五年癸丑。勝定院義教公之時永樂年号。本字勘合五十通同日字勘合一百通並底簿一扇送之明朝詳于善隣國寶記

日本政記摘注　補　栗田藏梓

明治九年四月十日板權免許

著述人　愛知縣士族　佐藤楚材
第一大區五小區大津町五丁目五番地

出版人　愛知縣平民　栗田東平
第一大區七小區鉄炮町三丁目九番地

日本政記摘注跋

政記摘注。我先生爲二三子所錄也。其書略於漢籍而詳於本朝。以漢籍事蹟磊々易知。本朝典故散見羣書。初學不易撿尋也。頃栗田東平介福岡欽崇請刻之。先生曰。兎園冊子何足刻之。東平請之再四。先生乃命覺正魯虎以與之。余謂先生素以經術著。晨星落々。當今耆宿學壙周易國語及老子諸書。各有所著。蔑然成卷。余輩又欲刻之。未果。今乃僅々東著是刻。與先生所以不能釋然也。雖然。彼一時。此一時。斯著倒足爲諸病藥歟。崇曰然。乃敍跋語尾。

尾張　栗山覺

萬邦書籍

尾張知多郡大野　伊藤與兵藏
同　長尾　青木榮八
同　舩木　越後屋半右衛門
美濃　岐阜　三浦源助
同　水谷善七
同　福田半九郎
大垣　岡安慶介
同　久保田哲造
同　白川　若松屋彥七
同　郡上　石崎[illegible]
同　高須　水谷宇兵衛
伊勢　桑名　大塚茂十郎
同　津　森傳四郎
同　四日市　伊藤善長郎
同　神戸　吉田伊作
伊勢　肥田　服部刑三郎
同　大居　岩則仁平
同　津　藤田伊十郎
同　木尾佐兵衛
同　松坂　柏屋次輔
同　本屋嘉輔
同　尚木庄兵衛
同　山田　城藤長華
同　岩崎與三兵衛
三河　岡崎　伊藤文吉
同　稲岡太橘
同　西尾　杉原善七
同　岡崎　平松茂八
同　豊橋　高須又八
同　小野庄兵衛

續日本政記

據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
東京山中市兵衛刻本影印

續日本政記序

文有二體曰叙事曰議論而史兼之叙事明其實跡議論發其理趣不可少一也然而古者簡質議論不多後世人智日開事情紛錯非論以辯析則何以正其條理史家變體以應時固其宜矣又可以見文運之進長也是歷覽古今史類而可知矣蓋本邦史體自漢土來漢土春秋以前正史

不傳左國之書或叙事或叙言間加評論其文美矣而體未全體至史記而備矣而來歷代相祖述一紀一傳必加論賛資治通鑑合諸家之長以定編年之體挿以議論續而紀事本末起分錄事類其論說多依舊至明史紀事本末然後一類一論雖文用別調歸趣闡明其體備矣此皆以叙事爲主體制固宜然而議論則漸加勢通典通考等之於文憲制度論說考證自逐代益進矣若夫以叙事寓議論則孔子既創之綱目紹述焉而至史通晳古錄唐鑑讀史管見古今通要評鑑闡要二十二史劄記等諸書槩主議論或明褒貶或論史法或辯事實或評是非得失與其諸家史論散見於各集者月加歳增與正史相對抗矣夫叙事議論固不可相混淆而其對

立相扶如左右手應時變體適其宜者可以槩見已是漢土史類之大梗也本邦夙有編年實錄之體而無世家列傳其類焉者亦皆未成體至議論則槩付之闕如帝王一系臣子忠愛憚誹議之弊致然歟中古可崇重者唯有神皇正統記職原抄惜乎過簡省而來亂離接續文字託緇流叙事且壞亂況於議論乎夫揭往跡明是非

以資乎後治。是史之大用。敘事議論非公明精確。則何以立鑑戒。區區拘末義隱諱失體。特婦女子之見而已。祖宗在天之靈。豈喜此私愛哉。寬文延寶之際。文運鬱興。然通鑑通紀等。未脫俗習。至水戶藩大日本史。史體搉確立矣。而中興鑑言保建大記等。以議論爲主者。隨起焉。史論漸盛乎世。新井白石。以曠世之學識。著讀史餘論。

治亂沿革。論別精晰。雖未及細目。實爲本邦史論之冠冕矣。其後諸儒專致力經學辭章。既而賴山陽起于享和文政之際。才識卓落。夙著日本外史。以將家類別。一家各附一論。據世家體。寓編年之意。以應時世之變。筆健論暢。大快人意。然亦所主在事跡。別擴唐鑑保建大記之體。采綴白石餘論。加以所見。作日本政記。以綜括二千

餘年治亂得失。雖書屬未定。疵瑕散見。而卓論雄文。超絕凡羣。是亦所謂史乘一體。應時獲其宜者非邪。然而閣筆於豐臣氏覇業大成之擧。不及德川氏。蓋爲忌諱時習之所沮碍。欲言而不敢。以俟後學也。若夫諸家史論。則寬政以來。翩翩競出。累千篇不啻。嗚呼亦盛矣。是則本邦前時史類之大梗也。夫和漢殊矣。事異其趣。而史體

變化。議論隨張皇。大要同揆如此。所謂文運之進長者。豈可誣也哉。伏惟明治以來。掃千古陋習。百度改張。夙設修史之官。拔擢名士。以任其事。采集編纂。緊無虛日。巨乘大典之成。可企而待也。而論說之發於下者。前古無比。其私史之著。續續上梓。嗚呼。際無諱之明世。當得意之盛時。苟有志者。豈可不奮筆發揚乎哉。況德川氏覇業

二百六十餘年之跡。繼前世爲方今沿革之原者。不可不闡明乎。三河近藤缾城君有慨乎此。著此編。大要。叙事疎通議論俊偉。與山陽前編併行。益世必不淺鮮。是亦應時獲宜者乎。余會有感於史類。因略述其沿革以弁之。抑歐米史家更有文明史者。叙事議論錯綜立體。以明古今變遷情狀。粲如列眉。是亦史類一體。應時而爲洪益者矣。福澤氏既略著鞭焉。缾城君無意否邪。余又希有志者之致力于此云。

明治十一年十二月

朗廬、阪谷素撰

續日本政記序

先人遺著。海內盛傳。外史政記。爲最。先人弱冠稿外史。積三十年全功。書始成。搆思之精。用力之專。如斯。宜其書爲後世之所重也然而外史折衷紀傳編年二體。因實直書。苟精史書能文章者。皆可爲。至政記。以獨得之見。決千古未了之疑。此先人獨所爲。而非具超世之識者。不能也。唯德川

氏以後。以多忌諱。閣筆於豐臣改制丈田之一論。讀者惜焉。今也　聖朝維新。詔天下。上遺書錄逸事。此可以論德川氏以後也。復幼時。侍先人。與聞緒論。將有所撰次。記性日鈍。識力日退。不能有爲。常爲遺憾。參人近藤缾城。精近代史事。嚮撰外史前記。余既閱之。缾城今又撰政記續編。表年月。參議論。體例一仿政記。余私喜先人所欲爲而未能者。待缾城之筆而始備矣。唯恨缾城。既具超世見解。而不盡畢生精神于此也。顧先人撰此書。易簀前三日。猶手眼鏡。矻矻不措。其刻苦果爲如何。缾城史學文章。固足是非古今。而此著或未足驚天下耳目也。聞缾城起草。期十閱月而竣功。其欲改而未能者。欲補而未遑者。悉仍其舊。往時魏默深撰聖武記。損益點竄。及

第三重訂本出。而後其書始完。缾城以強年從事著書。識與德進。見與年長。其振畢生筆力。驚天下耳目。將竢他日重訂本出乎觀之也。遂序之。志其喜且勉缾城。

明治十一年十一月

賴復撰

凡例

一此篇起草戊寅二月。以己卯一月成。删定未半。已附剞劂。編中論文末及爲篇章者。亦遽錄出之。如其前三卷。歷岡先輩論定。稍似可見。而貂不足。狗尾續。奈世謗何。賴氏序以魏默深三刻爲完美規余。余雖不企及。非無心所期也。

一近代之事。多引用之書。而戊辰之事。爲復古大沿革。質之當其時處其事者。參以余所聞見。差謬滲漏。恐不少。觀者幸是正焉。

一慶弘紀聞泰平年表等之書。詳此而略彼。是以間有相出入者。今雜引他書。釐正之。

一紀事。繫月而不繫日多矣。至若萬事倥偬。一瞬爲變之際。則必繫以日。其不可知者闕之。

一今世之事。未歷識者論定者多矣。月日差異。事蹟謬誤。乃更加删正。付諸梨棗。獨恐其有遺漏。伏望君子之是正。

一明治已前。名實不稱。今正稱謂。以示順逆。

一攝關將軍敘任罷薨皆書。其餘敘任薨卒。關係于事者書之。

一制度沿革。係原始者書之。

一篇中。更名者例皆書後名。

一篇中有書通稱者。以名闕也。名與通稱共闕者。書號。書某。又貴者之次。或有稱微者。爲某者。

引用書目

○日本野史　○明徵錄
○泰平年表　○續泰平年表
○續續泰平年表　○新續泰平年表
○藩翰譜　○續藩翰譜
○野史纂略　○朝野舊聞裒稿
○近世野史　○近世史略
○慶弘紀聞　○今日鈔
○安政紀事　○文久紀事

○元治紀事　○慶應紀事
○近世秘稿　○明治史要
○正續三王外記　○柳營雜記
○和漢年契　○近代月表
○新撰年表　○大成武鑑
○雲上明覽　○太政官日誌
○鎮將府日誌　○江城日誌
○官省布告書類　○佐賀征討戰記
○臺灣出征或人日記　○西南征討之日記

○桃源遺事　○吉備烈公遺事
○白石遺稿　○高山操志
○回天詩史　○函館日記
○藻鹽草　○野芹
○駿臺雜話　○白川侯政語
○蘭學事始　○窮北日記
○北島志　○蝦夷日記
○雨窻記聞　○海防異議
○鞅掌錄　○近世叢語

○續近世叢語　○近世事情
○夢物語批評　○各國條約書
○四裔年表　○先正事略
○夷匪犯疆錄　○循環日報

續日本政記卷之一

近藤瓶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閱

五大老　三中老

後陽成天皇慶長四年己亥春正月前田利家奉豐臣秀賴徙大坂德川家康在伏見代秀吉視天下之事秀吉之薨也以家康利家及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爲五大老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三中老石田三成增田長

五奉行

盛等五奉行如故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傅秀賴

豐公遺託之誓

遺命曰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老大老奉行或有不協則中老居間和解之尋會大老奉行以下誓曰虛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而交質祚土行罰皆俟秀賴之長於此五奉行遣兵守伏見城皆如秀吉所命家康與利家等論外征諸將之功奏賞之

論曰我國與外國搆兵凡三神功皇后豐臣秀吉之於三韓北條時宗之於蒙古是也蒙古無故徵我貢獻時宗斬其使殲其兵以絕彼之侮辱此出于不得已者神后當仲哀暴崩師徒沮喪之時立大功於海外以鎮天下之擾亂此出于一時權宜者未可以無名少之也獨秀吉棄二十萬精銳於海外大兵再出遂不得其要領至悔恨以死余未知其何爲也夫秀吉豈無故而擧此无謀之兵哉蓋將爲兀必烈所爲而已秀吉智略不讓兀必

烈兀必烈不難於驅女眞而覆趙宋秀吉豈難於驅朝鮮而覆朱明乎其斷然企此擧無少疑沮亦未爲無說也獨恨專以搏噬爲事而其所以撫循降附收攬民心有愧于兀必烈也兀必烈固非不事搏噬者也然而有若耶律楚材者爲宰相維持大體有若伯顏者爲將軍總攬兵權取一城則立經紀一城之法取一州則主鎮撫一州之政新政之下扶老攜幼降附如歸彼以一胡種開二百年基

業者雖出于用兵亦未曾不由有恩政足以服其民者也今秀吉用兵人國以搏噬爲功以屠殺爲威取一城則屠一城取一州則虐一州兵戈之所被血流千里死尸山積皆曰倭人虎狼也加藤清正在諸將中稱爲仁厚此特就其歸王兒而言焉耳比之伯顏秋毫不侵班軍之日折一梅枝爲歸裝大爲有間矣嗚呼秀吉懷大志驅猛將健卒航萬里之絕海一戰陷韓京再戰殲明軍席卷而北如

行無人之地假令二三大臣有若楚材伯顏者盡力撫循招納降附以收攬民心爲事則明社之屋固不待愛親覺羅氏也而區區朝鮮隨取隨亡兵鋒鈍於外國力屈於內遂爲沈維敬輩所騙一再出兵無一所成鬱鬱至死噫又謬矣淺野長政諫秀吉之失計爲狐憑秀吉以虎呑餘威爲可恫喝朱明二百州立前古未曾有之一大鞬勲此亦殆狐憑者之爲耳雖然我邦獨立東海四隣震慴坐致

無事二百年者未嘗不由秀吉是役耀威殊域也然則秀吉是役雖有愧于神功及時宗一戰置天下於泰山之安未曾爲無功於我邦也

〔家康利家生隙〕

奉行三成長盛等與家康不協相謀曰家康與利家協心爲政我輩徒爲其所驅役方今之計莫若離間二家二家已離乃可以逞焉設詭計離間之二家有隙既而細川忠興調停之　三月家康如大阪三成及小西行長等將襲之前

〔利家卒〕

田玄以沮格之　閏月前田利家疾病慨曰天下洶洶吾不目嗣君成立而死死且不瞑遂卒子利長嗣

論曰士不可不以弘毅唯弘故能當天下之大任唯毅故能斷天下之大事戴幼主而處危疑之際可謂天下之大任也抗權家而濟反亂之時可謂天下之大事也豐臣秀吉擢前田利家於宿將中囑以托孤之任豈非以利家有弘毅大節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之故

耶。余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爲不壯矣。然徒爲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以秀吉之所以囑我者。囑二人也。夫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而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之必亡。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意人心之所歸。非人力之所能抗也。然

欲爲秀吉竭力。而不負其囑。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也。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傾險。不可以託孤。求其人而不得。得誠慤有餘。而權數不足者。可以任其難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爲。況二人亦皆一武將。弘毅大節。固非其人。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晚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爲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區之力。擁護秀頼。天下固知其爲未。而秀頼不爲無所倚頼。則未可謂大阪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爲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可見。而家康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秀吉之知人。豈有所感於心歟。

加藤等七將與三成有隙

三成景勝通謀

加藤清正。淺野幸長。福嶋正則。池田輝政。黒田

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與三成不協。將襲殺之。家康用本多正信之計。和解之。諸將不聽。乃罷三成職。屏居其邑澤山。　三成密與上杉景勝通謀。約竢明年東西並擧。以討家康。　夏四月。秀吉廟成。詔賜號豐國大明神。　秋七月。秀家輝元景勝等。皆就國。　家康徙居大阪西城。先是有流言。曰大野治長。土方雄久等。援前田利長。圖家康。　冬十月。家康流治長於下野。雄久於常陸。屏居淺野長政於武藏。利長質其母。

家康伐景勝

三成擧兵

謝家康事得釋奉行等爭曰不告而交質背遺令罪大矣家康不以爲意　是歳始造一分判

五年（庚子）春二月毛利輝元至大阪與家康約曰自洛以東君制之以西吾制之家康聽之輝元歸國　家康屢促景勝入覲景勝不聽曰我受太閤遺旨鎭東奥何受家康之令乎且數家康背盟十罪家康大怒自將伐景勝命鳥井元忠松平家忠等守伏見城　夏五月家康發伏見福嶋正則細川忠興京極高次等皆從兵凡五萬餘　三成至大阪與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議移書遠近曰家康有罪嗣君命討之諸氏不忘太閤恩誼則宜來戮力輝元以下諸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兵凡九萬餘諸侯妻孥在大阪者皆收之城中推輝元爲盟主遣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嶋津義弘等攻伏見城小野木重勝攻田邊城毛利秀元攻阿濃津京極高次徇北陸　秋七月家康至下野小山鳥井元忠馳使告變家康謂福嶋正則等曰諸公妻子皆在大

家康返旆

阪去就唯意所欲正則奮請擊三成家康大喜引軍還江戸留其子結城秀康於宇都宮當景勝又遣使於伊達政宗授密旨令備景勝親驅諸將發軍家康自海道秀忠自山道

論曰德川家康將東兵欲使伊達政宗最上義光捍方面義光以上杉氏宿仇且有與我握手不相忘之歡獨政宗梟雄博機不足舊誼以結之故謂之曰無乃發故態乎及上國兵起遣使有所戒敕且許事平之日加封百萬石以利誘之也余曰當此時天下群起敵家康家康宜以重賞啗諸將而繫天下之望如前田氏不敢發一使接勁敵之隣如最上氏不敢發一使獨於政宗一擲與百萬石者何也蓋當是時義光已與景勝啓釁而政宗善博機假令政宗附上國則上國勝附德川氏則德川氏勝天下之大權殆在政宗之嚮背也家康將以政宗之嚮背爲孤注博天下之覇權於一戰之下則區區百萬石何有於

政宗哉。夫家康之於秀頼。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亦知之者。石田三成仗大義。擧大兵。上國諸將。響應雲集。率三十萬兵。踊躍而東。上杉景勝與之協謀。扼其背。家康之勢。浮寄孤懸。殆委命餓虎者矣。而家康悍然驅烏合之兵。敢當大敵者。無所恃而能然乎。且景勝據父祖之餘勢。負山河之形便。猛將如林。勁卒如雲。使之席卷乘家康之後。則迸丸阪上者。不出旬月。而天下之事定矣。而景勝不出于

此。逡巡踏跙。甘爲降虜者。何哉。嗚呼此家康之於政宗。所以擲百萬不惜也。源右府豈不知諸平之無足與者乎。而富士川之勝。所以不敢長驅。躡其後者。虞佐竹藤原二氏候釁其背也。景勝之不敢乘家康之後者。慮政宗義光乘其虛。衝其巢窟也。是時佐竹相馬南部諸族。皆通景勝。假使政宗中道變其圖。投馬景勝。則斃義光。擒秀康。八州之險。可唾手而收焉。而關原之勝。在彼而不在此。大勢轉換。局面一變。家康父子坐輸就虜。亦未可知也。故曰。政宗附上國。則上國勝。附德川氏。則德川氏勝。天下之大權。殆在政宗之嚮背。家康之以政宗爲孤注。一擲百萬。以博之。實有故也。而及事平。最上氏自亡。家康使家奴踏破坑塹。加封伊達氏者。止六十二萬石。是亦善博者矣。

伏見城陷

八月。伏見城危急。外城已陷。將士皆勸元忠自殺。曰。未也。今日之事。殺敵一人。則弱一人之力

也。乃嬰壁亂射。殺傷過當。秀家等縱火焚城。元忠開城血戰。七合七克。萬衆沓至。刀槍交床。元忠目一敵兵曰。吾本城大將也。授我首。自屠而死。　岐阜城主織田秀信。爲三成守。東軍來攻。累日。城遂陷。三成修大垣壘。以爲根據。

家康三成會戰關原

九月十四日。家康進軍至赤阪。三成乘夜出軍關原。秀家義弘。及小西行長安國寺惠瓊等。背伊吹山而軍。大谷吉隆平塚爲廣。軍其後。小早川秀秋軍松尾山。脇坂安治。朽木元綱。軍山下。毛利

秀元長東正家拔阿濃津來會軍南宮山騎卒凡十二萬八千家康哂曰敵入我彀中矣十五日黎明家康進陣騎步七萬五千福嶋正則爲先鋒細川忠興黒田長政藤堂高虎相繼而進會天大霧不辨咫尺正則乘霧衝秀家陣黒田長政冒三成軍忠興擊義弘軍兩軍接戰秀元秀秋按兵不動先是家康使人誂秀秋秀秋與秀元安治元綱等密送欵兩軍戰酣秀秋下山直衝吉隆軍安治元綱等合勢應之吉隆軍山

麓乃哂曰豎子果然指麾將卒奮鬭死之此日戰自辰至申西軍遂大潰東軍乘勝追北斬獲三萬二千餘原草爲赤家康遣將攻澤山拔之縱兵捕三成行長惠瓊進至草津天皇遣使勞之秀忠之西上眞田昌幸據上田城沮之城堅不拔解圍而西至是會家康於草津家康慍其後期不見　冬十月斬三成行長惠瓊削毛利輝元八國食周防長門二國浮田秀家奔薩摩尋流之八丈嶋放織田秀信增田長盛眞田昌幸父子於高野山沒立花宗茂柳川城義弘歸國兄義久囚義弘請降初加藤清正察知三成擧事止家康東行不聽清正乃歸其國會大阪檄至清正曰佞豎果然發兵拔行長宇土城盡幷之黒田孝高亦起兵定隣近南海亦尋定　十二月家康以關東八國自封居江戸城令諸將冒豐臣氏者復本姓封小早川秀秋於備前美作福嶋正則於安藝備後黒田長政於筑前池田輝政於播磨細川忠興於豐前加藤清正

於肥後淺野幸長於紀伊其餘增封各有差秀賴食攝津河內和泉七十六萬石而已　天皇廢皇太子良仁立皇子政仁爲皇太子　是歲家康爲僧光壽創東本願寺禮秩如本寺自是一向宗爲東西兩派　荷蘭舶至界港始通互市

佐渡出銀

佐渡出銀初上杉輝虎開金鑛爲軍資秀吉聞其多利徙上杉氏封發掘未獲其利至是發礦取之

六年辛丑春正月家康在大阪西城秀忠在外城

與列侯諸將見秀賴於牙城賀正。二月。豐臣秀賴德川秀忠並進從二位任大納言。三月。伏見城成。家康徙焉。夏五月。家康奏增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給豐國廟以一萬石。定寺社田邑。

置所司代

以加藤正次板倉勝重爲所司代。正次尋免。勝重獨任之。勝重達治體。恩威並行。

景勝降

上杉景勝乞降。家康之西也。景勝遣其將直江兼續攻最上義光於山形。連戰皆捷。義光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遣兵援之。兼續聞關原敗報。收

兵。政宗來攻。屢敗之。至是景勝以天下大勢既定。因秀康降。秋八月。收景勝封百二十萬石。移米澤。食三十萬石。本多正信請令景勝誅兼續。家康曰。天下圖反者。何獨兼續。今戮之。示陋於四方也。吾當與天下更始耳。復蒲生秀行于會津。食六十萬石。

置關東奉行

十二月。家康始置關東奉行。以本多正信內藤清成爲之。青山忠成副之。皆稱職。是歲課西諸侯修京師銅駝坊第。設內外牒濠樓櫓天守。世呼曰二條城。採石見金鑛。

七年壬寅春正月。家康叙從一位。秀忠正二位。二月。井伊直政卒。三月。家康往大阪見秀賴賀正。尋還伏見。後以爲常。夏五月。沒佐竹義宣及其弟秋田實季岩城貞隆邑。更封義宣於出羽秋田。實季於常陸宍戸。六月。家康奏請伐東大寺黃熟香。

造大佛

秋九月。秀賴改造方廣寺銅像。資費凡二百三十三萬餘。鑄工失火。像悉融液。堂宇皆燼。

小早川氏亡

冬十月。小早川秀秋卒。無嗣。

國除。秀秋木下家定第五子。秀吉子養之。欲以爲毛利輝元嗣。小早川隆景憂秀秋驕傲。宗家絕後。以姪秀元爲輝元嗣。自請而子養秀秋。小早川氏至是亡。

八年癸卯春正月。諸將賀正大阪。遂詣伏見謁家康。家康封其第七子義直于甲斐。食二十五萬石。封池田忠繼於備前。食三十一萬五千石。忠繼輝政次子。家康外孫也。

家康爲征夷大將軍

二月。以德川家康爲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兼淳和奬學兩

秀頼内大臣

三十六町爲一里

院別當源氏長者。錫牛車兵仗。親戚將吏敍任有差。家康入朝謝恩。天皇賜酒。詔曰。天下久亂。汝能略定之。朕嘉汝功。宜統朕師。以鎭護王室。 夏四月。豐臣秀頼爲内大臣。 置傳奏司。以大納言廣橋兼勝。參議勸修寺光豐。爲之。 秋七月。大將軍家康。嫁孫女於秀頼。秀頼時年十一。女七歲。 九月。水戶城主武田信吉卒。無子。收其封。信吉家康第五子。 冬十月。封立花宗茂於陸奧棚倉。食二萬石。 十一月。秀忠遷右

近衞大將。兼右馬寮御監。大納言如故。 封德川頼宣於常陸水戶。家康第八子。 是歲。造大小判一分鈑丁銀豆板。

九年。甲辰春正月。大將軍家康。使松前慶廣班條令於蝦夷。 二月。定東海東山北陸三道里程。三十六町爲一里。里栽堠樹。表之。後西南四道。皆傚之。東海道置驛五十三。 三月。家康之京師。 六月。秀忠之京師。朝覲。 秋七月。家光生。 冬十一月。關白兼孝罷。 是歲。西諸侯設邸

正純爲老中

家康辭職　秀忠爲征夷大將軍　秀頼右大臣

修江戶城

于江戶。尋皆寘孥。藤堂相良二氏首倡此事。列侯皆傚之。 以本多正純爲老中。封下野小山。

十年。乙巳春二月。大將軍家康。見朝鮮使于伏見。先是。家康使宗義智。講和朝鮮。朝鮮令僧松雲孫文來。請還俘囚。至此。令諸道還俘囚。 三月。秀忠率東國諸侯朝覲。兵衆十餘萬人。 夏四月。大將軍家康辭職。優詔許之。以秀忠爲征夷大將軍。敍正二位。任内大臣。兼右近衞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 内大臣秀頼爲右大臣。 秋

七月。左大臣藤原信尹爲關白。 是歲。南蠻始傳烟草種。大將軍秀忠惡其妨農。禁播種。

十一年。丙午春正月。關東奉行内藤淸成青山忠成。坐事免。以安藤重信代之。 三月。課池田福嶋淺野加藤等十五氏。大修江戶城。藤堂高虎督之。 是春。前將軍家康課諸侯。修皇宮。松平秀康董之。 夏六月。命諸侯就國。 秋九月。家康使嶋津忠恒。冒松平氏。賜偏諱。改家久。自是諸侯多傚之。 以三河大樹寺。准勅額寺。 冬

高臺寺成　城駿府

十一月。關白信尹罷。左大臣藤原信房代之。封德川賴房於常陸下妻。家康第九子。　十二月。鑄新錢。足利氏以來用明永樂錢。至是新錢與明錢並行。　高臺寺成。初右大臣秀賴嫡母淺野氏創一寺於東山。以資故大閤冥福。至是竣工。　是歲令京師豪商角倉某疏西川上游。以通丹波運。民便之。

十二年。丁未 春正月。家康課諸侯。城于駿府。二月。就老焉。初以本多正信爲江戶執政。於是其子正純爲駿府執政。父子並參大政。權傾一時。

三月。與國寺城主天野康景棄封逃。初康景卒捕盜殺之。盜籍隷代官。代官逼康景償命。不聽。乃誣以擅殺良民。正純鍜煉其獄。康景恚棄封亡。

論曰。士尚志焉耳。志必以廉潔耿介立矣。廉潔耿介之士而能悉職致治績。不幸而遇變。則必竭節不枉其道。如天野康景是也。康景之食邑駿河。嘗修繕城屋。會公邑民夜竊木材。守卒追捕殺其一人。逃者誣訴之其邑宰。邑宰亦誣以擅殺公民。康景曰。竊盜處斬。公法也。竊盜若係公民。則釋之乎。遂不服。宰告本多正純。正純強康景。令斬其卒償之。康景恚曰。與殺不辜。寧吾乃棄封。乃出亡。不知所之。嗚呼康景不忍殺無辜。至棄封土。其耿介廉潔。雖古賢士。何以加之。康景嚮在三河。與本多重次高力清長爲奉行。重次剛直。清長慈祥。康景沈重審謀。共掌國內政刑。民治大行。時人爲之語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

天三郎。是皆言廉潔耿介。以行其志也。家康幼時。出質今川氏。有叛者轉舵向尾張。康景侍。公年猶幼。覺變乃謂其僕曰。比上岸。汝混敵兵走歸岡崎。白所見。僕如其言。康景幼慧。已知處變。長顯政績。老高尚其志。其果決非所謂彼此無偏者也。而民間呼爲彼此無偏者。卽糊塗小事也。康景果糊塗小事。豈糊塗大事者也耶。

秀康卒

夏四月。德川秀康卒。或曰。諸老恐秀康不得嗣。且以爲大閤所子養。有異圖。忌之。其死頗有蹤跡云。　豐臣秀賴辭右大臣。權大納言九條幸家代之。　五月。朝鮮遣其臣呂祐吉等。至江戶獻方物。遂至駿府。謁前將軍家康。自是每將軍代立必來聘。　是歲尾張城主松平忠吉卒。無嗣。封義直于尾張。忠吉家康第四子。義直第七子。

十三年。戊申冬十二月。禁行明錢。　關白信房罷。

以右大臣藤原忠榮爲關白。　和蘭使來請互市。許之。始開平戶港。先是和蘭與英吉利俱來和泉堺浦。請通信。不許。至是復來請互市。後鎖平戶港。開長崎港。

開長崎港

十四年。己酉春三月。令嶋津家久伐琉球。永亨中。足利氏命嶋津氏管琉球。天正中屢來朝貢。及征韓議與。琉球王尚寧失秀吉旨。懼而不來。於是令家久招之。不至。家久遣其將樺山某帥兵八千。入琉球。五戰皆捷。尚寧乞降。不許。進至國

伐琉球降之

都。擒王及王子。定琉球。自是琉球永隷嶋津氏。

夏四月。伊勢神宮成。每二十一年改造。定爲恒典。　移封藤堂高虎於伊勢伊賀。先是筒井定次領伊賀。歷事織田豐臣氏。坐事封除。徙高虎於其地。

論曰。英雄所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豐公嘗以關東八州。封德川氏。八州者沃野千里。用武之地也。而德川氏主其地。則爲豐臣氏者。捍禦之道。亦不可不講焉。蓋我地脈起甲信。

二國。其起而左降者。爲上野。上野北疆。劃陸奧出羽。包括關東。故關東雖稱天府。未得甲信脊梁之國。則不爲國也。豐公有見于此。此時信濃有眞田昌幸。恒與德川氏相軋。而力不足。故封加藤光泰于甲斐。中村一氏于駿河。及光泰沒。俄徙封淺野長政于甲。皆爲豐家股肱者。而上野有佐野氏。常陸有佐竹氏。會津置蒲生氏。武相間一旦有警。則自沼田佐野。傳檄鎖東北。斷甲信。搤亢拊背。則圖德

川氏括囊裡耳豐臣氏之豫防關東如此德
川氏封井伊直政於澤山公子秀康於越前
前田氏京阪通路斷立尾紀二親藩於東道
南海之會而有未便進取者矣故首鼠兩端
之筒井氏徙封信義素爭之藤堂氏於伊賀
常山蛇勢成矣而豐家舊臣宿將擁大封於
大坂西南者仍多置細川池田諸氏於其間
使之犬牙相制大坂一旦有事則由美濃近
江遣正兵由伊賀大和出奇兵以直孝高虎

雄虎之將督之則西海侯伯或通豐臣氏者
未及東上吾當合擊勦絕之伊賀有木津之
流夕解纜乃旦而抵大阪猶甲信一開關則
萬馬直走武野大阪之有伊賀猶關東之有
甲苟非信義無貳者不能得上是藤堂氏之
所以被封也豐德二公其能圖形便相扼者
可謂至矣然豐公不及用兵於關東而東照
公能成武於大阪者何也當豐臣氏末路加
藤清正淺野幸長相尋沒福嶋正則見拘天

下無復擁孤立孺子以抗德川氏者憑形布
算亦其人存則舉耳講地理者以爲如何
冬十月定列侯期年交代之約著爲令是歲諸
侯盡置妻孥於江戶　徙封賴宣於遠江駿河

移妻孥於江戶

十五年庚戌春二月家康爲其子義直城于名護
屋課諸侯助役　秀忠如駿府家康殊愛義直
賴宣賴房三子囑秀忠曰我百歲後汝善視三
弟三家之稱蓋由於此　閏二月沒堀忠俊封

三親藩

三十萬石流陸奧岩城忠俊幼沖其臣堀直清

與弟直寄爭權相軋藩政大亂有此命　夏六
月秀賴再修方廣寺以繼先志堂宇宏麗踰舊
規楹柱二百七十章楹柱大者值千五百金少
者亦數百金起工累歲所費不貲　秋七月前

再造大佛

將軍家康贈書福建官司請依足利氏故事復
勘合印不答乃告諭廣東商人曰汝等來我國
宜任意互市若有姦盜卽立戮之　八月嶋津
家久率琉球王尚寧來駿府謁前將軍家康尋
造江戶　安南入貢　冬十月申禁藝煙草

家康秀賴會于二條城

十六年辛未春正月，前將軍家康入朝，朝旨陞太政大臣，固辭不拜，請追贈先世，乃贈上祖大炊助義重從四位下鎭守府將軍，父參河守廣忠從二位權大納言。　三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後水尾天皇　諱政仁，後陽成第三子，母中和門院近衞氏，前關白前久女。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元和、寛永。禪位于內親王興子。後五十年崩，壽八十五，葬泉涌寺。

夏四月，天皇卽位于紫宸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九條幸家關白如故，仍用慶長號。　家康使人謂豐臣秀賴曰：「婚媾以來，未相見，恐生物議，一來以安衆情。」秀賴生母淺井氏不肯。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固請曰：「臣等以死守郎君。」乃遣福嶋正則留守大阪。家康享秀賴二條城，終饗而還。　前將軍家康修上皇宮，置供御之田，又獻御府所亡失祕籍寶器流傳在東庫者。　是月，加藤清正卒。清正勇敢果決，而忠厚天至。其相秀賴見家康也，防虞頗密，既還，懷出匕首，流涕曰：「今日聊報太閤之恩。」至是卒。淺野長政、子幸

長亦前後竝卒。或曰享日爲家康所酖。　秋八月，阿媽港酋東魯納來請互市，許之。先是，阿媽港人要我賈舶，殺三百人。後港商二百人至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殲之。至是，港人悔罪來謝，給印信而還之。　先是，京師人田中莊助請往小呂宋，至是歸，獻五色羅紗、蒲桃酒等。　九月，置荷蘭人耶楊子於江戶東郭。耶楊子有所告訴，申禁天主教，令南禪寺僧崇傳喩其徒，改歸佛教，弗從者處以流竄。至是，外國乞互市者二十餘國，乃以長崎爲互市場，禁他港碇泊。　冬十月，角倉某鑿溝引鴨川，以通伏水之漕，西東二漕之利，輦下至今賴之。　十二月，疏鑿江戶諸港，以便海漕。　是月，以互市奸闌，置榷務於長崎。

十七年壬子夏五月，前太政大臣近衞前久薨。修春日祠，每二十載改造，爲永式，准伊勢大廟。　六月，徙京師、大阪及界豪商於江戶。　關白忠榮罷，右大臣信尚代之。　秋九月，明人鄭芝

修皇宮

龍歸化館長崎。　有馬晴信修耶穌教賜死。
十八年癸丑春正月。前將軍家康課三十四諸侯。修皇宮。盡年竣功。殿門改觀。　大久保忠隣罷職。忠隣與本多正信並輔政。正信爭權。心忌之。以事譖之。忠隣懼。牽病不出。　前將軍家康令秀賴加片桐且元大野治長各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等。以遺命保護秀賴。治長淺井氏乳母子。最見親信。漸與且元軋。　池田輝政卒。分池田氏土。封嫡利隆於播磨。忠繼於備前。忠雄於淡路。　大久保長安卒。長安領鑛坑日久。遂管天下租稅。權軋執政。贓賄不貲。事發覺。併收七子及故吏門客下獄。鞫治皆伏誅。　二月。家康議定文臣法令五條。　冬十月。秀忠始置老中職。　十二月。家康狩于相模仲原。將館小田原。正信父子令人報變於仲原曰。城主忠隣圖不軌。家康遽回駕。正信正純並曲證其事。遂遣忠隣如京師。尋收其封。放彥根。人寃之。　是歲。伊達政宗請遣使於海外。觀國勢。

論曰。舊記云。伊達政宗遣其臣支倉六左衛門等於西班牙及羅馬。以奉祆教爲名。陰窺其國勢。按政宗所圖。非西班牙與羅馬也。唯導之者。至西班牙與羅馬耳。洋舶之至我邦。皆自西南。俗槩稱曰南蠻船。猶西班牙人得呂宋。據之。則支那人槩稱曰大小呂宋也。想政宗亦認洋舶爲南蠻。聞有南洋呂宋。謂此可奪而據焉。故遣使窺之。導者西班牙人。意在傳教。不之南嶋小呂宋。而之西洋大呂宋。則非政宗之意也。當時政宗稱雄一方。及豐公東下。遽納侵地自保舊疆耳。慶長以後。無復用武之地。髀肉之嘆。不能止。會嶋津氏舉琉球。政宗雄飛之念再勃起。欲得海外一二嶋。漏平生宿志。遣使窺之。而不得其要領而止也。假令政宗夸好大自雄。何不近圖前後印度。而遠屬望於絕海大彊國乎。舊記又云。支倉等齎呂宋王書還。告曰。南蠻土俗柔脆。我征之易於拉枯挫朽。會幕府以嚴耶穌教

大阪天守閣黑氣

落大佛

禁遂不果其志此亦可疑也夫支倉等初不察近有呂宋嶋遠至大呂宋國則見國勢如彼隆盛大洋如彼遼濶且其以在歐洲日久知呂宋及東印度萬嶋咫尺於我嶋嶋皆既屬歐人安勸主君爲萬不可爲之事乎其言南蠻柔弱征之易遇國禁而止者要之政宗遁辭耳豈如舊記所傳耶

十九年甲寅春二月大阪天主閣有黑氣衝天趙救則無秀賴命韓人李文長筮之遇否之謙文長占以易林其繇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絶後秀賴大懼　秀賴既長群臣欲挾以復舊業大野治長渡邊糺等竊散金帛募士所司代板倉勝重報之駿府　三月大將軍秀忠叙從一位任右大臣天使就宣焉　以高山友祥內藤如安加加山隼人犯天主教禁按撿放之海外　前將軍家康大修先朝舊章獻之定諸國郡邑制度以行之　夏四月方廣寺成豐臣秀賴鑄洪鐘家康將使秀賴以源賴朝

慶東大寺之儀落之及期公卿僧衆皆會家康遽以鐘銘爲涉咒詛怒停行慶物情騷然片桐且元之關東分疏不聽且元陳謝甚力僅了家康微旨所在而還淺井氏疑其有貳欲誅之且元奔邑茨木

論曰世謂德川家康平天下之亂開三百年之太平非織豐二氏之所能及焉也余謂家康者有成之織豐而織豐者無成之家康也且夫家康平天下之亂開三百年之太平者就其迹而論焉者若以其情則織豐二氏固不易及焉也信長奉朝旨剗除四方梗命者修獻貢供御之法秀吉率天下牧伯朝天子於聚樂之第是以天下之力勤勞於王事者非家康徒竭畢生精力以營子孫覇業之比也信長之雄猜秀吉之權詐就其迹而求其心天下固知其情也唯家康沈實不測謀之以長久出之以老練故天下後世頌贊爲無可議皆爲其所瞞者矣家康之與秀吉行成

曰吾當與之定天下以救億萬生靈其言則似矣而不知其情果如所言否且家康族望聲蹟不下秀吉秀吉之請家康不特因其望而爲已重又將資其力而定天下也而自家康一屈其膝一意奉承秀吉傾天下之力征無名之朝鮮而家康不敢陳其非策秀吉盡府庫之入與無益之土木家康不言其失計至甚享宴之席爲秀吉整履夷然不疑如此謂之與之定天下以救億萬生靈可乎蓋其

心謂既不能以弓馬屈彼力不如以佞媚悅彼心優遊年月以待彼自斃也故藏爪牙僞言貌務爲質實無他之狀使彼信任己無復所疑忌秀吉不之覺臨死把手囑以托孤之任噫又危矣大阪諸將以不利遺孤討家康家康固曰我將爲吾事於遺孤何有其集天下之兵殲諸將劾忠豊臣氏者於一擊之下此皆家康二十年間深思熟謀以待有此事者也嗚吁鐘銘一比丘之所爲何關天下之

事而家康幸武夫之不知字借之爲鼓動天下之資親率猛將悍卒與孱兒弱婦決輸贏於一戰其意謂不及吾不瞑而一戰了事則百年堅忍事業功少一簣而子孫之覇業有所未全也其設心之詭秘運謀之陰險比之信長之諭妻亡舅氏秀吉之鬭二孤奪其資者有過而無不及也余故曰家康者有成之織豐而織豐者無成之家康也

安房國主里見忠義坐私修城招客又與大久

大坂擧兵

保忠隣交通國除　冬十月大野治長等移檄四方召募客兵眞田幸村後藤基次等應之八城而有土諸侯無應者治長意大沮得客兵六萬乃圖城守家康秀忠徵兵諸道西上　十一月進攻大阪家康陣茶臼山秀忠陣岡山兵凡五十萬拔諸壘柵逼牙城城將眞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嘗戰互有勝敗　十二月家康令本多正純貽書城中又使淺井氏妹常光入城議和約成撤外城埋壕塹逐客兵尋令諸軍解圍伊

和成　修舊典　壅城湟　大坂再擧

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和不可恃。與其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家康不聽。東軍失火。城將請乘釁。治長不聽。和成。秀頼遣使請家康曰。撤壘塡湟。既聽命矣。請爲客兵加食邑。家康作色曰。客兵我仇也。釋之恩已多矣。何與采邑之爲。使者復至曰。願易攝河泉。以阿讚豫。家康曰。易以房及二總。淺井氏不欲東。議乃止。　家康入朝。奏修補舊典。更正白馬踏歌節儀及准后親王爵祿。著爲永制。

元和元年。乙卯春正月。家康發京師。還駿府。秀忠入京師。尋還江戶。盡罷諸侯。就國。　三月。本多正純等墮羅城。壅空濠。遂及內湟。治長大愕。馳見正純及成瀨正成曰。聽壅外郭耳。何見迫之甚。正成曰。我唯聞塡周湟之命。未聞內外之別也。益發役夫。日夜督責。塹壘悉平。所存牙城一湟而已。秀頼不堪憤懣。潛修戰具。　夏四月。大野治房率兵五千。入大和。燔法隆寺。掠郡山。筒井定慶棄城走。松倉重政以兵五百逆擊之。治

幸村謀畧　大坂諸將戰死

房不戰而退。家康得報。率師至名護屋。召大阪使者。責違約擧兵。遣尼常光於大阪。諭秀頼曰。徙於他所。則聽所請。秀頼不聽。於是大議戰備。眞田幸村曰。城壁既壞。壘塹既殘。無復一侯伯送款者。坐受大兵。非謀也。請速入京師。挾天子以號令四方。事或可濟。秀頼不能用。　五月。家康秀忠發京師。令軍齎三日糧。城將後藤基次出陣譽田林。邀東軍奮鬪。銃丸穿股。裹創再戰。中銃死。木村重成至若江。與井伊直孝戰。死之。

長曾我部盛親。擊藤堂高虎。破之。既而直孝與高虎來迫。盛親敗退。明日。眞田幸村出陣茶臼山。與松平忠直本多忠政戰。幸村請秀頼督戰。秀頼出櫻門。軍容甚壯。兵氣大奮。適有流言。秀頼疑懼不進。幸村登丘望曰。中軍不出。吾族在東。治長其疑我乎。遂督衆而進。縱横血戰。終死之。御宿正倫。明石掃部。郡良列。津川親冬以下戰死。大野治房破前田利光于岡山。乘勢而進。會城中撤馬標。衆以爲有反者。各隊潰亂。治長

豐臣氏亡

斬秀賴庶子

仍恃和議送歸夫人德川氏夫人出城東軍大至會庖廚火起延及殿宇秀賴母子避火糒倉治長又馳使請刑群臣免秀賴母子家康遣直孝等衛糒倉直孝放銃示絕速水時之呼曰事不諧既火起秀賴母子不知所終其臣大野治長以下三十餘人殉焉秀賴有庶子曰國松生七年不知所之後捕斬之六條磧城既陷渡邊糺謂治長曰子努力免主君我且竢時走匿江戶聞秀賴定死自殺先是治長弟治氏前仕駿

府至是自殺細川忠興庶子興秋入大阪爲將忠興捕殺之古田重然陰與大阪通謀焚京師最上家親庶兄義成以其邑清水應大阪皆捕斬之片桐且元興疾赴駿府以豐家夷滅益疾劇到則卒家康搜索殘黨獲大野道見長曾我部盛親以下七十餘人斬之餘皆無所問

論曰豐臣氏之亡甚有與五代石晉似者秀賴猶出帝也北廳李太后也淀君馮皇后也片桐且元猶桑維翰也大野治長猶景延廣也出帝不似其父秀賴亦不似其父馮后用事出帝從之李太后數訓戒之淀君用事秀賴從之而北廳使親族諸將輔翼秀賴未嘗與關東開釁而李氏與北廳俱嫡母爲賢即一也桑維翰以高祖遺臣勸出帝服事契丹主出帝不從維翰嘆曰晉不血食矣片桐且元以遺命保護秀賴服事關東甚謹淀君沮之且元大息曰自速亡滅耳是其最同者也景延廣策立出帝而用事屢阻維翰之言因

謂契丹使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戰後就擒契丹主數牙箭責問延廣伏不能對大野治長以淀君乳母子見親信寢與且元相軋因謂曰天下比年苦土木舉皆思亂至西諸侯槩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而及舉事有土將士無一人至者意大沮其兩人驕傲亦相似也德光之於晉有翁孫之約家康之於秀賴亦有翁孫之義城陷之曰德光以手書與出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

一喫飯處家康使人入城議和曰徙封大和弭兵及城陷又使人謂曰宥秀賴置高野而德光能庇藐孤家康不宥孺子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德光辭不見秀賴與淀君將出城見家康使人請曰給二竹輿不與是乃異也出帝與太后聞契丹兵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秀賴奉淀君將自殺速水守久勸止之是乃同也出帝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秀賴避火在倉中家康遣四

將發銃示絕倉中火起是乃異也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出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白石紳書載平田平藏之語秀賴遁流寓肥後爲加藤忠廣所養有一男一女是乃同也契丹之與石晉固有父子之約而石晉驕夷狄視之以背其義而不必出出帝之意故德光特優待之德川與豐臣一旦受其約束躬以託孤之任兼爲外祖而秀賴開釁亦未必出其意家康何不優待之而家康最重仁義不似德光之殺伐以張而德光仍恩意頻到家康恩言數到遂不見其實嚮使股肱四將監護倉外者焉知非豐臣勳舊防圍脫秀賴者邪不然及聞發銃之言何首肯也是亦見其本謀也余平生好讀五代之史偶思元和之役敗亡之蹟頗有似者因併錄之而賣國就榮如馮道者豐臣氏無其人是稍強人意耳

六月家康秀忠與公卿諸侯觀散樂於二條城

喪亂之餘朝典廢缺至是寢復其舊　封松平忠明于大阪大阪凋殘殊甚忠明盡心整理瘞胔掩骼繕城池治橋道經郊野修市井期年農商復業後二年徙封郡山以大阪爲鎭府置城代管轄西諸國　池田忠繼卒子光政幼命弟忠雄嗣封　秋七月本多正信請毀豐國社家康不聽有詔停社號廢祀典徙塑像于方廣寺棟宇不修任其廢頹　關白信尚罷以前關白昭實代之前將軍家康與昭實議撰廷式十七

（頭注）大阪復舊

（頭注）廷式十七條

武家式十三條

條曰皇上之務在學古道矣和歌雖無用而風
習一定其來尚矣亦不可廢也曰三公位次在
親王上曰武家任官僉在員外曰朝紳繼嗣必
以同姓曰朝紳有賢行才學者妙選超擢不可
拘以門望資格曰浮屠賜紫廷議考覈不得濫
授又與學士林信勝等議武員式十三條信勝
等據貞永建武二式作新式須庶職暨侯國曰
文武之術不可不兼修曰舉賢擇能獎勸良善
曰諸侯會同以時騶從有定員曰上下異服曰

去奢尚儉曰諸士陪臣騎而毋輿但老疾醫卜
不在此限曰勿私婚曰毋私城曰毋荒酒色事
賭博曰毋庇姦宄曰毋萃逋逃曰毋見知巨罪
不告曰使國人土著不得移易之　八月家康
還駿府　是冬以天下悉平令五畿七道毀諸
壘砦置諸道巡察官察邦治得失民間利病以
三載一巡爲率
二年丙辰春正月正會侯伯以下隨爵位具冠服
不復戎服從事　三月前將軍家康有病詔爲

家康薨

太政大臣就拜　夏四月十七日從一位太政
大臣家康薨年七十五病革顧秀忠曰吾死後
汝以天下爲何如對曰將大亂家康頷之召嫡
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治天下在慈焉
秋七月松平忠輝驕肆國亂收其封放之於伊
勢朝熊忠輝家康第六子　申嚴天主教禁
是歲封松平忠長於甲斐秀忠第二子
三年丁巳春二月改葬故大將軍家康於日光山
詔賜號東照大權現尋贈正一位　夏六月大

上皇誡秀忠

將軍秀忠入朝上皇勅曰卿既喪父天下孰復
誡卿者乃父生長干戈之間不遑講道卿治世
良將宜施仁政於四海以建子孫無窮之基勿
生侈心以啓厲階秀忠服膺聖旨終身弗懈
是歲蠲京師地稅
四年戊午春三月村上義明家臣爭訟乃收義明
封九萬石放丹波　夏五月沒坂崎成政之邑
濱田初大阪之亡秀賴夫人德川氏大歸秀忠
使成政擇壻成政與一縉紳議婚還報夫人不

正則國除

可。議格。已而夫人再適本多忠刻。成政怨恨。聚兵欲奪輿於途。秀忠諭旨。不聽。乃遣兵圍其第。其宰偵成政晝寢。刺之。詐言自殺。秀忠大怒。誅其宰。沒濱田二萬石。

五年。己未夏五月。大將軍秀忠入朝。　六月。福嶋正則有罪。沒安藝備後四十九萬八千石。流信濃川中嶋。正則初通謀大阪。又擅增築城郭。而驕橫不止。於是秀忠至京師。與井伊直孝決策。使鳥井忠政傳命正則。遣副使久世廣宣等帥

衆列銃愛宕山。臨正則第。正則聽命。謂忠政曰。使前將軍在焉。吾將一言。今復何言。　明浙江直總兵官王某。使單鳳翔齎書來。請禁奸商交通。大將軍秀忠作書答之。　秋七月。關白二條昭實薨。　八月。日向盜魁那須彈正。據椎葉山作亂。秀忠遣兵擊平之。斬百四十餘人。　是月。執耶蘇宗徒五十七人。處焚刑。　藤原肅卒。肅字斂夫。播磨人。號惺窩。潛心程朱之學。宋學之行。賴其力云。　九月。藤原忠榮復爲關白。　徙

寬永三輔

封德川賴宣於紀伊。淺野長晟於安藝。　冬十月。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致仕。子重宗代之。勝重以年老辭職。秀忠問曰。孰代卿者。勝重曰。賤息重宗可也。乃以重宗爲之。　十二月。秀忠定新令十二條。

六年。庚申春正月。大將軍秀忠冢子家光。敍正三位。任大納言。　二月。新上東門院勸修寺晴子薨。後陽成帝母也。　夏四月。秀忠命酒井忠勝。輔家光。初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輔家

光。忠世每侍坐。正色寡言。風采凜然。一日見描金藥籠。問之。家光曰。堀田正盛所獻也。忠世怒曰。崇儉戒奢。先君之遺訓。正盛何無狀。取而碎之。家光有過。忠俊諫之。弗聽。脫腰刀。袒而前曰。不用臣言。則請斬臣首。二人退。利勝奉觴勸飮曰。二臣在坐。何以爲歡。家光色解。利勝曰。忠俊之言。誠是也。請用之。否則忠世亦將入諫矣。家光乃從之。至是秀忠命利勝擇輔臣。利勝薦忠勝。有是命。　六月。以大將軍秀忠女和子爲女

暹羅來聘

御尊所生近衛氏爲准三后上號曰中和門院
秋八月田中忠政卒無子收筑後久留米三十二萬五千石復立花宗茂舊封筑後柳川
是歲毀伏見城置大阪京橋玉造兩戍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戍

七年辛酉秋八月暹羅來聘先是伊勢人山田長政航海至暹羅會國內爭亂累建戰功管領國事因說國主通聘云

論曰知不可爲而不爲知可爲而爲之是英雄見幾而起者爲然矣隋末一奇士相李世民爲眞主勸妹夫李靖仕之且告曰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後卽當太平吾止矣後聞東南有事是我成志之日也言訖而去貞觀十年聞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心知奇士所爲瀝酒東南祝拜之夫唐初圖非望者衆奇士述天位有命非願可致之意以曉醒天下之慢思亂者所謂見幾立者乎我聞山田長政事乃知古今有其人也長政倜儻有大志元和偃戈後以爲此間無立功名之地仗劍航南洋至暹羅時大阪殘卒及浪士來寓者八千人置一區號日本街長政亦客寓于此暹羅國王聞長政有器略擢任長官會屬部逸比留國不奉暹羅之約王使長政率兵二萬討之乃募日本街士二千人而往一鼓降之留其將校綏撫其國率兵凱旋王大喜賞長政以逸比留國遂委之軍政長政乃勸王通使日本因繪自爲將所出征之戰艦遣之夫長政伊勢神職耳固非有天下之望者而不爲其不可爲而爲其可爲者亦與唐初奇士同其以海上功名之蹟寄致之故國者此猶豫言取扶餘國其地其蹟皆同亦甚奇矣後數十年有由井正雪者頗以兵學識量見稱其擧事也非其時一鼓未試肝腦塗地識量固不若奇士也而其兵略亦有耻長政者矣如正雪者不爲可爲而爲不可爲者也

十一月。前左大臣鷹司信尚薨。　十二月。卧亞來聘。卧亞在印度屬葡萄牙。當時呼爲南蠻。是歲。徙封有馬豐氏於筑後久留米。

正純之敗

八年。壬戌春二月。定錢價四千。直金一兩。　夏四月。秀忠拜日光廟。宿宇都宮城。有蜚語。城主本多正純謀不軌。秀忠夜潛出城。微行先發。令人替乘輿上途。人莫能知。　五月。最上義俊坐不能統族屬。收山形五十一萬石。賜近江一萬石。　秋八月。放本多正純及子正勝於出羽。初正

純父正信爲老中。家康嘗增其封。正信辭不受。以二萬石終。正純時食三萬石。及秀忠時。食宇都宮十五萬石。秉權二十餘年。特勢驕傲。關原之役。正信從秀忠軍。攻上田城不拔。因是愆戰期。正純請斬父以釋秀忠之過。安藤直次聞之曰。傷倫要名。必不令終。是歲有四月事。後又赴山形。收最上氏封。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果如人言。

九年。癸亥春三月。上杉景勝卒。子定勝嗣。　夏四月。西尾嘉教卒。無嗣國除。　五月。大將軍秀忠朝京師。　松平忠直有罪。國除。初忠直父秀康好士。國用常乏。大阪之役。群臣勸之建功。以開封疆。繇此功冠諸將。而賞止一茶器。忠直不平。遂沈酗酒色。數不奉法。秀忠遣使勗之。不悛。放之豐後。後封其子光長於越後高田。以忠直舊地越前。賜其弟忠昌。

秀忠辭職　家光爲征夷大將軍

秋七月。權大納言家光朝京師。秀忠辭職。詔以家光爲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　八月。關白忠榮罷。以左大臣信尋爲

關白。　黑田長政卒。分封其子長興於秋月。高政於東蓮寺。　冬十月。焚殺耶蘇教徒於芝。家光放其傅青山忠俊於相模。沒其封五萬石。家光好爲歌舞。嘗以雙鏡自照爲冶容。忠俊進取鏡投地曰。此豈人主所宜爲乎。家光大怒。故有是命。

寛永元年。甲子春。西班牙來聘。請互市。家光聞其倡耶蘇教。幷呂宋卻之。　封井上正就於遠江横須賀。賜一萬五千石。爲老中。　三月。秀忠家

建寬永寺

光臨蒲生忠鄉第先是屢遊三藩及戚族之家諸侯傲猾者稍除無復介意自是秀忠父子之列侯受饗幾無虛月　夏六月徙封松平直政於越前大野加四萬石　秋七月福嶋正則死於川中嶋收其俸七萬石　八月徙封松平忠長於駿河遠江　冬十一月立女御德川氏爲中宮　家光建寬永寺號東叡山以僧天海爲寺主

二年乙丑春三月封堀田正盛于上野一萬石

是歲還朝鮮俘一百四十一人

三年丙寅春二月封阿部忠秋於上野食一萬石　三月封蒲生忠鄉弟忠知於出羽上山　夏六月大將軍家光與前將軍秀忠俱入朝忠長造浮梁於大井川衆皆嗟賞秀忠大怒曰此河天下險要先公亦恃以爲固今造梁以示易非所以體先志也立花宗茂進曰東照公未嘗造梁所以備不虞也今四海寧靜造梁濟巨川臣以爲曠世盛事秀忠怒解　秋八月前將軍秀忠任太政大臣大將軍家光任左大臣叙從一位三藩以下叙任有差　九月天皇幸二條城用聚樂行幸儀駐蹕五日　家光還江戶　冬十月秀忠亦歸　是歲始置二條城在番　以老中阿部正次爲大阪城代

四年丁卯春正月蒲生忠鄉卒無子國除封松平信綱於相模一萬石　二月臺灣人來聘明年我商船過臺灣遇害長崎人濱田某往要酋長與之盟收質還　三月徙封加藤嘉明於會津

食四十萬石

五年戊辰秀忠家光拜日光廟　二月德永昌重有罪封除　秋八月幕府使番豐嶋信滿殺井上正就於城中衆刃信滿先是正就約以女嫁大阪町奉行嶋田直時子信滿媒之家光命正就更嫁酒井重隆信滿大怒遂殺之家光欲峻刑懲後酒井忠勝執不肯乃收采地直時聞之自殺沒食邑

六年己巳秋七月關白信尋罷以右大臣兼遐爲

關白。先是家光聞筑紫多耶蘇徒、命竹中重次・松倉重政索捕、令悔悟者踏耶蘇像、不踏者盡殺之。後以爲例。　暹羅來聘。　立皇女興子爲内親王。初帝欲讓位皇女、大將軍家光奏曰、遷都以來、不立女主、今立之、世或曰外戚所爲也。帝不納。　八月、天皇遜位内親王。

續日本政記卷之一

續日本政記卷之二

近藤鉼城 著
賴復
岡千仞 閱

明正天皇 諱興子。後水尾第二女。母中宮德川氏。太政大臣源秀忠女。在位十四年。傳位皇太弟紹仁。後五十三年崩。壽七十四。葬泉涌寺。

冬十一月。踐祚。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太后曰東福門院。仍用寬永號。

用寬永號。寬永七年

七年庚午。秋九月。天皇即位。關白一條兼遐攝政。

冬十月。藤堂高虎卒。高虎嘗欲止殉死者。豫錄乞殉者七十餘人姓名。請家康止之。家康令曰。藤堂氏股肱臣。而殉其主。則奪先鋒之任。至是無一人殉者。

藤堂高虎卒

九年壬申。春正月。前將軍秀忠疾。召弟義直賴宣賴房。謂之曰。將軍年少。卿等協心輔翼。勿令異姓生覬覦。言畢薨。年五十四。諸臣欲秘喪。酒井忠勝執不可。即夜發喪。詔贈正一位。謚台德。秀忠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

秀忠薨

恐懼益謙挹。嘗在禁內。獨休便室。或闕之衣冠肅然。無有惰容。其事父。盡心承懽。細事無不咨禀。關原之役。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家康召股肱議繼嗣。頗有異論。大久保忠隣曰。天下既定。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嗣位遂定。崇儉節用。當時國計用。二十年前租入。府庫之富。古今所無。薨後頒遺金諸藩。五十二萬六千四百金。

論曰。關原之役。德川家康。譴秀忠之後期。殆

易其嫡。論者以是短秀忠曰。不達於大計矣。秀忠豈不達於大計者哉。嚮使家康臨發警期。則秀忠固當晨夜奔馳。無後其期。且其攻上田。出於本多正信榊原康政二將。二將。家康之所信任者。秀忠安得違之。家康之譴責。訓子之道。雖宜如此。欲以是易嫡。則誤矣。而秀忠引過自責。不一言辨罪。如井伊直政欲有所立。則人情之所不能堪焉。而秀忠不特不露言面。始終禮待不衰。此觀過而知仁者。

安得以是短秀忠乎或謂秀忠忠實有餘而雄略不足秀忠負荷大業天下帖然老將巨藩甘受其命不足雄略者而能如斯乎而其專爲忠實有餘者守成之體固當如斯也夫守成與創業者異剗暴推昏兼昧固宜爲雄略有餘以威懾天下也若夫守成者以培養民力鞏固國本爲本非爲忠實有餘則不可也成康之承文武之統文景之接高祖之業忠厚勤儉與天下休息此守成者之所宜師

者矣秀忠有見於此故專以忠實率天下天下靡然無敢或踰越如秀忠可謂克恢祖業者也而余短于秀忠者不能與文學以盛教化也當是時大亂始定天下厭亂此興文學開禮俗與天下更始之秋也假令秀忠率天下之牧伯乘四方思治之機造修校舍講習禮文以絃歌諷誦之習變戰爭鬬殺之俗以忠孝禮儀之懿矯强悍不屈之風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文明之治可期也禮讓之化可致也此千載一時之嘉會而明君賢主之所以致極治不外乎此也而秀忠不是之圖日與諸宿將張茗讌設散樂專以酒食結其歡心曰我能得駕御之術噫又陋矣

家光見諸侯

家光召諸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在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諸侯愕然無敢應者伊達政宗進曰今日誰挾異心者衆皆對如政宗言家光退坐內廳便服以次延諸侯賜佩刀諸侯受刀拜曰撿刃利鈍諸侯悚息輙退

論曰英雄創一代基業必先察天下之所急而爲之區處使後繼其業者得賴而寧居焉源右府覩歷世相家置民瘼於度外首置政所聽民訟泰時時賴又皆盡力民政日夕不怠天下安其政足利尊氏覩天下便武治日割邑土以籠絡武人天下靡然從之此皆英雄察知天下所急而爲傾當世之計者矣應

仁以降天下無政梟雄之徒割據方隅威制其民海內大亂經織豐二氏漸鋤芟削而德川氏以晚出資其成功創二百年覇業當此時天下所急果安在焉哉余讀史至家光要列侯以君臣之義曰天下之所急在于此也歟且此擧出于家康之意而成於家光也蓋家康與諸將比肩事豐臣氏而其制勝於關原於大阪實資諸將之力也彼一旦覩家康掩有豐家遺業儼然立已上司其進退其心

不能無不平也家康知其如此謂天下之憂在諸將之不用命也而急之則亂不如以漸殺其威力也故簡目跳節使彼不能測我淺深有釁之可乘者雖以老將舊族之强且大必收其封有罪之可論者雖以宗親譜第之親且功必絕其祀示之以威信積之以歲月及家光威權愈盛而諸將之足以畏憚者皆已易世若伊達藤堂二氏年老皆思子孫之計謂此可以殺諸將之勢力濟乃祖之宿謀

也於是會諸牧伯發臣待之令曰孤生富貴異父祖自今以譜第待之諸氏既爲積威之所壓勢不能支吾此令一出大勢一變有一人搆異同者輒曰彼執臣禮者豈可以臣抗君乎大則除其封小則削其土天下唯其所欲爲嗚乎承久之難以倍臣遷三天子於絕海孤嶋其爲虐亦大矣而天下帖然者以民安其政也建武之事新田楠諸氏以討賊大義遏尊氏莫或能撓焉者以其籠絡武人也

德川氏三百年其所以事上撫下者豈悉盡其善乎而天下甘奉其令者亦唯因家光以此令殺諸氏之勢力而已抑家康謀此事三世至家光始爲之區處後世子孫得賴而寧居焉方今王家新復大權百度草創不知天下所急者果安在焉哉亦唯在任其責者熟思焦慮以審其所急而已

池田忠雄卒

夏四月池田忠雄卒子光仲嗣忠雄第與麾下士安藤重信對門重信家士河合又五郎殺人

加藤忠廣有罪

逃入忠雄第。重信遣人索之。忠雄不出。後又五郎更殺人。匿重信同族治右衛門家。忠雄遣人索之。治右衛門不出。忠雄大怒。欲攻之。家光命治右衛門避郊外佛寺。僚友往援者絡繹不絕。遠近騷然。會忠雄暴卒。事乃解。後光仲遣人索又五郎殺之。　五月。加藤忠廣有罪。放於出羽莊內。忠廣爲人柔惰。嘗曰。吾多力。能被兩鎧。其老飯田某進曰。先君身經百戰。不被一創。何嘗兩鎧之爲。夫人君苟能撫循將士。人人樂死。是

擐精甲千百也。退而哭曰。吾國危矣。果如其言。

　徙池田光仲於因幡。伯耆。光政於備前。易封。光政忠繼子。性明敏好學。用儒士熊澤伯繼。正經界。汰寺院。興水利。勸農事。敎樹殖。封內翕然稱治。伯繼少時從近江人中江原而學。原唱王守仁之學。以德行聞。

論曰。經國之務。無急於富强之策。而富强有本務。不可不講焉。池田光政首用熊澤伯繼之議。注意於民本。興水利事。樹藝。富强之本乃立焉。當時偃戈之後。牧伯皆武夫悍將。其宰執政者。亦出儕輩。唯知講武課租之爲富强耳。其於山林樹藝。視爲不急之務。比比皆是也。幕府年興土木。課之於侯國。以責其成。亦不知侯國山林漸兀爾。不可救也。當此時。池田氏就國。首務其本。爲不知爲政者乎。夫我邦之爲地。位暖帶。南控熱帶海潮。北引寒帶風氣。所生卉木。悉可爲棟梁。而常苦巨材之缺者。亦非由民吏無如伯繼國司如光政

者乎。山林培殖。豈可緩耶。如其益。秦西人論之悉矣。曰。可節陰晴雨暘。以防旱魃洪溢。可噴吸清氣。以利動物。可保畜水氣。以養源泉。可支砂石。以保堤塘江渠。可障氷雪。以蔭道路。可遮炎暑。以庇行旅。自發綠色。養眼精。出彩香。排鬱悶。至美果養口腹。佳木添風致。皆無不籍此物也。其供世用者。曰宮室。曰舟車。曰橋梁。曰器械。曰薪炭。亦無不籍此物也。其巨益大用如此。豈且且而伐之。不知養殖崩

芽之道。而可乎。余嘉池田氏之夙悉本務。悲當時講富强者之不用心於此。因論及洋說。以爲當路者之參考。

徙封細川忠興于肥後。割忠興舊封。賜小倉于小笠原忠眞。中津于其兄子長次。　冬十月。收德川忠長封。忠長驕侈殘虐。秀忠薨。田獵自如。乃收其封。幽於高崎。尋逼之自殺。自是駿河甲斐隷幕府。遣兩番士更戍其地。　十一月。以松平信綱爲老中。　德川義直建聖廟於忍岡。爲林信勝所講。　十二月。家光置大目付。掌監察。時人謂之總目付。

十年。癸酉春正月。地大震。箱根山道塞。命小田原藩。興役開路。　三月。遣使五畿七道。巡察風俗。始置若年寄。以朽木植綱。太田資宗爲之。夏五月。以堀田正盛。阿部忠秋。爲老中。　幽酒井重隆於備後福山。重隆正盛寵遇無比。已而重隆寵衰。移病不出。家光怒幽之。重隆後聞正盛專寵。不食而死。　是歲。德川義直在國。聞家

光病。馳至江戶。家光遣酒井忠勝讓之曰。何不請而來。義直曰。將軍不豫。儲嗣未定。一朝有不諱。則付天下於何人。義直於同姓爲長。欲爲宗社鎭天下耳。家光意乃解。

十一年。甲戌夏六月。家光朝京師。途有流言。義直謀不軌。家光使賴房偵實。賴房單騎入尾張。馳使保其無他。家光至。不宿而發。義直怒不敢東覲。賴宣見義直解說。與俱至。家光意解。　秋九月。一條兼遐辭攝政。　是月。長崎奉行竹中重次。以姦贓伏誅。　冬十一月。始置京町奉行。是歲。家光改造日光廟。窮極華麗。前代所無。

十二年。乙亥春三月。朝鮮來聘。先是朝鮮國書。稱將軍爲王。家光答書不稱王。朝鮮疑之不肯受。對馬人竊塡王字授之。家光大怒。乃親聽決。流宗氏家士柳川調信。以宗義方幼不與聞免罪。遂諭朝鮮。稱將軍曰大君。朝鮮聽命。　夏六月。定武家制度十九章。以細川忠興言。定四月八日。爲諸侯會同期。　秋七月。令長崎奉行。諭止

交趾占城呂宋阿媽港等互市嚴申禁耶蘇教

冬十月天皇朝上皇於櫻町宮　以左大臣藤原康道攝政　十二月置寺社奉行以堀利重爲之　以長崎爲蕃船埠頭禁泊他處

十三年丙子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小朝拜明日行之　家光置評定所　夏五月鑄新錢於江戶及近江坂本文曰寛永通寶

封保科正之

徙封保科正之於山形食二十萬石先是鳥居忠恒卒無嗣沒山形二十四萬石封別子忠定於正之舊封

信濃高遠食三萬石正之家光庶弟家光嘗放鷹目黑村微服入佛寺而憇見壁畫問何人所施僧答曰保科氏所施且曰保科氏今將軍親弟封土僅三萬石貴人何待弟之薄也家光色然已而有此命　是歲那勿蠟國人來長崎唱耶蘇教誅之逐南蠻種族居長崎者於阿媽港

廢三檣船

是歲禁商船至外國互市天正以來商船屢航支那安南呂宋暹羅柬埔寨諸國貿易慶長中京師商角倉某等與長崎及界浦大賈請船牌往來外國稱曰朱印船船艦堅牢不讓外舶至是廢三檣船

天艸亂

十四年丁丑冬十月肥前嶋原民作亂將軍家光令松平信綱監軍討平之初大友小西之亡遺衆皆竊奉耶蘇教嶋原城主松倉重次鄙吝不恤其下士民離怨耶蘇之徒潛匿其境內煽誘愚民而重次不之知嶋原接天艸嶋嶋係唐津城主寺澤賢高別封賢高城富岡鎭天艸令老臣三宅某守之某賦歛暴急百姓愁苦於是天

艸民大矢野千束森等潛說洋教煽動衆心曰嶋人益田時貞神人也時貞父嘗事小西行長父子俱奉耶蘇教衆群起應之時重次在江戶其臣聞有馬村長唱洋教遣吏案驗見其徒群集乃遣兵捕村長徒屬騷擾殺吏揭竿屯聚諸臣出兵捕之其徒所在蜂起襲嶋原城松倉氏臣屬據城固守馳使告變江戶時貞乘間略天艸嶋原賊遂奉時貞爲將富岡乞援唐津賢高亦在江戶衆議不決經數日遣援兵既至賊徒

海陸竝進。遂破援兵。圍富岡。三宅某戰死。餘衆城守。細川氏出兵三千。屯川尻。鍋嶋氏出兵四千。屯刈田。幕府法。鄰國不得私相援。以監察牧野成純林勝正在豐後府內。遣使聽命。成純等不許。繇此鄰藩傍觀。不往援。賊遂焚掠。勢益猖獗。時人譏監察無斷云。報達江戶。家光命板倉重昌討之。石谷貞清監軍。使松倉重次寺澤賢高就邦。賊聞諸將來討。修原城故壘據之。十二月重昌等至。約西國諸侯攻之。賊堅守不屈。我

軍屢敗。家光聞賊勢披猖。更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赴討。晦。重昌聞之曰。吾不能拔孤城。何顏而見二將。明日歲首。賊必怠備。急攻拔之。衆皆贊之。

板倉重昌戰死

十五年戊寅正月朔。重昌率諸軍進攻。先鋒有馬忠賴敗退。諸軍逡巡。重昌提槍而進。諸軍不應。乃攀壁而登。矢石雨下。冑碎槍折。中丸而死。初重昌發江戶。柳生宗矩曰。重昌必死。吾爲天下惜之。重昌過京。兄重宗送之曰。吾不得復見弟也。果如二人言。三日信綱等至。細川光尚帥兵萬餘人至。立花宗茂細川忠利黑田忠之鍋嶋勝茂來會。賊夜航海。欲奪肥後瀨海倉穀。忠利士北川某。令銃卒守海岸。挿火擬砲繩。駢植于海濱。賊見以爲有備而還。城中食竭益困。一日宗茂戒鍋嶋寺澤營警備曰。今夜賊必來襲矣。賊果斫營。以有備敗退。衆問宗茂何以知之。宗茂曰。賊爭登堞窺望二營。以是吾知之。水野勝成率軍而至。諸將會議。氏鐵曰。苦攻損衆。將軍

所戒。唯當持久困之。勝成曰。賊久困守巢穴。誰復應者。宜餓殺之。氏鐵曰。善。請待彼糧竭。勝成曰否。諸君合圍。至今日。此其時也。信綱稱善。與諸將約戰期。鍋嶋勝茂先期薄賊壘。於是諸軍四面肉薄而登。奪外城。明日乘曉攻牙城。黑田氏將黑田某先登。火箭雨集。城上廬舍皆火。諸軍坌踴而入。城乃陷。細川氏士某斬時貞。屠殺賊男女三萬七千餘人。誅渠帥十餘人。餘黨悉平。尋賜松倉重次死。流弟重利於讚岐。削寺澤

正之鎭東陲

賢高封鍋嶋勝茂犯軍律法當國除賴德川賴房言免之初家光召正之曰西海擾則備東陲乃祖訓也卿其就國以鎭之既而出羽白倉民作亂謀殺幕吏正之以計擒殺賊魁三十餘人衆曰此幕府之民也受教處之正之不聽卽日磔之聞者震懼東陲賴以無事

論曰天草一嶋合草賊耳非大藩巨鎭援之聲勢非健將猛卒資之搏噬而仆板倉重昌於前敗有馬晴純於後松平信綱水野勝成

以一世名望監其軍而後僅平定之彼以烏合一草賊倔强至此者何也余讀歐土各國史至十字軍及新舊教黨之亂而後有知教法之難力爭不可以常理論焉者也夫十字軍起于回教人黷耶蘇墳墓也而百萬大兵不期而雲合蹂躙萬里之絕海出入百死之危地糜國力勦人命前後覆敗至九至十無少悔色新舊教黨不過爭宗旨之得失而犯國律抗國討分黨別派父子爭隙骨肉相仇

抉眼爛臂死者百萬至今爲梗嗚呼耶蘇憂人道滅裂教之相生相養之道而其徒競爲危激踏水火而不辭得無乃其立教大旨有未得中正者而然焉也邪蓋彼以耶蘇繫十字架爲一大靈蹟曰耶蘇死于教法靈魂昇天百世不死愚民無知心醉其說合掌讚拜不懈昕夕唯恐禮敬未至熱信未切也一見排耶蘇者戟手而爭曰此獲罪於教祖者刀鋸之所臨矢石之所攢踊躍奔赴視死如飯

曰可以答教祖之恩而階昇天之福也夫賁育之無敵于天下者以其不畏死也不畏死者猶無敵于天下況以進死爲昇天之福其奮迅果決果爲如何此固賁育之逡巡所不敢抗者舉天下之勇無之能勝也天草爲當時教徒之淵藪以烏合一草賊抗天下之兵固無足怪也是役柳生宗矩策重昌之必敗曰以織田右府及神祖之勇數厄於大坂三河教徒之至搆兵未可以草賊槩之也夫宗

土井利勝大老職

矩策重昌之必敗是也以三河大坂教徒槩天草則未爲得矣蓋佛慈悲爲旨殺伐爲戒而耶穌以死于教法爲聖蹤曰寧負國法而不負教法寧負君父而不負教祖此其强項百陪佛氏者宜天草之亂至勦其根株戮十四萬人而後已矣

是歳始置大老職以土井利勝爲之番頭阿部重次爲老中仍兼番頭時執政多兼番頭

十六年己卯春正月徙封松平信綱於河越阿部

嚴禁耶穌教

忠秋於忍　夏五月和蘭來聘試所獻震天雷於麻布　秋七月令諸國曰國家嚴禁耶穌教蕃人非不知也而彼潛遣教士蠱惑百姓啓禍亂自今嚴禁其來船犯禁者輒毀其船誅其人封賴房長子賴重於常陸下館　八月江戸城火殿宇皆燬　是歳放荷蘭諳厄利亞人於咬𠺕吧蠻人在長崎者營館於浦頭不得與里人雜居

十七年庚辰春正月幕府禁市人奢侈　三月天

日光寶塔成

皇朝上皇於櫻町宮　夏五月阿媽港船來長崎幕府遣加加瓜忠澄告之曰汝等屢犯我大禁是蔑吾國也悉捕斬之燒其船及貨物　秋七月放讚岐國主生駒高俊於出羽賜一萬石其子刑部　是歳饑諸國牛多死

十八年辛巳春正月始置勘定奉行　二月江戸城成　秋七月日光廟寶塔成家光議寶塔制作執政薦嶋田利正利正以多智聞對曰若能修豐國社則日光之塔萬世不廢矣　八月家

黑田鍋嶋二氏掌長崎防禦

家綱拜山王祠

光世子竹千代生天皇遣使慶之　家光以天草嶋屬肥後代官命黑田鍋嶋二氏掌長崎防備家光嘗諭長崎奉行曰薄海之內有異姓代興是吾家之耻若喪寸土於外國天下之耻卿等以此爲意

十九年壬午春正月封堀田正盛於下總佐倉　二月世子家綱拜山王祠使三藩扈從義直引北山行幸足利義滿攙班位之事辭之家光不能强　三月始置勘定頭　諸國大饑餓莩滿

路誅吏人與姦商交結閉糶者十數人發倉賑之　夏五月令普代諸侯遞年就國　是歲遣大目付於東海道訪民疾苦

加藤明成國除

二十年癸未夏五月加藤明成稱病辭封沒其會津四十萬石明成性貪聚歛國人不服老臣堀主水驟諫不納遂率徒屬發銃火橋去匿高埜明成索之僧徒不出明成益怒請幕府以國易主水主水窘蹙訴明成十餘罪家光曰主水所言不爲無理然發銃去國是叛也捕之與明成

明成誅之加藤氏亡後家光念嘉明之功存其祀　六月朝鮮來聘獻洪鐘匾額等於日光廟　秋七月徙封保科正之會津會津自蒲生氏已後皆不令其終時人以爲不祥至是正之勵精圖治教化大行　八月始置新番　冬十月

天海寂

大僧正天海寂年百二十五天海姓三浦氏號南光坊法印陸奧高田鄉人自家康時常參帷幄陰贊機務家光最厚遇之人比明道衍云

天皇讓位於皇太弟

後光明天皇諱紹仁後水尾第四子母壬生院藤原氏贈左大臣基任女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正保慶安承應崩壽二十二葬泉涌寺

冬十月天皇卽位於紫宸殿年十一尊先帝曰太上天皇　十一月天皇始讀書

正保元年

正保元年甲申夏四月松平長綱喪心國除長綱曾祖曰之綱豐臣秀吉微時嘗爲之家奴　家光狩千住驛馳而還從者皆後惟堀田正盛阿部忠秋等數人從家光命讓從官後者　秋七

土井利勝卒

月大老土井利勝卒年七十一秀忠之薨物議

沸騰人心危懼利勝運謀鎮定天下晏然秘計不傳其執政務總大體不尚苛察天下稱爲名相　冬十二月荷蘭來聘　是歲清商林友官等修耶蘇教發覺召之江戸鞫問將誅之清商哀訴曰願改過滅死按驗祆徒船來者乃放還長崎

諸家大系圖成

是歲諸家大系圖成

二年乙酉春二月家光課諸侯浚江戸城溝　三月越後始出石腦油　夏四月以德川家綱爲權大納言敘從三位　冬十一月勅賜宮號於

柳生宗矩卒

日光座主

日光廟。修五條石橋。

三年(丙戌)春三月。天皇遣使班幣於日光廟。每年爲例。稱曰例幣使。　柳生宗矩卒。宗矩善擊劍。家光師事之。數進規諫。多所裨益。及卒悼惜。特奏贈從四位下。　秋八月。東叡山座主兼日光祭主守澄法親王。至自京師。皇子補日光祭主。始于此。

論曰。源賴朝創覇府以來。姦雄接踵。其所以爲橫肆。無所不至。而論者以足利義滿爲僭

竊驕奢之極。余謂義滿之不臣。固不可以常理論之。然而猶能以父子禪讓之禮。迎後龜山天皇。此知尊正統天子者。以德川氏所爲論之。未爲大過也。請就家光之事論之。夫家光資父祖餘業。金城湯池。亦可以無加。而課天下。增築西城。以自奉輪奐之美。雖或讓金閣。至其竭國力。耗民財。則非區區金閣所能匹也。然而城闕所以威天下。猶有說也。而至其修築增上寬永二寺。則堂塔之宏。棟宇之峻。固非義滿寶幢相國之比也。然而寺塔所以托祖宗之兆域。猶有說也。至其營日光。則赭山頂。錮泉源。傾天下有限之財力。與終古未曾有之土木。義滿雖驕奢。未曾爲斯無益也。然而此猶所以追尊其祖。未爲無一理也。至請朝廷冊親王。爲日光座主。以奉祭祀。則余不知何說也。世傳此謀出于僧天海。其意蓋謂。旣犯天下之大順。若一旦有承久建武之事。則奉天潢西向。學高氏之所爲。則可以免賊名也。其不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

非耶。且高氏以虐賊自棄。固不足深責也。而其奉光嚴帝。出於窘蹙不得已之餘。其心非自始爲之也。而今家光在天下無虞之日。甘爲此不臣之擧。若以春秋誅心之法。則不知其罪孰與高氏也。蓋德川氏之有家光。猶足利氏之有義滿。義滿襲父祖之餘威。合一南北。家光積威三世。以臣待天下諸侯。傳所謂人衆勝天者是也。而後之論義滿者。爭咎其

僭竊此亦天定勝人者矣而家光之僭竊倍蓰義滿而無一議者發論及此豈天獨有所私於家光耶蓋將待其人於三百年之後以定其勝人者也

明鄭芝龍乞援

冬十月家光以明人鄭芝龍乞援書示諸侯令三藩及執政議之三藩皆奮然以爲可出援井伊直孝進曰三君之議則壯矣然而芝龍外國一將援之何功議遂息焉芝龍嘗來肥前平戶娶田川氏生子成功後芝龍迎成功母子會戰

敗田川氏殉難淸兵吐舌

論曰明將鄭芝龍遣使長崎乞援兵家光召三親藩及執政議之義直賴宣等皆言宜出援井伊直孝曰斂本邦以救外國不可謂計矣家光從其言夫三親藩之議則壯矣然當此時士民纔息創痍未瘳家光用直孝之議謝絕外交帖然以養國力可謂當矣而余嘗竊有所憾焉嚮者豐公發無名之師於朝鮮攻伐七年七道丁壯苦軍旅老弱勞轉漕殺傷數十萬生民遂不見其功自吞恨而逝若令豐公生於明社旣滅之日出師於海外以應芝龍所請則其所爲未必不得其要領也芝龍本海寇非眞爲明社忠計者較之吳三桂聞京師陷縞素發哀乞援兵爲少有間而已然愛眞覺羅氏橫奪明社以暴替暴以夷變夏薙髮令下人心不服此千秋不再來之機會也而我鋒慓悍不可敵者南京地方固所熟知也一旦因其請出兵則堂堂名義固

非嚮征韓貪兵之比一帆直指建業溯江水衝中原使彼知我邦技倆豈不一大愉快哉然是特比暴無名之師於海外則稍有出師之名耳豈籌萬全之論耶當時外交未整公法未明則直孝之阻三藩議固可謂善養國力者也夫

和蘭來聘始給之銅從其請

四年丁亥春正月關白康道辭攝政左大臣道房代之五日而薨三月前左大臣一條昭良復

復大廟奉幣使

攝政昭良初名兼遐後陽成帝第九子。夏六月。波爾杜瓦軍艦二隻來長崎。請互市。奉行馬場利重命西海諸侯出兵備之。會者四萬九千餘。沈鍊索於海底。斷蠻船歸路。報狀江戶。有令曰。嚴防備。驗夷情。彼若遁逃。掩擊殲之。乃遣大目付諭之曰。汝知我嚴禁而猶敢來。不遜也。唯使人有禮。故放還。愼勿再來。秋九月。遣使奉幣於大神宮。奉幣之禮久廢。至是復之。冬十二月。封增山正利於相模。食一萬石。正利家綱

慶安元年

所生增山氏之弟。

慶安元年戊子。春正月。封青山宗俊於小室。食三萬石。家光見宗俊曰。汝父忠懇至切。吾時年少濫罰之。今所以封汝者。欲以慰汝父於地下耳。三月。造木曾棧道。夏四月。家光詣日光廟。公卿僧侶從京師來贊儀者五十七人。六月。松平正綱卒。正綱自家康時。統天下大計。理繁治劇。事無壅滯。寬永中。置勘定奉行三人。正綱在時。以一人理其職云。秋八月。福知山城主

明鄭成功

稻葉紀通以殺無辜自殺。封除。

二年己丑。春二月。家光召見諸侯。謂之曰。近歲犯法令。專事奢侈。自今後。宜務從節儉。夏六月。地大震。江戶城石壘崩。八月。和蘭船言遇南蠻船於海上。載耶蘓徒二人。乃命山陽南海西海諸侯。警備海濱。冬十月。前關白近衛信尋薨。信尋後陽成帝第四子。禁收地子借宅。是歲。明人鄭成功遣使乞援。不報。先是成功父芝龍背明降清。成功堅執不可。猶奉明正朔。與

家光薨

清抗。

三年丙戌。夏四月。家光命六諸侯曰。大城內有火。急騎來救。命諸侯救火。始于此。世子家綱遷居西城。五月。德川義直薨。義直不悅佛。先死與林信勝議。製神主。自謚曰敬。凶禮不用浮屠。自義直始。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群臣表賀。

四年丁亥。春二月。天皇覲上皇於櫻町宮。夏四月。家光封子長松德松各十五萬石。家光疾。召三親藩及執政。遺命曰。卿等輔佐幼子。政事

誅由井正雪等

一遵舊章。又特命松平正之曰。善輔吾兒。言畢薨。年四十八。堀田正盛阿部重次內田正信等殉之。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大猷。松平正之井伊直孝酒井忠勝板倉重宗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以遺命佐家綱。家綱時年十一。　秋七月。處士由井正雪謀不軌。伏誅。磔其徒丸橋忠彌等。正雪駿河人。幼時讀太閤記曰。秀吉不可爲乎。去遊江戶。有一老人自云楠氏裔。正雪從之遊。遂自稱楠氏遺裔。丸橋忠彌以槍術名。正雪

與之交。會衆於道灌山。竊圖作亂。正雪還駿河。老中松平信綱得狀。遣町奉行神尾元勝石谷貞清等圍忠彌家。擒之。遣駒井右京於駿河。捕正雪。右京與城代大久保忠成謀。遣吏圍之。正雪及其徒八人自殺。尋誅忠彌等三十餘人。餘無所問。初熊澤伯繼詣德川賴宣第。見一士人。不敢交言。見賴宣曰。今見一士。彼何人。曰。彼爲吾講兵書。處士由井正雪也。伯繼正色曰。如彼者宜勿近。他日正雪亦曰。曩日見一士。彼何人。曰。彼爲吾講經書。熊澤伯繼也。正雪正色曰。如彼者宜勿近也。

論曰。罪囚。洋人所謂有常事犯者。有國事犯者。兩者異其源由。是以刑之。亦不能無異同。今也搜索罪囚。必有連累者。魁首既就縛。有連累則政府宜先察其事情。彼果有行兇之志。則政府宜捕執之。以絕禍根也。而連累者。或爲魁首所教唆脅迫。魁首逮捕之後。果得其情。宜撿治以放解。常事犯者。連累僅小。不

過數人。至國事犯。則其連累黨與。與主犯者。同其志念者。以千百數。其心術固可憎。而或當事之未發。與犯人議政治。謀事務。遂爲其所連坐。或際戎馬紛擾之日。失於暴擧激論。竟陷其黨者。其所爲固非有連累黨與之罪也。而輕佻浮薄之輩。雷同附和者。非其眞心謀逆。亦可知矣。或朋友故人。以暴擧激論慫慂教唆者。雖知其不可。不得已與之黨之。或恐其徒嘲罵我爲怯懦。乃僞唱和。以計一時

之苟免。如此則雖事涉機密。主叛既就縛。事或平定。則不必要搜索。酌其事情。措之不問。不亦可乎。國事犯之關人民之安寧也大矣。在上者。務減其罪。以輕其獄耳。正雪之獄。信綱能洞見其事情。偏以正雪遺書爲証。左不問連累者。於是天下人心竟不擾亂。蓋信綱講法律學與否。措不論。明達法律理。故其成跡與今日文明諸邦所行。自相符合矣。嗚呼。如信綱者。聰明卓越。可謂能治國事犯者矣。

家綱征夷大將軍

八月。以家綱爲征夷大將軍。敘正二位。任內大臣。　九月。關白康道罷。　冬十二月。左大臣尚嗣爲關白。　是歲。家綱令曰。諸臣年未滿五十。臨死請養人子者許之。五十以後。未定繼嗣。臨死請養人子者。不許。

承應元年

承應元年。壬辰春三月。佐渡僧某。與處士辻藤某集徒衆。據小比叡山。代官伊丹勝長討斬之。　夏五月。命水野忠職。內藤忠興。松平光重。更守大阪城。以三年爲期。世謂之假城代。

玉川上水　皇宮火

二年。癸巳春正月。天皇召處士朝山素心。講周易。協旨寵遇優渥。呼曰北白川三位入道。不敢名。素心號意庵。平安人。　穿渠引玉川。供府民吸飲。　夏六月。京師火。皇宮罹災。家綱遣吉良義冬於京師。獻黃金及物。　秋七月。關白近衛尚嗣薨。

兩典廄

八月。以家綱爲右大臣。弟綱重任左近衛權中將兼左馬頭。綱吉任右近衛權中將兼右馬頭。時人謂之兩典廄。家綱遣松平正之於京師。謝恩。　九月。以左大臣光平爲關白。　琉

球來聘。　是歲。命松浦鎮信築砲臺於長崎。

板倉重宗

三年。甲午秋七月。所司代板倉重宗罷。重宗在職三十餘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每聽訟。必西向禱拜。而後隔紙障。置茶磑。且碾且聽。人問其故。重宗曰。聞愛宕神有靈。吾斷訟有一不公。欲神殛之也。聽訟之明暗。由心動靜。心靜則茶之落磑必細。動則必麤。此吾之所以碾茶試之。人之面貌美醜不同。先視其面。則愛惡既萌於胸中。安得無寃枉。此吾所以設紙障也。　八

月。清國黃檗僧隱元來長崎。　九月天皇崩。天皇宏度英邁。好學。嘗勅侍講。進程朱新註。或奏古來進講。必用古註。帝曰。論道何別新古。擇其善者而從之耳。勅議改服色制度。建孔廟。復大學寮。未及施爲而崩。天下惜之。無嗣。朝臣相議迎後水尾上皇第六子良仁親王。奉劍璽。　冬十月。葬泉涌寺。大將軍家綱遣吉良義多於京師。會葬。　牧野親成爲京都所司代。

續日本政記卷之二

續日本政記卷之三

近藤觧城　著
賴復　閱
岡千仞　閱

後西院天皇

（諱良仁。後水尾第六子。母逢春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隆致女。在位八年。改元三。曰明曆萬治寬文。禪位皇太子。後二十三年崩。壽四十九。葬泉涌寺。）

十一月。天皇踐祚。

（明曆元年）（黄檗山）

明曆元年（乙未）冬十一月。皇宮成。天皇遷御。是歲。家綱剏萬福寺於山城宇治郡。擬足利氏天龍相國諸寺。以清僧隱元爲主。

二年（丙申）春正月。天皇即位於紫宸殿。大將軍家綱遣松平賴重於京師賀之。列侯五萬石已上者。獻白金賀之。遣北條氏長巡察關東八國。夏五月。暹羅人來長崎。上書及方物。請貿易。幕府卻其貢物諭歸。秋八月。駿河城主稻葉正能。爲其隷安藤某所殺。命捕賊賜同族正則。處焚刑。冬十二月。駿河民請鑄錢。許之。

（江戸大火）

三年（丁酉）春正月。江戸大火。延及牙城。火勢甚烈。家綱議避火。酒井忠勝。井伊直孝。各請避其壁。松平信綱。請避寬永寺。安部忠秋。執不可。遂避西城。細川綱利第罹災。而不顧。帥兵護西城。伊達忠宗告曰。臣恐有他變。既分兵扼品川千住要路。火不滅者一日夜。橋火道塞。焚溺無算。海濱避火者。航而逃。風濤暴急。舟皆覆没。郭門閉。風燄將及。衆爭緣壁。墜下死者相枕。越三日而始滅。大城蕩燼。府下爲焦土。列第罹災者一百六十所。松平信綱。酒井忠勝相謀。使諸侯皆就國。德川賴宣不悅。信綱曰。今府下焚蕩。百萬生靈。囂囂苦飢。諸侯乘間竊發。則何以防之。不如使就封。事至徐爲之備。賴宣稱善。賜金十六萬兩於江戸市人。及貸諸侯罹災者。瘞焚死屍九千六百五十三人於本莊牛嶋。創一寺。號回向院。

（回向院）（林道春卒）

二月。民部卿法印林道春卒。年七十五。道春初名信勝。平安人。從藤原肅。受四書朱子集註。行於世。道春之力也。子孫世爲幕府文學。

大廟火

朱之瑜來

井伊直孝卒

三月。更賜諸侯第地。自是三藩宗族。賜邸第於郭外。又萬石以上。賜別墅。慶長中。侯伯賜第。皆盛興土木。金碧晃耀。市人或造三層樓。窻戶塗以漆。竟爲豪侈。至是稍從儉樸。　秋七月。家綱聘兵部卿貞清親王女。　經營江戶城。使加賀肥後以下諸藩助役。一萬石課役夫一百人。

萬治元年戊戌。秋九月。明鄭成功。致書乞援。不報。

冬十一月。家綱發使。巡察郡國。　十二月。伊勢內宮火。停朝三日。　閏月。家綱遣石川正次

於伊勢。權造宮。　以稻葉正則。爲老中。

二年己亥。春二月。明朱之瑜歸化。之瑜字璵。欲賴我力。興復明社。來長崎。三次。既而不得志。至是不復還。德川光圀聘爲賓師。　夏四月。詔以大將軍家綱。爲左大臣。遣使就拜。　六月。勅家綱作神宮。　井伊直孝卒。年七十一。直孝歷事四世。以耆宿見重。家光之薨。直孝召見林道春。問古賢臣輔幼主之道。討論數日。道春退語人曰。井伊氏武人。不識字。而其言行。往往暗合古人。

仙臺溝

堀田正信喪心

酒井忠勝常稱直孝曰。幕府柱石之臣矣。每有大事。衆論蜂起。危疑不能決。直孝奮然曰。天下之事。窮於今日矣。辭氣激烈。一座爲之奮激。遂能排難解紛。諸老臣皆推爲不及。　秋七月。家綱增大番隊士。　九月。江戶城成。定諸侯登營之章。　冬十一月。神宮成。　十二月。久松定政不告而歸邑。議收其封。　是歲。筑前國守黑田光之。築石堰於博多海中。以便碇泊。長數百步。三年而成。

三年庚子。春二月。命伊達綱宗。穿新溝。自筋違橋至牛籠。以通漕運。　夏六月。震大坂城樓。延燒硝庫。死者數百人。幕府遣松平信綱修之。　冬十一月。堀田正信坐喪心。沒佐倉十萬石。賜子正休米一萬苞。嗣祀。初正信致書老中曰。自將軍襲職。巳十歲。輔臣失道。上下罷弊。今宜施恩惠。以贍窮乏。請先獻臣城邑。以充其費。乃不告而就國。松平信綱曰。正信喪心矣。保科正之曰。彼志在報國。何謂喪心。信綱曰。欲輸城邑。唯當

仙臺亂本

待命邸中何爲不告而就國耶彼名臣之子不忍絕其後故吾爲喪心爾一座稱善乃使弟安吉錮正信其第。　是歲命伊達綱宗傳國子綱基綱基甫二歲命伊達宗勝攝國事宗勝與老中酒井忠淸有姻權勢薰灼因潛蓄異志宣言綱宗喪心請幕府傳國綱基乃使宗勝及田村宗良幹國宗勝引原田宗輔爲腹心黨宗輔傾險有材幹國事悉決於二人宗良備員而已

寬文元年

寬文元年辛丑春正月皇宮災帝奉神器幸昭高

院法皇幸修學院　二月帝遷御權大納言藤原基熙第大將軍家綱遣今川範貞獻御衣及白金一千枚　三月荷蘭來聘　秋七月德川

德川賴房卒

賴房卒遺命曰邦俗以殉爲禮君而無殉者稱之不君臣而不殉者稱之不臣不仁亦甚矣汝其禁之其臣眞木景猶山野邊義忠等皆欲殉之光圀親詣其家諭止之　閏八月家綱封其弟綱重於甲府綱吉於館林　使諸侯造公卿第宅　保科正之禁藩臣殉葬

松平信綱卒

二年壬寅春正月朔天皇在行宮停三節會　三月松平信綱卒年六十七信綱銳敏絕人練達時務家光之薨也由井正雪等謀逆後又大火人疑賊黨所爲也物情恟恟信綱從容區畫事無壅滯人心賴安焉罷諸藩任子毀方廣寺銅佛鑄錢皆出于信綱之議天下以爲不愧古賢佐　以青山宗俊爲大阪城代罷更番　夏四月大將軍家綱造皇宮課毛利黑田諸氏助役　五月京師地大震行宮二條城皆壞五條石

酒井忠勝卒

橋崩　六月諸國大水　秋七月酒井忠勝卒年七十六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爲天下所倚賴家光嘗欲封以駿河忠勝辭曰此東照公薨喪之地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臣不敢當遣人諭之曰卿不欲去若狹乎吾當給以鄰近之地忠勝固辭曰臣所以辭封者亦有說焉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古今歷歷可徵也今臣受厚祿安知不異日生侈心乎縱臣恭謙終身又保不子孫之招禍

乎。家光嗟歎而止。 八月。常陸下總下野盜起。尋平。 冬十一月。皇宮成。

三年癸卯。春正月。天皇讓位於皇弟識仁親王。帝以爲災異荐臻。民心不安。皆朕涼德之所致。因避位。徙御凝花洞。讀書品茶。優遊卒歲。嘗謄寫御府記録各二部。納仙洞文庫。既而御府記録災。今所存帝親寫者尚多云。

靈元天皇 諱識仁。後水尾第十六子。母新廣儀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基音女。在位二十四年。始仍用寬文。號改元三。曰延寶。天和。貞享。崩。壽七十九。葬泉涌寺。

夏四月。天皇卽位於紫宸殿。時年十歲。仍用寬文號。 二月。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更稱明正天皇曰本院。以經孝爲右大臣。 大將軍家綱令天下。禁殉死。 以酒井忠清爲大老。賜三萬石。威權大縱。 秋八月。家綱頒武家法則二十四條。 以久世廣之爲老中。 九月。以小倉藩主小笠原忠眞爲鎭西探題。 是冬。德川光圀養兄賴重子綱方。爲嗣。以巳子賴常。承賴重後。 十二月。京師地震。市廛皆壞。

禁殉死

四年甲辰。秋九月。關白光平辭攝政。以左大臣房輔代之。

五年乙巳。春正月。震大坂城天主閣。城中藏焇藥。衆驚譟曰。藥發則立致粉虀。城代板倉重矩令曰。火藥已投壕中。衆乃定。重矩嚮令人徙火藥於私第云。 冬十月。禁日蓮宗不受不施派。 十一月。以土屋數直板倉重矩爲老中。 德川光圀毀境內淫祀三千八十八宇。 是歲定絹布長二丈六尺爲一端。

震大坂天主閣

六年丙午。夏四月。家綱禁諸侯騶從過馬三匹槍七條。 五月。京極高國有罪。流於南部。子高賴於伊勢。遣青山幸利於丹後。收城地。高國老臣澤岡圖書。見幸利曰。寡君獲罪國除。臣等不敢抗命。但未得主命而付城。如天下笑何。臣請刳腹以致城。幸賜驗視。幸利報江戶。高國手書諭之。圖書等輸城而去。 秋七月。德川光圀毀國內新寺九百九十七宇。藉破戒僧編氓。 冬十

山鹿素行

月。錮處士山鹿義矩於播磨赤穗。義矩著聖教要錄。駁宋儒。由此獲罪。

論曰。林信勝講四書新注。三位秀方曰。經筵故事。未嘗講新注。信勝以一匹夫。叨唱異學。僭妄亦甚矣。廷議擬其罪。德川家康不肯曰。匹夫唱道。實可嘉尚。大哉家康之見也。是後野中山崎諸氏。以宋學。中江三輪諸氏。以王氏之學。伊藤維楨物茂卿。各出異見。說經義。文人學士。比肩輩出。以開一代之文明。實家

康是言啓之也。山鹿素行撰聖教要錄。曰孟軻以外無眞儒。當是時。執政保科正之師事山崎嘉。偏信宋學。深惡素行爲異說。曰唱邪說惑亂人心。錮之赤穗藩。停聖教要錄刊行。陋哉。正之之見也。自正之起是獄。天下漸以語言爲忌。學風日陋。及松平定信當路。遂用柴野尾藤古賀三子之說。使諸藩學。悉用宋學。目排程朱者爲異學。學途日隘。朝野分黨。文士弄筆墨者。片言隻語。少觸時諱。則論其

罪。林子平以海國兵談。禁錮終身。渡邊昇以愼機論。幽閉自刃。高野長英以夢物語。出走自殺。自是志士論時事。文士業鉛槧者。惴惴焉唯不免之恐。有記時政。譯洋書。述淸英亂狀。江戶風俗。刻淸人新著。而得罪者。天下心知其非。不敢口其說。猶隄防阻氾濫。及其一決不支。滔天襄地。無如之何。而其所以至此。正之之偏見爲之俑也。嗚呼。天下物理。非一人視聽所能盡。人人思想。非三尺死法所以

拘。故明主之爲治。必令天下盡其言。言有得有失。有是有非。猶玉石相磨。以發光澤。水火相克。以資人用。唯然。故天下人人。礱磨眞智。發明至理。駸駸焉日進文明之域。不自知也。聞西洋各國。設刊刻令。甲以護撰著之特權。庶幾得明主爲治之意也。

七年丁未。春二月。遣巡察使於諸國。廉問風俗。三月。禁播種烟艸於良田。 夏五月。沒水野元知安中二萬石。賜堀田正俊。 秋九月。盜竊外

宮寶刀而去所司代牧野親成捕斬之　冬十二月遣使巡察西海諸藩

八年戊申春以老中板倉重矩攝京都所司代　二月流高力隆長於陸奧初隆長父忠房得封嶋原以其地新經兵燹命之撫輯農商且賜金穀助賑恤至隆長苛虐無恩百姓大困巡察使入境訴者相屬乃沒其封　三月以攝政房輔任關白　是歲禁庶人佩大刀著絹紬　秋八月削奥平昌能封二萬石昌能父忠昌卒其臣

杉浦某殉死家綱以其犯大禁削昌能封杉浦二子皆處斬殉葬始止

九年己酉春三月大將軍家綱奉法皇命修泉涌寺落之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設節會

十年庚戌春二月以永井尚庸爲京都所司代罷板倉重矩攝職　夏五月以穀價騰貴令諸國禁釀酒　六月本朝通鑑成家綱以稿示三藩德川光圀閲之至以皇朝爲呉泰伯之後大驚曰天朝自有正史如何取海外妄說以汚蔑皇

本朝通鑑成

胤且祖宗之於西土抗禮不相下今乃以附屬國自處是誣祖宗也請命改定聞者歎服　秋八月大阪大風船舶橋梁破壞不知數人多溺死　冬閏十月頒新量於天下　是月蝦夷作亂松前泰廣討夷之初東蝦夷有釋仙者勇力超人鈔掠諸嶋礦夫莊太夫娶其女使之謀松前夷人鬼菱歸心松前屢與釋仙戰釋仙攻殺之而松前藩未之知商船載官吏至釋仙又殺之奪財數人遁還松前始知有變馳使江戶請

討之幕府使麾下松前八左往援之松前將蠣崎作左率兵進入夷地釋仙遣兵二千逆拒松前又遣佐藤權左松前儀左仁井田瀨兵等繼進八左亦來會與夷人夾水戰斃百餘人夷走據山我兵追薄夷下山泅水遁諸將進討前軍距夷居里許使人謂之曰汝欲戰乎降乎釋仙來降權左延見曰汝罪不容死何不獻物贖之釋仙取雜貨千種獻之乃置釋仙以下二十餘人飲酒密報後軍至夜軍咸至合圍大喊悉斬

蝦夷作亂

德川賴宣卒

仙臺亂

之。釋仙伸頸受刃。衆進平夷壘。莊太夫帥餘黨來襲。我兵邀擊殺之。夷地悉平。

十一年。辛未春正月。德川賴宣卒。賴宣豪邁有識量。家康諸子中。享年最永。聲名大震。好學通大體。虛己受諫。嘗親以佩刀試死囚。應手立斷。左右讚嘆。儒臣那波道圓獨蹙頞無言。賴宣顧曰。漢土亦有如此者乎。道圓曰。人君手斬人者。桀紂是也。邦俗刃罪人者。穢多是也。賴宣色然。既曰。汝言極善。厚加褒賞。　夏四月。家綱放伊達

宗勝於土佐。初宗勝欲奪宗家。與宗輔謀鴆綱基。伊達宗重訴之幕府。大老酒井忠清召宗重宗輔對辨。宗輔辭屈。挺刀斫宗重。一座驚起殺宗輔。宗輔隸片山某。擁宗輔子大內藏者。據其邑。綱基老片倉某誘殺之。家綱召綱基曰。卿幼齡。未嘗預政事。故釋罪而不問。自今卿其親政。

秋七月。琉球來聘。　冬十二月。松平輝綱卒。輝綱好武。督勵其下。講習武技。創意造戎具。世爭摸之。輝綱少時從其父討耶蘇賊。然非有戰

流處士奥平源八

功。而以武著。

十二年。壬子春二月。流處士奥平源八。奥平傳藏。夏目外記於伊豆大嶋。源八父內藏事奥平氏。內藏與族隼人爭事自殺。昌能逐源八。母弟外記。族傳藏亦坐免。而不問隼人。二人皆欲助源八報仇。隼人懼。匿麾下人家。源八諜知之。夜帥七十餘人襲之。擲炬門內。連呼失火。奪門而入。適隼人不在。乃殺其父半齋及左右數人而去。隼人聞之。擁十餘人追及。傳藏盤槍還鬭。鎗隼

人仆之。衷甲不傷。乃投槍相搏。遂擠之塹。令源八馘之。三人投一士人家。散去其徒。既而家綱下令大索。三人自首。請就死。家綱感其義烈。特減死一等。

或曰。唐憲宗朝。有復仇者。敕群臣議。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見於禮記。又見于周官及諸史子。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然

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則無失其措矣議論精確而定處配流夫聖經既存不共戴天之義則子復父讎非定例之可限也而不先言于官自專則固無有可旌賞之理也然則赦而不問可謂斟酌最得其宜者也如流之亦非矯厲之道也我國武治之世貴氣節復讎附黙許不禁令被害者之子弟親戚還祿致俸去國辭主而索其讎於天下報之亦退之所議之意也然余獨

怪執法之者令賊遁逃而不知嚴逮任子弟親戚之索而殺之亦以爲盡其職邪

丈山歿

三月京北隱士石川重之歿重之號丈山初仕家康大坂之役犯軍律見黜退營詩仙堂於洛北而隱焉後光明帝欲召見之重之詠國歌辭之帝高其節卒年九十　和蘭人獻輿地圖

夏閏六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兼輝爲內大臣

保科正之卒

冬十二月保科正之卒正之以幕府宗室負天下重名與德川光圀池田光政齊名聘京師人山崎嘉爲師嘉嚴毅善盡師道板倉重宗嘗見正之問湯武放伐之事正之曰桀紂暴主湯武不得已有放伐之事我國體異于彼文王伯夷可爲師湯武不足爲則重宗嘆服

論曰大義亘萬世不可易者謂之經隨時而輕重通變合道者謂之權經者賢人之所履行權者聖人之所大用所謂中是也故曰未可與權也殷紂無道殘害無辜暴殄天物酷虐斯極孟軻氏所謂獨夫是也方此時無代

天而行誅者民將無所賴矣周武固非狗一己肆行討伐也權爾然則夷齊諫之非歟曰否設如無夷齊之諫則天下萬世臣道墜地亂臣賊子踵起爭以放伐爲口實不復危殆乎韓子故曰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踵於後世蓋無武王之權則不能見夷齊之義而無夷齊之經則不能成武王之仁也但我朝國體非殷周之比如有抗雄略伐武烈者則亦唯亂賊也已矣凡生皇國者守夷齊之經可

延寶元年皇后火

咬菜

阿部忠秋卒

也行武王之權則不可也亦唯各隨其國體民情而已正之之學出于山崎嘉其論國體確然不可易亦因致知工夫之熟也宜乎定信之稱爲善人

延寶元年癸丑夏五月京師火延燒皇宮　諳厄利亞使者來長崎請互市荷蘭人告其意不可測乃却之　板倉重矩卒重矩嘗扁其居曰咬菜謂人曰自警語耳及卒家無餘財時人悼惜

冬十二月以阿部正能爲老中

二年甲寅春二月大將軍家綱置修皇宮司命松平綱政掌之　夏四月畿內大水

三年乙卯家綱令因備二藩鑿府下一溝二藩辭以國用匱乏家綱怒久世廣之曰兩藩食三國不能鑿一溝耶想東藩鑿塹西藩築壘祖制也兩藩辭役不爲無謂矣今命之他藩是辱兩藩也不如令有司爲之家綱從之　夏五月阿部忠秋卒忠秋輔政三十餘年廉介自持杜絶請託及致仕幕府有大事執政就而諮焉　長崎

流長崎代官末次茂房

儒臣蓄髮

仙洞火

奉行使清人在長崎者造巨船募人赴無人嶋獲珍禽異卉而還家綱命畫工圖狀屛風　冬十一月皇宮成是夜洛西火延燒行宮本院及縉紳第宅帝奉神器幸青蓮院乃徙御於新宮

四年丙辰春二月流長崎代官末次茂房於隱岐初慶長中豐臣氏以村上某爲長崎代官末次氏訐其贓伏誅而已代其職至是茂房亦以贓敗　德川光圀命儒臣蓄髮曰自足利氏之衰武人率不識字令僧徒掌文墨及海內既平儒

者猶承其弊皆不蓄髮人亦以方外徒待之夫儒者講人倫之道君臣皆儒也安得以異流待之儒者蓄髮始于此　冬仙洞御所及東福門院火

五年丁巳春正月大將軍家綱命上杉長久弔災尋造宮　秋七月以大久保忠朝爲老中　冬十月上皇宮成家綱命吉良義英賀之　常陸陸奧海溢　十二月以右大臣基熙爲左大臣內大臣兼輝爲右大臣　閏月家綱獻冊府元

龜祿海百川學海等書。

六年戊午夏六月。皇太后德川氏崩。 秋七月。伊勢土佐豐前大風水。 八月。尾張美濃遠江駿河大水。

七年己未秋七月。以土井利房。堀田正俊爲老中。

九月。修石清水放生會。會廢者數百年。於是舉之。

〔家綱疾〕〔酒井忠清異見〕

八年庚申夏五月。大將軍家綱疾。大老酒井忠清據鎌倉故事。曰迎親王於京師爲嗣。衆莫敢可

否。獨堀田正俊爭之甚力。議乃止。德川光圀請使家綱弟參議綱吉爲嗣。家綱聽之。立爲世子。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間一日。家綱薨。年四十。謚曰巖有。葬寬永寺。自是寬永增上二寺爲德川氏塋域。 六月。勅贈家綱正一位太政大臣。

〔家綱薨〕

論曰。人君之德。莫大知人善任。所任誠賢也。則其所行者。皆吾所爲。功成事立而已。無所與。是天下之善。皆吾善也。則其於治何有哉。故曰用人惟哲。又曰任賢勿貳。然人君惟有知人之明。而後能用人。苟無知人之明。遇其人則善矣。苟非其人。小則亂法傷風。大則壞國亡家。豈可不懼乎。家綱藉父祖之遺業。身享太平之安。三十餘年。間雖有小賊姦宄。皆不旋踵而誅戮。於是定禮法。立制度。父祖三世之業。至是時大定矣。家綱何修而能得此也。余夷考其爲人。才德平庸。非有知人之鑑。其所爲則若燕而已。放鷹而已。非有躬親聽斷。摠攬大綱。且身多疾病。率委事臣下。然而

其事業能如此。豈非任得其人之效哉。當是時。保科正之以顧托位老臣之上。其他若酒井忠勝。阿部忠秋。松平信綱。皆忠誠直亮。各以所長事之。和而不同。忠而能諍。家綱皆能用之。各盡其能。其任賢一事。雖古明君猶有愧色也。蓋其天資柔順。深知遺訓之不可不守。加之親覩父祖優遇大臣之狀。以爲此皆父祖所遺於吾者。吾能任之。天下無可復足慮者。否則是背遺訓也。此其所以終始不貳

也。既而諸老凋謝。繼而任政者。皆不過悃愊自守之人。而無有復如嚮者諸賢其人。家綱乃以嚮所以任諸賢者。獨任酒井忠清。行私瀆貨。專權驕恣。至有下馬將軍之目。德川氏忠厚之風。爲之殆壞。則其任而不疑者。適足以成禍。此非任人之罪。而不能知人之過也。嗚呼。人主誠能用賢才。則平庸如家綱。其效尚如彼。況有剛明之識。而兼容人之量。不自用其才智。而盡人才智者乎。

綱吉

世子綱吉。設法會於增上寺。令內藤忠勝等掌其事。忠勝殺永井尚長於齋場。初尚長不禮忠勝。忠勝啣之。是日尚長因事斬忠勝。忠勝憤怒擊殺之。卽日賜死。沒邑。以尚長傲慢激變。亦沒邑。　秋七月。綱吉自西城。徙居本城。受三藩及諸侯賀。有議設策試諸侯向背者。光圀曰。我宗傳承五世。誰敢懷異圖。倘有之。請我任征討使。井伊直興進曰。先鋒之任。我不敢讓他人。議卽止。

綱吉征夷大將軍

八月。詔以綱吉爲征夷大將軍。敍正二位任內大臣。　閏月。綱吉令代官曰。民者邦之本也。代官之職。務察民疾苦。使無饑寒之患。年豐則民怠。制之產業。以防懈惰。長吏用心民事。不得專任小吏。凡堤防橋梁。以時修繕。莫至毀壞。　九月。綱吉使井伊直興入朝。謝大拜之恩。　冬十月。綱吉以子德松爲世子。　十二月。罷酒井忠清大老。　封牧野成貞爲列侯。綱吉在藩邸。成貞父成儀爲之傅。成貞襲祿。至是封侯。寵眷日厚。

天和元年

天和元年辛酉。春正月。綱吉遣使諸國。巡察風俗。　二月。召上野僧亮賢。賜高田藥園。建護國寺。以綱吉在孕時。其母囑亮賢有所禱。有是命。　三月。以阿部正武爲老中。

酒井忠清卒

夏五月。酒井忠清卒。年五十八。初忠清爲家綱所親任。勢焰薰熾。賄遺相屬。以其第近下馬牌。時人呼曰下馬將軍。家綱疾議嗣。忠清有異論。及綱吉立。罷職致仕。既而俄卒。或傳憂懼自殺。綱吉亦疑之。欲遣使診視。女婿藤堂高久。松平定有。請曰。蜚語何

綱吉治松平光長家臣之獄

所徵臣等以百口保之乃止。　六月、綱吉親聽松平光長家臣之獄。先是忠直謫所生二子、長良・長賴、及一女。光長憫永見某寃死、令二弟冐其後、以妹嫁小栗正矩。光長子綱賢先卒。無子。長良亦蚤死。時人謂長賴必爲嗣。正矩狡譎多智。詐言長賴當立。長賴大悅。傾心結附。既而正矩赴江戶、請光長立長良子綱國。長賴恚怒。密與其老荻田主馬等、謀殺正矩。謀泄。國內騷擾。訴江戶。經歲不決。綱吉召正矩及主馬等親聽之。詰正矩曰、臣之所爲、始非有私。某之事具有券書。阿部正武曰、汝果忠耶。何用券書。用券書適足以見其奸詐矣。正矩不能對。遂錮光長於伊豫松山、綱國於備後福山。沒高田二十六萬石。誅正矩・長賴以下數十人。諸侯聞綱吉斷案、莫不震怖。　冬十一月、權大納言藤原實起子參議公連有罪。褫其官、流佐渡。

大廟火

伊勢內宮災。　以戶田忠昌爲老中。　眞田信利有罪。削封。信利爲人暴慢。其臣佐藤直方屢諫。不納。直方致

祿而去。信利妻、酒井忠擧妹也。每歎曰、直方去、則吾家不免。忠擧乃聘直方善遇之。　十二月、以老中堀田正俊爲大老。

大藏經成

是歲黃檗山大藏經刻成。初僧鐵眼欲刊藏經、積募金若干。會歲饑。悉賑衆。復募金。歲饑。又散之。至是三募。終能成功云。

二年壬酉春正月、遣使伊勢、奉幣假宮、虔謝火災。

二月、房輔辭關白。以右大臣兼輝代之。

毀安宅艦

是春、以正俊議、毀安宅艦。時昇平日久、不復修船艦。長崎奉行赴任、至借船於西海諸藩。

論曰、元祿年間、堀田正俊爲大老、以安宅丸徒大無所用、而歲要費額巨萬。發議毀之。我邦四陲皆海。浮載搬運之急。唯恐其艦之不大、而其用之不遍。而正俊發議壞之。豈非以家光停舟艦用三檣、天下不復知舟艦之爲大用之故乎。蓋家光懲嶋原之亂。其意謂、欲禁耶蘇教徒、莫若絕其海。而海路不可徒絕。若定舟艦之制、令之不得用三檣、則帆力有

限舟子束手四方航路不塞而自絕耶蘇教徒無緣渡海禍源永絕我可以安枕而寐也嗚呼家光憂耶蘇教之煽亂則禁其來渡乃可也憂愚民信耶蘇則盛儒釋教旨胠其惑可也我邦國于大海中其所以恃而爲安者舟艦之利也豐太閤西征嶋津氏東征北條氏實以舟艦濟其軍之半後遂用兵三韓擅威强於海外舟艦爲我邦大用固無論也而家光不察于此遂至禁三檣併我所以擅威

强於海外者喪失之而曰我能絕禍源此何異行走者壞輿馬毀轡銜而自誇蹻捷也自是操舟者認內地山頂爲標識一逢風波茫乎不知方向航海諸術棄而不講大艦如安宅丸無故壞之規模日狹見聞日陋環海四隣聲息不通夜郞自大取笑萬國可慨也而當時距亂世未遠諸英雄達天下之大計者不乏其人而無一人陳其失計者何也嗚呼我國勢之不振也久矣嘗閱四裔年表正俊之發議壞安宅丸實當魯帝彼得卽位之歲彼得憤其國無達造艦航海諸術者親以帝王之尊微服詣荷蘭伍工夫執賤役研窮各科術魯國以窮北一偏土與百工技藝開强大基礎實源于此而我不姑論其無游海外與學造艦術也三檣艦遍行國內也禁絕之安宅丸大艦之所以備不虞也而破壞之無識者隨而贊之曰彼能禁異教彼能省浪費較之英謨大略達宇內大勢如彼得者不亦

遠乎嗚呼我國勢之不振也久矣

夏四月琉球入貢以諸有司職俸爲常祿

池田光政卒

五月池田光政卒年七十四光政任國政熊澤伯繼家宰媢忌伯繼致仕而去光政以爲群臣不和由己不德刻苦修己群下悅服教化益行

綱吉用儒

秋七月綱吉辟用加賀儒臣木下貞幹貞幹京師人幼穎悟僧天海異之請爲弟子貞幹不肯年十三作太平頌後光明帝見而奇之將徵試之會帝崩事止貞幹師松永遐年學大進加

賀前田氏聘之。貞幹擧師子永三。自代。前田氏併聘二人。貞幹善教人。一時英才多出其門。新井君美室直清最著。　八月。朝鮮來聘。贈物德川光圀。書不具姓名。惟用字印。光圀遣使詰問。從是書式始從禮。　九月。綱吉觀韓人馭術。是歲。山崎嘉卒。嘉號闇齋。京師人。唱程朱學。門徒數千人。晩唱神學。松平正之嘗聘爲賓師。

三年。癸亥春正月。江戶大雨水。　二月。禁外國輸哆囉𤝞㫋珍禽異獸寶玩奇器等。又禁婦人衣服用金線絺繡及過巧組織。　遣若年寄稻葉正休於攝津。巡撿水路。　停諸藩獻純子繻子時服。　禁畫師工匠等雜流佩大刀。

立東宮

立朝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藤原兼熙傅之。後龜山傅後小松之後。不復別起東宮。至是始擧此典。　冬十月。令曰。今歲豐穰。諸國宜蓄米穀以備凶荒。　十一月。綱吉命儒臣考訂參河記。更名武德大成記。

貞享元年

貞享元年。甲子春二月。伊豆大嶋焚。灰沙塡海爲

稻葉正休殺堀田正俊

山。　秋八月。少老稻葉正休殺大老堀田正俊於殿中。一坐以爲失心。挺刀亂斫之。正休素與正俊親善。正俊恃寵專橫。正休屢規諫。正俊不聽。會攝津民請浚川。正休巡撿還報曰。非費四萬金不成。正俊竊議以貳萬金興役。正休怒。遂及是。正俊之門吊者塡焉。吊正休者。親戚耳。獨德川光圀往賻焉。

論曰。稻葉正休之殺堀田正俊也。後人求其說而不獲。或目正俊以奸邪。或誣正休爲喪心。皆非也。余謂正俊非姦邪。正休非喪心。蓋二人忠諒有餘。而局度不足。以致喪其身。而其心事不得暴白天下。何其不幸也。然而正休之死。尤有足憫者矣。正俊以寵臣之子。不次登用。數歲間。增封進爵。遂至受元老之重任。其感激知遇。冏非他人之所及。故當初吾行。頗有足記者。家綱之薨也。酒井忠清欲請親王爲嗣。已行北條氏事。其威權薰灼。諸老莫敢可否。獨正俊毅然爭之。事得以止。以綱

吉之驕肆猶憚正俊終其身未有過失是其強鯁不屈之氣有足鎮驕主之心破權臣之膽可知也惟其器局狹小滿而易溢迨晩年以爲諸有司皆奉吾旨者也侈然自大專權驕肆無復忌憚或獵取百司之事以爲己功正休憂之屢規之而正俊不特不容之反怒之及正休巡撿攝津水利以爲工費宜用四萬金而川村瑞軒啗正俊以利乃舉瑞軒以二萬興功正休狷介至此心不能堪也其意

謂吾受命幹事而彼乃間吾事是疑吾贓汚也士而受贓名不如死且身爲元老賺商賈要細利辱政體也大矣況彼恃寵專權日久今而不除爲禍不小其援高坂彈正以自況其心事明明質諸鬼神可知也是雖器局褊狹所致其峭直爲國之心有可憫者矣余聞正休之見斬自咬斷食指銜之而死幕吏付屍曰發狂賊害大臣其臣怒不肯受其屍曰臣主非發狂者其咬斷一指豈非不狂之明驗邪幕吏說諭百方乃受又聞正休之死人無敢往者獨德川光圀與其子綱條往吊夫光圀父子豈無故而吊人之狂死者乎此一事可以證正休心事足以質鬼神也

貞享新曆

冬十二月保井算哲獻貞享新曆海內用宣明曆殆千歲錯謬稍多算哲據元授時曆造新曆置天文局擢算哲掌之更姓名曰澀川春海

二年乙丑春正月大將軍綱吉以日次記二百三十卷附賀正使獻之　二月後西院上皇崩葬

泉涌寺　夏六月阿媽港人護送我漂民綱吉諭犯禁謝絕

三年丙寅春正月徙封大久保忠朝於相模小田原忠朝曾祖忠隣遭讒褫封至是復其舊　秋八月定朝鮮通商之法一歲以金一萬八千兩爲限禁買無用物品　冬十二月定琉球通商之法一歲以金八千兩爲限　是歲割下總利根川以西地屬武藏

綱吉愛犬

四年丁卯春二月綱吉令曰凡亡畜狗者必搜索

若有他家狗來必收養之求其主以還之綱吉喪世子百方求嗣不得知足院僧隆光說曰人之乏嗣皆前身多殺之報也今欲求嗣宜禁殺生也將軍生歲在戊戌屬狗最宜愛狗綱吉然之有此令又停獻生魚海錯 三月禁蓄魚鳥供食料命放之

靈元帝禪位

帝讓位於皇太子帝性英敏能通下情仁厚謙挹雍容垂拱嘗以數百金得一名碗以示群卿咸以爲珍藤原經敬獨不悅

藤原經敬直諫

欲入諫故稱眼昏難睹奉御碗出殿爲誤失手碎之經敬膂首曰臣惟御器皆用邦產未聞用漢土故器陛下勿妄費財用以索異器帝嘉其言釋而不問

東山天皇 諱朝仁靈元第四子母敬法門院藤原氏內大臣宗條之女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二曰元祿寶永禪位皇太子十二月崩壽三十五葬泉涌寺

夏四月天皇卽位于紫宸殿時年十三大將軍綱吉使松平正容賀登極 綱吉令曰凡貸錢於人暫收田園者不得使田主出租稅鬻田園者異日若欲償還必勿拒之又令曰有人棄子於途必須收養 六月秋田氏之隷坐殺燕處斬流其子殺生之刑始于此 秋七月流不受不施僧日庭日弘於佐渡 冬十一月行大嘗會設悠紀主基二殿命近江丹波令進禾後柏原帝廢此典以來不復行至是復之

行大嘗

熊澤伯繼上書論政事得失綱吉大怒錮之古河

元祿元年戊辰夏四月詔東大寺僧公慶募天下再造大佛殿至寶永二年而成

奈良大佛

綱吉臨於牧野成貞第自此臨諸臣家無虛月 定清船互市歲額爲七十隻後增十隻 冬十月以土屋政直爲老中 十一月綱吉徙湯嶋知足院於神田橋外營一大伽藍改曰護持院綱吉臨焉

遂過成貞第親爲猿樂成貞令侍兒上塲成貞亦起舞盡懽而歸 擧柳澤保明爲昵近賜食邑一萬二千石稻葉正休之殺堀田正俊牧野成貞將趨入告變保明時爲次番過之曰安得佩刀而入成貞驚謝綱吉自旁窺見異之擢用寵遇日厚

柳澤保明

論曰自古明君賢主誰不惡奸佞而好忠良哉然而輒至逐斥忠良愛近佞人以謬國家之大計失億兆之心者無他以奸佞爲忠良也豈知其爲忠良擧之者大奸佞而其爲不忠棄之者眞忠良哉夫佞之爲狀巧詐百出不可端倪其事君也希旨迎合聳肩諂笑務悅其心目爲事此皆小人之恆態而其貽害猶淺若彼僞君子則不然不事奉承諂諛忠其言莊其色堯揖舜趨矯飾外貌誑惑人主

借強直諍諫爲佞具藉學問文章爲佞媒而人主不察謂彼能忠我又從而聽其言遂以國權委之至危亡猶不知爲其奸佞所誤是以其勢力偏重終無所底止洵非英傑有識者則不能辨別之也後世英主深有感于是者其司樞機處事務不恃獨智虛懷求人言禮賢下士每有一識則令之曲陳利害得失而無遺其稗益于國也亦大矣而僞君子一逢是君則以下問爲奇貨巧邀其意取故典投時好或擧海外事例徵傅會其議令擧行之竟致國家累卵之危矣嗚呼佞之可憎甚于蛇蝎鬼蜮人君不省察於此則其不爲奸佞所動搖者幾希諺曰千丈之隄崩於蟻穴肺胃之病根於一外邪有所感於柳澤氏之事豈可附默默哉

是歲命松平忠房松浦棟造唐館於長崎

二年己巳春正月司天臺言老人星見幕府諸臣獻酒賀之　三月以攝政兼輝任關白　夏六

月綱吉禁優童舞妓出入邸第　令曰凡豬鹿

禁殺生

豺狼傷人害田園者得殺其他無故殺生者一切處刑　秋八月升前田綱記座次班三藩後

綱吉封母弟

冬十一月綱吉封母弟本莊宗資爲列侯賜一萬石宗資爲人循謹常以盛滿爲戒嘗掛五十錢梁上書其旁曰三扇函人問故曰吾在京貧甚適幕府召我乃欲買扇三柄囊中僅有五十錢耳今以姊故極顯榮而忘寒素可乎

三年庚午春正月兼輝辭關白以左大臣基熙代

之。秋七月。綱吉以忍岡孔子廟狹隘。移之本鄕。又修日光廟。三年而畢功。八月。綱吉以日光廟成。親爲猿樂以落之。召諸侯及諸士觀之。綱吉喜怒無常。近臣多忤旨獲罪。牧野成貞憂之。勸綱吉召儒臣講經。又召伶人作戲。綱吉亦親爲之云。九月。德川光圀致仕。從其請也。明日任權中納言。不得辭。受之。

四年。辛未春正月。綱吉命法印林信篤蓄髮。任大學頭。儒臣蓄髮始于此。二月。遷忍岡聖像於

新廟。綱吉牓之。又令畫工狩野益信。畫七十二賢及先儒像寄之。三月。綱吉臨柳澤保明第。保明新營亭榭。供設甚盛。綱吉大悅。賞賚及家臣。自是綱吉遮臨成貞保明兩第。槩無虛月。夏四月。禁日蓮宗悲田派。六月。肥後阿蘇山石墜如雨。閏月。綱吉奏起防火局於建禮門南。令小出英利掌之。自是近畿武族。每半歲更直。曰內裡救火夫。至享保中而廢。

五年。壬申春二月。綱吉謁聖廟。親講論語。於是士人知向學。慶元以來所未有也。秋八月。流高野山僧徒六百二十七人於西海諸國。學侶行人爭事相訴。綱吉因定之法令。僧徒不服。執政諭之不聽。遂處流。冬十一月。增柳澤保明封。三萬石。是歲。德川光圀遣人修楠正成墓。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六年。癸酉秋八月。綱吉令曰。殺生既有大禁。而釣魚者未絕。若窮治之。獲罪者必多。自今停釣舟。松平忠之生喪心。沒古河八萬石。賜弟信通

三萬石。先是水谷勝美卒。養子勝晴嗣。勝晴亦卒。沒松山五萬石。命本多忠國。正松山徑界。忠國令家宰氏家有忠監之。得十萬石。綱吉賞有忠。後每有丈量事。吏皆取法於有忠云。冬十二月。始造新大橋。

七年。甲戌夏四月。詔遣左近衛中將藤原定基等。祭加茂上下祠。所謂葵祭是也。自後醍醐朝廢此典。三百六十年。至是再修焉。幕府歲納穀千五百石。以充祭費。五月。綱吉令曰。愛物之令。

綱吉講周易

屢布民間而民間往往有傷狗自今傷狗隱匿不發者一村皆坐之又禁棄狗子　冬十月綱吉奏以増上寺主了也爲大僧正　十一月括收府下金魚致藤澤寺令僧擧放生會
八年乙亥春三月綱吉親講周易諸侯群臣陪聽者四百三十人爾後每月數次五歲而畢　本多重益坐爲政苛酷沒丸岡四萬三千石　秋八月改鑄大小鈑方金欵以元字先是綱吉欲謁日光廟執政皆曰日光之行非費十萬金則

荻原重秀勸惡幣

不可今殿下好施與國用匱乏十萬之財未易遽辨也綱吉流涕曰我統理海內而不能擧謁廟之典耶不樂者累日執政憂之召諸有司議之荻原重秀進曰海內金幣自有定數不可得而增減焉今若改鑄之淆以他金則其數自倍矣綱吉可之於是改鑄金貨和以銅銀惡幣之行始于此　九月命執政諸有司曰卿等用心獄訟裁決曲直勿有偏私吾講聖經令卿等聽之庶幾有所裨益　冬十一月造養狗場命吏撿市街牡犬集之府西中野猖猖之聲聞數里外又令曰傷狗者死殺狗者梟有病狗則隣伍相告延醫治之時有狗醫頓致富者綱吉又愛馬禁燒馬頭毛及棄死馬於野犯者罪死　十二月天皇賜和歌壽綱吉五十
九年丙子春三月天下大饑餓莩相望於途　秋八月綱吉擢伶人百餘人爲侍者於是市人競習猿樂以求仕進　九月綱吉臨柳澤保明第召其臣荻生茂卿與林信篤令問難司馬光疑

麾下代廩粟以采邑

孟
十年丁丑春閏二月綱吉令諸藩改訂境內地圖上之　夏四月以所司代小笠原長重爲老中先是所司代每交代獄囚無輕重皆斬長重深爲非置重囚放輕囚以待代者　六月鑄二銖金　以井伊直該爲大老　秋七月綱吉令麾下五百苞以上代廩粟以采邑初荻原重秀建議曰麾下士食廩祿者漕輓之費皆仰於官不如賜采地以自收租稅其地雜租亦當充秩祿

保明老中

之數。豈非上下兩便乎。綱吉然之。乃收諸藩封地在近國者充之。戶田忠昌爭之曰。夫食廩祿者。遭凶饑而不困。國家之仁也。今一賜釆邑。又以雜租充祿數。則地愈縮小。何以養士馬。非所以待士也。不聽。於是麾下士。既失廩祿。又不得速受邑。大困。幕府買米給之。米價日貴。時人莫不惡重秀者。　八月。森長成卒。無嗣國除。　是歲。始稅酒戶。酒戶賄吏私釀。以占巨利。

十一年戊寅。夏五月。梶定良卒於日光。年八十七。

葬家光塋域背。定良爲家光近臣。家光薨。後營一寺於塋側。上墓誦經。不懈一日。德川光圀嘗感定良忠純。書問不絕。欲贈之良馬。會訃至。光圀悼惜。乃送馬於本寺曰。聞孝子廬親墓者。而未覩忠臣廬君墓者。乃今於居士乎見之。　秋七月。以柳澤保明爲老中。任左近衛權少將。初牧野成貞與保明自館林陪從。爲綱吉所親信。累遷爲執政。加封至八萬石。頗弄威福。既而見保明之勢軋己。稱疾致仕。於是保明獨擅政威

寛永寺中堂成

綱吉修山陵

茂卿　仁齋

望過大老。老中皆備員而已。　九月。寛永寺中堂文珠樓二王門成。初僧天海。欲營中堂及文珠堂。以擬比叡山。未果而寂。公辨法親王。請繼其志。綱吉起土木。柳澤保明統工事。至是落成。綱吉設法會。以行慶萬舞九奏。一如足利義滿落相國寺儀。天皇親牓堂。觀者雲集。會近街失火。南風猛烈。烟焰漲天。寺中坊舍皆蕩然焦土。唯中堂文珠樓僅免。謂之中堂火。　是歲。柳澤保明臣細井知愼。勸保明修歷朝山陵。保明請。

綱吉遣使搜索。其湮沒不可識者。訪之父老。考之史傳。因故丘修築焉。保明聘致一時名士。如知愼及荻生茂卿。備咨詢。以故雖勢炎薰灼。頗極橫恣。不至敗事云。知愼號廣澤。以善書氣節著。茂卿幼從父於謫所。後遇赦還。閉門讀書。晝夜苦學。竟以文學聞。京人伊藤維楨排擊宋儒。立一家說。自號古學。茂卿欲陵駕維楨。創異說修古文辭。儒者門戶之爭。始于此。

十二年己卯。秋八月。諸國大風。屋舍壞倒。時頻歲

德川光圀卒

凶歉人民大困營假屋於本莊以救流民。九月老中戶田忠昌卒忠昌子忠眞爲奏者兼寺社奉行別食一萬石父子貴顯時人榮之柳澤保明邑民與隣境爭地訴之保明民不直忠眞臨決訟謂忠昌曰直保明民則不忠於公家曲保明民則恐不利大人如之何忠昌曰執正道忤權臣由之父子取禍亦所甘心若懼禍枉道則不孝莫大焉忠眞悅既而綱吉臨保明第聽訟忠眞判決曲直無所回避一坐握汗保明先

邑忠眞尋辭職至是嗣。　冬十月造永代橋又鑿新渠於城南三田以利遭運。　是歲以秋元喬知爲老中

十三年。庚辛秋七月綱吉禁割鱣鰍。　九月迎拜嵯峨清涼寺釋迦像於江戶外城後爲例。　冬十二月德川光圀卒年七十三光圀天資英毅好學嘗讀伯夷傳慨舊史闕文置彰考館編輯史稿二百四十卷自神武天皇至後小松天皇又撰禮儀類典獻之朝廷其他著書甚多及告

老營居於水戶西山衡門茅屋不設墻垣侍臣止數人名重天下外蕃來長崎必問安否及卒謚曰義。

論曰德川綱條序大日本史曰先君十八慨然慕伯夷爲人光圀以幕府宗親位列侯之上何所取於首陽一餓夫耶且光圀將編輯國史決千古之是非伯夷於選著之大旨何所關係而光圀不慕左氏遷固之爲人而惓惓於伯夷者何也嗚呼此余之所以推光圀

爲德川氏一代第一等人物也蓋伯夷非武王之亂君臣大倫故餓死於首陽不敢食其粟光圀見鎌倉以來武人占有朝權天下不知其非謂是亦天下宗周也而身爲幕府宗親不可斥言其非故編輯國史是非千歲其意謂武人專權天下不知其非者由是非之不明也是非一明則亂臣賊子知所懼焉亂臣賊子知所懼焉則武人專權至此者有所懲戒而國體可復六百年之舊也今觀其所

編而微意所在可知也蓋其托始於神武者以神代荒遠不可取也其終稿於南北一統者惜建武中興不終其業也其置將軍傳及家臣傳罪其蔑朝威兇亂賊也此皆一篇之中三致其意者矣而恐後讀其史者不察其意在于此也故大書其首曰慕伯夷爲人其旨微矣蓋伯夷餓死而後藉口湯武者畏憚不敢光圀撰日本史而後三尺童子猶知覇治之可賤也光圀之資於伯夷也大矣且光

圀之資於伯夷也不止一日本史索其所居得西山祠其庭曰夷齊廟感嫡庶之義讓封土於兄子脫屣千乘之富躬耕農畝納租食其餘此其心有大所不屑如伯夷者而爾焉耳嗚呼德川氏一代其能恢弘祖業者有若吉宗談其相業有若寛永三輔列侯以治績聞者有若上杉治憲池田光政細川重賢其業非不偉其蹟非不美而餘澤所覃有限比之光圀發一大憤於日本史黜僭亂明是非

淺野長矩刺吉良義英

正國體使三尺童子猶知覇治之可賤者固不可同日而論也余故推尊光圀爲德川氏一代第一等人物也

是歲關東又饑令酒戶減釀額曰用米不過平歲五分之一私釀益多吏因緣爲奸

十四年辛巳春正月以稻葉正通爲老中　三月綱吉延天使於城中淺野長矩刺吉良義英於殿中傷之卽日賜長矩死沒赤穗五萬石初綱吉令長矩及伊達宗春掌天使館務義英參之

義英高家每天使至必攝接待之任故參饗儀者爭行賄賂長矩不敢贈遺義英衆辱長矩長矩憤怒及饗日拔刀擊義英義英眩惑而僵衆扶義英去綱吉大怒錮長矩卽日賜死長矩計至赤穗其老大石良雄與衆議請立長矩弟大學奉先祀不報良雄密謂同盟士曰吾輩當去城以待時至耳輸城而去　秋八月綱吉奏改造六孫王廟廟在京師八條卽親王貞純第趾也　冬十一月綱吉臨柳澤保明第賜名吉保

大石良雄等復讐

授松平氏子安暉亦賜名吉里。是歲關東大饑道殣相望。

十五年壬午秋閏八月命久世重久守荒井關罷荒井奉行。冬十月馬醫橋本某坐殺犬賜死。下令曰孤之所以禁殺生欲使人人存仁愛之心也自今已後上下宜體孤之意。十一月省奈良奉行爲一員大阪町奉行爲兩員。十二月令曰前禁播種烟草而四方犯法者滋衆自今一切種烟艸之地悉植嘉穀違令者處重刑。

故淺野長矩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夜襲殺前上野介吉良義英於其第良雄以是月率同盟上至江戸散伏各處偵義英動靜則義英避仇於上杉氏良雄等無奈何一夜義英適歸家良雄諜知夜半襲擊遂獲義英乃驗其尸肩有刀痕衆喜曰此非先君之所手擊耶槍貫其首赴泉岳寺祭長矩墓令吉田富森二人詣大監察仙石久高首實有命拘良雄等四十六人。

世皆以四十七士賊吉良義英爲復讐義擧。余不知復讐何義也夫以幕命饗朝使一大事也使長矩少有度量固不至蔑殿廷絶宗祀也而以區區私憤挺刃與義英決死於殿庭之上朝會之席此王誅之不容者長矩之賜死固其宜也而四十七士既不能輔長矩令得正直以其不能逞義英於一擊之下爲終天之憾至竿其首以祭長矩之墓是從君於曲者其蔑王法亦甚矣謂之復讐義擧而

可乎余所以取於四十七士亡于此也夫春秋罪首難者長矩以私憤刃朝貴其罪固大矣而其所以至此者義英貪賄速之也而長矩死於法義英以首難獨免此春秋之所不與況義英貪汙無行爲公議所排非一日乎彼四十七士豈不知蔑國法之爲罪更大乎其心謂法不可仇也唯義英以首難獨免此吏議失當而公憤之所不與者君辱則臣死臣子處是際唯以一死賊義英以漏天下之

公憤。庶幾可以酬豢養之恩。見長矩於地下。此亦出于臣子不得已之誠衷。而强仁慕義者之所與焉也。其蔑國法。亂大典。不可律以復讐大義。四十七士固既知之。故事捷之日。展手足以竢蔑國法之罪。無所少規避也。豫讓不言乎。余所以爲此事者。將愧後世懷貳心事其君者也。彼四十七士以一死。泄天下之公憤。而後貪賄無行。如義英者。不敢以不義加人。貪祿偷活。如大野翼者。無所容其踪。

而法吏擬議失當者。始知法之不可以私。彼以一死。興起世道人心如斯。其可不謂之義焉乎。余所以取于四十七士者。在于此。而不在於彼也。若彼周官禮經所謂復讐者。君父無罪。爲人所殺。而臣子得手刃。固非四十七士之所得而擬焉者也。

十六年。癸未春正月。基熙辭關白。左大臣兼熙代之。二月。讓義英子義固不死父難。沒食邑。毀其第。賜大石良雄等死。流子弟於伊豆大嶋。初綱吉命諸臣議良雄等罪。林信篤曰。良雄等報仇。天下之大義也。若罪其擅用兵器。誅之則何以奬勵爲人臣者。執政然之。曰。寬文中。奥平源八率衆報讐。宥而不誅。宜準據。荻生茂卿聞之謂吉保曰。宥良雄等。則上杉綱憲必復之讐。如此則淺野吉長不敢聽之。兩氏搆難。事將不測。是宥四十餘人。而招天下之禍也。不如殺之。吉保然之。議乃決。　冬十月。江戸地大震。城壁廬舍多壞。壓死無算。安房二總伊豆相模海溢。民

家漂沒。死者甚多。是後連震。半歲而止。　綱吉。令毛利吉廣藤堂高睦立花宗政等。修營本城。

是月。小石川火。延燒至本莊深川兩國橋焚。溺死數百人。焚死三千餘人。　天皇以天災荐臻。人心不安。奏神舞於内侍所。奉幣於二十一社。

寶永元年。甲申春三月。綱吉開一川於和泉河内間。引大和川。達於界浦。延袤四里餘。日新大和川。　綱吉。命松平昌親等四人修府城石壁。昌

親諳柳澤吉保將有所諮稟值吉保不在則欲見其宰平岡平岡辭以公事明日復往平岡又辭昌親怒曰吾所以來者公事也而平岡侮慢如此吾將獲彼而甘心乃使人報其第老臣帥步騎千餘來圍吉保第同族諸侯皆發兵助之邸中震怖吉保在城中聞之大驚與酒井忠擧土屋政直等夜潛還入自後門先令平岡急裝還國乃與忠擧等出見昌親謝曰君欲誅平岡固當然僕將誅之於國既已發遣幸見宥一座

從救解之昌親意解而還聞者稱快　秋九月嶋津綱貴卒綱貴性豪毅嘗早上城及午綱吉未出綱貴見執政曰將軍未受謁得非憚煩乎請辭執政慰諭固留以告綱吉綱吉乃出見聞者嘆曰以將軍威嚴諸侯猶有崛彊如此者

綱吉養綱豐爲嗣

以本多正永爲老中　十一月綱吉養甲斐國主德川綱重子綱豐爲儲嗣更名家宣　封柳澤吉保於甲斐食十五萬石初綱吉每臨吉保第吉保出其愛妾侍寡已而生男安暉吉保常謂安暉不類已吉保嘗入侍讌微言安暉類將軍綱吉亦不拒曰其或然也及吉保受封人皆曰將軍之封吉保封其子也

根津祠

二年乙酉春三月綱吉敘正二位任右大臣家宣敘從二位任權大納言　夏四月修根津祠初根津某仕綱重綱重沈湎於酒根津驟諫不聽綱重又宴手擧大白根津近捉其手以苦諫綱重大怒手刃之綱重後憫其忠爲立祠祀之至是家宣請而新之極其壯麗　閏月綱吉爲家

宣造別館於海濱每夏月擇童男女端麗者三百人入園中盛粧作挿秧之戲費不貲　六月尾張美濃大水

三年丙戌春正月封越智清武間部詮房爲諸侯清武家宣弟冒越智氏詮房家宣寵臣爲近侍是日班若年寄　夏五月綱吉定三藩鹵簿六月改鑄銀幣謂寶字銀　冬十一月綱吉定與力同心以下章服

四年丁亥秋八月大將軍綱吉奉勅造東宮　以

富士山焚

祐天直言

皇宮火

讃岐旁近三嶋屬高松藩。冬十月。伊勢近江美濃尾張駿河遠江參河地大震。遠江海溢沒荒井關。遣稻垣重富等巡視久能山及諸國。令曰。諸藩藏古金銀以資武備者。宜出以易新金。其用楮鈔者。自今禁之。十一月。富士山焚。雨沙白晝如夜者三日。綱吉召僧徒問吉凶。傳通院僧祐天曰。沙在地者也。今從天而降。不可謂之順。禽獸待人而生者也。今將軍以禽獸役人。亦不可謂之順矣。綱吉不懌。明日召祐天賞其直言。基熙辭關白左大臣。家熙代之。是歲罷駿河城番。以諸侯三人爲加番。

五年。戊子春閏正月。令曰。去歲雨沙。遠近被害。武藏相模駿河最甚。其田園廢爲不毛者。宜給地於他處。以贍之。又令諸侯每秩百石出金二兩。大興徒役。以除灰沙。鑄當十大錢。文曰寶永通寶。東宮成。三月。京師火。皇宮罹災。天皇及皇太子。避火於關白家熙第。延燒一萬餘家。焦土皆生白毛。長四五寸。大將軍綱吉。遣加

綱吉薨

藤明英中條信治於京師。獻金五千枚及御衣御屏。秋七月。畿內及近江伊勢大風。大將軍綱吉奉勅造大內。課諸侯助役。綱吉臨護國寺。時鳥獸之禁益嚴。士大夫皆騎髦馬。已而人不敢騎。皆使牽之。冬十一月。淺間嶽焚。十二月。綱吉患麻疹。每夜有群狐。呼躍殿側。綱吉命近臣蒙皐比驅逐之。

六年。己丑春正月九日。綱吉疾愈。明日暴薨。年六十四。初綱吉愛柳澤吉里。使寵姬藤大佐子養。欲辭軍職。新營北城而老焉。吉保益驕恣。以爲甲斐無魚鹽之利。非併駿河不可。因侍內宴。請增封。大佐自旁贊之。綱吉許之。欲待疾愈益以駿河。又封其姻戚。以爲羽翼。此月九日疾愈。命下有日。夫人藤原氏知之。大憂之。而知其諫無益也。入候起居。因手刃戕之。遂亦自伏刃薨。執政與近臣議。秘夫人喪。至二月發之云。

論曰。綱吉者可謂英主也。其瑕瑜不相掩。夫猶漢武帝也歟。其繼大統之初。削紬宗室。削

滅諸侯是武帝之使諸侯王分封國邑又立峻法割削之也其崇儒好學講經書策士人者是漢武擧賢良方正直言之士親策問之開東閣以延天下之士也其好立威猛者是猶武帝之好大示强也其信佛近僧喜禱祠乃漢武之祠竈信道士仙術也其耽宴安翫雜戲比頑童升樂工是猶漢武好內親侏儒俳優觀蹴鞠角抵狗馬作承露銅盤造建章漸臺也愛犬馬禁殺生寵外家是漢武疑巫

蠱寵衛霍也謁祖廟而徵錢財猶修封禪用不給也造惡幣鑄大錢物價騰貴卽賣爵造緡錢天下蕭然也綱吉畢生事業無一異漢武也唯末年作書百萬石封柳澤氏此事與武帝輪臺一詔深陳既往之悔一大霄壤矣綱吉爲妻所殺一大疑案也然果若世所傳則與武帝臨終爲社稷慮殺嗣主之母者大異也要之二主皆英主以威風震懾一世者也而武帝極漢運之盛而衰兆漸至綱吉極德川氏之盛而衰兆亦萌後世人主有英才

而多欲者宜鑑于二主也

（家宣御權臣）

柳澤吉保請曰臣蒙故將軍殊遇宜以身殉而國有大禁請披剃以報之家宣曰卿言是也然祖宗以來未聞執政而剔髮者宜待葬事畢致仕披剃耳吉保於是不得不致仕聞者服家宣善馭權臣

（除殺生禁）

家宣下令停大錢除殺生之禁綱吉嘗謂家宣及吉保曰吾若死愼勿廢殺生之禁至是家宣以爲此禁不除天下無蘇息之日

矣乃召吉保諭之吉保曰公慮及此乃所以深愛故將軍也家宣拜柩告曰殺生之禁在家宣一身則永奉之至於令天下則有扞格請爲萬民除之乃召衆下令　葬故大將軍綱吉於寬永寺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諡曰常憲遣內大臣藤原伊季於江戶傳命是日令織田秀親前田利昌接伴天使利昌以私怨殺秀親賜利昌死收邑　三月蠲醸酒稅　夏五月詔以家宣

（家宣征夷大將軍）

爲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敍正二位　六月柳

澤吉保致仕。是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帝即位之後。災變屢至。人心洶洶。帝自悔非德。遂遜位云

續日本政記卷之三

續日本政記卷之四

近藤缾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閱

中御門天皇

（諱慶仁。東山第五子。母新崇賢門院藤原氏。內大臣隆賀之女。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正德、享保。禪位皇太子。後三年崩。葬泉涌寺。）

夏六月。天皇受禪於假宮。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帝年甫九歲。　秋七月。皇宮成。　諸侯以下借幕府金者。萬石已上輸三一。其餘悉賜之。　冬

十月。以前左大臣基熙爲太政大臣。　十一月。天皇遷御新宮。　十二月。太上天皇崩。葬中御門天皇。　基熙辭太政大臣。

寶永七年改鑄金幣

七年庚寅。夏四月。家宣命改鑄金幣。與古金並行。停貳朱金。家宣之未拜闕職也。執政請改鑄金幣。濟以佗金。增其數。家宣曰。方今財用罄竭。如卿等言。然大拜之儀。國之大禮。不可得省耳。苟得給其經費。其他一切從節儉。萬一有不虞之變。吾將以一身當之。聞者感泣。尋又議改鑄惡幣。有司曰。元金雜銀錫居半。今造純金新幣。使大小板重如故。則海內金幣減其半。不如小其形。以充原數。以故價行之。民明知其爲純金。不敢不行。然後採金於各處礦山。漸補其不足。以復慶長之舊。計莫便焉。家宣從之。遂命改鑄金幣。其小鈑及方金。形如故而薄小。欵文曰乾。家宣頒新令十七條。　五月。老中小笠原長重罷。初綱吉封柳澤吉保於甲斐。許鹵簿用薙刀。長重諫曰。薙刀雖同姓諸藩。猶有不得用者。奈

何許之。綱吉不聽。由此忤旨。及家宣襲職。間部詮房爲列侯。詮房原伶人。長重恥與齒。遂稱病辭職。詮房寵遇日盛。前後增封至五萬石。常宿留城中。執政皆就詮房白事。家宣之在藩邸。尤好文學。新井君美以博識被寵。至是眷遇益渥。日備顧問。君美才氣超邁。記性絕倫。家宣有所問。輒援引古今。博辨風生。詮房亦重其才。屢咨詢焉。　幕府遣巡撿使於諸國。　秋八月。詔贈德川綱重征夷大將軍正一位太政大臣。從家

獻禮儀類典

宣請也　德川綱條獻禮儀類典五百卷於京師　冬十一月天皇卽位於紫震殿奉幣於神宮告嗣位　十二月以攝政家熙爲太政大臣

正德元年辛卯春正月帝元服太政大臣家熙加冠左大臣輔實理髮　二月井伊直該再爲大老　三月家宣聘三宅緝明室直清並爲儒臣源君美薦之也　夏四月以阿部正喬爲老中　秋七月攝政家熙辭太政大臣　八月家宣令曰頃巡察使上言因詳國郡政治得失風俗

朝鮮來聘　新井君美議

衰頽四民困窮予承職日淺不敢問其罪自今己後勉勵政事令四民安其業倘不竣者具論其罪蔑有假赦　冬十一月朝鮮遣趙大億等來聘賀將軍繼職先是家宣命有司各錄呈事例新井君美上議十條其略曰天朝天子稱曰天皇天子衆子曰親王親王之子曰諸王而蕃國君長亦皆稱王若百濟王任那王是也唐書云日本初主皆以尊爲號更以天皇爲號然則王是非天朝天子之號故朝鮮記籍載日本天皇國王代序其所謂國王卽稱我盟主也明人所謂豐前王薩摩王是也家宣遂用君美之議其他接待之儀皆改定其一曰使者至客館宜下輿入門我使至客館宜迎之階下旣而使者至大阪爭辨不從對馬老平田秀賢進曰諸君果不欲下階吾將擁諸君而下矣使者勉强從之至江戶示以改定式使者不敢違時人謂君美新進敢變更故事謗議喧然君美欲乞骸骨家宣曰我之有君美佛氏所謂一體分身也謗

議何足以介意君美感泣而止

君美之革韓使接議也友人雨森東乃與書君美論之曰向聞朝鮮信使之來也接應事例有異前時而其說皆出於執事之主張思慮旣精處置適宜正交隣之禮省無名之費使沿路臣民無所患苦苟微執事孰能及之眞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者也尋承內議有稱王之擧而其說亦出於執事之主張僕一聞之且驚且痛竊怪以執事之學問見識

素明春秋之義而乖刺顛倒一何至于此哉區區褊性不忍緘默成事不說之戒雖出於聖訓改過勿吝之義將望於執事幸採察焉竊惟國家源平相軋以來王綱日弛不絕如綫徒擁虛器爲域內之共主而世掌兵權者名雖大臣實乃國主爵祿廢置皆出其手遂使域內之人不復知有體天竝日之聖統巍巍然據億兆臣民之上冠裳倒置莫此爲甚唯有臣子恭順一節可以當餼羊之告朔者

不敢公然自稱王號於朝鮮耳夫稱我爲君而我不辭我卽君也呼我爲臣而我不怒我卽臣也歷代將家不敢自王而朝鮮稱以殿下之書欣然輸納未嘗爲之一辭是以王自居也則與夫自王者固自無間然此猶有可恕者存焉今乃廢歷代特起之定例創一切無替之新規上則失恭順之義下則悖祖上之法吾以爲凡爲臣子者固當從容規諫繼以犯爭務使其君不陷于偪上欺下之地然

後乃可謂不負聖賢之書矣若有一言半句涉於慫慂必欲爲魏家之荀彧則不但自誤且以誤君吾知執事之必不爲此也久矣似聞有諸侯王例之說此甚無謂何則或稱日本國武藏王或稱日本國關東王是可無問而知其爲我國諸侯王也若專以國號加于王字之上則爲國內無上之尊稱豈非昭然歟設或如此而可以爲我國諸侯王則彼其朝鮮國王者亦將以爲其國諸侯王烏乎可

也夫前日之稱日本國姓某彼國奉承未嘗爲之少減焉今日之稱日本國王彼國恭敬亦何爲之少加焉不知有何所求而欲使其戴大臣之冠冒國王之名與夫將家諸公同蒙千古不磨之是非耶大君之稱固似不穩稱王之舉亦爲失宜後世有以今日之罪羅山者罪執事則吾恐執事將何以自諉焉請加三思慷慨之極累發狂言切自振慄唯待鬼門一謫耳自跋書尾曰東作此書實切憂

慮一言旣出駟馬難追倘加以謗訕時政之罪則家門之禍可勝言哉第一片慷慨忠義之心勃勃不能自制且任紀綱正名分唯爲君子之學者能之若自畏威偷安箝口於履霜堅冰之際則平日所讀者果何書耶縱踏不測實所甘心君美遂不納及吉宗繼職廢君美之議不用於是東所論得伸今錄以當朝鮮事例之論斷云

家宣善對馬守宗義方接對事謹增封一千五

百石　十二月下谷火延燒數萬家

二年壬辰春家宣置吏於草津駿府品川三所撿往來諸士之擔定驛亭人馬數及逆旅制　源君美上書幕府曰國家待朝鮮供擬過豐州縣爭以侈靡相誇燕饗賜予之費以鉅萬計而遣其王者不預焉是徒罷敝中國送迎外國間諜使者也宜與彼議往來各止於境上是勤一使勞以除萬世弊也　秋八月攝政家熙罷以左大臣輔實代之　以久世重之爲老中　九月

萩原重秀罷

停鑄新幣　勘定奉行萩原重秀罷初元祿中國用窮匱重秀議造惡幣變舊法姦蠹日甚及家宣襲職國用益窮重秀奮而擔當經費盡辦執政大悅累封至三千七百石新井君美告其姦曰彼姦惡無比今不黜患必及國家言甚激切家宣遂黜重秀時人相慶重秀憂憤不食而死　家宣疾自知不起召君美曰我疾若不起則傳國于幼子乎將使親藩嗣乎抑使親藩攝事乎君美曰古有朝委裘者今嗣君雖幼爲國

家宣薨

儲貳誰敢背者今使嗣君繼統而輔以三藩何憂之有家宣意決　冬十月家宣疾病召三藩及老中曰吾將傳國於幼兒卿等善輔之德川吉通對曰祖宗之建三藩正爲今日吉通等同心協力以奉嗣君庶乎不墜祖業矣因顧老中曰卿等其勿忘今日命一座聳慟居三日薨年五十一世子隅松嗣年甫四歲召諸侯傳遺命

十一月葬於增上寺勅贈故大將軍家宣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文昭　十二月詔以世子

君美請皇子爲親王皇女下嫁

家繼征夷大將軍

隅松爲權大納言叙正二位上皇勅改名家繼宸翰賜之大學頭林信篤謂執政曰嗣君居喪殆不可常憲公定服忌令父母爲七歲以下及七歲以下人爲父母皆無服今當遵之於是遣使告祭日光廟及諸大禮以次舉且有旨新井君美聞而駁之累數百言謂本朝舊令有身無服心持喪者謂之心喪令已不得遵元祿者則宜以無服居喪如古所謂心喪之禮事有所忌諱避吉從凶以盡其服忌月數乃已大夫人藤

原氏及所生勝田氏是君美議於是諸吉禮皆待十三月後行之　君美上書幕府請冊皇子爲親王皇女皆下嫁家宣善其議奏冊法皇皇子秀宮爲親王識者以爲曠世盛事

三年癸巳夏四月詔以家繼爲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　故事將軍襲職大國諸侯各饗老中設散樂約三歲而畢於是諸侯請享老中老中辭曰先將軍襲職四年諸侯享禮纔畢今奈何復行此禮姑停之待有大慶事可也　五月定婦

流江嶋

女服制令曰凡衣服之制禁奇巧過制過制者抵罪

四年甲午春三月流家繼所生勝田氏傅媼江嶋於信濃初家繼幼小閨闥禁弛江嶋美而淫頗有失行吏莫敢詰之勝田氏使江嶋詣增上寺歸途過戲場與戲子狎飲後房小吏在座江嶋叱却之小吏恚忿發其姦坐者數十人府下爲之洶洶遂有此命　夏五月金銀諸幣復慶長純質述家宣遺志也　令西海諸侯曰蕃舶至

海岸者斬其人火其舶我舟擅接蕃舶者必追捕之初綱吉務柔遠人法禁不密外商時或淩虐我民至是銅價騰踊互市不行而長崎民有私販海上者清商亦或登岸侵掠長崎奉行狀聞令君美議之君美曰我國尚武萬國所知今受侮至此奈國體何遂建議請嚴防備因有此命　是月貝原篤信歿篤信究經博物初好陸王後從朱說著書百餘種槩以國字曰辭達而已何爲迂曲　秋九月以松平信庸戶田忠眞

尚齒會

爲老中。

五年乙未春二月。減清及荷蘭貿易歲額。清船三十艘。荷蘭二船。給之船牌曰。汝等不守此法。勿再來。　三月。攝政輔實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實治代之。尋辭。以右大臣綱平代之。　是月。生嶋幽軒者。自開壽筵。擬尚齒會。會者七叟。上壽者志賀瑞翁。年百六十七。　夏四月。家繼修東照宮百年忌辰法會於日光。　秋七月。禁訴訟者以財請求。

享保元年　家繼薨　紀侯吉宗入嗣

享保元年丙辰夏四月。大將軍家繼薨。年八歲。以吉宗爲嗣。吉宗賴宣孫也。初封于丹生。兄賴職卒。無嗣。乃承後繼宗家。於是入襲軍職。翌日。吉宗命毀四脚門。或諫曰。三年不改父之道。吉宗曰。知父祖不義而不改。是爲不孝。一日遲緩。則一日不孝。何憚改爲。準老中本多忠良側衆間部詮房罷。

嗚呼。家繼一代之事。豈忍言之乎。家宣嚮好內。間部詮房以側役日夜在閤。非洗沐不得歸私第。家宣薨後。與家繼母月光夫人私通。初尚掩之。後寢發見。無復忌憚。詮房一日脫公服。戴煖帽。與夫人擁爐私語。家繼戲之曰。侍中恰嚴君矣。掖房禁弛。男女無別。近臣侍醫直宿之所。且朝洒掃者。或見有遺簪珥。詮房雖知之。不禁。以分謗也。淫縱之甚。恰篤於晉賈唐韋。豈又有君臣倫理耶。家繼稟質虛弱。遊內園。冒感。夫人與詮房飲酒自如。覩其軃嚏。設爐熾炭。家繼流汗煩悶。乃奉之出

于園外。重感。竟至不起。家繼之死。實夫人與詮房所速也。淫縱如此。江嶋之事。何足譏乎。素非首惡也。然二人主議定。納吉宗。吉宗能改政法。躬節儉。挽回衰運。德川三百年之社稷。得吉宗而中興。若夫措二人所爲。而以其立賢。則其有功社稷。勝於晉賈唐韋李肇武三思者耶。

葬故大將軍家繼於增上寺。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謚曰有章。　遣巡察使諸國。　秋七月。詔

吉宗征夷大將軍

以吉宗爲權大納言尋拜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吉宗使松平賴豐等入朝謝恩　冬十一月攝政輔實復任關白

大岡忠相

二年丁酉春正月江戶火郭內邸第皆延燒　吉宗以普請奉行大岡忠相爲町奉行先是勢紀二州界有訟紀伊不直山田奉行皆憚宗藩累年不決及忠相來代判決無所廻避伊勢始得伸寃吉宗偉之至是吉宗首擢之訟獄公平衆庶悅服　以水野忠之爲老中

吉宗修山陵

三年戊戌冬閏十月禁乾字貨　是月始建測午表於苑中　是歲大將軍吉宗奏修山陵初綱吉修歷世山陵不知其所在者仍多至是據圖撿索或甃石或柵欄數年竣功　三宅緝明歿京師人粹于究經初德川光圀召爲文學正德初爲幕府侍講

四年己亥冬十月朝鮮來聘吉宗改家宣所損饗禮復舊初新井君美之用事也製定韓接待儀式吉宗不憚以爲過文縟每事改之　是歲前

庶物類纂

田綱紀納庶物類纂於幕府稻宣義之所撰有三百六十卷　松平基知橫歛暴賦委政奸臣其民數萬人薄城愬基知慰喻罰杉浦德及其黨民乃散基知白川藩主　冬十月德川宗堯奉教納大日本史　十一月以儲君昭仁爲親王

六諭衍義

六年辛丑春二月命荻生茂卿訓點六諭衍義夏六月廢下田奉行更置浦賀奉行　是月吉宗聽三奉行決獄於吹上廳　秋七月大將軍

置理匱

吉宗獻通志堂經解及康熙字典　八月置理匱於評定所及京師大阪廳世謂之訴狀箱　九月法皇幸修學院及林丘寺觀楓　冬十一月處士山下長亮上書幕府論政事得失吉宗乃賞之　十二月禁衣服器玩用金銀及創新樣禁山王神田二社祭儀過侈先是吉宗欲矯前世奢靡爲風儉薄自奉至是發令

禁奢

論曰節儉者治國者之所宜貴重也而誤解節儉者務減費用專事吝嗇以爲如斯而後

可以贍財用也。夫人有貧富貴賤之分。下位者貧且賤。而倣富且貴之爲。此謂驕奢也。家屋衣服飲食一切適其分。而人或曰之爲驕奢則不可也。驕奢與節儉。視位分如何耳。故下位行上位之爲。則是驕奢。而上位倣下位之爲。則是鄙吝耳。昔夏殷以節儉興。以驕奢亡。不唯夏殷爲然。凡國家興亡。皆在驕奢節儉如何而已。德川氏之興也。以節儉。其維持之也亦以節儉。至子孫漸驕奢。新井白石歎

歷世儉德落地。有以也。吉宗反求重節儉。以是訓人民。殆如夏后絕遏德。殷王戒豐昵也。享保九年。令天下勸節儉。爾後陸續示諭不已。統治天下二百六十餘年。其唱改革在節儉一塗耳。而其亡也。上下驕奢成風。嗟乎驕儉之有關于興亡也如斯。吉宗以身爲天下之法。故令而行焉。今之執政者。何不留心於此。驕奢之風蕩然不反。則傷國必多。可不鑒於德川氏之所以興亡乎。

五常五倫名義

七年壬寅。春正月。輔實辭關白。以左大臣綱平代之。二月。吉宗命室直清譯六諭衍義及撰五常名義五倫名義刋之。頒熟師教孩兒。幕府。減諸侯進獻之數。且命曰。獻物必因其土宜。不得取他處以充之。吉宗命水野忠之檢山野閒地。頒之麾下士。給經費開墾。以計自存。夏四月。吉宗修家繼七年忌齋。朝廷依例將遣天使。吉宗辭之。自修爲恆例。法皇賜吉宗本朝世記。以安藤信友爲老中。大將軍吉宗獻

禮儀類典於仙洞宮。秋七月。吉宗修寬永寺廟。冬十月。吉宗獵於戶田。見一村醫教童子以歷世揭示。吉宗奇之。賜金及六諭衍義大意。令童子學習。

法皇開尚齒會

八年癸卯。春三月。法皇爲其皇姊慶壽九十算。開宴比尚齒會。醫師岸本惟明年百二十。賦詩獻之。夏四月。以松平乘邑爲老中。

定職祿

六月。定職祿。初幕府之制。凡有職者。祿不稱職。則增之。罷日復故。吉宗患世祿不能舉才俊。使直淸擧周

吉宗獵小金原

種人參

官及秦漢之典爲一書參酌立法
九年甲辰春二月大阪火民多焚死法皇將幸修學寺聞之止焉　秋七月徙柳澤吉里於郡山始置甲府城番　九月吉宗召山田正朝講經正朝年十二諳熟經史呼爲神童　冬十二月以松平忠周爲老中
十年乙巳春三月吉宗獵小金原觀麾下士演武伎　夏四月詔以大將軍吉宗長子家重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　秋七月水野忠恒發狂傷

毛利師就於城中乃賜死沒邑　冬十二月以前太政大臣家熙准三后　是歲吉宗禁元祿貨更造新幣以復慶長舊制　諸國竹華實而枯
十一年丙午春正月封有馬氏倫加納久通班列侯各食一萬石　夏六月關白綱平罷以家久代之吉忠爲左大臣兼香爲右大臣　秋七月清船來獻方物及遼東參實百種採參記略一帙吉宗檢土宜須種於日光及各地日光尤繁

吉宗召見物茂卿

吉宗謁日光廟

殖　九月京極高寛卒無嗣收其封更賜一萬石弟高長　冬十月吉宗命建部賢弘中根元圭校歷算全書　冬十一月以皇叔職仁爲親王
十二年丁未春三月明經博士清原宣通拜東宮侍讀　夏四月吉宗召見荻生茂卿先是茂卿屢奉命校群書茂卿草政談呈之於是召見茂卿以明年正月歿門下多出才俊太宰純通經學服元喬長詩賦藤東野長文其撰也　秋七

月東埔寨遣使來獻乞互市吉宗給之船牌　八月大將軍吉宗奏修小御所　冬十二月禁神祀佛會競作新異
十三年戊申夏四月吉宗謁日光廟遣人足利學校撿其藏書　以大久保常春爲老中　六月立皇子昭仁爲皇太子右大臣兼香傅之　秋九月江戶大水漂沒民舍橋梁　吉宗命建節婦阿粟碑是歲東國大水甲斐有民婦粟者以其夫篤疾不能出避水粟扶舁出託之人乃入

天一坊

侍床不去。俱溺死。吏具狀爲旌之。　冬十月。以
酒井忠音。爲老中。
十四年。己酉夏五月。松平義員卒。無嗣國除。　有
一男子。服具葵章。從者呵道。館品川代官伊奈
某。要之訊鞫。得實。具狀請命。執政議。磔殺之。斬
從者三十餘人。
伊奈氏舊記。載改行事蹟。與所傳異。頗可取
信矣。蓋當時嘖嘖。稱市尹大岡忠相賢明。故
俗輩傳會致事。紛紛不可不辨也。夫改行世

俗所稱天一坊是也。改行寓浪士赤河大膳
家。欲共俱圖事。自言我實將軍吉宗嫡子。爲
大納言家重兄。今告實將軍。則食封土。班列
侯籍無疑也。乃約大膳爲家老。擬諸浪士以
職員。此無賴姦宄輩之爲也耳。既而代官伊
奈半左捕之。詰責曰。汝營業何如。曰修驗。職
又問汝擬高貴。何故曰僕爲修驗宗長。爲衆
輩所仰。故不與他人同席耳。又問汝稱大納
言家兄。多蓄家士。濫授食邑。果信乎。曰否。僕

幼失母。爲赤河大膳所鞠養。弱冠欲襲相州
大社地祠官。故傭食客數輩。充使用耳。又問。
汝叨服葵章何由。曰此某君所寄附。又問汝
狀一如不憚幕府者。抑有由乎。至是改行以
事出詐僞。恐怖失措。聲顫色變。首實服罪。終
至首足異處。假令改行貌相異常。智慮超衆。
焉能得逞詐謀於當時。而世人傳吉宗亦頗
惑其言。微忠相審判。殆危。噫亦傳謬之甚者
也。史稱桓武朝。有周防人佯稱他戶太子。惑

普救類方

亂衆聽。漢明兩代。亦有此事。爲人主者。有賢
明果斷。能如吉宗。則雖有百改行。曷敢得爲
秋九月。聽毛利師就割封。置弟政苗於清末。
十五年。庚戌春正月。刊普救類方。頒布之。吉宗憐
僻地人民。不易得醫治。命醫林良適等。作此書。
至是成。　夏六月。京師火。　是月。復列藩楮鈔。
吉宗命清人沈燮菴。校唐律疏義。　聽淺野
吉長割封。分弟長賢。　秋七月。以松平輝貞松
平信祝。爲老中。　是歲。痲疹流行。

（田安氏）

十六年辛亥春正月吉宗置其次子宗武於田安門內第稱田安。頻年登稔斛米銀二十六錢。幕府廩下以穀卑大窮乃發府庫賑貸五百石以下士命諸侯蓄積以備水旱又築倉於本莊及淺草每歲積粟十萬至朽蠹乃投之海。二月幕府令禁奢侈。夏五月故中務卿邦永親王女適大將軍吉宗世子家重。

（吉宗張曲水宴）

十七年壬子春三月第三皇子忠篤第四皇子艮親並爲親王。夏四月吉宗張曲水宴使侍臣

賦詩。秋七月以黑田直邦爲老中。八月法皇崩葬靈元天皇。九月西南諸道大蝗吉宗乃移關東粟稟貸西州列藩以賑其民。穀價頓騰斛米銀二百錢。

（西南大饑）

十八年癸丑春正月以關白家久爲太政大臣。二月皇太子冠家久爲賓。西南四道大饑餓莩十六萬九千餘人吉宗發廩日給男米三合女一合先是琉球貢甘薯於薩摩外舶亦齎至傳種大殖是歲賴以免饑者多。小笠原貞任

（小笠原嶋）

至於南海小笠原嶋文祿中信濃深志城主小笠原貞賴以幕府命撿南海中始獲此嶋因以氏名後每歲航收其利寬永中停之是歲貞任以其曾孫再往取產物而歸。夏六月天下大疫。冬十二月大赦天下關白家久辭太政大臣。

十九年甲寅夏四月大將軍吉宗奉勑獻禮儀類典五百十三卷德川光圀之所纂也。六月以本多忠良爲老中。秋諸國大水。是歲幕府

儒臣室直清歿號鳩巢唱程朱學最稱醇儒所著有論語廣義駿臺雜話等書。

二十年乙卯春三月帝讓位於皇太子。

櫻町天皇（諱昭仁中御門帝第一子母贈皇后新中和門院藤原氏准三宮家熙女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元文寬保延享禪位皇太子後五年崩壽三十一葬泉涌寺）

天皇踐祚時年十六。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家久左大臣吉忠右大臣兼香並如故上皇徙居仙洞宮。大將軍吉宗遣織田對馬守入朝賀

受禪。夏五月。以本多忠良爲老中。松平乘賢。爲西丸老中。冬十一月。行即位禮。大將軍吉宗遣井伊直定等。入朝賀之。

元文元年

元文元年。丙辰夏五月。吉宗改鑄諸幣。款曰文。以新金百六十五兩。換故金百兩。以新銀十五貫錢。換故銀十貫錢。秋八月。家久辭關白。左大臣吉忠爲關白。家久内覽如故。冬十一月。大婚。

伊藤長胤

是歲京師儒伊藤長胤歿。號東涯。博覽該通。能襲家學。著書數十種。行于世。

二年。丁巳春二月。鑄錢於山城鳥羽。夏四月。上皇崩。五月。葬中御門天皇。秋八月。關白吉忠薨。以前太政大臣家久。准三宮。以右大臣兼香爲關白。冬十一月。兼香爲左大臣。關白如故。

安積覺

是歲安積覺歿。號澹泊。史學擅長。入水戸彰考館。充史編總裁。大日本史。前後與者。數十百人。而覺之功居多。覺至老。精力不衰。其撰烈祖成績。時年七十二云。

三年。戊午正月。以内大臣宗熙。爲右大臣。内大臣道香。尋爲右大臣。十二月。遣使奉幣太廟。告修大嘗。取祭禾於近江丹波。大赦天下。

罰尾張氏

四年。己未春正月。吉宗罰其族宗春。屛居思邸。令其從弟宗勝。襲尾張封。初宗春游戲無度。吉宗數教戒之。不聽。有此命。夏五月。勅右大臣道香聽内覽。是歲鑄鐵錢。

新嘗

五年。庚申夏五月。以女御舍子。爲准后。六月。東浦寨商船。來長崎。乞貿易。不報。冬十月。修新嘗。此典廢棄二百八十年。至是復之。遣使告太

廟。是歲吉宗置其四子宗尹於一橋門内第。稱一橋。

寬保元年

寬保元年。辛酉春二月。皇子遐仁生。秋八月。以大將軍吉宗。爲右大臣。世子家重。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冬十一月。徙封松平定賢於白川。榊原政一於高田。是歲武德編年集成成。

二年。壬戌春二月。東埔寨商船又來。乞互市。不聽。夏六月。以土岐賴稔爲老中。秋七月。畿内

及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大風水城壁村舍皆壞人畜溺死無算　冬十月修風水所壞令細川毛利藤堂阿部仙石間部稻葉等十藩助役

青木文藏

是歲吉宗遣青木敦書於相摸伊豆索遺書敦書稱文藏善荷蘭學精本艸嘗聞伊豆諸嶋乏穀多餓死者建言蕃薯艮萊亞穀徵其種於薩摩使民間種之吉宗徵其種刋所著蕃薯考頒之諸嶋及東海植民地初新井君美開荷蘭學敦書倡之竟行于世云

蕃薯

論曰欲有爲而志不堅常爲外物所推移則其所志者何足以保持於永遠哉我邦寶曆明和之間卻時論不拘習慣首唱洋學者新井青木諸子在焉當此時世人擧以爲好怪不笑則以爲謗而諸子志不撓益勤不止遂致今日之開明者皆出其精神之所注豈謂成於偶然哉世人若相皮以爲得髓之見則或觀石屋奇貨駭其製作望學制校則愕其整備聽政策兵略則炫其得策以爲天下之事畢矣焉知前哲卜風氣之漸變奮然盡力通其塞開其範以誘導之其功德之大之廣雖工作極精校則闡微政略移俗兵策致遠則事之難易豈可同日而語乎由是觀之今日之成績豈偶然乎哉皆前賢之賜也

三年癸亥春正月減荷蘭貿易歲額之半　夏四月禁民間用銀飾　秋九月以直仁王子典仁職仁王子音仁爲親王　十月直仁王季子輔平出嗣鷹司氏以伏見邦忠爲親王

延享元年宇佐香椎奉幣

延享元年甲子秋七月京師大水　九月奉幣宇佐香椎兩祠此典廢棄久焉至是復之是月以典仁王爲太宰帥　以酒井忠和爲老中令清商貢冊府元龜續文獻通考百川學海玉海等書　冬十月購甘蔗苗於外舶并求種栽及造糖術我邦不產甘蔗仰糖蜜於外輸靡財無算至是始得之　製簡天儀置之神田

二年乙丑春二月以京極公仁爲親王關白兼香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致季代之　三月吉宗

吉宗辭職

請法親王叡仁修法華八講於紅葉山　夏五月以前内大臣惟通爲右大臣　秋九月大將軍吉宗辭軍職使松平武元輔世子家重

論曰國初之政質質之敝民惷而野故中葉承之以文文之敝奢而巧常憲文昭之間可謂文敝矣吉宗起紀庶子身嘗險阻艱難自知民之情僞慨然有志於善治故承之以儉興士風抑驕奢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宥罪戾節器用内外無嬖寵從諫如流以

開言路教化大行終致國家富强受民投書天下無寃民用人適其可士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不辱於中興之英主也公德業之最不可及者繼職三日未及解經首毀四脚門示禮不可越以補先過以立諸侯之制辭職之日擧賢相武元以立善後之策故令多病少視事之家重風爭愛絶索之家治不墜其緒業亦豈不偉哉

家重征夷大將軍

冬十月詔以權大納言家重爲征夷大將軍任内大臣右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　十一月遣使行石清水遷宮儀　是歲以松平乘賢堀田正亮爲老中

三年丙寅春正月關白兼香爲太政大臣　江戸大火　二月家重遣巡察使於諸國　三月以皇子遐仁爲親王　夏五月以西尾忠直爲老中　冬十月以本多正珍爲老中　十一月家

家重修櫻町宮

重修櫻町宮　十二月兼香辭關白左大臣道香代之　徙封堀田正亮於佐倉松平武元於

館林太田資俊於掛川

四年丁卯春三月親王遐仁冠立爲皇太子内大臣宗基傅之　夏四月隕霜殺苗　五月以關白道香爲攝政　帝徙仙洞宮讓位於皇太子帝聰敏恭謹尤敬祖宗復大嘗新嘗及七社宇佐奉幣諸卿百官屬意家重嚮修櫻町宮帝意嚮之乃遜位移居焉

續日本政記卷之四

續日本政記卷之五

近藤鉼城　著
賴復
岡千仞　閱

桃園天皇

諱遐仁，櫻町帝第一子，母開明門院藤原氏，大納言實武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二，曰寬延、寶曆，崩壽二十二，葬泉涌寺。

即位

天皇踐祚，年甫七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尊嫡母准后曰皇太后。太政大臣兼香、左大臣道香竝如故。秋八月，幕府士板倉勝該喪心，斫細川宗孝於城中，乃賜死收邑。九月，天皇即位。大將軍家重使藤堂高豐等入朝賀之。以松平武元爲老中，秋元凉朝爲西丸老中。

寬延元年

寬延元年戊辰，夏五月，朝鮮來聘。冬十一月，大嘗。十二月，攝政道香辭左大臣，冬熙代之。琉球入貢。

大岡忠相爲諸侯

家重以大岡忠相班爲列侯。忠相爲吉宗所擢，爲町奉行，決獄平允，擿姦如神，至此有此命。

二年己巳，春二月，冬熙辭左大臣，以內前代之。前

內大臣常雅爲右大臣。三月，直仁王女嫁家重世子家治。

均稅

夏五月，幕府改租稅法，不論豐凶，核數歲中，均收之，名曰均稅。秋九月，以酒井忠寄爲老中。冬十一月，常雅辭右大臣，以內大臣宗基代之。是歲，命內藤政苗城于三河舉母。

三年庚午，春三月，皇姊智子爲內親王。夏四月，上皇崩。江戶大雨雹，人畜死傷，陸奧爲甚。五月，葬櫻町天皇。六月，奉號皇后曰青綺門院。秋九月，京師四郊草木皆華。

寶曆元年天皇讀書

寶曆元年辛未，春二月，北陸雨赤雪。夏四月，天皇始讀書，大內記菅原家長爲侍讀。越後地大震，半夜三十回，廬舍盡壞，壓死一萬六千餘人。

吉宗薨

六月，前大將軍吉宗薨，年六十八，葬寬永寺，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有德。吉宗仁明好學，承前世奢侈之後，勤儉率下，最用意決獄，作律九十條頒之，開言路，舉賢良，士風大振，弊俗一變，稱曰中興良主。凡有所爲，令儒臣室直

清據經史商榷可否而後行之

論曰天下之財有常數用之於天下而有餘也故善理財者就天下所有之數而運之聚散停畜各有其法時雖或有水旱凶饑之變應之有備未嘗至顛頓狼狽也則何必孜孜然興利之爲後之言理財者則不然每喋喋於興利造紙幣權市酤關山澤鑿礦坑凡可以興利者無不爲凡所以爲是者由於國用之不足國用之不足由於經費無度不察於

此而徒欲有以補苴之隨補隨陷未見其益也識者則異於此止無益之營築省散冗之官員防賞賜之濫杜贓汚之竇凡可以害於財者無不除之積之之久經費有度而國用有餘果有餘乎則何必擾擾然有所興作哉夫欲作是事者必有是人有是人則有是費當其始握算運籌較量得失無不得其當也而其終也弊蠹百出所得每不償所失孰與始不爲是事且以德川氏事證之家康興于

三河介强國間轉戰數年而後定天下其間兵馬之死亡仗糧之耗費何可勝算而財用恆綽綽有餘秀忠承之恭儉自收不敢有加府庫充盈倉廩歲增嗣以家光之驕奢用之而有餘明曆之大災江戶焦土造府城營市街及賜與稱貸計以巨萬而未嘗告乏也及綱吉驕奢無度用財浩繁至此德川氏豐富之澤始盡矣是非天生財豐于昔而嗇于今理財之計非巧于前而拙于後也在其所以

用之何如耳吉宗以旁族入承宗統勤儉率下禁奢尚儉務除國家之蠧害國勢一變蓋秀忠後一人而已稱爲德川氏中興之主不亦宜乎

秋七月太政大臣兼香罷准三宮未幾薨是歲勸修寺氏得僧奝然遺本鄭注孝經於東大寺刊之

加賀藩騷動

二年壬申是歲加賀藩騷擾初藩臣大槻內藏者爲藩主吉德所擢大擅威福私通吉德側室欲

立其出世佐已專刑賞吉德有五子世佐第三子也先是內藏從吉德就國筑摩川大漲內藏教唆吉德令亂流使逆黨潛河中刺其馬吉德溺遂卒其子宗辰繼嗣內藏又鴆殺之第二子重熙嗣誘老女淺尾鴆之事露捕淺尾訊鞫得實內藏淺尾以大逆處重刑斬逆黨十二人其餘坐者皆逐之

朔旦冬至

三年癸酉夏四月麻疹大行　冬十一月八日日至陰陽頭安倍泰邦測景於天文臺造新曆賜

名寶曆曆家重使澀川圖書西川忠次來陪焉

四年甲戌春二月以前內大臣通兄爲右大臣　秋七月濬木曾川令嶋津重年助役　冬十月詔安倍泰邦改曆曰寶曆甲戌曆頒之天下

是歲家重賜孝子平三白金若干平三陸奧宇多郡民自幼事親無違其妻亦善事舅姑舅姑好踏歌平三每中元請村人踏歌戶前夫妻俱之以供二親之歡亡後刻二小像出入必告暑則煽像供蚊幮如事生至是旌之

五年己亥春正月右大臣通兄罷以內大臣尙實代之　二月以攝政道香復爲關白　削安藤信尹封家宰以下有誅徙封其子信明於岩城平以信尹主從極奢濫刑也　秋七月朝鮮告窮歲賜一萬金賑之三年　冬十一月大婚故准三后兼香女富子爲女御

大岡忠光爲諸侯

六年丙子夏五月以大岡忠光爲列侯食岩槻二萬五千石初家重溺聲色病酒語言艱澀忠光獨解其意不得一日離左右下教于執政忠光

每代之老中以下啓事亦因忠光於是威權自熾贈遺盈門其家計比十萬石然性頗謹勅不至驕侈破家云家重又寵田沼意次稻葉正明後皆弄威福

七年丁丑春三月關白道香罷左大臣內前爲關白聽內覽　夏四月東海北陸大水人畜多溺死

奪公卿十七人官位

八年戊寅秋七月皇子英仁生　是月奪權大納言藤原公積藤原光胤藤原公成等十七人官

竹內式部

禁錮。初有丹波人竹內式部者。以武伎教授京師。受業者多因出入公卿家有所諷諭不喜幕府專政者是其言學射馳馬日講武遂有復古之志事稍露爲家重所忌乃奏貶黜之。執式部問訊之罪不抵死遂逐之。　九月。以松平輝高爲老中。以田沼意次爲列侯食一萬石參聽評定所事。　是歲收金森賴錦封。賴錦虐政苦民其聽訟槪以賄賂斷曲直爲其下所愬坐者多

九年己卯春二月。以智子內親王敘一品。　三月。

以女御富子爲准后。　夏四月。金澤災城樓蕩燼家重貸金修之。　五月。以儲君英仁爲親王。

秋九月。家重次子重好任三位權中將居淸水第稱淸水氏。　冬十一月。關白內前辭左大臣尚實代之輔平爲右大臣。

家治繼職

十年庚辰春正月。以大將軍家重爲右大臣。以世子家治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　夏四月。大將軍家重辭軍職。　五月旱。　以秋元涼朝爲老中。　秋七月。詔以德川家治爲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敘正二位右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　冬十一月。以井上利容爲老中。

家重薨

十一年辛巳春三月。松前大風壞船舶。　夏六月。前大將軍家重薨。葬增上寺年五十一。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謚曰惇信。家重多病不視事。初吉宗囑松平武元以後事。武元性嚴正竭力匡救雖群小在中不得放肆天下賴以安。

十二年壬午秋七月。天皇不豫尋崩。

後櫻町天皇　諱智子。櫻町帝第二女。母皇太后青綺門院藤原氏。關白

吉忠女。在位八年。改元一。曰明和。禪位皇太子。後四十四年崩。壽七十四。葬泉涌寺。

皇姊智子內親王踐祚。以關白內前爲攝政。左大臣尚實右大臣輔平並如故。　八月。葬桃園天皇。　是月。仙臺大水害稼。

卽位

十三年癸未秋九月。輔平辭左近衛大將。以道前代之。　冬十月。以皇姪貞行及有栖川織仁爲親王。　十一月。天皇卽位。大將軍家治使酒井忠恭入朝賀之。

明和元年

明和元年甲申春二月朝鮮來聘以松平康福爲老中三月織仁親王爲兵部卿夏四月朝鮮聘使館於大阪譯士鈴木某殺韓使都訓道崔天宗而遁逮捕戮之韓使莅焉初某與天宗不相善一日天宗鞭某故見害冬十一月大嘗大赦天下

二年乙酉大將軍家治奉勅營桃園帝妃准后宮夏六月賜織仁親王以隨身兵仗秋九月鑄方銀欵曰文又鑄鐵錢是歲塡大阪江戶

湟堀江等更起市街

三年丙戌春三月以德川家基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基家治嗣子家治因放罪囚五百餘人毀京師東郭先是毀東郭北自大内南至二條後又毀二條以南六條坊門以北至是又毀坊門以南六條以北初豐臣秀吉獲朝鮮都府圖善其竹堡摸築之京師周回七里象紫微垣以畫都鄙昇平日久市街益起至是以鴨川爲疆夏五月以清原宣條爲英仁親王侍讀

田沼意次築相良

刑山縣大貳等

是月西南諸道不雨至八月

四年丁亥夏五月塡大阪諸湟更起市街秋七月家治命田沼意次築相良治焉意次和歌山小吏意行子及吉宗繼職其父從入爲近侍意次承後寵于家重家治意次巧慧狹術箝制上下威權薰赫賂遺公行有傔從致富者尾張伊勢海嘯人畜溺死八月梟處士山縣昌貞藤井右門織田信邦坐事被廢初甲斐人山縣昌貞號大貳慷慨好學善兵術通儒佛百家少

而遊京師有慨于皇室淩夷著柳子新論寓意後來江戶講兵書受業者多信邦家宰吉田津田與之親善相交藤井右門善劍會來寓昌貞家與竹内正庵交正庵亦來寓正庵卽式部也於是頗存形跡遂有告變者乃治獄無反計可證唯昌貞等平生講兵擬江戶城及甲府要害述攻守術由是獲罪梟昌貞右門流正庵信邦亦坐家宰之事被廢徙封其子信浮於高畠坐者甚多時譏家治濫刑

論曰米使之逼請貿易幕吏拒之以虜浮浪處士遂生事端余當時竊謂堂堂大府延外使議大事擧浮浪處士爲說失體亦甚旣而浮浪處士雲起爲十津川爲筑波山幕府遂亡嗚乎幕府之虜浮浪處士也久矣蓋德川氏恬熙爲治列侯門族生長深屋骨後肉漫柔需如婦人而其爲藩士者亦皆顧身家重祿俸惴惴焉唯過失之懼獨浮浪處士涉書史有志氣者切齒幕府之所爲曰僭橫如彼

若以名分正之則亂臣耳賊子耳退顧身家浮寄孤懸無一足顧惜於是奮然一決意謂大義之所在以是觸刑辟不害爲烈士若彼高山正之蒲生秀實梅田定明皆是也而名分所在四方雲擾天下響然遂至明治復古然則聖朝中興雖曰天命亦浮浪處士唱義天下之功居多而爲之首唱者山縣昌貞也今據圖冊所記寬延年間處士竹內式部授徒京師出入公卿公卿悅其言馳馬學射專講武事式部坐之放逐權大納言光胤權大納言公成左中辨資望以下十七人累坐削官爵昌貞與式部及劍客藤井右門集徒江戶講兵談武於是有上變者告其擧動不常明和四年八月獄成昌貞右門坐考索江戶甲府兩城要害梟首式部減死放逐事連小幡侯織田信邦削封上世所傳如此而不記其所謀何事以余所聞昌貞字士明稱大貳號柳莊甲斐人幼有器局涉文學尤精兵書

年十八來京師仕一縉紳家一日爲主理髮不稱主笑曰煩卿再理昌貞退曰朝爵至貴而難役一賤人其爲武人所壓一至此自是切齒幕府所爲嘗著柳子十三篇以擬孫子首篇曰正名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也以神聖大統之所屬億兆瞻仰之所歸屈于一武人名之不正無甚焉就是二事推昌貞所爲可知也而其就戮本末不傳豈當時諱之不傳歟嗚呼彼以一處士欲捧頹日於中天雖

朔日冬至

三尺童子猶知其敗而彼猶爲之不已斃刀鋸異身首不少自悔此豈非有滿腔忠憤欲抑而不可者而然焉耶余獨恠世談節烈者追贊高山蒲生諸人而昌貞先二子五十年致死于此其所樹立有過二人而無不及而其名湮滅不稱豈志士之顯晦有幸不幸而存歟將待後任史筆者洗雪表識也歟世揚逸事記異蹟者可無所慨于此乎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百官表賀大赦天下

十二月家治賜農新井某白金某武藏足立郡豪農也嘗築長堤堤上設宅舍及廐每有水災輒招鄉黨隣里舍焉存活者衆子孫善繼其志云去歲之災賑恤至二百餘日有是賞

五年戊子春二月立皇姪英仁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輔平傳之　夏四月鑄銅錢以一當四　五月以攝政內前爲太政大臣　秋八月皇太子冠內前爲賓　冬十月奉幣七社

六年己丑春三月德川治保請以久慈郡所出鐵鑄錢七十萬貫背文曰久　夏五月京師及諸國雨毛　秋八月東國大風

修櫻町宮

七年庚寅春三月大將軍家治奉勅修櫻町宮令藤堂高悠南部利雄松浦誠信助役　夏五月不雨至八月　六月京師町奉行石河政武任滿而歸民相率送者數里政武明決聽獄得情與大阪町奉行曲淵景漸竝稱　秋七月赤氣見北方夜輝如火　九月櫻町宮成　冬十月攝政內前辭太政大臣　十一月帝讓位於皇

太子

後桃園天皇　諱英仁桃園帝第一子母恭禮門院藤原氏關白兼香女　在位八年改元一曰安永崩壽二十二葬泉涌寺

天皇踐祚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上皇徙櫻町宮內前爲攝政尚實左大臣輔平右大臣竝如故

卽位

八年辛卯春二月從一位常雅薨常雅博學練習朝憲輔平屢薦之而不果用　三月宗義功小吏在朝鮮者獵獲二虎先是互市館多虎數爲人害我吏患之故有此舉　夏四月天皇卽位

大將軍家治遣松平定靜等入朝賀之。五月。尊所生一條氏曰皇太后。奉號曰恭禮門院。冬十一月。大嘗。大赦天下。以攝政内前復爲太政大臣。

安永元年

安永元年壬辰春二月。江戸火。延燒千餘街。諸門樓壕矦邸商戸及寛永寺皆蕩燼。夏五月。以田沼意次爲老中。秋七月。西海大風水。長崎海溢。舸船漂上市。八月。南海大風。屋倒樹拔。人畜多死。以攝政内前爲關白。九月。家治

鑄銀幣。文曰南鐐。世謂之二朱銀。冬十一月。改元。大赦天下。

大婚

大婚。關白内前女維子。爲女御。

二年癸巳春。山城伊勢大水。秋七月。大風雨。諸道大水。行旅不通。

三年甲午春二月。織仁親王如江戸。三月。詔修稻荷祭典。廢棄三百餘歳。至是復之。夏六月。江戸大雷。山城大風雨。大阪沿海船舶大壞。

贓罪

秋八月。大内計史右馬大允津田義見。圖書少允田村廣敬。左衛門大尉服部廣雄。有罪處斬。流高屋康昆藤木保顯等。先是義見等稱供御。徵金於幕府。專營私利。至是發覺。家治使吏入掌御費。

五年丙申夏四月。家治謁日光廟。奏大赦天下。痲疹流行。是歳池野無名歿。書畫成一家。號大雅。爲吾邦倪黄。

六年丁酉冬十二月。内前准三宮。家治命水野忠友再城沼津治焉。

七年戊戌春二月。以左大臣尚實爲關白。伊豆大嶋焚。秋七月。京師大水。十二月。以輔平爲左大臣。

德川家基卒

八年己亥春二月。權大納言德川家基卒。初有醫池原雲伯者。巧佞有黠智。因田沼意次而進。家基有疾。雲伯診之。爲生鬱閉。因勸出遊。家基力疾狩于目黑。明日薨。時厭苦秕政。久以家基有賢聲。待其嗣。上下無不悼惜。三月。以内大臣輝良爲右大臣。夏六月。以女御維子。爲准后。

櫻嶋噴火

秋九月。帝不豫。大隅薩摩地大震。櫻嶋焚。至十月火始滅。櫻嶋在鹿兒嶋灣。周廻七里。嶋腹有田。人戶頗多。初火起。聲如雷。石轉沙飛。屋舍田園皆埋沒。人畜焚死。海中涌出一小嶼。南海及關東雨灰。櫻嶋所噴也。　冬十一月。天皇崩。

十二月。葬後桃園天皇。

光格天皇（諱兼仁。東山帝曾孫。典仁第六子。母盛化門院藤原氏。准三后內前女。在位三十七年。改元四。曰天明。寬政。享和。文化。禪位皇太子。後二十五年崩。壽七十。葬泉涌寺。）

關白尚實受托

冬十月。天皇踐祚。年甫九歲。以關白尚實爲攝政。輔平左大臣。輝良右大臣。並如故。初後桃園帝無子。上皇與准后內前謀。欲迎立崇光帝裔邦仁親王子貞敬。憚尚實未發。及先帝大漸。上皇入視。使內前呼尚實出宮。欲親告迎立貞敬之意。尚實乃對曰。上將登遐。臣奚得離左右。先帝顧尚實曰。後嗣之事。一囑汝。言畢而崩。尚實定冊。迎立天皇。　十二月。葬後桃園天皇。大將軍家治遣使獻賻。　是歲。家治命酒井忠休。城出羽松山。

帝加冠

九年庚子。夏六月。霖雨。寒如冬。　以阿部正允爲老中。　秋八月。以大將軍家治爲右大臣。　冬十二月。天皇卽位。攝政尚實爲太政大臣。

天明元年辛丑。春正月。帝加冠。太政大臣尚實爲賓。　三月。行卽位儀。使民縱觀。大將軍家治遣酒井忠以等。入朝賀之。　尊嫡母准后近衞氏爲皇太后。　夏五月。帝始讀書。　尚實辭太政大臣。　以久世廣明爲西城老中。　閏月。家治

群書類聚

養其族治濟子豐千代爲嗣。命名家齊。治濟吉宗孫。世稱一橋氏。　秋七月。增田沼意次封一萬石。　九月。以久世廣明爲老中。水野忠友爲老中格。增封加稻葉正明。封班諸侯

二年壬寅。春三月。以德川家齊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　夏四月。起天文臺于淺草。　五月。京郊松生華。狀如蜂房。　秋七月。關東地震。函根山崩。小田原城壞。　八月。江戶海溢。　冬十一月。以文章博士菅原在熙爲侍讀。　是歲。群書類

聚成有六百三十五卷。讐僧塙保己一之所輯。

淺間岳噴火

三年癸卯夏五月。上野草津溫泉暴熱。浴人爛死。六月。諸國大水。寒如冬。人服綿衣。　家治以井伊直幸。班老中上。　秋七月。淺間岳噴火。雨灰石。晝晦如夜。熱泥沸湧。利根川溢。漂沒三十五村。溺死四萬餘人。是日江戶雨灰如雪。　八月。東北饑。斗米直二千五百錢。餓莩相望。　冬十月。皇太后崩。號曰盛化門院。　十一月。幕府以田沼意知爲少老。意知意次子也。父子威燄大

熾。

佐野政言殺田沼意知

四年甲辰春三月。大將軍家治。奉穀千石於閑院親王。以終其世。親王天皇之生父也。　幕府士佐野政言。殺田沼意知於城中。意知恃權虐下。政言憤之。意知會借政言家譜而不返。欲以假之裝己家系也。恐恨遂殺之。賜死政言。田沼氏凶焰稍衰。　夏五月。天下饑。發穀賑之。　以牧野貞長爲老中。　冬十一月。井伊直幸爲大老。

是歲。伊達重村。請幕府鑄方鐵錢。行之部內。欵曰仙臺通寶。

五年乙巳春正月。畿內大雷。　增松平康福田沼意次封各一萬石。增水野忠友封五千石。以忠友爲老中。　二月。攝政尚實復爲關白。　夏六月旱。　秋九月。琉球大饑。貸米萬苞金萬兩於嶋津重豪。以賑之。

六年丙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二月。帝製和歌賜大將軍家治。以家治當五十算也。　秋七月。關東大水。江戶諸川溢。橋梁皆墜。　八月。大將

田沼意次辭職

家治薨

軍家治有病。田沼意次。恐積惡發露。稱病辭職。時諸侯婚意次者。恐累連羅殃。放遣義子。訣別內妻云。世子家齊。自西城移牙城。　九月。大將軍家治薨。年五十。尋葬寬永寺。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謚曰俊明。

論曰。人君疎斥君子。而昵比小人。未嘗有不喪其身者也。識者謂小人蠱惑其君。以喪其身。是豈獨小人之罪也哉。蓋人之將喪。天奪之衷。其心先喪。於是乎小人從而蠱惑而已

意次削封

矣苟使君心光明正大則雖有百邪由何而入哉君先喪心而後身亦隨亡豈唯小人之罪乎哉其君自蠱而後小人勸奢靡逸樂已將行其所欲也田沼氏以昵近之選逞諛謏之態籍君寵以握政權讒諂壅蔽無所不至其窮奢極欲增土得爵而掊克漁奪天下之民腴削日甚而爲之主者不察焉晏然以爲得良佐彼所好我亦好之彼所爲我不知之彼往往行新法營私利天下多事百姓厭苦

之我常坐深宮以爲四海無事是人君疏斥君子而昵比小人者之常過也如家治者蹈此轍以喪其身而不至失天下亦德川氏之幸也矣

冬閏月以鳥井忠意爲老中　田沼意次得罪削其封二萬七千石尋卒意次歷仕二將軍甚得寵幸爲老中奢侈聚斂無所忌憚嘗謂人主不可令近儒生讀書若知古今成敗得失則我輩失勢今公幸好畫足以使消日於是薦畫工

比官醫班近侍又令近臣一切莫告外事有山村良旺者好讀書竊語家治以三河後風土記之事乃每宿直侍讀家治大悅更服拱聽曰不圖世有如此書也意次聞之不懌俄出良旺補外近臣皆拑口雖有水旱飢饉家治不復知之事無大小取決意次家治稍知其不臣意次不自安稱疾辭職至是以遺命褫封坐貶黜者多

論曰人主欲勿失其權專在防大臣乎曰未可也人主猜防大臣而自用其權此權之所

下移也何以言之曰人主患其權之移於下也而已獨爲之勢不能也大臣既不可任則不能不使小臣猜防之念一萌轉輾反覆不可復悟於是乎小臣遂至竊權也且夫大者之姦易覩小者之姦難察且大臣位貴祿重不必竊小臣位賤祿輕非竊無以足其欲當爲英明所使不敢肆也及得庸主則士態頓異人主特喜其便慧非如外朝大臣之可憚也是以見大臣日疏而此輩無日不識事任

之以我耳目喉舌而不知我耳目喉舌之變於外也外之群臣亦知其位賤祿薄而其路則要所市必讐而所欲必得也則爭趨之終致其權傾于外雖大臣亦懼之人主猶不察也而謂己之權能制大臣矣或終斥大臣代以此輩則佞媚穿窬何所不至於是以一己之欲買天下之怨以貽之人主而人主不悟及悟既擧其黨類據已舊位以箝制人主及是時欲除之而不可得也此防大臣之所致

誰知猜疑之弊至此也是故人主專防大臣而恃小臣防之所恃以防者又不可不防所恃愈近則所防愈急是天下無復可信之人也嗚呼如此則人主用誰以爲天下之事乎曰用天下之人以爲天下之事不恃一人也日視外朝與群臣面議政事是是非非露其肝膽絕其猜防隱匿之色則其忠賢者益奮厲而大姦巨猾莫以容計其間故明主必不議事內廷不信任小臣而常親大臣常親大臣乃所以防大臣而持其權於己也田沼意次以胥吏歷事家重家治累遷至老中而其子意知爲少老父子巧慧挾術箝制上下威權薰赫賂遺公行德川氏政綱之紊亂莫甚於此時是家重家治不親大臣而信小臣之過也後之爲人主者可不監哉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　是歲自春至十月天下多雨禾稼不登

七年丁未春三月尚實辭關白左大臣輔平代之

家齊繼職

詔以權大納言家齊爲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時年十五　以阿部正倫爲老中　夏五月大將軍家齊遣松平賴起入朝謝恩關白輔平辭左大臣輝良代之經熙爲右大臣　天下大饑江戶市民擊析嘯聚侵掠豪富大坂伏見界浦熊本等皆蜂起遣吏鎭之　六月近畿飢民聚建禮門迴匝宮垣祈穀價低下

松平定信老中

以松平定信爲老中奏任侍從班諸老上定信聰明誠實好學少著國本論嘗歲飢悉免封內租痛自節

儉。盡放家婢。唯役一女。及其參幕政。衣澣衫食一菜。其妻衣不曳席。諸老驚愧。爭惡衣食。初吉宗節用禁奢。近世禁弛。爭赴侈靡。定信擧吉宗政。省冗費。修武備。禁靡衣峻宇。張妓樂。厚問遺。天下想望其風采。　秋九月。從一位尚實准三宮。尋薨。子道前孫輔家先薨。同族治孝子輔嗣受後。　井伊直幸辭大老。家齊優勞聽之。　定信受教。擢通經者。充聖堂講師。士民俱聽講。　冬十一月。近衛經熙子養嶋津重豪女。嫁之家

大內火

齊。　十二月。家齊既收田沼意次封。賜一萬石其孫意明。存嗣。遣岡部長備。收其相良城。

八年戊申春正月。京師火。延燒禁內。帝奉神器。避於下加茂。徙御聖護院。乃爲行宮。上皇以昭高院爲行宮。近畿諸侯赴救。龜山城主松平信道先至。先是所司代戶田忠寬罷。以松平乘完代之。未至。勅以信道准四位侍從。行所司代事。

二月。上皇徙御青蓮院。二條城番屬石川某議發倉賑都人。番長曰。請而後發。某曰。歲歉且災。

造大內

民之迫饑餒。何待令下。擅發之罪。吾請當之。遂發穀以賑之。家齊擢某爲大目付。　大將軍家齊遣使弔災。使勘定奉行根岸鎭衞董造宮事。分給數萬金于公卿。貸米三千苞。銀六十貫于民。免商賈稅。　罷阿部正倫老中。任松平定信以輔佐。　三月。大將軍家齊造大內。課諸侯助役。老中松平定信監功。勅前左大辨光世考古宮制度。光世與博古士藤叔藏者。據醍醐寺所藏古圖。量其規度。製圖以進。　天皇痘瘡。　夏

寬政元年大赦

蝦夷亂

四月。松平信明爲老中。　流大阪代官青木某。某主收稅數十年。贓貯巨萬。至是發覺。抵罪。　五月。收小堀政彌封。政彌爲伏見奉行。貪財漁色。民訴之。乃免。覆罪發露。遂抵罪。　秋九月。家齊課五萬石以上諸藩築宮垣。

寬政元年己酉春正月朔。帝在行宮。停三節會。大赦。復今年徭之半。　二月。家齊成婚。卽嚮所聘經熙養女。　家齊令諸國。禁用金銀服器。

夏四月。以松平乘完爲老中。　五月。蝦夷酋長

月野柄殺松前監吏及南部商九十餘人初商人請松前開市於俱奈尻賣酒米煙艸賂監吏以射利夷民忿恨土酋月野柄者乃將五百人夜襲市場殲之幕府令松前道廣討之其將見次等率兵艦先發未至賊皆逃亡　秋七月定諸國娼戶嚴禁土妓

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

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任滿去金時豪邁果決每言罰一誡衆吾之律也大饑後諸國漕既多奸商仍網羅價不懲則不息金時乃微服至商家摘其奸直斬其首諸

商股栗米價頓賤　九月家齊令諸侯各置豫備倉每秩萬石歲蓄粟五十石

經學禁異說

是歲家齊令經學立程朱新註禁異說

二年庚戌春正月青綺門院崩院信佛親寫大般若經二十餘年而成光明檀林以後所不有也　三月詔曰群臣諸司勤儉就列貢獻贈遺減舊額　夏四月以本多忠籌爲老中格增秩五千石　五月家齊命柴野邦彥岡田恕監昌平黌事

大內成

秋九月大內成初應仁以後宮垣荒廢織田信長造之豐臣秀吉修之至德川家康以禁宮陜隘開地東北加之而未能復舊觀也至是勅改造紫宸淸涼二殿起承明玄輝朔平三門及廊臺唐門以復古製改櫻町宮正門爲西門　冬十一月天皇及上皇徙御新宮縱民觀儀兩皇以御製詩歌賜大將軍家齊　是歲家齊減外舶輸出之額先是淸限十二隻荷蘭二隻給銅百萬斤至是淸減二隻荷蘭一隻給銅六十萬斤更定爲五歲一期

三年辛亥春三月大將軍家齊奏給公卿東下耗費以爲恆例

觀練兵

家齊觀練兵駒場野　秋八月輔平辭關白左大臣輝良代之　九月賑江戶窮民

置醫學館

冬十月家齊始置醫學館令多喜安長管之明和中多喜安元私集子弟講醫書至是爲公館安長安元曾孫也　十一月以政熙爲左大臣權大納言治孝爲右大臣

四年壬子夏四月溫泉嶽焚山麓地熱人畜艱行山裂海溢溺死五萬人　秋八月松平定信辭

試場

中山愛親

輔佐職家齊不聽　九月家齊始開試場於湯嶋學問所使麾下士應之登第者賞賜有差定爲四歲一試　是歲賜大坂處士中井積善以金資以修懷德堂初享保中吉宗令京及大坂諸儒設學舍教庶民中井誠之立贊教授至是堂燬誠之弟積善請修之家齊賜金

五年癸丑春二月議奏前大納言中山愛親前大納言正親町公明至江戶初帝欲尊生父典仁親王爲太上天皇傳旨大將軍家齊以爲於禮不可愛親至與松平定信辨論定信理屈家齊怒杜愛親館禁公明外出愛親公明尋還京師

三月以有栖川韶仁爲親王　夏四月大將軍家齊獻典仁親王廩米二千石　秋七月松平定信罷輔佐及老中班溜直　家齊置和學所令塙保己一司之　以安藤信成爲老中

冬十一月家齊遣石川忠房村上義禮等於蝦夷諭魯人先是魯西亞人送我漂民來蝦夷乞互市乃遣二人謝魯人曰此地不關外事宜西至長崎然如互市不得聽之乃謝遣歸初伊勢船稍海上遇颶漂至東北洋遂抵魯國居十二歲乃還家齊召觀漂民於吹上　是歲高山正之歿正之字仲繩稱彥九郎上野人爲人抱大志慷慨多奇節恒憤王室陵遲每談時事必涕泣跋涉天下鼓舞志士每入京師必先至三條橋遙望闕稽首曰艸莽臣正之後西遊自盡久留米寓人無知其故同時有下野人蒲生秀實稱君平有奇節好學與正之略同旨趣慨朝典墜地經歷諸國踪竅舊地以著山陵志後宇都宮戶田氏之修山陵者蓋原于秀實時人以正之秀實及林子平號爲海內三奇人子平仙臺人好周遊四方所過觀古英雄戰爭之跡考其攻守勝敗之所由而尤注意邊防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論防海馭戎策有司以爲言觸忌諱錮之仙臺後數年魯西亞侵北地人始伏子平先見云正之歿後艸莽出勤王士不絕遂舉復古業正之爲之稱首維新後賜金修正之秀實

高山正之

蒲生秀實

林子平

墓。蔭其子孫。至今年特詔。贈正之以正四位。天下偉之。

論曰。三人之行。皆奇於人。而不奇於天者也。子平初在江戸。從某氏講兵法。聞幕府藏外國所製甲冑。某氏請出之。子平曰。徒觀。不若躬擐之愈也。即擐而跨馬。一鞭而出。馬躍不休。過數街。入閣老定信邸。邏卒擁留之。定信出問其故。因脫袍賜焉。且使護送還之。余乃怪子平以此時一言何不醒人乎。欣然受袍

而還。亦奇矣。定信之賢。得子平其人。引不以爲股肱。還擠之於幽閉瀕死。信奇怪而已。子平嘗罵秀實爲窮措大。秀實生昇平世界。其所志與肉食者不合。豈不奇乎。其居常悲葬祭禮廢。乃謂。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使煌煌天祖天孫精靈之所安。而荒莽蕪廢。爲農父牧豎之所蹂踐。貂狐虺蛇之所竄伏。眞可爲痛哭流涕矣。因作山陵志。齋志以沒。亦數奇者也。今而歷舊識者。每瞻仰山陵巍峩。改良其面目。未嘗不想見秀實當日痛哭流涕之成果也。然泣而奇功者。莫若正之之泣也。子平云。正之有泣癖。其爲人慷慨悲憤。忘身報國之誠。發於天誠。是故語王室式微。乃泣。瞻望宮闕。乃泣。聞四邊有虞。乃泣。見年穀不登。上下窮乏。乃泣。訪南帝蒙塵。諸將殉難之跡。乃泣。談忠臣孝子節婦義僕之事。乃泣。噫。正之洵有泣癖矣。繼泣以一死。莫天下不奇之者。而世之同其癖者。聞

風興起。遂啓王政復古之端。則數行潸潸者之有功於世道。在一部海國兵談之下乎。方今百度維新。天子特垂意於褒忠之典。而正之秀實子孫。首賜收卹。死者而有知。其宜如何感泣也。子平亦遇車駕東巡之時。忝與褒稱之典。則三人之行。皆奇於人。而不奇於天者也。

六年甲寅。春三月。立准后欣子內親王爲皇妃。皇妃入內。關白輝良。右大臣治孝等從焉。縱民觀

狩小金原

方廣寺火

儀。拜皇妃稱中宮。大將軍家齊遣松平定國等。入朝賀之。　秋七月。閑院典仁親王薨。詔追稱自在王。子彈正尹美仁親王嗣。　冬十二月。後宮薨。帝第二子。　是歲大旱。

七年乙卯春三月。家齊狩小金原。　冬十月。關白輝良薨。　十一月。左大臣政熙爲關白。補氏長者。聽內覽。　恭禮門院崩。

八年丙辰夏四月。關白政熙辭左大臣。右大臣治孝代之。　秋九月。右大臣家孝罷。前內大臣賞季代之。　冬十一月。以水野忠友。爲西城老中。　十二月。右大臣賞季罷。以內大臣忠良。爲右大臣。

九年丁巳春二月。以德川家慶。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慶家齊子。　秋八月。以伏見貞敬。爲親王。　冬十月。先是築天文臺於三條。詔天文博士安倍泰榮。測景改曆。曆成。名寬政曆。頒之。　十一月。以詔仁親王。爲中務卿。

十年戊午秋七月。方廣寺火。安永中雷震堂艮角。

重修寬永諸家譜

箱館以東隸幕府

孝義錄

修之成。復震艮角。人畏之。火延燒門廊。　是歲。家齊使近藤守重。按行蝦夷。守重到惠土呂府。先是魯西亞建柱標識。守重拔柱。易以木標。大書大日本惠土呂府字。還。

十一年己未春正月。家齊命堀田正敦等。修寬永重修諸家譜。文化中成。一千五百卷。　以德川治濟。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齊別給廩米五萬苞。　三月。家齊割松前章廣封。以箱館以東隸幕府。易以久良喜地。遣書院番頭松平忠明。勘定奉行石川忠房等於東蝦夷。撫夷民。爲交易。令南部津輕二藩。戍箱館。　冬十一月。天皇賀上皇壽六十。奏樂禁內。上皇觀之。　是歲。以宇治禰宜荒木田經高。叙從二位。以宇佐廟祝宇佐公古。叙從三位。

十二年庚申春正月。中宮生皇子溫仁。　二月。妃勸修寺氏生寬宮。以溫仁。爲親王。尋薨。　夏五月。家齊使渡邊胤。大河內政壽。三橋成方等。戍惠土呂府。　秋八月。孝義錄成。先是家齊。令休信

享和元年　出羽土寇

本居宣長歿

置蝦夷奉行

徹柴野邦彦・尾藤良佐等編之。至是成五十卷。
九月。家齊辟安藝賴惟完・薩摩赤碕貞幹。講
經昌平黌。二人學宗程朱。惟完弟惟強・惟柔並
好學。惟柔仕藩爲郡。有政績。　冬十二月。雷震
四天王寺堂塔門廊燼。
享和元年。辛酉春三月。令戸川安倫・大河內政長。
巡視蝦夷。　夏六月。出羽土寇起。仙臺米澤出
兵守疆。初米澤藩主上杉治憲。賢而好學。鋭意
政治。悉革弊政。興民治。一國翕然嚮化。弟治廣

嗣。能繼其志。聲聞四鄰。至是山形上山高畑民
群起。請其藩主傚米澤治也。　秋七月。以牧野
忠精爲老中。　是歲。伊勢人本居宣長歿。年七
十二。宣長初業醫。後從賀茂眞淵學。著古事記
傳・馭戎慨言等。學大行。後有平田篤胤者。博學
雄辯。駁儒罵佛。筆舌並下。嘗尸祝宣長。詣墓矢
爲弟子。自是海內益知尊王賤霸矣。
二年。壬戌春二月。置蝦夷奉行。以羽太正養・戸川
安倫充之。後改爲箱館奉行。　至四月。諸國疫。

文化元年

魯西亞使船至

夏六月。畿內近江大水。淀河決。攝津河西地
瀦爲湖。牧方以西河涸。船自河內通。至十一月。
河道復舊。　九月。以邦賴親王敘一品。　以土
井利厚爲老中。以安藤信成爲西城老中。　住
吉祠災。
三年。癸亥夏四月。痲疹行。　秋七月。斬日蓮僧日
道。以淫嫚不律也。　明春將有事于宇佐・香椎
二宮。幕府命勅使所經沿道諸藩。修道路橋梁。
文化元年。甲子春正月。以青山忠裕爲老中。　二

月。遣使奉幣七廟。　三月。遣使奉幣宇佐廟。
夏五月。家齊遣僧莊海等於東蝦夷。建天台臨
濟淨土三寺。蝦夷有佛。始于此。　六月。令宗義
功傳教於朝鮮。曰。自今聘獻受之對馬。朝鮮受
教。　出羽地震。鳥海山崩。塡象潟。象潟景致亞
松嶋。至是壑舟矣。　秋九月。魯西亞遣使哈咱
涅吐。至長崎。再送我漂民。呈書及方物。乞互市。
是歲。檢戸口。
二年。乙丑春二月。家齊遣目付遠山某於長崎。賜

米鹽綿及薪水於魯西亞船。謝其勞。而不聽其請。先是魯使至根室。及還與一牌。爲重來信。魯使誤爲許互市。至是請不止。長崎奉行肥田賴常抗辯遣歸。　三月。遣使延暦寺。修桓武天皇齋。　夏五月。增津輕寧親封。賞其經理蝦夷地也。　冬十月。落御學所。御學所久廢。至是復舊。

落御學所

是歲。續藩翰譜成。

三年丙寅春三月。江戸大火。延燒侯第市舍及祠利二十八萬餘戸。焚死無算。　夏五月。以松平

信明復爲老中。　秋九月。魯西亞兵艦寇蝦夷樺太。焚朧高柵。執戍卒而去。朧高柵。松前氏所置也。　冬十一月。嶋津齊宣率琉球使入貢。奏樂饗之。

魯船寇蝦夷

四年丁卯春二月。詔置左右衞門權大少尉大少志。左右兵衞權大少尉大少志。左右馬大少允。每十員。　三月。徙封松前章廣於陸奧梁川。初章廣父道廣。馭蝦夷無狀。事多不軌。章廣坐之褫封。松前及西蝦夷直隷幕府。以南部津輕所

置官

移封松前章廣

出箱館戍兵。戍東西蝦夷。　夏四月。魯西亞軍艦二隻。泊惠土呂府。焚柵。執戍卒。進犯舍那寨。戍兵力戰。斬魯人。是夜。魯人潛上寨後山。發砲。戍兵敗退。魯人乃焚寨。掠器械而去。又泊朧高。箱館奉行乞援於仙臺南部津輕。幕府傳檄奧羽諸藩。嚴備之。命仙臺秋田守松前。時昇平日久。一旦變作。天下騷然。　平山潛蒲生秀實上書幕府。論事。不報。　夏五月。魯人抵理井尻嶋。焚杉船數隻。使鞫所捕樺太戍卒。齎書而歸。書

魯寇

秀實等上書

魯寇

曰。互市不聽。則明年大擧來略蝦夷。於是天下紛紛。談北地事。官下令禁之。　六月。家齊遣老中堀田正敦。大目付中川忠英。目付遠山景晉等。巡察北地。　秋七月。漕米一萬五千石於箱館。以充軍粮。　九月。以皇子寛仁。爲親王。賜名惠仁。　冬十月。家齊置松前奉行。以河尻某肥後守村垣某淡路守爲之。使砲手井上左太夫巡視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總海岸。　十一月。褫箱館奉行羽太正養職。坐失指揮也。　十二月。命會

置松前奉行

名士歿

英船至

津仙臺出兵戍蝦夷。　是歲皆川愿柴野邦彥並歿。邦彥號栗山。讚岐人。博學善文。慨宋學衰頹。極力興之。名動京師。天明中。幕府召愿不起。乃辟邦彥爲侍講。愿號淇園。京師人。能文工書畫。有所撰四書譯解等。

五年戊辰春正月。會津仙臺遣兵北地。六千餘人。幕府遣小管正容村上義雄等監之。　二月。改鑄太政大臣印。　三月。以閑院孝仁爲親王。　夏四月。貶箱館奉行戶田安倫。幕府築熕臺於

相摸伊豆安房上總。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掌其事。　秋八月。英吉利船泊長崎。英人夜潛乘輕舸入港。抄掠民家。遂至廳乞糧牛薪水。奉行松平康英飛檄於肥筑二藩。將燒夷之。二國兵未至。英船既遁去。康英悔其失機。自殺以謝。　冬十一月。幕府命鍋嶋齊直屏居。舊制使福岡佐賀二藩。間歲戍長崎。是歲佐賀士來戍。不知英船入港。以是獲罪。先是正容義雄等抵蝦夷分守各地。不見一寇。至是罷歸。會仙亦撤戍而

立太子

進大日本史

歸。　十二月。命南部津輕戍東西蝦夷。進爵益封。

六年己巳春正月。信濃安曇郡山中。鳴動地裂。四村田野皆陷。　三月。立惠仁親王爲皇太子。右大臣忠良傅之。以小御所爲假東宮。遂修之。大將軍家齊遣井伊直中戶田氏明。入朝賀立坊。　秋八月。伊豆相摸以東大風。拔樹破屋。住吉祠成。　冬十二月。天皇賀上皇壽七十。

七年庚午春二月。命松平定信松平容衆戍房總沿海地。　夏六月。以松平乘保爲西城老中。

秋九月。以第五皇子盛仁。置京極第。曰桂殿。自京極公仁親王薨。廢第四十年。至是皇子移居焉。　冬十一月。德川治紀進大日本史。先是奏曰。自臣祖光圀撰此書。校補累世。至是刊之。治紀伏請冠大日本史之名。詔許之。納之御庫。　小野職博歿。號蘭山。其學精本草。幕府嘗辟之。年七十。著本艸啓蒙。

八年辛未春三月。皇太子加冠。右大臣兼東宮傅

朝鮮來聘

忠良爲賓　朝鮮來聘通政大夫金履喬等一行三百六十人至對馬家齊遣小笠原忠固脇阪安董受聘儒員林衡古賀樸等副之　夏五月以皇子盛仁爲親王明日蕘魯西亞船至理井尻使八人上陸泊崎我戍卒捕之發銃魯艦乃去　冬十月天寛日記成幕府右筆尾高定受教輯錄天正寛永間事實

定信致仕

九年壬申夏四月老中松平定信辭職致仕自號樂翁定信田安宗武次子出繼久松松平氏其在職節用愛民擧賢使能一時弊政悉改稱爲良輔嘗擢用名士柴野尾藤古賀等一變天下學風文教大興定信與焉有力

論曰確立民憲國法以治其國者雖有司不得其選其禍不甚大而君相專政以治國者其君必賢其相必良而後始免其禍也余於德川氏之末路有所感焉古今治國之道不一其要歸治而已故當國家多事財用不給民心不安之日爲之君相者專行儉素以矯

民俗德川家康創業以降名賢不乏其人其發令無不中於時者也及中世以後能繼祖法矯時弊者寛政有松平定信天保有水野忠邦而已此二人者淸儉果決忠正端嚴爲幕府改革百弊而定信功成名立忠邦名挫功敗令天保改革遂不能如寛政者何也蓋二人所爲出愛民之意與否耳定信之代田沼氏大憂士風民俗之敗壞躬親儉素矯正民俗其初有水至淸則魚不住之諺然而未三年民皆謳歌其德是其誠心之所徹有不得不然者也忠邦之爲政人皆想望其風采以爲寛政之政可復也而在職未久怨謗載路及罷職四方歡呼至擲瓦礫其邸門三日不絕是其愛民不誠一之所致也當是時勿論無講自治之理者也無爲非君相之專制者也而民庶謳歌詬罵不止亦可以見有天下耳目之不可掩者而存焉是非民權之權輿邪二相所志同一守險而成績之異何霄

魯寇　魯寇　魯寇平 上皇崩

壞而已不鑒于茲則專治之世猶不可爲政也況當民權漸張人智漸開之今日若有以不愛民之心欲專政以令天下者何爲其可哉

夏六月復加茂石淸水臨時祭此典廢者數百年大將軍家齊納其資舉之　秋八月魯人又至理井尻使所拘我國民上陸請還前年所虜不聽魯人見我柵中執火器轉舳遁會遇我商船掠之而去三人一惠土呂府戍卒嘗被虜者

二海商漂至彼者至是皆得還　有年

十年癸酉春三月修石淸水臨時祭　夏五月魯人復來嚮還所掠我商船因呈書曰往歲犯惠土呂府樺太皆我屬地無賴人所爲而非吾王所知也皆已抵罪使臣等謝之請歸所虜幕府使松前奉行服部某答曰呈嚮所掠器械及入犯謝書則聽之魯人詣箱館壘呈謝書還器械乃歸八虜賜糧及薪水遣歸自魯人擾北地至是八歲事始平　閏十月上皇崩十二月葬後

修加茂臨時祭

櫻町天皇　有年京師米斛銀錢四十天下殷富

十一年甲戌夏四月以右大臣忠良爲左大臣前內大臣實起爲右大臣　夏大旱至七月始雨　秋九月關白政熙罷左大臣忠良代之實起罷以內大臣基前代之　冬十一月修加茂臨時祭

十二年乙亥春正月以右大臣基前爲左大臣前內大臣實祖爲右大臣以前關白政熙准三宮

實祖罷以權大納言政通代之　夏四月遣前大納言源有庸等於日光修東照宮二百年齋　以酒井忠進爲老中　六月家齊給所司代大坂城代官祿各壹萬石　秋七月散米一萬苞賑朝鮮饑　八月錮小笠原忠固忠固宰小笠原出雲佞奸專政群下致祿去忠固不能制至是有譴　幕府士仙石政和刋類聚國史六十一卷眥公所修亡逸之餘云

十三年丙子春三月以大將軍家齊爲右大臣家

壽永異聞

齊世子權大納言家慶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家齊遣松平容衆松平直溫家慶織田信順中條信義入朝謝恩　秋九月修仙洞宮

再散米壹萬石賑朝鮮饑　是歲攝津能勢郡出野村農下辻某葺理屋宇得其祖左少辨經房書於棟上竹筒盛之松平樂翁覽使人鑒其書曰六百年古紙也還下辻氏藏之口碑相傳檀浦之敗經房等潛奉安德帝避于此地會帝病崩經房立祠奉祀稱八幡宮與遺書所記合焉

天皇讓位

十四年丁丑春二月以伏見邦家爲親王　天皇賜勅額於大將軍家齊揭之有德惇信浚明孝恭四廟　幕府增宗義質封二萬石以其累世掌朝鮮通信事國用不給也　三月京師雨雹殺麥苗　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天皇聰明好學精典每勗諸皇子讀書皇女亦或涉經史其在位正宮殿制復南北祭修廢官其遜位也大將軍家齊請修修學院帝悅每歲遊焉　秋八月以阿部正精爲老中

續日本政記卷之五

續日本政記卷之六

近藤鉼城　著

賴復　岡千仞　閱

仁孝天皇（諱惠仁。光格帝四子。母贈准后東京極院藤原氏。權大納言經逸女。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曰文政。天保。弘化。禪位皇太子。崩壽四十七。葬泉涌寺。）

秋九月。天皇卽位于紫宸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關白忠良。左大臣基前。右大臣政通。竝如故。

（卽位）是月。行卽位禮。大將軍家齊使松平賴儀等入朝賀之。轉移小笠原長昌水野忠邦井上正甫於唐津濱松棚倉。冬十月。增松平康孝封。爲十萬石。十二月。大婚。納藤原繫子爲女御。准三宮。正熙女。大將軍家齊使井伊直亮等入朝賀之。

（文政元年）文政元年（戊寅）。夏四月。家齊鑄八銖金。欵曰貳分。吏岡本某議。貨幣本位不被用。謂人曰。元文中。金一兩換銅錢二千。追鑄南鐐。以銀二片爲金百匹。然行於關東。不通上國。官多方通用。而金一兩適四千錢。尋鑄當四錢及鐵錢。至寬政中。以六千錢換金一兩。鑄錢益濫。遂至七千錢。直愈賤。物價益貴。延及今日。可勝歎哉。五月。增松平治好封。二萬石。英吉利船來入浦賀。秋八月。以水野忠成大久保忠眞爲老中。冬十一月。遣使奉幣太廟。行新嘗。

（名士歿）是歲。江漢司馬峻村瀨之熙竝歿。峻傳和蘭蠟畫及銅板之。熙號栲亭。博學屬文。著有藝園日抄等。

二年（己卯）。春正月。幕府以筑紫某爲浦賀奉行。置二員始此。二月。天皇痘瘡。夏五月。家齊改鑄元字金及四銖金。欵以艸文。秋大有年。斗米價三十錢。比歲稔熟。穀價下。家齊憐麾下薄祿不給。每士祿百苞。加金五圓。

（皇子鋥宮生）三年（庚辰）。春三月。尊嫡母中宮曰皇太后。夏四月。左大臣基前薨。五月。皇子鋥宮生。六月。以右大臣政通爲左大臣。前內大臣愛德爲右大臣。尋罷。內大臣齊信代之。西海水嶋原山

復松前章廣於舊地

上皇幸修學院

崩水涌　秋七月家齊改鑄文字銀以艸文
冬十二月以女御繫子爲准后　以小田原忍
二藩爲相摸沿海守備　是歲幕府士高橋某
飜譯滿州諸書及魯西亞書
四年辛巳春二月以上皇第七子悅仁爲親王尋
薨　諸國疫　准三后政熙之江戶　夏六月
東國大旱　以第一皇子安仁爲親王尋薨
冬十二月增水野忠成封壹萬石　十二月復
松前章廣封於松前仍舊鎭東西蝦夷　松平

齊廣請割封增族利之爲十萬石
五年壬午春二月以大將軍家齊爲左大臣叙從
一位以權大納言家慶爲內大臣叙正二位右
大將如故家齊以在職久進之家光以來是爲
始世子爲大臣鎌倉氏以來是爲始　三月家
齊遣松平賴昶家慶酒井忠器入朝謝恩獻黃
金及劒馬　增土井利厚封壹萬石　夏四月
准后繫子以產薨追稱新皇嘉門院尋贈皇后
五月太上皇幸修學院院久頹破大將軍家

下斗米某

齊修焉奏請之　秋八月以松平乘寬爲老中
是月刑處士下斗米將眞等二人將眞怨津
輕氏謀殺之途津輕氏覺之迂路以免至是捕
獲誅之
將眞之事不足道也而論者嘖嘖焉稱之者
何當此時士風萎衰不振宴安是耽阿諛爲
俗一有骯髒負氣之士亦足以起懦夫矣起
懦夫孟子之所稱道不措者後世人士何獨
遺之耶將眞獄辭成水戶藤田彪曰吾每讀

幕府斷獄辭命未嘗不感激繼之以流涕也
將眞古烈士也然其跡常人之所怪官府俗
吏之所尤忌而辭命有言曰津輕之於南部
本爲臣下而津輕爵位日優殆倖南部故大
膳大夫爲之憂憤殞命今大膳大夫當時未
有爵位其班遙卑於津輕汝雖不躬仕南部
其父祖世有君臣之義乃將要津輕於路洩
其積怨彼屈而致仕則可也不然則逞志於
伏銃一發是皆汝所自謀適津輕捷徑歸城

汝志不遂慮事或發覺挈家出奔何不畏幕府之甚也其辭光明正大其理明白洞達蓋目將眞等以南部亡命也故無坐罪連父兄一事煩鄉國將眞雖事敗然受此斷也知其含笑入地吾之所以感激流涕不亦宜乎抑使將眞之擧如其志邪其禍變所激未可憶測而論者徒憾其謀泄以敗非通論也彪是論夫子自道志也亦足觀水戶家風之以奬勵士不措也

六年癸未春三月左大臣政通爲關白　家齊免松平定永房總沿海警備轉封定永于桑名松平忠堯于忍阿部正權于白川　秋七月復田沼意正於相良封仍一萬石　九月以有栖川幟仁爲親王　冬十一月以松平輝延爲老中

七年甲申春正月以右大臣齊信爲左大臣內大臣尚忠爲右大臣　痲疹行　二月閑院孝仁親王薨　秋七月家齊鑄一銖金欵曰一朱

洋船過浦賀

八月西洋船再過相浦賀抵常大津上陸水戶士藤田彪將赴船屠之遇其去不果遂抵薩摩寶嶋抄掠民家薩之監吏吉村某擊殺一人餘遁去　九月幕吏足立某著魯西亞學筌蹄譯

上皇幸修學院

是春片山某著政刑總類　上皇幸修學院觀楓自是歲二回游幸以當修養大將軍家齊命畫人原某圖鹵簿拜觀焉

八年乙酉春三月加林忠英秩列諸侯補少老　秋八月納藤原祺子爲女御准三宮政熙女

蕃船至發砲殲之

是歲家齊令曰蕃船至沿海地乃發砲殲之民

之與蕃人貿易於洋中者申嚴之

太田元貞歿

太田元貞沒元貞加賀人邃經學多所考證著九經談等數書

九年丙戌春正月清人送我漂民抵遠江　夏四月上總土寇起　五月江戶多盜殺掠夜行命吏逮捕　東國旱　冬十一月以松平康任植村家長爲老中

家齊太政大臣

十年丁亥春二月以大將軍家齊爲太政大臣內大臣家慶敘從一位先是家齊生父從一位儀

水野忠邦西城老中

同三司治濟薨除喪拜任源氏足利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大臣者家齊耳　夏五月增青山忠裕封一萬石　大將軍家齊獻金獻上皇年金充東山行幸費增關白職俸五百苞　給別俸貳萬五千苞於德川齊位齊位一橋氏

十一年戊子春二月以家齊嫡孫家祥爲權大納言叙正三位　秋七月東海水道崩橋壞京師風樹倒瓦飛　八月西海大風水破屋五萬戶死災三千人彥山祠扉飛墮筑後長崎碇泊荷

蘭舶颶至山腹　以閑院愛仁爲親王　九月中國蝗　冬十一月越後地震海嘯　以水野忠邦爲西城老中　是歲捕高橋作左下河邊林右者下獄以日本地圖及刀劍與蘭人西以保呂達者

十二年己丑春正月鑄一朱銀　追贈內大臣德川治濟太政大臣　三月江戶大火侯邸市舍延燒十一萬餘焚死者一千九百餘　冬十月德川齊修卒弟齊昭嗣時家齊多子諸侯爭子

德川齊昭

天保元年

大赦

養其男以悅之及齊修病篤水戶宰與執政密議子養之事藩士聞之不告而南上者數百人將抗議之藩邸藩情恟恟家齊俄命齊昭受後事乃定　十一月磔京師耶蘇徒六人

天保元年庚寅春閏三月伊勢大廟火正殿獨存詔廢朝五日　秋七月京師地震至明年夏止　十二月改元曰天保大赦天下下詔責己曰宗廟告人火延京師又有地震災禍官闈危懼天下驚愕朕之不逮何能咎之先擇嘉號急發

恩令大赦天下今日以前大辟以下已發未發輕重咸赦但犯八虐及謀故殺私鑄錢强竊二盜常赦所不釋者不在此限是歲諸國人民詣神宮者甚衆沿道豪民競施輿馬食物時人號御陰賽

論曰法也者爲一國而設者不可爲一人而廢也其法苟可以保國家之安寧則爲一人設之亦可廢之亦無不可也世論大赦者曰法律者天下之所共遵守而爲一二人重罪

者屈之則是非混淆曲直不分安得保萬民之權利乎西哲有言曰無法之國安有自由漢儒亦曰治世以大德而不以小惠蓋政緩則民慢民慢則罪多是欲布惠而反施虐也余謂半開諸國之民漸進文明須要釐改定法令於是乎重者漸輕嚴者漸寬以能護億兆之安寧也故其犯在未變之前者與其犯在既變之後者其事雖同其罪不得不異同觀前後比較彼此則有如不甚公平者然而

法律之本旨在懲後而不可施諸既往然則前後有輕重之差亦必從時法而裁制之執法者莫如之何也故歐土有國王以特旨赦其罪或減其等者此不在枉法而在以庶幾其得平準也故曰法律未完之國宜行大赦之命也西哲薄臘吉士亦有言曰君主政治之所以優共和政治者一曰國王特權得能赦囚人之罪明治維新之初大赦天下除幕政殘酷之風次須布新律綱領次施行改定

律令重者漸輕嚴者漸寬將以參酌萬國之法確定善良之律也或論國王特權發大赦令爲非然不赦而罰豈足使天下悉改其心乎赦而不罰亦豈足使天下悉蒙其害乎經曰與失於重罰寧失於不經至哉言也余故曰國家每有大禮大事宜下赦令除謀殺放火等二三大罪以外或赦其罪或減其等無所妨乎治道而亦可以持法律之權衡得刑罰之平準也若夫至法律完美罪人鮮少國

運進文明之域則又何事于赦令乎

二年辛卯春二月上皇入見天皇後屢見焉濬安治川及淀川海口聚沙爲一阜世稱天保山夏四月錮本多正收斬其臣伊藤某等正收爲長崎奉行某等買妓以爲妾携歸至是發覺五月以松平家發爲西城老中　皇子諱統仁生　秋七月蕃船寇東蝦夷松前兵砲殺數人船乃遁　八月關白政通女適內大臣家慶十二月詔藏人大江俊矩列朝貴是爲北小路家

蕃船寇東蝦夷

北小路家

水野忠邦老中　置松前奉行　美濃民亂

家祖俊矩精國典是歲以松前章廣列諸侯
三年壬辰春正月令諸國修溝洫　二月家齊自設六十壽筵天皇賜御製歌上皇賜和歌屛風
冬十月家齊鑄二銖金元祿中既鑄而廢之至是復之　是歲諸國竹實民飢賴襄沒安藝人年五十三著政記外史等大行于世
四年癸巳春二月賜勅額於贈太政大臣德川治濟廟　夏六月奧羽無暑　是冬飢奧羽及播磨伯耆土寇起

五年甲午春三月以水野忠邦爲老中　夏四月詔修左右近衛府番長每官十二員凡四十八人　以太田資始爲西城老中　六月東國旱
七月大坂火　秋九月勅修賀茂及御陰貴船祠　冬十二月朝鮮飢家齊貸一萬金于宗義質以賑之　是歲置松前奉行德川齊昭所建請也
六年乙未夏四月美濃民嘯聚襲代官野田某以其依賂致災也某出巡幕府命大垣出兵捕亂民磔其首謀令某自裁　六月立皇子諱統仁爲儲貳　秋九月儲君爲親王　遣目付戶川某等于長崎案清商破令爲私易罪　鑄大錢欵曰天保通寶背欵當百　仙石久利有罪削封誅其家宰初宰左京慧黠爲久利父久道所寵久利兄政美卒久利幼襲封左京欲殺之以已子代之與其黨謀殺久道遣刺客刺久利于江戶邸不中左京懼誣邸吏神谷某所爲訴之町奉行奉行致某於廳鞫之得情擒收左京等

仙石家騷動

十餘人審議梟斬事乃平　冬十二月以井伊直亮爲大老
七年丙申春三月老中松平康任以左京姻戚坐罷徙之於棚倉轉徙井上正春於館林松平齊厚於濱田　夏六月霖雨無暑人服絮衣　天皇以歲飢奉幣太廟　自春至冬多雨禾稼不登奧羽兩野大飢民爭赴江戶米穀愈乏餓莩愈多幕府發廩比年
論曰幕府何嘗不講備荒之策而得全策者

莫善自開運輸之便運輸不便則不能仰他國之糴而一遇歲歉官廩已發私蓄亦盡設令隣境歲稔米穀山積不得糴載以救其急袖手傍觀以俟其凍飢耳噫亦急矣凶歉預備之法不可不講之平日議者皆曰各地與社倉義倉以貯蓄米穀備不虞是固非無一利遂難全救耳況官發倉廩富人散貯蓄乎故曰備荒之全者莫若開運輸之便也夫國內之有運輸猶人身之有脈胳也故脈胳融

通則血脈無所沮滯運輸得便則物貨流通無偏滯之患且我邦地勢延亘於南北故奥羽不稔則西國必稔關東不熟則中國必豐是運輸一便足以救饑荒是所以我地勢之逸于萬國而不至仰於糴於大陸諸州也顧泰西諸州之所以罕饑饉者實由運輸得便耳是以益知我國凶荒豫備之計在運輸而不在貯蓄矣於支那今年凶荒可徵也

八年丁酉春二月京師儒北小路三郎等設塲救

大鹽平八

飢病至冬而止　是月大阪町奉行屬吏大鹽行素其子格之助等糾飢民作亂初行素以癸未以來歲歉民窮售藏書以賑卹之而城代土井利位等閉糴不救平八忿懣與同僚瀨田濟庄司儀左近藤梶渡邊良右等十餘人謀聚黨潛作檄糾合攝河飢民數百人二十一日拂曉建旗書曰救民發巨礮放火天滿進逼府城先期一日有黨人自告者利位檄沿國諸侯出兵與町奉行跡部良弼堀利堅俄修守備撤天滿

天神二橋拒之賊至不得渡轉過難波橋分爲二軍放火箭銃砲火豪商宅市中鼎沸尼崎郡山岸和田諸藩聞變出兵翌玉造戍將遠藤胤統與其部屬坂本等俱執銃追擊一軍于平野坊進戰界筋街坂本挺進銃賊將梅田甃之賊驚潰渠帥混避火者四散官大索數日未知行素父子所在會聞知油懸坊淼戶有潛匿者遣兵圍之則行素父子也縱火自殺後矢部某謂人曰行素志於經濟之學者平生以折大商濟

家齊辭職　家慶繼職

小民爲志使吾論行素罪案則當不曰叛逆曰大不敬夫人之有過反覆規諫是爲忠乃怒言不行起毆其人是於律爲不敬行素之意出于妓遂激爲亂斷獄詞乃將曰憤激致亂不懼成規遂假謀叛以大不敬論之行素亦恐服罪

夏四月以太田資始爲老中尋以松平信順爲老中　秋八月家齊辭軍職以內大臣家慶爲征夷大將軍兼右大臣世子家祥兼右大將家慶年四十五家祥後更家定　冬十月前大將

軍家齊遣松平定穀大將軍家慶遣松平賴恕家定遣酒井忠器入朝謝恩　有年物價猶貴至歲季稍低　是歲鑄五兩鈑及一分銀

九年戊戌春二月改鑄文字銀幣欵曰保　三月江戶西城災課諸侯造之　夏四月以土井利勝爲老中　五月甲斐民蜂起抄焚豪族事尋平

家齊移西城

十年己亥夏四月家齊移西城　五月太宰大貳樋口壽康爲其臣岡田某所戕卒囚某死于獄

立太子

中壽康子功康坐處流

十一年庚子春三月立儲君統仁親王爲皇太子內大臣忠熙傅之修小御所爲假東宮大將軍家慶遣松平定永等入朝賀之　冬十一月上皇崩先是天皇欲修朝上皇儀徵資於家慶家慶獻金一萬兩遇上皇登遐不果　十二月葬大行天皇　是月禁錮處士高野長英及渡邊登等　是歲大旱

上皇崩　高野長英

初陸奧人高野長英和泉人小關三英參河

人渡邊華山相俱譯述西書論兵制究地誌意在審外國事情以供國家之用會有幕吏芳賀某者竊談蘭人控事於長崎鎭臺密謄寫蘭人書疏及評定所建言書眎之書中言英艦護送日本漂民不經長崎直至浦賀實託事以請貿易也鎭臺啓之幕府閣老水野忠邦謂宜準文化中遂魯使例評定所亦議曰英人猖獗陽以貿易爲名而陰欲敷祅教以誘我民宜遠之如淫聲美色今託言送漂

民直至都城咫尺之地其意不測欲濟小蟲則殺大蟲救漂民則傷兆庶今日之議宜治文化故事一擧掃絕以輝國威耳長英華山等見書愕然相俱謂國初英蘭皆入江戶後英以貿易無利自辭不來今乃再請互市其意難解然彼冒萬里風濤厚意護送我民而遽爾攘之結怨外國非細事也乃欲著書以醒世人華山作鴂舌小記愼機論蕃論私記未示諸人長英亦著夢物語託夢以述所見

專駁攘夷非計會幕府申嚴海防命目付鳥井耀藏撿近海耀屬吏有小笠原貢藏者粗知外事而以測量之事與長英門生內田者有隙而耀平生惡蕃學謂英人朶頤我國而蕃學者尊信不啻唱妖言以恐喝幕吏爲今之計不如誅著夢物語者以懲後也居數歲蕃學之徒議開無人嶋饒物產以供國用將請之幕府其黨有花井虎一者貢藏嘗與虎一同僚至是誘虎一曰子卽劾蕃學者造言之辜則見登庸矣虎一然之告耀以黨名乃謂開無人嶋以通信外國其擧在近縱跡詭秘不可捉摸卽不蚤罪之則禍且不測請誅此輩以絕禍原矣耀啓之水野忠邦忠邦乃命吏所在逮捕獄辭有差各得罪長英等意在就散地假外交以圖事詎耳而以醒於衆人皆醉之日罹奇禍亦可悲矣而忠邦謀國之不善豈嫉知見與己相軋而忌之乎抑黨人鋒鋩太露不可共議機事乎亦可惜矣如

耀拜馬足之塵者不足謂也

十二年辛丑春閏正月上稱皇太后曰新清和門院遣左近衛大將藤原輔熙等于泉涌寺奉諡曰光格天皇自宇多帝停諡六十世至是復之先是德川齊昭聞大喪贈書關白政通議葬祭復古遂起廢典云　前大將軍家齊薨年六十九葬于寬永寺詔贈正一位諡曰文恭

（復諡號）（家齊薨）

論曰家齊在軍職五十年驕傲奢侈位極人臣身窮逸樂前古未嘗有其比家齊獨付人

而穧是多福也吾於是乎知德川氏法制之善所以維持天下之術非他氏之所能及也夫法一立而不可變者也故創業之主必視前世之得失而損益之稽之數十年之久而變通之求其適時宜民然後立而爲法以此始以此終不敢自紛更壞亂故後世雖有庸君驕主苟能守而不改則其民尚不至怨叛此創業者之所以焦慮苦思貽孫謀也如見一時之利而從之悅一言之得而用之旋作

旋廢朝令而夕改是自侮其法也欲民之無背曷可得邪德川氏之制封建之利害置而不論其取民易簡有恆此其制之尤得者也蓋田賦仍豐臣氏之丈量兩稅而十四比古昔王制雖甚重而兵農分則視姬周之十一無大過也而水旱必蠲兵役必除以不至疚其民著以爲典令莫之或渝以至已日故守法雖非其人猶可久而莫失也家齊之善政可記者獨松平定信爲政之日而已及定信

罷無復畏憚諸老徒拘拘於法制之內而不能有建於法制之外於是耽酒色荒游畋寵優伶賁丘園驕淫矜誇無不至奢侈之弊至此而極矣當是時天災地變無歲而無之加之魯人之寇北邊英人之暴長崎藩臣弑君者有之官吏擧亂者有之人心洶洶日有危亡之懼然而卒無搖撼之憂者不獨民思其祖先之德不敢叛也有司守祖法而不失墜不敢設色名以加於額外與新法以壞古制

也故雖當時昏亂之日賑恤之政賞罰之典追故事擧常例者相望於策是以雖其主之荒淫如彼其害止於後闔而不及民民雖知其荒淫亦不甚非之也書曰政貴有常又曰民國本本固國寧守其恆而固國本此德川氏家法所以貽子孫者不然民心難令而易離以人臣執國命以肆於萬民之上其亡不必待尊王攘夷之說起也故曰德川氏維持天下之術非他氏之所能及也

革政

拘江戸町奉行矢部某

二月停諸商結社又定米油薪炭等販賣法以平物價婚葬宴饗僕從之數皆立制市上所鬻兒女器玩禁施五彩先是老中水野忠邦慨幕政懈弛厲下令禁奢侈欲復寛政之舊小民不便之尋疏印幡湖通裏海及役與物議囂然
三月以堀田正篤爲老中　是月拘江戸町奉行矢部某幽伊勢桑名矢部素鯁直悲憤絶食死幕府聞其疾篤遣醫視之矢部憔悴骨立謂曰吾決死矣莫用藥弭以吾獲罪之日欲報搆

吾者幸記之憤恚而死後鳥居榊原等獲罪之日蔭矢部子復家矢部艮吏也善聽訟令兄弟鬩墻者能自和又有知人之鑒知大鹽行素於屬吏任而不疑以歳凶幕議發倉賑貧矢部謂惠而不洽不如低穀價民可以就食大吏以物價日騰議罪姦民以戒其餘矢部曰官鑄惡貨而問罪商賈其源不歇何塞其委乎議乃止矢部慮北疆事遣屬吏探魯情魯人曰日本放棄義務不勤而我開不毛以忠於天也矢部聞之

齊昭收梵鐘

天保暦

學習所

近江量丈

廢外船砲攘之令

以爲深憂會職下移不果志是最爲可憾者
夏六月以眞田幸貫爲老中　冬十一月關白政通女適家慶世子家定　是歳德川齊昭收封内銅佛梵鐘鑄巨熕
十三年壬寅春二月令天下減物價　三月磔加賀奸商木屋某以犯禁與外國貿易　廢一銖銀　秋八月以關白政通爲太政大臣　九月詔安倍時親改暦賜名天保暦　冬十月京師建學習所揭示曰履聖人之至道崇皇國之懿

風不讀聖經何以修身不通國典何以養正辨明之務行之大納言三條實萬辭也　十二月申節儉令嚴武備　是歳幕府遣吏近江量丈湖邊墾田及傍近地甲賀民群起拒之事遂寢
幕府廢外船砲攘之令德川齊昭建議曰民俗愚戇不知大義漁父蜑丁尤甚曩布攘夷之令猶恐或昵夷人於洋中今廢其令惡得防貿易之姦請申乙酉之令不報
十四年癸卯春二月白氣見未申之交數十日滅

幕府賞齊昭

幕府罰齊昭

三月。所生勸修寺氏薨。後推尊爲准后。謚稱東京極殿。　夏四月。家慶諡曰光廟。　五月。家慶賜德川齊昭。以寶刀鞍馬。褒其自就國。勵精圖治。繼述光圀遺旨也。　秋九月。以阿部正弘爲老中。　冬十一月。以牧野忠雅爲老中。

弘化元年。甲辰春三月。荷蘭人來告曰。西洋諸國。將連艦入寇。　夏五月。家慶幽德川齊昭。錮其臣戶田安敬藤田彪鵜殿忠愛今井則等。初齊昭大修國政。擢用戶田藤田等。起弘道館。振作

文武。抑奢尚儉。一藩彬彬嚮化。尤注意海防。鑄砲築堡。及托獵操練兵馬。甲胄鮮明。士馬精強。觀者莫不歎異。其老結城寅壽者。不喜新政。被黜。益怨望。遂誣告齊昭有異志。及廢佛議與僧徒亦陰放流言。幕府大有所忌。俄召齊昭。責以驕慢執事。幽之駒込邸。遠近聞之愕然。

論曰。流言可以信乎。曰非也。流言不可以信乎。曰非也。流言猶浮萍漂波。斷蓬飄風也。不知其所起。不辨其所止。苟欲推之。茫乎無有憑據。流言何足信。諺曰。天無口。俾人言。流言之行。抑天耶。將人耶。然而流言非自天降。非自地湧。必生於人口。然則有天而憑人口。亦不可知也。故古來童謠巷歌。往往爲人事符讖。古今其例甚多。流言何不可信。然流言或藉天爲其奸。則流言亦何可信。夫流言之起。非一端。要不過讒誣疑懼之四者也。管蔡流言。讒也。市中有虎。誣也。洪水及城。疑懼也。然而知者。能徵之天時。參之人事。內求之本心。

如神醫見垣外螟蟲。雖千里之遠。百世之悠。可坐而辨。何況群小讒搆。以放流言者乎。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余觀世之吠聲者。道聽塗說。唯師其心。而流言可畏者。恬不經心。不信其可信。而信其不可信。之二者皆非。人主之在擇而辨之耳。

江戶城火。課諸侯造之。碁手井上某。上書論課金諸侯之非。

二年。乙巳春二月。老中水野忠邦罷。少老堀某有

罪罷職屛居。削忠邦封二萬石。某一萬石。徙忠邦山形。幕吏烏居榊原相原等。皆錮身籍家。

論曰。天保之改革。法于寛政。而謬者也。皆出于萬不得已。天保之際。幕府威力日衰。非如寛政之盛。天下之事漸不可爲也。然定信承權臣跋扈。士風奢侈之後。忠邦矯國弊極耗。百度弛廢之弊。兩者殆無大異也。改革倶出于萬不得止者也。假令忠邦用人若定信。則天保之改革豈至如彼哉。夫爲政之要在得

其人。苟不得其人。則其政不足觀也。忠邦之所信果何人。非深刻殘忍之烏居燿。卽苛察好賂之榊原主計也。宜乎忠邦之政失於苛刻。如定信則不然。其所用者參政則堀田正敦。儒流則有林衡柴野邦彦也。純良有若諸人佐之。而欲苛刻殘忍之政。豈可得哉。而論者或以二改革之成敗。歸之時勢。無乃不可乎。幕府之亡。雖曰天命。抑天保改革爲之源也。而天保以後。閣老不敢一語及改革者。蓋懲於忠邦也。是伴食宰相耳。不足數也。宋之亡。安石之用呂惠卿輩者。爲之源。幕府之亡。天保之改革爲之基。存亡之機。可不愼哉。

北亞米利加船。抵浦賀。送還陸奥阿波漂民。

（學習院）冬十二月。詔大將軍家慶。建學校於建春門前。天皇賜名學習院。使藤原具善管原聰長督之。

（天皇崩）三年丙午。春二月。天皇崩。帝孝謹好學。先皇之寢疾。潛御女輿。出宮視疾云。大將軍家慶。使有馬廣寮入弔大喪。上賻。

孝明天皇　諱統仁。仁孝帝第四子。母新待賢門院藤原氏。正親町實光女。在位二十年。改元六。曰嘉永安政萬延文久元治慶應。禪位皇太子。崩。壽三十六。葬後月輪後陵。

三月。天皇踐祚。時年十六。關白太政大臣政道。左大臣齊信。右大臣尚忠。並如故。　葬仁孝天皇。稱弘化山陵。

（北米船至）夏閏五月。北亞米利加將必氏。以兵艦二艘。來浦賀。上書略曰。我國久通信支那。冀貴國亦許互市。乃奉貴國制度。家慶命浦賀奉行大久保忠豐。答曰。我國祖宗以來。禁

錮高嶋秋帆

與外國互市且外事任之長崎奉行不關此港勿復入焉米艦還北米在太平洋東岸七十一年前國人共和建國曰合衆國統三十餘州都華盛頓至是始見焉　是月米國人漂流惠土呂府令荷蘭送還之　秋七月家慶錮長崎人高嶋四郎太夫神代德次刑其徒二十餘人高嶋嘗憂外患學砲術於荷蘭人究其奧至是以觸忌諱被錮　八月英吉利艦抵琉球測量近海　詔嚴防海　九月修皇宮至明年成

即位

盜發成務帝陵

四年丁未春二月幕府命川越彥根二藩戍相摸會津忍二藩戍房總　三月尊嫡母鷹司氏爲皇太后尋崩稱曰新朔平門院　信濃地大震

夏四月以尚忠爲左大臣忠熙爲右大臣

秋九月天皇即位于紫宸殿大將軍家慶遣松平齊貴等入朝賀之　家慶以慶篤弟慶喜嗣一橋後慶篤齊昭長子及齊昭獲罪襲封　冬十二月盜發成務天皇陵竊御物又入布留祠庫竊劍及寶器售之事發後悉捕盜磔于奈良

嘉永元年

德川廣忠贈官

嘉永元年戊申夏四月家慶狩駒場野　秋七月大將軍家慶修中宮別宮　冬十月贈德川廣忠及家基爲正一位太政大臣以大將軍家慶爲左大臣叙從一位　以松平乘全松平忠優爲老中　十一月奉幣太廟及賀茂石清水告行新嘗　十二月大婚納藤原夙子爲女御尋進准后左大臣尚忠女大將軍家慶遣酒井忠發等入朝賀之　北米人漂泊蝦夷是歲外舶往來北海者甚多云

英船入浦賀

防海

和氣淸麻呂贈位

二年己酉春三月家慶獵小金原　米船來長崎受漂人去　夏四月英吉利船入浦賀奉行戶田氏榮諭斥之英人測量山海去　五月令諸侯益嚴沿海防禦　秋七月前關白忠良養公久女嫁家慶世子家定去歲鷹司氏薨故再娶之　冬十月幕府令諸侯練兵於府城郭外

三年庚戌夏四月竹實大如麥　冬十月京畿西國飢

四年辛亥春三月贈正二位和氣淸麻呂正一位

築熕臺

令齊昭起視事

今上降生

刑加賀商錢屋某

北米使節船入浦賀

謚曰護王明神。秋九月，修內侍所。冬十一月，以久世廣周爲老中。

五年壬子夏五月，江戶西城火。幕府使井伊直弼守浦賀，築熕臺於大森。秋八月，荷蘭來言米人欲以明年來請貿易事，不協，將有戰。於是命齊昭復起視事。九月，皇子祐宮生，妃權典侍中山氏所生也。

六年癸丑春二月，豆相參遠地大震，函根足柄諸山崩，小田原城壞。家慶再築西城，命加賀仙臺

等五十二藩助役。夏四月，加賀奸商錢屋某以犯國型與外國貿易，磔之，沒其所有田八萬五千石、海船三十五艘，藩人連坐賜死者十一人。六月，北亞米利加國遣將彼理帥兵艦四艘至浦賀，乞結好互市。幕府戒嚴，受書諭而遣之。遂具狀奏聞。初米人之至也，奉行戶田氏榮飛報江戶，幕府大驚，急令列藩屯備水陸，遂起假館于栗濱，爲接使所。氏榮等涖接米使彼理以兵三百餘人，旗鼓而進，道路側目，獻書函及方物，且云直達大君。來書略曰：我合衆國產黃白金、水銀、寶玉，貴國亦多產，相往來必有大利。試市數年無益，而後鎖，不亦可乎。我商舶之赴支那及貴國近海捕鯨者，時遭颶而壞，或欠炭水，請救之。幕府議以爲宜徐處分，乃使氏榮等謂之曰：事體極大，明年使和蘭人在長崎者傳報。仍賜本邦物產。彼理臨去，入神奈川灣測量。吏詰之，彼理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吾爲之先鋒，故豫量淺深耳。細川齊護、立花鑑寬請

以部兵攘之，不聽。使脇阪安宅入奏之。天皇大憂，勅七廟七大寺祈四海靜謐。

論曰：戰艦之於防海，猶城郭之於陸戰，其不可以已也固矣。夫洋人以船艦爲家，海濤爲平地，其於操舟最熟。故講防禦之術者，船艦之制不可不審，水操之法不可不講。當時論防海者曰：欲繕水兵，不團聚一處以教戰法。法要在於使將士平居習水，其操巨艦如行短航，視狂瀾怒濤如坐衽席，然後乃可用也。

故或漕運或捕魚日與水相習而其針路之迂直港嶴之曲折潮候之逆順日月星辰風雨晦明凡占度之用莫不諳熟是皆所以使將士習於水也又宜賦藩國造巨艦或購之外國以多其數船艦既足則選船將而任之歲時訓練教閱無事則運天下米穀諸物以習操舟諸術如前所云則其兵臨事皆可用也而論者則曰列巨銃於海岸寇至擊卻之夫巨礮大銃非不利器也然長兵之利在短

用而用火之術則在於攖敵耳苟無戰艦以相追躡於海上徒恃長兵以相持一發之銃果足以卻勁敵乎且船之在洋中發銃不必中而假令能中之虜艦堅實亦非一二彈丸所能摧破況彼之來往洋中妨害運輸侵掠津港察利害審虛實風至電去邀之無方逐之無蹤則是虜外無所忌內有所恃東聲西攖安坐制人而我兵寸板不能下海奔走陸地自取罷勞何以能制敵也今也朝廷大創海軍招教師海外操習教閱不遺餘力十數年後兵益鍊舟益多復何懼乎外寇也則如鄉者所論徒可補當時目前之急而非所以論乎今日也抑兵法萬變月新歲易我徒恃死法以爲無憂非所以守國之道也此當國者之事非吾儕之所知也

告清國亂

宗義和呈書幕府告清國亂長崎奉行亦上清船所告去歲狀曰先是我嘉永中廣西高平縣有炭商朱天德者幸盜起以財誘民縣令疑之

囚天德盜蜂起毀獄奪之天德遂傳檄聚衆民爭起應之人蓄髮著明代衣冠衆尊天德爲王京師發兵遣將征討不克賊徇廣西以去歲爲天德二年僞稱前明帝裔亂益熾　二十二日

家慶薨家定繼職

大將軍源家慶薨世子家定襲職　是月遣少老本多忠德等巡視浦賀沿海　秋七月幕府

下外書於諸侯

下米書於諸侯議之諸藩爭議事未決幕府乃報曰議論百方要之歸戰和二字矣顧邊防未完兵器未具未可自我啓釁明年之答宜遷延

魯國軍艦至

築礮臺品川海

以待後擧。莫事至乃擾。　魯西亞人至于肥前長崎。乞結好互市。初魯將布恬廷帥兵艦四艘入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魯人就奉行水野忠篤呈書。其書請求三事。一曰修鄰好。二曰正蝦夷境界。三曰開市。及魯船往來者有急而需物。則給其缺乏。　八月。詔贈家慶以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諡曰愼德。　幕府築礮臺于品海東一里所。凡三。至明年成。後又增一。始許諸侯齎火器入江戶。解高嶋秋帆禁錮。屬江川某。

授砲術於衆。

論曰。我邦濱海之地。無處而非虜衝。一旦有事。發兵而赴援。東西奔馳。固已勞矣。故炮臺之設。屯戍之兵。不可不豫講也。慶元以來。令天下諸侯國勿過一城。是所以一時抑强藩而塞禍源也。然欲備外國之變。而沿邊無障塞以自保。無炮臺以自守。則無恃以固民心。兵之爲道。在固人心而壯士氣。苟得其道。雖婦女可以助防禦之用。不得其道。則雖壯夫而禽奔獸遁。莫得而用之。故古者邊郡必有城堡之設。蓋爲此也。往者封建爲制。諸藩碁峙。如無待堡障者。然海陬僻遠。距藩城或十數里。乃至二十里之遠。有外寇出沒於東西。衝突於南北。我安得不疲奔命。此其所以不能無炮臺之設堡障之備也。其築之策之所宜。特恨不適用耳。乃有鎭臺。有分營。某鎭可守某地。某營可赴某邊。將勇卒鍊。是以應猝備變。然我邦四面皆海。何地無寇。則炮臺堡

障之設。今日亦非不可關者耶。余謂。各郡沿海要衝之地。皆設炮臺築堡障。鎭臺兵外。別置屯營。以備不虞。則足補鎭臺所不及。而其養兵亦可不甚費。夫田之廢者。必稅重而地薄者也。地之空閒者。必土瘠而少利者也。二者濱海地往往有之。使兵卒就而耕之。而除其租。或授之田器。或與產業。且耕且練。則屯田之意可用也。且夫利之取而不竭者海也。給之舟楫。授之網罟。淩風濤。捕海魚。則水戰

許諸侯作大艦

魯西亞應接

之用。可得而寓也。是資於海以教我兵。糧於地以食吾兵。誠得其人而講其制度。壯强之夫素練之卒。未必不可得也。憂國者豈可忽予噫此我國籌海之策。無古今之異者也。

嶋津齊彬呈書幕府曰。米艦至屬國琉球。圖山量海。先是有英人至者。俱詰而去。　天下大旱。

九月。許諸侯作大艦。以內藤信親爲老中。下教學西洋砲術。命荷蘭納蒸氣船及戰艦十餘艘。　冬十月。遣大目付筒井政憲。勘定奉行

川路聖謨等于長崎。答於魯曰。夫貴國與我邦。各土其土。民其民。無事相安。貴國既以好意諭我。我何得不好意報焉。但欲正兩國邊疆。按圖籍有確據。不許跌繆。如貿易來往。我世遵舊典。業已辭於貴國。但方今貿易殆偏宇內。誠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頃者合衆國亦乞互市。然容彼拒此。勢既不可。並受萬國。力亦難繼。況我主新繼。制度未整。如此重事。須必奏之天皇。以仰勅裁。勢不得不費歲月。我國之於貴國。壤界相接。應加鄭重。宜以諒之。魯人遂去。　十一月。幕府徵土佐漂人萬次郎。爲普請役。萬次以天保末漂流。爲米船所救。居十三年。遂得還。時客歲七月也。至是幕府召之。問米國情形。遂擢祿之。

嶋津齊彬又呈書曰。前月米人復來泊琉球那覇港。卸石炭積港口。故弊藩益修兵備築熕臺。

幕府命會津熊本萩鳥取岡山川越忍柳川諸藩。戍武相房總沿海。　詔以德川家定爲征夷大將軍。任內大臣右大將如故。天使就拜之。

十二月。京畿絲枲乾耗。物價騰貴。町奉行發粟賑窮民。　德川齊昭納大砲七十二門於幕府。幕府又益鑄巨砲。課江戶大坂富商供其費。天皇深憂外夷。祈大廟及二十二祠。詔七大寺叡山禳之。後數詔祈禳。　幕府奏再鑄一銖銀。重五分。　有年。

續日本政記卷之六

續日本政記卷之七

近藤餅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閲

米人再航

安政元年甲寅春正月。米將陂理帥兵艦七隻。再至浦賀。復申前請。幕府遣大目付伊澤政義。町奉行井戶學弘。儒者林煒等。查之。米艦進泊本牧。發空熕測海底。幕府命金澤藩守京師。水戶藩守江戶。仙臺久留米米澤藩等。亦與焉。郡山

淀藩分守京師。餘皆扼守近海。　浦賀奉行戶田氏榮井戶學弘等。使諭米人退浦賀港。對曰。遐方航海。苦曠日。請入江戶呈書。不聽。副將阿單須乃贈書氏榮等。逼之。米艦遂進入神奈川。迫品海。　是月。家定遣松平賴胤。朝獻謝恩。

德川齊昭建白

二月。德川齊昭建白十議。論米人不可和。細川齊護亦請討米艦。並不許。幕府遂遣林煒井戶學弘等。接米使於橫濱假館。饗之。陂理呈書曰。謹承兩國相親之命。使臣與有榮矣。願條約不定則爭端未息。法度不立則民心易惑。請今後泊船求肉菜薪水。取直給之。許士卒上陸。資攝生。亦允上岸立標。測量內海。幕府私賜物。米使亦獻方物。許其泊下田箱館二港。及撫漂民給薪糧等。米艦乃赴下田港。尋許泊長崎。時筒井川路等。自長崎至。覩其許米人以二港。以爲與前議答魯旨相反。呈書爭之。不省。幕府令撤諸藩武相豆總陣營。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人至。是罷歸。米人在下田者。臨去。送致長門人

吉田矩方佐久間象山之獄

吉田矩方澀木某二人。初二人就米艦。請與俱航海。陂理不肯。護送遣歸。二人犯國禁。事坐連佐久間象山。象山松代人。好學該博。兼通洋書。善火技。矩方少學兵象山。象山曰。生今之世者。宜航海審虜情。會幕府託荷蘭購兵艦。象山曰。不如遣人歐洲。學製艦伎術。便宜購之。邦人來往。自熟操船。賴以審各國形勢。益莫大焉。幕府不納。矩方聞之感憤。會魯艦入長崎。欲從之航。西則魯艦已去。乃慊然還江戶。更謀之象山。象

山投方略。而事覺就捕。幕府乃拘三人於其藩。米艦尋去。

或曰。曾觀陂理日本紀行。歷擧矩方投書。且論其爲人曰。容貌魁偉。氣宇不凡。喜作漢文。下筆成章。又曰。日本罪斯人。眞可惜。乃發使者。懇說下田奉行。嗚呼。矩方方憂國事。以身投不測。百死不悔。米人亦知其爲奇偉非常人。有以也。當時若使幕府賞其志。托之米艦。令遊外國。學航海術。達其志。則矩方感激其

恩。成就其藝。以供他日國家大用。果爲如何。矩方眞天下難得之士矣。而困辱之岸獄。而猶不足。遂至處之重刑。初幕府逮矩方。命同藩長井時庸護送之。時庸素稱練達世務。而議論與矩方。枘鑿不容。搆矩方舍獄。竟至奉幕命。然矩方乃曰。我常以公議罵時庸等。時庸等與我不合。亦爲國耳。時庸等恐吾過激誤事。提我耳。止我言。我不聽。又掩我口。莫發論。我又不聽。於是投我獄舍。將以保護我爾。時庸等愛我至矣。我雖不顧私恩。寧忍嫁禍他人。以釀國家之患乎。我不能積至誠使幕吏悔過改圖。以尊王室攘夷狄。豈不能以身當國家之大難乎。矩方設心如此。而時庸等設心亦如彼。時庸一蹶。藩人無復繼志者。因設心有別乎。幕府亦聞矩方之言。不省。故一蹶不振。亡滅隨之。不悲乎。抑矩方懷開濟大略。不得有施。遂死于非命。此亦時勢不得已者。唯毛利氏一藩。挽回大勢。開今日之隆業

者。皆出于矩方等。以名節鼓舞藩士氣矣。矩方雖不及目擊之。亦可以作氣于泉下也。矩方嘗草七生滅賊說。引楠子之語。爲云云。亦自期之言也。

大內火

夏四月。大內火。天皇避火下鴨廟。又徙聖護院。尋幸桂宮爲行宮。准后及皇子祐宮從焉。新待賢門院及皇妹和宮。移青蓮院。初火發仙洞別宮。延燒兩宮及公卿第。民房一萬餘戶。市廳爲食救罹災者。　家定命井伊直弼曰。汝家自

古護京師。爾後上國有急。卽趨焉。因罷其戍。遣由良貞時。入朝弔災。獻黃金等。尋造大內。課諸侯助役。命老中阿部正弘掌之。　大坂城后壘無故自壞。　六月。近畿地震。伊勢伊賀大和近江最劇。春日祠壞。膳所城櫓壞。人畜死傷不可算。　鍋嶋齊正。築熕臺于神乃伊王二嶋。　幕府復置箱館奉行。以竹內保德爲之。尋增一員。以堀利熙補之。

荷蘭贈書

秋七月。荷蘭贈書長崎奉行。曰。嚮奉命索戰艦。會西洋亂。未得之。傳聞魯米通信成。魯人情難圖。貴國幸察之。英王以我瓜哇都督漸涅喇兒。爲東方水軍將。追擊魯軍。漸涅喇兒帥兵艦先發。許其艦入長崎諸港。併請給薪水。幕議至八月。答之曰。以討魯故乞之。則不能給。以窮乏乞。則給之。荷蘭未納戰艦者。蓋以我與歐洲諸國通信未成。避嫌也。　幕府奏廢五兩鈑。　閏月。勅公卿朝臣。戒奢侈。

英船至長崎要請

英國船至長崎。贈書言。去年魯國。淩虐土耳其國。英佛合從。助土國討魯。魯國軍艦遁有至東洋者。

追擊將殲之。貴國了此意。又曰。魯流涎於薩我連者有年。行弁蝦夷千嶋。望蜀之念。將莫所停。竊爲貴國寒心。貴國其熟慮焉。今通欵貴國。竭區區之意。欲使貴國。先得一著於局面也。英敬天愛人。力可取而義不取。豈效魯壓小弱而自大乎。此英之所以橫行世界。而駕馭諸國也。爾後英船取道貴國者。舉徽章而入。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請下令沿海諸道。知悉焉。今兩國得立盟結義。爲東西聲援。則魯形露勢阻。不得逞凶虐。吾王東望。欲明衷曲於貴國者久矣。軍旅之間。不能盡禮。鎮臺其知悉而報之於大君。速賜報。　八月。長崎奉行水野忠篤等延見英使。許其泊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

魯艦入攝津港

九月。魯艦自南海入大坂灣。請呈國書。幕府檄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使彥根發兵四千。衞京師。郡山淀龜山膳所亦各發兵。扼洛外各所。肥薩亦發兵。東上備之。　冬十月。魯艦南去。無幾來泊下田。幕府使筒井政憲川路聖謨等。接之。　十一

天災

月。東海道及美濃加賀紀伊攝津播磨地震海溢。伊豆最甚。魯艦亦壞。東海南海西海山陽畿內北陸皆震。廬舍多壞。富士山崩。壅川壞邑。阿波土佐溺死亡算。紀伊熊野灣壞。烏羽城邑。尾張以東。亦多壞家。和泉攝津播磨海溢。大阪橋上通船。越中海亦溢。家定使彥根小濱郡山藩衛皇居。笹山淀膳所藩分戍京師要地。和歌山藩築熕臺於加田。德嶋築於由良。岩屋明石藩築於明石。命宮津田邊峯山各藩。嚴海防互相

改元安政

應援。　詔改元曰安政。大赦天下。幕府以災害荐臻。命寬永增上二寺。祈天下安寧。　以諸道城郭驛舍毀壞。令長崎奉行停來年和蘭公使聘江戶。　十二月。遣筒井政憲川路聖謨。會魯使布恬廷于下田。許泊三港。入錢求欠乏。駐下田犬走嶋方七里。箱館地方五里。　江戶火。

二年乙卯春二月。家定命松前崇廣。上東西蝦夷地。以隸幕府。自東木古內村以北。至西落部村以北。更賜以伊達郡四萬餘石。　所司代脇阪

將梵鐘鑄火器

安宅。奏調軍于嵯峨。　三月。家定奉詔。令五畿七道。收鎔梵鐘。大造火器。以備海防。特存古名鐘報時鐘。僧徒訴之智恩輪王二宮。事沮不行。又布教天下。禁除戎器外。以銅鐵錫鉛。鑄佛像佛具諸器玩。　夜有盜入平川庫。竊幕府金三千兩。　米船至下田。乞測量海底。幕議難之。令曰。米人乞沿海測量。欲溫諭停之。然應接間。或生風波。亦不可知。令天下益修武備。　天皇遣使奉幣太廟石清水廟。　夏四月。報米人以測

宮中復古

量竣後命。米人測量東北海而去。家定命仙臺藩戍東蝦。秋田藩戍西蝦。津輕藩守箱館壘。戍江刺以南。福山戍箱館江刺岬。　五月。宮中神嘉殿成。初櫻町帝。復新嘗祭。行儀于假殿。承明門復古制。以門南窄隘。拓宮地。欠巽坤隅。至是拓之。　六月。和蘭人至長崎。獻蒸氣船及小銃。

秋七月。家定遣矢田堀景藏勝鱗太郎等於長崎。就和蘭人學操蒸氣船術。　老中松平乘全松平忠優並稱疾辭免。　八月。嶋津齊彬以

皇宮成

江戶大震

蕃書調所

新製兵艦。納幕府。　京師大風雨。倒新造神嘉殿。再作之。不用倒材。　家定調騎兵于吹上庭。

九月。皇宮成　冬十月二日夜。江戶東南光炎如焚。俄而地大震。城郭譙樓。諸侯邸。士民宅。所在壞倒。四望火發。哀籲之聲。隱隱徹天。死者二萬五千餘人。小川街小石川本所尤甚。許諸侯就國。幕府及日光座主。設場爲食。賑窮。伊達慶邦。賑米一萬苞。水戶臣藤田彪戶田忠敬壓死。二人輔齊昭。首唱尊攘。天皇聞死宸悼焉。

幕府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先是淸水家絕。乃遣其遺臣及士庶千餘人於蝦夷。教導夷民。開柘土地。令奉行監督之。　以堀田正篤爲老中。布節儉令。省郭門守衛。減諸侯騶從。　十一月。天皇及准后徙御新宮。家定賜名刀于阿部正弘。黃絹于少老遠藤胤統。賞造大內勞。尋使高家某朝賀。

三年丙辰春二月。幕府置蕃書調所于九段坂下。

夏六月。政通辭關白。　幕府再鑄八銖金。歎曰政。先是築熕臺二于界浦。至是其一竣功。

英艦入長崎

秋七月。鴨川濬治成。先是京町奉行淺野長祚。以鴨河漸塞。暴漲害人戶。建議濬之。自五月興功。役工三十五萬六千人。費金十萬兩。猶不給。更課豪商助之。於是成。水道疏通。隄防拓廓。士民大便之。尋明年四條橋成。　新待賢門院甍。

幕府命高松松江二藩。築砲臺於大阪兩川口。　江戶及陸奧霖雨。踰月。京畿不雨。自五月。至是月。　米艦至下田港。呈書言事。艦督巴爾

理士自言。受本國大統領命。以全權公使。留住日本。貴國幸善待之。且請面議執政。而手上國書于大君。下田奉行井上某等。百方中沮。竟不能折之。　八月。以左大臣尚忠爲關白。　英艦突入長崎港。囑蘭人。乞通信貿易。蘭人遞告之。且呈自書云。去歲土魯之戰既講和平。方今歐洲寧一。專務貿易。莫國不通。獨貴國未許互市。各國必謂支那荷蘭沮之。是弊邦之患也。亦非貴國福。乞察之。　大阪大雷。江戶大風。海溢。

城樓邸宅市舍及橋梁圮壞。冬十月。幕府使堀田正篤專掌外國事務。班同列上。時天災荐臻。加以外憂。或云阿部正弘謀分其任。正弘尋卒。十二月。家定娶嶋津齊彬女。

四年丁巳春正月。尚忠辭左大臣。忠熙代之。經久爲右大臣。二月。經久辭右大臣。輔熙代之。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源基豐爲內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萬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實萬號三條氏。

支那內亂

幕府探訪淸國土寇之事。淸人

江星育等呈書。報朱賊狀。先是有宗義和及長崎奉行嘗所報道。幕府因倍探事情。至是星育等告近狀。併前報觀之。斑斑可辨也。幕府始詳淸英葛藤土寇始末。大有所省云。夏四月。幕府命講武所。都肄海軍。幕府使高松松江二藩守攝海。松山藩守神奈川。五月。幕府奏鑄箱館通寶鍬錢。行之蝦夷。基豐辭內大臣。實萬代之。右大將如故。閏月。駿河地震海溢。六月。下田奉行井上某告米人請入江戶。先是

荷蘭贈書

荷蘭呈書曰。貴國已與米英魯三國約。新開三港。佛蘭西亦應踵至。夫四國富强。今冠五洲。貴國與俱通問。是可大賀。唯交際外國。或開釁於瑣事。不可不戒。嚮淸國失土地於鴉片。今廣東亦見蹂躙。可爲殷鑒。執政以爲然。遂決議許米使入府。而欲下田奉行受書。然後召見之。米使不肯。堅請見大君。就呈國書。議久不決。米人折議云。進見之次。屬國書於執政。執政卽上之大君。得大君口諭而退。幕府從之。乃奏之京師。告

列藩。時是歲八月也。秋七月。家定令嶋津齊彬曰。荷蘭言米佛竝與琉球約。日本宜與之約焉。荷蘭使至。則卿董其事。德川齊昭辭參幕政。以幕府待外國。不滿其意也。家定優勞之。延朝鮮聘禮期十年。米使延見有日。齊昭與其子慶篤呈疏幕府諫之。尋呈書前關白政通。請停見之。八月。以脇阪安宅爲老中。溜直諸侯連署諫家定曰。許米使謁見。待遇重於荷蘭一等。是非幕下亡其職掌耶。顧今損國體見米

米人說　老中堀田

人則諸蕃必繼踵求見幕下亦豈一一而見之乎別疏陳國辱得失敢請更商議焉　家定增其侍臣本鄉泰固秩列諸侯班爲少老　九月參議左大辨公從三位清原宣論等四十人有罪勅削二人官爵餘停朝參　以松平忠優復爲老中　鍋嶋齊正呈疏幕府請討米人以雪辱　冬十月米使巴爾理士詣堀田正篤邸有所請其一置合衆國宰官於府下其一縱各國商船入港互市且曰二者不啻本國請泰西各

國所望也又曰英主嚮欲伐貴國者恐爲魯所併也又曰鴉片產于東印度其毒弱體耗神英欲賣之諸國以專利與英交易須禁鴉片又曰貴國開互市迎我國宰督之則不蹈清國覆轍諸國遣使約事須告曰既與合衆國約則莫有爭者若夫教宗從其所好勿禁夫東印度爲英所併不與西洋各國契約故也請貴國鑑於清國東印度開市結約勿遺國耻於後來約成則戰艦火器皆應貴國需僕日者會英將於香港

大藩連署呈書

告奉使命於貴國且謂曰率瀛船五十艘往江戶要約二事若不許自我動兵英將既諾意佛亦同之二國船艦必來觀緩急其未至者與清戰故也貴國方今國是不如許互市吾告英佛以約成則蒸氣艦之來亦一二隻而已從吾言則貴國幸也幕府遂決議引寛政以前例將延見米人　十一月金澤鹿兒嶋仙臺熊本以下二十一藩呈疏幕府曰見米使之事損國體辱祖先敢請於此日一免牙參又曰比年物價騰

貴列藩疲於會同敢請自今限十年就國以勸農講武富國强兵而備萬一被聽幸甚

論曰夫英雄之用天下操縱弛張相時而動雖解脫覊絆縱其所欲爲而天下不敢倍畔者其襟胸恢郭足服天下之人紀綱振肅足制天下之命苟不能然守舊法拘古制欲以區區小智把持天下大權抑亦難矣嘉永文久之間天下囂囂爭咎幕府失武備方是時幕府斷然決策大推赤心與天下同休戚使

諸侯各自養其强於國則感奮激勵誰敢不附伏奉命天下豈有不奔走馳趨者哉萬一有兇頑桀黠恃强拒命者則率天下忠義士以征討之可一指揮而定也夫英雄之操縱弛張顧其所以爲之方如何耳故其縱所以操之其弛所以張之也今奮武將與海外諸國有事而不有所弛縱竭生民膏血於都城坐待敗亡其安爲得策也凡物不可以一日不用不用則腐敗隨之今使天下諸侯就國

疎其東覲之節簡其貢職之數罷其服役之煩各練其士卒簡其車馬常使如寇戎在境場則諸侯安得不奮勵士馬安得不精强如此數年亦可以即戎矣徒與使諸侯之金穀糜於江戶以養其士馬於國者其得失不待計較而後知也今徒欲守舊制以把持天下而諸藩或有風塵之警固不得不遣其君就國也均遣之不爲先自斷情見勢屈不得已而後遣之適足以取侮天下況當時薩長以

下請就國講兵者不可一二數於是時不大更張制度與天下更始遂至潰裂四出不可制仍欲力把持之豈能之哉故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其機唯在斷與不斷耳夫德川氏之置諸侯于江戶所以殺其勢力而與天下休息也而治平之久耽宴安競奢靡綱紀頽廢士氣懈惰乘是時外國通航天下多故固非得休息之時則將安得不弛而張之不縱而操之苟操縱之權在我則何所不可也

雖然欲治人則先自治欲强人則先自强今幕府不能自奮則併其所以操縱弛張者而失之終乎其不能爲亦噫

幕府延見米使

水戶人信田某等夜潛入蕃書調所欲刺巴爾理士爲幕吏所捕處刑　大將軍家定延見米國公使巴爾理士于牙城受獻書賜以時服賜饗昌平黌　十二月家定使林煒及目付津田半三郎西上奏米國事件林煒等見傳奏前大納言菅原聰長前大納言光成曰近世萬國盡

事互市。客秋巴爾理士齎國書。呈之幕府。幕府前月延見米使。今月受米書。乞府下置公使。十港開互市。幕府議欲擇其可者許之。然事體與嚮許入港給乏絕異。使臣等上奏。傳奏曰。迎春多事。應誒他日而議之。鍋嶋齊正呈疏幕府曰。幕下以武備不修。縱米船入內海。而忍辱苟安。亦一時之權宜。然我邦自神武開國。儼乎輝威萬國。東照公紹其緒。再造天下。建功至大。今爲米夷所劫。虧損國威。諸夷聞之相踵而至。嘗審

夷情。託事通好。豈非窺我釁隙。謀篡皇國者邪。縱令彼來寇。列藩奮戰卻之。不必煩麾下。臣世辱鎭西重任。及聞米夷入見。意如敵破後門。願躬督足食足兵之事。使家臣熟防禦之術。請在國以十有八年爲期。諸藩亦多詣營言事。　水戶藩軍艦成。先是齊昭奉教造焉。至是家定賜黃金時服賞之。

堀田正篤入京

五年戊午春正月。家定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奏米國事宜。請勅許。川路聖謨岩瀬愿等副焉。先是幕府修大坂城。港口置熕臺。又置京師鞍馬口熕臺。　二月。正篤等入朝。獻黃金等。議奏職聽長光成等莅旅館見之。正篤厚饗之。蜂須賀茂韶竊上書劾堀田正篤等因循誤事狀。且曰。臣見外夷近狀。覬至近京。天步艱難。危急日逼。因陳先列藩勤王意。又呈書前關白政通曰。神州安危在今日。某屢效幕府。幕府不容。顧憚物議。非可苟安。殿下豈有意邪。正篤上書言外事。與林煒所奏稍異。尚忠政通奉旨使議奏傳奏

還付上書曰。所奏人心向背。國家存亡係焉。主上懼太廟先皇神靈何如。欲聞三家及諸侯意見。幕府其徵天下列藩之言。而再奏之。正篤驚愕。有所請。聽長欲更之。議奏源建通前曰。是雖關白之命。卽詔旨也。不當更焉。宜速達之幕府。正篤乃奉之。

米人促條約

三月。米使巴爾理士至江戶。促條約捺印曰。曠日不得命。吾欲直入京師。得其要領。刻日逼之。幕府與書於正篤。促之。先是彥根臣長野主膳。與九條氏臣嶋田左近。善正篤

乃使主膳介左近說尚忠請委外事於幕府權大納言忠能權中納言實愛實德參議隆祐源通富實麗定功上疏請徵諸侯建言天皇召關白大臣等議之召請公卿示報案有措置依賴幕府之語公卿多非之前內大臣實堅前曰此適事宜衆默忠能怒責實堅曰若此語則國體不立矣果如此勅則擧朝無人也權大納言正房曰果下此勅則取白麻裂之雖蒙嚴譴所甘心也衆同聲應之於是忠能請改報案與實愛

等八十餘人俱詣尚忠第愬之勅改報案聽長辭傳奏實愛辭內大臣以權大納言忠香爲內大臣命正房行傳奏事實德行議奏事尚忠忠熙奉詔召正篤傳勅曰米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今將軍變其祖宗法失兆民心何以保萬世往年開下田港事既非今又與彼約果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其使三家諸侯更議而奏之天皇又令兩奏復旨於正篤曰汝宜體此意幕府召還正篤　夏四月大將軍家定移告勅

井伊直弼大老

書於諸侯　以井伊直弼爲大老正篤召巴爾理士告以京師情實及人心之不合巴爾理士曰兩國相約以人心不合延期是萬國所無史書所不見也政府不能捺印直詣京師決之請刻日以報幕府以書報米國曰貴國屢求兩國修睦感荷無已宜草章程相示也請待我闔國會同之期矣米使奉書還下田　六月罷堀田正篤脇坂安宅老中以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乘全爲老中　京師大火　江戶火　魯西

亞軍艦入神奈川灣　米艦進至小柴幕府遣勘定奉行永井尚志下田奉行井上淸直箱館奉行堀利熙目付岩瀨愿等撿之巴爾理士曰英佛乘勝淸之威將來得其所欲苟聽我請則我論三國圖無事幕府危懼淸直愿與巴爾理士計參酌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捺印授之德川慶恕慶篤慶喜慶永建言請破條約奉勅旨不納而列藩草莽之間攘夷論大興焉　是月命高松松山桑名及安濃津四藩備京師非常

攘夷論大起

將軍家定薨

三藩大老

因幡備前二藩戍大坂長門藩戍兵庫柳川藩戍界浦越前藩戍神奈川二本松藩戍富津。大將軍家定病篤。召德川慶福立爲世嗣。更名家茂。家定尋薨。直弼奉家茂居牙城。卻齊昭慶篤慶恕慶永各屏居別第。禁一橋慶喜入營。本鄉泰固石河政平褫職削邑。使茂德代慶恕。茂昭代慶永。茂德慶恕弟。茂昭慶永支族也。慶永更稱春岳。先是家定病瀕危。親藩執政議定繼嗣。齊昭慶恕慶永議曰。將軍無子。而嗣君未定。

今國家多難。非長且賢者不可。因以慶喜有聲望。欲立爲嗣。慶喜齊昭第八子也。遂欲見家定決事。直弼深忌齊昭英明。不爲通。而會家定戚族及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乘全等議之。欲迎紀伊慶福爲嗣。齊昭等聞之曰。慶福尚幼。使迎慶喜紹職。慶福爲之世子。直弼等曰。舊制立世子以親疏。奚得違例。齊昭等抗論。詮勝觀齊昭等聲色俱厲。趨呼曰。將軍召掃部頭。卽扶之而入。齊昭等鞅鞅去。議乃決。家茂實爲家定從

大疫

內勅一件

弟。及家定薨。直弼擁幼主執政。勢威益熾。親藩舊臣廢錮相繼。　秋七月。英國軍艦入品海。請定條約。先是朝廷詔幕府。召三藩及大老議外事。幕府奏對曰。慶恕齊昭慶篤並有罪被錮。餘皆幼弱。且外事急劇。大老亦未得西。乃命老中間部詮勝西上。至則幸賜咨問。　家茂命外國奉行永井尚志長崎奉行岡部長常等。會蘭使改互市舊則。定貿易條例。命尚志及箱館奉行堀利熙等。會魯西亞督將布恬廷及英國使。倶

更定條約互市條則。　秋八月。發征夷大將軍家定喪。葬于寬永寺。賜謚曰溫恭。贈太政大臣正一位。　是月天下大疫。暴瀉乃斃。江戶尤甚。死者十萬餘人。　賜內旨於德川齊昭。使輔幕府。且責幕府違勅之罪。命以攘夷之任。初齊昭之見黜。憤惋殊甚。其臣安嶋帶刀鮎澤伊太夫鵜飼吉左等。欲假勅旨以遂其志。謀鷹司氏臣小林良典近衛家婢村岡等。會越前臣橋本左內在京師。主其議。薩摩人日下部伊三次飯泉

喜內在江戶爲之聲援伊三次遂抵京師與鵜飼吉左奉勅東下先是直弼使其臣長野主膳諜京師得內旨及謀納慶喜狀又探知公卿及藩士游士劾直弼專權之狀報之直弼大索天下執黨齊昭者逮捕幕府先手部屬中井數馬下田奉行屬史大沼又三郎鐵砲方屬藤田忠藏二條留守古賀增隸藤森恭助小姓曾我某隸飯泉春堂小普請阿部某隸勝野豐作兄弟松平某隸日下部裕進高松藩臣長谷川父子宇和嶋藩臣吉見長鳳寺道士行阿波士一浦市谷及帶刀伊三次喜內等二十七人　直弼稱家茂令遣老中間部詮勝京師與關白尚忠謀譴前關白鷹司政通內大臣三條實萬閉居削髮執紀世恆有栖川家臣飯田忠彥鷹司家臣藤原俊璹小林良典兼田伊織三國大學一條家臣藤原則賢若松大藏久我家臣春日仲襄三條家臣森寺常邦平正庸富田織部西園寺家臣藤原尚弼靑蓮院臣山田勘解由伊丹

戊午之獄

倉人僧百甫大覺寺醫員六物空萬近衛家婢村岡岡部豐常臣筧承三成就院宰近藤正愼賴醇池內時梅田義質浮田一蕙鵜飼父子橋本左內等五十七人江戶亦捕飯泉喜內安嶋帶刀等數十人並下獄株連蔓延悉捕忠慨之徒天下寃之是謂戊午之獄

家茂任大將軍

冬十月詮勝入朝詔以家茂任征夷大將軍拜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叙正二位詮勝奏曰主上欲絕外夷家茂謹奉詔旨而非朝廷幕府合體則事不可行請緩之　十一月清水法性院僧月照投薩海死周防僧月性嘗談海防先照沒

月照住洛東清水寺觀嘉永以來國家多事恆以匡正自任嘗受知近衛左府以方外潛參機務與西鄕隆盛平野國臣交嘗廷議賜內勅於水戶月照與有力焉及黨人獄起爲幕府所視察逮之甚急遁之薩與隆盛俱殉於海隆盛甦月照死同時周防僧月性號清

狂。常以外寇爲憂。遇人垂泣論邊事。至誠懇到。聲涙俱下。時人目曰海防僧。起長防士民於義。性與有力焉。臨逝以不除外患爲終天之恨。亦奇僧也。二僧以方外之身。慨王威之陵遲。東馳西走。或死於非命。或憂死。而士人聞風興起者。不爲尠也。昔釋文觀憤義時之僭亂。謀討滅之。似也。然及其事覺。流竄陸奥。千里望鄉。泣血思慕。蠻風苦雨。獨哭死塞北。可謂悲且慘矣。後使仁觀暫得志。不過欲爲

黑衣之相。擬安城之公。齷齪自喜耳。嗚呼。二僧之所抱負者。固士名狗行之徒夢想所不及。終齋志沒則與文觀同其歸。可勝歎哉。

幕府諷山內豐信伊達宗城退隱。　十二月。遣使奉幣太廟。告行神嘗。例季秋行之。有故緩之云。　家茂奏幽青蓮院宮尊融。　家茂檻致政論黨三十餘人於江戶。命寺社奉行大目付鞫之。　泉涌寺靈明殿火。尋造之。　詮勝入告東歸。賜眞劍。詮勝頗疑懼云。

橫濱開港

六年己未春正月。幕府令徒諸商于神奈川。大開互市塲。初幕府船舶用旭日旗標。及許列藩摸造三檣船及蒸氣船。遂用爲全國徽號。以別外船。英米遣使書。促派使臣至本國訂盟。　二月。板倉勝靜罷寺社奉行。論政論黨獄。不協旨云。初江戶置講武所。講劍槍銃三技。至是老中太田資始傳教曰。勿慕彼技而棄我武。　三月。忠熙輔熙並辭官薙髮。以忠香爲左大臣。家厚爲右大臣。齊敬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帝賜黃

金於尚忠政通忠熙實萬等。以慰外事之勞。幕府尋增尚忠第地。撤春日坊市舍拓之。　夏五月。幕府令天下禁用異服。　家茂奏鑄小鈑四銖銀二銖銀。　六月。幕府令天下禁貿易外船。以律書兵書公鑑武鑑城郭地圖及銅屬。　秋七月。罷太田資始老中。　江戶神奈川大風海溢。　是月。有人殺魯人三名於橫濱。　八月。家茂獻黃金五千兩。頒金二萬兩於親王公卿。增關白尚忠職俸五百苞。采邑一千石。　幕府斷

斷水戶之獄

水戶獄。大老直弼數齊昭曰。君憤言之不納。私奏京師。暴關東秘政。謀納刑部卿。私請勅書。夫君職在輔幕府。而悖謬至此。禁錮齊昭於水戶。幷幽其子慶篤慶喜。屏太田資始。黜作事奉行岩瀨愿軍艦奉行永井尚志西城留守川路聖謨小普請奉行淺野長祚駿府町奉行鵜殿長鋭。水戶家宰中山信寶等。斬鵜飼吉左其子幸吉茅根伊豫助飯泉喜內橋本左內吉田矩方賴醇等。梟幸吉首。安嶋帶刀自刎。謫鮎澤小林

六物日下部勝野池內等。餘禁錮流竄。矩方係疑獄。至是自告狙擊詮勝之事。由是得罪。堀田正睦松平忠優竝罷。

攘夷之議。固不可行。而黨人之事。固不可爲訓。然當時幕人國是無所自主。瞹昧執事。天下之勢激。骯髒體國之士。憤起責之。從事於尊攘。斃而後休者。莫國無之。其跡雖暴。確乎爲國者。固有足令寒幕吏之膽者。遂令幕府。自致政權莫職不由之。然其失多士。亦莫不由之。余於水戶黨人之獄。何可堪。今騈錄其臨終之言。平生所養可知也。鵜飼邦廣作絕命詞。末曰。丹心尚如火。誓欲雪君寃生前所未報。竊期椒山言。幕吏詰橋本紀曰。密旨係何事。曰旣曰密。不可明言也。日下部信政遇苛責。無所不至。乃曰。如僕陪隸賤臣。尚臨國家大事。不吝性命。諸君堂堂幕府之士。獨不顧國難乎。浮田一蕙與池內時俱對簿。時辭涉瞹昧。一蕙罵曰。咄。女非士也。男兒當爲溝

中瘠耳。梅田義質曰。如今死別與生別。只有皇天后土知。賴醇罪不抵死。以詈罵處斬。曰風雨他年苔石面。誰題日本古狂生。而名儒藤森大雅亦所拘。梁川緯先於黨獄之起。二日病沒。緯儒中侯嬴也。大雅乃曰。吾得與范滂偕游於地下。吉田矩方亦以他罪騈死。濫刑之甚。與漢黨錮明東林禍何異哉。郭太之言。有驗于今焉。而遇聖明之世者。猶聞此風興。是爲之亂賊。故事固不可爲訓也

五國條約

九月。幕府奏頒賜蝦夷地於仙臺會津久保田盛岡弘前莊內六藩。開拓之。使姬路小倉二藩。守品川砲臺。冬十月。暴痢復行。家茂延見佛使。牙城火。尋經之明年成。十一月。賜東本願寺主光朗紫衣。本願寺賜紫衣。是爲始。西陣窮民三百許人群起毀大宮坊絲商某家。某託外人貿易。摧絲賈者。町奉行小笠原長常。發吏卒逮捕。有一老俠自首曰。奴爲渠帥。何死之惜。奴素傷西陣商失業。敢請使織戶。營產。如

故而就刑。會大坂町奉行飛書報長常曰。頃西陣窮民來大坂乞食。收之廳內。與食者七百人。長常乃頒金一萬兩。十二月。大坂火。家茂命齊昭納去秋所賜勅書。間部詮勝罷老中。賞有司逮政論黨者。是歲。幕府頒五國條約。

萬延元年。庚申。春正月。家茂遣外國奉行村垣範正新見正興軍艦奉行木村某目付小栗某勘定森田某等二百餘人於米國。至十月歸。或曰。軍艦奉行不適米。至佛而歸。遣公使於外國。是

安藤信正老中

櫻田之變

爲始。以安藤信正爲老中。令天下。改金幣之直。保字小鈑當二兩十一銖。正字一分當十一銖。二月。幕府令宗義和延朝鮮來聘期。三月三日。江戶大雨雪。水戶臣佐野光明黑澤忠三齋藤周德蓮田廉等十七人。與鹿兒嶋臣有村兼清。要井伊直弼於外櫻田。擊殺之。是日。直弼具趨從喝道而行。佐野等雨衣奴裝。乘雪襲前驅。衛士皆赴之。黨人起輿側。直斫直弼。提首而去。互有死傷。兼清被創。不能行。自屠而死。稻

田重藏高橋辰一郎鬬死。關鐵之進海渡嵯峨介等不知所之。大關和七郎森五六郎杉山彌一郎森山繁助詣細川齊護第。自首曰。請待刑。彥根藩士聞變赴援。至則無及焉。乃收屍而還。廣岡學次郎關泰助山口辰之助鯉淵要人。皆自盡於途。光明忠三周德廉等詣老中脇坂安宅邸。以書自首曰。井伊直弼挾幼主。私擅黜陟。罪一。苞苴私謁。無所不至。罪二。斥三家。絕羽翼。罪三。遣間部酒井等。詿誤九條公。幽青蓮院宮。及

諸公卿。多殺亡辜。罪四。惧洋夷恫喝。不待勅許。而訂盟。罪五。此五罪神人與憤。臣等一死。爲天下誅之。以待斧鉞。後皆被刑。

黨人之起也。天誅暗殺。以擅自所欲爲。勿論其過激非擧也。然棄妻孥去故國。流離顛沛。死而不悔。其志有足稱者。要之國爾忘家者也。比之幕吏謀爲身者。何啻霄壤。當時國步艱難之際。槃之有不可以爲非擧者歟。井伊直弼之議和也。不謂城下之盟。則國辱之大

者。只謂倣馮道對德光之意。能安國民。則亦察機之良相也。然直弼所爲。疎親藩不令參政。卻衆言不令盡言。以暴威罪朝紳。以酷刑網志士。而擁幼主專擅大政。退暇乃張散樂。縱宴安。借公金以養伶人。於國家休戚。如自無所分者矣。此數事固不沃于天下人心。遂辟爲大僇。不可謂無自招者也。

幕府命增江戶郭門警衛。復舊。　十八日。詔改元曰萬延。赦天下。　水戶臣高橋多一。其子庄左河崎孫四郎篠崎某自殺于大阪。從擊直弼遁來者。先是幕府令郡山淀篠山膳所柏原諸藩戍洛外要衝地。至是皆備。　罷直弼大老。時秘直弼死。至四月發。　閏月。以久世廣周爲老中。　夏四月。命蜂須賀齊裕守品海。幕府奏改鑄小鈑四銖二銖。　五月。英人入江戶。議設館於殿山。　近畿霖雨大水。　六月。勅陪衛大久保忠良齎詔書傳之幕府。至八月反命。故事宣傳聞奏經武家傳奏。今乃不然。故人異之。或曰

攘夷及關下置衛陣設淑子內親王第等數事也。　以本多忠民爲老中。　七月。以皇子祐宮。爲皇太子。　家茂延見米使英使。尋見佛使。命高松彥根郡山松江桑名五藩。守京師。淀高槻膳所篠山四藩守洛外。孛使至江戶。請條約。未聽。　八月。命鹿兒嶋藩綏琉球來聘。命井伊直憲。柳澤保申。警備京師。　前中納言德川齊昭卒。年六十一。齊昭博學嗜韜略。天保末。託田獵治軍。廢佛刹。正經界。興學校。毀梵鐘以鑄熕

烈公卒

砲忌者讒之廢棄屏居及米人來復召參大政而議論與老中不合再坐事齎志而終嘗疏曰造三檣舶數百千艘鑄大熕數百萬隻往來外國互市使天下浮屠畜妻子習武藝以備不虞今海內有梵刹數十萬其用之足矣初井伊直弼奏請收所賜齊昭勅書藩內大騷齊昭嫌梗幕命作檄諭衆遂致勅書於幕府云　幕府劃北蝦夷賜之大野藩　水戶人三十餘名詣江戶薩摩邸請賴其力以爲攘夷薩人慰撫置之

邸中明年還之水戶尋不逞之徒唱攘夷於常總是時洋商麕集橫濱殷富成都會其徒欲襲之幕府命近傍諸藩備之有人殺米國公使記室於三田　九月以儲君諱睦仁爲親王　家茂解慶恕慶喜禁錮釋太田資始本鄉泰固石河政平等罪　冬十一月天皇許降嫁皇妹和宮於大將軍家茂家茂使所司代酒井忠義納幣先是家茂使宮婢橋本氏西上請尚皇妹明示官武一致之旨於海內帝以和宮約適有栖

和宮降嫁

川王府不聽橋本氏固請不止遂被許　箱館奉行堀利煕屢諫安藤信正專政不聽至是遂致書自殺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僕嚮激論安答不服閣下之議罪當萬死乃碎肝腦注腸血聊述鄙言以奉閣下外虜再來公議百端不決議而決和僕深憂之而于預其事東馳西奔臣職不得竭然鈞是人也豈無慷慨義烈之志米夷都督米理努留微造貴邸肆論我政務閣下共被同餐尊之如師又

堀利煕諫死

遂與刑典數部是可怪一也渠與閣下結兄弟義贈衣帛珠玉閣下酬以慶長金保金萬鎰是可怪二也渠爛醉挑閣下侍婢閣下許而與之是可怪三也渠請築館于殿山閣下許之是可怪四也竊聞渠論廢帝事閣下使國學者索舊典僕聞之血涙如雨鐵腸如裂誰不慟哭仆地實天下逆賊天誅所不容也彥根閣老事豈不足鑒是僕所爲閣下深憂也伏祈閣下不忘我邦大義奉忠天朝致身幕府以施仁政斯民僕

之屠腹而死其言必善請容焉
或曰幕府雖末路未嘗無人顧不能盡其用耳天保嘉永之間循吏有矢部川路志賀諸子以英邁之資生禍亂已萌之日欲挽回頹勢而爲幕府所疑往往不得其死然皆可謂國家有用之材也而以堀利熙死諫爲德川季世第一苦節之事當是時大吏驕逸成風廉耻掃地三百年所煦濡培養操節之義幾如絕跡於其間焉微堀氏使後世史乘爲德

川氏置何等傳亦未可知也安藤信睦之執拗不容諫遂有坂下之變遂令信睦罷職屛居則數士殺身之擧亦可謂繼利熙之擧矣然當時志士所爲或失中行或過憤激未必能處死若夫刺殺之擧雖賴以戒權臣於一時然誘刺客於將來暗殺之風至今未已然則數子唱義之功作俑之罪其案未可遽定也雖然數子之志在明名分而不在求利達一死報國豈暇慮作俑之害哉論者捨其跡取其心可也故曰抗慨殺身之非難而從容就義之爲難也若利熙死諫爲尤所難也

以青山忠良爲老中

續日本政記卷之七

續日本政記卷之八

近藤鉼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閱

水戶黨亂

文久元年辛酉春正月。幕府奏鑄大錢。以一當四。

二月。德川慶篤愬幕府曰。我家臣庶子弟等。樹黨亡命。願發兵捕之。既而據長岡驛者凡二百人。宣言奉齊昭遺志攘夷。諭豪農富商出軍需。曰事成倍償。不貸死。糾合游士。起寨常陸上

毛下總要衝。夜張燎移檄曰。紹故君志。以舉義旗。一軍水路略橫濱殲夷。一軍陸路入江戶恣誅幕吏許互市者。濟世安民。以振皇威。江戶戒嚴。命慶篤追捕。佐野岸和田二藩屬焉。命村松藩自北入。高田藩屬焉。命佐倉藩備本道。宇津宮藩備南道。麾下吏卒扼守江戶諸橋。橫濱命列藩備於麻布高輪三田藩館。　是月。天皇聞物價騰貴。衆庶困疲。發內帑黃金賑窮。詔曰。民國之本。民困窮。罪在朕躬。夙夜勞心。今特發金分與窮民。先救輦下。急幕府其助之恤四海。

魯人泊對馬

十九日。改元曰文久。　魯人入對馬。造家修船。殺人剽掠。宗義和訴幕府。幕府遣吏諭魯人。遂去。

魯國之窺隙垂涎亞細亞東岸。有年于玆。當英佛二國兵陷天津也。魯國使節某往說淸國。使之割黑龍江北二千七百里地。乘艦來我邦。以需炭水爲名。泊對馬嶋。而英人在橫濱者聞之。遣其軍艦。撿視其所爲。自是魯英

軍艦迭來對馬投錨。人不知其故。既而英艦引去。魯艦尙駐嶋灣。於是幕府遣外國奉行小栗某往諭魯人。卻其艦。蓋彼有所謀而未發者矣。後魯國外務卿會幕府所遣使節于歐洲。謂曰。日本政府不可爲英佛所慫慂。開對馬港。以失要地。欲掩前日駐泊之迹。故諉罪于副將。宣言誤政府命令。竟及此舉。嗚呼。此一舉。雖魯未敢發事。亦足以見平素垂涎于韓域馬嶋也。豈可不懼哉。

親子內親王

三月。江戶牙城成。命諸奉行嚴備長岡驛屯聚徒。黨其四出捕之。夏四月。以皇妹親子爲內親王。五月。水戶脫走徒有賀重信等十四人襲東禪寺英館。殺傷英卒。衛士禦之健鬭殺傷過當。重信等或死或走。英使責老中信正曰。日本政府無權。橫逆至是。不可復說。與佛使蘭使將以兵逼。信正等百方說諭。事纔平。自是英置兵橫濱。以備不虞。明年與英死者親族洋銀三千元。六月。家茂召尾紀及溜直諸侯議水

內親王降嫁

戶事。命新庄桑名松山諸藩守神奈川番館。秋七月。英人請幕府。測量海路自神奈川至長崎箱館。幕府使屬吏與俱測之。及圖成頒之諸藩。冬十月。親子內親王東下。其母橋本氏典侍局庭田氏。營嬪清水谷氏從焉。權大納言忠能等扈從。幕府命福井藩守品海熕臺。姬路松代二藩守神奈川橫濱。十一月。內親王至江戶。館清水氏遺第。茶禿長澤蒼翠上疏幕府。論時事。其言凱切。幕府命鍋嶋齊正退隱。

是月。嶋津氏密奏出兵京師。十二月。親子內親王入營。尚將軍家茂。是歲家茂遣使英佛魯米蘭普六國。

阪下門之變

文久二年壬戌。春正月。有人刺老中安藤信正于阪下門。不克死之。幕府大索其黨。此日下野人河野顯三。越後人河本杜太郎。常陸人平山某小田彥二。黑澤五郎。高畠萬藏。俟信正登營要擊之。衛士力拒。信正傷肩僅免。六人鬭死。撿尸皆懷書曰。信正紹井伊氏意。所爲侮蔑朝廷。擅

張幕威。又親昵洋夷。貸之殿山地。遂至按廢帝例。大逆無道。故臣等一死。以殺戮元兇耳。顯三初爲堀氏隸。雖利熙諫死。信正不悛兇焰。於是脫籍更名。有此舉云。幕府大索遺黨。大橋順亦坐幽死。順號訥菴。好學尚氣。以正義爲任。或目以是舉謀主。被拘下獄。尋卒。是冬有人殺塙二郎。受信正囑。撿廢帝故事者。殿山英館成而未移居。有火爐之。或云長人所爲也。幕府奏增關白尚忠。參議胤保。中納言俊克。中納言雅典。

毛利氏呈書

少將有文中將具視等十九人官祿以親子內親王之事協也。　毛利敬親呈書幕府言贊戴王室協和衆心以正國體之意尋見老中久世廣周等曰承井伊安藤擅政之後而不能挽回暮氣內親王既降嫁將軍當入朝而食言未朝天皇宸怒加之大藩各爲富強自守計國事已至此可無大處分乎廣周請教曰爲今之計在春岳爲大老慶喜爲輔佐復川路佐佐木等職以釐革弊政耳不則僕欲與薩肥諸藩議奉詔

永井雅樂西上

令四方也遂以其臣永井雅樂審京情薦之廣周等乃召雅樂雅樂嚮奉幕旨逮吉田矩方者素唱開港議議與老中協因承密旨西上　三月增酒井忠義封一萬石忠義爲京尹佐直弼信正幽官人逮政黨釐降皇妹等與有力者以水野忠精板倉勝靜爲老中竝掌外國事務

夏四月雅樂入京師呈書議奏大納言忠能陳時勢不可已請勑許條約當是時處士輻湊京畿盛唱尊攘海內騷然而諸公卿等薄祿自互

嶋津久光入京

市行物價騰貴益窮乏不能具朝服聞幕吏豐饒皆恨曰何獨使京人苦也以攘夷論起關東不奉朝旨藉有爲奇貨者雅樂說不納內外交咎雅樂長人在京者惡欲刺之雅樂間道還江戶明年藩主以事賜雅樂死　嶋津久光將赴江戶途至播磨諸國浪士要之請舉事久光率至京畿天皇使久光在京督之初嶋津氏諭其臣曰聞有結交四方唱尊攘者吾喜而危之勿徒與處士謀以謬大計宜持重以竢吾命藩士

尚氣者往往脫藩而去是時筑前人平野次郎薩人有馬新七等唱尊攘說於攝播同盟數百人相謀曰烏合舉事孰與依賴大藩及久光過姬路次郎等相率投之陳幕府專擅不奉朝旨賴大藩威問罪關左之意辭氣俱厲久光危之慰諭留之伏水自入京因前左大臣忠熙上書略曰嚮幕府刑戮志士而志士益激日甚一日臣恐其釀國亂欲東建言幕府途遇處士欲迎臣舉事臣諭之竢命敢請處分朝廷恐其過激

毛利定廣入京

畱久光鎮京師處士聞之相率入京師久光聞警遣人遮之伏水諭之不聽遂相鬭互有死傷京尹忠義聞變恐懼入二條城自防自是京尹威令挫而不行輦下殺伐之風大起尋罷忠義職削其封一萬石先是西鄕隆盛出大嶋在藩從久光東上途爲處士所擁率至大坂至是復流大嶋　毛利定廣入京先是雅樂之建言朝廷也天皇深喜敬親忠勅召之闕下敬親奉命而未往再建議幕府請將軍入朝會列藩於京

毛利氏呈書

師以定國是是月其子定廣將就國途過京師勅畱之與嶋津久光並宿衞輦下　五月詔定廣與久光戮力以鎮游士時敬親在江戶呈書幕府曰近日列藩游士不經幕府直奏大事於朝廷勿論得失恐失政體若有奉詔以要關東者則釀群雄割據之勢而不知公論所在奈損國威受外侮何請將軍入朝撰於列藩參國政獻替可否每事奏而後行則人心服而國威張矣又致書細川齊護曰僕以爲開鎖末也協和

蜂須賀氏呈書

本也國論一定而後定開國基修航海術可揚我武以制彼暴也客冬議之執政幕府有內旨談非容易未敢對焉請聞高明之論細川氏臣脫在外者亦贈書齊護曰側聞嶋津氏舉義京師諸藩與之公亦斷而與之卽遲疑失機使志士不顧國典各自爲其所欲恐踏水戶覆轍矣　幕府使松平慶永松平容保參政事罷德川慶賴後見　蜂須賀茂韶呈書幕府論九事一曰入朝謝恩二曰增供御修山陵三曰游士歸

藤堂氏呈書

籍四曰移殿山蕃館五曰府下設林藪溝渠以備火攻六曰還府下游民於原籍七曰變革兵制八曰購軍艦於歐洲就彼學操船伎術自我航海開貿易九曰置造艦鑄砲場於七道而曰撰非常人以處非常事　藤堂高猷亦呈書言入朝以稱中外望權宜以寬游士罪敵愾以稱征夷職　以脇坂安宅復爲老中　英人呈書爭小笠原嶋先是幕府遣水野某於嶋檢之乃引我的證答之後令韮山令江川某管其地數

勅使大原氏東下

浪人殺嶋田某

年不決。　蕃館衛人伊藤某殺英人二名於高輪而自刎。　是月。我商船抵香港互市。　六月。勅使左衞門督大原重德東下。宣勅命三事。一曰將軍率諸侯入朝。議治國家攘戎夷。二曰宜依豐臣氏故典。選沿海大藩爲五大老。以決國政。以鞏環海武備。三曰宜使一橋刑部卿輔將軍。越前前中將任大老職。行內外之政。先是幕府以大昏既成。奉承朝旨。乃解慶勝慶喜慶永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等譴累。而解尊猷王及鷹司近衛三條諸公卿幽禁。因下教議釐革政治。召慶永及松平容保。參與幕議。而嶋津毛利二氏周旋輦下。有所奏議。於是乃勅使東下。久光啣旨陪從焉。　罷尚忠關白。以忠熙代之。　秋七月。家茂命老中板倉勝靜等。大行黜陟。起慶喜爲後見。慶永爲政事總裁職。　毛利敬親及定廣建議學習院。論協和朝廷幕府。　浮浪士殺尚忠臣嶋田某等數人。梟首四條磧粟田口。榜其罪狀曰。長野主膳黨也。因行天誅。初京

生麥村之變

山內豐信入京

俗溫柔。自伏水變。殺伐盛行。處士橫行。今日殺一人。明日殺一人。吏之有力者。往往罹禍。與力同心。逡巡不能誰何。時勢大變。　八月。幕府削久世廣周封一萬石。復安藤信正邑。　毛利定廣奉勅東下。　先是內大臣實萬薨。詔贈右大臣。贈德川齊昭從二位大納言。釋戊午以來儻議獲罪者。　詔幽久我建通岩倉具視千種有文。譴正親町三條實愛中山忠能。屏居皆坐東事失當也。　勅使重德西歸。久光護之。途過生麥村。英人馳馬衝久光前驅。衞士殺之。英人怒讓幕府。　是月。山內豐信入京。天皇下詔。同薩長鎭闕下。自是列藩承風。爭朝京師者。八十餘藩。士人塡咽市街。而推其威望。則天下稱薩長土。處士益入京。游說愈盛。欲假朝威。以洗舊習。其主亦不能箝制。

論曰。薩長土三藩所以擅聲譽于天下者。豈非首唱尊攘大義之功之故耶。嘉永癸丑。米使來我浦賀。乞和親。幕府畏怖。不經勅允。許

之條約。於是朝廷與幕府生嫌隙。天下志士所在樹黨。與盡力國事。物議囂然。當是之時。薩長土三藩。深抱憂國之念。欲使幕府速奉朝命。以飽天下之望。匡濟効力。而幕府不之意。幽閉土州侯。捕其藩士盡力國事者。刑之。横暴苛虐。莫所不至。専欲假威力。以鎮壓天下。是以四方志士。切齒扼腕。不勝痛憤。或擧兵抗幕府。或殘殺洋人。或要殺井伊元老於櫻田。要擊安藤閣老于阪下。遂馴致天下之

大亂。既而三藩察內憂外患日迫。協心戮力。立靖內攘外之策。入朝京師。要幕府與尊攘之議。薩有大嶋三右衛門。大久保一藏。藤井艮節。本田彌右衛門等。長有桂小五郎。高杉晉作。久阪義助。時山直八。周布政之助。佐佐木男也等。土有小南五郎右衛門。坂本龍馬。武市半平太。間崎哲馬等。皆豪傑之士。輔翼藩主。竭力國事。於是三藩聲威。殆出幕府之右。天下之望。亦皈焉。遂肇朝權基礎。奏明治

松平容保為京都守護職

長野主膳

使諸侯妻孥就國

維新之大勳功。而其源皆基於尊攘議焉。繼之大政返上。戊辰戰爭。封土奉還。以政權歸一。世謂之三大變革。皆三藩之所為也。有此三大變革。而後趨開明之域。竟致今日之旺盛也。而其所以至此。皆由三藩侯之協心戮力。與其藩士鞅掌王事也。噫三藩之功。豈不大乎。

閏八月。幕府置京師守護職。以松平容保為之。給官俸五萬石。初容保使其臣先入京。覘時勢。

還傳三條實美語。使容保暫在東。釐革幕府舊制。及待勅使禮數等。容保乃停行釐事。尋入京。家茂命井伊直憲刑長野主膳。尋免京師守護。

幕府令緩諸侯會同期。使其妻孥就國。初幕府舊制。諸侯間歲會同。寘妻孥於江戶邸。以質之。至是諸藩凋弊。不能從事。遂革會期。使妻孥還國。又改衣服制。廢虛飾。江戶烟火之盛頓減。

論曰。德川家康平定數百年之鼎沸。奏太平

之大勳其所施設莫不備具能籠絡英雄令之絶虎狼搏噬之念以就我之駕御何其盛也其質侯伯妻孥使無敢所他顧定參勤交代之期令之道路奔命不萌他慮置游廓陳猿樂令之柔和戰國搏噬之氣絶外交禁異教以遏絶外寇覬覦之念禁巨船製造以令奸商不得航海外於是海内帖然不見干戈者幾三百年矣非其貽謀盡善之所致而何然而歷年之久氣運與時世變遷嚮所謂善

者不知不識釀生弊政遂至無如之何蓋由歷世官吏墨守例格不敢忖度時勢斟酌民情耳今試辨論之質侯伯妻孥而侯伯不勝冗費之弊期參勤交代而侯伯不勝奔走之弊置游廓陳猿樂而不勝淫靡游蕩之弊絶外交禁邪教而不復知海外形情爲何物禁巨船製造而航海之術不講離内地咫尺不可復行舟沿習之久遂積致一大弊雖有善者無復奈之何當墨船入浦賀驚愕急遽補理甲仗嚴戒海備欲與彼抗不可得尊攘之説紛起宇内形勢大一變幕府不能以例格抑壓天下乃悟前日之非亦卒無奈之何語曰爲法於涼其末猶貪又曰無百世不弊之法法豈可膠執乎要之知時務在於俊傑貴損益舊法以適時勢而已

修山陵

置山陵奉行先是戸田忠恕建議幕府請修山陵奏可乃擢支族忠至董役忠至尋除大和守

九月以小笠原長行爲老中格　詔放前關

白尚忠及幸經建通有文具視敬直於洛外

冬十月以井上正直爲老中　中川久昭東下過伏水尊融使人責之曰何先江戸而後京師也久昭乃入京　十一月詔以慶喜任中納言

削井伊氏等封

幕府削井伊直憲封十萬石安藤信正二萬石久世廣周間部詮勝各一萬石松平賴胤脇阪安宅堀田正篤酒井忠義松平宗秀水野忠寛等得譴責以皆嘗在要職與直弼表裏專政也詔幕府釋戊午以來關國事被罪者於是被

勅使三條氏東下

幕府造軍艦

放者歸籍。就死者建墓。　勅使中納言實美少將公知東下。宣勅曰。將軍宜除舊弊。改政體。以明春入朝。下教諸藩。速奏攘夷之功。幕府待勅使禮。有加於舊。　十二月。德川慶喜入京。　嶋津久光。獻米一萬石於朝廷。　是歲。幕府囑和蘭造軍艦。遣榎本鎌次郎赤松大三郎內田恆次郎等。學習水軍。又召募編步兵隊。又撰麾下士。團結騎砲二隊。併曰之三兵隊。榎本等在蘭。伎大進。艦亦成。名開陽。

中川宮

浪士殺池內大學

三年癸亥。春正月。在京諸侯。詣學習院賀正。　家茂以鍋嶋直正。爲文武總裁。藩士處士。以攘夷促慶喜。慶喜曰。待將軍入朝。　忠熙罷關白。內覽如故。輔熙代之。　二月。詔靑蓮院宮尊融蓄髮。稱中川宮。尊融避嫌。未輒奉詔。　是月。游士殺池內大學於大阪。投其片耳於大納言實愛。大納言忠能家。曰。公等與千種等謀。貪賂矯詔。親昵酒井忠義。專介奸謀。三日不罷職。如大學耳矣。大學嚮唱尊攘。後變持論者。實愛忠能尋

罷。處士又殺千種臣賀川肇。投其首於慶喜館。曰。爲攘夷血祭。呈左右腕於具視。有文曰。公等信肇奸謀。故獻之。肇嶋田宇鄕黨也。又投首一級於山內豐信館。曰。是百姓某首。某助肇奸者。今者攘夷詔下。公之擧措。安危係焉。微者之首。敢供轅門。時唱勤王。擯幕府者。處士也。橫行擅生殺者。亦處士也。公卿大危懼。志向漸變。　命左衛門督大原重德。侍從裏辻公愛。屛居。　守護職容保。與慶喜議。下令曰。言國事者。不避忌

公卿處士攘夷議

諱。建言猶避嫌者。可封呈面議之。　置京市巡邏。　詔公卿在京諸侯曰。議奏攘夷功。勿辱國體。又曰。洞開言路。草莽寒微之言。亦當以聞。又曰。選關國事。置國事參政及執事。　大納言實德。中納言季知。少將實麗。大藏卿隨資等。造關白輔熙邸。促攘夷。輔熙報之慶喜。慶喜與容保。慶永。豐信。對曰。待將軍入朝。肥後人轟武兵。長門人久阪玄瑞等。詣輔熙第。策三事。曰。刻日攘夷。曰。開言路。曰。精撰關國事。不見許。則借席屠

斬足利氏木像

腹以表丹心。輔熙報肥長郎監率之去。於是慶喜慶永容保豐信宗城等議處分處士。或欲逮捕之。或賞其志戒其行。容保曰。不如諭處士各歸其主。無主者幕府食之。乃命町奉行搜索之。又議置文武塲以爲處士容身之地。無幾處士三輪田綱一郎師岡節齋等十餘人入等持院。斬足利氏三世木偶首梟之三條磧。揭示曰當時王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今也大政將復古。何不正典刑也。先誅三賊。以懲奸惡過尊氏等

毛利氏得志於浪士

家茂入朝

者。容保等議曰。托名正義。輕蔑朝爵。不可宥。乃逮下獄。將處重刑。毛利定廣上書救解。慶永容保爭之。然朝議亦欲假之。得不以死。自是浮浪士益屬意毛利氏。三輪田等皆平田篤胤門人也。初篤胤唱皇學。排異教。其徒負氣。多論尊攘者。　三月。家茂入朝。舍二條城。獻黃金及諸器物。親王公卿以下。贈饋有差。先是慶喜因關白輔熙請造廷建言。關國事沮之。至是賜謁。公卿羅列。慶喜前拜曰。將軍在職。請委任依舊。天皇

天皇幸加茂

可之。詔令勵精攘夷。於是家茂名望大定。　幕府結新撰團。先是召募游士。編曰新撰。受敎而西。欲以壓在京處士。自是處士互相軋不一。京師益多事。　天皇幸下上加茂廟。親祈攘夷。先是毛利定廣有所奏請。於是行之。將軍家茂率諸侯扈從。縱民觀儀衛。初家茂未西行也。限在京以十日。德川慶恕在京師以爲不可。上書請停家茂東歸。詔曰。洋夷來寇。或不待期。使後見總裁東下攘夷。而將軍留京。可待後命也。詔課

松平慶永就國

嶋津久光就國

諸侯貢親兵。每萬石出一人。而英事日急。江戶騷然。事報京師。東人內顧。日夜勸家茂東。慶恕容保說輔熙實美。請留家茂。天皇燕見家茂曰業已委萬事。當在輦下指揮諸侯。游士說慶永促攘夷。慶永稱病不朝。上表辭職。不請而就國。家茂讓令屛居。嶋津久光上書曰。臣獻鄙見規時事。而讒口滋多。言不行而在闕下。恐以致紛擾。且攘夷期近矣。弊邑當衝路。願賜數月暇。留書就國。豐信宗城等。亦前後就國。　忠熙免內

新徵團　天皇謁石淸水

覽。詔德川慶篤爲將軍目代委以攘夷慶篤奉詔乃上途新徵團士將襲横濱外館幕府命逮捕之團長清川八郎有部下五百人皆亡賴不覊募軍須於豪民將襲横濱遠近騷然幕府悔之令白川庄内小田原諸藩就所在捕獲尋選其較順良者屬會津藩撿東之八郎嘗殺人者後爲人所斬。夏四月命長門藩守對馬久留米津山岡藩守兵庫西宮。天皇謁石淸水宗廟將就祠前賜攘夷節刀家茂稱疾不出慶

攘夷期

喜代之扈從亦不登山乃云武臣扈從之故事也託事避之處士怒曰咄惰夫不足借有爲遂迫請天皇親征朝廷慰藉之家茂奏以五月十日爲攘夷期因告列藩家茂尋至大阪城留二旬宣言覽攝海形便也時姊小路公知亦南遣使家茂曰將軍來訪吾邪吾就見將軍乎蓋長人在公知左右者言之也。幕府命福山等藩守八幡山崎初容保建議築寨堡使勝麟太郎等董役。詔十萬石以上諸侯每三月更戍京

生麥償金之議

師使實美掌之親兵亦屬實美與馬塡門。朝廷遣慶喜東歸與慶篤議將諭横濱外人鎖港先是英國償金之議久不決英人與佛人帥兵艦來迫曰得使殺我士官者甘心焉不則取償銀五十萬元於政府別取三萬元於薩以賑被殺者遺屬薩人呈書幕府曰聞英人逼政府欲得吾族三郎而甘心焉苟授首而解難固所願也然彼本失禮於我故我斬之曲在彼而彼求首或償何舛也三郎欲授首於兵間敢請命公

鎖港議

卿亦主張不償之說詔慶恕輔佐家茂。以太田資始復老中職尋罷。是月鑄文久通寶五月老中多稱病無視事者遂議使德川茂德西上奏與償金於英人茂德途而入名古屋城稱病不出慶篤致書關白曰議決不償關白告之中外而老中松平信篤井上正直已授證劵於英人當此時長行東下欲先鎖港而後償金老中不聽長行獨至横濱述前議各國公使皆不聽長行欲見英人說之英人不出時在港外

暗殺姉小路公知

詔三事

長人襲米艦

人爭收局。如戒急狀。幕府大怖。而英艦益至。遂觀兵逼幕府。和決。慶喜東下。途聞償金議決。馳駟止之。事不可回。乃報之京師。十九日。書達。詔公卿諸侯議之。衆秉燭而退。有刺客要殺姉小路公知于朔平門外。不知其故。道路以爲薩人所爲。初薩人親尊融忠熙。長土親實美。公知既而三藩勢稍相軋。至是朝廷下令索賊。諸門戒嚴。詔免薩人門衛。疑公知之死有蹤跡也。公知精忠多智。聞者爲國惜之。幕府遂使人償洋銀

四十萬元於英。事始平。長行尋赴京師。朝議不許。入。詔褫官秩。　詔幕府。策三事。曰阪城攝之咽喉。可命大藩鎭之。曰堺浦要衝之地。宜以大藩守之。曰新築製鉄所。當列藩製堅艦大砲。蓋用勝麟太郎議云。　長門人襲米艦於赤間關。初米艦過關前。將下錨。長人砲擊之。雨夜暗黑。米艦驚走。尋與佛艦俱來襲。砲戰凡五。一勝而餘不利。對岸小倉人不援。外人亦不侵焉。長人責小倉。小倉對曰。將軍在職。幕命卽勅命。乃命

勅使西下

不敢爲無謀之舉。自此長倉有隙。外人訴事幕府。乃遣目付中根某于長。詰其擅伐。長人不服。抑留幕使。後暗殺之云。於是幕府毛利氏益有隙。詔賞長人果斷。又詔列藩曰。攘夷就緒。有傍觀之藩。宸衷勞矣。長人已首事。當戮力攘之。筑前肥前等諸藩。遣使長門曰。有寇則遣援軍。淺野茂勲亦欲援之。奏請就國。　慶喜上書。請辭後見。不允。　六月。江戸西城火。　中川宮尊融上書。請爲攘夷先鋒。自薩人去京。王深自斂。此

奏一出。人異之。　家茂自京至大坂。遂航還江戸。　鳥取人襲英艦於攝海。英不戰而去。　詔以正親町公董爲監軍。遣長防及鎭西。傳攘夷應援之詔於諸藩曰。兵端已開。有傍觀者。爲之憂勞。皇國人民。一敵愾以爲聲援。勿取國辱。長人就公董請征小倉之勅。公董曰。吾鑒攘夷不鑒內亂也。先是徽親聞天使西下。獻其資金萬兩。天皇頒賜公董及從兵。　以酒井忠顯爲老中。班諸老上。　詔讓幕府私盟約七國。曰鎖港

攘夷議

英艦抵麑嶋

麑嶋灣砲戰

限三十日。七國不退則攘之。老中信篤正直等謂。事遽難施行。且弁絕和釁。何也。　幕府奏。增禁內供御十五萬苞。削朝臣厚祿。增薄祿。時朝命直下列藩者多。初命長門藩守兵庫。長自有邊海守。兼對馬應援。乃命龍野高槻二藩代之。又以久留米藩爲之。鳥取柳川守大阪。彥根疏江濃川路。通漕運。召十津川鄉士賜祿五十石。屬之傳奏。命親兵捕尊融臣山田伊丹。疑其啣命通薩也。已原之。　廷議咨幕府攘夷遷延。

使禁裏付小栗某東。　秋七月。英艦入麑嶋港。曰。生麥之事。與政府平。更得贖金三萬元於貴藩。以養死者妻孥。不則得主使者。薩人對曰。殺人者死。我法也。其人亡命。追捕未獲。衝諸侯鹵簿者。我亦有法。生麥之事。議之政府。而後辨之。事辨而議養遺族。英欲奪薩艦爲質。會大風雨。薩人邀戰。英艦七隻。其六宛轉自在。向岸砲擊。丸無虛發。焚碎我數砲臺。火延及麑嶋市街。我丸亦能達。毀其六艦。英人死傷數十人。喪二將。

遂不得志而去。薩人飛書奏狀。朝廷下勅奬勵。英人謀再擧。薩借金七萬兩於幕府。償之以和。初英一艦不遑拔錨。絕纜而去。薩人奪錨。及和英懇請得之。萬國公法。奪錨則傳之四方。告戰勝。事平則出金贖之。英不費一金得。感薩義擧云。生麥之事。於是始平。　以有馬道純爲老中。

詔中將基敬隆謌巡視紀播地。關白輔熙召池田慶德池田茂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曰。長門能斷。而幕府不斷。今有議親征者如何。

慶德等曰。主上公卿未慣軍旅。當觀諸藩行軍。而後議之。處士投書忠熙忠房齊敬公純第曰。公等沮親征。召久光何也。苟不悛。將突進。又燒高臺寺。貼書曰。使朝敵春嶽館。故神火燬之。貼書大津。曰。搬越人輜重者。天誅不旋踵。蓋慶永患時事。將入京。有惡之者。故沮其來云。　天皇觀練兵。　八月。詔大阪城代松平信古曰。蕃艦如來。擊之勿失。幕府下教曰。既奏請見許。勿浪戰。詔教齟齬。率此類也。信古稱病不視事。時內

大和行幸議

八月十八日之變

勅欲以尊融爲鎮西將軍。尊融辭曰、西陲無亂。
不用鎮撫。且將軍在東、而置將軍於西、爭之本
也。　詔曰、行幸大和、拜神武天皇陵、駐驆春日
山、議親征。先是以攘夷議決、毛利氏乃奏請車
駕先幸大和、示親征之意。朝議從之、豫告天下。
旣而長藩生隙、幕府廷臣援幕府者、乘以間之。
朝廷始疎毛利氏、而行幸議決、忽有流言曰、有
謀待行幸、火禁內、沮還幸、徙驆函嶺、東征幕府
者、是長藩本謀也。於是慶德等諫曰、臣請先火

橫濱、而後從事。當此時、處士屢說尊融、齊敬、促
親征。公純、忠房、以投書之故、亦怒。時尊融、忠熙
掌內、齊敬、忠房、公純掌外。十七日夜半、尊融、忠
熙以下盡朝、議乃定。召守護職容保、所司代定
敬、徵兵備非常、議奏傳命、鎖九門、使薩摩、會津、
淀、因幡、備前、阿波、米澤諸藩、分守之。停三條實
美等公卿十三人參朝、召正親町實德、柳原光
愛、阿野公誠、正親町三條實愛、及慶德、茂政、茂
韶、齊憲等。尊融傳詔曰、議奏關國事等、信長人

危激之言、矯詔旨、圖不良。天皇宸怒、親征非叡
旨也、其審之。於是諸侯兵士、分守諸門、者鎗砲
成列、公卿非當直者、卻不納。十八日昧爽、長人
聞變、不知故、率衆馳至、則諸門方戒嚴、不許入。
衆大驚擾、馳集關白第、訴寃不已。而輔熙亦受
朝禁、未悉事端也。詔停行幸、免長藩門衛、代以
淀藩。長人分疏不去、與薩人、會人、相持久之。京
人負擔而立。先是親兵千餘人、聚實美邸。實美
率衆急騎入朝、門者仗勅拒之、不得入、亦詣關

白第。於是一第益喧擾、不可鎮制。柳原光愛奉
勅至、召關白輔熙、而實美因關白有請。朝廷議
欲召之、容保、茂政等不可。詔使淸水谷公正、責
實美以侵屛居之命、入關白第。長人屯堺門不
退、揚言有所訴。光愛宣詔諭之曰、嚮下勅親征
事出急遽、人心不堅、今將按之。然叡旨在攘夷、
無之或渝。汝主勤王、朝廷倚賴焉。汝等擁衆不
去、恐生事、宜引兵待後命。長人不退、薩人請討
之。更詔齊憲諭卻之。長隊將益田等、留書請復

長人去京
三條氏七卿西下

天忠黨

實美等職。再守堺門。乃擁實美及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壬生基修四條隆謌錦小路賴德澤宣嘉而去。親兵或欲從而西。實美等揮而去之。長人擐甲叢搶。航而西。詰朝詔召實美等。不在。得實大怒。盡削官爵。尋禁長藩入京。特留邸監一二人。餘皆令絶迹去。命豐岡隨資滋野井實在橋本實梁萬里小路博房烏丸光德東園基敬等屛居。初自置學習院。公卿關國事出入議事。藩士處士皆與之。於是一空焉。容保正邦

慶德茂韶茂政齊憲等。寓施藥院學習院及公卿邸宅。以警非常。遂降詔曰。近日勅旨眞僞錯出。以致是紛擾。凡係十八日以後令者。則實出朕意。列藩其審之。朝旨於是一變矣。人謂之翻覆倫旨。　是月。故廷臣中山忠光等。擧兵大和。幕府奏請討平之。初親征詔下也。處士藤本津助松本謙三郎安積五郎吉村虎太郎等數十人。推中山忠能男忠光爲將。以十五日發京。比入大和。聚者千人。號曰天忠黨。說狹山丹南白

木諸小藩。借兵仗。遂踰金剛千窟。以十七日。襲五條代官鈴木源內。館人聞鼓聲。謂村民戲譃。砲丸忽飛注。自前後門突入。殺源內及小吏。乃火館。奪金穀糧仗。驅土人修櫻井寺。據之。十八日。出示諭民。蓋實美等欲以此日擧事。故適爲之聲援。黨人贈書在京處士曰。已略五條七萬石之民歸降。不日率大軍入京矣。公等促親征。勿失事機。既而聞朝議遽變。衆皆驚愕。議曰。事已至是。幕府藉口罪吾黨必矣。均死。寧死於

戰矣。幕府奉旨。命紀伊彥根安濃津郡山諸藩討之。二十七日。黨人分兵五百人。乘大霧。襲高取城。城主植村家保出兵力拒卻之。黨人乃退。據天川險扼要衝。

論曰。有車駕親征之議。而不果。毛利氏被逐。三條氏被卻。於是有大和但馬之亂。尋平。乃繼起。遂至斃幕府。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多。是況禦民之行乎。宜乎至邦國殄瘁。初處士與長人協力唱義也。覇焰

翕赫不可嚮邇而慷慨奮激百折不挫或死於鋒刃或斃於縲絏於榜棰粉身齏骨不復顧惜何其烈也然而大政既復開化之說大起於是才俊後生靡然歛衽講功利而嚮之稱說節義者寥寥無聞焉然則義人烈士之蹟其將歸泯滅湮晦也邪按眞木保臣建言秘錄有言曰親征之擧駐蹕男山朝臣用有豪氣者諸侯用有資望者詔書一下則事乃了渠之奉詔與否不必論也又曰取攘夷

之事以劫渠無所遁也由是視之非托行幸以謀攘夷而托攘夷以謀討幕也非朝紳諸侯之用諸士而諸士之用朝紳諸侯也諸士雖一敗殉難遺黨隨起遂倒幕府以致今日之中興而諸士謀是事非謂事成則受利不成則禍有所歸也方今開明人人無不說自主自由而是輩內無所見因人立說得無愧于前人邪

幕府命忍白川新莊藩守京師命水戶藩守品川命高崎藩守品海第三砲臺 容保下令京師曰處士橫行放火毀家戮亡辜企非望宸衷勞矣詔按問之下民安其堵勿惑於無根之說苟有所見者公言勿諱尊融始蓄髮任彈正尹稱尹宮 九月以太宰帥親王熾仁爲攘夷別勅使東下使松平茂政從之尋停之 是月詔止貢親兵 紀伊藩將水野多門討黨人不克多門傷兵多死津將藤堂新七指天川黨人設伏合擊津兵潰彥根人援之反戰黨人敗走夜

（尹宮）

襲彥根營不利藩兵遂陷天川黨人兵潰紀伊彥根郡山兵四出討之松本藤本等戰沒安積等五十餘人就縛忠光率殘兵間行抵大阪航走長門 先是關白輔熙自引咎辭職不允大閣忠熙致書輔熙曰嚮藉薩長之力今舞文羅織長罪何面目立于世乎吾欲以死表志輔熙固止其死相顧歎其不能爲 詔禁藩士出入公卿第 江戶戒嚴以鎖港事迫也下教使沿海老稚婦女避之 幕府以松平直侯參政事

（關白乞辭職）

毛利氏陳情

以牧野忠恭爲老中。詔酒井忠顯東下。促攘夷之期。　毛利敬親上書陳情。初長人之還國也。敬親父子。自叙癸丑以來周旋朝廷幕府間。一意倡尊攘。以迨今日事情。號曰奉勅始末書。遂使藩臣根來某等齎之赴上國。乞入京奏之。朝議不允。止之伏見。遣人受其書。初薩長二藩。同受特旨護闕下。而威望角立。勢稍相軋。及八月之變。罷長藩守衞。令薩藩代之。於是二藩交惡。時松平慶倫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藤堂高

久光入京

但馬銀山之亂

潔池田茂政淺野茂勲連署奏請曰。薩長首唱勤王。偏廢之。使列藩生嫌。非計也。請寬長人罪。召宰相父子。一我敵愾。以攘外夷。朝議不報。特召久光。　十月。江戶火。　幕府以松平直侯爲總裁職。尋命城廐橋。　久光入京師。即日奏請召將軍家茂及慶喜慶永豐信與俱議事。朝議從之。尋詔曰。鎖港事重。列藩受幕府指揮。勿輕舉。主攘夷者聞之不懌。曰。朝議亦姑息矣。乃相率奔長門。先是筑前士平野次郎以事幽于國。

既而朝廷召之爲學習院長。會天忠黨起。次郎請欲至大和諭之。途聞京師十八日之變。再入京。奏請召七卿及毛利氏。不省。次郎謂尹官與會人沮之。乃至長門。復親征之議。推澤宣嘉爲將。至但馬。遣人告出石藩。令言入京之事由。出石人捕使報幕府。黨人遂襲銀山代官廨舍。奪金穀充軍須。宣嘉移書遠近曰。幕府不奉攘夷詔。數獻酖毒。賴皇祖天神保護金甌無鈌。八月之變。奸賊容保等。猥入禁門。矯詔黜公卿正義

者。解散親兵。天步艱難。主上在賊中。皇國之民。誰不流涕者。報國男兒扼臂拋身之秋也。但馬國當南朝時。不屬賊足利。揚皇威。正名分。忠孝之風。其來尚矣。斥奸賊。安宸襟。勤王事。勿後期。於是土寇四起。幕府命出石豐岡姬路諸藩討之。黨人據妙見山議戰。衆慮不克。四散。宣嘉復西奔。其徒南八郎。待藩兵至。奮鬭而死。次郎間行將赴京師。爲追兵所獲。檻致京獄。　幕府命廣嶋藩守品川第一砲臺。是時江戶有貼書揭

示行天誅放神火等不勝數民情恟恟無定志

十一月江戸城災不復築焉家茂徙居田安邸慶喜入京江戸及大阪火　幕府以新徵團屬莊內藩　幕府遣外國奉行池田某河津某河田某於英佛諸國議鎖港事

尹宮增封

幕府奏增尹宮尊融秩別給廩米二千苞當此時道路多匿名書所在標榜以譏彈權貴而及尹宮慶喜慶永容保久光及伊達宗城松平慶贊松平正邦長岡護久護美連署奏曰側聞宮中流言間尹

宮不堪驚愕宮之進退皇國安危係焉聖明豈爲流言所動乎然衆口鑠金姦兇之妨正人害骨肉古今同轍釁隙一開不可挽回臣等以死保宮之亡他請照鑑焉

秋月氏上奏

尋秋月種殷上奏曰嚮幕府奏增中川宮廩米蓋酬其功也臣以爲名不正夫天下非幕府私有而王受其賞事似行賄授受恐相失如會津桑名等則幕府族臣宜得幕賞以是比擬親王公卿事非允當臣愚以爲幕府所貢獻供御須賞勲勞則名正理順矣

又有人投書告尊融行兇咀薩人或干豫其事

十二月幕府下令諸道行旅皆持符契往來

輔熙辭關白右大臣齊敬代之任左大臣以內大臣公純爲右大臣以大納言忠房爲內大臣左大將如故

長人砲擊薩船

是月薩商船碇泊豐前田浦距長門砲臺甚近長人佯爲不知聲言虜艦襲我也發砲擊沈之

續日本政記卷之八

續日本政記卷之九

近藤鉼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閱

家茂入朝

元治元年甲子春正月。江戶火。 詔勸修寺濟範蓄髮。稱山階宮。 十四日。將軍家茂入覲。總裁松平直溫。老中酒井忠顯以下從焉。使野宮定功就二條城勞之。異數也。家茂率諸侯朝。詔曰。朕愛汝如子。汝親朕當如父。親睦之厚薄。回運之成否係焉。醜夷不可不膺懲。雖然朕不欲倉卒行事。汝議奏策略。則朕詳悉可否。以定不拔國是。朕見凡百武人。若會津中將。越前前中將。伊達前侍從。嶋津少將等。忠實純厚。志慮宏遠。足以任國家樞機。朕愛之亦如子。汝之與謀焉。又曰。暴擧攘夷。非朕之所好。而三條實美等。不察大勢。矯詔議親征。而長人亦砲擊夷船。暗殺幕使。勾引實美等。其罪至矣。然皆朕不德之所致。自今海內一敵愾。絕外交。以副朕意。家茂上

毛利氏上奏

書自責曰。旣奉攘夷之詔。未能底績。如橫濱鎖港。亦未奏實効。詔以家茂拜右大臣。尋進從一位。 二月。毛利敬親聞外船侵長之說。遣邸監有所奏請。勅批曰。蕃船不發砲者勿抗。海路實美等遣其臣丹羽某等。因傳奏上書曰。今將軍率諸侯入朝。當定國是。立廟謨。而未見攘夷實効。萬一遷延失機。則積年叡慮。一朝爲空。人失方嚮。邦內瓦解。是陷夷術中也。立花鑑寬奏曰。聞有蕃船寇西海之說。雖長藩觸忌嫌。然縱夷上陸寇掠。則皇國安危係焉。請就國爲之應援。

湊川建社

嶋津茂久奏請建社湊川。祀兵部卿護良王。准后源親房。中將楠正成等。靈招忠義魂。以禱護國討夷。

增容保封五萬石

家茂奏增容保封五萬石。賞鎭撫之功。尋以容保爲軍事總裁職。以海陸軍屬之。詔以容保拜參議。容保固辭。有所別請。追贈其祖正之從三位。以松平慶永爲京師守護職。幕府斬天河伴四。安積武貞。岡見恆成等十九人。 薩人構邸於洛東岡崎村。練兵。是時鴨川

毛利氏陳情

以東槧爲諸藩邸地。改元曰元治。詔召敬親父子若重臣於大坂。詔家茂曰環海守備。攝海最急宜速修整內政定民志乃攘夷之基也久光所奏請也家茂封詔書頒列藩。毛利敬親使邸監奏論詔勅前後之異。三月德川慶恕奏請使列藩就封充實邊防先是置參與職以忠熙齊敬尊融濟範及容保慶永久光豐信宗城護久等爲之既而廢之至是更詔有事則參朝議。敬親遣人上奏曰客年使家宰請

事而不許入京今又召臣族於大阪恐懼無已請奉詔於咫尺臣父子不堪戀闕之情。又奏曰客秋闕下之變停臣父子入京未審事實臣奉攘夷不渝倚賴汝之詔欲致力耀威謂積年叡慮確乎行于今日。然澆世輕薄不保無石敬塘其人也可不懼邪蓋石敬塘指幕府借力外人鎮壓內亂之說也。家茂命德川茂承守大阪詔以慶喜爲禁裏守衛攝海防禦指揮免其後見職。幕府命明石松山郡山諸藩守京師。

諸侯遷官

敬親又使邸監奏曰長人軍旅之服倭衣洋服各從其便不省。容保有病數辭職不允夏四月慶永罷守護職容保代之以稻葉正邦爲老中松平定敬爲所司代特命以本班就職。詔陞德川慶勝拜正二位蜂須賀茂韶伊達慶邦池田慶德鍋嶋齊正黑田慶贊累遷參議前後皆就國詔家茂曰汝入覲列藩亦會特旨使政令一途以鎮人心如國家大計可經奏而決鎖港攘夷勿變海防勿忽。實矣敬親等事一

幕府上新制十八條

切奏之當適宜處分議低物價以安民心家茂遂奏上新制十八條曰年獻米二千苞以充神宮供御曰將軍紹職諸侯襲封各自入朝謝恩曰諸侯貢土物曰西藩會同者先朝京師曰親王丞相蒞海內遏密音曲曰廣拓內裏曰廢止皇子皇女爲僧之例奏可又奏獻粟十五萬苞充供御詔俟後命益京師邏卒。五月家茂入朝賜暇乃航還江戶。水戶藩士立黨相攻大擾常野間幕府命近國諸藩討之初家老結城

家茂還江戶　水戶黨人

寅壽誣告齊昭及彪等於幕府黜之已擅藩政由是彪寅分黨屬彪者稱正黨屬寅者稱奸黨及齊昭起參幕政再罪寅壽用彪等而二黨如水火乙卯之災彪震死齊昭尋卒寅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等執權於是彪子信及田丸直諒田中源藏等欲紹齊昭遺志以除寅黨乃唱尊攘載齊昭木主率兵三百自宇都宮入拜日光廟遂抵大平山募軍須於櫟木市民上變幕府下教近藩討之吹上兵邀戰確鬬七合迭有

勝敗彪黨縱火屠櫟木築寨於筑波山據之寅黨追擊之藩主慶篤請援於幕府幕人與寅黨合軍討之彪黨剽悍鋒甚銳而兵皆瓦合號令不一往往失軍機幕兵乘之環攻日急黨兵殆不支而勝敗未決也

六月詔曰將軍入覲列藩會之國論已定內外處分一切委幕府列藩其奉幕命

一條氏上奏

一條實良奏曰嚮陛下親禱攘夷於賀茂男山臣信國論確乎不動而去月下將軍詔與其奉勅疏則變攘夷爲鎖港何也嚮將軍與一橋氏業已奉攘夷詔故委任萬事而未見其效將軍卽知事不行則當論之於初入則奉詔出則忌戰愚不解其故臣辭國事參政大原重德亦奏曰將軍一歲再朝而會諸侯要在攘夷安宸衷耳攘之與鎖非有二事願不稱鎖港而稱攘夷布告中外示必戰以定民志

長門三帥入京

秋七月長藩宰臣福原元僴國司朝相益田親施擧兵犯闕一橋慶喜松平容保糾合諸藩兵討却之詔削毛利一族官爵初毛利氏之蒙朝

譴也上下痛憤發使累疏訴寃朝廷皆不省於是元僴等決策向京師蓋有所潛約也元僴率兵四百進入伏見藩邸親施亦率兵數百泝澱川歘入過所屯山崎乃具上疏移老中稻葉正邦及在京諸藩乞奏達之畧曰宰相父子自奉攘夷詔日夜累苦唯恐乖聖慮而一朝受譴闔藩不知朝議所在請復七卿官許父子入朝則爲攘夷先鋒書至諸藩人達之傳奏及所司代慶喜等恐動兵闕下命越前因幡二藩諭之去

京師戒嚴

三營掎角

不肯容保力疾直凝華洞亡幾長兵三百分赴嵯峨天龍寺鼓行而西京師戒嚴已而朝相稱鎮撫脫藩徒亦率衆至嵯峨於是元僩在伏見朝相在嵯峨親施在山崎三營掎角備糧列炬日夜守備以四鎮京師京師大震慶喜等議部署一橋會津加賀越前桑名彥根大垣等兵備之官軍充塞京師護九門扼伏見鳥羽二道京人荷擔而立十七日親王公卿及守衛總督慶喜守護職容保老中所司代等皆入朝軍議徹

長人三道犯京

曉時薩土及久留米三藩重臣連署請討長人於是朝議遂決進討十八日兩奏傳旨長藩邸監曰宜限今日撤各地屯兵依違不去乃有六師爾衆其勿悔衆聞之奮激曰薄恩至此皆由讒搆致書所司代定敬罪條尊融容保請淸君側十九日夜二鼓元僩率兵發伏見官道北上彥根人防之不克長人鼓譟而進大垣將小原寬伏銃手於道傍瞯其近襲之長人驚潰死傷甚多元僩被傷廑免寬飛書奏捷時方雞鳴而

禁門之戰亦起嵯峨長兵凡八百人分爲三隊一隊向蛤門來嶋政久等將之一隊攻中立賣門朝相自率之並進薄闕一橋兵防之長人擊走之追至蛤門與會人确鬭長兵豫伏兵縉紳第中俄起襲後會兵苦戰不支衆遂走長兵踰之突入飛丸及宮垣宮中動搖或議遷乘輿於加茂慶喜容保等入苦諫退直殿下是時諸藩兵披靡殆不禦薩兵急馳橫擊長兵桑名淀諸隊得勢返鬭長兵色動親施兵已破幕兵馳赴

蛤門則政久等方酣戰因合衆突進勢復振薩隊將二禮某縱兵襲其背親政久督戰指麾有法狙擊斃之於是長兵大潰朝相等以身免先是山崎長兵久坂通武入江弘毅眞木保臣等率五百兵至東寺間道入河原町藩邸乃火邸而出直薄堺町門入據鷹司第射擊越前桑名彥根諸藩衛兵進向凝華洞薩會兩兵馳至援三藩兵戰砲聲如雷長人分兵出攻寺坊門肥後人擊卻之逆與加賀越前彥根兵戰會兵射

巨砲擊鷹司邸。火起。長人潰。通武弘穀等死之。於是長軍皆敗。伏屍蔽道。火勢踰日不滅。一京殆爲焦土矣。火之起也。延燒四衍。及六角獄。幕吏慮囚人脫去。斬丹羽出雲守平野次郎等三十八人。此役也。親施留山崎爲後援。保臣等敗歸。諭親施遣之。與數士決死留。既而幕兵追討四出。薩人向嵯峨。不覩隻騎。獲米五百苞。燔營而還。會桑兵攻山崎。保臣等數十人皆既重傷。燒營而死。尋薩兵與諸藩兵至大阪。收長藩邸。

於是京畿無復長藩人矣。元僩等聚殘兵航而奔。定廣率兵至備前。聞京師敗而還。京報之至江戶也。家茂乃馳使候起居。奏諸將士戰功。進爵賜物。朝廷停有栖川宮鷹司氏父子等入朝。幽屛之。以其庇長人也。幕府責加賀藩主。錮其嗣。以長人侵闕之曉。去京就國也。長兵之走也。道路或獲其軍令狀。乃捺敬親父子印信者。因上之官。朝議乃聲毛利氏罪。目爲朝敵。削奪父子官爵。勅幕府追討之。先是夷艦欲寇長報怨。

外國奉行自歐洲還

米蘭等軍艦犯長門

聞我征長令出。將先伐之。外國奉行池田某等自歐洲歸。初某等使各國。先入佛。說鎖港議。佛人不容。某等覩其富强之狀。有所悟。遂不歷各國而歸。陳其不可。說幕府。憚朝議。黜其職。八月五日。米蘭軍艦十八艘寇馬關。砲擊前田壇浦砲臺。長人應發。彈丸交注。砲烟蔽海。日暮交綏。六日再戰。長人不利。徹守而走。外人上陸。進至板谷。長人襲殺十餘人。而前田之戰。長人多斃焉。七日外人據山狙擊。長人力拒。迭有勝

敗。而我鉛硝盡。乃諭外人約和。各國迫責前釁。長藩稱其出朝命幕旨。因投書陳之曰。自去年以來。奉詔受教。與外艦戰。不圖卻咎其暴擧。遣使問議。尋使定廣入京請旨。會有京變。遂還。去月外艦來泊。我欲縱外艦往來下關。使家臣報之。不及。乃欲待艦入報之。而急遽相戰。遺憾何已。吾不忍國民陷塗炭。固非有宿怨。故申約請和。其諒之。和乃成。外艦皆還橫濱。遂迫幕府求償金三百萬元。因詰其所出。幕府對曰。政府當

馬關償金議

征長

佐久間象山被殺

取之彼以償輸各國自是外人日督促幕府苦之而征長之師方興幕府使宇和嶋藩傳命於長曰敬親父子及闔族當屛居待命敬親上書曰嚮使福原元僴等出鎭亡命者不圖元僴等違節度黨於亡命以逼闕下使族元純拘執元僴等而父子愼謹竢命於邑於是幕府下教西征傳檄肥筑薩藝等二十一藩部署海陸所向以德川慶勝爲總督以松平茂昭松平康圭副之將軍家茂亦將親繼之命毀長藩江戸邸

是月游士殺佐久間象山於京師初象山坐吉田松蔭獄幽於松代既而見原在京師往來公卿幕吏間唱開國論游士憎之遂罹難云

或曰花之先於春者爲殘霜所傷說之先於時者爲蔽士所厄雖然不有先者則後者何以警起乎象山夙講荷蘭書修銃砲築城諸術及藩主爲閣老兼董海防之事呈書條陳八策曰宜扼沿海要衝築砲臺安大砲以備緩急曰停輸銅於荷蘭以鑄大砲數百千門曰摸洋製作堅艦以供江戸漕米曰撰於衆掌海運以督互市彈奸闌曰練水軍曰興學校敷教化以勵忠孝節義曰信賞必罰兼施威惠以結民心曰創貢舉法既而米艦將至巷說紛紜遂呈書幕府陳十策亦不報尋贊吉田矩方之擧爲其所坐既而解會將軍家茂召象山於京師臨發門人危其行象山慨然曰二三子將愛吾邪抑愛國也苟愛國勿止吾行吾豈不知開港不行哉顧國是未定

方今之時爲國家建正議者舍吾而誰縱令殞命他日必有從吾說者矣嗚呼說之先於時者不免遭厄豈有數邪今世人以象山所陳爲無奇邪則將曰子見識至此者非遭厄者之賜邪

水戸黨亂

九月幕府命諸藩再質妻孥於江戸捕鷹司臣水口貢等疑通長人也　詔開九門更嚴警備誰何往來　詔促家茂至大阪當是時水戸黨亂未平幕兵與寅黨日夜攻之彪黨殆敗市川

三左等幽彪黨在藩者黨人脫者三百人將赴江戶訴慶篤南走至小金井驛幕兵拒之命慶篤鎭之慶篤請幕府遣族松平賴德鎭二黨藩臣武田正生佐之正生素以讜直顯焉遂諭小金井徒率將入水戶慮彪黨輕擧將爲之誅也三左等出兵拒之銃丸雨注正生急遽奉賴德走磯濱議戰守策急襲取磐船山山寅黨所據餘兵走入那河港正生等濟川追擊拔港據之三左等條正生罪訴幕府日薄攻港而正生兵

鋒不易當三左等因以甘言要迎賴德賴德欲往正生等止之不聽單騎抵城下三左等乃逼曰侯受命鎭撫乃黨賊何也遂矯幕旨令自殺時彪黨在筑波者陰議欲援正生處士相謂曰吾儕擧事在攘夷而已何關二黨私鬬相率遁去幕兵乘間討信等信率殘兵投正生軍正生聞三左所爲怒曰逆豎敢爾終引信自援幕府命少老田沼意尊討正生下教諸藩援之三左與朝比奈彌太屬焉　冬十月正生等據險拒之壬生藩兵鏖戰四面環攻居十日糧竭又有內應者幕兵大擧討之正生等議入京訴事

征西總督德川慶勝副將松平茂昭等入朝賜劍馬慶勝以下會大阪城召列藩重臣布軍令以廣嶋爲總督行營敬親遣使介藝呈書總督

毛利氏伏罪

府乞哀　十一月敬親父子退入萩城待罪誅首謀元僴等十餘人獻首謝罪當是時長人分爲二黨吉川經幹及宍戶備後毛利能登毛利伊勢等事恭順淺田幸助前田孫右等主激論

奉敬親父子在山口城奇兵隊護之先是長人

奇兵隊

傚洋式城山口移焉高杉晉作議曰肉食者軟弱不堪事乃請藩主新編兵隊以矯舊弊不問士庶揀强健者收之行伍厚其餼廩嚴明賞罰故兇險亡賴者亦能爲之用目曰奇兵隊舊習一變藩人望風編隊及征討師至主恭順者入諫父子父子退入萩城恭順黨以先鋒隊五百人護送之遣奇兵隊徹守還三田尻幸助引罪

送三帥首

自殺因毀砲臺棡門刑元僴等及其黨十三人

水戶黨亂

武田耕雲齋西上

遣使於藝托謝罪於是召長重臣於總督府來獻首時總督未至其老成瀨正肥與大目付軍監見之尋經幹等至陳敬親父子謝罪狀於是傳檄諸軍緩攻擊慶勝至召經幹令四事曰毀山口城曰還五卿曰敬親父子自來謝罪曰鎮撫激徒先是錦小路賴德病死澤宣嘉出寓他邦故曰五卿慶勝遣使驗其狀奏長人伏罪傳命諸藩班師幕府拘五卿於太宰府令鹿兒嶋熊本福岡佐賀久留米五藩監護之時小倉人探長防海陸守禦狀報謝罪不實云　是月正生等以見兵八百衝壬生藩圍走世良田乘夜濟刀根川取道中仙道西上幕兵追躡沿道諸藩亦出兵邀之正生等入高崎高崎人縱火禦之正生力戰克之至信濃松本諏訪藩拒之於和田嶺正生等擊破之取道美濃濟太田川次加納將西入京彥根大垣藩兵扼要衝道梗不通　十二月正生等轉路向越前大野大野人放火清野會天大雪有凍死者加賀藩守近江

海津寨正生遣使乞假道曰吾濟爲同藩奸黨所讒今欲投一橋氏陳情不聽慶喜聞之率兵至海津正生呈書乞哀亦不聽正生遂束全隊自投於加賀藩致書陳情使加人具狀幕府請除賊名就死加人告之幕府幕府命拘正生等先是彪黨別據太平山至是亦平囚其俘於佐倉關宿高崎諸藩明年二月幕府遣田沼意尊等斬正生等二十四人於敦賀先是齊昭季子昭武還自佛國在京從之者多投彪黨至是三左等欲召而按之在京者懼謀之容保容保乃令擁昭武護禁門賴以得免後四年時勢大革彪黨再起遂奉朝旨入水戶誅鉏寅黨以雪正生等寃彪寅二黨之亂始平

或曰國之有幸不幸亦何限水戶之有正奸二黨猶長門之有激俗二黨也長門一旦倒於激黨而起於激黨俗黨亦相偕和而舉復古大勳則二黨猶無黨水戶乃不然正黨倒於前不能復振其奸黨者起而斃二黨遂如

水火。而正黨子弟者。於父兄嘗棄家殺軀所
志之復古大業。不得大與。則豈幸不幸亦有
數乎。抑邦國殄瘁。無復接武者也。此可悲耳。
投書請除賊名。事雖暴情可愍也。曰。自戊午
攘夷詔下。前贈大納言。鞠躬盡力。畫策軍務。
而言不行。今中納言亦奉勅。輔將軍以謀攘
夷。而洋氣自如。殆使神州陸沈。抑誰任其咎
乎。某等區區之志。不勝遣也。今茲五月。幕府
始布鎖港勅。某等喜謂千歲一時。乃聚合同

人欲以一舉依義。庶幾可効涓滴之報。以成
寡君累世之志。某等豈好兵喜亂乎。顧攘夷
事重。詔旨非輕。志士不可一日竊躬也。何圖
一旦爲奸黨所陷。遂弄兵蕭墻。以致大藩之
勞。得諒愚衷。以除賊名。則死不恨也。嗟乎志
士末路。屈浩義拔山之氣。而徒請除區區一
字。何其言之悲邪。雖然。水戶唱之。而長門和
之。大義所在。志士蹶起。視死如歸。以補正幕
政。挽回衰氣。二藩之功。未論魯衛也。抑以今

日之文明誰不悟昔日攘夷之爲馮河者。抑
烈公君臣。生而至今日。則將復固執攘夷之
說乎。當幡然相時勢。唱和戎之策也。藤房
前有從軍之役。而後無立朝之志。然而其與
王則同。故淵於冬。而浮於夏。魚之變也。枯於
秋。而芽於春。艸之變也。大人虎變。聖人不凝
滯於物。執舊套不知變通者。豈知其所趨舍
也。

慶應元年乙丑。春正月。德川慶勝振旅而還。家茂

欲在江戶處長門事。朝廷欲召諸侯議長門事。
容保奏曰。臣請東下促將軍入朝。而後召諸侯。

長門內亂

長門高杉晉作等起兵於國。初恭順黨之幽
元個等也。幷捕晉作。晉作脫走筑前。聞三帥見
殺。乃歸赤馬關。傳檄募兵。奇兵隊所在潛匿者。
翕然四集。衆凡五百人。晉作與太田市進山縣
狂介等決策。略馬關藩廳。獲彈藥兵器。且諭土
豪納軍資。糧仗已具。將薄萩城。恭順黨大驚。目
爲激徒。告變幕府。擁敬親父子於城中。下令禁

長門藩論一定

酒井忠顯大老

家茂再征長

賣衣食於激徒。令國老栗屋某將兵擊之。連戰大敗。退保萩城。奇兵隊乘勝逼城。或居間和解。晉作等刑。恭順黨首謀數人徇軍門。於是闔藩一定矣。晉作等奉敬親父子據山口城。會衆議曰。幕府罪我。得三師首未慊。今吾輩舉事。又足激其怒。乃大軍之至必矣。請與諸君力戰以慰死者。諸君努力。衆皆踊躍。朝廷聞長內訌欲鎭定之。數召將軍家茂。而幕議大倡毛利氏罪。以爲可討。　二月。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率兵

入京。齊敬見之。二人謂迎一橋氏之意。齊敬拒之。命正耆東下。促家茂入覲。　幕府奏以酒井忠顯爲大老職。　三月。薩人見齊敬。請寬長門罪。免諸侯入覲。又詔宗秀東下。促家茂入朝。慶勝辭京就國。　夏四月。改元曰慶應。　家茂修其祖二百五十回薦事於日光廟。詔賜幣使。以松平康英爲老中。　家茂下教曰。聞毛利敬親不悔過。更有非常之謀。今將奉詔大舉征之。卜五月十六日親發江城。沿道諸侯宜緩東覲

德川慶勝諫征長

期以蕆命。乃按圖部署所向。都肄兵於駒塲野。　五月。將軍家茂自將征長之師發江戶。命茂承爲先鋒總督。以酒井忠顯爲江戶留守。慶勝呈書於家茂曰。長藩之罪。去歲已釋矣。竊聞殿下今復有再征舉。何也。彼卽有著罪。則天下皆討之。若事屬曖昧。彼則有辭。慶勝恐天下由是解體。願熟計之。勝安房亦諫師無名。閣老怒爲沮軍議。黜安房。十六日。家茂發江戶。令曰。以姬路爲行臺。

論曰。德川家康聚諸侯之室家。而置之江戶。令諸侯交番就藩。又合旗下將士。而散處都城。俱使不得養其力於國邑。此一時權宜之策。而非長久之道。天下之所以漸趨弱也。然而當時無弱形者何也。蓋家康以節義磨勵衆士。士有進死而無退生。故兵之所加。靡不克。天下既平。將士皆重名節。尚勇武。施而至列國藩士。亦莫不皆然。未嘗見其爲弱。而至其流弊。則奢侈成風。驕惰淫佚。無所不至。故

富而奢奢而貪貪而弱轉輾相因懐生畏死見利忘義國無廉耻則未有不亡者也文政以降旗下將士足不出城市其平居所識則婦女酒食俳優雜劇所事則種樹挿花羅鳥釣魚以爲性命其或習武技者華法耳游戲耳甲胄槍槊徒以爲觀美不復知兵革之爲何物也夫兵以强壯而後可用馳驅騰躍凌險阻冒風雪不恤飢寒不畏艱難武夫之事也今也筋骨綫漫手足輭弱可以周旋筵席

不可以臨戰陣凡此皆非所以養兵之道豈所謂所養非所用者邪且夫豐祿重爵以養兵士者所以多陪卒也而士皆貪困不能具僕從率雇市井之游民以濟一時之急未及見敵而散走伏匿不足用則厚祿之士與匹夫無異况其主亦罷軟不堪用乎其不能戰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家茂擧天下之兵而攻長防二州終不能克者不獨用兵失道將帥非人而已也嗚呼家康權時之制不可謂非良策而利之所在則害之所伏後世子孫特以爲安不知變計以至亡可不哀哉

長藩決死

毛利敬親定廣元蕃元周元純連署致書安藝藩曰嚮敬親等勤王而爲奸人所誣今將軍來討顧敬親生存無益於世故擧藩士欲死於戰耳余家自古每戰先奏請奏達之　閏五月筑前藩士航至大坂曰更戍二條城幕人拒卻之蓋以長人混衆也

膺所之變

家茂過膺所不入宿大津初藩人河瀨太宰脫籍寓京通於長門募同志

欲待家茂宿膺所謀之先事覺京町奉行某遣人捕太宰妻聞其就逮燒簿書自殺藩主捕其黨十餘人下獄

家茂入朝

二十一日家茂抵京其翌入朝詔曰朕召敬親父子來卽汝按之不來卽汝討之朕召列藩汝諮於衆宜奏而處之家茂尋至大阪城家茂之發也譜第諸侯分日遞進時久雨河水漲溢往來不通將士塡咽驛路後發者經五旬達大阪　詔慶喜容保佐家茂視事　九月守護職邸成容保徙居　復以小笠原長

家茂請外國交際勅准

行爲老中。是月。家茂請外國交際勅准朝議遂聽之初幕府之交外人也假開三港將漸及其他港當時各有期約而兵庫開港之期已逼外人在横濱者乃促之且欲得條約勅允時家茂方西征國事孔棘幕議因且舍之外人遂決意以兵艦駛入泊兵庫呈書促約不可復制論焉而防長之衅方開進戰有日內外切迫家茂大憂上書稱疾辭職請使慶喜襲軍職尋上意見乞開港勅許二疏已具令德川玄同入京奏

之其翌家茂俄發大阪至伏見竊治歸裝在坂諸將士視急爭從道路驛騷慶喜在京聞之大愕卽夜與容保定敬各單騎馳赴伏見而議而還玄同入朝乃上家茂兩疏尋慶喜容保定敬長行連署上書亦乞條約勅許以申家茂意廷議不允將軍辭職遂勅許開港條約限以横濱箱館長崎三港而仍不允兵庫之乞蓋是時薩藩奏議止之故有此命。十月十四日使傳奏飛鳥井雅典野宫定功傳外交勅許旨家茂且

外交勅准

幕使問罪於長

命改修從前條約幕府乃告之中外於是兵庫外艦盡去初戊午歲幕府權定外交條約而事非出於朝裁國論紛興內爭不息至是始得勅允纔得塞衆口然識者以爲已晚矣。十一月。家茂遣使永井尚志按長門事尚志臨境召長人曰今春藩人分黨相爭敬親父子身在屛居親出鎭之事實如何對曰父子屛居天張寺下令鎭之耳曰事已鎭則父子當屛居萩而在山口巡行境內有諸曰父子欲待罪於萩而臣民

聞大旆來征危懼動搖諭之不信屛居山口不得已也巡行則無之曰客冬命毀山口城而再修之置兵器有諸曰東照公有遺言山口不可任荒廢故芟草夷地石壘見耳置兵器無之曰使家臣接待外國人於赤馬關有諸曰外夷之入不堪痛憤然不給之則寇之故奉幕旨謀無事耳曰典其所有蒸氣船於外人家臣捺印之有諸曰我船壞損捨之有人賣之非命家臣典之曰多買大小砲有諸曰無之曰移五卿於筑

前也。遣使饋物件。森寺某來謝。有諸曰。聞他藩人有隨行五卿者。或誤傳耳。如某來謝。實無之。曰。召淡路監物於大阪。託事辭之。乃召支藩及老臣。刻期而遷延者。何也。曰。兩人將東。而其臣咸謂東者必死。遂強留耳。長奇兵隊長投書尚志曰。正親町天皇賜大膳大夫銜於藩祖台德公賜松平氏。以厚其親。今上拜敬親於宰相。今幕府不問罪之輕重。遽奪之。何也。曰。幕府毀我江戶大阪邸。夫措置未定而毀第捕人。奪金穀。

重罪之疑者。何也。曰。去秋之事。一旦坐大不敬。乃殺元僴等謝罪。今日再征。何也。尚志不敢答。乃還。

二年丙寅春正月。齊敬忠熙公純尊融濟範及慶喜容保定敬勝靜長行等入朝。議長門罪。二月。幕府給齊敬別俸年穀七百五十苞。老中小笠原長行西下。召長支藩及吉川經幹於廣島。以三月望為期。不至。更為期曰。過四月則討之。置牙營於廣嶋。建總督府。因令諸藩出兵會之。

薩藩辭征長師

薩藩獨辭之。初京師之變。薩人擊長人。多獲其艮長人。亦砲擊薩艦。二藩如水火。既而薩人相議曰。方今之務。在一敵愾。以護皇國。而動兵邦內。非策之得者。乃善視長俘。因禮而還之。

薩長修睦

西鄉隆盛密遣使修好講和。長人曰。一國受天下之兵。知不可保。然殉難固其分也。即慮勢不支。通好他藩。賴其力。如後世笑何。或曰。今薩人以大義行成。而我峻拒弗納。亦不可謂之義也。會土佐人坂本龍馬等在長。贊成之。於是薩長之交

暗合。而朝廷幕府未之知也。至是藩人奏曰。嚮尾張總督。諒長事情。容其謝罪。班師。而復問罪。是為無名師。夫征伐天下重典。名正理明。則師不令而會。今妄動凶器。階亂好殺。豈將軍撥亂反正之意哉。敢辭出兵。請虛心容之。廷議仍以為然。不納。薩人大久保市藏至大阪。見老中勝靜。亦諫西征。

幕議大阻

幕議大阻。伊達宗城亦呈書幕府曰。以薄小船。向堅牢砲臺。不見勝算。且未審長罪狀。明示之。　夏四月。老中水野忠精罷。以松

長人襲倉敷

宍戸備後等至藝

決長罪三條

平衆議爲老中。　長人航海襲備中倉敷火之。幕府遣兵擊走之。初長人之屯南部者。聞東軍逗撓不進。亡命者百五十人侵掠倉敷。放火殺人。驅刑徒搬器械。北據淺尾松山岡山藩兵擊走之。幕人率銃手自藝至。擊於阿部川。又走之。備中乃平。先是長人貽書藝藩。告屯集之徒海路脫走。果有此事。　幕府遣使岩國。促其至藝。更傳令曰。老臣宍戸備後。毛利筑前。當代敬親而來。支藩亦當出其家臣。又曰。特還長及支藩

家隷妻琴。宜待我報迎之於藝也。二十三日。宍戸備後。小田村素太郎。支藩家宰毛利伊織。福間式部。平野鄉右。今田靭負等至廣嶋。長行欲召備後於督府傳命。乃稱病不出。竊馳騁於長。以修守備云。　五月朔。長行等數召備後。備後稱病不愈。乃更召素太郎。曰。某不能專對。乃召伊織等於督府。督將茂承。使長行傳幕命曰。敬親統御失道。罪不可逭。今奉朝旨。以決三條曰。削封十萬石。令納上下關大嶋山口地。曰禁錮

幕軍犯長

敬親父子。使嫡孫承後。曰絕三師後。出高杉晉作桂小五郎等十二人。又曰。汝傳命於支藩及經幹。而支藩與經幹傳之父子。期本月二十日復命。伊織等尋去。長行疑備後素太郎。拘執之。令薩摩兩肥兩筑護送實美等五人於大阪。實美等遂不至。幕府下教諸軍曰。業已裁長人罪。聞國民煽動。宜出先鋒兵於國境。以備不虞。伊織等自途託藝人告曰。削封廢立之命。已傳播。國人危疑。道梗不通。督府曰。不論內情。不許復

命。後於二十日。長人賴藝詰拘使臣之事由。乞返之。曰。使臣之奉命於外者。無見譴之理。有罪命其主則自有處分。賴貴藩以望二人之還耳。敬親告幕府處分於藩。藩人憤恚。遂決戰志益修守備。故遷延其期。督府待誓書至三十日。遂不至。　六月。幕軍大擧進兵於長防四境。三兵隊及紀伊彥根高田諸藩兵與海軍合。自藝入。鳥取松江濱田福山紀伊藩兵。自石見入。肥後柳川小倉兵與海軍合。自豐前入。二日。小笠原

周防大嶋之戰

長行赴小倉指麾豐前軍茂承在廣嶋總督之分二兵隊及松山兵攻周防大嶋八日幕人河野某等發大艦與松山藩兵合砲擊大嶋郡燔聚落長人不應東軍上陸據之高杉晉作山縣狂介等聞警以水軍來戰殺傷相當十五日長人設伏誘之東軍陷伏大敗棄糧仗航而走長人曰東軍脆弱不足與較耳宇和嶋藩呈書督府曰向有命出兵聞松山藩兵入大嶋擊無兵燔聚落是暴舉也藩人不能繼暴兵也敢辭

東軍自藝入者海陸並進先鋒彥根高田兵將至長境長人八百許潛涉尾瀨川上流出東軍背別出兵邀戰前後合擊東軍棄大小砲而走

長人入藝地

長人入藝地取大竹小方久波三村隔四十八阪扼險要東軍退陣大野長人每俘與金五兩放還榜藝地曰嚮數歎訴不見納又拘留我老臣今欲奪被拘者入關訴戒兵士禁剽掠如有寇抄者乃告之罹兵燹者償之

石見口戰爭

東軍自石見入者刻日攻擊而長人出兵石見經津和野將襲濱田濱田松江兵軍雲雀當麻二山拒之長人屯山麓絕其後松江兵上嶺射擊破之長人出兵上當麻散布狙擊走濱田兵取當麻又橫擊松江兵於雲雀山松江不利退入濱田城

濱田落城

十七日長人乘曉霧襲取益田奪糧糗進逼濱田紀伊松江福山濱田兵出戰不利監軍三枝刑部奮戰死之十八日濱田人自燬城而走藩主松平武聰率族航走出雲東軍遂大去

長人略石見

石見長人奪大森代官廳盡略國中

長人犯豐前

先是豐前人將襲赤馬關長人縱兵艦三艘砲擊田浦小倉人擊沈其一艦長人更乘走舸來戰自辰至申長人遂敗燔田浦奪兵仗而去其二艦向門司關砲擊聚落火之小倉將澀田見某戰卻之退屯大里肥後久留米出兵援小倉

佛艦過長州

先是佛艦過馬關曰佛與日本政府盟故不得不援政府而討叛者貴國其討之今赴長崎歸路得報乃留書而去長人議曰我何受佛夷侮可及其未來擧事遂入豐前至是佛人來詰長人曰幕府屠我大嶋

長人襲大野

火我聚落多殺亡辜而小倉負隣交啓東軍攻擊曰急我寧坐受兵會英艦來居間和解佛人乃去或曰幕府私囑佛以劫長也十九日長人乘霧分兵襲大野一軍自四十八阪進一軍自松原東軍力拒長人潰退舍玖波二十五日黎明長人踰四十八阪來襲東軍駕大艦砲擊其背長人大潰會長別隊自瀧口進東軍在山上俯射長人設散兵仰射進逼山上軍以野戰砲窘之東軍潰長人乘勝而進東軍力戰迭進互

松平宗秀放宍戸備後

退勝敗未決日加午兩軍交綏東軍退舍大野兩軍僵屍蔽野先是松平宗秀代長行在廣嶋有密囑原宍戸備後放還之幕府召宗秀於大阪詰之宗秀曰臣行秘策放備後者謂此役徵諸藩兵而諸藩不輒出兵或出之亦弱兵與農兵耳至麾下士則務求軍需耳且我軍多用倭銃彼雖農兵亦皆執洋銃是以我師不競而彼鋒大鋭且臣在廣嶋聞之薩長已通欵敵人多潛伏三都我情無所遺故臣授旨於備後以緩

長人犯豐前

敵鋒也事已至此未見成算臣謹待專決放俘之罪　秋七月長人託薩人致書於督府言被處寬典之意久先上書爲請之不報　時家茂在大阪臥病慶喜奏請往省之　二十八日長人已拔大里田浦築塞堡以見兵三百與熊本小倉戰小倉不利熊本兵千三百人邀擊破之長人出兵趣急勢復振砲擊數合日暮交綏長人次內裏先是長行指揮豐前兵而東軍不振熊本柳川班師長行航海走長崎長人乘勢侵

小倉落城

長人拔大野向廣嶋

小倉　八月朔小倉人自燔城走香春二日先是東軍在大野者議大擧入長於是踰四十八阪海陸竝進攻玖波小方長人邀戰砲聲徹天會霖雨泥滑進退頗艱自巳至酉東軍左毀先敗長人乘之東軍潰放火玖波而去紀伊彥根高田兵亦戰松原宮內敗皆退入大野八日長人分兵爲三隊乘風雨襲大野東軍不戰入廣嶋長人追躡拔大野進向廣嶋　詔慶喜代家茂指揮西師慶喜將如藝而敗聞累至諸藩引

大將軍家茂薨
慶喜紹宗家
小倉請和

兵朝野失色。十一日。大將軍家茂薨於軍。慶喜奏辭伐事。乃手書召德川慶勝黒田慶贊鍋嶋齊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嶋津久光長岡護美等。二十五日。詔以家茂薨旋征西師。詔慶喜紹宗家。正親町三條實愛中御門經之大原重德等二十餘人有所建言云。九月。長人來軍廣嶋。其在豐前者。日窘小倉人。小倉人托薩肥乞哀。藩主及支族連署謝事。長人撤戍去。事始平。時幕府遣勝安芳於藝。喻長人解兵。安芳

見廣澤兵助井上聞多。陳朝旨幕命以解其兵。長人不聽。二將嫌硬朝命。且以安芳有禮。諭兵士聽命。間五日班師。自西師之起。幕府豁藏不支。而師遂不利。自是强藩大鎮多不受幕府節度。冬十月。常陸宮濟範屛居。實愛經之等二十一人或杜門或屛居。坐結黨建議也。罷小笠原長行老中。未幾復職。十一月五日。詔以慶喜拜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權大納言。天使就二條城拜焉。明年。任內大臣。十二月。天皇

天皇崩
魯人開拓樺太至五十度南

患痘。二十九日崩。天皇聰明辨大體。自外國事起以來。深以國家安危爲憂。其所以爲社稷規畫至深遠。不幸短祚。天下悼之。是歲春。幕府延佛人使騎步砲三隊就傳習。甲信土寇起。遣三隊平之。幕府遣使小出某於魯。議樺太嶋境界。魯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以誓緩失機。終約彼我雜居而還。

余嘗展觀舊圖。熟考樺太全嶋地形山脈。謂樺太不屬魯。又不可屬我。謂之滿州屬嶋可

也。彼此隔壤。氣候異常。非我國民宜寧處之地。而我邦人民之所以戀戀于一寒孤嶋者。蓋由有漁獵之利也。如魯人則不然。安永寬政以降。自滿州海角進入內地。欲兼領此嶋矣。其請釐正境界。執政阿部正弘下其議于諸有司議之。或謂此嶋古來爲我國之有。不可輒許魯。或謂樺太中多產石炭。魯欲奪之。故乞正界也。或謂此嶋境壤相錯。限北緯五十度。故五十度以南。不宜與魯也。是以魯使

之再來。欲論定國界。執政等尚執前議。弗許。其後開鎖論隨作。無復遑正疆。乃至文久二年。遣外國奉行竹內某等于魯。議疆事。魯人抗辨不已。竹內等不得已。約再就地勢定境界。居五年。魯人幸幕使不至。大起土功。殖民人開拓。已及五十度以南。當是時。幕府遽遣小出某等。又抗辨定界。魯人追咎我不踐前約。吁亦不及矣。若使魯使再航之日。蚤聽其所請。何遽蠶食至五十度以南之有哉。嗚呼。

幕府季世。因循徯計者。一至于玆。可勝慨哉。抑樺太嶋。除魚獵之外。非有利于我者。則舉土而付之魯。約以收魚利。可也。而魯或換以他嶋。亦幸矣。及于今。亦論何哉。

續日本政記卷之九

續日本政記卷之十

近藤緋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閱

今上天皇（諱睦仁。孝明天皇第二子。母皇太后鳳子。九條尙忠女。實二位局慶子。中山忠能女。萬延元年。立爲皇太子。至是踐祚。時年十六。）

十二月。天皇踐祚。以關白左大臣齊敬爲攝政。公純右大臣。忠房內大臣如故。

三年丁卯春正月。葬孝明天皇。大將軍慶喜率諸侯從焉。詔解中務卿親王幟仁。正親町實德以下幽居。以國喪也。特詔弛九條圓眞罪。以其齒至古稀也。夏四月。伊達宗城。嶋津久光入京。松平慶永。鍋嶋齊正。山內豐信踵至。皆參大政。既而豐信以疾就國。五月。詔開兵庫港。（開兵庫港）先是各國公使自兵庫至大阪。賀慶喜襲職。且促開港。慶喜奏請詔諮詢列藩。多可之者。終許之。六月。幕府憂帑藏盡焉。議造交鈔。不果行。秋九月。豐信在國。呈書幕府曰。（土州侯呈書）中古以還。武門

握政權。自洋艦來航。東攻西擊。內訌不戢。終招外侮者。以我政令異途也。當今之時。不可復墨守舊規。宜還政權於王室。以立萬國竝立之基。寔當今之急務也。請幕下熟計之。使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郎等。具陳其意。淺野茂長亦說以大義。因勸解其政柄。

論曰。帝王之所以恃以保四海。而久安長治者。因億兆一心。親其上而不忍離之也。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天日之胤。君臨四海。一姓相承。未嘗有一人敢覬覦天位。以至今日。中興之盛者。豈其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竝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我神州之所獨。而海外萬國之所不可企及也。何謂不忍之曰仁是也。我邦列聖重農貴本。視民如傷。有此心則有此政。天祖始獲嘉種。而開播種之本。見繭以作衣服之原。而斯民衣食之道立矣。

敬神崇祭。政教一致。而教化之道成矣。聖子神孫。繼承紹述。無之或懈弛。而至中世。益修明法制。參取唐制。定班田之法。以防兼并之弊。主戶籍之制。以絕逋逃之害。課農桑。興水利。創常平之倉。置不動穀之類。凡所愛養民之道。靡弗至。而租稅之輕。徭役之簡。刑罰之寬。異邦之所不及也。仁厚成風。久而不變。故王綱解紐。政權歸武。治而先王愛民之意。未至泯滅。其亂日。舍而不論。若北條氏。若德川氏。易簡之政。雖虞之治。皆無非主先王愛民之意。此豈非不忍離之實乎。何況三器之尊。神靈不測。嚴乎不可犯。間雖不能無姦雄僭竊之變。未嘗有紫色蠅聲。奸於其間也。於是乎。天下唯知敬天祖尊天胤。所嚮一定。千劫不變。天下所歸。誰敢逆焉。德川氏末造。政綱壞敗。人心渙散。諸侯不復用命。四方豪傑並起勤王。不及一著戎衣。又不至散財發粟。几席談笑之間。能收數百年所委棄之政權。而

德川慶喜大政返上議

歸王家。嗚呼。是豈人力之所能及哉。因是觀之。皇祚之隆。與天壤無窮者。益信矣。

冬十月十四日。大將軍慶喜奏請奉還政權。先是慶喜大會列藩群臣於二條城。以歸政奏案示之。將士失色。而薩藩小松帶刀及後藤象次郞等。皆慫慂之。衆既退。慶喜特留帶刀等。命坐縱論之。議決具奏。詔曰。除進退諸侯之外。事宜仍舊。待加賀以下三十三藩入覲決之。　十五日。允將軍慶喜奏。收政權於朝廷。當此時。德川譜第諸侯。多謂朝廷輕易執政。廷議遲疑。蓋尊融齊敬之黨阻之也。公卿及薩土諸藩首唱復古者。胥議曰。天下將定於一。而廷議不斷。坐失事機。遂激切論之。至是決之。

朝廷決議

十二月八日。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德大寺實則。岩倉具視等。與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嶋津茂久。山內豐信。及尾越薩土重臣。會議小御所。茂久曰。朝廷已收政權。然不有土地人民。有名無實。宜課德川氏。割其八百萬石。以充經費。具視贊成之。出

毛利氏入京

書於袖中則畫策變革事者也豐信曰諸侯亦宜割以貢土地人民議徹曉九日容保奏辭守護職與定敬俱入二條城詔罷會桑九門宿衛以薩土藝諸藩代之罷齊敬攝政黜彈正尹尊融廢攝關及幕府守護職所司代等權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親王熾仁爲總裁職以岩倉具視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等爲議定以小松帶刀後藤象次郎等爲參與以綜理政治詔曰自今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

之於是復三條實美毛利敬親等官爵令入京先是毛利工匠率兵至兵庫慶喜欲置之於大阪長將山田顯義等不聽以十一日入京師卽日衛新在家門以木戶準一郎爲參與實美等踵至實美任議定德川毛利事已平而構兵之餘互相猜忌會桑人等亦自疑忌慶喜亦鈌望意遂變與容保定敬等議曰近日朝議非前日朝議是知有騙幼主謀私者乃上奏勒兵備不虞諸藩守闕者亦爭戒嚴屹然相對人情洶洶

江戶戒嚴

收德川封土之議

口耳相屬將士或說慶喜曰事已至此坐受掊制孰與據大阪城扼咽喉以制人慶喜然之乃宣言鎭臣下暴動留書於朝十二日夜遽南走至大阪抗疏乞清君側不省朝廷議其舉止非常禁會桑人入京事報江戶江戶騷然　議定參與議曰王室執政而無以充經費宜課之德川諸藩貢獻土地宜以慶喜列議定令慶勝等至大阪傳朝旨促入朝慶喜奉命而心危之初慶喜之南也留新撰團數千人於伏水近藤勇

德川島津仇視

土方歲三等爲之長於是尾藩田中鶩津等說永井尚志曰內府將入朝宜先撤伏見兵尚志等然之而不果去先是庄內兵巡警江戶處士數百人潛匿薩邸結隊乘夜剽掠富商又銃擊庄內營府下騷然庄內請襲薩邸時常野亦報土寇起慶喜下教江戶以大兵圍薩邸縱火燬之三十日報至大阪幕府將士議曰事已如是勢不得止不如先制人也自是德川嶋津相仇視

伏見鳥羽戰爭

明治元年戊辰春正月朔慶勝慶永復命　三日德川慶喜以兵三萬抵伏見鳥羽薩長二藩奉命拒入京遂開戰總督宮奉錦旗而進賊軍敗走初德川戚屬將佐交說慶喜曰尾越之言不可輒信此行在淸君側臣等從焉以死衛之慶喜頷之乃以會桑二藩爲先驅發事報京師衆情洶洶詔命薩長二藩扼伏水鳥羽二關以備不虞聽便宜從事此日德川行人瀧川某來請過二關不許某曰寡君奉詔入朝而公等沮

之則有戰耳既而東兵大至京軍發大熕擊之彈丸交注伏水火起東軍自二道進官軍力拒迭有殺傷酉牌交綏夜三鼓京軍偵知東軍傳餐鳥羽襲之東軍撕兵仗走會遊軍來援反戰官軍亂隊將市木大山後藤等勵衆擊其左翼破之市木等死之　四日辰牌再戰二道東軍欲排伏水而進衆奮戰走之鳥羽官軍伏兵於密篁中而待東軍奮進叢銃競進其鋒甚銳既而伏起殪者亡數時總督仁和寺宮純仁擎錦旗而進官軍大振乘勢衝突賊軍大敗入淀

五日昧爽賊軍伏槍隊於蘆葦中隔橋而軍官軍知有伏不進隊將石川厚狹介曰視危苟避如取笑何乃率銃手挺前當之衆奮曰勿委我艮於賊爭先進伏起於左右銃手麕至厚狹介等死之柳田伊集院等勵衆而進遂大破之賊軍欲據淀城城兵拒不納退扼橋本初安濃津師爲東軍守山崎勅使至諭順逆津人乃奉詔尋納官軍而賊軍未之知　六日官軍攻橋本

淀人歸順乃爲先鋒進戰已合津人隔水砲擊賊軍大潰先是敗聞累至大阪慶喜與容保定敬等倉皇挺身海路東走賊軍失首領遂大崩或經紀伊或經伊賀東走於是城中闃然器械糧仗委棄如山監察妻木某留空城三日遣人以慶喜所遣奏狀達之京師既而官軍至某致城會城中火起初官軍出兵伏見鳥羽薩長隊將伊知地正治山田顯義請曰自古受兵京師者多潰況敵衆我寡乎宜啓三但路以爲後圖

總督宮入大坂

天皇元服

外國交際

卽夜命西園寺公望將精兵三百出鎭丹波既而大捷列藩之速定嚮背者以其先得艮圖也　九日總督宮純仁進入大阪城官軍發使問高松諸藩嚮背皆改圖帖服初紀師三千屯天王寺密遣使請命參謀議曰紀雖歸順然賊族也不可信不如卻之紀人乃南歸先是彥根大垣諸藩皆歸順近畿關西盡服　十二日詔削慶喜以下官爵令四方諭告不可不征之旨乃大起師以有栖川宮熾仁任征東總督授錦旗

節刀徵諸道兵　十五日天皇加元服赦天下詔外國公使曰自今以京師爲政府公使等奉命因建局外中立之約勿援東西勿鬻兵器朝廷乃布告外交之事而國人惡外人者益衆　二月土佐人銃佛人十六名於堺浦有死傷先是備前人亦要殺佛人於神戶佛公使怒以五條要政府曰政府貴官宜入佛艦謝曰禁日本士官佩刀入外人寓館曰出償金十五萬元曰政府致書謝事曰刑日本人爲逆者凡事刻三

江戶議論

遷都議

蝦夷議

日得報卽違期則我將有所處焉時朝廷多事以出在我立決四事逮捕處斬先是外國官知事伊達宗城東久世通禧詣大阪接外國公使至是公使入朝有襲於途者傷衛卒公使不畢儀而還　慶喜容保等之東也臣屬不憚其挺身而至胥議曰爲今之計在藉外國力不然擁輪王寺宮以令天下是或東照公所以貽謀也或曰先扼函關以令列藩議不決而罷容保乃就國定敬勝靜長行等潛匿東北而德川戚屬

譜第諸大名或西上或就國嚮背不一云　三月朔英佛米蘭諸公使入朝天皇賜謁賀我新政申條約也　參與大久保市藏上表請遷都詔撤諸道舊榜更揭新令先是以二條城爲太政官代裁決庶政至是天皇幸焉會公卿諸侯盟曰廣詢集議機務決於公論再命曰賴天地公道求智識於寰宇以振皇基尋策問開蝦夷議

蝦夷一曰毛人古北倭也新井君美言漢光

和中鮮卑檀石槐聞倭善網捕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鮮卑東胡種即今韃靼東北地所謂倭人即北倭也蝦俗善沈沒捕魚於今亦然矣夷多種落曰渡嶋蝦夷其在東北海中者曰北蝦夷曰東蝦夷其徙居于內地者北謂越國東陸奧曰齶田曰渟代曰柵養曰津刈皆東北之別也宋書曰毛人五十五國唐書曰倭國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總言其內外種落也

夷種分居內地其始不可得詳景行天皇征東詔曰東夷犯邊界以略人民往古以來未染王化由是觀之其侵犯內地蓋由來既久矣而叛服亦屢矣齊明天皇四年遣阿倍臣率船師伐蝦夷齶田渟代酋師迎降渡嶋蝦夷亦來會乃定渟代津輕二郡郡領而還五年復遣阿部臣率飽田渟代津輕膽振鉏等酋師以伐蝦夷乃徇其地遂置治於後方羊蹄而還是歲秋遣使率陸奧蝦夷以聘于唐

唐書曰永徽中我行人與蝦夷偕來即此也高宗問曰蝦夷幾種對曰類有三種遠者都加留次者麤蝦夷近者熟蝦夷今此熟蝦夷所謂三種舉其在荒服及內地者言也厥後凡稱蝦夷者皆謂其在內地者也耳天平寶字中東海東山節度使藤原惠美朝臣朝獦刻石於鎮守府門以誌四方道里相距遠近曰去蝦夷國界一百二十里其石於今見在府城舊趾則知宮城郡北方數百里盡沒夷

地至其驅之荒徼悉收東山地因海爲塞則征東大將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之功蓋以爲太也史闕不傳其事可勝歎哉厥後六百五十六年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于夷中遂取其南界以定北地是歲嘉吉三年也自此以降子孫世據守其地是爲松前氏及安政中幕府令松前崇廣上蝦夷地置箱館奉行盡力開拓然墾田移民相須爲業者不能全舉行徙以收其地爲利則幕府末路之事

天皇幸大阪
東征
慶喜恭順
脫走人弄兵

業耳遂不可爲也今也朝廷復政之始首策問蝦夷數事是源烈公所謂北門鎖鑰不可不嚴者況國之貧富由於地力之盡否地力之盡否由於民力之聚散墾田移民果得其善則壯國力不外於此也

天皇幸大阪觀海軍將親征當此時諸道官軍水陸分道指江戶薩長及紀伊因幡肥後備前越前安濃津佐土原龜山水口大村兵自海道入薩長因別軍及土佐大垣自山道入德川將

佐議守備初尾紀二藩各結黨或欲援宗家慶勝歸國斬首謀者數人於是闔藩一定而紀人在東者竊與德川臣屬通謀近藤勇等贊之日夜蝟集議出兵扼函關或謀海路襲大阪勸慶喜爲攻守計慶喜恭順悔非特召勝安芳大久保一翁托撫之出城屛居寬永寺而執迷者益不懌往往脫籍聚兵編隊或走常野或走甲府時山道官軍自信濃進徇甲府德川臣屬在甲者與脫走徒合設柵於勝沼拒之土因師排闢

輪王寺宮
勅使入江戶
脫走人

擣其背別隊登山俯擊遂破之薩長大垣師至武藏羽丹生聞脫走人古屋作左等屯梁田擊破之進薄忍城守將某屠腹謝罪闔藩歸順山道督將岩倉具綱率諸軍次板橋驛是時總督宮熾仁航至駿河輪王寺宮公現來見爲慶喜請哀而海道先鋒既入品川勝安芳出見參謀西鄉隆盛具陳慶喜恭順狀請弭征師安芳素知隆盛說之尤力隆盛徵謝罪表信中狀督府督府下令止戰諸道官軍入江戶戍之時容保

在國遣其臣於仙臺米澤請申救二藩不肯會人失望而亡命來投者愈多藩論未定小山宇都宮已開兵端　夏四月四日勅使橋本實梁柳原前光入江城宣詔曰宜獻江城及軍艦銃砲曰助逆者特宥死一等宜斷案奏請曰貸慶喜死一等宜屛居水戶田安慶賴迎接之奉詔致城慶喜退入水戶而執迷者聞之不能平相率走東北推大鳥圭介秋月登助土方歲三等爲將擾總野間結城城主水野勝任應之其臣

下野戰爭

小幡兵馬等唱義奉嗣子逐勝任勝任誘脫走徒以戎器薄城嗣子走投官軍兵馬死之賊將襲宇都宮報至板橋參謀香川敬藏等以兵三百急襲賊別軍於流山獲賊酋近藤勇斬以徇乘勢攻結城勝任棄城走長人祖式某據之香川等以彥根師據宇都宮既而圭介陷結城官軍走宇都宮十七日圭介率兵二千出戰小山用小隊散布狙擊官軍不利退入宇都宮圭介等次橡本十九日黎明賊襲宇都宮官軍邀戰

亦不利退入城圭介自鹿沼來橫擊之會人亦自三王嶺進砲聲震天火起官軍拚城走城主戶田忠恕投館林賊奪降虜板倉勝靜據城二十日賊軍襲關宿官軍設伏擣其背敗之自小山之役諸藩往往歸順而兵槩擐甲揮槍戰多不利警達江戶遣薩長土因大垣兵援之五藩師至壬生與常野諸藩兵合二十二日昧爽大舉攻宇都宮賊兵逆擊之安塚別自山道擣薩垣軍後飛丸如注薩垣別軍自雀宮來援夾擊

攻宇都宮

破之賊退入城分兵扼明神八幡二山二十三日官軍環攻宇都宮城中堅守而在二山者橫擊官軍砲聲轟地既而拔二山全軍逼城會賊拔刀挺出衆披靡因人河田佐久馬大怒咄嗟鼓衆曰退者斬矣因人殊死戰踰濠登陴賊遂衝圍南走官軍復城此日官賊俱爭先接戰黃塵混混不辨面目云自是賊徒出沒日光山傍官軍擊之迭有勝敗圭介等遂投會津官軍扼今市小佐越初賊將古屋作左敗於梁田走入

脫走人入信濃

越後轉至信濃迫飯山城兵不肯出二十五日尾張松代兵來援內外夾擊遂破之賊復入越後　是月天皇還幸京師　閏四月詔廢三職八局更置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七官　十四日討上總賊平之先是脫走賊據木更津蓄糧仗勢日猖獗命諸藩擊之備前人備於八幡津人於貝塚筑前人於行德佐土原於鎌谷是日黎明賊俄襲八幡貝塚軍敗之尾擊擠之於市川渡口佐土原師來援伏麥畦狙

平上總亂

三條實美至江戶

白川城陷

擊。賊人返走。舍舟橋傳餉。佐土原人偵知之。自水陸夾擊。嚮之走者反擊。縱火壁之。賊大潰。上總盡平。　關東監察使左大將實美至江戶。宣詔。以德川家達紹宗家。令松平確堂攝事。而封額未定。初勝安芳之倡恭順也。驚悍者疑其奸。欲刺之。及其納城地兵仗。脫籍結黨。據寬永寺。稱彰義隊。欲擁輪王寺宮公現。以舉事。執當覺王院有黠智。慫慂公現納之。會庄諸藩遙爲聲援。其勢益張。　二十日。賊襲白川城。城兵不支。

九條氏東下奧羽諸藩事情

縱火走。先是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皆受命進兵於會津。既而容保謝罪表信。二藩乃解兵傳檄會奧羽諸藩於岩沼。當是時。征會督將九條道孝醍醐忠順澤宣嘉率薩長二藩兵至仙臺。參謀長人世良修藏薩人大山格助佐之。指揮東北諸藩討會津。諸藩議連署以請宥容保罪。道孝欲許之。修藏曰。渠卽悔非輸誠。宜納城地兵仗以表其實。而盛修守備。侵掠隣近。敢抗王師。今乃上書分疏乞哀。謝罪之道何在。卻書絕之。

乃詰仙臺以下竊援會。促兵討會。仙米諸藩執迷者不服。曰。督將納言而參謀沮之。是挾朝威以逞私意也。遂害修藏。連衡援會津。道孝等去至盛岡。盛岡既與賊。道孝忠順遂投秋田。發間使報急。詔削慶邦齊憲等官爵。時官軍既分道向會津。薩長及加賀尾張越前松代松本諸藩兵。自越後進。薩長別隊忍大垣諸藩。自白川進。　二十五日。昧爽。官軍攻白川。不利。報達江戶。遣因備大村柳川佐土原笠間兵援之。　五月

復白河城

五月十五日上野寬永寺戰爭

朔。官軍分兵自三道襲白川。棚倉口先敗。官軍坌入城中。賊兵棄器仗走。白川奧羽要衝。途通八方。先據之者。攻守兩便。故官賊俱爭之。自是賊仍數襲之。每敗焉。　二日。賊襲太田原拔之。不能守而去。時會津撤北疆之戍。專守三面。以米澤同盟也。　十五日。討寬永寺賊。殲之。先是總督宮命家達解散上野屯聚徒。不肯。於是討之。參謀大村益次郞部署軍所。向薩摩肥後因幡兵。自湯嶋長門肥前筑後大村佐土原兵自

哀訴。乃賜八隻。其開陽艦者。架大砲二十六門。兼四百馬力。堅牢精緻。稱本朝第一。衆咸賴之。三兵隊之脱江戶。榎本等潛通謀約。見機相援。及聞奥羽諸藩連合。相議曰。率此堅艦。横行海上。以援陸軍。則天下之事可圖也。至是藉口鎭撫。留書而去。朝廷怒其書辭悖慢。擬以海盜。令天下禁與糧食。告各國公使。勿與之接。　先是三春中村既歸順。官軍之在白川及二本松者。分兵討仙臺諸藩。而會津以間申嚴邊境守備。

官軍拔村松

越後官軍陷村松。城主堀直休走津川。會賊退扼赤谷石間二關。官軍苦戰拔之。又奪諏方嶺。與賊隔會津川相持。賊別軍守谷澤。兵凡五千三百餘人。官軍倍之。夾岸連日交戰。

會津進擊議

白川口參謀伊知地正治板垣退助等議曰。若松城早雪。距今三十日。沍寒不得行軍。機不可失也。決進擊議。時二十日也。薩長土大垣大村師進至會境方成嶺。賊自嶺上俯擊官軍。官軍奮鬭走之。又別隊攻石筵二枚橋敗之。夾擊賊於廣野。又破之。二十二日至猪苗代。不見一隻賊。賊走戶口。將撤石橋沮官軍。官軍急進奪橋。二十三日戰瀧澤村。破賊。初會賊編諸隊爲四。曰朱雀最鋭。曰青龍次之。而老者爲玄武。幼者爲白虎。是日容保自指揮諸隊戰。白虎大敗。遂收兵入城。

入若松

官軍尾擊入若松。拔外郛。進衝城北門。賊發巨砲拒之。乃轉鬭南門。時賊精兵多出戍疆外。在城中者吏胥與老穉耳。雖致仕投老者盡出守郛。至是白髮禿顱。多揮槍死之。賊將小原

右衛門在白川。聞官軍薄城。回將入城。官軍銃而斃之。家老田中土佐神保内藏介出在外郛。

會津事情

視事急。屠腹死。西鄕賴母挈其子入城。初容保爲守護職。賴母入京。勸其辭職。失容保旨得罪屛居。及攻守急。使再起視事。及白川陷。賴母謂不可爲。主張歸順。不聽。反以白川陷委罪賴母。至是入城。議不合。亡。幾出城北投榎本軍。既而尾紀藝及肥前宇津宮大田原兵皆會城下。夜半賊來襲。官軍苦戰卻之。後屢來襲。官軍頗苦。

官軍拔岩城平城

笠間兵爲賊所敗。參謀河田佐久間等部署諸軍進擊。十三日黎明。進薄城。賊多執倭銃。會雷雨不能射。官軍奮鬬破關。薩人拔外郭夾橋砲擊。柳川兵潛緣橋架攙前。擣賊右翼。橋上軍亦前。賊披靡。退入牙城嬰守。日暮官軍卻營城外。賊夜半火城東走。平城最險易守難攻。至此陷。

拔二本松城

十八日。攻富岡。互有死傷。二十一日。陷二本松城。城主丹羽長國走米澤。當是時。討會總督仁和寺宮純仁至越後。官軍據長岡扼要害。

長岡城再陷賊

遣別軍。海路援新發田。下令諸軍。將約二十五日大擧。長岡賊河合某偵知之。卽死士五百人。乘夜放火薄城。火起三所。賊寨萬砲應發。河合乘勢豨突。官軍初聞砲聲。以爲我兵進擊之號。旣而知賊來襲。苦戰卻之。其翌會米賊將等襲官軍背。縱火乘之。官軍大敗。長岡城陷。河合被創而死。官軍退屯榎嶺妙見阪。一軍屯信濃川西南。賊大擧濟川薄之。或曰。不如卻兵於三國嶺。避鋭擊惰也。參謀山縣狂介不聽。曰渠狃勝

復長岡城

稍懈。可一擧取。二十九日。出精兵。乘曉霧斫賊營。賊兵驚潰。官軍吶喊縱火。四方直逼長岡。賊拚守而走。官軍復長岡城。捕市民通賊者斬之。自是越後賊勢衰焉。

東京

詔改江戸曰東京。先是輪王寺宮公現至會津。尋投仙臺賊軍。益猖獗。

秋田事情

伊達慶邦遣其臣志茂某於秋田。逼令逐九條氏一行人。曰否則旗鼓相見。參謀大山格之介怒斬其使徇之。秋田藩決意與賊絶。庄内及仙南賊兵來寇。日蹙秋田。薄城下。城殆陷。旣而薩

土佐賀嶋原平戸官軍來援。與秋田合兵進擊。復侵地。當此時。白川口軍深入賊地。越後軍亦進。自海陸砲擊。陷新潟港。進據新發田。軍勢大振。

米澤歸順

八月。米賊戍越後者。撤守就國。會桑長岡賊勢益孤。

朝彦王逆意

詔奪朝彦親王位。先是朝彦竊通聲息於慶喜。而慶喜拒之。至是事覺。謫於安藝。時慶喜在水戸。恐有變。奏請徙駿河。

德川海軍

十九日。德川臣榎本鏻二郎。松平太郎。荒井郁等。帥軍艦八隻。脫品川去。初朝廷收德川軍艦。榎本等

再幸東京

榎本奪箱館

挺身而走水戶人捕獲殲之。築燈明臺於沿海港岬等便航海鍼路。冬十月車駕行幸東京以西城爲行宮總督宮熾仁奏東北鎭定奉還錦旗節刀優詔慰勞賜金將士有差詔群臣議奥羽北越降人措置。頒藩治職制規則。是月賊榎本鎌二郎大鳥圭介等奪函館據之。先是榎本等在石卷傭佛人使部下兵就之教閲而東北已平無所容身會圭介等來投乃議帥回天開陽神速蟠龍千代田長鯨六艦抵鷲

木港長鯨遇颶壞港距函館十里戍兵寡少聞賊艦來寇棄守入函館賊乃上陸分兵爲二大鳥圭介將一軍向函館土方歲三將一軍向嶺下官軍逆擊大野卻之圭介援之敗官軍進襲大野燒一本木有川彰義隊後至大擧襲七重村官軍逆擊破之殺傷相當賊遂取七重村進拔五稜郭時函館府知事淸水谷公考在郭中與從者數人走津輕賊艦入函館港不見官軍奪高尾艦而上陸推永井尚志爲函館奉行告

賊陷松前城

賊陷江刺

居留外國人裁決事務。十一月賊拔松前城取江刺及館先是賊艦蟠龍逼松前擊破一寨官軍自列寨砲擊命中賊乃逃去賊艦又來砲擊圭介歲三等將陸軍薄城下城兵欲出城戰時城主松前德廣在江刺隊將安田拙造等知勢不可抗徙德廣於外而藩士鈴木織太田崎東等大怒往江刺殺拙藏父子闔藩擾騷賊乘釁登入城中城將田村量吉等縱火戰死賊遂拔松前城海陸並進薄江刺德廣走津輕賊又

取江刺其夜風濤大起賊艦開陽入江刺灣觸暗礁殆覆乃倍蒸氣力欲拔艦而風益烈艦掀飜而不能出賊艦二隻來欲援之而不得近居四日風勢少衰榎本等棄艦攜兵器上陸開陽神速皆破碎賊氣大沮歲三等逼館寨官軍闔門砲擊賊發銃應之賊有二人從門扉下匍匐入啓扉衆登入突擊官軍應戰隊伍頗亂隊長三上長順揮刀吶喊斫賊伊奈某一賊提短銃來狙又斫之有二賊自後刺長順斃之官軍大

會津城攻守

先是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在會津。至是定敬投仙臺。勝靜長行前後北走。越後軍與賊夾會津川戰。數濟襲之不利。賊遂燒營退。追擊敗之。城下官軍取小田山。山距城太近。可俯瞰城中。乃以野戰砲俯擊城中。賊出爭山。官軍擊卻之。城中大苦之。官軍更築塞於城隅。巨砲連彈。殪城兵。賊佐川官兵帥死士千餘來衝之。容保親出勞之。衆踴躍奮戰。官軍擊卻之。

同上

九月。官軍拔大內關山。長驅扼飯寺村。

絕城中糧道。佐川出城衝之。官軍潰走。越後軍。既陷車嶺野澤。進隔船戶川相持。城下官軍進兵擣船戶背。賊潰。官軍夾擊大破之。進入城下。於是會津疆上皆敗。賊兵棄守入城。大鳥圭介走投榎本軍。

紀元節

二十二日。以天皇誕辰。詔天下停刑戮。賜酺群下。以是日爲天長節。令海內祝。尋改元。曰明治。詔曰。自今以往。一世一元。以爲永式。

會津降

二十三日。保科容保父子。重臣萱野長修梶原景武內藤信節等降於軍門。上謝罪書。獻城地兵仗。先是參謀伊知地正治山縣狂介板垣退助等議曰。懸軍深入賊地。恐變或生。不如一舉拔城。乃部署所向。諸軍齊攻城。退助使人說米澤歸順。米澤既降。以爲先鋒逼城。至是援絕勢屈。賊將手代木直右秋月悌次郎面縛來米澤軍。請降伏。米人遞送之土佐軍。二人陳情乞哀。參謀會議許之。是日土佐卒陽狂至城門。賊等見其空手。不銃之。卒入城勸降。與賊鈴木河村二人偕來土佐軍。申前請。參謀刻日

還之。至是樹降旗出降。乃幽容保父子及家族於瀧澤妙國寺。鋼城兵四千九百餘人於豬苗代。佐川官兵等在城外者。亦皆降。捕之於鹽川。後數日。仙臺南部庄內皆降。初官軍之攻若松也。以四疆險阻。不能搬巨礮。皆齎十二斤砲耳。故舉天下兵。環攻孤城。費三十日云。

水戶奸黨

先是水戶寅黨在會津。至是市川三左等數百人還水戶。直據弘道館。彪黨拒戰不利。城殆陷。乃馳使報急。總督府令近傍諸藩討之。寅黨大敗。三左等

宮古港戰

六千五百人刻日自海陸向函館海軍諸將乘甲鐵春日丁卯陽春等七艦入宮古港賊人聞之有所議荒井郁等帥回天蟠龍高尾三艦詐飜米國旗號襲宮古港官艦以爲米艦不設備回天忽揭日章發巨砲直衝甲鐵官軍驚愕遽點火於蒸氣罐不遑轉運發砲賊兵大塚浪次野村利三等揮刀跳入艦將品川四方一土方堅吉等揮短槍斃之賊將甲賀源吾倚甲板梁指揮從兵發五十斤砲摧甲鐵甲板官兵多傷

官兵憤怒狙擊源吾殪之賊氣沮喪轉艦逃去初賊艦三隻至南部其蟠龍爲風濤所沮不及事高尾蒸氣罐摧不能進船將古川等燒艦上陸降于盛岡藩於是官艦約將向函館賊出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日夜巡警港內又分兵守五稜郭函館松前江刺福嶋室蘭等地於是外人盡去函館　夏四月置民部官　長陽等艦亦至與甲鐵春日陽春丁卯同發指江刺陸軍自乙部上陸進扼崖山要衝賊來寇官軍俯擊

北地戰爭

官艦自海上橫擊賊兵敗去阻土塲川而軍官艦急衝江刺之處陷之賊欲復之猛突而至官軍苦戰卻之又乘曉霧襲二股幾古內圭介等以兵數百逆戰時仙臺脫走兵五百人投賊賊勢頗振賊之在松前者議大舉復江刺率兵至淸部官艦春日自海上橫擊之與陸軍夾擊走之賊退據折戶寨狙擊官兵時官軍之向山道者邀出其背夾擊敗之而官艦已薄松前砲擊城及砲臺賊兵彈竭裝小彈於大砲以戰又竭

而官軍益至海陸壓之遂復松前城賊退保幾古內二十日官軍乘大霧襲取之以地形不便移營於後山會賊之在尻內者來襲官軍背賊敗兵反戰又陷幾古內以難守亦棄之而去築堡茂邊地矢不來據之先是賊在尻內米人受榎本等托海路輸食物而官軍不知之也　官軍攻二股破之初賊堅守屢出生兵而戰連日勝敗不決賊每銃幾千發銃熱不可復握且浸且發踰寨衝突官兵卻退監軍駒井正五怒率

拔二股

東北藩主處分　奥羽割國

潰館寨遂陷長順松前法華寺僧也賊合兵至熊石不見官軍乃還五稜郭在港英佛人欲居間說政府弭戰　詔召保科容保其子喜德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等尋輪王寺宮公現自東奥至詔幽於西京　十二月特詔減容保喜德慶邦等二十三藩主死一等幽之於各藩邸削慶邦齊憲等封使同族襲後明年特詔賜陸奥斗南地三萬石於保科容大以存其祀　詔分陸奥爲磐城岩代陸前陸中陸奥五國分出羽爲

車駕西上　榎本等上書　行政日誌

羽前羽後　詔岩倉具視諭外國公使廢局外中立約朝廷新得甲鐵艦嚮德川氏購此艦是夏至横濱而米人自建旗章執中立令戌之至是獻之其堅牢精緻出開陽右云　車駕還幸京師　榎本鎌二郎等介英佛船將上書請使德川舊臣移住蝦夷爲墾地防邊先是朝廷聞函館之變命德川家達討之慶喜請自往不允更命德川昭武征之至是見其書辭亡狀詔天下征討之　是歲始造紙幣　梓行行政日誌

賊殺横井氏　集議院　豐榮社　待詔院

頒布天下使衆庶知政體　西班牙國條約成　二年己巳春正月近畿關西諸侯入朝賀正　有賊殺參與横井平四郎於退朝途捕賊誅之　詔禁警蹕喝道示虛威　二月置公議所徵諸藩士議政事後改曰集議院　瑞典那威國條約成　詔撤諸道關以便行旅　廢磔焙二刑許發兌新聞誌　詔賜毛利元就豐榮神號創護良親王祠於鎌倉宗良親王祠於井伊谷是爲鎌倉宮井伊谷宮　三月置待詔院以開

車駕幸東京　討函館賊

言路勅議蝦夷地開拓事策之曰建函館裁判所曰選總督參謀曰定蝦夷地名衆議紛紜遂決選擧委員而後置裁判所從事開拓　車駕再幸東京以西城爲皇居自是駐蹕東京先是召公卿諸侯於東京至是會同詔問政體亦採其公議也尋各賜暇就國　諸道兵皆集乃詔討函館告外國公使在其港者避亂於是伏見親兵函館府兵及薩長備前肥後水戶安濃津久留米福山弘前松前德山大野黒石陸軍凡

中嶋三郎助

函館賊皆降

海軍書

稜郭。或走湯川。而獨中嶋三郎介率其二子。登堤力戰。樽澤挺身當之。七離七合。遂殪三郎介。而樽澤亦死之。二子亦鬭死。官軍取千代岡。是夜賊築砦於五稜郭外。設地雷火。以待官軍至。先是榎本鎌二郎致書官軍。請徙瘡痍者二百五十人於湯川。官軍特許之。十八日。榎本鎌二郎。松平太郎。荒井郁。大鳥圭介等出降。永井玄蕃。松岡磐吉。相馬主計等踵降。前後降者凡千八人。北地悉平。先是參謀中山艮三往五稜郭。

見榎本。諭以順逆。榎本曰。不能奉命。當相見轅門。乃取萬國海律全書二冊。附艮三曰。某嘗學兵於歐洲。是錄其所見聞者也。贈以酬君厚意。苟有裨皇國。死亦不朽。初賊執支那人四十一名於函館役之。至是約贈之官軍。又還津輕松前俘四。曰某等分死。不欲使玉石共碎。既而參謀與書榎本曰。愛惜天下寶書。屬烏有。特見寄贈。感荷何已。他日將譯以公布天下。勿以爲念。贈酒五樽。以慰將士之勞。榎本置酒謂衆曰。待

北地平

糧盡死戰耳。年少者前途遠矣。宜歸順以全命也。榎本欲屠腹。大塚鶴之丞諫止之。官軍田嶋敬藏至。又說以順逆。榎本請就刑以宥衆。遂來降。尋室蘭兵亦來降。押送之東京。初榎本等脫品川也。與佛人三名偕北。至是捕之。報之佛國公使。公使罰三人。押送本國。於是北地悉平。

論曰。唐太宗會群臣。論創業守成難易。曰守成之難。自今與諸君共慎之。嗚呼。太宗不恃創業之功。而深愼守成之難。貞觀之治。克成

其終者。無他。君臣能愼守成之難也耳。苟不愼守成。則雖以太宗之英明。房杜之賢良。弊害百出。禍亂生于不測。觀天寶之所以致衰亡者。可知也。玄宗起自宗室。一舉平韋氏之亂。其英武功烈。何甚讓太宗。姚宋諸賢。彬彬盈朝。開元之始。固無愧貞觀也。而天寶之末。胡兒長驅。長安隨陷。億兆人民。蒙其慘毒。遂使祖宗大業。日瀕傾覆者。皆由玄宗忘守成之難耳。蓋爲人主者。得之於創業。而失之於

拔矢不來

官艦逼函館

兵豬突官兵反戰敗賊正五遂殪此役官賊死傷四百餘人二十四日甲鐵春日等五艦復攻函館港賊以回天等三艦邀之戰甚烈海水爲湧二十九日攻矢不來拔之是日官軍自兩道進圭介率兵來戰賊隊築寨山腹狙擊官兵多殪既而甲艦春日等近岸橫擊連注中壘碎賊砲乘勢奮戰賊兵遂潰退守富川有川亦將潰榎本等來戰亦敗乃萃五稜郭官軍入有川五月三日官艦逼函館港賊邀戰港上春日艦

七重村

彈丸碎蟠龍瀛鑵甲鐵彈丸殪臺下數十人賊艦千代田苦戰至夜觸礁不能動艦將棄之去其翌官艦擊之久而知無人奪之七日官艦復攻函館港賊艦蟠龍不能運轉置之淺洲以爲砲臺出回天拒之甲鐵一彈又碎其機關遂不能運轉亦爲砲臺此日賊彈中春日艦有死傷八日官軍屯七重及大川夜古屋作左乘風雨斫營官軍相踏藉而退九日大鳥圭介帥兵八百侵七重村官軍豫伏兵以破之十一日官軍

長陽艦燒燬

賊艦悉破

大擧陷函館是日官軍以春日陽春二艦擣港背別以萬年艦及小舟送陸軍於寒川伏兵山中以甲鐵長陽丁卯三艦進擊函館賊修蟠龍乘之與海陸砲臺椅角拒之伏起夾擊賊兵敗走春日陽春與甲鐵諸艦連擊砲臺殆獲蟠龍而蟠龍發彈中長陽硝庫一艦忽沈諸艦急救溺賊兵乘間反戰官兵敗走七重村蟠龍進砲擊之甲鐵春日尾擊殆碎之賊縱火蟠龍回天二艦而上陸至是賊艦悉破壞官軍擊斬賊將

土方歲三等遂拔函館港賊退保五稜郭千代岡辨天砲臺官艦逼五稜郭連發榴彈郭壘震裂賊兵多死監軍片山米右往辨天砲臺諭之令出降賊永井尚志等至五稜郭議之既而臺兵皆降官軍攻千代岡拔之初遣使諭以順逆不聽辱使者官軍怒分兵爲三自七重濱桔梗野進擊隊長來嶋賴三率衆挺前丸中股不顧而進樽澤上山森等爭排關踰濠而入大鳥圭介瀧川光太澀澤誠一等決死力拒不支走五

卿諸侯竝稱曰華族其臣隷曰士族

論曰國朝中古革國造郡造之弊更置六十六國之守選任易置由于朝廷如秦宋之郡縣元明之省府也置兵團於邊要更番屯衛如唐之府兵也而國守之權太輕其典兵者積任不移世相之臣專政於內而世將之臣竊據方隅天下分裂而終歸源氏每國選武人爲守護而總其權於帥府猶王朝之於國守也北條氏簒源氏之權而仍其制歷年之

久武族漸成世襲乘其失政一時竝起天下解崩而終歸於足利氏足利氏因守護世襲之勢封其勳舊子弟不復易置如周漢晉之封建唐之藩鎭也而勳臣之力太强爭權搆兵交相噬搏最後其雄桀起而替之者爲織田氏爲豐臣氏二氏皆因其爭搆始平之勢建置藩國猶足利氏之於勳臣也故其致呑噬亦同於足利氏也至德川氏則鑑二氏之失而秉其衰建外諸侯封內功臣內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親藩衛護其內而折衝禦侮其外故有戴我之心而無爭我之心外諸侯之封則雖大於內功臣而不與權力又大封宗族據其阨塞犬牙相制以鎭壓其邪心其內外輕重之權可謂深得其術矣是其所以維持於二百年之久歟惟綱吉以後幕府養自大奢侈驕傲淩爍朝家朘削諸侯驕亢之極威竭而人不畏遂至尾大不掉諸侯亦奢侈自奉國力疲弊士氣削弱其强者不過

數藩淪胥以至亡豈非勢之不可已者邪夫昔時王家之盛一權於朝廷以內制外以重馭輕將相之族未必至專恣也源氏剪削子弟以致權姦之無忌足利氏封建勳親以爲藩維不知刪殺其力以致爭攫之禍是皆未爲無失也織田氏暴於刪殺豐臣氏倍加其力或速反噬或致跋扈則最失者也唯德川氏之制得其要而其末則如彼弊之相因不可窮如此方今王室中興變封建爲郡縣一

守成者皆偷安姑息不敢念戒愼也我邦維新偉業固非唐室之比復古一詔能復六百年外移之大權南征北伐不踰年而天下歸一廢封建開郡縣其成功偉續一朝而成焉創業之美且易如是而守成之難反什倍唐室其故何也曰彼唐君主專治壓伏國內假令有外寇蒙古突厥猖獗之野蠻耳非有兵略難制也而我邦則不然儼然獨立東海中內之則君民同治之制未鞏兵力未强外之

則有虎視眈眈之英魯米佛支那朝鮮各國互相對峙張吞噬之勢乃知守成之難萬非唐室之比也當此時兇賊既平妖氛已收爲之君相者奬勵激動能使人民脫去舊習發起愛國之心與三千五百萬之衆共愼守成之難則萬國竝立之大本可建也矣善乎聖旨采輿論贊國家經綸庶幾乎愼守成之難矣

開議局

開上下議局廢議政官置議定參與於行政官以投票公撰法登用輔相議定以下至六官副知事內廷職以上非公卿諸侯不任六官副知事以下不問士庶擢拔庸之尋以三條實美爲輔相　改東京疆域

策五事

勅親王大臣諸公卿及在東京諸侯大夫士策問興皇道拓蝦夷置知藩事及外國交際會計事務五事　置彈正臺　停紙幣增製定其兌換期限　定民部省職制管聽訟庶務驛遞土木物產五司　是月營伊勢大廟

招魂社

詔爲殉難士設招魂社於九段坂

誅會津以下各藩首謀者

賞戰功

六月北征將士凱旋詔賞丁卯戊辰以來戰功兵部卿宮純仁太宰帥宮熾仁以下二十三卿薩摩長門以下九十餘藩西鄉隆盛大村永敏以下百餘人賜祿及金各有差

藩籍奉還

先是薩長肥土四藩奉還藩籍奏不可私有封土之意列藩皆倣之廷議廣詢於衆至是勅聽其請定府藩縣一治之制以前田慶寧嶋津忠義以下二百六十一人任知藩事就其租入現石賜十一以爲世祿遂廢公

度。阿弗利加之於阿米利加。佛之於埃及是也。又有內閧戰。乃國內各黨分爭者。英之於紅白薔薇乃是也。然而如叛亂改革二戰。自一面視之。不異于內閧戰。然內閧戰則自有名分而存焉者。又有擧國戰。乃國民大擧而從軍者。如米之抗英。波蘭之抗魯是也。其他有外國涉內戰者。魯之於波蘭。澳及聯合國之於佛國是也。凡戰鬭類別。大槩如是也。而謀叛草賊。二者不預焉。謀叛草賊以爲抗政府之逆徒也。由是觀之。斥逆徒爲私黨。卽亂人之稱。以政府爲公黨。卽正統之謂也。以私黨抗正黨者。爲叛亂逆徒。其擧固公法之所不認許。萬國所不庇護。如長行之所欲爲是也。

合民部大藏二官爲一。置別當大少丞於大學校。大少錄於彈正臺。尋廢官吏俸金。以定祿制。

九月。有賊刺兵部大輔大村永敏於京都。尋卒。贈從三位。賜金幣。 詔賞箱館征討之功。總

賞函館征功

督清水谷公考。黒田清隆。山田顯義以下。賜祿及金有差。賞薩長以下十六藩兵士。尋賞復古功臣三條實美。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以下三十人。賜祿及金。 是月。宥德川慶喜松平容保。伊達慶邦以下之罪。 冬十月。皇后行啓東京。 詔賜贈從一位平信長建勳社號。置按察使府於越後。 勅刑部省。纂定新律。凡叛逆殺人强盜放火之外。專主寬恕。 十二月。始置囚獄司。 改中下大夫上士以下名稱。爲士卒族。定祿制。收采地。給以廩米。 是月。追賞德川光圀及其九世孫齊昭。並贈從一位。又錄蒲生秀實。高山正之之後。旌表里門。

賞復古功臣

建勳社

南北分爭以來。賊臣得志。朝綱不振。如毛利元就。請宣旨。討陶全姜。織田信長。饗朝使。修繕宮垣。雖曰重名分。要之假朝命。以營其私之意存焉。如豐臣德川二氏。頗爲恭順。而律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未知其如何也。而獨德川光圀。慕夷齊之高節。棲隱西山。草大日

洗積弊而與民更始內無大臣專擅之禍外無諸侯割據之患天下之事如萬無虞然而禍亂之變神藏鬼伏常出於慮之所不及則治國家者知所戒哉

官制位階

秋七月改定官制位階以三條實美爲右大臣岩倉具視德大寺實則並爲大納言中山忠能爲神祇伯松平慶永爲民部卿大隈重信爲大藏大輔純仁親王爲兵部卿大村永敏爲兵部大輔正親町三條實愛爲刑部卿萬里小路博房爲宮內卿澤宣嘉爲外務卿彈正尹九條道孝留守長官鷹司輔熙並如故尋以鍋嶋直正爲開拓使長官　十七日除三府之外廢諸府爲縣　定錢價以十貫文充金一圓　是月澳太利亞國條約成英國王子來朝始置延遼館於濱殿爲外人饗接所　八月置按察使司於白石管三陸兩羽等國

北海道

改蝦夷地爲北海道置十一國　詔錮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初長行等在函館及官軍未北乘外國

艦去至是歸降

或曰長行之奔也將有所爲也長行將成爲何將假外力抗政府乎當此時外國公使已認東征王師爲公戰則國人抗之者不得不爲叛亂之徒以叛亂之徒求外援乃公法所不認不啻求笑海外假令外人守義將拘而附之我長行嘗主外事而不知公法爲何物其爲丈夫淺矣哉長行不足言也而學者槩未知公法學今述公法戰鬪種類以備參考夫戰鬪有叛亂戰有改革戰一黨或全州人欲得自由獨立而起者如米之叛英墨西哥及南米之畔西班牙是也又有獨立戰乃欲脫外國管治而起者如米蘭之背魯和蘭之背西班牙印度之叛英匈牙利之於澳諸戰是也又有持論戰細別之爲政治教法二門政治論戰佛之於聯合國是也教法論戰十字軍及新教戰乃是也又有蠶食戰乃欲掠奪土地而起者如羅馬之於高里英之於印

毀城郭之議　木戶孝允任參議　德嶋藩擾

煽動土民。乃命二豐二筑及肥後諸藩緝捕之。遣彈正少忠河野敏鎌民部大丞松方正義等。令處分其事。久留米藩懼而暗殺源太滅其跡。　是月。西班牙國條約成。　三月。開集議院。徵諸藩議員。　先是建修船塲于相摸國橫須賀。至是竣工。　夏四月。熊本藩知事韶邦。上海軍宏張議。獻甲鐵艦一隻。山口藩知事毛利敬親。亦獻軍艦二隻。膳所藩知事本多康穰。以諸藩城郭存割據形迹。請撤之。尋熊本藩亦請之。廷

議並聽之。後又議存熊本城。　贋金布滿天下。遂令各藩曰。去歲箱館平定以前。私鑄貨幣者。勿問其罪。　五月。置文書司於外務省。定陸軍國旗及諸旗章。尋定訟庭規則。　夏六月。待詔院出仕木戶孝允任參議。　架電信線於東京長崎間。　設小學校於東京府。尋置中學校。　定僞造寶貨律。　是月。德嶋藩士襲其舊宰稻田邦植采邑。毀壞第宅。移邦植於北海道。初邦植率其部兵勤王。頗有功勞。德嶋藩士胥議曰。

追謚　橫山諫死

稻田氏我僕隸。將乘時變。圖獨立。竟發兵焚掠其邑須本。時藩主茂韶在東京。令吏說諭之。不聽。是月。盡罰其首謀。邦植遂叙從五位。併其臣屬。徙于北海道。爲開拓使官屬。　秋七月。追謚帝大友曰弘文天皇。大炊廢帝曰淳仁天皇。九條廢帝曰仲恭天皇。　令開拓次官黑田清隆。兼知樺太嶋。　鹿兒嶋藩士橫山安武投疏集議院。陳時弊十條。自盡。官奬其志。賜祭資金。

曩者天下殉難之士。長門水戶爲多。若嶋津

氏乃西陲之舊國。俗尤重義。視死如火者。其士風也。而死事者。除戊辰戰死之外。寥寥乎無聞焉。豈當舊幕季世。內訌外憂交起。嶋津氏既爲外戚。則欲籍其力。相偕連和。以鎭艱難乎。故其實雖或有觸所忌者。不欲害薩人。以生事。是所以全其士。而今日富廟堂之器也。獨橫山氏之名。無聞於復政之前。而大業既成之日。碧血灑待詔之門。其言行。與長水殉難之士所爲。大異焉。眞可謂獨立之士也。

本史仿晉書載記置將軍傳收大江廣元以下於家臣傳天下始知名分之不可紊其功於名教比之守屋大臣之排佛氏和氣氏之拒妖髠有過而無不及至其孫齊昭負天下重望上書朝廷論幕吏之專橫以振作四方義氣遂以是蒙幕府重責幽憤至死而其所素養之士爭起繼遺志視死如歸餘風所動東西羣起遂使朝家復千載不拔之大權我國體復天智桓武之隆而其所以至此者齊

昭繼述乃祖之訓者居多也若彼高山蒲生二士以草莽匹夫以論尊王大義風動一世烈則烈矣然以余所聞二士皆游學水戶與齊昭所養之士往復議論此亦聞水戶家風而興者也其論攘夷自今日而觀之槩屬暴虎馮河者然攘夷一變爲復古復古一變致今日之隆盛其論攘夷特皮相之事耳其有功於天下比之光賴之挫信賴實資之護太子有過而無不及要之其人英邁不群精神氣魄傾倒一世始使斯民見天日義公之志於是大明焉語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烈公在焉

電信線

是歲架電信線於東京橫濱間尋將設滊車測量軌道　兵部卿宮純仁屢上表請辭職講究海軍聽之

三年庚午春正月廢財產沒籍法　是月定國旗章與出雲大社以下二十九社奉幣祭典　原

會津伏罪人

會津伏罪人四千六百七十餘人禁錮尋徙青

森　二月始置造兵司於兵部省尋改府藩縣公廨稱廳　禁廷臣涅齒黥眉　廢京都大藏省始置樺太開拓使建大阪陸軍所及病院等置天文曆道局　廢兵部省出張所以濱殿爲海軍所

山口藩亂

山口藩亂遣大納言德大寺實則鎭之未至藩知事討平之初山口藩改革兵制奇兵隊大樂源太郎等煽亂聚者一千八百人圍藩廳掠奪官庫藩兵苦戰克之獲首謀三十五人誅之源太脫而投久留米藩餘黨尋抵豐後

地港岬。頒新律綱領。

續日本政記卷之十

朝廷褒稱悉至。唯恤旨中。有誤聞云云之語。開拓次官黑田清隆上疏曰。横山忠愛棄身獻言。豈可揚其誤聞。使天下疑朝廷不能容直言哉。苟有誤聞。則當表其係何條。以告死者靈。則死者拜恩於九泉。天下亦將仰公明正大之德。稱容言聽諫之實。此疏爲横山可謂吐氣也。而横山一死。可以補其國所少也。士之棄軀爲仁。亦多途。

是月。以普佛二國搆兵。乃下局外中立令。置軍

艦於諸港。以備不虞。至兩國講和撤之。　八月。先是分民部大藏爲二。至是更定所轄寮司。及事務章程。頒布鵶片烟販賣律。　先是各港在留支那人。竊有騙買我童男女于海外者。至是嚴禁之。　九月。分藩爲三等。四十萬石以上爲大藩。十萬石以上爲中藩。五萬石以下爲小藩。廢公議人。公用人。置正權大參事。　許庶人稱氏。尋廢梟刑。　以海陸軍費。始定廢軍資金制。廢按察使。　冬十月。始定兵制。海軍用英式。

諸藩三等

兵制

陸軍用佛式。　閏十月。置大中少辨務使於英佛孛米四國。並掌交際事務。且管轄留學生。尋定東京駐在外國人游步區域。　頒陸軍兵學令。置寺院寮於民部省。又置工部省。　十一月。東京海軍所爲海軍兵學寮。大阪兵學寮爲陸軍兵學寮。頒徵兵規則。　定歷世山陵追祭式。

勅遣大納言岩倉具視於薩長二藩。召嶋津久光毛利敬親。尋遣參議木戶孝允于長藩。大久保利通于薩藩。　高知藩知事山內豐範建

言廢士族祿制。更給祿券。試請行其藩。聽之。是月。頒府藩縣交涉訴訟規則。　賞仙臺藩士三好清房死節。賜祭貲金。先是旌表天童藩士吉田守隆盛岡藩士目時政明。　瑞典國條約成。　十二月。定皇族華族舊堂上祿制。收其采地。給以廩米。　梟示賊魁雲井龍雄。龍雄米澤藩人。稱回復德川氏。企非望。結黨與。聚鉛硝銃器。將擧兵。事覺伏誅。　信濃土寇群起。尋平。是冬。相摸城嶋洋式燈臺成。自是累築遍於各

薩長二藩議

梟雲井龍雄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59
SS号=14664059